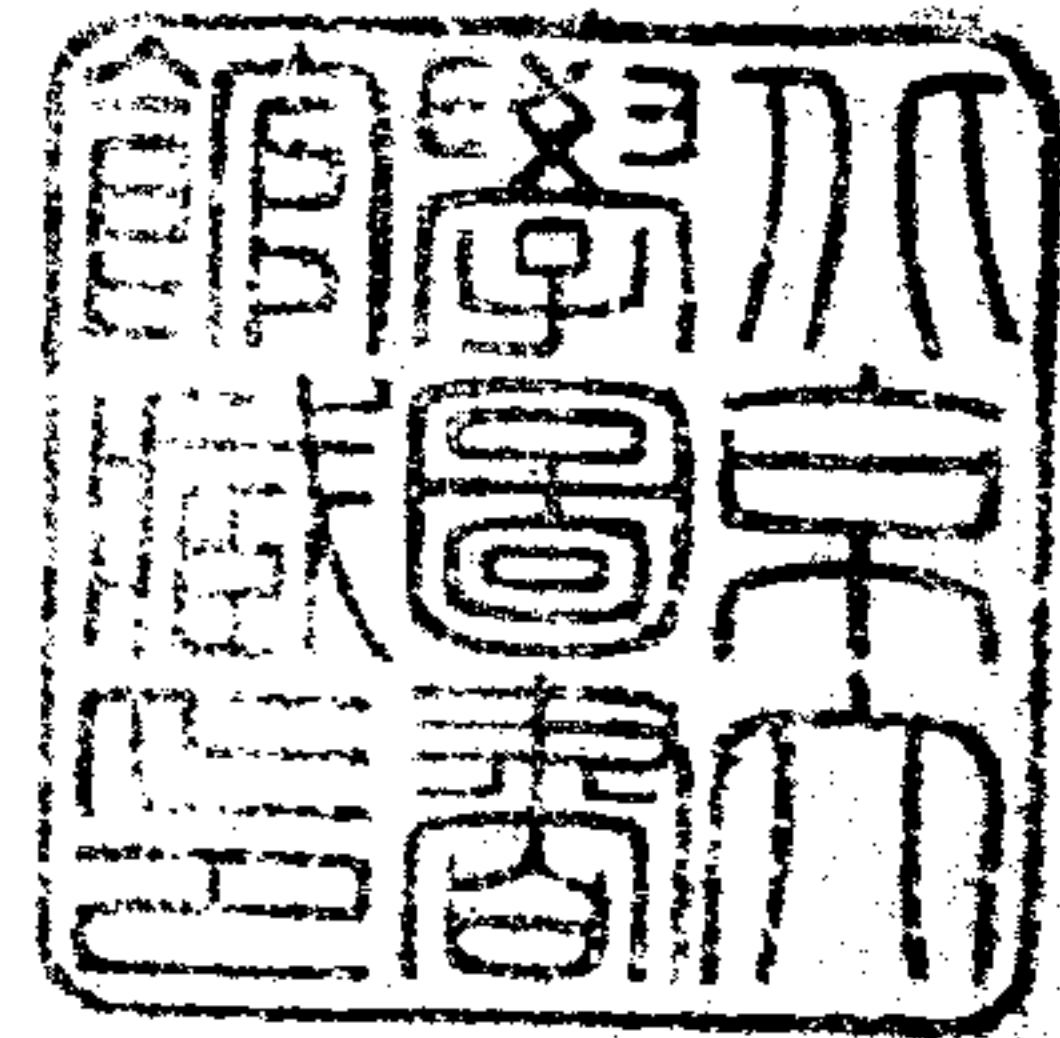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〇・子部・類書類

三才廣志（卷六七四至卷六七九、卷六八一至卷六八六、卷六九〇至卷六九一、卷六九三至卷六九四、卷八三〇至卷八三一、卷八四〇至卷八四一、卷八四三至卷八四六、卷八五二至卷八五三、卷八六四至卷八六五、卷八六七至卷八六八、卷八七〇、卷八七二至卷八七四、卷八九九至卷九一一、卷九一六至卷九一七、卷九一九、卷九二二、卷九三一至卷九三四、卷九三七至卷九三八、卷九四七至卷九五三、卷九八八至卷九八九、卷九九二、卷一〇二五至卷一〇二八、卷一〇三〇至卷一〇三三）

〔明〕吳 琬輯

211/13

廣志卷之六百七十四  
人道禮典

諸子類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後序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飲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外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春秋天下禮書于特京師士大夫皆選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詳妄相錯雜不可得之以付掌書與典禮篇亂簡合

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切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慕求其副悉德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用上

按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以肅之所注者在可疑也何嘗言日

國語戰國策孔衍春秋後語司馬遷前漢書  
左丘明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加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為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論也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摭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常璩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句章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孔衍又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此則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漢司馬彪又錄漢事因為九州春秋尋其

十四

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就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滋不樂於聖余懼世之學者弱其文求而論於是非是不一有知字得由中庸以入先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魯作非國語序

爾雅

張晏漢藝文志注云爾雅也雅正也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著爾雅一篇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孝小卞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下言矣是知周公所作也今俗所傳爾雅三卷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陸德明釋文云釋詁蓋周公作邢昺數云釋詁一篇相承以為周公作但其文有



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焉漢藝文志爾雅二十  
 篇今為十九篇郭璞注陳涉博士孔鮒撰小爾  
 雅十三篇甲術詁訓張揖廣雅三篇今選唯廣  
 雅音存隋書憲因張揖廣雅附作音解更為十  
 篇避煬帝諱改廣為博雅今存十卷李商隱以  
 蜀語為爾雅李商隱曰溫潤採掇羗之言以  
 華音釋之為羗爾雅永朝嘉佑中  
 神宗朝陸佃因進對論物性進說魚說本二篇  
 自是益加論撰成埤雅二十卷以館閣書目修  
 西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  
 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歆當以  
 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徒所記以  
 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謂外戚傳祿史佚教其  
 子以爾雅爾雅小孝也又託言孔子教魯哀公  
 孝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孝者皆云周公所記  
 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  
 若言胡不巫推與及緇衣之席子此秦康鄭武  
 之詩周公之後明矣疏  
 歐陽公本義亦謂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  
 乃是秦漢之間孝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  
 言爾周公侶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自爾以後  
 世罕得聞至漢武帝時濟南人終軍既下豹文  
 之鼠人服其博物故爭相傳授爾雅之業於是  
 遂顯其後雖著者十餘家猶未詳倫陸德明叙  
 錄捷為文孝注二卷劉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  
 李鼎三卷推比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授引引

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餘千與籍散七  
 未知誰氏然皆未詳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楚索隱之方誠傳  
 法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  
 才肇位聖人作而以藝斯與本乎發德於秉將  
 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妙  
 名繁方俗之語充語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  
 生若為鑽仰絲是聖賢間出詁訓述陳周公倡  
 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垂魚草木爰自爾以爾  
 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紉郁然又時經戰國運  
 曆扶書傳授之徒浸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  
 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約畧既下斯  
 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注者則有徒  
 十六  
 為文孝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  
 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裁二十年注詳方畢甚  
 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孝者祖焉最為稱  
 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建皆淺近俗  
 儒不經師匠今既奉上勅校定考按其事必以  
 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  
 爾雅小雅漢書藝文志有爾雅又有小雅唐藝  
 文志有郭璞注爾雅又有李軌祥小雅  
 廣雅唐藝文志張揖廣雅四卷  
 博雅唐藝文志曹憲博雅十卷  
 李文成博雅志十三卷唐藝文志雜家類也 埤雅宋朝  
 陸佃作  
 續爾雅唐藝文志劉伯莊續爾雅



刑易尔雅疏咸平四年上

晏子

齊大夫晏嬰按漢志云晏子八篇隋志云晏子春秋七篇今館閣書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採嬰行事而為此書故其書卷頗於前志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雅至其諫說犯君之類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哉假令尚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折慕焉史記

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曾子

十七

參南武成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之徒論述立身行孝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接出而為曾子

荀子

荀卿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郊衍田耕李于魏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成作書刺世是時荀卿為秀才年五十始求游李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荀卿善為書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

荀卿後孟子百餘年荀卿以為人性惡故為性惡一篇以非孟子

趙人名况唐楊保注分篇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按史記初况以諫適楚為蘭陵令應聘諸侯卒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師之著書數萬言宋朝僕削荀子死一卷

韓愈讀荀子曰故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雖之間乎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也

魯仲連子

魯仲連子齊人也好奇偉傲儻之益策而不肯仕宦齊欲爵之魯仲連逃隱於海上賦十四篇藝文志齊人以談說遊諸侯不諳於仕宦退隱海上著此書善文志

孔叢子

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鮒于取其事雜也又益以連叢二篇合為二十三篇四庫全書

楊子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本傳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

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歲作州歲音約日九州之歲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心與放休而馳騁云本傳



唯見諸子以知料馳大抵詆訾聖人雖小辨終  
破大道故時人有問雅常用法應之者以為十  
三卷象論語語曰法言

文中子

隋王通所與門人答問薛收姚弋某而名之曰  
中說唐杜淹為序宋朝廷注宋憲以文中悉  
模論語句近仲尼事宜謂李靖陳叔達房魏諸  
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又為校中說凡二十  
二事共十卷

上福時記正觀初度淹問王疑曰子聖賢之弟  
也而問子仲父曰疑亡兄嘗講道於河汾亦嘗  
預於斯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人咸有記  
焉蓋薛收姚弋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

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  
人請問之端文行事之迹則備矣子蓋求之中  
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  
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  
序則盡絕塵然未能銓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  
沼州從事又以中說授予曰先兄之緒言也余  
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  
比論語之記手儒子奉之無使失墜因而辨類  
分宗編為十篇

百家類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  
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祖述堯舜之文王武王也明法又仲尼之言以述堯舜為本始  
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容其有所試也  
之言也於人有所採者無試以事取其實  
唐虞之降啟  
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感者既失  
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  
荀以詳衆取寵  
師古曰詳謹也寵尊也詳乎乎天後進  
修之是以五經并祈儒李漢表此辟儒之患  
漢藝文志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化家  
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說大抵本於  
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  
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  
也其後後漢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  
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  
思孫卿之流宗儒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  
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  
本苟欲詳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体至  
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隋經籍志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  
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  
自恃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謙易之  
謙又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  
欲絕去禮學無柔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漢志



道者蓋為萬物之真聖人之至賸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知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渾粹而莫知其体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之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凡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

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眾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管子管夷吾者頴上人也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史記本傳  
吾讀管子收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具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棄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執權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史記  
弟子職一篇康邵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前卷夫志

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迂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賈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代是諸侯之失禮也春秋合休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迂始其微也自東迂六十五年春秋魚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於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魚與鮮何異也存一國之風魚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代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諸夫桓之為正抑夷狄

存中國文之為諸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燕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人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諸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據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成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據夷之功皆遠畧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裁霸嚴政令豈王者急忽哉霸卿方畧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止然柰衰世何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在衽矣此其據也  
老子楚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

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  
隱矣強為我著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  
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  
而養壽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亦絀老子道  
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並史記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齊宣  
王同時其奈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  
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戰國時蒙人並周撰其旨宗於老子晉郭象注

唐成元英又為之疏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孝以  
黃帝老子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  
人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列向去重複存者八  
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  
之道一也

抱朴子葛洪元帝時著述不輟其自序曰世儒  
莫信神先之書故儒所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  
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自歸抱朴子洪博物  
深洽江左絕倫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姓呂名望為周師尚父本  
有道者或有近出右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漢藝文志

孫子武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並史記  
作孫子十六篇並史記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  
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初者為之  
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漢志  
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  
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然星事雖悍非湛塞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謹  
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  
能听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漢藝文志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正者也易曰  
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  
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譎見于天日為之蝕后德  
不修譎見于天月為之蝕其餘字彙飛流見伏  
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  
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  
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謂思  
為善是以教術錯亂而難明

歷譜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  
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人必正歷教以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  
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  
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與焉道之亂也患出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  
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人必正歷教以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  
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  
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與焉道之亂也患出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  
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人必正歷教以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  
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  
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與焉道之亂也患出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  
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人必正歷教以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  
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  
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與焉道之亂也患出

一書一七〇〇



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  
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歷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虞百  
事以辨三統以知揆會窮理及情而至於命者  
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叙曆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  
正時也復端於始奉正於中歸餘於閏又曰閏  
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氏之道其在周  
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為之則壞大為小削遠  
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  
日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免言視

所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有  
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  
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  
行於世寢以相亂漢志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為  
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耳為五音在  
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愛在下  
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  
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為卜筮以考其  
吉凶占百事以觀於未物觀形法以辨其貴賤  
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既視而  
太史之職實司德之小數者緣得其十猶便以  
細事相亂以惑世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必罰以補禮制易  
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  
則無教化去人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  
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志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懲亂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  
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千五刑以弼五教  
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  
方司刑以五行之法履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為  
之則杜衰於絕仁愛欲以威劫為化殘忍為治  
乃至傷恩害親  
虞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虞子藝文志  
游棟子一篇藝文志

燕十事十篇藝文志

商子戰國時公孫鞅撰史記言鞅少好刑名之  
學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子相類今其書  
具存  
韓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學之學  
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  
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為不如非非見  
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  
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諸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  
說五說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唯無為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



切事情明是非其極修微少思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又見

李子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作李子三十二篇出藝文志

申子申不害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一篇號曰申子文記

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師古曰京河南京縣藝文志

龜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軟張魁生所本

龜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實作書三十篇藝文志

慎子戰國時慎到所撰四十二篇務刑名之學

申韓稱之藝文志

名家類

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問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首鈞

軌折札而已漢志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即

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

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繼統滯於祈辭而失大体出隋志

公孫寵子戰國時公孫龍撰為堅白之卞假物取譬美時君感悟而正其名實焉

鄒衍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去子產殺鄒折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

卒定公九年駟敵殺鄒折而用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藝文志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墨家

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質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其所長也及教者為之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漢志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事

以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宇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

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爽推心兼愛而

混於親疎也隋志

墨子宋大夫墨翟撰其說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今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命非

儒等九篇



從橫家

從橫十二家者七篇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子言其當權事制與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奔其信

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與鄰秦和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尊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遠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倭人為之則使辟利口傾危交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

家備志

見谷子周時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自號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受以押闔分其書三卷蘇子三十二篇蘇秦者周雒陽人師習鬼谷先生

夫蘇秦起闔閭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

張子十篇張儀魏人掌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三晉之權謀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秦蘇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百家類

雜者無儒道之通通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七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故此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傳是以雜錯漫羨而魚所指歸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後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歸

新語漢陸賈撰本傳高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觀語今存二卷

新書漢賈誼撰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刑定為三十八篇今皆存本傳所載治安策今釐為數篇各立題目雜見于新書隋志以賈子名

淮南子鴻烈解漢淮南王安撰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等八人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

新序漢劉向撰遠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嘉言善志采摭序載總一百六十三章本朝曾肇校其差誤為之序

說苑漢劉向撰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凡二十篇按崇文總目今存五篇餘亡後曾肇得十五篇與舊合二十篇而為之序



論衡後漢王充撰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類疑王充論衡之自注也述其父祖不自為州閭所

鄭而各已以管仲神錄如忠聖天自序其世家國富以類記高主而乃盛於己身序其先責以名教罪莫大焉史通

風俗通後漢應邵撰十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

後世復其治聞

昌言後漢仲長統撰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因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今存十六篇

申鑒後漢荀悅撰說志在獻替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下通見政體既成而泰之今所載政體時事俗嫌雜言上下凡五卷本傳止載政體一篇

中論後漢徐幹撰幹病辭人工麗美之文乃著

中論二十篇闡宏大義以示學者其書雜論治道修身存問之要旁及曆家壽夭之說博物志晉張華撰未錄雜說異聞名類不一而足多所改正

劉子題劉昼撰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凡五十五篇唐志云劉勰撰今袁孝政序云劉子者劉晝字孔昭傷已不遺播近江表故

作此書時人莫知謂劉勰果劉勰劉孝標作俗書南唐宋齊立撰凡百十篇言道與術中卷

言德與人下卷言食與餘古今注晉崔豹雜取古今名物各為教釋凡八

門識緯漢順帝陽嘉三年太史令張衡以中吳之

後儒者多奉圖緯上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又劉向父子頗校秘書閣定九流亦無識錄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皆虛構之徒以要世取資不且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農家

農九家百一十四篇農家者流蓋於出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耨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鄭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漢志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凡

八正職任為民其一曰三農生九谷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粒之種周之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鄭者為之則弃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許行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藝文志

記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為御史藝文志

小說

小說家者流蓋世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



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  
知者之所及使縱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  
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小說者皆託巷語之說也傳載與人之誦詩美  
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錄為詩工誦  
箴議大夫視誨士傳言而庶人誦孟春徇木鐸  
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  
敗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  
志以詔觀事道方應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  
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  
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  
觀者焉致遠恐泥

兵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  
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是食足兵以不教  
民戰是謂衆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  
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尚矣後  
一燧金為刃剡革為甲器械動之下及湯武受  
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勅之以仁義行之以禮  
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  
設伏更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凡百八十二家刑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  
川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招據遺逸紀  
奏兵錄猶未備後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周官大司馬掌九伐

之法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  
故能誅暴亂靜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清逞欲  
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更詐而滅仁義至乃百  
姓離叛以致於亂隋志  
權謀者以政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魚形  
執包陰陽川技巧者也  
形執者靈動風奔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  
魚常以輕疾刺敵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兵功守之勝  
諸家總論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以管起  
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  
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益以  
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

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天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  
各推所長究其究慮以明其指雖有短合其  
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仲尼有言禮失而而  
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魚所更索彼  
九家者不猶齋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  
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廣志卷第六百七十五  
人道禮典子考  
美書藝文志

史稱劉氏七畧部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每一  
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自書  
災於秦文字掃蕩斷章既簡不絕如綫上天  
祿石渠銀麟閣者曾不一二又雜以漢儒記  
牘綴續之言書益蕪駁致諸子畧所鈔則  
所謂建藏書之策者不遺是耳天不祿復猶  
有可傳者而後世乃復與之殊門鮮克是訂  
而書益窮矣宋劉氏略作子略  
晏子 八篇名譽極平行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  
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子思 二十三篇名後孔子孫為 曾子 孔子弟子

漆雕子 十三篇  
漆雕子 漆雕子 漆雕子

景子 三篇  
景子 景子 景子

魏文侯 六篇  
魏文侯 魏文侯 魏文侯

公孫尼子 二十八篇  
公孫尼子 公孫尼子 公孫尼子

孟子 三篇  
孟子 孟子 孟子

孫卿子 三十三篇  
孫卿子 孫卿子 孫卿子

羊子 十一篇  
羊子 羊子 羊子

內業 十一篇  
內業 內業 內業

周史六 六篇  
周史六 周史六 周史六

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發字與明同也

周政 六篇  
周政 周政 周政

周法 九篇  
周法 周法 周法

功議 四篇  
功議 功議 功議

舜越 一篇  
舜越 舜越 舜越

王孫子 一篇  
王孫子 王孫子 王孫子

公孫固 一篇  
公孫固 公孫固 公孫固

羊子 四篇  
羊子 羊子 羊子

侯子 一篇  
侯子 侯子 侯子

徐子 四十三篇  
徐子 徐子 徐子

平原走 七篇  
平原走 平原走 平原走

高祖傳 十三篇  
高祖傳 高祖傳 高祖傳

孝文傳 十三篇  
孝文傳 孝文傳 孝文傳

劉敬 三篇  
劉敬 劉敬 劉敬

太常蓼侯孔藏 十篇  
太常蓼侯孔藏 太常蓼侯孔藏 太常蓼侯孔藏

董仲舒 百二十三篇  
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

公孫私 十篇  
公孫私 公孫私 公孫私

吾丘壽王 六篇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

莊助 四篇  
莊助 莊助 莊助

鉤盾穴從李步昌 八篇  
鉤盾穴從李步昌 鉤盾穴從李步昌 鉤盾穴從李步昌

儒家言 十一篇  
儒家言 儒家言 儒家言

桓寬監獄論 六篇  
桓寬監獄論 桓寬監獄論 桓寬監獄論

劉向所序 六十七篇  
劉向所序 劉向所序 劉向所序

楊雄所序 三十三篇  
楊雄所序 楊雄所序 楊雄所序

太公 三十三篇  
太公 太公 太公

兵 十五篇  
兵 兵 兵

辛甲 二十九篇  
辛甲 辛甲 辛甲

鬻子 三十三篇  
鬻子 鬻子 鬻子

...

...

...



莞子	八十六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老子	八十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老子	八十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老子	八十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劉向	說老子
文子	九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蚘子	九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關尹子	九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莊子	五十二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老成子	十八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王狄子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田子	二十五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王美子	十六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陰婁子	四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宮孫子	二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鶡冠子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周訓	六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黃帝	四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黃帝	四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力牧	二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孫子	六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楚子	四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鄒子	三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容成子	十四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商君	二十九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申子	六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虞子	九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韓子	五十五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游楛子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鄒折	二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尹文子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公孫龍子	十四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惠子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我子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隨巢子	六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墨子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張子	十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國筮子	十七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主父偃	二十八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孔甲盤盂	二十六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大命	三十七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伍子胥	八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子晚	三十五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蒯子	五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尉繚	二十九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尸子	三十三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呂氏春秋	三十三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淮南內	二十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淮南外	三十三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東方朔	二十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荆軻論	五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慎子	四十二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龜錯	三十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田休子	三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胡非子	三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蘇子	三十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閔子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鄒陽	七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徐樂	一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由余	三篇名美且稱齊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公孫尼 一篇 伊說 似休也  
鶡子說 十九篇後世 周芳 明事也  
青史子 五十七篇古 務成子 十七篇非古語  
師曠 六篇見本外其言淺者  
宋子 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貴老意  
隋書經籍志

隋代 薛書始開皇三年牛弘表請搜訪於是  
異書間出平陳後錄籍稍該召工書者於祕  
書補續殘闕為正副本一藏宮中一人祕府  
煬帝立別錄副本分三品上軸紅琉璃中紺  
琉璃下用漆東都及觀文殿藏焉又聚觀以  
未古迹名繪於二閣此為奇矣而唐舟沉於  
砥柱存不一二為之嗟惜隋志之作盡出流

州學士之手可謂極一時史筆之妙而甚  
至有雅之詮彙之工為輯之難哉  
晏子春秋 七篇齊大夫 曾子 一卷用一卷魯國  
子思子 七篇魯公 公孫尼子 一篇尼子弟子  
孟子 十四卷齊新學趙注鄭玄注七卷  
孫卿子 十二篇楚蘭陵合前文復  
董子 一卷 齊國時董仲舒心術  
魯連子 五卷錄一卷魯連子人  
賈子 一卷漢梁太傅賈誼撰十卷錄  
揚子法言 十五卷揚雄撰李統注六卷  
揚子太玄 經十卷揚雄自作章句  
陸績宋末注十卷 虞翻注十三卷  
蔡文節注十四卷 陸凱注七卷  
桓子新論 十七卷後漢六安丞相譚撰

魏子 三卷後漢會稽 羊子 二卷後漢大尉  
典論 五卷魏文帝 新語 二卷陸賈撰  
新序 三十卷劉向撰 潛夫論 一卷王符撰  
中鑿 五卷荀悅撰 徐氏中論 六卷魏太子文學  
王子正論 十卷王肅撰 林恕休論 四卷魏太子文學  
顧子新語 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  
譙子法訓 八卷譙周撰  
素子正論 十九卷素渾撰 新語 十卷晉散騎常侍  
志林新書 後林十卷漢書撰  
要覽 十卷晉郭偉林等撰  
鬻子 周王師鬻熊撰一卷  
老子 河上丈人注二卷 鍾會注二卷  
耶那氏注二卷 王仲述注二卷  
列子 八卷東晉元穆

巨生注二卷 釋惠林注二卷  
張憑注二卷 梁簡注二卷  
虞翻注二卷 五世之指趣五卷  
顧歡義疏 四卷 梁武帝撰  
書說義疏 九卷 何晏撰  
葛山翁雜論 一卷 何晏撰  
梁簡文帝玄示 一卷 何晏撰  
劉道氏玄機 三卷 宗憲撰  
山陰志 一卷 宗憲撰  
李軌音 一卷 戴逵音  
鵝冠子 三卷 戴逵音  
勳張湛注 列子 八卷東晉元穆  
莊子 李氏之義疏七卷 戴逵注三卷  
梁簡文講疏 十卷 戴逵義疏 八卷  
李頌注 十八卷 李軌音 一卷  
嚴機講疏 二卷 又徐邈集音 三卷  
梁曠南華論 二十五卷



莊成子 <small>今亡</small>	任子 <small>魏可東太子任假僕果有華與經一卷</small>	唐子 <small>十卷吳唐房撰</small>	孫子 <small>十二卷孫綽撰</small>	廣成子 <small>十三卷商洽公孫符撰</small>	管子 <small>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small>	商君書 <small>五卷秦相商鞅撰</small>	慎子 <small>十卷慎到撰</small>	墨子 <small>十五卷宋大夫墨撰</small>	隨巢子 <small>一卷巢似墨翟弟子</small>	昌言 <small>十二卷翟子弟</small>	胡非子 <small>一卷墨翟弟子</small>	呂氏春秋 <small>二十六卷呂不韋撰</small>	論衡 <small>三十卷</small>	傳子 <small>二百二十卷</small>	金樓子 <small>十卷梁元帝撰</small>	燕舟子 <small>一卷</small>	允桑子 <small>二卷天寶元年</small>	義類者補其七	牟子 <small>一卷</small>	太公金匱 <small>二卷</small>	孫子 <small>二卷</small>	唐書藝文志	唐因漢略類經史子集為四至開元尤盛凡
莊成子 <small>今亡</small>	任子 <small>魏可東太子任假僕果有華與經一卷</small>	唐子 <small>十卷吳唐房撰</small>	孫子 <small>十二卷孫綽撰</small>	廣成子 <small>十三卷商洽公孫符撰</small>	管子 <small>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small>	商君書 <small>五卷秦相商鞅撰</small>	慎子 <small>十卷慎到撰</small>	墨子 <small>十五卷宋大夫墨撰</small>	隨巢子 <small>一卷巢似墨翟弟子</small>	昌言 <small>十二卷翟子弟</small>	胡非子 <small>一卷墨翟弟子</small>	呂氏春秋 <small>二十六卷呂不韋撰</small>	論衡 <small>三十卷</small>	傳子 <small>二百二十卷</small>	金樓子 <small>十卷梁元帝撰</small>	燕舟子 <small>一卷</small>	允桑子 <small>二卷天寶元年</small>	義類者補其七	牟子 <small>一卷</small>	太公金匱 <small>二卷</small>	孫子 <small>二卷</small>	唐書藝文志	唐因漢略類經史子集為四至開元尤盛凡
莊成子 <small>今亡</small>	任子 <small>魏可東太子任假僕果有華與經一卷</small>	唐子 <small>十卷吳唐房撰</small>	孫子 <small>十二卷孫綽撰</small>	廣成子 <small>十三卷商洽公孫符撰</small>	管子 <small>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small>	商君書 <small>五卷秦相商鞅撰</small>	慎子 <small>十卷慎到撰</small>	墨子 <small>十五卷宋大夫墨撰</small>	隨巢子 <small>一卷巢似墨翟弟子</small>	昌言 <small>十二卷翟子弟</small>	胡非子 <small>一卷墨翟弟子</small>	呂氏春秋 <small>二十六卷呂不韋撰</small>	論衡 <small>三十卷</small>	傳子 <small>二百二十卷</small>	金樓子 <small>十卷梁元帝撰</small>	燕舟子 <small>一卷</small>	允桑子 <small>二卷天寶元年</small>	義類者補其七	牟子 <small>一卷</small>	太公金匱 <small>二卷</small>	孫子 <small>二卷</small>	唐書藝文志	唐因漢略類經史子集為四至開元尤盛凡
莊成子 <small>今亡</small>	任子 <small>魏可東太子任假僕果有華與經一卷</small>	唐子 <small>十卷吳唐房撰</small>	孫子 <small>十二卷孫綽撰</small>	廣成子 <small>十三卷商洽公孫符撰</small>	管子 <small>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small>	商君書 <small>五卷秦相商鞅撰</small>	慎子 <small>十卷慎到撰</small>	墨子 <small>十五卷宋大夫墨撰</small>	隨巢子 <small>一卷巢似墨翟弟子</small>	昌言 <small>十二卷翟子弟</small>	胡非子 <small>一卷墨翟弟子</small>	呂氏春秋 <small>二十六卷呂不韋撰</small>	論衡 <small>三十卷</small>	傳子 <small>二百二十卷</small>	金樓子 <small>十卷梁元帝撰</small>	燕舟子 <small>一卷</small>	允桑子 <small>二卷天寶元年</small>	義類者補其七	牟子 <small>一卷</small>	太公金匱 <small>二卷</small>	孫子 <small>二卷</small>	唐書藝文志	唐因漢略類經史子集為四至開元尤盛凡

五萬四千卷唐學者自為書二萬八千五百卷初隋嘉則殿書卷三十七萬太府卿宋遵貴運入京覆于砥柱正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繕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書藏于內以宮人掌之宮人任載賦之責繆矣元宗詔馬懷素褚無量整比於乾元殿東序請相宋璟蘇頌同署如貞觀故事後大明宮東都各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及月給蜀郡麻紙季給上谷墨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傳四干即免千五百皮為筆材各聚四部本有正副軸帶帙籤亦異色文祿山反尺部不藏元載相奏以錢一千購一卷文宗時侍講鄭覃言經籍未備詔秘閣採訪乃後完黃巢亂又益少昭宗播近在京制置使孫惟晟歛書寓教坊於秘閣詔以書還既徒浴蕩無遺矣今稽藝志殊虧詮叙書之涉於瑣瑣有不可以入子類者合分別錄若不可清錯如此也

晏子春秋 <small>七卷晏嬰</small>	子思子 <small>七卷孔伋</small>	孟子 <small>十四卷鄭玄注七卷</small>	荀子 <small>十三卷</small>	董子 <small>一卷董仲舒</small>	陸賈新語 <small>一卷</small>	桓寬益鐵論 <small>十卷</small>	曾子 <small>二卷曾參</small>	公孫尼子 <small>一卷</small>	趙岐注 <small>十四卷人七卷</small>	陸賈注 <small>七卷</small>	揚雄注 <small>二十卷</small>	魯連子 <small>一卷魯仲連</small>	賈誼新書 <small>一卷</small>	劉向新序 <small>三十卷</small>
--------------------------	-------------------------	----------------------------	-----------------------	-------------------------	------------------------	-------------------------	------------------------	------------------------	---------------------------	-----------------------	------------------------	--------------------------	------------------------	-------------------------







王肅政論十卷  
 鍾會蒞論五卷  
 傅子百十卷傳玄  
 抱朴子三十卷  
 金樓子梁元帝  
 陸士衡要覽三卷  
 崔豹古今注三卷  
 孟儀子林二十卷  
 薛克構子林三卷  
 沈約子鈔三十卷  
 庾仲容子鈔十卷  
 范子計然十五卷  
 王方慶世說十卷  
 盧藏用子書要略  
 馬摠意林三卷  
 燕舟子一卷  
 周書陰符九卷  
 周呂書一卷  
 馬司法田棟直  
 孫子三卷  
 魏文帝  
 唐志有陸景興訓誥子法訓周拾正覽劉微  
 歌器圖之類非合登子錄又帝範巨軌政範  
 諫苑之書尤非其類如此者數十家裁之  
 子鈔  
 梁諮議參軍庾仲容穎川人  
 子鈔百十有七家仲容所取或數句或一二  
 百言是以契其意入其用而他人不可共有  
 專者也馬摠意林一遵庾目少者十餘句少  
 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粗且約  
 也戴叔倫序其書曰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  
 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教通廣博  
 潔淨符信之要無辟攸拘刻讒蔽邪蕩之患  
 亦足以登其機應其志矣孔子曰雖小道亦  
 有可觀是於諸子未嘗廢也聖人既遠承李  
 易殊義嚮之少純言議之外詭則百氏之為

三才廣志 卷六七五

不能盡叶乎一亦理之所必然也當簡籍散  
 闕人所未見之時而乃先識其名又得其語  
 斷足以廣聞見助發揮何止皆罪腐啖難踈  
 也陸機氏曰傾群言之溼液漱六藝之芳潤  
 唐帝辰日月如合璧賦云集英幸於是百氏之芳  
 潤於六籍語自此未  
 馬摠唐貞中任評事字會元扶風人  
 是庶幾  
 鬻子藝文志曰名錄者子十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曾子合十八卷  
 晏子十四卷  
 管子十八卷  
 魯連子五卷  
 管子十八卷  
 鄒衍子十六卷  
 文子十二卷  
 墨子十六卷  
 經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非子一卷  
 尸子二十卷  
 韓子二十卷  
 列子八卷  
 莊子十卷  
 鶡冠子三卷  
 王孫子  
 慎子一卷  
 申子三卷  
 燕舟子三卷  
 見谷子五卷  
 尹文子  
 公孫尼子一卷  
 陸賈新語二卷十篇  
 晁錯新書  
 賈誼新書九卷  
 呂氏春秋  
 淮南子二十卷  
 杜寬盜鐵論十卷  
 劉向新序  
 劉向說苑二十卷  
 楊子法言十五卷  
 楊維太元經十五卷  
 桓譚新論十七卷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王充論衡三十卷	崔元始正論五卷	王符潜夫論十卷	應邵風俗通	高子五卷	阮子四卷	姚信士緯十卷	殷吳通論八卷	抱朴子五十卷	王叔師正部六卷	牟子論一卷	周生烈子	荀悅申鑒	仲長昌言十二卷	魏文帝典論五卷	任子十卷任子	劉邠人物志三卷	杜恕篤論四卷	杜恕休論四卷	傳子一百二十卷	唐子十卷傳子惠潤	秦子二卷	梅子新書一卷	楊泉物理論十六卷	楊泉太元經	蔡氏化清經一卷蔡洪	鄒子一卷其言多論漢	孫敏成敗志三卷字休	王嬰通論三卷	徐幹四論八卷	符濟萬機論八卷	譙周法論八卷	譙周五教五卷並是記	顧譚新言二卷字子然	鍾會芴芻論五卷	陸景典論十卷	張儼然記三卷字子節	裴玄新言五卷字秀黃	索準正書	蘇子八卷自云觀人	袁準正論	陸子十卷六云	桓範世要十卷字元則	張顯批言十卷	夏侯湛新論十卷	顧子十卷顧夷	虞喜志林二十四卷	陳子要言十四卷	諸葛子一卷吳一卷	符子二十卷符融	神農本草經六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草經	相半經一卷	相馬經二卷	相鶴經一卷	周髀三卷趙爽字君扁	司馬兵法三卷	孫子兵法三卷	黃石公記三卷上下中卷	記勝之書二卷	夢書十五卷	具書十卷	淮南萬畢術一卷	九章算術十卷	張華博物志十卷	戴凱之竹譜一卷	筆墨法	通志藝文略	樞密院編修官莆田鄭樵撰	本朝藏書家最稱參政蘇公宣獻宋公文忠	歐陽公又稱丞相蘇公丞相宋公兄弟而尤	盛於邯鄲李氏李氏其目足以與祕府敵	中興以來垂意收拾篤且富無如鄭氏雖曰	包括諸氏囊括百家厥功甚茂然秩翦繁瑣	景亦欠理擇是以失於惠多者也以孫嘗閱	天祿石渠書無古書一也無異書二也雜以	今人所作雜太甚三也而又攷訂欠精彙	類欠確一也所下合詔更加求訪一也其	書無秘副每出外輒易致失一也當必有能	任其事者既采鄭氏目入于子畧為之太息	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	管子二卷魯國魯參	子思子心一卷魯穆公師	添離子十三篇添離	宓子不六篇孔子弟子	世子名碩陳人七十子	公孫尼子一卷七十子	孟子四篇齊卿孟軻	鄭玄注七卷	劉焯注七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志卷第六十七  
人道禮典子考

黃帝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尺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  
殺機日月星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  
天地反覆天之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  
伏藏九竅之耶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  
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練謂之  
聖人天地万物之盜万物之盜人之盜人万物  
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  
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  
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  
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  
人得之輕命替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  
師十倍三才盡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  
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  
然至樂性餘至靜則康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  
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思生於害  
害生於思思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  
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至靜之道律呂所不能契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  
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注

大公等注一卷十七家七家注一卷

李靜注一卷李登 張杲注一卷

袁淑貞注一卷 蕭真宰注一卷

黃居真注一卷 沈亞夫注一卷

任照一注一卷 寒昌辰注

杜光庭注一卷 陸田注一卷

李靖陰符經一卷 陰符大無傳一卷張杲傳

陰符正義一卷唐帝 陰符要義一卷

李荃妙義一卷 陰符辨命論張杲一卷

陰符元談一卷 陰符經一卷杜光庭

陰符十德經一卷 陰符經說一卷袁淑貞

陰符經頌一卷大元子 陰符經一卷無名子撰

陰符頌三卷張杲撰 陰符元義一卷唐張杲

陰符丹經一卷防山長 陰符丹經一卷驪山母

陰符序一卷李登 陰符經說一卷

陰符經序一卷 陰符五賊義一卷

陰符小解一卷 陰符天機經一卷

陰符解題一卷 陰符丹經解一卷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清晨整冠坐詠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北

乾坤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御造化斧鑿

破機關門五賊忽送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

要莫救華池源但李戰勝術相高甲兵心龍蛇

競起陸閨血浮中源成湯與周武乃覆更焉尊

下及秦漢得漬弄兵亦煩姦強自休據仁弱無



技博狂悖恣吞逆翼爭飛翻家何天發不肯匡淫昏生民墜炭塗此屋為寃魂祗為謹此書大樸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痕魯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報死者生之報方寸了十字萬化皆旺渾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求注不見歸崑崙晝短苦夜永勸若傾一樽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和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為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明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原地具茨雲木老大塊煙霞委自頽頽以降賊為聖人執克乃一庶人得之賊帝擊

擊見其德尊既身授其位舜推一鯀民况况作什器得之賊帝克曰丁作天子而本而人後以功繼其嗣得之賊帝舜用以平降水自禹及文武天機豁然抱姬公樹其綱賊之為聖智聲詩川競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厲餘宸極若孩稚九伯貞大彘諸侯實虎兇五星合其耀白曰下闕里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賊失之若青紫高輝春秋必不可刊一字賊子虐甚所姦臣痛於審至今千餘年崇受其賜時代虫更復改刑政崩且夥餘將賊其道所動多訛毀叔孫與臧倉賢聖多如此如何黃帝機吾得多

陰符經

似孫日軒轅氏鑿天之奧深神之諱著書曰陰符雖與八卦相表裏而其辭其真涉乎幾入乎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之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皆有得於此者克舜以徠皆精一危微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無所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下者乎湯武有誓翰匱有兵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况有風后握奇一書又為之經緯乎此黃帝心法而後世以為兵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者流殆未嘗讀陰符矣嗚呼若符之季一手兵則黃帝之所以神其兵者豈必皆出於此哉古之聰明澈知神武而不殺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為陰

符之機矣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羲皇之表人固有五賊特莫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乎昌也夫子曰老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也皮日休之言奇矣皮日休和陸龜蒙讀陰符詩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皮氏所見亦今本耳

風后握奇經

八陣四為四正為奇地也風后讀如字龍虎人說奇  
馬也陸本傳神機言其云風后軒轅臣也陸本傳  
十機一人本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增字以備  
令之其一行簡百公孫弘等語或云主備天  
下之不虞令本衍四字  
馬也陸本傳神機言其云風后軒轅臣也陸本傳  
十機一人本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增字以備  
令之其一行簡百公孫弘等語或云主備天  
下之不虞令本衍四字



餘奇為握奇曰注奇讀如九握奇之奇者大將  
 或捷稱之先出遊軍定爾端天有衝圓地有軸  
 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  
 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  
 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  
 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  
 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作驚聽望麾出  
 四奇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為繞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句敵而蟠以應之  
 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  
 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按兩端句敵而翔以應之  
 虛實二壘一作皆遂天文氣候何背山川利害  
 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  
 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持角前列不動而  
 前列先生以次之公孫而弘曰傳項氏陣法依此  
 旅此注以成文也或合而為一因商而為八各隨  
 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不或前為左後為右天地  
 四望之為是也風象二下有天居兩端其次風其  
 次雲地一作其次風天居兩端其次風其  
 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  
 居中一作其次風天居兩端其次地  
 其形天居兩端其次地  
 出焉一作其次風天居兩端其次地  
 中焉一作其次風天居兩端其次地

象天二次之一作天縱布地四次於天後  
 下地心字一無句地一  
 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天地之左右  
 五右後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天地之左右  
 信也一作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  
 五深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  
 于下今古以十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  
 也下今古以十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  
 于下今古以十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或相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初警衆 未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趣走 五結關  
 金音五 一緩關 二止關 三退  
 四皆 五急背一作替  
 魔法五 一玄 二黃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為天 三革三金為地

二革三金為風 三革二金為雲

四革三金為龍 三革四金為虎

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蛇八陣名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

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加  
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加五角音者全師  
進北執音不止者行伍不整全革既息而角  
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合作二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地後衝為飛龍風為蛇  
蟠雲為翔鳥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  
怪則怪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四陳讚

動為則奇靜則為陳陳者列戰則不分若  
均勞伏輪轍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  
陳之主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正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  
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  
能鼓動万物驚為蛇能圍繞三軍俱為

雲陳讚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  
能突擊雲能晦能千變万化今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骨潛  
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驚鳥擊搏必先翔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  
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  
季之中與虎為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博盛其威力淮



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讚

古之奇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在陳外兵  
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百味

合而為一而為入

混池池如環無窮紛紛紜莫不所終合則

天居兩居地居其中散財一陰一陽兩相

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贏撓盛結

陳趨地新繞四徑後賢實審之勢無常定

金華

金有五華有五退則听金進則听鼓鼓以增

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閱戰不失度

執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惧心乍

奔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靴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日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未收塵

者指揮角者驚角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

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

為將夕惕朝乾四調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

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而全爭者逆德不有

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為賊後賢審  
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  
人之言以戒來者天一作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

手其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登

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

明矣蓋註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

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

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陣之變

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時八卦之

統爾焦氏易李卦變至乎四十九十有六奇

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多數該之乎然觀

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地陳子固出於

握奇而又有八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

者非八陣六化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入

陣圖記有曰黃帝頓然氣以作兵法文昌以

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

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

所以次倫物也虎張翼以進蛇伺敵而蟠飛龍

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

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其將發然後合

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持角則四奇皆出圖成

罇俎帝用絳界北逐種驚南平宜尤遺風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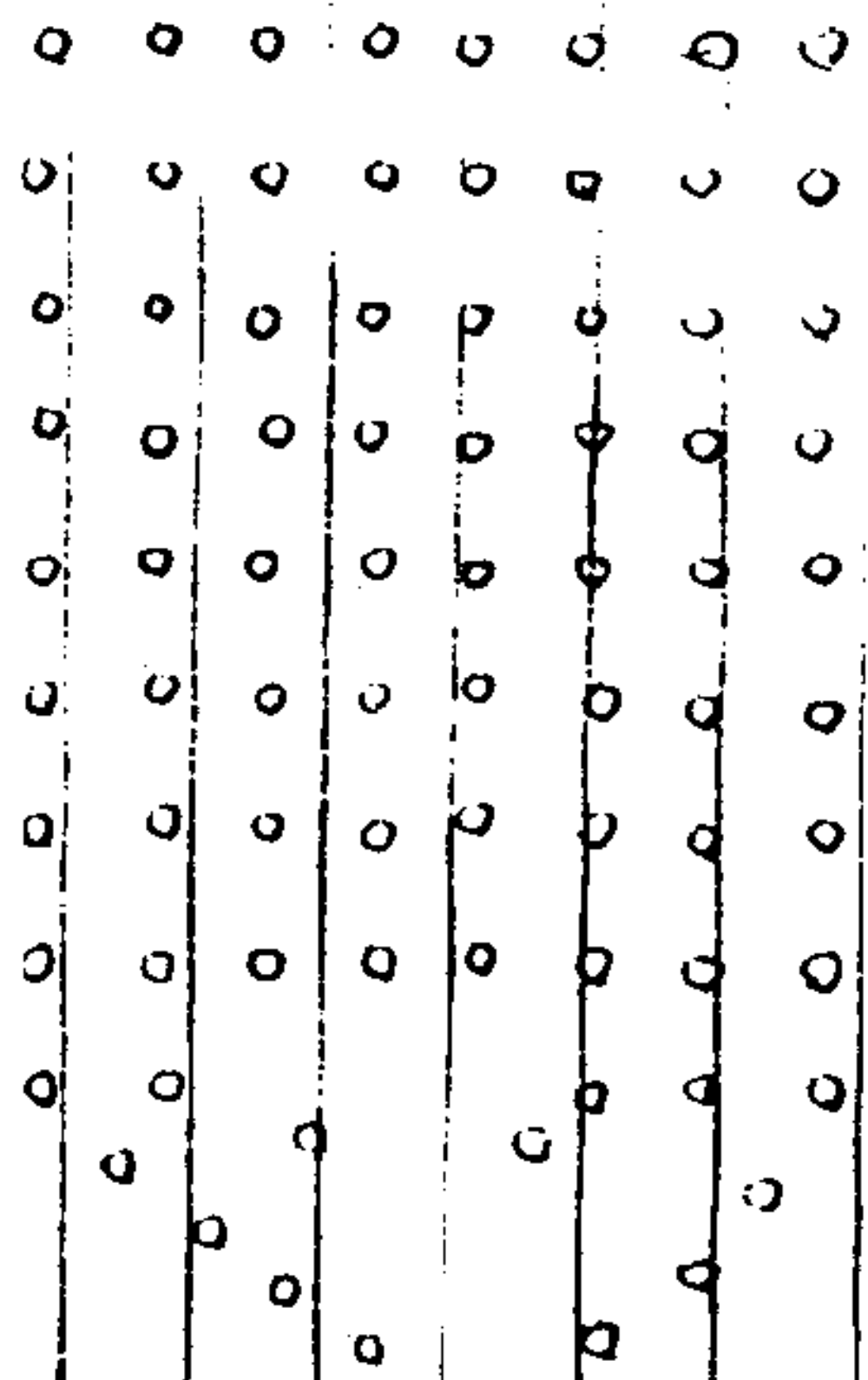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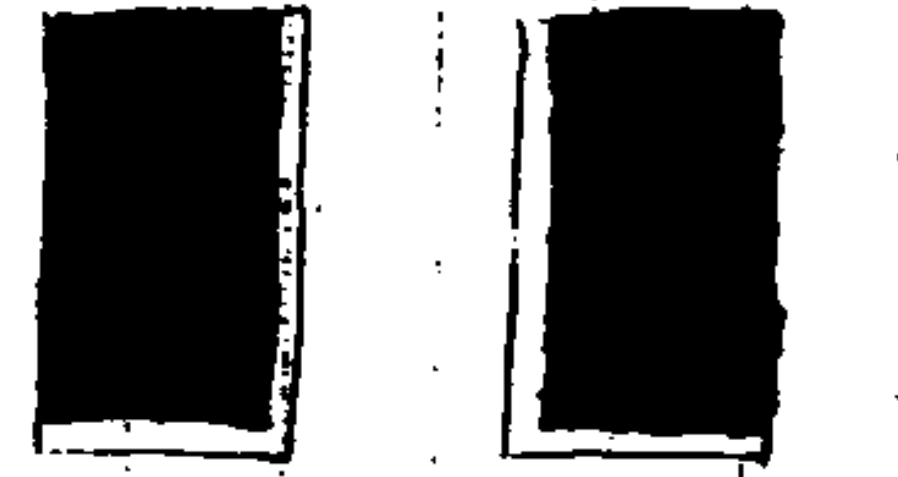
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王楚黥布得之奄

九江孝武得之據匈奴唐天寶中容有得其

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



復之圖全本於極機蹟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黠武帝得之未之恩歎武侯八陣圖附



似孫曰蜀漢丞相武侯諸葛亮八陣圖其一圖在沔陽高平故壘鄧道元水經以為傾

而唯識矣其一圖在新都八陣鄉峙土為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九四百七十二步拜百有三十其一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填石為規前障壁門後倚卻月縱八橫八輝容二大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東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敵其雄也徒華變滄不足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椿知幾何年曾不一民是非天所愛神所傲者歟昔者風后以陣法佐黃帝戮蚩尤若交與神蓋出於極奇經者也所謂經者本乎先天疇乎八卦錯以九疇非武侯窺其幾洩其用四角八尾脉落懸因隊相容隨形可首雖曰奇正迭變未有不出於正

者故曰黃帝之師百戰百勝者此其得之桓温固嘗驚嘆以為嘗山蛇杜甫又切感嗟抑其石不轉武侯之心則二子所未深知也惟王通氏以為亮而無死禮樂可興虛知武侯者通乎昔者先王處民以并寄兵於民熟之以禮容用之以節制是誠不陣而可以服人兵者使武侯昌諸用勸諸功甘誓收誓可也天不壽漢圖石如泣悲夫武侯又有將苑一卷十六策一卷

驚子

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驚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驚子若若使臣捕武遂薛臣亦已老矣若使臣坐策國事臣年尚文王善之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正施人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矣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驚鳥將擊卑飛翮驚武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憑也尤快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畧清雜若大語洛語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叙驚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真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驚熊此語亦佳因錄之永徽中逢行珪為之序曰漢



志所載六篇此本九十四篇子家所傳乃篇  
十有二

太公金匱六韜

詩曰雜師尚父時為鷹揚諒彼文王四伐人  
商會朝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  
疆師率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  
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與詩  
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寢  
疾太公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駕  
鷲寅之車周旦為之御至于孟津太黃參連  
弩大才扶肯車戰其飛危以銅為首電影  
未利為銅為首也方頭鐵鎗重六斤一行  
馬二其渡溝飛橋廣五丈轉齊瓜方凶鐵

把柄又天陣日月斗杓杓為一石地陣  
木泉有石陣文武積楹臨衝其雲梯飛  
樓視也武衛大櫓三軍雲火方炬吹鳴鼓  
審此則康成所曰兵甲之疆師率之武為可  
攷與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騶彭彭者也又  
攷諸武王曰啟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  
受其咎武王又曰諸候已至士民何如太公  
曰大道無親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  
安賢者未親何如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  
地其言若有合於書者詩之上章曰保佑命  
爾變伐大商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此之謂歟  
孔叢子

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蓋二十六篇

出於編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編治篇稱孔  
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蓋者其事雜也漢  
書注又以孔甲為黃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  
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間篇載子思  
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矣長矣  
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  
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  
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哀  
公卒於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  
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也十年矣當是時子  
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  
於後人綴集之言河其無所執若此好古之  
癖每悅乎異帙奇篇及觀其辭攷其事則往

往差謬而同異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  
起而大義乖背苟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  
也故為李者舍六經何師焉

曾子

曾子者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  
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  
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圓已見於大  
戴禮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  
戴禮畧無少異是固後人撮拾以為之者歟  
劉中壘父子秦漢七畧已不能致辨為斯况  
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  
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  
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唯



者不避易者不從且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  
三十四十無藝則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  
間矣質者吾自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予讀  
先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與音  
灼讀音如宋昌駢乘之參因併及之

魯仲連子

仲連生戰國間可謂大不幸者矣有其才即  
無其時有其時無其事業此志士之所共嗟  
也若其辭氣雋放倜儻磊落琅琅乎誓諾之  
風遺燕將一書有曰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  
士不怯死以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辭昔  
激亮隱然出手戰國之表其義尚矣史記傳  
仲連言其莫肯于仕嗚呼當是時士掉三寸

舌得意天下一言捍闔取富貴如拾芥往往  
挾詐尚謀揉輜於名利之場如恐不及仲連  
智謀辯勇非儀秦髡衍輩可伍因事抗議切  
中事機排難解紛迎刃而破心畏爵賞如此  
鴻避戈連之意沉冥斯世久矣使連可庶不  
過相齊耳天下諸侯方互足惴惴將一于秦  
一豈一齊所可亡秦者外歸海上滕烏著龜  
茲其所以大過人歟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晏子春秋

孔子刪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  
費誓秦誓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  
微制度掃地聖人無所施其正教而猶倦倦  
於詩書臣於世日益亂於日益凌三綱五常

新書春秋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  
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存晉之霸齊晉之霸  
莫確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為之蕩然其為  
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  
也三歸反玷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  
得正而况替義違禮桓公唯甚君臣之際不  
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於齊至於宣公  
蓋二十三傳矣而穢死有十一嗚呼何其甚  
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公皆  
以淫惡而見穢當是時禮亡義廢豈復知有  
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為齊趨於  
弱入於危矣公燕群臣請無為禮是何其言  
之謬法之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群  
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強足以勝其長勇多  
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汚有臣如  
此亦庶幾為然而田氏之宗世世齊政賣恩  
飲惠以懷其民民妄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  
義之素隳魚爛冰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  
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傳之  
眾楚人聽之



廣志卷第六十七  
人道禮典子考

老子注

河上夫人

河上公

母丘望之

嚴遵

王弼

鍾會

羊佑

蜀才

孫登

汪尚

劉仲融

袁負

張馮

曹道冲

盧景裕

陶弘景

陳昂

鍾植

李允愬

陳嗣古

惠琳僧

惠嚴僧

鳩摩羅什

義盈僧

程韶

任真子

張道相

梁曠

偃松子

李納

李榮

辟問仁

傳交

楊上善

吳善經

李君愚

顧歡

孟智周

常處元

戴說

趙至堅

王顧

江徵

賈青夷

梁武帝

何晏

王肅

葛洪

李元英

韓莊

劉遺民

扶少明

陸希聲

杜光庭

賈大隱

元景先

陸修靜

陳景先

崔少元

賈善翔

何晏

何平叔

何通

何通

自說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應喏







義一也

支道林莊子逍遙義

莊莊子逍遙篇曰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

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馬

大常共語馬大語曰馮懷字相思長因及道

遠友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

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

友任其性之九邪子去道遠也倫然小物大

各負其性之九邪子去道遠也倫然小物大

同負其性之九邪子去道遠也倫然小物大

物負其性之九邪子去道遠也倫然小物大

師負其性之九邪子去道遠也倫然小物大

心負其性之九邪子去道遠也倫然小物大

於負其性之九邪子去道遠也倫然小物大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不為物疾而速則物過於外則正而通此所以

三才廣志 卷六七七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唯

不當共言詠以馮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

不不得漁父一篇林在休子否子禮之上

交白被髮琴曲以行原上漁者而止而

彼何者仁義也孔子曰非樂也而人倫之

曰忠信之仁義也孔子曰非樂也而人倫之

不說孔子之仁義也孔子曰非樂也而人倫之

謝石題便各使四坐適支道林先通作七百

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

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又不皆曰今日之

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

語才峯秀逸秀悟善談玄遠情既自唯干加

意氣擬託肖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

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光在與

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

椽世謂三語椽名士傳曰阮宣字宣子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度數嘗稱之每曰郭

子玄何必減度子嵩自名士傳曰郭象字

子玄何必減度子嵩自名士傳曰郭象字

子玄何必減度子嵩自名士傳曰郭象字

子玄何必減度子嵩自名士傳曰郭象字

子玄何必減度子嵩自名士傳曰郭象字

子玄何必減度子嵩自名士傳曰郭象字

子玄何必減度子嵩自名士傳曰郭象字

子玄何必減度子嵩自名士傳曰郭象字

三一



道德三千言辭絮旨謚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周則不然浚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崢肖瑟乃欲超遙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倜儻峻拔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拖演如長江長河滾滾注泛濫乎天下又如万籟怒號澎湃涵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恠詭誕狂肆虛取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戰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忍惻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放手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不可免於中若其言托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押聖侮道茲為亦甚矣學者知之乎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閔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之表無極

列子荒唐幻異

然觀大史公史錄



廣志卷六十七  
八  
人選祀吳子考  
戰國策

班固錄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採擇後人之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書見其書之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列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清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辨者况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法何有取於此夫戰戰國楚漢之事合三書他無可致者太史公可以加之未擇者在此乎抑子厚嘗謂謂氏國語其間深傑異因世之所聰嘗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滿之弊於聖余懼世之奉者惑其文表而不論其是非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夫戰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用功深也予遂效此取戰國策與史記用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三才廣志 卷六七八

鑿矣徒刻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為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貪以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烟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者哉而况井田既壞聚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燦而李斯之禍益慘矣鑿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為者豈無一士之志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者而卒不復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

出於管仲乎劉邵之志人物也曰管仲曰商鞅皆以諫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併人物之品性往不倫德裕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風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得而變哉聖人非有至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為可嘆耳

尹文子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畧則季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

三三三



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更之法齊等之法理眾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序雜矣其季有矣非統乎道者也仲長統為之序以子季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為甚時非季乎此者也昆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孰攻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為重蒸染習變幻捍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歎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

流一掃群異季必孔氏六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韓非子

士生戰國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一可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國一出於刑罰法律而士又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韓非之書喟然嘆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始皇所以倦倦於非者必有所契者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厉刑名背詩書謀名實心術鋒音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治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一國不待始

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之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乃一為耳太始公以其說之確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歎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趨使其其不過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過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者

墨子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定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為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桐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

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秦誓篇固若依於經拋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亂苗也惡鄭聲惡其亂邪也惡紫惡其亂朱惡鄉原惡其亂德也墨之為書一切如在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闕可也唯其言近乎諂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不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加闕也嗚呼孟子之季一於羽翼群經推尊聖人者欤異時有纏子者備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季墨子者豈季此乎

鄧析子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



魯定公八年鄭駟獻嗣子太叔為政明年殺  
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獻嗣於是為不忠  
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與人  
無厚君與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  
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身韓之孝者矣班固  
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操言其兩奇  
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雅子產之治而子產誅  
之蓋則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生  
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  
韓矣夫傳乃曰獻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  
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禪讓草創之世  
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  
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矣寬服人其次莫

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己不純乎德他何足論  
哉不止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也嗚呼春秋  
以來列國恭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  
採鞠於爭抗侵凌之域豈復之所謂仁漸義  
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為政者豈不  
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析之見殺雖猷  
之過亦鄭之所福也

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  
開元天寶間天子方御道家者流之說尊老  
氏表莊列皇心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亢  
桑子号洞灵貞經上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  
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

鶡冠子

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所作  
也按漢畧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  
以趨世好迎上意耶今書此編往往采諸列  
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  
諸戴氏礼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  
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  
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源又以為  
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决其書然柳氏所見  
必是王褒所作

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  
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  
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者  
獨行之操不足以為及洗見聞之陋也是其  
為於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鶡  
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  
學者以為及出鶡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為都  
淺唯誼所引用者為美甚余無可言者列傳  
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歌為冠  
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益出於黃老矣  
其書有曰小人其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  
其威以灼熱天下高而唯追有福不可請有  
禍不可遠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



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魯兵也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明耻教戰宋兵也少長有禮八節和陸晉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紀有綱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為楚兵也周衰制裂法蕩政不克網強弱相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師行師命意制猶知篤礼信尚訓齊哉庶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持意太過操制大嚴是所以速禍耳起乃疎於此耶

范子

范子之事不亦奇乎蓋相越王勾踐謀隱策者一十二年迄吳亡大靈越恥勾踐霸拜蠡上將軍蠡即日上書勾踐扁舟五湖聞然無声又浮濟入齊更姓名鳩夷子皮父子治贊數十不齊聞之延為相有頃上相印尺散其所獨懷重寶行次乎陶天下稱陶朱公嗚呼智哉唐王績詩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亦吾言合節蠡方居齊以書傲大夫種曰鷺鳥尽良方藏狡兎死走狗烹王長頭可共患難不可共樂合函圖之嗚呼此非蠡之言計然之言也初有計然者邀遠海澤白稱漁父蠡有請曰先生有隱德願介遊吐復長保

血食計然曰越王鳥味不可以司利蠡之智其有决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層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候時而動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僕上人姓章名文字其先晉國公也

鬼國子

隋志有無法一卷又有鬼國子鬼谷先占氣一卷

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扶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穎挾險怪爾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調其辭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

闔闔翁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全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尽得而世之其一代之雄乎按亦列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陰者居鬼谷自号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听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



曰清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  
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  
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  
知章知章唐人

廣志卷第六百七十九  
人道禮典子考

呂氏春秋

淮南王尚奇謀慕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  
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雷集蜂議橫起瓌說作  
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  
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  
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峻豪  
替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  
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  
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  
之間耳不能聞惟墻之外日不能見三畝之  
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  
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四維此所以議始  
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以此書暴之咸陽門  
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  
者是亦愚慙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  
哀哉雖然是不時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  
愚矣異時亡秦者人能屠沽負販不一知書  
之人嗚呼

黃公素書

梁肅地橋石表曰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  
女啓符風后行誅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  
授兵留侯演成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  
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東坡以為  
子房授書於圯上老人其事其怪安知非秦



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持出於林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玆上老人所深惜憫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而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耳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豈出於張良者乎按黃石公又有三畧三卷其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謀軍祕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祕經一卷語一卷又有張良經一卷其出於三畧素書者

淮南子

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嶮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雄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在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公復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帶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枉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騁所以其書駁然不壹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時待待存或皇帝倚託好奇蓋又

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典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毋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誦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瀾水流沙者乎

石博士請辭補議是以廟祀議伐匈奴議捐  
 朱崖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  
 者也初武帝以師旅之余國有不足縣官悉  
 自賣鹽鐵酤酒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務本  
 抑未不與天下爭利乃詔有司問郡國所舉  
 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之班氏一贊專美  
 乎此紀贊班彪所作然觀一時論其議所問  
 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  
 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  
 者因於貨則一時趣尚可乎矣又曰九層之  
 臺頤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  
 則一時事體可知矣夫上有樂聞下無隱議  
 得失明者其言達利害決者其慮輕不決一  
 言何取群議審此一足以占士氣觀國執以  
 然元帝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雅說  
 空進而事七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後世同此  
 患也吁

王充論衡

論衡者後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  
 篇二十餘萬言其為言皆叙天證數人事析  
 物類道古今大畧如仲務玉極繁露而其文  
 詳詳則理義莫能嚴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哉  
 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  
 所以崇厉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嚮  
 風承宣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  
 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生現度如一律

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  
 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  
 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工闕詮定  
 之密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况  
 他書乎袁宏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  
 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  
 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繁重者曰石多  
 王寡寡者為珍龍少魚眾少者為神乎充曰  
 文眾可以勝寡矣人死一引吾百篇人無一  
 字吾万言為可貴矣予所謂之精覈而少肅  
 括者正此謂歟

太元經注

宋東 陸續

蔡文郡 虞翻

范望 章察講疏四十六卷

王涯又有說文一卷 宋惟幹

林瑀 杜元穎

范諤昌 林共圖一卷

王長文 普通元一卷

太元經

易可準乎曰唯矣何為其唯也曰天地之人  
 理混淆於未盈之前二三聖人察天之微窺  
 地之奧以神明夫人之用文王伏因義孔子  
 因義文而易道極矣文王非舍伏羲孔子非  
 舍文王文而自為之書也易經三聖以經天  
 他人之道是道也吉凶海吞消息盈虛難天



地鬼神無所藏其益而匹夫匹婦可與知者也楊雄氏欲以一人之力而規三聖所成之功是為難乎子雲豈不知此者然則子雲亦有得於易之季而欲自神其用其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腹心為玄此子雲之所以神者也子雲之意其疾莽而作者乎哀平失道莽亂常子雲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存之於玄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家象大夫八十一部象元事而玄者君象也總而治之起牛宿之一度終牛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正君臣

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為遠天咈人賊臣盜國之戒子雲之意也子雲敢以此準易言者蓋以卦氣起於中乎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十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日一拋此言之室矣桓譚曰玄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是知子雲者乎不知子雲者乎太元篇止經

新序說苑

河間大邪文獻蔚然風流崇經尚文殫極禮樂而所尚醇正言議彬彬何其雍容不群如此也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抑其時所遭者然歟譬之宗莫可及之者向以區區宗臣老於

文亦窮經之若岷出諸儒將州心在漢社稷奏篇每上無言不危吁亦非以其連時遇主者如是歟先秦古書甫脫煨劫一人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監者及在此書茲說花新序之旨也嗚呼向誠忠矣向之書誠切切矣漢之政日益委爾不振迄終於大亂而後己一杯水不足以救輿薪之大此之謂缺觀此則向之抱忠懷誠固有所憐者焉視河間之雅正不迫亦一時歟

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及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奧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備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予自少感於方外之說凡丹經卦義秘笈幽篇以至吐納之香餐鍊之精沉潛啓策幾數百家靡不竭其精而贖其隱破其鏡而造乎中猶未以為得也於是棄去日攻易日新讀繫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索齋之甄治之而吾相與之道矣及間觀稚川弘景諸人所錄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荃蹄矣今報書此以斷內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士矣後之悟者必有會於吾言

文中子



道始於伏羲終於孔子孔子以來二千餘年矣孟軻氏楊氏王通氏愈韓氏皆祖述孔子而師尊之若通奉於六經之季曰孟子而下未有也續書以攷漢晉之事續書以觀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新南北之疑易止於讚禮樂止於論嗚呼通之用心足以知聖人矣世率以是疵王氏是殆未知其所以知聖人者乎善乎日休皮氏之言曰禮之篇二千有五詩之篇三百六十元經之篇三十一易之篇七十孟子能踵孔子而贊其道變乎千世可繼孟子者通也按杜執禮所作文中子世家又有樂論三十篇讀書一百五十篇元經凡五十篇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季書於會稽夏

璜問禮於河東閔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攷樂父仲華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至畢矣陸之謂之王氏六經嗚呼蓋自孟子歷兩漢教僅稱揚雄歷六朝教有年而僅稱王通歷唐而唯一韓愈六經之季其著匪難乎異時秀衛諸公共恢文武以濟貞觀之盛亦天命也此蓋出於司空表聖人言其尚知道乎

元子  
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馬獸草木不知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即懸不如媚於既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世貪於求象積不如貪於道貪於

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諂忍於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解章奇古峻絕不蹈襲古今其觀柳州柳文英晤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頗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系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即豈不能致思乎此耶初結居商余山看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者有元氏家錄紀其世次

皮子隱書  
皮日休隱書六十卷有曰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又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而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者爵在中間又曰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宋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嗚呼斯也言之痛快哉





之史事實文核其與後世離飾駢儷文工而實不至者又不同也迂回父子家李相傳用法專一於凡起例動有法度其與後世之史出於衆口而筆於衆手者又不同也有是三不同迂回之書安得不永傳不朽而後世之人史安得不委更而無定耶

古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左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

史官

虞史

大戴史虞史伯夷書正義克典維唐事本虞史

所錄以五帝之本接三王之初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禘尚皆舜史所錄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尚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皆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

唐虞史官典籍

後漢班彪傳其畧曰論唐虞三代詩書所及有史官以同典指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官共志右國史羊履上疏曰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去之無窮

漢古今人表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疏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序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勸戒

夏殷春秋 太史圖法 殷周書典籍

左傳後序汲冢得古文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唯特紀晉國其者書文意大似春秋經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史通政家珠語記太丁時事而目為夏殷春秋 呂氏春秋夏太史終右

商商

史向擊考商法出奔晉太史看泰

法

歸周 書多士惟殷先生有冊有典注殷先世有冊書籍典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盤庚遲任有言鄭玄云古之賢史

周志

左傳文二年晉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文六年史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成四年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十五年春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昭十二年仲尼曰 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二十

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 序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

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注鄭司農曰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 外史 四方之志注若魯之春秋晉乘楚

構祝 誦訓道方志 家語子夏及衛見讀史志

者言晉師代秦三家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梁曰已亥 春秋正義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

乘如周觀書於周史 漢志儒家周史六致六篇



隋志春秋引周志鄭書之說似當時記事各有職  
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 金石錄晉太公碑  
曰太康二年得竹策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  
八十六歲 周志曰文王夢 帝 曰昌賜汝望

周記

見記類

周考 周紀 漢志小說家周考七十六篇臣壽周紀七篇

周史記

及冢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揚王恩保位惟難恐  
則世蓋欲自警竊作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味美  
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子乃取遂事  
之要戒傳戎夫言之朔望以聞注集取要戒之言

月旦月望於王前讀 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

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

巢有鄒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敘

平阪原縣宗元都西夏續陽有洛之亡

周書

見書類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此周志也左氏

載於文公二年杜氏以為周書國子賦譽之柔矣

此逸詩也左傳載於襄公二十六年杜氏亦以為

見於周書千里百縣縣有四郡作雉篇之言杜氏

以為上大夫受縣之注南望三塗北瞻有河渡邑

篇之言臣瓚以為班氏地理志之注天子不取反

受其咎蕭何以為格言安危出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主父偃以為確論記人之功忘人之過見於東

易 傳左道事君者說見故王商傳鄭元釋 行

人曰周書王會篇備焉而室擊之事益明馬融釋

魯論曰周書月令篇而改火之義愈著顏曰古議

明堂叙應門雉門之制後撰文王居明堂之篇而

後明堂之在路巖其論始行一行曆議撰其時訓

之篇天朝禮爰始收濼又以維王元祀二月丙辰

朔武王訪于周公為正朔之驗綿綿不絕蔓蔓奈

何蘇秦以說魏必秦而伍之蒙恬以告秦氏有五

氣喜氣內蓄雖隱必見李善以注七發湯取天子

之璽置天子之座六典既以述符寶穆王有左史

戎夫書前代存亡之誠後以論起居注牛弘撰祭

邑王肅之言乃以為周公所作若一行與釋後漢

史者咸以為周公時訓蓋必有所本矣周史六發

六篇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志十八篇並列

於儒家蓋與是史互見詳略者也其書凡七十一

篇至顏師古之時存者四十有五隋唐史志汲冢

周書皆十卷見於雜史類唐志復載孔晁注周書

八卷云今傳於世者視師古所見加多 詩皇矣

疏引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 太史而下

建官惟五左史書動右史書言見於玉藻正義謂

大史為左史內史為古史

周諸侯史記 魯史記 魯史策書 太史氏

氏書 國史 三國史記

隋志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 有之

左傳序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仲尼曰魯史策書成



文左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 昭二年春韓宣  
 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 公羊傳莊七年不修春秋注謂史記也  
 古者謂史記為春秋 史記陳世家孔子讀史記  
 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十乘之國而重一言  
 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  
 自序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孟子晉之秉楚之禱抗魯之春秋一也注此三大  
 國史記之名秉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禱抗者與  
 於記惡之戒春秋以二始舉四時 史通史有三  
 彰善貶惡不避 彊禦者晉之董狐齊之南史上  
 也編次勅成蔚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次  
 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下  
 也  
 古者王朝五史若諸侯之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  
 伯禽而他國無所攷自晉有乘泰有記魯有史皆  
 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為本  
 而汾王以上諸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  
 紀元 周為天子雖諸侯史記亦得名為周史  
 古者生子則問史書之二十五家為問問尚有史  
 况一國乎 養老有信史 飲酒或佐之史  
 宮中 管左傳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  
 亥因重而撫之其次有立言  
 周百二十國寶書  
 公羊疏案閔曰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  
 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

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出說題籍具其有文周  
 史而言寶書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為戒  
 公羊之義括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  
 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六十有極美可  
 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不可為法者皆棄  
 而不錄 載宏解疑論云問端門之命有制作之  
 狀乃違者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  
 為春秋 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  
 卦 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  
 左氏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 孝經說云  
 孔子曰春秋屬裔孝經屬參 史通墨子曰吾見  
 百國春秋 史記正義何休云孔子百二十國書  
 周載  
 隋志雜史周載八卷求晉臨賀太守孟儀撰略記  
 前代下至秦本三十卷今亡 唐志雜史孟儀注  
 周載三十卷  
 晉春秋 楚書 鄭書  
 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注春秋紀  
 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  
 孔子未作春秋 楚語申叔 曰  
 教之春秋而為之箴善抑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  
 者而成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 大學楚  
 書曰惟善以為室注楚昭王時書 左傳襄王十  
 一年子產曰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注鄭  
 國史書 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  
 惡直醜正實藩有徒注古書名 昭十五年景王



曰孫伯雁司晉典籍為大政故曰籍氏幸有二子董之晉於是其董 詩外傳孫叔敖治楚三年

而國霸楚史獲筆而書之策 記坊記魯春秋記晉云云 史通環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

年事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 齊魯仲曰德刑禮義無國不記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 魯曾歲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魯紀年

隋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說紀年墨子又云 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而書年者春秋正義釋

例云仲尼春秋皆曰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 加增損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八年皆魯

史記之文第子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 祭法疏 張融評云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至孫帝姓之

書 管子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也 公羊傳春秋之信史也 漢班彪傳定哀之門魯

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 同說曰國語二十篇由是承待抗之書遂闕 史

通竹書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 孔子三史

文中子王道篇謂薛收曰聖人述史三焉書也詩 也春秋也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

焉 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 素王之法 家語稱齊太史子餘美孔子云天其

素王之手 八代記

公羊疏襄九年左傳言魯襄公年十二而冠依八 代記即火吳亦十二而冠

青史氏記 見書類 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

秦記 史記六國表太史公讀秦記獨有秦記不載日月 具文畧不具 始皇記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之 扁鵲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始以記事 秦內史廖 此

史柳蚪曰南史抗節表崔氏之罪董狐書法明夫 伯之愆執筆於朝其未久矣漢魏以還容為記注

徒聞後世無益當時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 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

藝文

正史 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 志史志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

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編年記傳各有所長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

為詳記傳所載一人善惡之迹為詳編年其未最 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號為正史

漢史記 司馬廷傳司馬氏世典周氏諱為太史公有子曰

廷云云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 次舊聞不敢欺卒三歲而廷為太史令細史記全

續石室之書五年而當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



且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至今  
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記春秋本書詩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  
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卒遂陶潛以未至於麟止自  
黃帝始泰撥去古文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鏡  
玉版圖籍散亂漢興百餘年問天下遺文古事靡  
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至於余手欽念哉罔羅天下於失舊  
聞王迹所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政之行事各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  
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  
律歷改易丘推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幣通變作  
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  
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世  
家扶義倣儻不侷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  
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六百字為太史  
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  
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之  
之自序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贊曰古書契之  
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  
下訖秦錄唐虞以前 有遺其文語不經故言黃  
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曰魯史記而作春  
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  
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復

卿大夫祖世所奉出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  
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  
氏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  
數家之事甚多踈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  
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勒矣又  
其是非頗縲於聖人論大道同先黃老而後六經  
序遊狹則退據士而進好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  
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陽雄博極群書皆  
稱採其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錄 藝文志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  
無書馬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隋志漢史記百三  
十篇目錄一卷 唐志裴駘集解八十卷司馬貞  
索隱三十卷張守節正義三十卷賈逵史記名臣  
疏三十四卷王元感徐堅李鎮陳伯宣注籍疏續  
史記一百三十卷着洪史記欽十四卷 裴駘集  
解序曰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無述  
訓解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或義在  
可疑則數家異列漢書音義採臣瓚者莫知姓氏  
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 司  
馬貞索隱自序曰史記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  
名賢未知見重晉末徐廣作音義十三卷宋裴駘  
作集解合為八十卷南齊邱悅生作音義三卷貞  
觀中劉伯莊作音義二十卷貞釋文演注重為述  
賈凡三十卷號索隱 張守節曰班固漢書與史



記同也五十餘卷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  
叙二十四百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叙二百  
二十五年優劣可知 晁公武曰班固議此云云  
廷特感當時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 書有  
所謝而為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 呂氏曰  
太史公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辭寄深 史通元成  
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  
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

漢書 史記後傳 春秋考紀

後傳班彪才高好述作專心史籍武帝時司馬遷  
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  
集然多鄙俗不足以踵記其書彪乃述採前史遺  
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識正是

得失其略論云云今此後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  
已子固以處所續前史未詳濳精研思欲就其業  
有告固私官國史者弟超言固者述意郡亦上其  
書顯宗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雖陽  
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穎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  
紀迂為即典技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  
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  
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克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  
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  
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採撰前記綴集  
舊聞以為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  
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  
道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

詔潛指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孝者莫不  
諷誦焉論曰此文直而事叢固文賅而事詳固之  
序事不敷說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休然其論  
議常非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人之美  
班昭曹世叔妻彪之女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  
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昭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  
成之 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贊曰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注臣則彪也外  
祖全敬也 劉昭曰司馬遷史記爰見八書班固  
因廣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綿維創藏山之秘室  
筆刊石之遐賈 隋志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  
固撰建初中始奏表紀傳其十志不說曹大家續  
成之 中興書目漢書一百卷漢尚書即班固撰

南史劉之遠傳鄱陽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其本  
敵東宮皇太子令之遠與張績到溉陸襄等參校  
異同之遠錄其異狀數十事大畧云古本紀永平  
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即班固上而今本無  
上書年月日 唐顏師古傳為太子承乾注  
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時人謂杜征南顏秘  
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  
顯于時初師古叔游  
漢書次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唐志御鈔定漢書  
八十七卷姚察漢書訓纂三十卷紹訓四十卷項  
岱漢書叙傳八卷陸澄新注八卷漢書英華八卷  
失姓名文史類史漢異義三卷裴傑開元十七年  
上 文中子史之 自班固也記繁而寡漢書外



傳 宋志序司馬廷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班  
 曆禮樂其名不更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  
 祀易貨殖平準之稱華河渠溝之渚名綴孫卿之  
 辭以遂刑法採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  
 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部朱 博採風謠尤為  
 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志而禮樂採簡所漏者多  
 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率而不言天形  
 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樂經殘缺其未已遠班  
 氏所述抄本樂記馬彪後書又倫續  
 漢東觀記 十意 漢記 漢史 然祖本紀  
 漢志見三統歷  
 隋志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  
 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唐志劉珍等東觀漢記  
 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 中興書目八卷按隋志  
 本一百四十三卷唐吳兢家藏已七十六卷今所  
 存止鄧禹吳漢賈復景命寇恂馮異祭遵景升蓋  
 延九傳 列傳班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宗君敏孟  
 異共成世祖本紀迂為即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  
 公孫述等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  
 帝時賈逵薦名詣東觀安帝時受 與諸者僕射  
 劉珍撰漢記 張衡永初中謂者僕射劉珍校  
 書郎劉歆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  
 上言詣衡參論其事會並 而衡常歎息欲終成  
 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  
 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  
 餘事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等撰補後漢記

會通事流傳不及得成固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  
 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及王允治邕  
 罪乞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碑曰伯喈曠世逸才多  
 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十大典邕死其撰集漢  
 事未見錄以繼後史作史記及十意又補諸列傳  
 四十二篇湮沒多不存注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  
 上書曰光武已未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師太傅  
 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續累二十餘年得備著  
 作即達言十志皆當撰錄謹料條諸志臣欲刪定  
 者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志者五律曆意  
 第二樂意第三却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  
 第六 劉洪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伏無忌  
 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 撰漢記又自  
 采集古今則著事要號曰伏侯注 侯瑾業漢記  
 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 盧  
 植拜議郎與馬日碑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  
 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 應奉著漢書後序  
 注泰山松書曰則史記漢書及漢記書三百六十  
 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子助集  
 駁議其見漢記四又論當時行著中輯 序 臨  
 邑侯復好李能文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子駒駱  
 入東觀 劉珍永寧元年詔珍與駒駱作建武已  
 未名臣傳  
 永平中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共撰世祖本紀固又  
 撰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而紀傳始立安帝永初永  
 寧間劉珍駒駱張衡李尤等撰集為漢於是又有



名臣列士傳焉永壽中則有崔寔造部廷馬朱穆  
即嗣伏無忌之著作素平中則有盧植馬日碑蔡  
邕韓說揚彪之補續又作靈紀及補諸例傳四十  
二篇而紀傳蓋倫唯書志缺邕十意足之

隋志明帝召班固為蘭臺令史與陳宗尹敏孟異  
等共成光武本紀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  
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  
觀謂之漢記 吳華數曰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  
後劉琨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

唐劉知幾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後漢東觀大  
集群儒而述著無序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  
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糾之於書代傳范曄之於  
後葉 侯瑾葉之為皇德傳應奉剛之為漢事華

嶠定為漢後書司馬彪修為續漢書范曄集諸家  
為記志列傳 文選魯靈光賦注引東觀漢記序  
漢以炎精布權或出而光 地理志南陽春陵師  
古注引漢記元朔五年 買為侯

續志注引蔡邕表志  
東平王蒼傳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作  
光武本紀示蒼蒼曰上光武受命申與頌  
續漢書 八志

隋志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秘書監司馬彪撰 晉  
司馬彪傳彪高陽王陸之長子泰始中為秘書丞  
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為載善  
惡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閔隹既亂則師擊  
終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也漢氏中興迄于

建安忠臣義士亦已略者而時無良史記述頗難  
庶周雖已剛除然猶未全安順以下亡缺者多處  
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世祖終孝獻編年二百  
錄世十二為記志傳凡八十篇號續漢書 梁天

監中劉昭集注後漢一百八十篇昭志補注序曰  
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  
有地理張衡靈憲天文已煥蔡邕協妙元卓律曆  
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卒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  
駢冠章車服賻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已製其軌

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曆之篇仍平洪苞車服之  
本即依董蔡儀祀得於社制百官就乎故簿接繼  
班書通其流貫叔駿之書是謂十典范序未周志  
遂全閉迺借舊志注以補之分為三十卷以合范

史 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即國百官輿服  
宋朝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孫奭請校定劉昭補  
注志三十卷錢板頒行從之  
漢後書 十典

昔華嶠傳武帝時典著作惠帝元康初以嶠有良  
史之志轉秘書監嶠以漢記頗穢慨然有改作之  
意為臺即典官制事由是徧觀秘書遂就其緒起  
光終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卷  
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又三語序傳目錄九十七

卷易外戚傳為皇后紀以次帝紀改志為典名漢  
後書秦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等咸以嶠  
文質事核有迂固風裁之秘府後汝南王亮衛瓘  
為東官傳列上通譜嶠十典未成子暢續之永



嘉慶亂存者三十餘卷 隋志後漢書十七卷晉  
 少府卿羊燭撰 晉諸公贊曰燭撰後漢書世稱  
 為良史 范氏班固傳論略羊燭之辭  
 永平中班固尹敏等作世祖本紀及建武功臣列  
 傳永平初中劉珍等作建武後至永初間紀傳及  
 伏無忌等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  
 志班固崔寔等作皇后外戚順帝功臣傳百官表  
 成百十四篇號漢記熹平中盧植馬日磾蔡邕等  
 續補為東觀漢記合百二十六卷薛瑒羊燭之書  
 皆取於此  
 後漢書  
 宋書范曄為吏部郎元嘉元年左遷宣 守不  
 得志乃剛叢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屈伸榮辱  
 之際未嘗不致意焉自序略曰詳觀古今著述及  
 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者高名既任情無例唯  
 志可推耳博賅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  
 論皆有指思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  
 勢必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  
 秦篇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  
 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隋志  
 後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  
 唐志九十二卷論贊五卷 中興書目後漢書一  
 百二十卷畢作紀十志十列傳八十九百篇十志  
 未成初時令謝儼撰志搜次畢會畢亡儼嫌以  
 覆車一代為恨注引序例  
 晁氏志後漢九十卷 志三十卷詳叙作書之意

以北方班氏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  
 通王喬抱朴子左慈等詭譎事例於傳又贊薛彤  
 巧失史之體 史通漢中興以未劉珍等作漢記  
 晉司馬彪為續漢書羊燭為漢後書自後作者相  
 繼為篇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至宋宣成太守  
 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旧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  
 會曄以罪被收十志未成先是晉袁宏抄撮漢氏  
 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 南史梁劉昭  
 後集後漢書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又吳  
 均注後漢書九十卷 唐志章懷太子賢注一百  
 卷賢命劉訥言格希元等注列昭補注五十八卷  
 劉熙注范曄書一百二十二卷蕭愨音義二十七  
 卷蕭該列芳戒親音  
 合七卷  
 晉謝沈傳有史才注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  
 傳行於世其學在虞預之右 隋志吳謝承撰後  
 漢書一百三十卷晉薛瑒後漢記六十五卷羊燭  
 書十七卷謝沈書八十五卷張瑒後漢南記四十  
 五卷袁山松書九十五卷宋范曄書九十七卷續  
 論四卷漢書續十八卷梁劉昭注曄書一百二十  
 五卷梁有肅顯書一百卷王韶後漢林二百卷常  
 闡音卷雜史有漢侍中劉艾撰二帝紀三卷張緬  
 後漢畧二十五卷 文心調龍後漢紀傳祿源東  
 觀袁張偏駁薛謝疏終若司馬彪之詳實羊燭之  
 集當則其魁也  
 三國志



晉陳壽傳壽為著作即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序事有良史才張華深善之曰當以晉書相付夏候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而罷元康七年尚書即免顯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壽作三國志詳多勸戒有益風化文豔不及相如而賈直過之詔洛陽今就

家寫其書不為丁儀立傳又言諸葛亮將略非長識者少之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 隋志晉陳壽三國志六十五卷宋裴松之注何常傳論九卷徐愛評三卷晉王濤序評三卷盧宗道魏志音義一卷三國非時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剛集三國之事往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為傳各依其國部類相從

唐志 志三十卷蜀十五卷吳二十一卷 中興書目初王 撰魏書四十八卷為時韓惠殊非實錄項峻撰 書帝昭續成之五十五卷壽集為三國志撰魏紀四列傳二十六吳列傳二十蜀列傳十五 史通先是魏魚豢私撰魏畧後孫威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七卷撰吳錄宋文帝以志簡畧命裴松之兼衆書補注其缺世言三國志以裴注為本後魏書梁祚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文中子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是氏志以魏為紀而稱漢吳為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 蜀志注引孫盛異同記又引蜀記孫盛蜀世譜燕周蜀本紀 晉史 晉紀 晉中興書 十志

劉傳王隱父銓有著述之志私錄晉事未就隱受父業西都舊事多所講究大興初元帝召為著作即令撰晉史時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窮寫之隱依亮亮供紙筆乃成書詣闕上之文辭雖拙無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其父所撰文體浪漫者隱之也 室博覽書記中興草創未建史官中書監生導上疏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宜備史官勅佐著作即于室等撰於是著晉紀自宣迄愨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直而 稱良史 虞預著晉書四十四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行於世 謝況有史才康帝時為著作撰晉書三十餘卷況以著後漢書不卷及漢書外傳 都紹作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凡七十八卷起東晉徐廣領著作敕撰成國史義熙初成晉紀四十六卷上之鄧粲著元明紀十篇 荀綽撰晉後十五篇 東晉武帝時佐著作即撰晉書十志 南史裴松之著晉紀 謝靈運為秘書監撰晉書粗立條流 沈約撰一百二十卷條流雖率采掇未周 齊滅宋緒括東西晉為一書記錄志傳百一十卷 後魏書崔浩以晉書諸家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三十餘卷 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丁卯置史官

晉史十八家 隋志晉書有王隱八十六卷虞預二十三卷朱鳳十卷謝靈運三十六卷臧榮緒一百十卷荀子云



中興書有何法盛七十八卷虞晉紀有陸機四卷  
千室二十三卷曹嘉之十卷鄧紫十卷宋劉謨  
之二十五卷王韶之 卷徐廣四十五卷郭季產  
續五卷楊秋有習鑿齒孫盛擅道寫之書又有荀  
綽晉後略記五卷貞觀二十年閏三月韶曰十有  
八家雜存記注才非良史書虧室實錄榮緒煩而  
寡要行思勞而少切叔寧味周畫餅子雲李堙涸  
流處叔不預於中與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于陸  
南鄧略紀帝王篤盛廣松總編載祀其文既野其  
事罕有

唐虞撰晉書

志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  
狐德榮李延壽等二十一人修名為御

一百三十卷 會要正觀二十年閏三月日詔  
且令修史所更撰晉書鈔次舊開裁成義類如修  
五代史故事於是晉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  
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來濟陸元佐劉翼李  
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玄馭劉胤  
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並分功撰錄今狐德榮  
敬播李安儀李懷儼詳其條例以臧榮緒晉書為  
本為十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  
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馬房玄齡  
已下稱史臣凡起例皆播獨創其以書次皇太子  
及新羅使者各一部 列傳令狐德榮會修晉史  
房玄齡奏起之預東十有八人德榮為先進類例  
多所叙定 敬播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創書

目太宗以晉 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雖多未能  
及善命來濟李淳風李義府等十三人分掌著述  
令狐德榮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凡例多出敬播  
天文律歷則李淳風為之惟宣武紀陸王傳論大  
宗自為之故總題曰御撰雲當時修史者多文辭  
之士好米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識之天寶六載何  
超撰音義三卷 唐志又有徐堅晉書一百十卷  
又開元二十年高希嶠上注晉書一百三十卷

宋書 宋畧

唐志沈約宋書一百卷王智深三十卷又宋三十  
卷裴子野宋畧二十卷鮑衡卿王琰

春秋各二十卷 隋志宋書徐彥孫嚴撰皆六十  
五卷梁有宋文明中所撰六十一卷沈約撰齊紀

貳拾卷 梁沈約傳齊建元四年敕撰國史永明  
二年兼著作撰次起居注五年春敕撰宋書六年  
二月畢上之 史通宋史元嘉中著作即何承天  
草創紀傳自此外泰山讓之又命裴松之續成國  
史尋卒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  
初蘇宝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大明六  
年徐爰題成前作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  
孝武所造沈約本承天舊書彙採護之冲之室生  
徐爰諸說始自識照終于昇平三年為記十志三  
十列傳六十合百卷永明末裴子野則為宋略二  
十卷叙事評論多 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  
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

齊書 齊史 齊春秋 齊紀 十志



唐志子顯齊書六十卷 書目今存五十九卷  
 初江淹著十志沈約著紀齊二十卷子顯表於梁  
 武別為此書紀八志十一列傳肆十天文志但紀  
 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識表言素不知  
 戶口且天文復秘不私載馬曾輩序謂子顯之文  
 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藻續之變尤多吳均亦表  
 請撰齊史遂撰齊春秋三十篇 南史熊褒著齊  
 典上起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  
 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 隋志齊典五卷王逸  
 撰梁有江淹齊史十三卷  
 齊建元元年初置史官以擅趙江淹掌史職十表  
 立條例又著十志

梁書 梁典  
 唐志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 隋志梁典三十六  
 卷劉璠撰三十卷何之元撰 姚思廉傳父察在  
 隋修梁陳二史求託採謝靈運野王等諸家推究  
 總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五百段 史  
 通梁武帝時周吳嗣鮑衡和謝吳撰錄已百篇後  
 七逸何之元劉璠合撰梁典三十篇云云

陳書  
 唐志姚思廉陳書三十六卷 史道陳史初有  
 崔野王 緯大建初陸瓊續撰姚察剛政察有志  
 修梁陳二史至貞觀初三年其子思廉為著作佐  
 郎續成之  
 陳書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後成加祐六年八  
 月交趾八年七月始校定

後魏書 魏典  
 北齊天保二年詔魏史勒成十一篇九十二列傳  
 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十一月奏十志  
 天象地形至官民釋老凡二十卷合一百三十卷  
 分為十二庫隋以魏收所撰書棄毀失實平繪為  
 中興書事不倫魏澹別成魏史為十二紀七十八  
 列傳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 書目令收書  
 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志闕二卷  
 補以魏澹張太素所作及此史高氏小史修文殿  
 御覽 唐志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魏澹一百  
 七卷張太素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 唐  
 舊史張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天文志未成一行  
 續成之 隋志魏收深撰一百卷 唐元行沖傳

以系出拓拔根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祥  
 文約率者尚之 志雜史類魏典三十卷  
 北齊書  
 唐志李百藥五十卷  
 後周書  
 唐志令狐德棻五十卷

隋書  
 唐志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顏師古孔穎達于  
 志寧李淳風常安化李延壽與令狐德棻敬播趙  
 弘智魏徵等撰 會要顯慶四年二月司更大夫  
 呂才著隋紀二十卷  
 唐五家史 五代史志  
 今以魏書傳武德初為秘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



梁陳齊文籍猶可擬至周隋事多損脫無所擬拾  
 陸不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 不論  
 次各為一正史則先烈世庸光明後無傳焉帝喟  
 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王敬業殷開禮主魏封德彝  
 顏師古主隋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主梁裴矩祖  
 孝孫魏徵主齊竇璠歐陽詢姚思廉主陳陳叔達  
 庾儉又德榮主周由魏迓隋振整論撰歷年不能  
 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德榮更與秘郎岑文  
 本殿中崔仁師次周中舍人李百樂次齊著作郎  
 姚思廉次梁陳秘書監魏徵次隋左僕射房玄齡  
 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榮拜之書成賜絹四百疋迓  
 禮部侍郎 會要貞觀十年五月二十日壬子尚  
 書左僕射房玄齡等撰成周梁陳齊隋五史上之  
 進階頒賜有差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巳卯史官修  
 梁齊陳周隋五代志三十卷太尉無忌迓之孫思  
 邈傳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虞洽所遺其  
 傳最詳 志又有吳魏齊史十卷梁史十卷陳史  
 五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張太素北齊書二十  
 卷隋 三十三卷雜史有張絢古五代新記二卷  
 旧史貞觀十年春正月壬子左僕射房玄齡侍中  
 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詔藏于秘閣吳魏以  
 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  
 隋史二十卷又傷踈畧 文中子繁師元將著北  
 齊錄子曰無苟作也 晁氏志加祐中以宋齊梁  
 陳魏北齊周書糾終七缺始命館職雋校曾等  
 請昭藏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畢校定

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列愨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  
 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頌之學官



廣志卷之六十八十二

藝文

正史

唐南北史  
李延壽傳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魏周隋天下參備南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其史本國詳他國畧嘗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既預論撰所見益廣乃追修先志本魏登國元年及隋義年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末初元年及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陳辭過本書遠甚志李延壽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 會要類慶四年

符堅即李延壽撰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史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上自製序

唐七十家正史

志乙部史錄十三類一曰正史類七十家九十部四千八十五卷失姓名二家始於司馬遷史記終於隋書志司馬氏史記有裴駟徐廣卻誕生許子儒劉伯莊之音解班氏漢書有服虔應劭諸葛亮孟康晉灼常昭崔浩孔文祥劉嗣受候洙包愷蕭該 景倫項修劉空陸澄常綬姚察顏祥秦僧務靜李善顧統顏師古之音主論駁及高宗之鈔定失姓名正名氏義美華二家東漢則有劉瓛謝承薛苞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范曄張瑩

之書劉瓛劉義慶謝沈袁山松范曄張瑩之補注音義三國有王沈陳壽常璩晉有王隱虞預宋等所修宋有徐爽孫嚴沈約王智深齊梁陳有蕭子顯劉峻謝靈運姚察顧野王傅縡姚思廉元魏北齊周隋有魏收魏澹李德林王劼張大素李百藥令狐德棻顏師古等不著錄者主元感至裴安時感徐堅李嶺陳伯宣韓琬司馬禕劉伯莊張守節實即裴安時漢書之孝則劉伯莊敬播元懷景規疑沈遵李善晉書音注則徐堅高希嶠何超及齊梁陳周隋之史武德貞觀兩朝史吳兢等唐書國史至裴安時元魏書終焉 隋志正史六十七部

三千八十三卷通七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古者天子諸侯有國史以紀言行春秋引周志鄭書漢始置太史公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漢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後漢亦有音注 中興書目三十二家二千一百二十九卷 續目三家七十一卷 崇文日三十部一千一百六十卷 景德二年龍圖閣書正史十四部四百四十九卷 錄尚仍隋書叢麟紛糾寢失緒以號登門元名儒建議乾元肅正情彙郡書臣述臣欽分部治史越九年仲冬丙辰臣行冲奏上四錄卷析二百臣照刪為四十卷凡史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曰編年曰偽史雜史曰起居



注故事曰續官傳記儀注曰刑法目錄譜牒地理而正史居其首即篇目考之史記本於司馬氏而裴邠許列之音解列為漢書本於班氏而服虔孟晉崔孔諸君夏依包蕭陰項陸姚李顧二常二劉二顏務靜之音注論駁及高宗銓定名氏英華附為東漢始於劉瑜之記二謝薛司馬劉華袁范張謨其書三劉蕭滅及太子賢常譏釋其義以至王沈陳壽常昭纂三國之隱預鳳靈運緒崇空子雲法咸元輯二晉之史宋齊梁陳則徐孫沈王蕭劉謝顧傳續行青之緒元魏北齊周隋則二魏王張二李今孤顏氏擅載筆之美縹囊碧軸琳聚林岫治亂興替之鑿是非褒貶之論袞弁於既往善蒸於將來天球河圖全領玉版成一王法為萬世則緯經綴道囊古今茲七十家之醇敗雖殊而廣記倫言不可以道也或者猶曰史之失自迂固始夫叙一時之事編年為善叙一人之事紀傳為優旨哉皇甫湜之言曰合聖人之經以心不以變得良史之体在適不在同吾有取焉

緒唐承天命以文理典籍之盛莫若開竹簡漆書成萃秘府鴻生鉅奪卷續志錄書分四類其二曰史史分十三類其一曰正史餘漢迄隋篇目彪列藝文有志具詳登載為部九十為卷四千八十五總為七十家失名氏者二家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現書於太史氏上下數千載之述作粲然可考庸極其要指序于篇端曰史與經同出而異

官宿其業言為尚書紀謨訓而舉其經事為春秋繫日月而詳其目紀傳猶未分也邦國之志掌于小史百十二國室書藏于周室私史猶未作也自鄭書晉乘魯史秦記而國各有史如南董左氏之流史猶出於一家也逮漢六葉有臣曰迂用羅舊聞終篇麟止而編年之体始變班列而下波沒景附猶未有正史之名也貴而賤目見聞異辭而史始雜錄分閭位記注並作而史始偽稱玉錯陳朱紫劣混錄是條分科別粹然一出於正者編為正史隋志所錄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一代史籍至數十家而紀載益詳史漢訓詁師漢相傳而義例益明或書事記言於當時而勤成刪定於後代大策小牘文蕃葉滋溫故知新筆善抑惡皆足以昭漢式垂勸戒豈誇多而受奇哉有唐肇基棄經補藝五代史成於正現之十稜兩朝史成於顯慶之初然乙著唐朝簡冊尤倫倣四繁之濛則有唐曆秋總二史之載則有起居注實錄書政事議論之詳則有日曆時正記會要肇於正元王際翔於開成惟紀表志傳為一代鉅典冠冕史錄其以是與接六典卷部與隋志同藝文志正史之末附以通史南北史之屬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謂之集史諸儒立言曰新月益不著錄之書若王元感之下徐李陳韓司馬劉張寶張皆史記之季也劉伯莊之下敬元姚沈李徐高何皆漢晉書之季也繼以武德正現兩朝史齊梁陳周隋



唐武德真觀兩史 一百六十二卷云

唐武德真觀兩史

志八十卷長孫無忌令孤德棻顧胤等撰 會要

顯慶元年七月三日無忌志字在教札令孤德

棻李義府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修國史

成起義寧盡真觀末凡二十一卷藏於內府 通

監咸亨四年三月丙辰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

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會要長安三年正月

一日敕李嶠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

唐武德以來國史 唐書 唐國史 唐書備闕記

書述傳初令狄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 國史皆

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列一

篇蕭嵩欲登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 李

鏡勅述續連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燕周陳

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李士述典尚書踰四

十年任史官二十年史才博識所著書二百餘篇

行於時一柳芳傳蕭宗詔芳與述綴輯吳兢所次

國史述亡芳緒成之與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

叙天室後事并取不倫史官病之 吳兢傳景龍

間任史事私撰唐書春秋未就至開元中馬官

筆札異得成書詔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在家修

史不宥在外詔競赴館撰錄久之荆州司馬以史

草自隋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競取書得六十

餘篇 志唐書一百卷又百三十卷吳兢書述柳

芳于休烈等撰國史百六卷又百十三卷雜 史

吳兢唐書備闕記十卷 撰魏文志唐書百卷又

百三十卷國史百六卷又百十三卷吳兢傳撰唐

書唐春秋未就詔就集賢院論次柳芳傳亦曰芳

緒成國史吳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舊傳常述

補遺續闕勒成百三十卷蓋就書百卷而芳所著

百三十卷述書百十三卷云 舊史德棻等撰有

修撰成一家言常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

史一百十三卷并史例二卷事簡記詳有良史之

才 集賢注記史館舊有令狄德棻所撰國史及

唐書皆為紀傳之體令狄斷至 觀牛鳳及迄于

求淳及吳長垣在史職又別撰唐書一百十卷下

至開元之初為述綴緝三部益以舊撰後事別欲

勒成紀傳之書蕭令敬早就奏賈登李鏡太常博

士褚思光勅之又奏陸善經梁令瓚入院歲餘不

就張始與為相薦起居舍人李融專司其事諫義

尹惜入館為史官未施功而罷 史通長壽中春

官侍郎牛鳳及斷自武德終于私道撰為唐書百

有十卷發言怪誕叙事參差既而悉焚姚思廉許

敬宗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盡

矣 舊史未休烈奏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

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

吳慶官史館以家藏國史一百十三卷送于官

志目錄數唐書叙例目錄一卷孫玉汝例聖實錄

目二十五卷 張說白高宗朝修史李士有十九

人 李翱白唐有天下至明絕於周漢而史官叙

事曾不知克倖陳壽所為



唐史列傳

唐史列傳

會要開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張說修國史  
仍實史本就并州隨軍修撰十四年七月六日敕  
吳兢就集賢院修唐書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詔左丞相張說在家修史李元紘奏就史館從之  
長慶三年六月監國史杜元穎奏班固居鄉里  
而繼成漢書壽康私家而專精國志玄宗國史  
張說在本鎮燕修代宗編年令休恒自外郎奏上  
其沈傳師分修憲宗實錄就湖南修畢先宋史館  
制可宋朝宋初就亳州修唐書注漢即湖州領  
日曆

唐書 嘉祐新唐書

中興書目五代晉宰相劉昫史官張昭遠等撰唐  
書三百年間國史野錄參錯不一至昫則集為紀  
二十志五十一列傳一百五十九卷 國史志  
慶曆五年五月四日己未詔王先臣張方平宋祁  
等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歐陽修撰記表志  
宋初撰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  
編修凡十有七年至嘉祐五年而成提本曾公亮  
上之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  
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  
百二十五卷錄一卷修晉進秩庚子宣和中進士  
李繪以舊書參新書而為之注崇寧五年董衡為  
釋音二十五卷吳鎮糾繆二十卷 宋初傳修唐  
書十餘年自出亳州皆以彙自隨撰列傳一百五  
十卷 建唐書表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

事之始終所以治亂具在以通與其典章制度  
之美且其繁然者在簡冊而紀以無法詳畧夫中  
文亦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  
幽昧補緝闕亡然正偽謬克備一家之史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華有因  
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具載別錄 龜火  
志列傳因事述舊史增損以成繁略不切多所漏  
闕又是非失實嘉祐中歐陽修宋初撰新書議者  
頗謂未收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序唯刻意  
文章采雜說既多有失實之歎  
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一卷

五代史 五代史記

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卷薛居正等撰 開寶六年  
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詔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宜  
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洎李穆李昉  
等同修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  
二卷勅器帛有差其事凡記十四帝五十三年為  
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 書目又七十四卷  
歐陽修撰徐無黨注紀十二傳四十五考三世家  
及年譜十四夷附錄三總七十四卷修既後詔其  
家上之吳縝纂誤三卷 天聖五年二月丙申楊  
及上重修五代史上謂輔臣曰五代事不足法王  
曾曰安危之迹亦可監也  
淳化太祖紀  
雍熙四年九月直史館胡旦請修紀表志傳詔以  
史館西廊置修史院專修紀表志傳凡五年十月丙午翰林李



士張治等上重修太祖紀十 以未盡細書凡躬  
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未以別之先是淳化  
五年四月癸未以李至張洎張泌范杲同修國史  
咸平元年八月壬戌修國史內翰宋白上言請  
與李士宋浚秘閣校理吳淑等同就秘閣編錄太  
祖國朝史從之其後白等又請錢若水同修詔可  
魏太知以史職願中書唐正現移史館於門下  
我朝因之率以台鉉典領

景德太祖太宗兩朝史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令宰臣  
王旦監修國史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政  
趙安仁並修國史翰林晁迥榜意同修直史館路  
振淮遵度為編修官先是九月辛卯賜宴修史院

三年二月辛巳詔知制誥朱異直史館張復同編  
排兩朝日曆時政記起居注行狀諸司文字委欽  
若總領初成紀一卷帝取現錄紀中十二餘條付  
史官改正自此每一二卷皆先進草本多所改易  
祥符四年又取夏竦為編修官八年十月己丑旦  
等上太祖太宗紀贊論各一首九年二月十二日  
丁亥史成旦率史官詣崇政殿以獻凡百二十卷  
目錄一卷帝紀六志五十五例傳五十九優詔各  
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趙仁晁迥陳彭年  
夏竦崔遵度並進秩賜物王欽若陳堯叟楊億嘗  
預修亦賜之

天聖三朝國史

祥符九年監修國史王旦上太祖太宗兩朝國史

其修真宗實錄未為紀傳天聖五年三月癸酉仁  
宗詔曰先朝正史久而未修年祀寔遠事或淪墜  
宜令參政呂夷簡副樞密夏竦修國史宋綬劉  
筠陳堯叟同修仍命宰臣王曾監修史命餘閣王  
奉正李淑黃鑑謝絳為編修復命馮元同修初於  
宣徽院編纂後移中書命三司檢討食貨事件三  
館供借書籍擇司天官編綴天文律歷志帝紀贊  
論呂夷簡奉詔撰紀即夷簡夏竦修撰餘皆同編  
修分功撰錄六年八月詔別修志傳委綬看詳其  
帝紀專委夷簡竦八年六月十一日癸巳夷簡等  
詣崇政殿上進賜宴遷官賜衣帶器幣先是太祖  
大宋紀六志五十五傳五十九目錄一凡百二十  
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增紀為十志為六十傳為八  
十摠百五十卷此所謂三朝國史也甲午夏竦等  
遷官各賜藥衣金犀帶器幣有差監修而下進秩  
而夷簡辭之

熙寧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

熙寧十年五月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以  
宰臣吳充提舉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  
編集賢院學士蘇頌同集賢校理王存黃履林希  
同為編修官七月辛未率官屬以二帝紀草二冊  
進呈上服靴袍御政殿學士內侍進案充等敏  
求進讀上立覽之顧問反覆至讀畢始坐充等  
降階以謝又命坐賜茶

元豐兩朝正史

熙寧十年丁巳五月戊午命官修兩朝正史元豐



五年六月甲寅修成一百二十卷紀五卷志四十五傳七十卷上御書拱殿引監修國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曹肇進請紀賜珪宗孟銀絹對衣金帶清臣等遷官及與修史官蘇頌黃履林希恭卞卞奏世以他職罷去各賜銀絹有差故相吳充故史館修撰宋敏求賜銀絹七月丁未以史成燕坐拱殿

三朝史天至五年二月修至八年六月成元豐四年六月成元豐五年卷

元豐修五朝史

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己酉詔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見修兩朝國史將畢當與三朝史通修成書宜以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十一月鞏上太祖總論不稱上意五年四月遂罷修五朝史

紹興七朝史

九年正月丙申十五日王鈺上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國史迂一秩銜以建隆至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自紀志傳外益以宰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所脩不克成

紹興修三朝

二十八年八月戊子朔置國史院修三朝國正史三十一日授舉陳康伯奏乞進呈帝紀三十卷至乾道二年閏九月二十九日上年大上皇帝至政

淳熙五年四月朝史

淳熙五年肆月禮部侍郎同修史李燾言今修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乞降齊旨責以近限庶幾大典早獲備具詔限一年至七月十二日國史院上四朝正史志一百十八卷十二年七月同修史洪邁奏神宗至于欽宗傳叙相授閏六十五年除紀志已避外當立傳者千三百人其間妃嬪親王公主宗室幾當其半乞徹前代諸史條例分類載述不必人為一傳至三十年十一月上國史列傳一百三五卷目錄二卷初乾道二年胡元質言三朝之史開院纂輯累年于茲竊見靖康建宣和之後以功緒本末則相關以歲月久近則相繼伏望併修欽宗帝紀徽進名為四朝國史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詔進呈欽宗實錄并本紀已畢就修纂四朝正史從洪邁之請也十三年八月十九日邁又請通修朝正史上許之復言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史官或刪改書未就而返去國

初元祐七年七月十二日詔免祖禹趙彥若修神宗正史呂大防提舉八月三月二十二日己亥進紀草元符元年四月進帝紀二冊崇寧三年書成八月三日進大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命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政和二年四月三日帝紀成四年五月二十三日進哲宗正史帝紀表志傳目錄總二百十卷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漢書卷之六百八十三

雜史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者老所傳達言逸逸之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事說或不同况乎古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特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漢志

前歷志見三統歷

漢洞歷 吳洞紀

論衡會稽周長生文士之雄也作洞歷十卷上自皇帝下至漢朝銓其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大史

公表紀相似類也通下達故曰洞歷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也吳志帝昭傳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

傳紀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唐志帝昺洞紀四考周

禮洞歷記九卷雜史吳歷六卷隋志帝昺洞紀記包犧以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藏崇緒續一卷

南史庾詵撰帝歷二十卷

漢列向戰國策

漢志春秋家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隋志雜史三十四卷列向錄二十一卷綉注漢初得

之蓋戰國游士記其策志三十二卷高誘注言篤論一卷司馬遷傳采戰國策素隱高

淳祐四朝史

淳祐二年二月進紀十一年命史官八撰志傳編

脩官王搆撰輿服志四卷室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癸巳進志傳五年閏四月四日修潤上之

采朝蘇氏右史劉義叟十三代史志

書目六十卷蘇轍作因司馬遷史記上觀詩書下

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起伏羲神農記秦始皇帝為

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紀聖三年

二月戊子進為注其去取之意劉義叟著十三代

史志劉氏輯歷春秋吳異南北史韻目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綉云六國時縱橫之說也日曰短長書亦曰國事  
 劉向為三十三篇名一戰國策非迂時已名 劉  
 向校篇叙錄所校中戰國策書言誘有又別者八  
 篇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  
 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  
 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  
 蜀志李權從秦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及履儀  
 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 史通其  
 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  
 國 宋朝曾鞏重校序錄曰劉向定三十三篇崇  
 總目稱十一篇者關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其書  
 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三十三篇復完  
 叙日法者所以適更也 不必及同道者所以立秦  
 也 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故孔孟守此戰國  
 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故論詐  
 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  
 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  
 失也  
 漢應奉漢事 漢書後序 荀爽漢語  
 應奉傳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注遠山松書曰奉  
 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  
 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中漢輯序 隋  
 志儒家梁有後序十二卷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  
 雜家梁有洞序九卷錄一卷應奉撰 荀爽集漢  
 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 史記文紀注晉  
 灼引漢語素隱曰書名荀爽所作 唐志後漢

雜事十卷  
 帝王要  
 隋志雜史十二卷環濟撰帝王世錄一卷甄鸞撰  
 帝王諸侯世略十一卷帝王本記十卷朱異撰十  
 五代畧十卷吉文甫撰後漢以來季者多欽據舊  
 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  
 而體制不經 唐志賈匪之漢魏晉帝要紀三卷  
 魏晉世記  
 隋志雜史十卷晉郭頌撰  
 三國總畧  
 宋元嘉十四年河西憲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  
 二卷三國總畧二十卷俗間十一卷十州志十卷  
 四科傳四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魏駁九卷古今  
 字二卷至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 劉延  
 明以三史文繁者畧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  
 梁通史  
 唐志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 隋志四百八十卷  
 起三皇訖梁 史通梁武救其辟臣上自太初下  
 終齊室為通史六百二十卷 書自秦以上皆以  
 史記為本而別 他說 廣吳聞至西漢以還則  
 合錄當時記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一  
 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  
 體皆如史記其異者為無表而已 吳均傳武帝  
 石均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記世家已  
 畢唯劉傳未就 顧野王撰通史要略百卷  
 左史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隋志雜史左史六卷李崇撰

晉書鴻烈

唐十三類史錄

甄文志乙部史錄其類十三一日正史類二曰編

年類三曰偽史類四曰雜史類五曰起居注類六

曰故事類七曰職官雜八曰雜傳記類九曰儀注

類十曰刑法類十一曰目錄類十二曰譜牒類十

三曰地理類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

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

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卷正史類史記至隋書

七十家九十部編年類記年至隋後卷四十一家四

十八部凡四百二十七卷偽史類華陽國志至三十

國春秋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雜史

類古文項語至三國典畧八十一家一百七部一

千八百二十八卷起居注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有實

錄詔令總七家七十七部故事類秦漢舊事至南

宮故事十七家四十三部四百九十六卷職官類

漢官解詁至室官卿舊事十九家二十六部二百

六十三卷雜傳記類三輔決錄至詞林文人傳一

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

有女訓總一百四十七家一百五十一部儀注類

漢書儀至大唐書儀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

六十七卷刑法類漢建武律令至開元格後勅二

十八家六十一部一千四卷目錄類劉向七略

別錄至辟書四錄十九家二十二部四百六卷譜

牒類世本至看姓畧記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

百一十七卷地理類三輔黃圖至劔南地備六十

三家一百六部一千二百九十二卷

大典秘書即一部為史其類一十有三一日正史

以紀紀傳表志二曰古史以紀編年繫事三曰雜

史以紀異體雜記四曰霸史以紀偽朝國史五日

起居注以紀人君動止六曰舊事以紀朝廷政令

七曰職官以紀班序品秩八曰儀注以紀吉凶行

事九曰刑法以紀律令格式十曰雜傳以紀先賢

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紀山川郡國十二曰譜系以

紀氏族維序十三曰略錄以紀史策條目舊志史

錄十三家八百四十四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

卷

唐南北史

見正史 晁氏志雜史

唐集史五家

志凡集史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梁武帝

通史六百二卷李延壽南史八十卷又北史一百

卷高峻小史一百二十卷劉氏洞史二十卷姚康

復統史三百卷

唐八十八家雜史

志史錄其類十三四曰雜史八十八家一百八百

六十一部二十八卷不著錄六十八家七部一千

八百卷舊志雜史一百二部凡二千五百五十九



卷

史氏流別

史通史氏流別其流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詔晉安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載達竹林若士王蒙書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洪知己傳此之謂小錄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揚松珍談藪此所謂瑣言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揚雄家謀商敬世傳孫氏譜記陸賈系譜之家史劉向列

女梁鵠送民趙采忠臣徐孝子此之謂別傳祖

台志怪干室搜神劉義慶幽明劇敬叔異死此之

謂雜記咸弘之荊州記常懷華陽國辛氏三秦羅

合湘中此之謂地理潘岳閔中陸機洛陽三輔東

晉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

唐太宗勳史

志雜史吳兢太宗勳史一卷書目劉餗國史異

纂三卷載齊梁以來雜事

唐六代畧

志雜史李志甫三十卷會要志甫嘗綴錄東漢

魏晉元魏周隋故事記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為六

代畧凡三十卷舊史元和八年二月辛卯宰相

吉甫進

唐高氏小史

志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峻

元和中人書目其書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凡

十三代分十列

唐統史

志姚康後三百卷會要大中五年十一月大中

詹事姚康後撰統史三百卷上之統史自開闢至

隋末編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列於時者為

必載至於時政監鐵推監和余賑貸錢陌兵教虛

實儲糧用兵利害邊事戎狄無不備載下至釋道

皆叙之

唐統載

冊府元龜貞元十三年韓潭進統載三十卷其書

採虞夏以來至周隋錄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

六十八人為立傳

唐太和野史

志雜史公沙中穆太和野史十卷起大和盡龍紀

會要龍紀中有處士沙中穆纂野史十卷

唐國史補

志李肇國史補三卷林恩補國史十卷崇文目

高若拙後史補三卷

唐逸史

志小說家高彥林闕史三卷盧子史錄又逸三卷

李隱大唐奇事記十卷雜史類杜信史略三十

卷崇文目雜史唐補紀三卷

唐三國典略



中興書目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丘悅撰自元魏分而為東西魏都關中後周因之東魏都鄴北齊因之梁陳則皆都江左悅之書首標西魏元而叙宇文泰按崇文總目云以關中鄴都江左為三國起而魏終後周而東包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本二十一以下缺 舊史丘悅撰三國興略三十卷隋志魏魚豢撰興略八十九卷 唐餘錄

空元二年十一月戊子朔尚書刑部郎直集賢院王暉上六十卷詔贊論 書目六十卷王暉撰五代舊史旁採諸家小說微集 之國志附見于注 梅克臣奏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缺 謬

唐書 五代史畧

天聖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辛卯秘書監致仕胡旦上唐書七十卷五代畧史四十二卷演聖通論七十卷將帥要畧五十三卷詔以旦子彤為監簿景祐元年七月壬辰又上續演聖論 王禹稱進五代史關文一卷凡十七篇祥符中陶岳撰五代史補五卷一百餘條也

唐志 五代紀

國史志雜史王法唐志二十一卷孫仲五代紀七十七卷史抄類賈昌期通紀八十卷

五代開皇紀

天禧五年五月己丑太常博士鄭向表進五代開皇紀三十卷起梁訖周約八十萬言表言唐明宗

祈天頌早生聖人是五代開皇實開皇朝也日開皇 崇文日編年類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拾遺事頗有稱焉

宋朝十史類要 十卷 朝李安上自戰國迄五代擴其雜事以開類分次

景祐西漢類紀 四年二月辛亥都官郎中任弁上所著西漢類紀 治平唐宋遺史 書目唐宋遺史四卷治平四年詹玠撰唐機要三十卷劉五方撰唐書凡者則闕者補重編史馬三十卷蓋君平撰初書鄭晞著史馬十卷君平惜其漏略廣為三十卷

治平十國志 貢宗時知制誥路振采五代僭偽吳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閩楚吳越九國君臣行事撰九國志為世家列傳四十九卷其孫論又增高氏為十國志治平元年六月辛酉論上之詔付史館聚唐吳補為北楚書二卷合五十一卷唐吳蜀韓杞十卷 路振祥符初使契丹撰秉詔錄一卷以獻

開寶中詔湯悅徐鉉撰江南錄陳彭年別錄 瑜長 沙人嘗著野史三十卷石熙載言於上而有是 命 錢儼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

紹興通志 二十畧 紹興二十八年二月己巳鄭樵召對授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今有司給札寫進通史二百卷樵以歷



代史冊及採他書上自三皇下迄隋代通為一書  
 微迂因循本紀列傳而改表為譜改志為畧  
 鄭樵通志總序總天下之大率術條其綱目名之  
 曰略凡三十畧生民之本在於姓氏男子稱氏以  
 別貴賤女子稱姓以別婚姻臣令所推三十二類  
 有 作氏族畧書契之本見於文字體為文  
 體為字文有子母主類為母從類為子故作六書  
 略字書眼季韻書耳季母主形子主聲故作七音  
 畧天文志有義無象今取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  
 畧言下成象故作天文略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  
 本開元十道畧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梁汴四朝  
 舊都為痛定之戒南陽中原新宅為無疆之基改  
 作都邑略削去曲說作益略制畧尚象作畧畧  
 樂府正聲以明風雅祀享正聲以明頌以琴操明  
 絲竹以遺聲準送詩作樂略書籥散亡由編次無  
 紀作藝文略校御之聞其法作司木校儀畧畧成  
 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成文古之季者左而右  
 書即而以求易即書而求難乃立為二記曰記有  
 記無作面譜畧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  
 之面貌作金石略削去五行作災祥畧參載稽明  
 品彙作昆蟲草木畧禮略以叙五禮職官畧以秩  
 百官選奉畧言檢材之方刑法畧言用刑之術食  
 貨畧言材貨之言流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太史  
 公更志為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元君山曰太史  
 三代世家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今復表為譜自春  
 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譜二十年

不用舊史之文紀傳即舊文損益唐書五代史皆  
 本朝大臣所脩非微臣所敢議故紀傳託諸若禮  
 樂刑政務存因率故引而至唐云  
 紹興鮑氏國策  
 十卷紹興中鮑鹿編自劉向校定戰國策為三十  
 三卷鹿升其第二卷為首又自更定訓釋  
 慶元續後漢書  
 慶元間吉州布衣蕭常起詔烈章武元年辛丑  
 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四十二卷吳魏君臣並為  
 載記列于後閩禧中李杞改脩三國志六十七卷  
 尊昭烈後主為漢紀魏吳次之復有義列年譜各  
 一卷  
 建隆編  
 陳傳良撰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其綱要又  
 考累朝沿革得失疏于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  
 以建隆會編蓋繫之始年也  
 三朝北盟集編  
 徐夢莘撰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為編  
 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考  
 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  
 斃上下四十五載具列 事實制勅詔詰國書奏  
 疏記序碑誌之文成二百五十卷又繼自一冊慶  
 元二年下臨江軍欽錄以進十一月除直祕閣後  
 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  
 注藻金人背盟錄七卷



廣志卷之六百八十四

三史事實

掌文籍之官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才周禮諸

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者

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

文有餘而誠不足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

列國皆有史

古諸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晉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之名也

義理明方可看史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若便去看史考古

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

陂塘中水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若陂塘

方有一勺之水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元益於田

而一勺之水亦復元有矣讀書既多義理亦融會

胸中尺度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

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讀

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

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

而大矣

史為懲勸小人而作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乎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

知之以其名而知之楚知 曰壽 抗四凶之

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勸

懲小人耳仲尼之至大故其憂命大憂命大故

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効者必曰亂

臣賊子權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

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元以

證其褒貶史不得經元以酌其輕重

後世史筆不公

董狐不生季世無直筆仲尼已後天下元公言

司馬遷取子庚於全人

司馬遷以一特之傑斷絕陶唐以來至于麟趾

紀有十二表有十書有八世家有三十列傳有七

十摠篇一百三十九五十二萬六千有五百字勤

成一家之書意蓋踵春秋而作也以記故之以五

常則不記小吳於西漢則不記惠帝項羽何人也

奸雄之中所謂錚錚佼佼者也迂及紀之得與竟

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之寧一日少安乎以傳致

之若教客則有傳若游侯則有傳若倭倭滑稽則

看傳紀信義士也英烈之言可畏而及死一併以

褒之伴為痛夫並朽而腐可勝嘆哉嗚呼迂明春

秋也明春秋而及於春秋可乎春秋善善惡惡又

果是乎孟堅謂其是非頗謬於全人詎不信夫

司馬才高而率

史迂蘇黃門優劣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據其詞采以供文字

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

其勝彩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迂史之言諸



說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合論孟之屬而讀其書  
 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通只是戰國以不見識其  
 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  
 又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  
 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  
 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尋常之見以  
 為雖古之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等而已唯蘇王  
 門作古史序首言古之全又其於為善如火之必  
 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鴆虞之不殺竊脂之不  
 谷於義理天網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  
 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教句已非近世諸侯所  
 能及

史記教條之疑

史記疑教條向曾考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  
 表與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  
 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  
 淮陰為連教典容漢史作票容顏師古謂其票病  
 而以廣容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  
 漢也蕭何追之而為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廣  
 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是為  
 三 表是其踈謬慶无何疑者蓋它說行不得若  
 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嬪之人堯固不當以  
 二女已子虞舜亦豈容受堯之二女而安於同姓  
 之无別又為湯與王季同世山湯至紂凡十六傳  
 王季至武王總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  
 十五世之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

史遷書有純駁

以史遷能貶卜式與乘羊為伍又能不與晉仲李  
 堯為深之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  
 成功大議早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文長貧賤而  
 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 伯夷傳辨許由事  
 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及其  
 親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與孔子之言耶謂迂  
 言公孫弘以儒頭為己私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  
 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傳而寡要而少功是以其事  
 難於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若以馬  
 迂與班固並論則固不充漫劣而其書數十萬言  
 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西語恐史迂復  
 生不能自解免也

有愧於春秋

作史无定法本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無定論本  
 之春秋則有定論然則論迂之史記獨不可質之  
 春秋乎且迂史胡為而作為也春秋而作也何以  
 知其謂  
 隱有曰迂承伍伯之運繼 纂是史則  
 史為記讀春秋而作明矣吁迂史既續春秋則當  
 以春秋謂之可也蓋自麟經絕筆之後而得褒貶  
 之遺意者吾於迂史有取焉陳平而曰陳必相衛  
 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正紀官之意乎周勃而  
 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  
 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而王曰京布豈非有得



於稱名之意乎至於長叙田叙之稱叙其與書字也同一體實生即生之稱生其與書字也均一義嗚呼繁春秋而後而存春秋之例者舍遷史吾誰與歸雖然雜呂后於本紀之中進陳涉於世家之列置相如於西夷傳之下是又有愧於春秋之褒貶之然議者何以曰是非頗謬於古人

有功於遷史  
愛周官者駁周官之異愛爾雅者劄爾雅之駁愛文選者下文選之惑吁又孰之蘇頌川古史之作五正所以愛遷史故後世之愛遷史者固為不少然裴駟集解第釋其疑少孫續書略補其闕刻不並之地名張守節之正義裴女特之纂訓又特得慎其意而之高天下之見不有古史正教外孰則

迂史之惑滋甚且生而神矣此義蓋虛誕之語迂紀高辛而蘇公削之則古史非有功於迂乎蘇方孔罔之高第迂史不載而蘇公詳之則古史非有功於迂乎劉客利柯固非有不敷之志迂史美之而蘇公辨之則古史又非有功於迂乎在周實左祖於孔子迂以為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述吁豈有攻人之短而復據人之所長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直吟也幸我出於全人之觀矣迂以為幸我常從田常而為僭道之宰齊呼豈有沐天子之教誨而忍為是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絕筆也至於傳穰道而不知考紀之章記虞卿而不知履歷之先後蘇公古史歷歷言之固非洗垢索瘢而吹毛求疵者善迂之心動于中久矣而和其惡也石然秦

漢以下其猶一史班固諸公又匪一人蘇公胡為持券於太史公乎愚於此又知居史之作正所以愛迂非所以詆迂也

辨史記之惑  
裴駟集解所以釋史記之疑安時人訓所以明史記之言吁又孰知小司馬索隱乃所以下史記之惑也故且史記作於誰乎漢太史司馬氏父子所述也彼自以水五百之運維春秋而纂是史於文上始皇帝下迄大漢為一百三十篇以史左氏體本記十二則記帝王之實而法歲星之一周表十則錄隱微之事而索剛柔之十日書八則述國家之大體而擬八節之成歲世家三十則記諸侯大系而取一月之成教列傳七十則列人臣 跡而

明敘仕之大義紀 不為不工用工 為不久其間外亂錯謬前後倒置不有小司馬以索其隱則後世之惑滋甚何者乎章百姓克齊之文也而五帝作便章是猶曰古乎字亦有便音也彭義既滿高貢之文也而夏本紀作悅都是猶曰南方謂都為潯也然秦會稽刻石文曰詐謀而秦紀曰作謀豈非書字之誤乎古文尚書曰在治忽而夏紀則曰來始滑又豈非繁舛之訛乎項羽傲號西楚果足以齊本本之軀耶陳勝豈自匹夫果足以創世家之下是耶非大宛列傳宜在朝鮮之西夷傳之下列耶相如汲鄭擬漢臣之右置後列於酷吏游俠之間當耶否耶蓋公非薄迂史愛而知其惡實為之讚史出而非洗垢索瘢也不然索隱可以



无作而補缺証謬又何以拳拳致誠於元成間諸少孫耶

古今人表

辨後志之惑者可以謂劉昭不可以謂范曄索史記之隱者可以謂議公不可以謂司馬糾唐史之謬者可以謂宋祁不可以謂歐陽公何者補注五十八卷出於昭而非曄也范曄等傳續於諸先生而非先也唐史列傳編於宋祁而非歐陽公也吁又孰知班孟堅作漢史而古今人表大率成於曹昭之手乎是表之作謬妄最多考其所述伏漢紀秦而秦千載之人物夫以千載之人物而編入書真所謂鳩居鶴巢者一讓之中九品復列見白續粉玉礪混揉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目

愚未敢以為通論歟飲春融心齋先齊顏子德行聖人流品管仲辱筆而齊並驅屬是蹇躓得以其騏乘也伊訓盤銘說命龜鑑伊傳事業千古掀揭淑向何人而混虛室虛是豹窟虜場而豹乳春圃也誅歸明月寧舞春風曾子季問駐門翹楚宰子下第而同居二寺是緇絲不辨而權秤未定也至於優司馬而劣老圃進太公而退冉有尤足以見甲乙之差范武子即士合也既述武子又述士會申包胥非武子胥侍臣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又足以見品藻之誤向使孟堅之秉筆就緒大家之狗尾不續則班為漢一代良史劉氏何以刊誤顏游何以決疑李善何以辨惑文中何以曰史夫自固始

漢書有可疑處

顏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它史元注者漢宣謂上令單于毋謁范并刻周黨服而不謁又不知是何礼元注疑是君臣之礼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文公語錄

唐史筆不公

云何歐陽子秉筆遂至公唐經乱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託伊訓翁春秋二三策萬古聞辟蒙感具

國紀長編詳畧

宋朝國紀好看雖畧然大剛却都見長編太詳難修史者不敢增減

今者修史者只事依本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詔

聖初章原為相秦下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魯黃直時已去職各於閣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者遂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國後未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

並同上

修史宜得鴻博之士

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万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

文集不見於史禍之後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



於蘇公魏家得陸左水登一教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之黃公爭辯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為僞史矣是特陸為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

山谷草 十文

目錄皆誰請之言因妄謂目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澆而所者斂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考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又為一世禍敗之言者其隱微深功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揮闔熾燁請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无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得既年慧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本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惟陸之間深謀密計惟歎筆力搜訪 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虛實相半亦 能使之无濫惠之疑 護而陳諫議遠矣

乞修通鑑綱目

臣舊讀資治通鑑切見其間周未諸侯借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又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

書寫雜有目錄亦難檢尋因初妄意託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元以着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非得失之際則又採同古史書法卷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開扶即當繕寫首編草本先自進呈恭俟臨決文公奏狀

才長識短

扶己見以攻詞古人易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夫知幾貫穿史籍由外四十九篇者而上窮黃道下決人倫議論攻訶絲粟不貸徐堅讀之且有史官宜置座右之歎如之何而不足取於後蓋史道之作殆亢多而今謂勝於古則十有一條或經則二十一事陳勝世家指司馬之疵類虛美魏蕭中范曄之膏肓孔朋之才不當貶所以起陳壽之廢疾也余未之事不當褒所以攻魏收之墨守也片言隻字嚴甚秋霜使硤硤不得以揜瑕薰猶不得以況臭故曰扶己見以攻訶古人易然首白可期汗音无曰姑舍載事閱筆之羞三為史臣再入泉觀重起竟无成功之咏此猶曰任不傳職不久知幾之咏時如此克舜五 之盛伯禹三王之祖疑古一篇不免見疑克舜伯禹果可疑乎夫子萬代之宗師春秋百王之執苑感一經篇不免見疑夫子春秋果可貶乎既以班固為該密矣至論五行志又曰班固錯繆不精吁錯繆且尔豈得謂之該密乎既以藝文為不當志矣其自述史又曰都邑氏族方物宜為三志吁方物可志藝文獨不可志乎



故曰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音知幾嘗為史有三  
長之說愚以史通觀之謂其長於才李而短於識  
也不然柳璠何以有抑微之作唐史臣何以有工  
拙之辨

議論非出於一家

始黃帝迄天室杜祐之通典也君子謂其未必通  
於典起太初終南齊梁武帝之通史也君子謂其  
未必通於史馬會元通曆之作其亦猶杜祐之通  
典梁武帝之通史乎嘗攷其書大抵編次衆史而  
為之議論根株則多有取於虞世南之帝王略論  
搜索三墳著述與敗績元風於千古貫室曆於至  
唐摠之於曆可謂通矣然衆陸驍連書所不載而  
通曆載之寒疎寒泛之事經所不詳而通曆詳之

何靡乎此猶足以見其通也既以女媧為三皇之  
一又曰燧人共工未知孰是取子不其果足謂之  
通乎既以有熊為中古之世又曰无懷已上莫知  
其都講貫不熟果足謂之通乎既天地人皇為四  
方五千六百年矣又曰有巢之代未詳身歲闕畧  
尚多不果定論之通乎吁又孰知據之所未通正  
有待於後世之通者歟

此書元无義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通公作此書想  
在忙裏做成元无例文公語錄

可備經筵進讀

稽古錄一書可備經筵進讀小兒讀六經了  
令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蒼龜一一皆驗

宋言公歷年通譜亦與此書相似然不如温公之  
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峻唐  
人通鑑亦多取之。目上

唐鑑不可不讀

司馬温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語錄

唐論理所不及

唐鑑意正有疎虞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  
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

國史當看長編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左氏却看西漢東漢三  
國志次看通鑑温公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  
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史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  
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

也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温公於宋朝又作大  
事記若欲看宋朝事當看長編若措力不及其次  
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一耳語錄

與史記所載異同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  
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禾進康公通鑑載於安  
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記之也史記載於安  
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  
一節史記以為潘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方  
它源流未通鑑共是馮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  
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但二說合元  
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文公答子約書

與左傳相校受



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徒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雖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係日如指諸掌雖托始於三晉之仗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係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傳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

纂輯綱目之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大簡更著卒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度因公遺業修成卒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功自病記識之弗哉不能有以領其要為及其詳也故嘗之不自料與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伸復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許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折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資治通鑑綱目

綱目義例精審

綱目亦修得二十餘卷義例益精審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无所匿其形矣文公與劉子澄

改正溫公所紀之年

溫公舊例皆以後漢者為正此未安如殊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大建與魏大建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亦

為法文公各書

直書楊雄荀彧之死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秦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莽之類獨於楊雄荀彧其所受秦朝官祿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書案本例書之言秦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係於曹操孫權至滯澗之下非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文公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

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个綱目其間即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文公語錄  
通鑑與正史不同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正史蓋正史弓一事間涉處多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漢諸傳互載又却意思詳今讀之使人心地浹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有氣性人方看得同上

提綱以正統為主  
問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統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屢例置何以示訓同上

綱目無正統例



綱目於元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各通鑑於元正  
統處彰一個為主推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  
臣擅命前後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法輝却書  
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列上同

提綱書逆臣例

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元至狄仁傑則  
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死於周  
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  
狄仁傑死也國

廣志卷之六百八十五

三史事實

馬廷之書能盡壞夫人之心

讀其文詞下虎其偉而縱橫談說慷慨節快攘臂  
於征伐之間者皆盡壞豪傑之太矣夫至言大  
道不足以下虎奇偉而下虎奇偉必出於小道異  
端然則廷之得失盡見於此矣其叙述秦始皇漢  
武帝巡遊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世以  
開化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後世皆即其術而  
為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後也病史  
之難以為不幸元廷固之才是類出廷固下矣  
文士進卷

進奸雄羞貧賤有激而云

班固贊司馬廷以為是非頗謬於程人論大道則  
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黃老而後世六經求  
古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  
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  
不至是也孰謂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  
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易曰道以導之德以  
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休之合則渾膏則  
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  
偏黃老之孝道合而賤尚故以道為本立經之教  
於渾者畧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廷之論大



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漢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下利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悅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媮合苟免為是而天下皆以竊貨殖殖為風廷之遭李陵禍也家貨先財賄自悅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屬刑其憤懣不平之氣无所發泄乃一寓之於書故其切序游俠也稱昔虞舜寤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隱於傅岩呂尚因於棘津夷吾控柁百里飯牛仲尼厄於陳蔡蓋迂自况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使卿與之決與李父原憲比糧權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子為修行仁義者皆謂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魯匹夫

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皇泰合為氏保以封君子列臣朝請以己蜀寡婦正婦清而容之為孫女懷情壹蓋以議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世非空言也蓋迂自傷砥節勵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之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余懷海之不當論商鞅桑弘羊之功吾以謂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士進奸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桑弘羊斗甯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廷之曰不加賦而上稱用足善乎司馬先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滂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是不通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東坡海外文論

龜策不當謂之傳

尋子張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宵刑而輅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悖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体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史迪辨葛洪論馬廷紀傳之非

如葛洪有云司馬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而元報也項羽列於本記以為居高位者非閔有德也索史之所書也有其事則記无其事則闕尋廷之馳驚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二子而已然通史

夷齊生於秦世死於漢曰而乃非諸傳首庸謂有情今攷其先後隨而無報推則理之常也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子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分為數卷也又廷之純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阮云无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垂復何為乎史迪

述史記本末

自魯有史記以後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



三篇漢興陸賈記錄特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  
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  
而卒子迂乃述父遺志採在傳國語刪世本戰國  
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  
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  
謂之史記元成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  
紀三王世家龜策曰者等得其龜策目者辭多鄙  
陋非迂本意也昔散其常侍譙周以迂書周秦以  
上或采百家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  
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繆今於史記並行於代  
又通說史記

馬迂去取无據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

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  
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抵覈繁實如  
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  
夫以可除而不除 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觀其  
義

迂非有意於明道亦非有意於識判

太史公作史記其意似不隅然者考其自叙首尾  
凡三度愚切疑焉公本以論著自任始言孔子至  
於今有能紹而明者本以論著春秋本詩書禮樂  
之作小子何敢辭焉至若與任安書其言深憤登  
室之辱乃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尼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而作留騷幾不餘言蓋意有鬱結而不  
得通思垂空言以自見即此以觀公之此言與前

相及一再矣然則公之意果安在哉以為有意於  
明道耶公於漢未得為醇儒何自知不明而借聖  
作經哉謂有意於識判耶則漢尚黃老武帝專以  
勢利用人而先黃老崇勢利如此類者不可勝數  
安得有所識判哉若曰有所感憤而作則史策萬  
代之傳豈豈感憤為之哉公言草創未就通會此  
禍又以先人史談言欲無廢天下豈有戰守有後  
作哉以此參考未知太史公之意何在愚以謂不  
可泥太史公之言當採太史公之心也不過痛憤  
道不克行於時而惟恐身沒之後為無聞人也乃  
曰孔子嘗以不用於時而作春秋後之知孔子不  
在乎他由王經春秋以知之也於是迂於述作之  
際出作言以見其意而已觀其自叙首尾及卷任

安書詞不同而意則一也

馬迂不當採次異聞以為傳

堯舜相繼二百餘年書之所記者十一篇今其存  
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太法既已盡見於二篇之中  
然則果不欲其詳也太史迂不能知全人之意而  
紛然記之為奇以夸天下者何耶迂出秦人之後  
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者猶傳會群者採  
次異聞如此其多使迂如全人盡見上世之書藉  
衍其傳而不能亨持如之何耶自迂發其端而劉  
向盡求而叙之異端之季遂以大肆於後全人之  
道相亂嗚呼豈非迂之罪耶業季士進奏

五帝記世次顛錯

馬迂作五紀必改其世系皆出於一旦以黃帝二



世而得禰帝三世而得高辛四世而得帝堯此其說猶有可考者乃若堯之於舜固已黃帝之八世矣又舜之傳禹則又其四世之祖焉夫史遷作史古人謂之善叙之夫考其五帝世次而又顛錯如此蓋迂之事在於孔子是以其說有時而自戾矣夫五帝之世次李者不得見之於聖人之經又考之於世又顛錯如此李者安得稽焉歐陽修

文記多出於後人增益若夫贊司馬相如看揚雄以為靡比之賦勸百諷一等語今班史亦有此言是必班史所增後人亦以載之迂史而不鐫去也傳賈誼謂賈嘉最好李與子通書至孝昭時立 孝昭時事不知蓋生於孝武死於孝武時不及 孝昭時事不知蓋生於孝武

時正與迂周時所謂通書誠有之但至孝昭時立為九卿八字安知非班固所增而後人亦以之載於迂史乎張宴以為迂史十篇有錄無書如元誠褚先生補非作武帝三王世家漢吳以飲來將相年表書禮樂書龜吳日者等傳之類則知迂史必有出於後人之所增益腹多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迂史安春秋非能免後人之所增益武

前入表載十三國而不載吳猶春秋待越以夷秋迂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二國而不越與焉夫以十二篇名而載國十三何也不載吳也諸侯皆爾獨不載吳何也用夷禮也不載而載之何也周高而伯盟上國春也秋書哀七年公會吳子節

書二十年公會吳子索卒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載而猶獲在也若越區區於南夷對狼狐狸之與若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明以越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子携李哀十三年於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蓄之也苟迂李而措之諸侯之莫則西戎獵從亦或損乎其間是以紀而奔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并則其賤夷狄也 簡而明乎 老泉史論

不當裂取六經傳記之文迂之許淳健簡直是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王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在傳國語左傳國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綉繒錦毅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紛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迂之書无乃類是乎同上不當與父俱稱太公

其自序曰諉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无異稱也儒又固歿鬼之名不若迂避美於談吾不知於迂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迂之失也固依迂之藩高女后臨朝異事也迂必紀匹夫倡亂異事也迂必水利各游俠諸詐之異行也迂必傳迂紀昌而固



亦此呂固好同乎廷也取陳而言固好同乎廷也  
損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固天官為天文以  
封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家依依  
乎廷之藩屬下此固所以不能无失也

迂固皆有失

自古史才為難左氏而得司馬廷下司馬廷而得  
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後又為班 史其才如  
麟之差而不齊也嘗歎司馬廷如彼其才如彼其  
所瞻而不能深入全人之道以為既疾先黃老後  
六經高氣俠重貨殖則班固陳言之矣又世家孔  
子而不之傳使孔子與夫項爭列欲尊大圣人而  
又為之其所以稱異子者識會稽之骨下善羊小  
姓道措天之陋測成信之失歎以為全而已矣一

何其彼才也及讀班氏史則與迂同其帶借乎有  
史之而皆不能全也固能言廷之失而不知己之  
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日暝者耶廷已自序  
也常分九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迹其餘說遂以儒  
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  
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殊姓方九家之術  
露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駭說取合諸  
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且固之附  
實而死於非義也

史記不當以无恤為賢漢書不當以韓信為賢

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无恤最賢夫賢者當以  
仁恕為先礼遜君本至如詐而安忍貪而无親鯨  
鮪是傳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

知韓信賢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損獲於貧賤  
不充拙於富貴如淮陰初在廷微墮業无行後居  
榮貴滿盈速禍美其善得呼為才畧則可笑必以  
賢為目 甚謬乎 並文道

言簡而意尽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特值斯  
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惟水  
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北牡翟公之門可  
張崔羅則其例也

廷未為全得固亦謂可非

遠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  
張輔持論又劣固優廷然此二書雖之互有修短  
遙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廷及後

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廷  
本意廷廷所撰五帝本紀十七列傳稱虞舜見死  
遂匿空而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為鄙  
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歆思  
歆推漢史推重班才惟譏本記不列少帝而歆編  
其高后接弘非劉氏而切養漢宮時天下无主呂  
宗稱制政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  
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房亡流流曆  
記共和之日而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或遵  
彙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  
日也 通史

太史公詣表為是班固古今人表為非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



則其年月例行索糾以相屬編字載習而相排  
雖燕越而里而於控付之內 牙可持雖昭穆九  
代而於方寸之中 應行有叙使讀者閱文便親奉  
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  
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通襲  
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始  
非其類故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眩而不表則  
宜以志各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  
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草持優劣為次第史通

又國易地而度本无優劣  
或問張補著班馬優劣論云廷叙三千年事五十  
萬言固叙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知足也斯言  
為是乎曰不然按大史公書上起黃帝下尽宗周  
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廷  
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吳七十餘載而已  
其省也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  
班書全取記仍去其曰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  
無不足編次故也若使廷固易地而度撰成其書  
將恐多言費時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  
耶

史記前後漢書三史載虛文為非  
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其泉羽獵班固西都馬  
融廣成喻過其休詞設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名而  
忘返无禱勸賢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  
不其謬乎  
互相譏誚

國議廷史而固亦未為得詳譏固久而詳益甚至  
書復尔史之才誠難矣老 泉又論  
固善採掇漢事充于簡冊

漢之文帝為極盛非有高識誰能紀據唐柳宗  
元謂漢風推數施天下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  
庶人咸通焉孟聖拔其尤者充于簡策則三百三  
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然  
黎之風美焉 李惟傳記

瑞子不當書於莽傳  
况神聖在理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  
末五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教歲湮沒  
无觀求之正朔不亦厚誣  
不當以嚴延年正子貢再有

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  
能絕也夫以編名醜吏列号苗伯而比孔門達者  
豈其倫哉  
漢書做史記後人做漢書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廷撰史記終於今上  
自太初已下開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  
前篇至于固乃斷自高祖至于王莽為十二紀十  
志八表七十列傳動成一史自為漢書昔虞夏之  
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背謂之書天以書為名亦  
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但不為世家改  
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号  
无非變革為東觀曰記三國志曰然稱謂雖別烈  
本制皆同史通



漢書包奉一代

尚書記周事終秦膠春秋述魯文止哀公記年不  
迄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知漢書者寃西都之  
首末窮劉氏之發與包奉一代撰成一家言皆精  
練事甚該密

還漢書本末

史記所書年止漢書武太初已后闕而不錄其後  
故向揚雄等相次撰述迄于哀平猶名史記總述  
所作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似不  
足以踵前史又雄歎傷棄新室誤後成業下雷垂  
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錄  
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  
終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

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  
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  
弟超易關自陳明帝引見言固諛父所作不敢改  
勿舊書帝意乃解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  
建初中乃成固後生竇氏事卒於洛陽欲書頗散  
亂其妹曾大家傳學能文奉詔校叙又撰馬融等  
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充成  
多是待詔東觀馬鏡所作而古今人表猶不類本  
書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招侍中荀悅衣在氏  
浮休剛為漢紀三十篇其言簡要與本傳並  
不當以班彪王命論廣西漢之末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收皮存歿附入中興而輒  
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

畧班史勅成漢紀而處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  
諷愧冀異哉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權居西漢之中  
必如是則賓戲由通亦與同載者矣史通  
前後漢書二史不當目更始為劉元

至如更始中吳漢家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曆  
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為目不其慢乎

不當抑全公於傳內登之叔於紀首

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外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  
稱臣九面識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其歸鄴邑兄  
亡弟及屠數相承作者乃抑全公於傳內登文叔  
於紀首事等跡倍獨先不密夫東觀秉筆容或詭  
於當時後未所修理當刊革者也

姓名既書題目又顯不當又標為列女高隱之類

尋班馬之為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先相  
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對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  
曄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  
下注為列女高隱等日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  
則鄧禹寇恂之首書為公補者矣岑彭吳漢之  
前當標為將者矣觸頰而長何上列女孝子高  
隱獨行而已

戰更始事為非

接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  
朝群臣羞愧流漢刮席不敢視乎以全公身在微  
賤已能結客報仇避漢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  
人主而又至於斯者乎將作者與筆阿附獨成光  
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且中興之史出



於東觀漢明皇所定或后撤刊而反作實長簡書  
莫改遂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史通

論之外不當復有贊

碑作東漢今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又復有論以  
論西訖其贊否然後以贊而揚之文如班馬之贊  
贊之父尚周之頌其文拘礙局促无一事之措詳  
此碑之弊也

紀載多失

碑之史傳酷吏官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若其間  
尤是董宣以節義舉之酷吏正衆呂者強亦廉明  
諒舉之官者蔡瑛以忍耻事政直舉之列女善王  
世以深仁厚義舉之獨行李與夫前書湯不載於  
酷史史記姚杜仇趙張之徒不載遂使遺失又其

非短於全人於異論實武進則戒以采棄之違  
天論西域何則借張蹇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  
免以班為順天乎國叛全人以奉戒神乎此也  
中

廣志卷之六百八十六

三史事實

不當書魏承漢吳蜀為傳

書以魏承漢統正為故稱紀吳蜀各統一方故在  
諸侯之列而言傳愚 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  
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主蜀主傳  
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若  
曰吳蜀不京魏正各擅制度則其書自稱紀元害  
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曰周史而曰魯  
史不稱天王之元年而稱魯公之元年吳蜀傳不  
繫於魏史而自稱其年紀於魏元異乎者仲尼所  
作者魯史不故稱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  
王者之正諸侯所當京奉而行稱魯公之元者是  
別其一國之書也蘇軾文公

蜀書不當首標二牧次列先王

述免乎捷瞻烏靡定群雜借盜為我驅除是以史  
傳所分貢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阮  
晉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  
次列先王以配言璋豈而蜀是偽朝遂乃不遵常  
例但鶴鵬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陳壽以父仇而稽蜀

陳氏國志列後主傳云蜀无史職故災祥靡聞按  
氣見黃於梯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  
益州言元宇相氣若史右不 此事從何而書蓋  
由父辱受冤故加茲謗 者也

史書不當因彼虛言定為實錄



氏家傳而修漢晉史者皆因彼虛妄定為實錄苟不判如研炭何以詳其是非

晉書紀傳載記皆太 之實為甚多

噫太宗以湯武而平隨之亂以成康而致治之美何賴一晉史而知名哉

王沈八王不當稱臣而太宗為之立傳十六國之福流天下不當稱其偽号而太宗為之載記此宗

之失也後世或因而不改此又同太宗之也

史家皆文詞之士競為綺艷不求萬實

唐房元今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

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朱濟著作

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今狐德恭太子舍

大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

錄以誠宗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洋洽然史

官多是文詞之士好采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所

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

李淳風深明屋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

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茂王義

之四論於左總題 御撰餘以為史 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載趙駿謝馬事乃知晉史冗記有自來矣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練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當傳俱出此為文煩矣孔殺父雜說

三才廣志 卷六八六

史臣筆力短弱多失事情

吾觀魏志管寧注胡昭說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為賢於西吉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

之活起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足以起

之故奄奄如此可為長太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

傳史臣致劾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

乃矣事倩使人說而竟之為可笑也許道當在隱

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

晉書本非御撰

晉史乃唐時文王所為但托之御撰耳天文志云

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氏為人太宗不應自避其

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為魏則太宗又不應為大

宗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為耳臣

下之文駕其名於人主己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

之不詳當胥失也 續貞子錄

多採小說為非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山陰錄搜神記

之徒其所載或誌諧小下或神鬼 物異書非全

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元所不語唐初所撰晉

史多採以書為夫子鄧之所棄除王虞之所糝糝

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

修通略務多為美傳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

嗤於君子矣史通

傳劇伶卓卓而取何事

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卓卓博其故事也直載

其嗜酒沈湎博禮亂德若期而已為傳如此復何



所取者幾

正元元和之後皆長於文故述史者為述古正觀開元之前猶短於文故述史者為得罪於古

惟正元元和之後承三變之餘有二漢述作之

風自韓愈作順宗實錄當時以為頗有風骨故元和

和諸公皆能著述如毛穎如韋華如李亦如醉吟

傳生傳史才過於前人也愚所謂以正元元和之

文而述史者猶為述古以正觀開元之文而述史

者宜得罪於古人也嗚呼唐太宗處正觀之初既

不及開元之雄渾又未見正元元和之典則以徐

庾遺風王揚末季敬遠迂固之遊執如貶晉之亡

而謂薨隊三山蘇吞九服此即詩詠之詞也貶忠

帝之昏而謂滄暑之氣方聞淫哇之音寧記此即

表奏之詞也是皆蕪穢簡編修亂賢否太宗不為

愧耳林少頤

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贊之所褒貶者百不得

其一二

嘗攻晉史之才其夫實者以百教姑取其害於名

教者一二陳之夫典午之晉合百五十餘年自景

文以來凡為八王之黨者又皆司馬之賊自元帝

中興之後凡為王端蘇之徒者之有賊而不知

有君自海西簡文之後凡為桓溫靈寶之徒者有

逆而不知有順故將相無終始之功名而王侯貴

戚亦无幸全之腰領此宜褒一忠賢而使之與日

月爭光貶一奸回而使之與薰穢同臭是故其贊

叙之文當反覆諄諭无一言一事之不詳然後亂

臣賊子之所畏懼也今晉史載叙拘於文而不及於理短於識而不知其辨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贊之所褒貶者百不得其一二

稱揚御撰是掠美於群臣

切原太宗之稱為御撰者是掠美於群臣豈其萬

機之暇猶能為此虎藻耶其廷臣如李延壽者最

長於史筆南北八代二書百八十篇者皆自延壽

次之其它如令狐德棻既明修史之義如崔仁師

岑文本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

史魏次公隨史房元齡總蓋修之夫以南北二事

其言詞與晉同替序與晉同延壽德棻既以南北

馳名亦不得以晉史之名也群臣次晉史而太宗

擅名此何足怪也

多正觀責臣為父祖揚名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正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於朝廷責臣必父祖有

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

事有不同言多與實昔奏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

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難豈獨於

今哉史通

北史魏書二十八君不當襲其虛号

元氏起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

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

序紀襲其虛号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史

通

隋書不當依阮氏七錄指晉朝刻石符姚等書為偽



史

當晉宅江准實應正朔城彼辟雄稱焉借盜故阮氏七錄以田院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初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辟書廷依院錄按國之有偽其未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登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載江表傳秦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也而已史通

王邵袁充兩傳徒載繁辭

昔賈誼上書見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觀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充兩傳

吐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夫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无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

漢書唐書傳儒林循吏獨行隱逸獨義孝友非漢唐美事

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嫚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如林循吏而出之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隱逸非東漢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作絕之行自廉耻之風喪時始貴高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蓋亦傷士之少純全特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獨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於晉陽而唐無獨義之風文皇行虧

於閨門之內而唐先孝友之俗東唐史之筆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為足貴也

張湯杜周何不列酷吏蔡琰何以傳列女裴延齡何不列奸臣

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残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少衰慘酷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愧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進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奸臣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奸臣則又春秋斧鉞之誅矣

陸張源唐春秋懲勸皆有深意

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充骨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孫氏西齋錄起高祖終武皇首唐号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有所謂避則微文示譏无所顧慄則直書志惡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熱功徇愛譏失也教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志諫贊惡懲廢命也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壇黜冢不可謂順手懼後世疑於禘祫也條高后擅政之年不繫中宗者何紫色間位不可謂正于權後世幸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苑設梯亂竿殺機也張守珪以祿山叛者何貸刑弗教給亂階也稱天下殺者何罪奉天下示衆于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



唐書記名子官名多誤

予家有閩傳陵登唐奏府十八季士各有貞贊亦  
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東之字思廉舊史乃姚  
思廉字簡之蘇貞陸德明薛收唐舊皆以字為名  
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段志玄蔡久恭唐  
書皆書字房官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貞令孔  
穎達字穎達唐書仲達蘇典戲名從曰從九唐書  
乃從日行朋許敬宗薛收官皆直記室唐書乃室  
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  
當時所記者以舊史考之委鄭公對公太宗云目  
如懸厝諱鈴者佳則貞令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  
太宗召對貞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為李  
士似為奇士時方更名耳

唐史官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故不能脫愚揚善

唐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  
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湯之書僕以為  
西漢十二帝 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詔達大度  
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已下  
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而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  
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李者  
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事丘明司馬遷班固故書  
之溫習哉故溫習者在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唐  
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  
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等刊修

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後手五代衰  
世之士氣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  
君賢臣為功滿列與夫昏虐賊亂禍報罪首皆不  
得暴其善忠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為勸戒之久  
遠甚可數也因廷 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  
是刊修官歐陽修宋祁與編修官范鎮王疇來致  
求呂夏卿劉義叟等並庸儒季之選悉發秘府之  
藏得之討論共加則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  
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者  
目有華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  
據依纖悉網條具載列錄

雜書紀志表傳大數

舊史紀志傳約一百九十萬新史紀志傳約一百  
六十四萬外新添約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  
發傳凡六十一外新添傳三百三十一九二后妃  
三宗尸一百三十一列傳十三忠義傳十六孝友  
傳五隱逸傳六循吏傳十二如季二十文藝六方  
技二十二烈女一外戚十一宦者四十八藩鎮三  
奸臣一叛臣一逆臣者也舊志十一種而新志增  
其三儀衛運季兵是也表凡四宰相方鎮宗室宰  
相世系是也

新書帝紀所書之例

帝改新書所作之例其傳佐也太宗明皇明皇則  
言踐祚蓋明伐父之誼憲宗則言內禪不書太皇  
上傳位據承受不明也不書即位據父在而取太  
室也立皇太子若景雲元年書立皇太子弘基者







廣志卷之六百九十

古今事實

釋義

勺藥

漆浦詩曰伊其相贈贈之以勺藥在豹古今注勺藥一名可離將行送之以此見意也上市若切下以畧切子虛賦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注曰以蘭桂調食五味之和也南都賦歸屬鳴鵲香稻鮮魚以為芍藥師古曰今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學林云子虛南都賦言芍藥勺音酌藥音略乃以魚肉等物益醬食物也與漆浦之詩所言異矣枚乘也發張景陽七命勺藥之醬和蕪芍藥音酌略退之繼句云西廂鋪

一切

輿就五鼎調芍藥又曰但擲顧笑金仍祈却老藥二藥字不同故也出學林  
前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員師古注曰一切者如以刀切物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曰一切李斯傳謂一切逐客貨殖傳曰一切用文持之太史公自序曰唯一切嚴削趙廣漢傳曰一切治路濕舒傳曰一切不顧國患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光武紀曰罪非犯死一切勿按明帝紀曰殊死者一切幕下委室唐僕固懷恩傳曰其他一切赦之元此言一切者皆音千結切唯物書音切為砌儒家不當襲其音出學林

蒲柳

爾雅曰程河柳花澤柳楊蒲柳所謂蒲柳乃柳之一種是一物也左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子杜預注曰蒲柳可以為箭杜甫詩子自移蒲柳家才足稻梁以蒲柳為二物誤矣出學林

棗羊

孟子曰曾皙羊棗爾雅曰遵羊棗郭璞注曰俗呼為羊矢棗一物也出學林

軀劉

後漢禮儀志立秋之日肄兵集戰斬牲以祀名曰軀劉章棟太子引古今注永平六年六月令百官軀腰又引風俗通曰嘗行始殺食曰軀劉又後漢祭祀志曰立秋之日天子射牲以祭宗

廟名曰軀劉學林按古謂之軀腰至漢名曰軀劉蓋人呼腰為軀漢高祖妻者劉也然則軀劉

軀腰其事一也字書曰軀

賴俱反獸似豸劉者殺也以此考之則軀劉者殺獸以祭者也說此以肄兵習戰耳出學林

猶豫

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兮蒯通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蟻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折離騷之句以為文也高后紀錄猶豫師古曰猶豫名性疑慮故不決者稱猶豫類氏家訓曰爾雅稱猶如虎學林曰猶者心不能自決之辭也馬援詩曰計允豫未決廣韻曰猶豫不定也爾雅釋言曰猶圖也釋獸曰猶如虎善登



木廣韻去声曰猶音技以此觀之則猶豫非數  
明矣師古家訓俱誤也猶尤字通用先事而圖  
之為猶後事而圖之為豫故爾雅釋言猶圖也  
出學林

朝請

東方朔傳奉朝請之禮俗臣妾之儀實嬰傳不  
得朝請吳王濞傳曰使人秋請師古注曰請才  
性反孟康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  
聘也

鷩冠

師古注黃伯傳虎賁武騎皆鷩冠鷩黑色出上  
黨以其闕死乃止故用其尾以飾武臣冠又與  
服志鷩勇雉也其闕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

武士又鷩似黑雉無攫撮應爪摧衄故武騎以  
冠焉出學林

椎輪

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於椎輪出文選

序

毼氍

上音瞿下音芻声類曰毛席也風俗通曰織毛  
褥謂之毼氍廣韻作毼逾韓文達聯句兩床鋪

康瓠

賈誼吊屈原賦云幹棄周鼎寶康瓠兮注曰康  
瓠瓦盆底也爾雅謂之甌五利反

掉磬

內則舅姑使冢婦毋忘不交無礼於介婦舅姑  
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  
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釋音云齊人以相  
絞許為掉磬崔云北海人謂激事為掉磬出釋

獄犴

韓詩外傳卿亭之獄曰犴朝廷之獄為獄

狼烟

諸侯時中國有事燒狼糞為烟以達諸侯出五  
代後文主集注

緹騎

漢制執金吾所管兵赤衣緹赤也坡和觀灯詩  
翻翻緹騎走香塵是也出坡詩注

冰菓

坡詩十年冰菓戰膏梁白樂天所謂飲冰食菓  
也言清苦也出坡詩注

邊瑣

按邊長史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微科條  
其人老少及所經歷本以文武進也出丙吉傳

粉榆

漢高祖少時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  
後人用粉榆為卿曲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云一  
身生祀萬里望粉榆之鄉出坡詩注

扶輿

王介甫詩扶輿渡陽美窈窕一川花後漢陳球  
傳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退之送廖道士



序云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婉煙扶輿  
磅礴而委積王褒九懷云登羊角兮扶輿出藝  
宛雌黃

橫陳

楞嚴經云我欲無心應汝行事於橫陳處味如  
嚼蠟李商隱詩少連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  
晉陽王介甫詩云歲晚蒼官才自保日高青女  
尚橫陳又云木落岡空應自敲水歸洲渚得橫  
陳洪駒父雪詩偏隨江月橫陳夜未放宮梅獨  
自春夏英公詩橫陳皆錦繡器皿盡金玉所謂  
橫陳乃鋪陳之義也出藝宛雌黃

稅駕

揚雄方言曰舍車曰稅駕

籍甚

陸雲傳名聲籍甚注云狼籍甚盛也

底事

師古正謬云問曰何物為底底義訓何答曰此  
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促言直云等物爾音都  
禮切又轉音丁兒切出家訓

子姓

禮記喪大記曰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  
又左昭公四年叔孫豹奔齊及庚宗遇婦人而  
宿焉適齊會後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所宿庚宗  
婦人獻雞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注問有子否

烽燧

唐六典云鎮戍烽候火率相去三十里有一炬

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之平安  
火餘則隨賊多寡少為差光武紀作土壘臺上  
作格棹頭有兜芬以薪草覆其中每遇有寇即  
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人多積薪冠至燔之望  
其烟曰燧查則燔燧夜則舉烽

廉問

漢高帝紀詔曰且廉問有不如吾詔以重論之  
師古曰

不佞

漢文帝紀曰寡人不佞注佞才也

孤負

李陵書陵雖孤思漢亦負德老杜詩或作辜負  
蓋傳寫之誤也出詩注

部曲

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將軍皆有部曲大將軍  
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  
人出李廣傳注

落魄

魏音薄乘惡之貌師古曰失業無次也出酈食  
其傳

祖道

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  
為行神也祖祭因饗飲也出漢臨江王傳

羈縻

羈馬絡頭也縻牛綱也

方丈



唐顯慶中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  
笏量其地有十笏許故號方丈之室出法苑珠  
林

鄭重

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注云  
鄭重猶煩煩也出青箱雜記

辜權

靈帝紀豪右辜權注辜權也權專也謂禁阻餘  
人買賣而自取其利也出本紀

荼戟

漢雜事曰漢制假荼戟以伐斧鉞崔豹古今注  
荼戟前駟之器也以木高之後代刻偽無復典  
制以赤油翰之謂之油戟亦曰荼戟出後杜詩

傳注

寢廂

賈誼傳注室有東西廂曰廂無東西廂曰寢

蘭鈞

張平子西京賦武庫禁兵設在蘭鈞注云祭兵  
也

前脩

離騷云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注云  
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韓退之閔已賦勤  
祖先令所貽兮汲汲於前脩騷作脩韓作修相  
同

鯀生

張良傳沛公曰鯀生說我距閔毋納諸侯服虔

注曰鯀生小人也

唐指

法華經普門品謂唐指虛棄也

股弁

嚴延年傳吏皆股弁注股戟若弁弁謂撫手也

學官

文翁傳修起學官於成都市注學之官舍也又  
賈誼傳學官者所學之官也注謂官舍

微塞

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出鄧通傳注

納陛

王莽傳注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  
尊之者不欲露而陛陛故納之於露下也

翫辭

後漢趙壹傳伊優北堂上翫辭依門邊注云翫辭  
高亢訐直之貌也

濕梢

唐李希烈攻陷汴州驅百姓運土木築壘道恐  
其未就乃驅以填之謂之濕梢出職官分紀

集詒

賈誼傳集詒無節上明結切下音后謂志分也

拊楊

莊子在宥篇拊楊相推也疏拊脚長械也戶剛  
反夾脚及頸皆名拊楊音義拊戶剛反

戍削

子虛賦粉粉裊裊楊裊戍削注曰戍鮮也削刻



除貌 又云曳獨繭之禴祀澗周易以恤  
削注恤則則刻畫作之也闕易衣長貌祀哀也  
無恙

無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勞則  
必曰無恙否出風俗通

狼狽

本是兩物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狼前足絕短狽  
前足絕長每行常駕兩獸相失則不能行故世  
言有失者常稱狼狽

六尺之孤

語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周禮卿大夫之職以歲  
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按籍

詩外傳曰國中二十行役然則七尺者二十歲

也其升降皆以三年為率則六尺者十五歲也

孔穎達鄭氏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漢帝明

詔曰高密侯禹東平王蒼並可以受六尺之托

注曰六尺謂十五以下皆以六尺該之也

殺改剛卯

許叔仲說文云殺改大剛卯以逐鬼也殺音開

改以玉篇云殺改剛卯也大印以辟鬼也唐韻

曰殺改大堅也玉篇傳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

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

金或用挑着革帶佩之又注當作夾從穿作孔

以采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是

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燹

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又曰疾曰歲卯帝令燹  
化順爾國化伏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融既方庶

股剛瘳莫我敢當凡六十二字殺改者佩印也

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

也所謂佩及印也出學林

齋艦齋船

孫仲益又續與一巡檢云未果造謂齋艦也云

板屋舟也歐公送沈學士知常州詩云舊館花

香鎖寂寥齋船東下入秋濤出本集

廢著廢居

史記貨殖傳子貢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間又越句賤用計然則所謂積著所著者皆積

為貯又孔子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特轉貨資

注曰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停貯貴則轉易貨

賣又平準書富商大賈廢居之邑注云廢居者

貯蓄之名也然則所謂廢舉廢居廢著其義皆

同出學林

斗擻煩惱

選頭陀寺碑李善注云頭陀斗擻也言斗擻煩

惱也

束脩束脯

論語疏謂十挺脯童子之贄用束脩也脯脯肉

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冶而加薑桂乾之周禮

腊人薄腊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故童子之

贄用焉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謂自童子以上皆誨之又禮疏凡用牲高贄主



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土者善其贊鄭司農云王食其所執羔鴈之贊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在嗣傳注云呂覽云昔趙宣子之絳見桑下餓人宣子饋之再咽而能問之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宣子與脯照謂中屈也屈脯胸胸然餓人拜受而不食問其故曰臣有母將以遺之宣子曰食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束十挺也

孫稱姓

孫皓弟瑾瑾母李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名膺祖修嘗言瑾稱我家姓出皓傳

布縷高升

王藻數冕上前後遂延以延覆冕上延用三十升布染與版相着為一司馬公書儀云古者布以八十縷高一升深衣用十五升以千二百縷為經鍛濯灰治打洗令熟也

小吏長吏

前漢百官表二百石以下為長吏句奴傳今以少吏之數約注少吏猶小吏也

又見寧成傳

旁午五午通用  
古篆五字為義象陰陽六爻之義午字亦取此義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壯棒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鄭氏注曰午故書為五杜子春注曰五貫為午蓋用象齒交貫於棒木之

上也故書別本周禮也故書作五則午五通用明矣史言旁午者四方八達皆通亦縱橫交五之義也端五或作端午亦見通用資暇錄云者非也出學林

稽首稽顙

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出荀子大略

平衡曰拜

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平出同上

賄賂禮贈舍

荀大略篇曰貨殖曰賄衣服曰禮與焉曰賄玩好曰贈玉具曰舍注此與公羊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筮筦之屬皆助生送死之禮荀子又曰賄賂所以佐生贈禮所以送死陸德明釋文

稅賄

曰車馬曰賄布帛曰賄珠玉曰舍衣服曰禮總謂之贈出荀子釋文  
前漢朱建母死辟陽侯審食其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賄凡五百金師古曰賄終者之衣被曰稅式芮反

布帛曰賄出朱傳

賄

文帝紀賜賄五日注音漢步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者罰金四兩詔橫賜得令會聚飲五日也服虔音蒲周禮族師曰春秋登賄鄭氏箋曰賄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族長因祭而與長幼相餽賄焉賄乃祭名當讀為蒲是也出學林



餽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趙岐注餽取也郭璞言方音忝謂取物也其字從金亦作奴兼切玉篇食部有餽字注曰達蕪切

古紺字玉篇廣韻曰餽他點切取也其文與孟子合出學林

格

亦讀曰各前漢文三王傳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大臣爰盎等有所闕說太后議格蘇林注曰格音閣又義縱傳楊可方受告婚縱以為亂民捕其使者天子聞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師古曰格音閣凡此皆讀

為閣禮記學記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讀如凍浴之浴陸德明釋文云各胡客反一音戶各反又戶鬲反凡此讀為胡革反又史記楊僕傳云置伯格徐廣曰格古村落字街陌落皆設督長也前漢楊璞傳曰置伯落長類師古注曰設伯及邑落之長則知史記讀落為出學林

古今事實

辨字

皋

許叔仲說文云皋字下從卒亦作本亦作半東觀漢記馬援上書云城皋縣印為白下半丞印四下羊耐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

同忍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侯也事下大司空正卿國印章出學林

罽

古從刀謂持刀罽人元命包改從寸寸法也出佩觿集

對

古從口漢文以言多非誠乃去口從士

疊

古從三日言決罪三日得宜新室以三日太盛改三田

貞

梁武帝時有僧與人爭田帝於狀後書一貞字劉顯曰與上人也

合

魏武帝嘗賜群臣詔器上書一合字楊脩曰人一口也

陣

軍陳為陣始於王羲之小學章

影

形景為影本於維川字苑

隋

隋文帝以周齊不違字廢始去走言之走也遂作隋

教

教亦作勅字此詔勅之字也教不若勅也從力則順於行草書而美看故古今屬教字唯用從



力之勃然世俗忽末並作來字高蓋俗書更末為來也 說文玉篇廣韻勅字並 齊唯集	韻來字韻中有勅字又於勅字韻一收注曰相承用作勅字蓋言相承用則元非勅字也出學	林	馬母	尚書考異王乘馬首開元文字子在毋懷	毛卜	河朔謂元曰毛漢書毛音无与无同義已蜀謂北曰卜詩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取其協韻	角里	淳化中崔儉恰有字李判國子監太宗問曰四皓中一人姓角里或云用止加一撇詞云上加	一點果何音儉恰曰臣聞刀下用為推音兩點下用為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出邵氏	後錄	酉吳恭	二在天下為酉口在天上為吳黃頭小人為恭	跡自反	北齊廢帝年六歲初學反字於跡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達帝曰足傍亦字跡非自反耶出本	紀	無亦作亡	無亦作亡自古只用此亡字秦時始於無字為有無之字說文曰無文甫切今借為有無字玉篇云辭文甫切繁蕪豐盛也今為有無字古經
-------------------------------------	--------------------------------------	---	----	------------------	----	------------------------------------	----	--------------------------------------	--------------------------------------	----	-----	--------------------	-----	--------------------------------------	---	------	--

書皆篆文秦變篆為隸多改其字形詩書二禮春秋論語等皆用無字乃變篆為隸者改之唯周易首尾盡用無字蓋變隸時不曾改易不在焚之數亦不得而改至於亡字亦有字而不改者論語有若亡亡而高有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日知其所以亡焉能高亡不如諸夏之亡以上亡字獨不改者蓋變隸者誤讀為存亡之亡故存而不改史書亦多用之漢書曰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无天土藩翼之衛又曰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國土亡捐瘠司馬相如賦曰亡是公者亡是人也賈山曰亡者之用器也翼方進曰首得亡耻漢書用亡字甚多	圖緯象形	天保為一大人只八十甄舒中為子舍西土无中人董為千里草趙為小月走享高二月子卓為十日分李為十八子昌為二日運為軍走隆化為降死三刀為州破田為丑凡此皆象形取義非字書備傍之法也出學林	用文代文 混無	普文卜切無亡夫切無已利切用文代文用無混無便兩失矣出佩觿集	声韻音切	沈約傳曰約撰四声譜以謂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誤而獨得於宵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陸德明言論声韻曰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上声為入梁益則平声似去故有
---	------	--	---------	------------------------------	------	---



即音切而知字之義如之承切為

而乙切高耳如是切高爾何不切為盍不可切

為巨至於閭里鄙語亦有以音切為呼者突焉

為圓屈陸為曲鶻為渾鶻虛為壹貳照為大

洛為殼凡此非有師李授之也天成

然莫知所以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出李林

長斗軫地

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畛則爾有田地則土

乙力出張顯所作

文潞公姓敬

本朝文潞公其曾大父避晉高祖諱更姓文至

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太公避翼祖諱又更姓文

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荀氏

然敬氏從著非荀也從支非文也二者俱非一

偏出邵氏後錄

林焜而廿世冊

林之水切南方謂水為林焜許尾切吳楚間謂

火為焜而音祕二百為而廿音入二十為廿世

先合反三十為世四十為冊先入切出說文

古今事實

辨證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錄曰古文使字作山八子左氏

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役人誤為李字李林按倍

公三十年左傳言若舍鄰以為東道主行李之

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曰行李使人也襄公八年

傳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行李

行人也昭公十二年傳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

行李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

者然則左傳或言行理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

謂之行李又謂之行理耳非改古文山八子字

為李字也

介鷄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郕之鷄闢季氏介其鷄

郕氏為之全距杜預注曰摛介子摛其羽或曰

以膠沙播之季林按史記改介為芥與介不相

通者甲也介其鷄者為甲以蔽鷄之臆以禦彼

粟姚

之全距又沙以膠播羽是自累也出季林

霍去病為粟姚校尉服虔注粟姚音飄搖顏師

古注曰粟類妙切姚羊召切勁疾貌也季林披

是霍粟姚漢朝類選將應拜霍粟姚又云將軍

數拜漢粟姚子美皆作平声用顏師古謂不當

非也出季林

魁梧

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

女子蘇林曰梧音悟也顏師古曰魁大貌言其

可驚悟張良傳東坡詩和劉貢也夫字龍云此

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平声韻押似誤也

浩穰

京兆與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穰人



掌切見張殿傳

耳孫

前漢惠帝紀上造以上及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皆耐為鬼薪白粲李裴曰耳孫曾孫也考林按平帝紀元始五年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為王又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然則紀言耳表言曾其義明矣出李林

鈇槩

論衡曰新木為槩楊雄集異國殊語嘗把三寸弱翰齋素紬四尺以問其異語歸以鈇槩刻之於槩

鄮

史記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鄮侯文穎注曰鄮音贊今南陽縣也孫檢注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贊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前地理志南陽有贊陽注云即蕭何所封也二路多有區別出學林

雌覽

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章草示王筠讀之至雌覽連嬌撫掌恐人讀作雌覽平声郊居賦注五結切與齧同本朝范蜀公鎮召試學士院詩用彩覽字作平声考試者判郊居賦覽為入声謂景仁失韻止除館閣校勘學者皆為景仁憤鬱李林按覽字雖有兩音然文士用視音多而齧者少若專用雌覽則當音齧若泛用覽字

則倪蓄可通 杜甫石龕詩駢車石龕下什冬見虹霓於迷字韻押又滕王亭子詩曰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凡此以覽作平声押何傷出學林

井幹

謝元暉詩總歸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臣注銅雀臺一名井幹樓學林按幹音寒史記始皇出毋於咸陽宮諫者殺之於井幹闕下又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郊祀志亦云顏師古注云井幹樓積木而高樓若井幹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又謂之銀床皆井桿也出學林

絕床

以絕穿為生器即俗謂之交椅也孟東野詩云絕床獨坐翁李濟翁資暇錄不曉乃改為藤床誤矣出學林

慮囚

雋不疑行縣鉅因注省錄之知其情今之慮囚本錄声之去音耳音力具反謂思慮之慮非不疑傳

藥欄

園庭中藥欄即藥欄猶言圍後非花藥之欄有不曉其意者以蔬圃為切對漢宣帝池藥未遇幸者假與貧民人漢書闌入宮禁字多用草下欄則藥欄分明也出資暇錄

采傳



漢高紀衆傳詣洛陽知淳注曰律四馬高足為  
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  
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傳張恣反出高紀  
精舍

晉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內殿引波門居之  
故今人皆以佛寺為精舍殊不知精舍乃儒者  
教授生徒之地也後漢包咸檀敷劉淑傳皆有  
立精舍教授生徒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  
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非佛寺也  
李善注文選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

綠沉

杜詩苔卧綠沉槍集注綠沉精鐵也隋文帝賜  
張大淵綠沉槍甲獸文裝具按宋書御史中丞

奏廣州刺史常朗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床又  
綠沉屏風一床請奪朗官又鄴中記石季龍每  
出時乘輿用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欄色或紫  
緋色或鬱金色出初學記

麗踰

石建竊問侍者取父中群麗踰身自澣洒注謂  
麗踰小袖衫也師古曰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  
也踰音投青箱雜記以蘇林說踰瀕板是也出  
石傳

睥睨

杜詩睥睨登折表矛孤照夕照注引宣公十二  
年守睥者皆哭睥睨也左傳注作睥睨崔豹  
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又名睥睨言於牆上睥

睨人也出晉杜詩注

樂石

李斯嶧山碑云刻此樂石人多不曉師古云泗  
水浮磬以作碑也出邵氏聞見錄

倦游

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文穎注曰倦疲也言  
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

慶音羌

慶字音丘映切賀也又音卿禍福也又平聲音  
羌學林考詩書慶皆音羌楚茨曰祝祭于祊  
先祖是皇孝孫有慶萬壽無疆爾毅既將莫怨  
具慶甫田曰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又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

梁農夫之慶閭官曰白牡駢剛犧尊將斟万舞  
洋洋孝孫有慶俾爾壽而歲易曰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又曰損上益下民  
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彼中正有  
慶凡此慶者皆音羌可知矣楊維其泉賦曰直  
羌羌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彌顏師古慶注  
曰慶音羌班固通幽賦曰恐罔西之貢景子慶  
未得其去已顏師古注慶音羌以此知慶音羌  
不妄矣陸德明不能稽考於釋文不能載出學

林

四十金

惠帝紀賜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  
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二金晉灼曰言黃金真



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  
師古曰言黃金與之金不言黃金者一金與萬  
錢也

易數詩

三人同行七十稀五即念一鎮相隨七哥記取  
常十五此是易數大希夷出無餘者不笑

短褐短禴

短常起切列子云衣則短褐食以菜糲音義引  
方言短複襦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短  
褐又云短衣又與布襦也又僂禴短者謂之短  
禴荀子作豎褐注董聖之褐漢書貢禹上書曰  
臣家貧不滿萬錢糠豆不具短褐不完師古曰  
短褐謂童豎所着布長襦也杜甫云賜浴皆長

纓典室非短褐又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運皆  
作長短之短蓋禴禴短者謂之短禴則短義亦  
通出歸文注

肉謂之美

左傳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  
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美  
請以遺之記禮器篇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  
美定詔於堂注肉謂之美定音丁整切陸德

明音

粳糯稻稔

本草云粳米味非稻味苦陶隱居云通呼粳為  
稻耳唐本注云稻者穰穀通名爾紀勝之云林  
稻三月種杭稻四月種林稻即並稱也今按李

舍光音義云字書解林字云稻也稔字云稻屬  
也不粘者解菜云稻餅也明稻米作菜蓋糯米  
也今通呼稔糯穀為稻所以或之矣今此稻米  
即是糯米也爾雅云稔稻郭璞云今沛國呼稔

周頌曰多黍多稔內則云牛宜稔幽風云十月  
穫稻是也是一物也說文云沛國謂稻為糯稔  
稔屬也學林云糯粘稻也稔稔不粘者師古訓  
謬正俗云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糯米耳陶以  
糯為林不識糯是糯許氏解字云林稔之粘者  
稻稔也或通呼稔稻總謂之稻孔子曰食夫  
稻同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曰使者此並指稔  
糯為一色所以見混糯不知糯本是糯米出本  
草法本草林米味非唐本草注云是稻林也

今大郡呼粟糯為林稻為糯耳北土亦多以粟  
林釀酒顏師古刊謬正俗云今之所謂林者似  
黍而小亦堪作酒

无松昔耶

崔融无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  
草也驗神而罕紀段成式雜俎曰崔公博學  
豈不知无松自有着說引梁簡文詩曰依簷映  
昔耶筆談云段成式以昔耶為无松不知昔耶  
乃是垣衣无松自名昨葉何草按陸龜蒙苔賦  
云高有无松早有澤葵散巖實者石髮補空田  
者垣衣在屋者昔耶在藥者陟麓若然則无松  
昔耶垣衣各一物也出學林

方版簡策融漿



古人以木為方用以寫書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注曰方版也周禮折菴氏掌履天鳥之菓以方書十曰十二辰二十有八星號之重巢上則去之史記龜策傳取龜筮事論於下方又曰謹連其事於左方周禮內史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凡言方者謂書其事於木方也古人寫書有簡有策有舛有方有牘有札有契有版蓋簡策舛皆以竹為之方牘札契版皆以木為之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書謂之殺青簡汲郡掘塚得竹簡所謂竹簡比類是也策象冊字形有二編孔子讀易常編三絕以韋貫編作冊也舛以竹為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舛所謂操舛者可以持書也方以木為之張蒼主柱下方書周禮以方出之是也牘以木為之所謂尺牘盈尺之牘周勃傳獄吏書牘背示之此類是也札以木為之而薄小者司馬相如傳令給筆札又曰遺札書言封禪事又郊祀志卿有札書顏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朱博傳曰與札筆使自記姦賊是也契以木為之而可修削者玉篇曰契削簡牘也論衡曰斷木為契釋名曰契版長三尺西京雜記子雲好事常懷鈔提契是也版以木為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馬掌邦中之版大胥掌學士之版蓋以版記戶籍論語曰式負版者謂民數書於版也古未有紙故簡牘以竹或木為之其謬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吏持刀筆以自隨後世

或以蕪帛寫書恭儉乃用木膚麻頭弊布魚網以為紙出學林

卒更踐更過更

昭帝元鳳三年令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注曰更有三品有卒更踐更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入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貧人欲得顧更錢者次直月出二千顧之是為踐更天下皆直戍邊三日不可人人自行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因秦法也出昭紀

李白讀書匡山

范傳正李白墓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也有小大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在清應鄉後為隴西寺出杜詩注



廣志卷之六百九十一  
字書

蒼頡書 石室字

淮南子史皇生而能書蒼頡作書而天雨粟  
鬼夜哭 說文庖犧氏始作易八卦神農氏  
結繩治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號呿之迹  
初造書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  
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  
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通  
志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  
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  
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送王漢叔孫通識  
十二字

周籀書 古今文字

後魏書江式祖強上書三十餘法延昌三年  
三月式表曰古史倉頡初文字以代結繩周  
保氏教六書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  
三曰籀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  
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  
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  
効焉又有草書莫知誰書宣王大史史籀著  
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  
籀書秦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瑩篇胡毋  
敬作博學篇皆取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  
小篆者也秦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於隸書  
古文由此息矣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

篆所作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止新君

攝使大司馬魏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  
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  
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蟲所以備信也臣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  
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  
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碑倉廣雅  
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  
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焉一節  
其古籀奇或俗隸諸體咸使班象下各有區  
別詰訓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  
逐字而注詔統太常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

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  
隸其書克未能成 宋世良撰字畧五篆

漢小學十家 八體 六技 六牀 蒼頡  
凡將 元尚 急就篇 訓纂 三蒼 草書  
尺牘 爰書 八分書

志史籀十五篇八牀六技蒼頡一篇凡將急  
就元尚訓纂各一篇別字十三篇蒼頡傳一  
篇揚雄柱林蒼頡訓纂各一篇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三十五篇聖人易結繩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夫揚于王庭  
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  
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之象形象事象意象  
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著其法曰太史試學重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林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幅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缺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壁中古文異林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

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微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常昭曰

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古文而異者篆書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隸書亦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曲煙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形所以書幅信也說文序尉律學僅十七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止新使大司空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書疏秦罷古文而有八體止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

書 愚按說文序尉律試八體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而六書乃止新改定也志以為漢興試六體恐誤元帝紀多材藝善史書注應劭曰史籀所作大篆許后傳善史書後紀安帝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數見禁中注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章可以教童幼鄧后六歲能史書注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梁后好史書楊子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忘闕也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袖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貢禹傳郡國擇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俗皆曰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魏志胡昭善史書與鍾繇耶那



海衛觀帝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有楷焉  
史籍六字見法帖

唐志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蕭子良古

今篆隸文體曰受書者伯氏之職也古者文

既記笏武亦書受 秦璽李斯魚蟲篆

隋志梁有蒼頡二卷漢司空杜林注止 考

工紀注蒼頡篇有鞞莞又曰蒼頡篇有柯楮

疏云蒼頡有七章李斯所作鞞莞是其一篇

內有治皮之事 光武紀安紀注春秋釋文

文選注廣韻注曲礼疏皆引蒼頡篇 韓非

子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謂之

公類之推曰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

下海內 并厠稀黥韓覆畔討滅殘非本文

也

唐志凡將篇一卷 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

鍾磬字筮筑吹侯 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

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織美宜制祥

急就章漢黃門令史游撰 唐志一卷曹壽

解類之推類師古注 隋志二卷崔浩注又

三卷豆盧氏撰 北史劉芳急就篇續注音

義證三卷陸贄擬急就篇為悟蒙章 書目

類師古急就篇注一卷叙曰其源出於小學

家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景慕擬而廣

之元成之間列於秘府文亦清靡義闡經綸

至於苞括品類錯綜今古詳其意趣實有可

觀幼學相承猶競習之既無良師祇增僻謬

師古家傳蒼雅尤精訓故舊得黃象鍾繇樹

夫人王羲之所書篇本備加詳覈凡三十二

章又見崔浩劉芳所注未善遂為解訓皆據

經籍遺文先達摛指字有難識隨而音之別

理兼通亦即並載 急就篇舊分三十二章

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唯有一本相

傳是吳皇象寫比類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

十三字總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嘗親書

此篇又於類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為章

三十四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按急就篇末說

長安中涇渭街街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

盛以相當而鄠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

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

漢人所續不疑 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

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厠注云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字削木為之蓋簡屬

也孔子數觚即此之謂以有稜角故謂之觚

童學僅急當就此奇好之觚其中深博與衆

書有異也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為木觚章

蓋古文遺語也 春秋正義引急就篇頃町

界畝 天官武成正義引史游章司農火府

國之淵 考工紀天官疏引急就章云蒲蕩

簡席 考工記正義引別部居 文選文賦

注引奇觚 後漢張敏傳注引韋陶造獄法

律存 左傳疏引鹽豉 書斷云章草書史

游所作



楊雄傳吏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 說文序  
 孝宣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京州刺史  
 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學  
 平召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庭中以禮  
 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作訓纂篇凡  
 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司空  
 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說文史篇徐鍇曰謂所作蒼頡十五篇也  
 史記正義引訓纂云戶扈鄔三字一也  
 隋志三蒼三卷李斯作蒼頡篇楊雄作訓詁  
 篇後漢郎中賈誼作滂喜篇故曰三蒼又三  
 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魏博士張揖撰廣蒼  
 一卷樊恭撰 唐志李斯等二蒼三卷杜林

蒼頡訓詁二卷 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  
 為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  
 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三卷上  
 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為中卷和  
 帝永元中賈誼即接紀滂喜高下卷故稱為  
 三蒼 徐鉉曰賈誼以三蒼之書皆為隸字  
 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 春秋釋文史記索  
 隱後漢書注文選注多引三蒼解詁音釋  
 文選注引埤蒼三蒼詁訓 詩疏引陸璣疏  
 云三蒼說械即柞也又引蒼頡解詁埤倉  
 禮記釋文引郭璞三蒼解詁 後漢戴就傳  
 注引說文三蒼  
 張湯傳爰書訊鞠論報 劉奉世曰趙高作

爰歷獄吏用之

李陽水論篆云秦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  
 蕭子良曰漢靈時上谷王次仲與秦同姓名  
 亦作八分書魏鍾繇謂之章程書繇又善隸  
 書始為楷法 書苑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  
 分取二分割李篆字取二分取八分於是為  
 八分書 漢石經乃蔡邕八分書 鍾繇善  
 八分有準尾波  
 草書尺牘 北海敬玉睦善史書世以為楷  
 則永平中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章  
 帝好草書名章草 杜伯度張芝祖善草書  
 晉庾翼有伯英草草十紙 崔子玉著草書  
 魏 庾肩吾云北海之牘西河之簡 張超

善草書 文選鶴書注蕭子良古今篆隸文  
 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  
 謂之尺一簡 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減  
 去以為榮 晉習鑿齒善尺牘 宋劉宋穆  
 齡石並便尺牘 北齊顏之推工尺牘  
 漢說文 唐說文字源 雍熙校定說文  
 說文繫傳 韻譜 引經字源  
 後漢許慎傳字叔重以五經傳說減否不同  
 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叔重  
 自叙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稽誤其說分別部  
 居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  
 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於端引而伸之



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粵在水元困頓之年孟  
 取之月朔日甲申演贊其志次列微辭 安  
 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日戊午慎子冲上之  
 其書曰先帝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臣父從  
 逵受古學作說文解字十五卷前以詔書校  
 東觀教小黃文孟生李喜等詔冲召諧右掖  
 門賜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 江式  
 曰首一終亥各有部屬類聚群分雜而不越  
 類之推曰檢以六文貫以部分彙括有條例  
 剖析窮根源源而注書性往引以為證 徐  
 鉉曰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字書精博莫  
 過於是 唐志李騰說文字源一卷 隋志  
 說文音隱四卷梁有演說文一卷度儼默注

宋雍熙三年十一月乙丑朔右散騎常侍徐  
 鉉等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十五卷每卷分  
 上下以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詳考是非補  
 正缺漏有正體而時俗訛變者具于注中違  
 戾六書者序列于後諸儒箋釋可取者亦附  
 益鉉等亦加訓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  
 有異同今並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詔付史  
 館摹板放行鉉序曰古文既絕謠偽日滋漢  
 宣始命諸儒修蒼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  
 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和帝  
 時由命賈逵修理舊文許慎采史籀李斯楊  
 雄之書博訪通人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安  
 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加以

行草八分紛然間出以篆籀為奇怪不復經  
 心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源  
 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刊定說文修正  
 筆法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今為字者多  
 從陽冰新義所謂貴耳賤目 元豐元年三  
 月六日詔知禮院王子韶於資善堂置局修  
 定說文五月庚寅詔光祿丞陸佃同修定五  
 年六月九日上崇修說文各賜銀幣百其書  
 不行 春秋正義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  
 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 魏略邯鄲  
 淳善倉雅森篆許氏字楷 書目說文解字  
 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傳釋朱翱反切案錯

系述通釋一至三十部叙三十一至三十三  
 通論三十三至三十五祛妄三十六類聚三  
 十七錯綜三十八疑義三十九系述四十今  
 亡第三十五卷 崇文目錄以許氏學廢推  
 源析流演究其文作四十篇近世言小學惟  
 錯名家又韻譜十卷吳淑好篆籀取說文有  
 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唐林  
 罕小說三卷凡五百四十一字其說頗與許  
 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進禮記石經陸對  
 仁宗問罕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  
 中興書目引經字源二卷熙寧五年李行中  
 取諸家說文與許淑重注義序例校正偏旁  
 制為字源 句中正傳太平興國二年獻八



體書按直史館詔詳定篇韻與徐鉉重校定  
說文模印頒行太宗間凡有聲無文字有幾  
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  
一字可并錄之又命與吳鉉楊文舉同撰定  
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上進成一卷實  
以大小字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  
表上之十五年方成命藏秘閣  
書之學出於聖人夫揚王鹿官治民審者書  
契也仲尼見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文皆  
不同可謂不知書邪子雲符三又素入未决  
廷中以集訓纂復作奇字許子重高說文解  
字以佐孔氏伯喈自為三體勒五經於大學  
未間以善書為譽也

漢古文官書 雜字指 古文奇字  
隋志漢議郎為敬仲宏古文官書一卷太子  
中庶子郭顯卿雜字指一卷 古文奇字一  
卷朱育異字二卷賈魴字屬一卷晉李彤字  
指二卷 唐志衛宏詔定古文文字書一卷  
後漢傳盧植熹平中言古文科斗降在小學  
中興通儒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說之 杜  
林於西州得滌書古文尚書 說文序古文  
孝經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 韓愈  
科斗書後記李陽冰子服之授余以其家科  
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  
而不暇學歸公好古書能通之凡為文辭宜  
畧識字 漢書叙傳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

劉棻從楊稚學作奇字 吳志注會稽典錄  
曰山陰朱育少好奇字依體像類造作異字  
千古以上 蜀志朱敏精於倉雅訓話好是  
正文字 魏志衛覲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  
不善 書斷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仰  
觀奎星團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采衆  
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 後漢陽球傳鴻都  
文學或鳥篆盈簡注八體書有鳥篆象形為  
字 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蠟  
帛者謂之為紙倫造意用木屑麻頭及故布  
魚網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

漢三體書法  
後儒林傳序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注古文  
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  
隸書亦邈所作也土於隸隸從簡易也 程  
邈曰隸書始於程邈八分始於王次仲東漢  
以來碑刻用八分書近世乃誤以八分為隸  
如逸書見古恒者自是小楷也書苑曰蔡文  
姬言劉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劉李篆字二分  
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千文曰杜蒙鍾隸唐  
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神隸書伯英尤  
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真行為  
隸也梁蕭子雲啓曰見教旨論書洞達字體  
又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  
思遂悟隸式此以真行為隸無疑  
魏古今字詁 晉字林 梁文字集畧



隋志張揖古今字詁三卷難誤字各一卷字  
周氏雜字解詁四卷音昌沈字林七卷宋吳  
恭字林音義五卷晉王延文字音七卷何承  
天纂文三卷戴觀辨字一卷梁阮孝緒文字  
集畧六卷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  
史籀倉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  
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 江式曰  
魏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陳  
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義特善蒼雅許  
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理有名於揖以書  
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晉世呂  
忱表上字林六卷附託許氏說文別古籀奇  
惑之字文得正隸不益篆意忱弟靜別放故

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  
魏聲類 晉韻集 梁四聲譜 韻畧 唐韻  
隋志魏左校令李登聲類十卷晉安復令呂  
靜韻集六卷張諒四聲韻林四十八卷改弘  
韻集八卷群玉典韻五卷陽林之韻畧一卷  
夏侯詠四聲韻畧十三卷梁太子太傅沈約  
四聲一卷李際音譜四卷周研聲韻四十一  
卷 唐志趙氏韻篇十二卷陸慈切韻五卷  
蕭約韻音二十卷孫恒唐韻五卷武元之韻  
銓十五卷玄宗韻英五卷李舟切韻十卷類  
真卿韻海鏡元三百六十卷釋智猷辨體補  
修加字切韻五卷 隋書陸法言切韻五卷  
南齊陸厥傳周顒善識聲韻沈約等文皆用

漢書安恩國旁行為書記顏氏曰今西方胡  
國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也 隋志後  
漢得西域胡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  
廣謂之婆羅門書

晉王羲之書  
本傳羲之字逸少善隸書筆勢飄若浮雲矯  
若驚龍密集簡亭自為之序馮道德經每自  
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厲行  
也羲之書初不勝瘦翼翮惜暮年方妙以章  
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云吾昔有伯英草草  
十紙過江亡失帝數妙迹未絕忽見足下書  
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子猷之工草隸嘗書壁  
為方丈大字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

莫有及者故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絕文鳥跡不足可  
觀末代去朴歸華舒成點翰爭相跨尚就其  
工拙伯英陶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  
奇罕有遺跡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  
一時亦為迫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  
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  
古而不令字則長而逾制故之雖有父風殊  
非新巧字勢疎瘦筆蹤拘束子雲近出擅名  
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紫春  
劍字字如縮秋蛇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詳  
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而運連鳳翥龍螭勢如斜而反直心摹手追  
此人而已 梁蕭子雲云若晉史至二王列  
傳欲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作  
論飛白一事而已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  
狀同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帝逮尔以來  
自覺功進 梁武帝評羲之字勢雄遠如龍  
跳虎卧  
衛夫人筆陣圖曰若初學者先須大書不得  
從小善鑿者不屬善寫者不鑿多骨微肉者  
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猶多力豈筋者聖無力  
無筋者病一二從其消息而用之

晉鳳尾諾  
陸龜蒙說鳳尾諾曰自晉訖梁陳以來滿即  
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  
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  
則曰令上書則曰敕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  
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  
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  
曰可也晉元帝為琅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  
習外事帝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年五  
歲使 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  
賜之餘未見其出  
唐制皇太子令書左庶子畫諾至道元年詔  
改諾為準九月二十三日崇文院言按唐會  
要 觀十九年高士廉劉洎等請定皇太子  
與百官書疏體式詔凡處分論事之書太子

並畫諾令左右庶子已下著姓名宣奉行書  
案畫日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不在此限  
齊王僧虔書賦  
王僧虔傳齊高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  
能書人名僧虔得人問所有卷中所無者吳  
大帝景帝歸命侯桓玄書及王導洽珉張芝  
索靖衛伯儒張習共十一卷奏之僧虔著書  
賦儉為注序 賦見藝文類聚云手以心麾  
毫以手從  
梁五十二體書 百體 五十六體 書品  
唐志蕭子雲五十二體書一卷度肩吾書品  
一卷 法書要錄齊王融圖古今雜體六十  
四書湘東王令帝仲定為九十一種謝善勳

增九法合成百體 御覽度元威論書曰書  
十牒屏風作百體懸針垂露秦望波冢金鶴  
玉文鵠頭虎爪倒雞偃波幅信制列日月風  
雲科斗署胡蓬相天竺轉宿書一筆篆一筆  
隸飛白草草古文隸橫指小科芝英花草幅  
信鍾鼓隸龍虎鳳魚麒麟仙人科斗雲蟲  
鳥龍龜虎鸞篆龍虎鳳魚麒麟仙人科斗雲  
蟲魚鳥龍龜虎鸞隸龍文龜文鼠牛龍書虎  
草書兔書龍蛇草兩羊猴鶴犬豕書復有大  
小篆銘鳥篆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到  
書反左書等及九體書所謂繡素簡奏殘表  
行狎擬高半草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之次  
第刪捨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 書漸蒙



籀八分隸章草飛白行書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 百業書抄晉徐安子五十六體書分一卷 墨教五十六種書太昊作龍書神農作種以黃帝以蒼頡鳥跡為篆書因卿雲見作雲書少昊作金天高鳳書高陽製科斗書高辛作仙人形書堯作龜書夏后作種鳥書倒籀書虎書鳥書填書大篆復篆史書小篆仙人篆麒麟篆轉宿書蟲書傳信書小篆刻符書隸書署書蒙書氣候書芝莢書金錯書尚方大篆鶴頭雁波書蚊脚書垂露懸針篆章草飛白一筆書八分書地書行書散隸龍爪書行隸八體書虎爪書鬼書花書外國朝書天竺書 雜俎百體云召奏用虎爪書告下用雁波書謝章詔板用鶴脚書 書目王僧虔許書一卷梁武帝評書一卷書品一卷集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以張芝居首品為九州唐虞世南筆髓法一卷一辨意二指意三釋真四釋行五釋草六契妙七勸學李嗣真書後品一卷
梁玉篇 祥符新定玉篇 隋志陳左將軍顧野王玉篇三十一卷 今本三十卷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顧野王撰序曰五典三墳統開異義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訓同或文均釋異總會衆篇校讎群籍成一家之製如於一終於亥凡五百四十一部唐上元元年甲戌四

月十三日孫強增加字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卷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祥符三年二月己酉太常博士丘雍上篇韻筌三卷六年九月學士陳彭年校理吳鉉直集賢院丘雍上準詔新校定玉篇三十卷請鑿板詔兩制詳定改更之字天禧四年七月癸亥板成賜雍金紫	後衛字統 北史陽尼造字釋數十篇未就其從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隋韻纂 桂苑珠叢 隋潘徽傳秦王俊召為學士令為萬字文撰集字書名曰韻纂序曰羲皇觀象緯而法天	史韻察蹄遠而取地小學之家尤多舛雜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本有李登聲類	靜韻集始判清濁統分宮羽 唐曹憲傳仕隋為祕書學主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後古文至憲復興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唐太宗有奇難字報問憲具為音注	帝咨詢之又撰博雅十卷 唐志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頴又畧要二十卷	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畧陽林之韻畧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畧各有半五	隋仁壽元年辛酉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唐天寶十載辛卯孫愐唐韻總加四萬二千三百
---	----------------------------------	---	--	--	-------------------------------	-----------------------------------	------------------------------------



八十三言仍篆隸石經勒存正體  
唐禁中書法

百官志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  
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書  
法以授之 會要初置弘文館選貴臣子弟  
有性識者為學生內出書法命之令學又人  
間有善書者追召入館隸數年間海內風從  
唐志虞蘇法書目錄六卷張彥遠法書要錄  
十卷  
褚遂良工隸楷帝令侍書 虞世南始學書  
於智永究其法為世秘授 歐陽詢初從王  
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 魏叔瑜  
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

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顏真卿善正草  
書筆者道婉世實傳之 賀知章善草隸好  
事者具筆研從之世傳以為寶 柳公權書  
法結體勁眉自日家 裴休書楷道勁有體  
法 帝陟有楷法自謂書陟字若五朵雲號  
卯公五雲體 盧藏用工草隸大篆八分  
蘇軾曰未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  
之至及追疎淡如觀陶靖節詩歐陽率更書  
妍紫援群尤工於小楷其書勁險刻厲正稱  
其貌褚河南書清遠瀟散微雜隸體張長史  
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  
稱神逸今世搦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  
也貢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

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顏魯公善雄秀獨  
出一變古法柳少師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  
意其言新正則筆正非獨諷諫理固然也  
唐御府鍾王等真跡 二王張芝張昶書

會要正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  
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開元  
六年正月二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  
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十六年五月內  
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古跡總一百六  
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榻兩本進內分賜諸王  
初正觀中搜訪王羲之等真跡人間古本畢  
集今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跡及小  
王張芝等亦隨多火勒為卷帙以貞觀字為

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真書  
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是梁隋官本者梁  
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等隋則江總姚  
啓等書記太宗又令虞褚等卷下更書名記  
其後蘭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又一本長  
安神龍之際太平樂安公主奏借出外榻為  
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懷  
信等檢校標分一卷為兩卷總見在八十卷  
並墜失元悌又割去前代名賢押書之亦唯  
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年為號以  
印記之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卷  
張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真行書唯有黃庭  
告誓等四卷存焉 藝文志小學類二王張



芝張昶等書一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出御府  
 金帛求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  
 真偽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  
 又得猷之張芝等書以頁觀字為印草跡命  
 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其古本多梁隋官書  
 梁則潘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江總姚察  
 書記帝命魏緒卷尾各書名開元五年敕陸  
 元悌魏哲劉懷信檢校分益卷帙玄宗自書  
 開元字為印 六典弘文館搨書三人貞觀  
 二十三年置龍朔三年館內法書九百四十  
 卷並裝進 會要長慶三年四月祕書火監  
 李隨奏請祕書閣圖書印開成元年四月集  
 賢殿御書院鈔印以御書為文 元和十四  
 年九月戊寅考功郎中蕭祐集古今書畫二  
 十卷  
 唐寶章集 八體書範  
 藝文志王方慶寶章集十卷王氏八體書範  
 四卷王氏工書狀十五卷 王方慶傳武后  
 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  
 十餘卷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唯一  
 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  
 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  
 騫高祖規曾祖彙并九世從祖猷之等二十  
 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群臣詔中  
 書舍人崔融序其閱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  
 慶士人歎其寵 會要神功元年五月上謂

導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  
 跡方慶曰羲之書先有四十餘卷正觀十二  
 年進訖一卷今在亦進訖并十一世祖導已  
 下二十八人書十卷上之 褚遂良傳涉文  
 史工隸楷太宗嘗太白虞世南死無與論書  
 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傳書帝方憐慕王羲  
 之故映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真偽遂良獨  
 論所出無舛冒也 鍾紹京傳紹京者書畫  
 如王羲之猷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  
 百卷 蕭祐傳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徧  
 叙真偽為二十卷元和末進御  
 唐詔寫文選  
 裴行儉傳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詔寫  
 文選覽之祕愛其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日褚  
 遂良非楷筆佳墨未嘗報書不擇筆而研捷  
 者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  
 言  
 唐開元文字音義  
 志玄宗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韻英五卷  
 張九齡賀御製文字音義狀義微旨遠文省  
 理該表隸以訓今存篆以證古衆釋火徧取  
 證於前修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信文思之  
 精一學術之明準 書目開元文字音義二  
 十五卷玄宗撰其序云古文字惟說文字林  
 最有品式因徧所遺缺首定隸書次存篆字  
 凡三百二十部合為三十卷今止存二十卷



集賢注記有教休文字音義改撰春秋毛詩莊子音張九齡奏校理官呂澄撰春秋音義鄭欽說撰毛詩音義牛暉衛包撰莊子音義 郭忠恕曰玄宗老子上卷改載為哉洪範一篇更頗作彼 志武后字海一百卷元萬頃等撰雜家有江遂釋文十卷 顏之推曰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頌信祐詮而忽呂忱史記專史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畧蒼雅不知書音其文集小學其宗系 葛洪曰書三篇魚成魯帝成虎

唐三體寫老子經 舊史司馬承貞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

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

唐王筋篆

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竊想立製造古之意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少木得霖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隨乎萬變任心所欲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求為來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蒙籀之旨 舒元與王筋篆志曰秦丞相斯變

蒼頡籀文為王筋篆李陽冰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斯去千年冰生唐時 徐鉉曰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去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 竇泉謂陽冰篆為筆虎又作小篆贊曰丞相斯法神慮精深叙頭屈玉鼎足垂金

唐真草書屏 八體書屏 書譜

徐浩傳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飲泉 志徐浩書譜一卷古跡記一卷 司空圖書屏記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儒家之室莫踰此屏 柳公權書法勁媚外夷入貢別翰貨具購柳

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文宗召與聯句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一字率徑五寸帝歎鍾王無以尚也其遷

火師宣宗召室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

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言謝章軍容使

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

書十字曰衛夫人傳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

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十字文得家法一紙

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上尤奇惜

之 宋王僧虔為飛白書題尚書崔壁 劉劭飛

白書執曰素幹冰解蘭墨電樹五淮箭馳屈

擬 煙雲拂蔚索草鍾書



十八卷 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丁亥詔太子中舍陳鄂等五人同詳定玉篇切韻太宗於便殿召直史館句中正訪字學令集凡有與燕文者翌日中正上其書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當附其末因命中正及吳鉉楊文舉等考古今同異究篆隸根源補缺判謬為新定雍熙廣韻一百卷端拱二年六月丁丑上之詔付史館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例頒行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為大宋崇修廣韻三年五月庚子賜輔臣人一部景祐元年四月丁巳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洙刊修廣韻韻畧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祁等言多疑混字舉人誤用故也 吳鉉重定切韻興國八年殿試日捧以獻七月五日戊午令入史館校定字書 崇文目唐廣韻五卷唐廣韻五卷雍熙廣韻一百卷大宋崇修廣韻五卷淳化歷代帝王名臣法帖 淳熙續法帖淳化四年四月詔以先賢墨迹為法帖十卷勒于石丙戌賜近臣各一部先是太平興國一年十月詔諸州搜訪先賢筆迹圖書於是荆湖獻張芝草書潭州獻唐明皇所書道林寺王喬觀碑素州獻宋之問書龍鳴寺碑三年九月辛亥昇州獻晉王羲之獻之及桓溫等凡十八家石版書迹六年十二月丁丑又詔訪鍾繇墨迹七年正月己未錢惟治以鍾

終王羲之唐元宗墨迹七軸為獻八年二月丁酉錢昱獻鍾王墨迹八軸十月己丑越州獻羲之石硯雍熙二年三月丙寅滿昭慶獻虞褚歐陽墨迹三本至道元年六月十日命裴愈求圖書又得羲之懷素等書八本藏秘閣 元祐中劉次莊為法帖釋文十卷 靖國初劉焘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為續法帖十卷 淳熙十二年三月刻秘閣續法帖十卷 景德新定韻畧 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詔放行新定韻畧送曾監錢板以先舉人用韻多異詔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韻陳彭年言者試未有條格命晁迥崔遵度等詳定刻于韻略之末祥符三年二月己酉太常博士丘雍編通俗文字為篇韻筌蹄三卷上之詔癸四年六月之詳定諸州發解條例附于韻畧景祐四年六月丙申以丁度所修韻畧五卷放行初說書賈昌朝言韻畧多無訓釋疑混多重疊字舉人誤用詔度等刊定窄韻十三許附近通用混多重字具為解注元祐五年太學博士孫諤等言韻有一字一義而兩音者有合用而相傳為當避者有合押而禮部韻或不收者七月九日附入韻畧紹興十四年十二月己丑知崇州楊科上禮部韻括遺 書目韻畧五卷景德四年龍圖待制戚綸等承詔詳定考試



聲韻論等以殿中丞立雍所切韻同用獨用  
 例及新定條例奉定崇文日雍撰韻畧五  
 卷畧取切韻要字備礼部科試景祐礼部韻  
 畧五卷丁度等承詔重修四声韻類二卷乾  
 道元年郊并卿撰以平声上下韻母兼總三  
 声以類相從又声韻類例一卷以字母為目  
 總括諸韻音声相近亦附焉淳熙礼部韻畧  
 五卷元年國子監言前後有增改刪削及多  
 舛差詔校正刊行隸韻十卷淳熙二年劉球  
 撰集石刻隸字為之篆注韻畧五卷不知作  
 者又互注五卷 續日吳棫韻補五卷自詩  
 書至唐宋人文章凡協声押古韻者共引五  
 十家僧妙華互注隸韻二十五卷 崇文日  
 韻銓十五卷切韻十卷辨體補修如字切韻  
 五卷声韻圖一卷 程迥古韻通式一曰四  
 声互用二曰切響通周畧於文選詩中類出  
 五十餘條復以經證一日終焉 劉熙古作  
 切韻拾玉二篇刊版以獻詔國子監頒行  
 祥符真草書千字文  
 三年十二月丁卯皇從姪孫守節上其父南  
 陽郡王惟吉真草書千字文石本詔獎之以  
 其書付史館 太宗時孫景璠篆千字文為  
 五十餘體以獻之授子書學博士 仁宗時  
 克循獻所書千字文 皇祐二年正月十七  
 日宗子宗望上集虞世南筆法千字文遷資  
 州刺史米芾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小字文以

獻 符其瑞續千文 唐志有篆書千字文  
 一卷 胡寅作叙古千文黃灝為傳 胡宏  
 作叙右蒙求李建中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  
 獻皆科斗文字詔嘉獎忠恕召授國子主簿  
 鄧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 舒知雄獻字  
 母圖  
 陳淳字義三卷  
 景祐書苑 書學  
 實錄三年十月乙巳朔國子博士周越上纂  
 集古今人書并隸體法名書苑凡二十卷命  
 知國子監書學 中興書日周越古今法書  
 苑十卷其序云自蒼史逮皇朝善書者得三  
 百九十八人以古文大篆小篆隸書飛白八  
 分行草書通為八體附以雜書以正書正  
 行行草草書分為四等 郭忠恕云小篆散  
 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博而行書  
 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崇寧三年六月十一日都省上書學教令格  
 式五年四月罷 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十七  
 日癸未復置御書院於資善堂後明年四月  
 十七日畢功翰林院選試書學生以五體書  
 書學祇候以六體書藝學試七體書待詔以  
 七體書二十年正月十七日罷  
 書日米芾書許一卷元祐六年撰朱長文續  
 書斷二卷集唐初至熙寧間能書者品第優  
 劣



大觀四年正月九日朱克明言許氏說文字  
書形声多與字說相戾橫四百餘字名字括  
詔除書學論 熙寧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明  
州布衣王珣上篆書證宗要覽三卷并印樣  
一軸命為御書院祇候

景祐集韻

十卷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定  
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日進呈頒行韻  
例云唐虞君臣賡載作歌商周之代頌雅參  
列声韻經見此言為始後世屬之文士此音  
擇字類別部居乃其四声若周研李登呂靜  
沈約之流皆有編著近世小學寔廢六書亡  
缺階陸法言唐李舟孫愐各加哀撰真宗時

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為刊益景祐四  
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邦鄭敬建言彭年雍  
所定多用舊文繁畧失當因詔祁載與直講  
賈昌朝王洙同修定知制誥丁度李淑與領  
令所撰集務從該廣凡字訓悉本許慎說文  
慎所不載則引他書為解凡古文見經史諸  
書可辨識者取之不然則考字五萬三千五  
百二十五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  
十卷詔名曰集韻昌朝又請修禮部韻畧其  
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附近用之 元祐五  
年博士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進士黃  
啓宗隨韻補輯尚多闕遺三十二年元冕上  
增修互注韻畧 張貴謨上声韻補遺

慶歷古文韻

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知亳州夏竦上新  
集古文四声韻五卷皇祐四年二月甲申宗  
子右屯衛大將軍克繼廣夏竦古文韻六卷  
詔獎其向學藏中秘  
郭忠恕佩鱗集三卷序曰造字之旨始於象  
形中則止戈反正而首声正焉四声之作始  
於譬况中作近煙為磻而翻語生焉傳寫之  
差則五月三丞帝虎曾魚觸類而長實繁有  
徒 晁氏志薛尚功集鍾鼎篆韻七卷元祐  
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  
不過數千字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  
五又王楚集情古圖二十卷呂大

十卷薛尚功鍾鼎款識二十卷  
三卷郭忠恕上卷列三科一曰造字二曰四  
声三曰傳寫中下以四声分十條古文四声  
韻五卷夏竦集前後所獲古文字準唐切韻  
分為四声

治平類篇 指字圖

書目類篇四十五卷治平四年司馬光上先  
是定元二年翰林學士丁度言今修集韻增  
字既多與玉篇不相參協請將新韻增入別  
為類篇詔王洙修纂胡宿范鎮繼之至是書  
成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每篇分為上中下總  
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  
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就文為本 光有切



輕 之音 此

淳熙肆釋目錄五十卷洪适撰凡碑板二百八十五執器二十七 墨籀十卷許歸與編 秦篆譜

祥符中封泰山守臣摹本以獻凡四十餘字 宋庠刻于石大觀中劉跋至絕頂摹之全本 復傳考史記本記大凡百四十六字而差失 者九字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 隋志小 學秦刻石文一卷 鄭端方篆髓六卷 乾道班馬字類

中興書目乾道九年陳天麟撰前漢通用古 文韻編五卷以四声集之 續目要機取史 漢古字為班馬字類二卷

文心雕龍曰說異者字體瑰怪也 半 字同文也重出者同字指犯也重複者字形 肥瘠也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 若值而不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晦方冊 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子思弟子於穆不 似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 謬也 說文繫傳云蔡邕漢末碩學而云色 絲為紀殊不知絕字系旁為刀刀下為尸又 况不及蔡邕者乎吳人云無口為天有口為 吳魯不知吳從兵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 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詳大焉殊不知隨 從走危安步也而 之豈非不學之故 韓

公 而猶

易識哉 萊難悟 郊本同 凡將急就 之文旁行數落之教 宋沈約慨然思與天 下共識龜圖鳥迹之遺趨高領妙自謂入神 旁通曲暢律度精審時有誦却君賦而擊都 稱善獨在雌覽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 不必有曹憲可以倫顧問不必有楊子雲可 以倫好奇之訪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 之妙史籍李斯之篆梁鵠孟喜之書 驚 雲傳敬禮之法鳥韻魚頰表楊泉之賦 一除一陽交春夏秋冬倫而萬物生焉一柔 一剛交東南西北倫而萬形成焉 俞

交平上去入倫而萬生焉一唱 發收閉倫而萬音成焉吳楚傷於輕淺燕趙 傷於重濁秦隴則去声為入梁益則平声倍 去若管之以天地律呂則輕重淺深清濁之 變三十有六而窮矣故字有母止於三十六 也单出為声一之唱也故為律而屬天雜比 為音二之和也故為呂而屬地 鄭樵七音 畧曰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声以成經 緯有七音以成緯皇頌制字深達此機江左 四声反没其旨凡為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 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為主耳學以子 為主母 形子 氏家訓曰自春秋 齊



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不離胡聲也歷代沿襲其失如此

十部樂

唐分九部伎樂以漢部醜樂為首外以清樂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疎勒高昌康國合為十部也自全車為可知道之也

上缺

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特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倫正道成六藝孔子晚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

哀公十四年春秋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雖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朱熹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贊周易皆傳先王之舊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丘濬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燬并田刪三

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  
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

端可撤而去其墜緒可尋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皆由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

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士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累千百

人之見積萬千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

散為飛烟蕩為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

以為萬世之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然殺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  
改秦之敗大收篇篇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  
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  
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  
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諸經傳  
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  
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  
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  
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  
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丘濬按此漢藏書之始宋夫自齊虞三  
代之書至孔子而傳曆春秋戰國之世  
至于嬴而缺漢高祖 爭未息文景時  
漢謀未遑武帝者始開獻書之路建藏  
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  
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  
焉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書無由上  
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散失  
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  
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  
各以類聚而目分之則其於檢閱考究者  
無統矣後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心於  
載籍者尚當以漢世諸帝為法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

鴻生鉅儒負映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  
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  
班固傳教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  
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  
罷肅宗親臨稱制監決如石渠故事初光武還  
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三千餘兩自此以後  
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  
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  
剖散其繼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縵  
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  
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  
焉

丘濬按此後漢書籍之始宋書籍始經秦  
火之後固已無復先王盛時之舊漢與多  
方求之至哀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  
凡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卷有禁中外臺之別又  
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書漸漸出也不  
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蓋秦火之燒有  
意而燒其禍由於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  
燒其禍由於民也嗚呼書籍之在世猶天  
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  
書籍人之事泯矣何辜於天而往往遭焚  
燒之禍哉迨夫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  
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雍  
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



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魏氏代漢承攬遺亡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孑遺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自九萬八十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隋文帝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節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問出唐分書為四類四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善錄者五萬三十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典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嗚呼六經之道簡嚴易且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備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文章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但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世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未本行以一文義去外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常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可不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棄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以貴精於儲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季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逢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錄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季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叔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以一校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駭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從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名曰祕閣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圖閣及太清樓而王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



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復校勘掌以  
 參之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李  
 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  
 目書凡三萬七百七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為  
 祕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為祕書總目詔購求  
 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  
 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  
 正為名設官總理象工繕寫自然寧以來搜訪  
 補葺至是為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  
 英兩朝至神哲徽欽四朝最其當時之目為部  
 七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  
 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  
 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  
 訪遺闕屢優敵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稱復  
 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  
 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  
 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史臣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  
 以來文字多而世道而降秦火而後文字多  
 而世教日具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  
 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為也然去古既遠  
 苟無斯文以策防之則愈趨而愈不矣故由  
 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  
 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汗隆  
 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

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  
 學士搢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  
 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  
 為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  
 知道者之論也自南度之後迄於終祚因步  
 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  
 頃刻不以文為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  
 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而數之  
 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鈇裂大造虎贄  
 聖模凶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  
 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  
 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  
 政治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  
 遺編遂簡當務詢求春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  
 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身列其  
 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求上反三百卷者當  
 議甄錄酌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  
 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祕書省刊  
 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以  
 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  
 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  
 待制以上官畢赴  
 徽宗大觀四年祕書監何志同奏慶歷間嘗命  
 儒臣集四庫祕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



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經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國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大明志永樂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採輯事實然未成書

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舊脩成一書命曰大明一統志然所輯者皆沿前代之舊載古今事迹紀形勝備風俗考沿革廣見聞前古所未有也揆之於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倍之矣然所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

丘祭酒行義補云請於地圖之外依周禮別為一籍凡天下兩畿十三藩及府州縣皆各為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為天下圖掌於戶部凡其疆域道理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應所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飲散按圖而考其真偽然如指諸掌也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撫邦國之首務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賦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

事實  
文籍始生

伏羲始造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序注以書以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疏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

竹簡寫書

伏生口授尚書更以竹簡寫書序

布在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方版也策簡也

折竹以寫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或傭人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衣還更折竹寫之

李斯請焚書

丞相臣斯昧死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相雜燒之有敢耦語詩書棄而以古非今者於史見之不奉者於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為城旦所不去者鑿燧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冬法令以重為制曰可使

漢世求書

漢惠帝除挾書之律。武帝置寫書之官。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以驢負書

李固為三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

分書復歸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魏原師孫崧曰充豫之士未有若君者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辨之藏書于家游季八九年歸以書還崧

載書與人

魏王粲與蔡邕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

冢中古文

晉荀勗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省

載三十車

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徒若載書三十車本傳

手抄口誦

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悅家富典籍處於其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

在家寫書

北齊卽基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滿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怒回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藏巾箱中

北齊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介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蛇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具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效為

巾箱五中

寫書獲薦

北齊趙彥深初為司馬相如賤客僕寫書相如善其无誤薦為之神武

始刻板印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聞見錄

歷代圖

記有

揚徐期唐洛陽京城圖 長安京城圖 呂大防長安京城圖 太極宮圖 大明宮圖 興慶宮圖 三宮合為一圖 洛陽宮闕圖

宋朝官闕圖 汴京圖 唐昭陵建陵圖

梁元帝二十八國職貢圖 閩立本西域諸國

風物圖 大遼對境圖 大金接境圖 契丹

地理圖 西夏賀蘭山圖 山海經圖 渤海

圖 三輔黃圖 天文橫圖 隔子橫圖 天

文圖圖 隔子圓圖 紫微天心圖 璇璣圖

日食圖 月暈圖 分野圖 七曜災祥圖

七曜歷文圖 刻漏圖 九江刻漏圖 氣象

圖 雲氣圖 日出長短圖 海潮時刻四應

圖 華夷圖 守令圖 百川源委圖 鴻開

圖 交廣圖 諸路至京驛程圖 江行備用

圖 禹穴圖 經 春秋世系圖 春秋幾要圖

春秋盟會圖 春秋列國圖 春秋十二國年



歷	杜預釋例地名譜	杜預小公子譜
春秋	明例摠括圖	判定易圖
上易	圖	先天圖
漢	伏義俯仰畫卦圖	陳希夷易圖
劉牧	鈞隱	圖
稽覽	圖	尚書治要圖
鄭康成	詩圖	
小戎	圖	王制井田圖
方田	圖	鄉遂圖
封建	圖	律呂圖
聶崇義	三禮圖	博古圖
考古	圖	釋奠祭器圖
考正	禮器圖	鄉飲
禮	圖	五服年月圖
太宗	小宗圖	宮祭圖
舞鑑	圖	琴式尚象圖
景祐	大樂圖	三
樂	圖	銜鼓格
投壺	格	擲蒲格
象戲	格	
聲韻	圖	指歸圖
僧守溫	三十六字母圖	
定韻	清濁鈴	內外轉歸字圖
徐浩	書譜	
筆陣	圖	國相成名圖
歷代	君臣圖	古
今類	聚年號圖	帝王年代圖
五運	歷年紀	
劉恕	十國年表	閩中王氏答遲圖
唐孟		
冬	裕黎于太廟禮科	帝系圖
唐貞元	孟冬	
裕祭	圖	唐朝功臣配享圖
唐貞元	孟夏	
饗	圖	司馬溫公歷年圖
宋氏	紹宗圖	仙
源積慶	圖	衣冠盛事圖
太廟	圖	治平八
廟	圖	燕寧廟圖
大宋	配享功臣圖	文武
合班	圖	朔日視朝儀注圖
正冬	大慶殿朝	
會立	班圖	大慶殿再坐上壽立班圖
重拱		
殿	五日一次起居門外叙班圖	文德殿常朝
朝堂	叙班圖	文德殿常朝立班圖
東上	閣	
門拜	表立班圖	賀祥瑞勝捷紫宸殿外叙班

圖	同天節紫宸殿上壽圖	集英殿大宴生
次	圖	大禮尚書省受誓戎圖
大禮	大慶殿	
奏請	致齋立班圖	正冬御殿朝賀上壽重拱
殿	樞密使以下祿賀圖	紫宸殿上壽賜宴圖
紫宸	殿當朝起居圖	重拱殿常朝起居圖
集英	殿大宴門外立班圖	集英殿大宴樞
密使	以下起居圖	唐宰相表
唐官	品圖	
武	侯八陣圖	攻守器械圖
五	陣圖	大教
圖	闡立本歷代帝王圖	歷代聖賢圖
銅		
人	俞穴鍼灸圖	仙人水鑑圖
明	堂偃側人	
圖	難經圖	素問氣圖
金丹	圖	烟蘿圖
含象	鑑圖	黃庭五藏圖
黃庭	五藏道引	
圖	七氣道引圖	道源宗師圖
仙	班朝會	
圖	告元圖	內外二京圖
上清	天隱三圖	
經	上清混合變化圖	三五含景圖
五	帝	
雜	俗行圖	河圖寶錄
結	璘奔日月圖	九
宮	紫房圖	長生寶鑑圖
八	道祕言圖	五
嶽	真形神仙圖	古今五嶽真形圖
嶽	清名	
山	圖	大洞九天圖
山水	穴竇圖	萬靈朝
真	圖	三皇真形圖
列	宿朝真圖	揖生月
今	圖	伏承圖
狄	剛子粉圖	三才定位圖
二	十	四鼎鑪圖
黃	帝鼎圖	西傳宗派圖
聲	鐘圖	趙少保辨才法師繫念圖
大	想	
圖	重元圖	網格圖
九	齊	六季士劫書圖
慶	曆彩選圖	秦府十八學士圖
明	皇	繫
桐	圖	明皇
明	皇	試馬圖
王	維	春社圖
王	維	朝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川圖	蓮社圖	顧凱之列女圖	月令圖
郭子儀安魚朝恩圖	選日立成圖	三元遁	
甲圖	九宮八門圖	山形總載圖	寶星圖
兗谷子觀氣色出相圖	勅律指掌圖	姓	
氏譜	錢譜		
記無			
地理			
地域方丈圖	地域方尺圖	僧道安江圖	
賈耽地圖	裴矩西域圖	華夷列國入貢圖	
馬寔諸道行程血脉圖	開元分野圖	冀	
州圖	十七路轉運圖	河北四十四郡圖	
十七路圖	蜀程圖	沈括使北圖	洞庭譜
嶽瀆福地圖	蔣炳西山圖		
會要			
南卓唐朝綱領圖	王彥威占額圖	孫結大	
唐國照圖	大唐國要圖	曹殊圖照	夏候
頗藍鐵轉運圖			
紀運			
王氏五運圖	廣五運圖	年歷圖	帝王正
閏五運圖	路惟衡帝王曆數圖	薛璿唐聖	
運圖	劉恕年略譜	魏森古今通系圖	侯
利建視古圖	劉軻唐年曆	龔穎運曆圖	
徐錯歷年年譜	古今年表	帝王接受圖	
盧元福共和以來甲乙紀	帝王真偽圖	徐	
整三五曆紀	國朝年表		
百官			

唐率輔譜	柳芳大唐宰相表	萬當世文武	
百官圖	全枚圖		
易			
唐一行大衍玄圖	范諤昌易源流圖		
詩			
成伯璵毛詩圖	草木蟲魚圖		
禮			
賀循表服圖	崔游表服圖	蔡謨表服圖	
張薦五服圖	仲陵子五服圖	夏候伏明三	
禮圖	張鎰三禮圖	梁正三禮圖	紀僧真
王	譜	袁郊二儀實錄衣服名義圖	鹵簿
圖	南郊圖	唐志凶儀圖	梁隱列國祖廟
式			
樂			
十二律譜	唐郊祀樂章譜	呂渭廣陵正息	
譜	王大力琴聲律譜	李良輔廣陵正息譜	
陳康士琴譜	離騷譜	李約東杓引譜	
琴式譜	阮咸譜	琴指譜	臧粟格
沈括			
樂律圖			
春秋			
嚴彭祖春秋圖	張傑春秋圖	顧啓期大夫	
圖	春秋車服圖	春秋宗族名氏圖	漢左
傅氏族圖	春秋名號歸一圖	春秋圖鑑	
春秋手鑑圖			
孝經			
應瑞圖			



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	正色化圖	五帝脩行圖	四氣攝生圖	參同契大丹圖	大易陰陽手鑑圖	鈔永五行圖	八卦真形圖	掌訣圖	八仙圖	元化圖	五禽道引圖	大象握機圖	皇人三一圖	存五星圖	火鑑周天圖	釋氏	法界僧圖	道緯行圖	古今詳圖	符瑞	玉芝瑞草圖	靈芝圖	伏曹祥瑞圖	孫之柔瑞應圖	顧野王符瑞圖	張掖郡玄石圖	上黨十九瑞圖	貫怪圖	兵家	解忠鯁龍武元兵圖	神機靈秘圖	五行陣圖	藝術	歌器圖	射鑑九圖	禮圖等雜畫	董夢畫	盤車圖	曹元廊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等朝臣圖	韓幹畫龍朔功臣圖	王象畫鹵簿圖	寶印繪畫內庫瑞錦對雉闕羊	翔鳳游麟圖	八駿圖	辨馬圖	食貨	于公甫古今泉貨	醫藥	孔穴蝦蟆圖	黃帝明堂五藏圖	泰丞祖明堂圖	明堂人形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難	王惟一鍼灸圖	五藏攝養明鑑圖	崔知悌產圖	安濟圖	侍膳圖	原平仲靈秀本草圖	草圖	世系	帝系之譜	皇帝之譜	戚里之譜	百官族姓之譜	諸家譜
----	--------	---------	-------	-----	-----	----------	----	----	------	------	------	--------	-----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廣志卷之六百九十四

書籍

要語

揚子在則人亡則書

後吳祐傳火炙簡令汗取其青粉書不復處謂

之汗簡

傳咸紙賦又造紙以當策

晉中經簿盛書有青線表布表縮表

說文表書衣也

謝康樂書怯銘懷幽卷頭載妙抱審用舍以道

卷舒不失

避齋閣覽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蔡染之所以

辟靈故曰黃卷

古今事實

文籍始生

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

文籍生焉書序注以書契木邊言其事刻其木

謂之書契疏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

一後以相考合

竹簡寫書

伏生口授尚書更以竹簡寫之書序

布在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方版也策簡也

折竹以寫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或傭人寫書行過聖人

之文無題記則以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

還更折竹寫之拾遺記

李斯請焚書

丞相臣斯昧死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

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誅守相雜燒之有敢耦語詩書者以古非

余者於吏見之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

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墜藥卜筮種樹之

書者故有學法令以吏為無制曰可使

漢世末書

漢惠帝除挾書之律武帝置寫書之官成帝

詔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子以驢負書從師本傳

分書復歸

魏原師孫崧崧曰充豫之士未有若君者

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辨之藏書于家游李

八九年歸以書還崧

載書與人

魏王粲與蔡邕邕謂卷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

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

冢中古文

晉荀勗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

以為中經列在秘書本傳

載三十年車

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徙居載書三車



本傳

手抄口誦

後魏李麗家世寒微高悅家富與籍處於其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

在官寫書

北齊郎基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彼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藏巾箱中

北齊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价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後何須蛇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效為巾箱五經

寫書獲薦

北齊趙彥深初為司馬相如賤各供寫書相如善其無誤薦之神武

始刻板印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

借書

要語

古今事實  
借書不進

班彪與從兄嗣共遊李家有賜書桓譚欲借嗣不進叙傳

客作借書

康衡勤李邑大姓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權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備讀之主感數給以書後成大儒西京雜記

借書成誦

延篤從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誦久之辭歸李度曰卿欲寫本何故辭歸答曰已誦之矣先賢舊

送書一車

晉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

借書刊繆

晉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刊其繆然後反之

書淫

劉孝標語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其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書帖不借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盧尚書甚愛之張賓護致書求假答云只可就者未嘗借人後盧公守潞州忽有一人持此帖詣張公求售張公敬問之云盧家即書竊出遺賣耳張歎而却之嘉話

借書手抄

梁袁俊家貧從人假借書手自抄寫日課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不就權勢借

後魏慕容亮家貧備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  
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  
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問可得李亮曰  
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  
人眉睫乎

不憚假書

齊崔慰祖字悅宗好聚書至萬卷好事者來  
從假借日數十餘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

馮書竊讀

陽城字元宗代為宦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  
為集賢寫書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  
年無所不通

借書緝壤

陸龜蒙借人編簡壞者緝之又字繆誤者刊  
之笠澤聚書

發憤錢版

母昭裔食時嘗借文選與交遊間其人有難  
色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以錢之遺孝者後  
仕于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  
見於此事見陶岳五代史揮塵錄

携餅借書

起峻字德進宋城人少治場時饑深甫易解  
新出世未多見峻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  
徒步往見獨携餅食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  
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

飯後辭曰所為未者故見考解耳非乞食也

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暖閣  
戶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  
書主人長揖而還却掃編

執贖借書

倪若水藏書甚多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  
束脩投贖然後借之唐餘錄

鬻書

要語

古今事實

市肆閱書

後漢王充字仲任投業大李家貧無書常游  
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誦憶

買書輒寫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  
買華林徧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  
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略數帙貨錢携蒲  
文襄秋四十

假作鬻書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  
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者貨鬻約取讀  
大重之

賣書自資

陶梁字曼山少貧賣書於市以自資

鬻書無售

穆脩自伯長奉進士調汝周司理恃才忤監



即由是括據其罪生刑籍又與丁謂有布衣  
舊相遇於漢上一揖而去謂衛之真宗聞脩  
有文謂言脩行不逮文老而貧家有唐韓柳  
集錢鳳鸞於京師有儒士數輩輒取曰脩謂  
曰先輩能讀得一篇當以一帙為贈自是經  
年無售者

藏書

要語

柳文陸文通墓喪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  
牛馬

書存歲之書所

闕子卑賈十重緹巾十緹

穆天子傳羣玉山先生謂之冊所

唐藝文志軸帶帙籤異色以別之

魚豢典略 辟靈故藏書臺稱芸臺閣稱芸

閣

西京雜記祕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

崔是月令五月濕熱蠹虫生魚書籍五月以後

七月以前須三度舒而卷之法須要天晴時於

夫屋風涼處不見日曝令乾若乘熱氣卷生虫

珍速

葉正則藏書記室裝綺籍不敢觸手金匱石室

猶存其人滋外歟非內歟

古今事實

壁中藏書

魯其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

壁中得先人所遺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言序

其書五車

惠施其書五車

秦建祕府

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

掌圖籍祕府

收秦圖書

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

令圖書藏之沛公其知天下戶口阨塞者以

何得秦圖書也

漢建祕府

漢有天祿食渠典籍之所西初賦孝武建藏書

之所置寫書之官及諸子皆充祕府藝文志

求四方書

河間王德以金帛招四方善書多與漢朝爭

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

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采札樂故事稍稍

增輯至五百餘篇通鑑

名山藏書

司馬談太史公拾遺補缺成一家言藏之名

山副在京師本傳

老氏藏室

後漢李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卸康遂薦寶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注老子為

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  
幽經祕錄皆在焉章傳

有書數百卷

王脩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魏志

藏書三十象

晉張華雅好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

文書溢于机篋爵從君載書三十象祕書監

虞摯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

祕世所未有悉在華所由是博洽無與比宋傳

聚書八萬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

伴漢室頗謂過之

細書數十篋

齊沈麟手寫細書數十篋

唐世書庫

唐高祖武德初經籍亡散令狐德棻奏請求

遺書加錢帛書籍亡逸令繕寫數年圖史略

備太宗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

監求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

手書繕寫藏于內庫以官人掌之藝文志自漢

以來史官列其姓氏篇策以為六藝九種七

略至唐始分始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

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方八千四百六十

九篇嗚呼可謂盛矣藝文志元宗兩都各聚書

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

本有正副軸帶快籤皆異色以藏之祿山之

亂尺簡不藏至文宗時鄭覃進言經籍未備

因詔祕閣搜訪於是四庫之書後全分藏十

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少同上薛稷知集庫馬

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

題藏書後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

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勸及借人為不孝

由弘王為魏節度使沂國公樂聞前代忠孝

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際

與賓佐講論古今賢行可否李柳孫礪好孝

家有書萬卷世號孝書樓後周張昭遠好孝

積書萬卷以樓載之號書樓五代史補

聚書賜額

唐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賦編之父

名也廣合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

貞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

聚書後必興

丁度祖顯及其家資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

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孝者為吾子孫度後至

收蓄古書

歐陽公平生於物少所好收蓄古文圖書籍

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



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絢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絢多火好父何獨收此遂去之更無人他文又曰如編得沈存中律曆一篇說渾天亦好

洪景廬隨筆中辨得數種備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却恐非實世間備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矣辨之矣

魯子年七十文卒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以時止以孝顯未知晚節之該洽也

尚書序

芟夷煩亂剪截浮辭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又曰研精覃思博攷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一庶幾有補於將來

孔子自謂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孟子序孟子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滿操者儀之則可以尚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抱朴子余之抄略譬猶捕翡翠之涼羽脫犀象之手角

事實

晚年著書

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蓋為此也

著十萬言

莊子著書十萬言大率寓言其沈洋自恣以適已

著五千言

老子至閔閔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

子金增損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於咸陽市門 千金其上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著新語

賈著書號曰新語每奏一篇高帝稱善

著繁露等書

董仲舒著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

著白虎通

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

著風俗通



應劭撰風俗通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著書言刑名 公孫洪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 入室操戈

鄭玄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著雋永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雋永

同注春秋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合先不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多與玄同玄就車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君多言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墻溷者筆硯

左思博覽欲作三都賦遂構思十稔門庭墻溷皆著紙筆過句便書記之

揚雄著書

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李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入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

應。應劭尤聞揚雄死謂杜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揚雄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揚子雲作法言蜀賈人賈錢十萬頭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窮而著書 虞卿傳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世

解書辭繁

秦廷君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年但說若稽古三萬言

著論衡

王充好論說始說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絕慶弟之禮戶牖牆壁各置筆硯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祕玩以為談取後王即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皆嘗詣之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皆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作釋官小說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注曰細末為稗王者欲知問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今世謂偶語為稗

未備而終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者說陸君臨曰曰窮通特也遭遇命也古人貴

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

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

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成之今才

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著潛夫論

王符取介不得并進趨憤隱者著論三十餘

篇以譏當世不致章題其名號曰潛夫論

不好其書

魏嚴幹善春秋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

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幹口

納臨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

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

也

作博物志

晉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

以為繁只作十卷

撰華陽國志

常璩叙蜀事謂之華陽國志

著昌言

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章發讀數

息因著論名昌言三十四篇

同注莊子

向秀義注莊子唯秋水至樂為竟而卒郭象

為人薄行見秀義傳遂竊為己注乃注秋水

至樂又易馬蹄一篇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

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竊人所著

南史却紹掌撰晉中興書教以示何法盛法

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

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宜以為惠紹不與書

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

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編千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放鐵實於鍾王書中揭

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

典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酌之典嗣一日編綴

進上鬚髮皆白

躬自抄錄

南史王筠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

遇見警觀皆即記後重省覽權輿惟深習

與性成不覺筆倦未常倩人假手並躬自抄

錄大小百千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

而已

一官為一集

王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

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守各十卷本朝楊



億為文每一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嶺陰  
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薛雲冠鰲等集即世揚  
萬里詩集亦以一官為一集云

撰區宇志

隋大業初敕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濟及龍川  
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  
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  
吳人為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辟比事全失修  
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達宣敕責威  
等云昔漢宋三方鼎峙立大吳之國以人物  
稱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  
汝穎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  
衣纒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

後碩學通儒莫非彼至等著其風俗乃為  
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尔等可乎然於著述  
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敕遣秘書  
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摠  
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各序一郡風俗撰奏請  
林式李士著作即虞作序京兆郡風俗李士  
宣惠尉陸敬序河南郡風俗李士宣德即杜  
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  
聞去取聽敕及奏帝曰李士修書頗得人意  
各賜帛二十改付世基擇善用之修成一十  
二百卷卷頭有圖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  
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  
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及細並用啟

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為時  
所重云

作元經中說

隋王通於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  
著書講學為業作元經中說皆為儒林所稱

著玉燭寶典

隋杜臺卿常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玉燭  
寶典十二卷奏之臺卿患聲不堪吏職請修  
國史上許之

著經典音義

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數  
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

著此堂書錄

唐虞世南為秘書於省後堂集書中事可  
為文用者號此堂書錄

作六帖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執數十各題門目作  
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觀中倒  
取抄錄成書故記代無次白樂天取允書精  
語可備詞賦志文採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  
總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  
無辨者偶越唐志其時取士凡文科：別其  
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  
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  
者以帖為名其取此矣白書不止六類而帖  
之取數止於六者說文小篆之試小篆又試



之小者也從試云小者取其極數而名其書者謀取其十也

自錢叔

五代和凝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錢叔行於世識者非之

著鵝冠子

鵝冠子隱於山山木弊履穿以鵝為冠莫明其名因服戎號著書言道家事焉後掌師事之援後顯于趙鵝冠子懼其為己及與援絕奉詔撰著

太宗皇帝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李昉詔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文苑英華

一千卷太宗日覽二卷因事有闕則暇日追補掌日開卷有益朕不為勞也

著唐文粹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有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潭州刺史張登又集一策三卷權文公為序其略曰如求君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欲以登之文裒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訓其志姚鉉責君連州堂馬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使寫錄吏以為若以鹽水喫之莫其速壞

後以火焚其棧

著春秋編年

柳開知潤州胡旦祕監為淮漕二人俱以文鳴於時旦造病著編年立五始先經後傳發明凡例之類竊倖聖作書甫畢邀暇閱開拔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者至若丘明以下公穀鄒鄭數子止敢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今日聊贈一劍以為狂斐之戒語訖俄逐旦旦闊步揮衣急投舊艦鋒幾及之

作正蒙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而睡不然放不下無頓處

著佛經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他古書其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祖述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

著傳燈錄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榜大年剛過榜大年名便是榜大年也

校書

要語

校儲略鄭樵著  
秦不絕儒學論二篇  
陸賈秦之巨儒也鄒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



秦時以文李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  
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  
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  
李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  
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  
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  
所既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  
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閭事耳後世不明經者  
皆歸之秦火使李者不親全書未免手疑以  
傳疑然則坊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  
全易之人哉日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  
窮經而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大

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  
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  
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  
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  
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李有  
專門之李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李李守其  
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歿而李不恙世有变故  
而書不止以今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  
卒之亡者由却五之法不明者書籍之亡者  
由類例之法不明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  
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五醫之李亦經存  
沒而李不息釋老之書亦經变故而書常存

觀漢之易書甚多今不傳惟卜筮之易傳法  
家之書亦多今不傳惟釋老之書傳彼異端  
之李能全其書者專之謂矣

十二野者所以分天之綱即十二野不可以明  
天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紀即九州不可以明  
地七略者所以分書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  
書款明天者在於明推步款明地者在於明  
遠通款明書者在於明類例噫類例不明圖  
書失記有自來矣臣於是總古今有無之書  
為之區別凡十二類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  
類第三小李類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  
星數類第七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  
類第十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經一類分

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種書以八十八種書而  
總為九種書可乎禮一類分七家七家有五  
十四種書而總為七種書可乎樂一類為一  
家書十一種小李一類為一家書八種史一  
類分十三家十三家為書九十種朝代之書  
則以朝代分非朝代書則以類聚分諸子一  
類分十一家其八家為書八種道釋兵三家  
書差多為四十種星類一類分三家三家為  
書十五種五行一類分三十家三十家為家  
三十三種藝術一類為一家書十七種醫方  
一類為一家書二十六種類書一類為一家  
分上下二種文類一類分二家二十二種別  
集一家為十九種書餘二十一一家二十一種



書而已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未  
 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種書可以窮百家之學  
 歟百家之學可以明十二類之所類  
 易本一類也歟數不可合於圖圖不可合於書  
 識辭不可合於傳注故分為十六種詩本一  
 類也以其不可合於音音不可合於譜名物  
 不可合於類故分為十二種禮雖一類而  
 有七種禮禮雖於周官可乎春秋雖一類  
 而有五家以禮起雜於公穀可乎樂雖主於  
 音聲而歌曲與管絃異事小季雖主於文字  
 而字書季韻書皆馳編年一家而有先後文  
 集一家而有合離日月星辰豈可與風雲氣  
 候同為天文之季三命元辰豈可與九宮太  
 一同為五行之書以此觀之七略所以自為  
 苟簡四庫所部無乃荒唐  
 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  
 雖寡而紛類例甚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  
 耳  
 今所紀者歟歟歟百代之有無然漢晉之書最  
 為希闕故稍為隋唐之書於今為近故差詳  
 崇文四庫及民間之藏乃近代之書所當一  
 一載也  
 類例既分季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  
 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  
 名數之相承識辭之季盛於東都者韻之書  
 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觀

其書可以知其季之源流或舊無其書而有  
 其季者是為新出之季非古道也  
 編此必記亡書論三篇  
 古人編書皆記其亡闕所以仲尼定書逸篇具  
 載王儉作七志已又條劉氏七略及二漢藝  
 文志魏中經簿所闕之書為一志阮孝緒七  
 錄以亦條劉氏七略及班固漢志索松後漢  
 志魏中統晉四部所亡之書為一錄隋朝又  
 記梁之亡書自唐以前書籍之富者為亡闕  
 之書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所求以書或  
 亡於前面備於後不出於彼而出於此及唐  
 人收書只記其有不記其無是致後人失其  
 名系所以崇文四庫之書比於隋唐亡書甚  
 多而古書之亡尤甚焉  
 古人之書有記故本所記而求之魏人求書有  
 闕目錄一卷唐人求書有搜訪圖書目一卷  
 所以得書之多也下詔并書目一卷惜乎行  
 之不遠一卷之目亦無傳焉臣今所作群書  
 會紀不惟簡別類例亦所以廣古今而無遺  
 也  
 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流襲故學  
 者亦易季求者亦易求謂如隋人如歷一家  
 最為詳明凡作歷者幾人或先或後有因有  
 革存則俱存亡則俱亡唐人不能記亡書然  
 猶記其當代作者之先後必使其載而後已  
 及崇文四庫有則書無則否不惟古書難求



雖今代憲章亦不備

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篇

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來者

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雖亡而周易具載漢

魏吳晉鼓吹曲雖亡而樂府具載三禮目錄

雖亡可取諸三禮十三代史目錄雖亡可取

諸十三代史常鼎寶文選著作人名目錄雖

亡可取諸文選孫王汝唐列聖實錄雖亡可

取諸唐實錄開元禮目錄雖亡可取諸開元

禮名醫別錄雖亡陶隱居已收入本草李氏

本草雖亡唐慎微已收入證類春秋括甲子

雖亡不過起隱公至哀公甲子耳常嘉年號

錄雖亡不過起漢後元至唐中和年號耳續

唐歷雖亡不過起續柳芳所作至唐之末年

亦猶續通典續杜佑所作至宋初也毛詩蟲

魚草木圖蓋本陸機疏而為圖今雖亡有陸

機疏在則其圖可圖也爾雅圖蓋本郭璞注

而為圖今雖亡有國家注在則其圖可圖也

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崔靈恩

三靈義宗則張頻禮粹為不亡五服志出家

開元禮有開元禮則五服志為不亡有杜預

春秋公子譜無顧啓期大夫譜可也亦有洪範

五行傳無春秋史異應錄可也丁副春秋三

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經相

瑞春秋土地名可見於杜預地名譜桑欽水

經李騰說文字源不離說文經典分毫正字

不離佩鵬李舟切韻乃取說文而分聲天寶

切韻即開元文字而為韻內外轉歸字圖內

外傳鈴指歸圖切韻之類無不見於韻海

鏡源書評書論書品書訣之類無不見於法

書苑墨藪唐人小說多見於語林近代小說

多見於集說天文橫圖圓圖分野圖紫微圖

象度圖但一圖可該大象賦小象賦周髀星

述四七長短經劉石甘巫占但一書可備開

元古經象應驗錄之類即古今通占鑑乾象

新書可以見矣李氏本草拾遺刪繁本草條

之才藥對南海藥譜藥林藥論忌之書証類

本草收之矣肘後方鬼遺方獨行方一致方

及諸古方之書外臺秘要太平聖惠方中盡

收之矣紀元之書亡者甚多不過紀連圖歷

代圖可見其略編年紀字之書亡者甚多不

過通歷帝王歷數圖可見其略凡此之類名

雖亡而實不亡者也

編次失書論五篇

書之易亡亦由校讎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

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按唐

志於天文類有星書無日月風雲氣候之書

豈可唐朝而無風雲氣候之書乎編次之時

失之矣按崇文目有風雲氣候書無日月之

書豈可宋朝而無日月之書乎編次之時失

之矣四庫書目並無此等書而以星禽洞微

之書列於天文且星禽洞微五行之書也何



與於天文

射覆一家於漢有之世有其書唐志崇文目並

無何也

執事一家其來舊矣世有其書唐志崇文目並

無

四庫始收入五行類

醫方類自有炮灸一家書而隋唐二志並無何

也八倫之書極多唐志只有素天綱七卷而

已婚書極多唐志只有一部崇文只有一卷

而已四庫全不收

見名不見書論二篇

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者前

不看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

實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

崇文目始入兵書類顏師古作刊謬正俗乃

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說論語而崇文自以為

論語類此之謂看前不看後應知崇文所釋

不省全書多只看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

按刊謬正俗當入經解類

按漢朝駁議諸王奏事親臣奏事親臺詔議南

臺奏事之類隋人編入刑法者以隋人見其

書也者不見其書即其名以求之安得有刑

法意乎按唐志見其名為奏事直以為故事

也編入故事類況古之所謂故事者即漢之

章程也異乎近人所謂故事者矣是之謂見

名不見書按周易參同契三卷周易五相類

一卷於人之書也唐志以其取名於周易則以為卜筮之書也故入周易卜筮類此亦謂見名不見書

收書之多論一篇

臣嘗見鄉人方氏望壹樓書籍頗多問其家乃

云先人守無為軍入就一道士傳之尚不能

書其書也如唐人文集無不備又嘗見浮屠

慧遠收古人簡牘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凡

是名臣及高僧筆迹無不備以一道士能備

一唐朝之文集以一僧能備一宋朝之筆迹

況於堂堂之天府而不能盡天下之圖書乎

患不求耳然觀國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時猶

有遺書民間所有秘府所無者甚多是求之

道未至耳篇

闕書備於後世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觀唐

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蓋梁書

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

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搜訪圖書所以卷帙

多於隋而復有多於梁者如陶潛集梁有五

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諸書如此者甚

多孰謂前代亡書不可備於後代乎

亡者出於後世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不出於當時而出於後代者按蕭

何律令張蒼章程漢之大典也劉氏七略班

固漢志全不收按晉之故事即漢章程也有



漢朝駁議三十卷漢名臣奏議三十卷並為  
章程之書至隋書猶存奈何關於漢乎刑統  
之書本於蕭何律令歷代增增不夫故典豈  
可闕於當時乎又况兵家一類任宏所編有  
韓信軍法三篇廣氏一篇豈有韓信軍法猶  
在而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則無之此劉氏班  
氏之過也孔安國舜典不出於漢而出於晉  
連山之易不出於隋而出於唐應知書籍之  
亡者皆校讎之官失職矣

亡者出於民間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上代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古文  
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於漳州之吳  
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並無今出於荆州之

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  
野堂村校按漳州吳氏書目等術...  
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未盡  
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  
十卷京房易錄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出吳  
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可勝計哉求之之  
道未至耳

求書遣使校書久任論一篇  
求書之官不可不遣校書之任不可不專漢除  
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久矣至成帝時遣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開  
皇間奇章公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後嘉則  
殿藏書三十七萬卷祿山之變尺簡無存乃

命苗蔡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朝遂有十二  
庫之書唐之季季猶遣監察御史諸道搜求  
遺書知古人求書故廣必遣官焉然後山林  
藪澤可以無遺司馬遷世為史官劉向父子  
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秘書監令  
狐德榮三朝當脩史之任孔穎達一生不離  
本校之官若故圖書之備文物之興則校讎  
之官豈可不久其任哉

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  
求書之道有八一日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  
三日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日求之公  
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  
當不一於所求也

凡星歷之書求之靈臺即樂律之書求之太常  
樂工靈臺所無然後訪民間之知星歷者太  
常所無然後訪民間之知音律者耳目之方  
多眼科家或有之痘瘍之方多外醫家或有  
之紫堂之書多亡世有傳紫堂之書者九曜  
之書多亡世有傳九曜之書者列仙傳之類  
道藏可求此之謂即類以求

凡性命道德之書可以求之道家小孝文字之  
所進諸方回清慎帖蒙賜百疋而此則沈家  
舊物也鄉人陳氏嘗為湖北監司其家或有  
田氏之書臣嘗見其有荆州田氏目錄若逆  
其官守知所由來容或有焉此謂因人以求  
胡旦作演聖通論余請作三史刊誤此等書卷



帙雖多然流行於一時實近代之所作書之  
難求者為其文遠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  
之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謂因代以求  
編以之訛論十五篇

隋志所類無不當理然亦有錯收者謚法三部  
已見經解類矣而汝南君謚議又見儀注何  
也後人更不考其錯悞而復因之按唐志經  
解類已有謚法後於儀注類出魏晉謚議蓋  
本隋志

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不可以所間也按唐志  
謚法在於經解一類而分為兩處置四庫書  
目以入禮類亦分為兩也

唐志以儀注類中有玉璽團寶之書矣而於傳  
記類中復出此二書四庫書目以入禮類  
而三命五星之書復入五行卜筮類

遁甲一種書耳四庫目分而為四類兵書見之  
五行卜筮又見之壬謀又見之命書又見之  
既立壬謀類則遁甲書當隸壬謀類中

月令乃禮家之一類以其書之多故為專類不  
知四庫書目何如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  
見於農家又見於月鑑按此宜在歲時類

太玄經以諱故崇文改為太貞今四庫書月分  
太玄太貞為兩家書

貨泉之書農家類也唐志以顧烜錢譜列於農  
至於封演錢譜又列於小說家此何義哉亦  
恐是誤耳崇文四庫因之並以貨泉為小說

家書正猶班固以太玄為揚雄所作而列於  
儒家後人因之遂以太玄一家之書為儒家  
類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訛則後人不  
復能及正也

有歷本有算本隋志以歷數為主而附以算法  
雖不別條自成兩類後人始分歷數為兩家  
不知唐志如何以歷與算二種之書相濫為  
一雖曰歷算同歸乎數各自名家

李延壽南北史唐志類於集史是崇文類於雜  
史非吳統九卷唐志類於編年是隋志類於  
正史非海宇亂離志唐志類於雜史是隋志  
類於編年非

唐藝文志與崇文總目既以外丹假法為道家  
書矣奈何藝文又於醫術中見太清經  
諸丹藥數條崇文又於醫書中見伏火丹砂

通玄秘訣數條大抵丹火與服餌兩種向未  
道家與醫家雜出不獨藝文與崇文雖隋志  
亦如此臣今分為兩類列於道家庶無雜採

歲時自一家書如歲時廣記百十二卷崇文總  
目不列於歲時而列於類書何也類書者謂  
總衆類不可分也若可分之書當別入類且

如天文有類書自當列天文類職官有類書自  
當列職官類豈可以為類書而總入類書  
類乎

諫疏時政論與君臣之事隋唐志並入雜家臣  
今析出按此當入儒家大抵隋唐志於儒雜二



家不分

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日傳記二曰雜家

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

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

凡編書每一類成必計卷帙于其後如何唐志

於集史計卷而正史不記卷實錄與詔令計

卷而起者注不計卷凡書計卷帙皆有空別

唐志與空別多為抄寫所移

隋志最可信緣分類不致故亦有重複者嘉瑞

記祥瑞記二書既出雜傳又出五行諸書武

侯集誠衆賢誠曹大家女誠正順志娣妙訓

女誠女訓凡數種書既出儒類又出總集衆

僧傳高僧傳梁皇大捨記法藏目錄玄門寶

海等書既出雜傳又出雜家如此一類實由

分類不明是致差互若通陶弘景天儀說要

天文類中兩出趙政甲寅元歷序歷數中兩

出黃帝飛鳥歷與海中仙人占文祥書五行

類中兩出度季才地形志地理類中兩出凡

此五書是不校勘之過也以隋志尚且如此

後來編書出於衆手不經校勘者可勝道哉

崇文明於兩類論一篇

崇文總目衆手為之其間有兩類極有條理古

人不及後來無以復加也道書一類有九節

九節相屬而無雜採又雜史一類雖不標別

然分上下二卷即為二家不勝冗濫及親崇

文九節正所謂大熟而濯以清風也雜史一

類隋唐二志皆不成條理今觀崇文之作賢

於二志遠矣此二類往往是一手所編惜乎

當時不以其書屬之也

泛釋無義論一篇

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注解其著注者人

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

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惟

隋志於疑晦者則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本

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託焉據

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自

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

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且太平

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

事奈何崇文之日所說不及此書概以謂博

採群書以類分門凡是類書皆可博採群書

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崇文

所釋大槩如此奉此一條可見其他

書有不應釋論三篇

實錄自出於當代按崇文總目有唐實錄十八

部既謂唐實錄得非出於唐人之手何復一

一釋云唐人撰

凡編書皆欲成類取簡而易曉如文集之作甚

多唐人所作自是一類宋朝人所作自是一

類但記姓名可也何須一一言唐人撰一一

言宋朝人撰然崇文之作所以為行文者不

知其為幾何此非不達理也著書之時元不



經心耳

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崇文總目必欲一一為之釋問有見名知義者亦釋為之釋如鄭景岫作南中四時捫生論其名自可見何用釋哉如陳昌胤作百中傷寒論其名亦可見何必曰百中者取其必愈乎

書有應釋論一篇

隋志以他類只注人姓名不注義說可以指類而知義也如史家一類正史編年各隨朝代易明不言自顯至於雜史容有錯雜其間故為之注釋其易知者則否惟霸史一類紛紛如也故一一具注蓋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槩之論按唐志有應釋者而一槩不釋謂之簡崇文有不應釋者而一槩釋之謂之繁今當觀其不可不

不類書而類人論三篇

古之編書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哉人則於書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書遂以書類人且如別集類自是一類總集自是一類奏集自是一類今孤楚集百三十卷當入別集類表奏十卷當入奏集類如何取類於今孤楚而別集與奏集不分皮日休文集數十卷當入總集類文集十八卷當入別集類如何取類於皮日休而總集與別集無別詩自一類賦自一類陸龜蒙有詩十卷賦六卷如何不分詩賦而取類於陸龜蒙

按隋志於書則以所作之人或所解之人注其姓名於書之下文集則大集其名於上曰某人文集不著注焉唐志於隋志係人於文集之上遂以他書一槩如是且春秋一類之李當附春秋以顯如曰劉向有何義易一類之李當附易以顯如曰王弼有何儀

唐志以人實於書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輅傳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則當曰管辰管輅傳是二人共傳也如李邕作狄仁傑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邕狄仁傑傳是二人共傳也又如李翰作張巡姚閔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翰張巡姚閔傳是三人共傳也若文集置人於上則無相妨曰

某人文集可也即無其人作某人文集之理所志於文集置人於上可以去作字可以不可著注而於義無妨也又如盧欒佐作孝子傳三卷又作高士傳二卷高士與孝子自殊如何因所作之人而合為一似此類極多或失教子雜錄注解五卷乃王叡撰若從唐志之例則當曰王叡教子雜錄注解五卷是王叡撰為注解之人矣若用隋志例以其人之姓名著注於其下無有不妥之理

編書不明分類論三篇

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書又有圖四十三卷與書參焉觀其類例亦可知兵况見其書乎其次則尹



厥校類術李柱國校方技亦有條理惟刻向  
父子所校經傳諸子詩賦冗雜不明盡抹語  
言不存圖譜緣劉氏章句之儒胸中元無倫  
類班固不知其失是致後世亡者多而存者  
不知源別凡編書性細分難非用心精微則  
不能也兵家一略極明若他略皆始此何憂  
乎斯文之喪也

史家本於孟堅孟堅初無獨斷之志惟依緣他  
人以成門戶紀志傳則迨司馬之蹤律歷藝  
文則攬劉氏之迹惟地里志於古今人物表  
是其胃臆地里一季後代少有名表者由班  
固脩書之無功耳古今人物表又不足言也  
古者脩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志班馬

之徒是也至唐人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  
然亦皆隨其季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  
之所能而疆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  
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  
授之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  
里圖籍之季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  
志尤詳明也

編次有叙論二篇

書可以求之釋氏如素履子玄奘子尹子鬻  
子之類道家皆有如含韻篇龍龕手鑑郭遵  
音訣圖字母之類釋氏皆有周易之書多藏  
於卜筮家洪範之書多藏於五行家且如邢  
璣周易略例正義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飛

伏例卜筮家有此之謂步類以求  
孟少主實錄蜀中必有王審知傳問中必有零  
陵先賢傳零陵必有桂陽先賢贊桂陽必有  
京口記者潤州記也東陽記者婺州記也茅  
山記必見於茅山觀神光聖迹必見於神光  
寺如此之類可因地以求

錢氏慶系圖可求於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譜可  
求於申公之後黃君俞尚書閔言雖亡君俞  
之家在興化王棊春秋講義雖亡棊之家在  
臨漳徐寅文賦今薛田有之以其家在薛田  
潘佑文集今長樂有之以其後君長樂如此  
之類可因家以求

禮儀之書祠祀之書斷獄之書官制之書版圖  
之書今官府有不經兵火廢其遺燼有存者  
此謂求之公書不存於秘府而出於民間者  
甚多如漳州吳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  
生文字問至老不休故所得之書多蓬山所  
無者兼藏書之家例有兩目錄所以示人者  
未嘗載異書若非與人盡誠及禮彼肯出其  
所秘乎此謂求之私

鄉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書前年  
隋志每於一書而有數種季者雖不標別然亦  
有次第如春秋三傳雖不分為三家而有先  
後之列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國語可以次  
求類唐志不然三傳國語可以渾而雜出四  
家之季猶方圓米炭也不知國語之文可以



同於公毅公毅之義可以同於左氏者乎  
隋志於禮類有喪服一種雖不別出而於儀禮  
之後自成一類以喪服者儀禮之一篇也後  
之議禮者因而講究遂成一家之書尤多於  
三禮故為之別異可以見先後之次可以見  
因革之宜而無所紊濫今唐志與禮雜出可  
乎

編次不明論七篇

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疎而不濫  
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  
問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蹟矣楊雄  
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  
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為一類謂之楊雄

所序三十八箴入於儒家按儒者著有五  
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楊雄之三書也且太玄  
易類也法名諸子也樂箴雜家也奈何合而  
為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

舊類有道家有道書道家則老莊是也有法家  
有刑法法家則申韓是也以道家為先法家  
次之至於刑法道書則出條例刑法則律令  
也道書則法術也豈可以法術與老莊同條  
律令與申韓共貫乎不得不

道家之書釋氏三類為一類命以道家可乎  
凡條例之書古人草昧後世詳明者有之未  
有棄古人之詳明從後之紊濫也其意謂釋  
氏之書難為在明墨兵農之上故以合於道

家殊不知凡目之書只要明曉不如此論高  
卑况釋道二家之書自是才盾豈可同一家  
乎

漢志於醫術類有經方有醫經於道術類有房  
中有神仙亦自微有分別奈何後之人更不  
本此同為醫方同為道家者乎足見後人之  
苟且也

唐志別出明堂經脈一條而崇文總目合為醫  
書據明堂一類亦有數家以為一條已自疎  
矣况合於醫書而其類又不相附可乎

漢志以司馬法為禮經以太公兵法為道家此  
何義也疑此二條非任氏劉氏所收蓋出班  
固之意亦如以太玄樂箴為儒家類也

漢志以世本戰國策奏大臣奏書記為春  
秋類此何義也

唐志以選舉志入職官類是崇文總目以選舉  
志入傳記非

避齋間覽古人寫書有誤字以雌黃滅之  
史館進唐書奏分温温之疑仍惧魯魚之謬久  
攷網帙粗定鉉黃

事實  
字畫之訛

張鷟云亥之與豕涇渭莫分魯之與魚淄澠  
莫辨注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  
渡河校之果然又簡帙磨滅以陶為陰以魚  
為魯夏五注傳疑也郭公注無傳蓋經闕誤



也

枝書天祿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

校端出火用以照向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

之精天帝聞印全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

焉

韓文訛字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則

看過了後見謝子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

圖了此不字

朋字未正

唐劉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自方十歲上召

入樓中簾下貴妃置于膝上為妃粉黛與之

中柳上問晏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

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枝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仇校常謂校

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身三四校猶有脫

誤



凶禮

君始死

喪大記鄭目錄云記人君以下始死至殯葬之事今儀禮正經喪記夕虞三篇所載惟士禮國之大喪以及諸侯大夫之禮皆缺禮經既缺而自處禁貴者尤諱言凶事故雖崩薨大變臣子至痛而訟襲陋鄙及民庶之不若今以小載篇名及本篇所述附以周禮禮記諸書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補為此篇列之士禮正經之後其先後次第之大畧並依士喪禮士喪禮有天子諸侯大夫所通用者不復重出讀禮者所當互考也

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

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禭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

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之擯大夫王后及世子也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凡

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 儀 禮

津師之職凡卿大夫之喪相

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死 小事治其禮儀而

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

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

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

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祭奠之牲器

疾病外內皆婦

為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

君大斂徹縣士去琴瑟

聲者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 諸

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

士

寢東首於北牖下

為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瓦北牖下成為墉

下

廢牀修褻衣加新衣体一人

人始生在地廢去牀底其生氣反徹褻衣則

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

終於正也体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

屈伸也

男女改服

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

屬纊以俟絕氣

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

君子重終為其相襲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

皆平時替正君服位者



君堯以是卒

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

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算謂遣使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

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

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

之通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

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

室其燕處也始卒主人婦兄弟哭婦人哭隔凡哭尸于室者

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喪大記正以備天子以下喪禮大喪之禮莫

重於嗣君即位今附見於記文之下

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誠舜

二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一

百一十七歲

百姓如喪考妣

考安父母百官感德思慕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

絕音二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

至遠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

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

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

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稱毛公則三

公矣此先後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

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

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

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昔國名人為太子

公卿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石尹百官之長及

諸御治事者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夷

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

病日臻既稱籥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病日至言困甚曰父誓言無廖恐不得結信

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

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

施陳教則勤勞

肆不遠用克遠發集大命



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教為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敬迂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日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尔尚明時朕言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

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畧

用敬保元子到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到到康王名大渡於艱

難勤德政

柔遠能迓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

思夫人自亂於威儀尔無以到冒貢于非哉

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

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到冒

進於非危之事

茲既受命還

此羣臣以受顧命各還本位

出綴衣于庭綴

綴衣陸帳羣臣既退徹出陸帳於庭王寢於

北牖下東首及初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栢南宮毛倬爰齊

侯呂伋以干戈虎賁百人逆子到於南門之外

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

門外使栢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

延入翼室恤毛宗

明室路寢延入使君憂為天下宗主

魯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

不地故也路不地也隱之不忍地也隱也

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

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

以齊終也齊終也僖公三十有三年公薨于小寢

公如齊又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小寢非正也非路寢也

文公十有八年正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

非正也

襄王三十有一年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

定公十有五年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

復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

夏來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

于四郊

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王路於大

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

道也夏來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太祖以

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天子以禮也太祖始祖



廟也故書為綏菴杜子春云當為綏菴非也  
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皆魯兼用之有  
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彼注云綏當為綏則  
旌祈有是綏也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種上  
所謂注旄於首者五祀四郊乘玉路建太  
常今以復去其旄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  
綏者士冠禮及王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  
綏者今禮家定作綏

祭僕大喪復于小廟

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太廟春秋僖八年秋

七月禘于大廟

隸僕大喪服于小寢大寢

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太寢高祖

以 稱小始祖廟稱太 亦曰廟為稱

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常稱事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以乘升屋者虞人主林

麓之官也狄人乘吏之賤者階梯也奠奠之

類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

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

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踊捲衣投于前司服

受之降自西北榮

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所以事君之衣也用

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  
求於神也君以卷為上公夫人以屈狄互言  
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褙衣侯伯以鷩其夫  
人用榆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輅  
赤也玄衣赤裳所謂鄉大夫自玄見而下之  
服也其世婦亦以禮衣崇屋翼東榮者謂鄉  
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出踰若  
云臯某復也司服以茵待衣於堂前

復西上

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知其命

之數

王府大喪共復衣裳

司服大喪共其復衣服皆掌其陳序

復諸侯以衮衣冕服爵弁服

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

三衮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

也衮猶進也

夫人稅衣榆狄狄稅素紗

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榆狄也狄稅素紗言

皆以白紗殺為裏

內子以鞠衣衮衣素紗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

士

內子鄉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

隗於狄趙襄以為內子而以下之是也下大

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

唯上公大夫亦有褙衣侯伯夫人自榆狄而



下子男夫人自闕伏而下鄉妻自期衣而下  
大夫妻而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紗若  
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制袍不禪以素紗裏  
之如今往袍襖重繒矣衰衣者始為命婦見  
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  
婦人復不以衽

衽婦人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衣故不用招  
菟也絳襖衣曰衽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

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其

以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及士喪禮云

以衣衣尸浴而去之

復以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

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天子崩復曰天子復

矣

始死時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

諸侯復曰某甫其矣

始死奠

司士作士掌事

事謂奠斂之屬

戒臣民

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

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

戒鼓擊鼓以警衆用故書戒為駭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月喪荒之聯事

太宰贊贈五舍五司徒率六卿之喪庶屬其  
六引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冠前王  
此所謂官聯

太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

大司冠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師民喪紀王卒則從

卒猶行也故書卒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

王與喪紀之事

世婦凡王后有擇事於婦人則詔相

玄謂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

夫人於堂上

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平者正其

司士大喪作掌事事謂奠斂

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

大喪王后出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

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

小宰以法掌賓客之戒具喪亦如之

戒官有事所當共法謂有舊法施行

雞人大祭祀夜嘒且以詔百官

夜夜漏未及鷄鳴時也呼且以驚起百官使

夙興

喪記亦如之

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

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族帥有司而治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凡有爵者之喪以

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虎賁民固有事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非常之難要在門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

大司徒若固有事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  
皆不行於天下

司險國有故則藩 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  
之唯有節者達之

有故喪災及兵也閉塞要害之道備姦鬼也  
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

遷尸襚齒綴足帷堂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僕人大僕也射人與射人也 五之朝位也  
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弓

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  
奉

王府大喪共角枕角柶  
角枕以枕尸角柶用 也以襚齒士喪曰襚

齒用角柶令可飯舍  
始死遷尸于牀撫用斂衾去死衣小臣袂世用

角柶綴足用魚凡君大夫士一也  
沐謂所設沐葉當牖者也

慕人大喪其帷幕帶綬  
委人喪記共其木材

命赴  
父兄命赴者

謂大夫以上也十主人謂命之  
天子崩謂告喪曰天王登假

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  
凡計於其君曰之臣某死

計或皆作赴赴至也至死某子使人至君所  
告之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計於他國  
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

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君夫子不祿薨告也國君謙也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  
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

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  
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

某實  
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

讀周秦之人声之誤也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死計於他  
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

外私某死計於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

声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哭于寢不附於姑故  
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  
葬日中自幕又於正寢所謂又哭于寢二也  
卒哭而祔于祖始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



氏堯葬載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今予子  
三禮皆闕  
滕侯率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  
名故堯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  
盟以名告神故堯亦以名告同盟告亡者之  
終稱嗣位之主  
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葬秦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  
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  
言也  
而葬從主人  
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臣子辭  
稱  
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  
赴天子也綠天子閔傷歆其知之  
而葬不告  
不告天子也  
哭位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  
親魯同同位  
肆師大喪序哭者內宗大喪序哭者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序次外內宗及命婦  
哭王  
九殯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叙者乃哭

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  
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  
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  
堂上北面  
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  
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  
於夫人後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  
婦於宗姑姊妹之子  
大夫之喪婦人坐于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  
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早於死者以其  
位尊故坐哭者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  
亦皆立哭鄭注知命夫命婦未哭者同宗父  
死子姓為姊妹子姓也者宗左氏傳士踰月  
外姻至今大夫切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  
如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  
卑者以其與主人等並死哭位故知是為喪  
來哭者若有吊者當位哭不得坐也此大夫  
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立者約上  
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云凡此哭者  
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與君大夫其哭  
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  
坐大人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  
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大夫之喪非命夫婦命  
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為尊卑



也若其今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後專於死者則生卑於死者則立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受含祔幣玉  
小宰受其含祔幣玉之事

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祔幣玉之事為銘

司常大喪共銘旌  
銘旌三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書銘自天子達於庶其詳一也  
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曾人大喪之大泚設斗共其象也  
斗所以沃尸也象尸以曾酒使之香美者鄭

司農云象讀為檝  
檝人大喪之殓共其津器

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水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沐禮

第有枕此之謂津器天子亦用夷盤  
津師大喪大泚以曾則築鬻

築香草者以為曾以浴尸香草鬱也  
典絲喪紀共其絲纒組文之物

以給綵綉著盱口綦擢之屬青與赤之謂文  
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預一纁裳一爵弁二玄見一褻衣一米綠帶申如加大帶於上

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

帶以佩鞞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鞞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三稱今公襲九

稱是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頰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各殺三尺

袍必有表不禫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袍襲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

之襲爾衣裳與稅衣纁襦為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襲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紼也紼之不加歲功大

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  
變之所以異於生

復衣不以衣尸  
復人大喪共夷槃水

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  
漆赤中凡度長短曰長直亮反度淺深曰深

尸鳩反度廣狹曰廣光曠反度高下曰高古  
倒反相承用此音或皆依字讀

君設大槃造水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  
盤無冰設沐禮有采枕

造猶內也禮第袒簣也謂無席如浴時沐也  
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



乃設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水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

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頤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

玉府大喪共含玉

舍人喪紀共飯米

飯所以實口，不悉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穀，士用梁之四升，實者唯盈。

天子飯九具，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

含一沐，襲一沐，遷尸于堂，又一沐，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水，西陸朝覲而出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沐浴

小宗伯王崩大津以秬鬯淋

鄭司農云：大津，大浴也。杜子春讀泚為泚，以秬鬯浴尸，玄謂大津始尸伸之。

大祝大喪以鬯泚尸

小祝大喪贊泚

故書泚為溝，杜子春云：當為溝，泚謂浴尸。

女御大喪掌沐浴

管人汲，不說，緝屈之，足階，不升堂，授御者入浴。

小臣四人抗，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盥，沃水用

料，浴用緝巾，拒尸浴衣如他日。小臣瓜足浴飲

水，蕪于坎，共毋之喪。御者抗衾而浴。

抗衾者，敵上重形也。拒，拔也。水足斷足，瓜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休于堂上。君休，梁大夫

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塋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

管人受沐，乃蕪之，甸所取，徹廟之西北，靡薪用

燬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

他日。小臣瓜手，翦須，濡濯，蕪于坎。

差泚也。泚，飯米取其泚，以為沐也。沐沃用料

泚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緝此云士沐

梁，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

與

飯衾襲

大祝大喪相飯

大宰大喪贊含玉助王為之也

鑿中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子羔之襲也，前衣裳與稅衣，纁衽為一，素端一

皮弁一，爵弁一，玄見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爾衣裳者若今大禡也繡為前溫為袍表之  
以稅之乃為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  
者也大夫以為繡為之緣非也唯婦人繡衽  
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  
婦服而以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為襲  
之玄冕或為玄冠或為玄端

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哈以踈米二具  
踈糲米也禮記曰稻曰嘉蔬  
襲衣寸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  
徑五寸而緝組綬

受吊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

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  
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及社拊心降西自西階拜  
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也于寢門外使者  
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吊則與之  
哭不逆於門外  
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比  
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  
斂之後寄公東南國賓門西北而士於大夫  
親吊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  
位西階東南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

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而在  
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南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宋成公如鄭鄭伯將子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  
宋先代之後也於周謂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  
拜焉

陳小斂衣奠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

士以蒲席

簞細韋席也三者下階有莞

司服大裘共其斂衣服掌其陳序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編衾士

縗衣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

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終不在列

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

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

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

也絞終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

無終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三

君無極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

不以即陳無不斂者不斂君大夫士皆用復衣



復衾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
凡陳衣不誦非列未不入絺絡紵不入	不屈謂紵而不倦列未謂正服之色也絺絡
紵者者當暑之襲衣也襲尸重形冬夏袍用	及斂則用正服
復衣不以斂	封衣凡喪紀則飾其牛牲
牛人喪事共其奠牛	謂服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圓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
脂人喪紀共其脯脂凡乾肉之事	醢人凡祭祀其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
以上八官並陳大斂奠至祖奠遣奠	小斂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泣小斂大斂帥異族而佐
執事大祝之屬泣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	為之異族佐斂既曰可以相助
大祝大喪贊斂	冬官主斂事大祀贊之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君之喪大昏是斂衆昏佐之大夫喪大昏侍之
衆昏是斂士之喪昏為侍士是斂	

昏樂官也不掌喪事為祀字之誤也侍猶臨	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
斂士喪禮高祝主斂	凡斂者袒遷尸襲 <small>袒者於</small>
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	六人
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襲之	小斂之祭服亦不倒
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社結紱不紐
左社社鄉右反生時也	自小斂以往用夷舍夷舍質殺之裁猶冒也
鋪紼紼鋪衣鋪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紼	紼踊
斂者既斂必哭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無姪娣
撫以手案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	君大夫馮父母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
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	者父母先妻子後
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
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	妻於昆弟執之
此思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	馮尸不當君所



君不儀僕妾

自小宗伯至此十三條大飲條通用

君於大夫世婦為之賜則小飲焉夫人於世婦為之賜小飲焉

卒飲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髮括

髮以麻婦人髻帶於房中

士既殯說髦此云小飲蓋諸侯禮也士之既

殯諸侯之小飲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髻

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奉尸夷于堂拜賓

徹惟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而下從而奉

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

三才廣志

君拜寄國公賓大夫士拜鄉大夫於位於士旁

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

妻持拜命婦況拜衆賓於堂上

衆賓謂士妻也尊先皆持拜拜士於其妻者

旅之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坊諸

婦南鄉

由外事者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下

面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

不哭

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

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

賓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

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于初則以袞抱之人

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

之拜在竟內則侯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

無後無無主

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揖主為之

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三才廣志



徹始死喪奠  
大祝大喪徹奠

襲帶經小飲奠

主人即位襲經帶踊

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  
變也

母之喪即位而免

記異者礼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  
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飲則免

乃奠小飲 予者襲衰加五帶經與主人捨踊

始死弔者朝服禭裘如吉時也小飲則改飲  
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

不冠改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飲子游  
趨而出襲衰帶經而入

賓出徹帷

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飲則徹帷徹或為衰

代哭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  
以日夜

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代更也礼未之大飲  
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

視刻飲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  
晝夜共百刻也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

成法有四十八箭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  
之乃官代哭

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龍倦既小飲可  
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

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以不官



設燎

委入表紀共其薪蒸木村

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焚燭庭燎

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六燎於門內曰庭燎

君堂上二燎下二燎大夫堂上一燎下二燎士

堂上一燎下一燎

獨所以照饌也成燎而設燎

陳大飲衣及殯葬之具  
大飲於昨

陳小飲衣條內有君以簞席并司服共飲衣

服及陳襲衣條內典絲共絲續內司服共衣

服皆此條通用當互考

大飲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

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紵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

序東五十紵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紵

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紵五

幅無純

二衾者或復之或為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

朝服十五并小飲之絞廣終幅折其末以為

堅之強也大飲之絞一幅三折用之以為堅

之急也純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

矣生時禫被有識死者夫之異於生也士喪

禮大飲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

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又同亦蓋夫子之士純

或為點

大飲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

猶小飲也

褶袷也君衣尚髮去其耆也

無端組圭璋璧琮瓊璜之渠眉疏壁琮大飲尸

以飲尸者於大飲焉之也組讀組與為組

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

聯六玉溝瑑之中以飲尸圭在左璋在首琮

之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股蓋取象方無神



之也素壁琮者通于天地  
 君即位而為禪歲壹漆之載焉  
 禪謂地棺親尸者禪士著之言也一漆之若  
 未成然藏謂虛言之不合  
 天子之棺四重  
 尚深遠也諸公三重為侯再重大夫一重士  
 一重  
 水兒革棺被之其厚 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  
 皆周束縮二衡三社每束二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禪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  
 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  
 水兒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  
 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  
 梓梓用也以其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  
 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禪一重也士無  
 屬不重也廢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  
 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禪時措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用  
 半骨錯士不綠錯所以  
珠著裏  
 舍人喪紀共熬穀  
 熬君四重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  
 魚腊焉  
 熬者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  
 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  
 指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幕人大喪共帷幕帝綏  
 為賓客飾也惟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幕  
 在楹上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帝  
 唯士無帝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  
 賜帝  
 掌次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  
 不重  
 司几筵凡喪事設幕席右素几其拍席用萑蒲  
 純諸侯則紛純每敷一几  
 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芻而細者鄭司農云拍  
 席迫地之席芻居其上或曰拍席載黍稷之  
 席玄謂拍席字磨滅之餘梓席藏中神坐之  
 席也敦讀曰蕪覆也棺在殯則樽則既窆之  
 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  
 皆異几体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凡凶事仍几  
 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云吉事變凡變更其質  
 謂有飾也乃讀為成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  
 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祭酉牖間南  
 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玄謂古祭主  
 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釋於每祊事仍几  
 神事文一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  
 喪禮略  
 宋文公卒棺有翰惠君子謂華元樂奉於是乎  
 臣不







徹小奠飲  
大祝大喪徹奠

大飲

君將大飲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舍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紛衾衣士盥于盤上士奉尸于飲上卒飲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案親記自外宗房中南面而下至夫人東面文並與大記同但夫人東面之下有坐馮之興踊五字別雜記注云北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今略其同記其異者如此  
大夫之喪將大飲既鋪絞紛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

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而過尸卒飲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婦主馮之

先入門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年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飲也

大夫計於同國通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適讀 匹敵之敵謂祭同者也實當為至此

秦人之聲之誤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飲焉於士為之賜大飲焉夫入於世婦大飲焉於諸妻為之賜大飲焉

殯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君大夫鬻爪實于祿中士埋之

○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鬻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篋

君蓋用漆三柱三束大夫蓋用漆二柱二束士蓋不用漆二柱二束

用漆者塗合北北之中也社小要也



天子之殯也。龍輅以梓。取水以周龍輅。如梓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殊為龍。

加芥子。擗上畢塗屋。

芥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緝於繆幕。如梓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天子之禮也。

君殯用輅。擗至于止畢塗屋。大夫殯以輅。擗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

擗猶若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輅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擗于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擗木題。漆象擗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輅不畫龍。擗不題。漆象擗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輅置棺。西牖下就牖。擗其三而塗之。不及棺者。言擗中拱小。裁求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

士殯見社。塗上帷之。士不擗。掘地下棺。見小要耳。惟之鬼神尚幽。闔也。士達于天子。皆然。幃或作罽。或作淳。甸師喪事。代王受清。裁。

案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大柩。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大祝作幃。辭授甸人。使以禱籍之。由神受青。裁。弥後殃。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共是之謂乎。

宋元公將如。若六卿曰。寡人不佞不能事。

父兄以為二三子憂。若以孀子之靈。復保首領。以沒。唯是槨。拊所以藉幹者。

槨拊棺中。苓。牀也。幹。骸骨也。

請無及先君。仲或對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

以擗覆棺而塗之。所謂龍塗龍輅以擗。

諸侯輅而設幃。為榆。阮故。擗君臣者。廢輅而設。擗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輅。三臣於禮去。輅。今有紼。是用輅。借禮也。殯。禮大夫。最于西。士序。拙。肆。見社。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使也。穆伯。魯大夫。敬。姜。穆伯妻。文伯。敬之母也。禮。

朝。夕。人。不。帷。

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成服。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司服。之。吉。凶。衣。服。

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遠。儀。

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殯。世。婦。

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亦。如。之。

追。師。常。王。后。之。首。服。為。九。殯。及。外。內。命。婦。之。首。

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筭。經。亦。如。之。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殯。世。婦。女。御。鄭。

司。喪。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

司。喪。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

司。喪。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

司。喪。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



其婦玄為妻亦為命婦

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律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溷者且授之杖

外命男六鄉以出世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

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

扶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遠非數

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

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

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

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

女服三月天下服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

杖

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

禮大可以見親疏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

士二日而殯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

與未日此二日於死日亦得三日也婦人皆

杖者主婦容妻為君子女子在室者

子皆杖不以即位

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去杖同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新

殯後受弔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為之賜則小斂

亦為之賜謂之恩惠也

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

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於之世小斂焉

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

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

奠之禮侯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正止于門

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

壻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

人立于後

設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

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壻

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

升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

錫裹而往吊之

擯者進主人拜稽顙若稱言祝祝而踊主人踊

稱言卒所以未之亂也祝祝而踊祝相君之

禮當節之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侯于門外命之及奠乃

及奠卒奠主人先侯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

外拜稽顙

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

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復及也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



臣喪記殯後君始來弔也復或為服  
 夫人吊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  
 入門右大夫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并摯類  
 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  
 主婦送于門內并摯類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  
 拜  
 視世子從大夫以為節也世子之後夫人位  
 如視從君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  
 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  
 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共君主人而拜  
 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位階之下西面下  
 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  
 中君雖不升堂由辟之也 後主人而拜者  
 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具拜者  
 主人無二人也  
 君吊其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  
 具設奠君退必奠  
 陳室器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  
 則出而陳之既事歲之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罵說大喪亦如之  
 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陳先生室諸又曰大  
 路在賓階西綏路在階阼面先路在右塾之  
 前次路在又塾之前  
 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頊材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  
 士致才木頊待以供喪用  
 秋設輔房綴衣櫛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  
 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帶綴純文具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弱革綴雜彩有文之具飾  
 几此旦夕所事之坐  
 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西夾南嚮  
 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弱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  
 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越王五重陳室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文陳先生所室之  
 器物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  
 室刀赤刃削太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  
 為三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王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  
 卦謂之河圖歷代傳室之  
 胤之舞衣大具設鼓在西方  
 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事法大具如車渠篋  
 鼓長八尺高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2



允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室之東房東廂夾室

太輅在賓階西綴輅在阼階而西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金玉象皆以飾車

先輅象以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之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而凡陳列皆

象成王先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二人崔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西階祀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堂一人冕

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鏡立于側階王麻冕

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同瑁由阼階降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同爵名瑁所以瑁諸侯圭以齊瑞方四寸邪

刻之用阼階非由便不嫌

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

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太君成王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

康王命汝繼嗣其道

臨君周邦率循天下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

變和天下用咎揚文武之光訓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太祖文武之火飲

叙成王意

王再拜與咎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

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以受

羣臣所傳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

宗人同拜王咎拜

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

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咎拜尊

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齊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

齒王言饗太保言齊互相備

宅受宗人同拜王咎拜

太保若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

咎拜敬所白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言諸侯則卿士已不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

廟皆待王後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

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

稱奉圭無弊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

首王義嗣德咎拜

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尽礼也康王以義齊



先人明德其拜受其幣

太保既蒞伯咸進相揖皆拜稽首曰敢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初用敷

遺後人之臣服于死王雖尔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用奉與厥石無遺鞠子蓋羣公既皆听

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及喪服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

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宇

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臣咸在百官總已以

听冢寧

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以不稱使當稱

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

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

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

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

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終始之義

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孝

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

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

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

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

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於

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

况臨諸臣乎

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召不敢皆殯而往

况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曰

閔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

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

猶不敢喪未殯而臨諸臣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時

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文祖者堯文德之祖

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毫

居倚廬

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宮謂闔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

廬倚廬也舍至侯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

賤者居至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至室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



宗居 三年不言此之謂梁問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生之服履

朝夕奠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 奠衣服今坐上菟衣也

朔月啟奠

籩人喪事共其薦羞蓋籩

天子諸侯之喪斬菴者奠大夫齊菴者奠外饗凡小喪記陳其昃俎而實之

卜宅

小宗伯及執事祗葬畝器遂哭之卜葬北甫窆亦如之

兆墓昔城南始也鄭讀窆為穿杜讀窆為乾謂葬穿壙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公居也圖為畫其地形及丘壘所處而葬之先王造壘也昭居左穆居右夫處東西



凡諸侯君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生其後而亦併昭穆

凡死於 不入北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閔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及窆以度為丘祔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投之兆

葬於北方北首 龜人若有祭祀則以龜以往喪亦如之大卜凡喪事命龜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履總布冠不鞋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龜作卜葬及日也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

作龜謂楊火灼之以出兆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於周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日子之病革矣如至乎

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

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公叔文子葬於遐丘遽伯玉也

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

文子曰棄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後請前 刺其欲害人良田 璣伯玉名

井樽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例其人

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 柏樽以端長六尺

君松樽大夫柏樽士雜人樽 樽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樽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便庶人之樽五寸五寸謂端方也

棺槨之間君容視大夫容壺士容甕君裏樽虞筐大夫不裏樽士不虞筐

顧命越七日祭酉柏相命士須村 宋元公卒樽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奉於是乎不臣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寧范獻子者其柏樽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范獻子代親子為政去其柏樽示貶之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柏司馬自為石樽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獻明器 小宗伯王崩反執事祇葬獻器遂哭之

執事蓋新匝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財又獻



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管代之  
卜葬日

天子崩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二月而葬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隱公三年葬宋繆公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

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宣公八年葬敬嬴礼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指之廟立之主曰帝

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殷主級重焉周主重微焉

魯文公二年作僖公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終則遠入於廟

作主非礼也

元年四月葬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上也以新死

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推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礼祭之寢不同之於宗廟凡君者胃諸侯以上不通於鄉大夫

烝嘗禘於廟

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祭於寢則宗廟四時嘗祀自如舊也三年礼畢乃皆同於吉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

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礼平明而葬日中而反反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麤捕所以副孝子之心礼其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

練主用栗

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

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

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

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

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



何歎久喪而後不能也

禮作練主當以十二月文公亂聖人

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

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誠其後也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擇

可也毀塗可也

禮遇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

有所加

廣志卷之八百三十一

禮典

喪禮義

白虎通義曰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

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

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曰死於適室知

摠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

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教孝經曰孝子之

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不至庶人俱言喪何

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夫禮必於天敬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

喪祭之禮所以門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

薄而倍死忘生者矣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生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殺也有經而等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與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於其奢也儉喪於其也戚夫禮之始諸飲食其端黍豚汗尊而杯飲蓄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井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飲腥而直執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此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禮也者反本循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於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歛在牀曰尺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

故發胃擊心骨踊殺殺曰如壞播然悲哀者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也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惻焉慄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徽幸復反也成壙而婦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忠也人情之實也喪禮哀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諸鬼神之道也地而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且弗思虛也亦以食道用美焉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奠為之節文也祖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祖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祖有所襲哀之節也并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并而葬殷人啜而葬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食命



之也及哭井堂及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及諸其所養也及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天而亡焉失之矣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及哭 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葬於北坊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及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及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以虞塋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塋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有也三

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至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達之天子達布幕衛也繆魯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儲其法而審行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之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減穀猶且饁之而况以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

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逸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蓋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妻妾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以為人頌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 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倫士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 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瑾素緣而往埋之及無哭泣之節無喪麻之服無親踈月數之等

是之謂至辱

謹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經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聞已然而殯歛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 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 之故雖備家必踰目然後 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構物者作矣故殯父不過七十日速不捐五十日是何也曰速者可以至矣百未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志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談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 安生也 隆思養之義也



喪禮者以生異於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鬻體飲含，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擲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設襲衣，襲三稱，緇紳而無鈎帶矣。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筭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罍而毋縱，甕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水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芋筴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及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徒之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與而藏之。金華，嚮朝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徒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祝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壘其貌，象室屋也。棺槨其貌，象殿蓋斯象拂也。無棺絲，萬縷，其貌以象菲帷，疇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攫茨，其貌也。故喪者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謂之或殺，生而送死，謂之賤。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不哀則訖，訖則厭，厭則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建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耻之變而飾所以威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雷而浴，毀窆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踴行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設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也。白虎通義曰：人死必沐浴於中雷，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雷，飯含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冷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用珠寶物行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



胃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歛不設胃則形是以襲而后設胃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歛而徹帷

子曰掌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始卒之未小歛也一也喪服之先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達而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

三才廣志一禮卷之

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白虎通義曰崩薨三日乃小歛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鬼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天子諸侯三日小歛大夫士二日小

尸柩者何謂也尸之謂言失也陳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為言究也也不復章也曲禮

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以忠忠者厚也曰

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殺人教以

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容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

天又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

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又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

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思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三才廣志一禮卷之

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思淺故三月而已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思從內發故為之制也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款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腰經者以伐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勝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簋也祠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世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



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又故為陰也故禮曰蓋杖竹也削杖桐也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ecorative border.

廣志卷之八百三十二 人道禮典

喪禮義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及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頌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

頌乎其至矣三年之喪吾後其至者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

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

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

有直情而徑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

喜則斯陶 斯味、斯猶猶斯舞、斯愜、斯

戚、斯歎、斯辟斯 品節斯、之謂禮人

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

妻妾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

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前世

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

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

而難為繼也夫禮為何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

有節

曾子謂子思曰假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七日子思曰先生王之制禮也過之者僭而

就之不至焉者跛而反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

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白虎通義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

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比斂之後



也何以知從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到不言  
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  
矣尚書曰再拜與對乃受同明為繼體君也緣  
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  
見及喪服吉見受門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  
為君也釋見藏同及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  
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  
事君統見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  
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日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  
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  
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  
稷為越綿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  
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  
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  
位統事即位 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  
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  
備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為也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  
冢宰三年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  
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子冢宰而  
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

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  
服發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  
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  
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君矣故曰義者  
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述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白虎道義曰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  
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  
而謝賓財少特力而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  
號哭盡情  
春秋不越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  
稱君恐民之感也  
子云升自客階能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  
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  
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白虎通義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  
臣子也欲聞之家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  
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謂侯薨赴告鄰國何  
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柝母喪告於諸侯  
柝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告鄰國明矣諸侯  
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  
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謂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責妾也何况  
於夫不乎  
諸侯薨死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為  
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乃當更爵命故  
歸之推讓之義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







備物之謂道矣齊衰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憐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卜筮視日齊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賓出主人拜送及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惠故忘日不樂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喪祭械用皆有等宜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

白虎通義曰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思也祖者如也始載於庭也乘輅車辭祖稱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昇自作階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凡以多為貴也  
有以大為貴者者棺槨三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白虎通義曰崩薨別號至墓同柯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也

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

白虎通義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執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以至所以慎終重喪也

諡者何也諡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上務德也故禮特性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死乃諡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諡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 殉乎哉  
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有之 備者不仁不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

殆於用人乎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芋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簋虛其日明器神明之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哭示民無知也周人廉之 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墳池推柩而反之降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子游曰飯於牖小飲於戶內大飲於作殯於客位祖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子云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作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備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劫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得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則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益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博聖謚曰克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大其若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下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

侯薨世子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幼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天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毋修閨門之內羣不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誅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曰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王曰廵狩崩子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



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絕期何示同變百姓明不獨親也

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孟子自齊葬於魯又於齊止於燕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師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

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

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

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魯平公狩見孟子孟子曰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正子人見曰君奚為

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

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為身為無後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林氏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

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也四方於子乎親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

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歿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

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

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妻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始噉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建於面目蓋歸反繫裡而掩之掩之誠

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撫然為問曰命之矣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相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日行固不愛也未敗墨子道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乘而非乘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

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世俗之謂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曰故不掘也亂

厚葬飭棺故掘也是及及知治道而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聖王之生民也皆使



厚優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於是桀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若是則何尤相入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夫太古薄葬故不相也亂今厚葬故相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夫是之謂大姦

國子高曰葬也首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又壤樹之哉

白虎通義曰葬之為言一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舍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此坊何就陰也

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今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兒所以藏尸令兒全也槨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

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蓋文故易之以聖周謂聖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人侵文墻置翬如巧飾喪祭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完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殯文

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

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求未之有改也

太公封於營丘址及五世皆及葬於周君子曰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死正立首仁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其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葬而封廣輪拾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夫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既無辟也者禮於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殤則浴首有瘞則沐病則飲酒食肉踐齋而病君子不為也踐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沐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沐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謂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沐禮邪

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功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俱曰君子賜也或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子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弗除也子路曰吾寡不弟而弗思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思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道矣吾 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不祥也言夫日忘有所至而不敢盡 松也

夫三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忌日必哀私諱如見親祝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典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 至必哀

父母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設而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戰敗無勇投諸陸外以爵之  
凡有功者居前

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  
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  
墳高四丈閔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疏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  
雅曰土之高者丘是自然高者聚土曰封是

人力為之故以之分尊卑引漢律以况周制  
大葬既有曰諸度甫窆遂為之尸

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為尸者成葬  
為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

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  
疏曰大葬謂王葬謂甫窆者謂家人請於冢

宰量度始穿地之處  
及窆以度為丘隧

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空器下棺  
豐碑之屬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

以衡大夫以咸  
疏曰上經己甫窆此經復之及究者此更本

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  
長短故文重耳天子有隧諸侯已下

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  
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與羨為祝耳

葬以北方北首  
疏曰言葬於園地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

詩幽真故也殯時仍南首者李子若猶其生  
不忍以神待之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劉向諫厚葬疏

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光葬於  
陰丘壘皆小葬墓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禹葬會稽不以其死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  
葬於畢在鄗東南無墳壠逮至其王閻閻造

禮厚葬千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  
襄五土皆大作立龍多其症載咸盡發掘暴

露甚足悲也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  
之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

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馬  
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

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高教驪  
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

籍燔其室瑩字往成見發掘其後收鬼亡  
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載擲

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  
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虞世南諫山陵厚葬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

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  
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

孝也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  
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孝文寤而遂以薄葬



文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先帝壽陵因山為體已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木槨足以朽肉吾勞心不食之地欲使功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亂以來是處山陵無不發掘及至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及不重痛哉若詔妄有更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求制藏之宗廟魏文之制可謂達於制矣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名揚於宗廟耳書奏不報

初家於鄧為余模得之字或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

護葬訖去位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為末胎山陵使事異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越四日而末厚鼎成以元宰復護葬於洛魏公光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園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附廟而臣時為山陵使事

怡然不能後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階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鄉郡相州元祐末章子厚為求泰山陵使子厚專權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畧云草草山陵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山秦會之為固位之計乃除孟仁仲為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畢猶入國門會之恕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山陵非宰相護送

求祐之權廢也宰相秦會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思陵備

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殯宮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毋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求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遂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慶恭持節尊拜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求崇陵持復上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原王韓侂胄為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古今實

宸駕

馮相告殺

長往謝朓冊文

宮車



掩池道弓皆注獨 兮不歸出元 哀冊

假 愚民取長陵一 何以加法乎出張

新宮

下蘭臯公皆並陽旌悠 兮野蒼帶白花兮  
掩淚衣去松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勿幽處  
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即 兮長夜出德

宗皇后冊文

因山而墳

故聖人取薄葬去後送驍山之銀海魚灯虎  
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大  
盜之守未足裁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

籍皆 未聞之過者出喬潭記

祭石於墳

狼石蒼 驍山之傍鏡樸龐巖巖然西方昔  
秦皇帝謀之不載七十萬人茲焉惶惶  
此山言礎 若有憑依屹柱中遠淫刑楚

追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狼名之自昔太古  
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  
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惟寂木噫嘻  
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銅三泉 珍總  
奇力庠財殫驅之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  
神墳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  
麾着潼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燼燔  
于章蓬顆無木不干年中禹堊會稽不改其

行聖德洋洋激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有言  
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  
詞狼石烟戒千春出皇甫湜狼山銘

橋山劍鳥

黃帝葬于 南空棺無尸性 在出史

至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于山上曰

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公孫卿對曰黃帝

已仙上天羣臣葬其木冠

樂水樹壙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半月羣臣

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涓水

之尾 壙其墓見其棺前和文王曰先君

始見羣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令

太子亦宜曰先君欲留而撫社稷故使雪弛

期而更為曰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出呂氏

春秋

全精躡踞

吳王闔閭葬虎丘山下發吳都之士十萬人

共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池廣六十步水

深一夫五尺銅棺三重瀆池六尺黃金珠玉

為危鴈扁諸之劍魚腸之子在焉葬三日

上騰白虎 于上用名虎丘出 越絕

書

葬折舊陵

秦夏太后卜葬曰東望吳子莊襄王葬芒陽

西望吾夫孝文王葬壽陽



墓起寢殿

古不祭 始皇

於墓側漢因不改四

時上飯出漢官儀

驪山崇移

始皇葬于

吏徒

十萬人曠日年下徹

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鋼其內漆塗其外被以

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陵為葬埋

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被冢而

託焉也

灞陵從儉

漢文帝治

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

飾因其山不起墳出木紀張釋之從至灞陵

上謂群臣曰以北山石為櫛用紵絮斷陳漆

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使其中有

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

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

石官令

馮參昭儀少弟以嚴見憚不得親近侍常懼

以王舅出 涓陵

以教病徒為寢中

郎

復土將軍文帝遺詔曰郎中令張武為

發近縣卒萬六千載櫛穿復土屬將軍武

金箱紵書

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致於棺中貯

之 卷後題東宮臣名年月出左傳

王匣鏤象漢武及侯三送葬者皆味繇

形

如鎧甲連以金 上皆鏤以蛟蛇鵠鳳匣

窆加以黃金不死者不朽晏類要亦肩賦帥

樊宗臨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室貨凡所發有

匣殮者皆如生故亦肩多行淫穢注灞陵杜

陵完

裁令流水

先武初作壽陵自文帝以後皆預作陵將作

大匠竇融上言園陵 無所用帝曰古者帝

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才車茅馬使後代之人

不知其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

池 而已

無起寢廟

明帝遺詔 園陵掃地露祭率天下

以儉

葬卜吉凶

隨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陵義同

三司蕭吉為皇后擇 地得吉處云 年二

千卜世二百上曰 由人不在於地高緯

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

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

戰沒然竟從吾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

四載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紹之云卜

世二千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

也女之識之

葬從儉約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詔恐身後子孫習於瓦



俗加四重之禮伐百祀之木崇後墳陵今領此制務從儉約九峻之山足容一棺而已木馬塗車黃梓黃籥事合古典不為時用

長孫皇后既葬太宗即死中作層以

引證司并徵視曰臣耗昏不能見帝指

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

下望獻陵若昭陵臣見之帝泣為毀臺

縣奉八陵

寶曆元年奉先一 共辨支措實為繁併

宜委京兆城一半租雜色役令諸縣均出出

敬宗實錄

盜發金室

五代温韜在梁羅州節度唐諸陵在境内者

悉發之取藏金室而昭陵最固志藏前世圖

書鍾王紙墨筆跡如新莊宗滅梁韜來朝郭

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遂

遣還鎮明宗朝賜死

戒用瓦紙

五代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

八陵無不發掘多藏金室故也我死當衣以

紙斂以瓦棺慎勿作石羊虎

既諫厚葬

棺槨之作自黃帝始皇帝葬于橋山先葬齊

陰丘壠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

於畢在鄗東南無墳壘連至吳王園間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會昭宣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及發掘暴露甚足悲也始王葬於驪山之阿下錮山泉上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灯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危鴈琤室之藏機械之更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麗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藉燔其宮室瑩宇往往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其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王者也數其之間外被項藉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書請薄葬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飾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孝成寤而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言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為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先舜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



足以戴骨為末索足以朽肉吾勞心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及至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及乃不重痛哉若遠詔妄有更改吾為戮屍於陵賊罪不可赦

漢世葬儀

天子葬幃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黃賜題侯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數目蒙玄衣熊皮朱棠執戈揚楯立乘四馬朱韞旂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晝日月非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太常跪哭曰十

五卒音止哭為漏止請祭司徒河南尹先引車騎太常曰請拜送車善白絲三糾統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不冠持幡幢皆銜枚羽林孤兒把俞耀歌者一十人為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下房都尊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禮獻司空將校復上出績漢後漢靈帝時鑄天祿殿燬吐水於平門外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奉進士往來襄郟間見之道側迄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要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

家於鄧為余模得之字或說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歐文

宋朝陵名

寧宗茂陵紹興己未春徽宗梓宮歸宰臣上陵名求錮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明帝周文宣二後陵名下秘書省參考如銍言遂改名永祐然漢平帝後漢瑒帝十國劉龔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帝唐懿宗皇后曰安陵宋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出閭見錄

議易皇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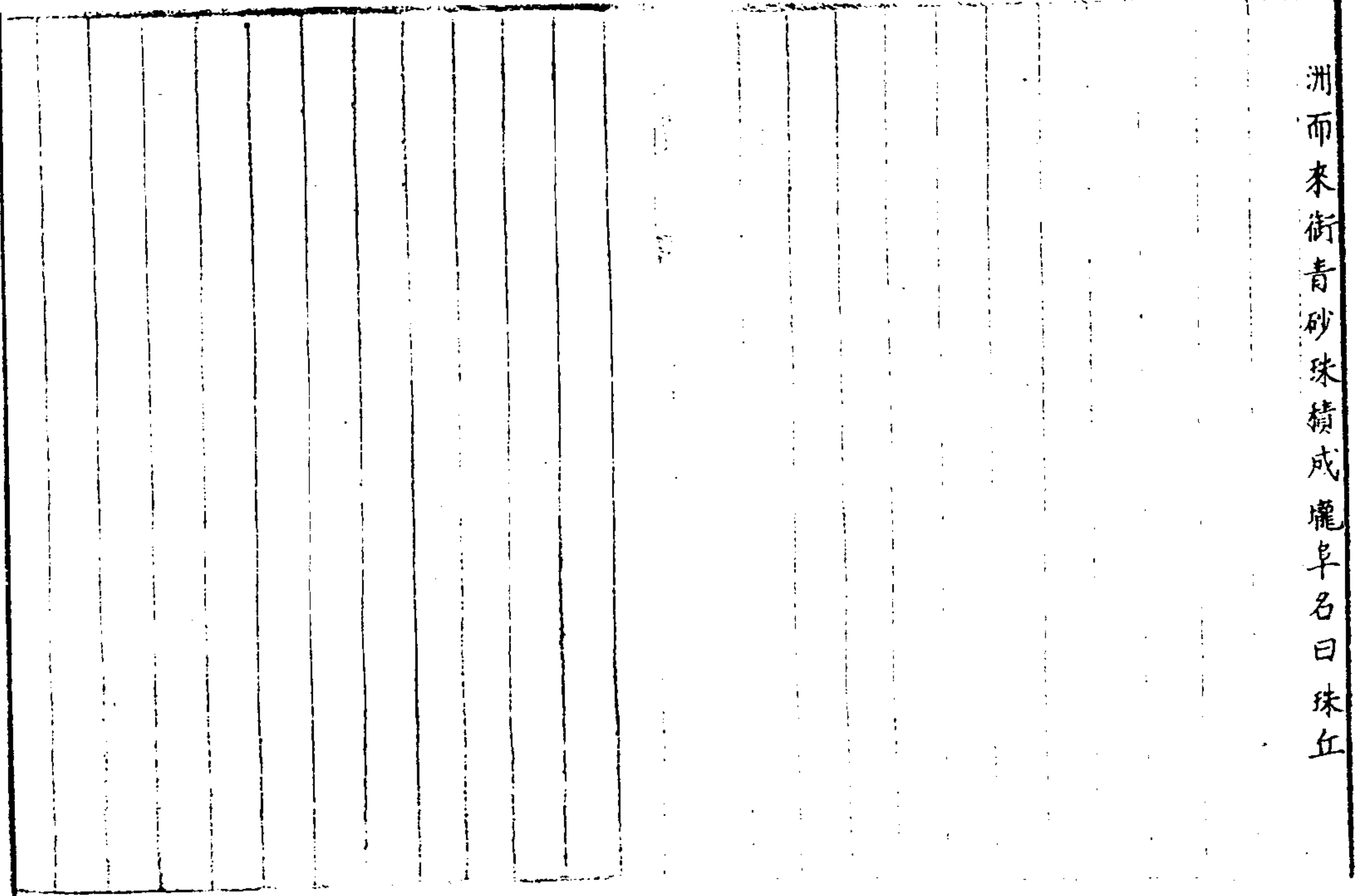
仁宗永昭墓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時諸使皆款不問而掩之韓公奇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遠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出遺事

擅修山陵

入內押班雷允恭求定陵皇堂而丁謂筮之朝廷命呂許公與魯肅公乘傳按視得其所及允恭等盜沒方中金室以高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舜燕蒼梧舜燕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名曰憑霄自冊



洲而來街青砂珠積成隴阜名曰珠丘



廣志卷之八百四十一

歷代改

大昊墓宛立在涿州

女媧墓趙城縣東南在晉州

炎帝墓長沙在潭州

黃帝墓橋山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黃帝

冢括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

山崩改爲羅川 宋坊州

顓頊墓臨河縣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

門廣陽里中山海丘曰顓頊墓鮒魚山之陽九嬪

葬其陰也 宋澶州

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陽

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宋澶州

唐堯墓城陽毅林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劉向曰堯

葬濟陽丘墟山 宋鄆州

虞舜葬九疑山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共山九

貉皆相似謂之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禹之葬或

田二妃葬衡山 宋永州

夏禹葬會稽史記與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

命曰會稽 皇覽曰在山陰縣會稽山上虞縣七

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會計骨德封功因更

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

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塔三等周方一 呂

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後墨子曰禹葬會稽

衣裘三領桐棺三寸地里志云山上有一井禹祠

相傳以為下有卽鳥耕田也索隱曰葦棺者以葦



為棺謂蓬萊而飲非也為棺約豈為乘之主而  
臣子乃以蓬萊表尸乎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  
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山南一十三里廟在縣  
東一十三里

殷湯墓汾陰皇覽曰湯冢在方陰曼縣北東郭吉州

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履平地 宋河

中府 自少昊至殷湯十冢宋太祖乾德四年詔

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太戊墓大名內黃縣東南

武丁墓陳州西華縣北太戊武丁二墓宋乾德四年

詔給陵三戶歲一享

周文王墓京兆咸陽縣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平

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墓京兆咸陽縣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皆在京

兆長安鶴聚東社中宋乾德四年二冢給陵戶祠

祭如太昊

成王墓京兆咸陽縣

康王墓京兆咸陽縣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

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桓王墓浞池縣東北

靈王墓河南城南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墓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墓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以上四墓宋乾德

四年詔州縣常禁禁採

秦二世墓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

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

一作銅銅騎塞 正義曰類師古云三重之果言  
至水也而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滅滿之王  
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徒滿  
冢中臧才浪及令匠作機弩矢所有穿近者 射  
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音  
館輸音戎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文魚膏為燭徐  
廣曰人魚作鮎 脚正義曰廣志云 魚聲如小  
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  
人魚似人形長尺 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  
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 以人魚膏  
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 今帝王  
用漆燈冢中 人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  
田洛及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 不宜皆  
令從死死者甚嚴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  
知之藏 即泄大事畢以藏閉中義正義曰音廷  
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閉工匠藏 無渡出者  
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  
餘正義曰閔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  
使東西流有土無 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  
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一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  
曰驪姬此言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  
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  
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銅水泉絕之塞以  
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秦之曰丞相臣斯昧  
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



極譽之不入燒之不照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

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安故太上皇 在櫟

陽十里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

郝標陽因死罪已下臣噴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

故持赦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營三百萬

以上與田宅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

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已下已下棺也呈太子群臣皆及至太上群臣皇

廟群臣曰帝起細微檢訖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

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賜視

牲什上者將軍四十斤服虔曰斤上疆上也如淳

曰斤闌也闌二地為冢墟故以闌斤言之鄭氏曰

四十金四十斤金 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

殿廢舍四上舍丞相以四時行園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

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去長陵一

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漢七年

六月己亥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應

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上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石

以為陵飾令郎中令張武為浸土將軍如淳曰主穿

衣真瘞事也師古曰川壙出生棺也下已而真之又

即以為墳故云浸土復還也扶日及發迎縣卒萬六

千人發內吏卒萬五千人城棹穿浸土屬將軍武乙

已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一十日也霸陵在長

安南東南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

葬民徙陽陵

後三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崩至葬



元帝時貢興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理正妄多藏金錢財物為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復宮女置於園林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漢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子子者宜悉遷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長北崩陵中至不潔容物由霍光賂於大休奢侈過度也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稱野炭葦諸下禮物昭帝太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高實預收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用款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之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辰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三十里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戶至五萬戶元帝永光四年分記陵屬三輔以謂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

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岳被虛耗之害閩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民寧民亦勞上迄可小康患此中國以綏四方今為初陵者物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名知之竟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五十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上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唯其難恒然傷心夫過而不可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也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章郭邑安為巧詐積土增賦歛繇役興卒暴之任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帝侍閭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朕以長言下閭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閭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閭前賜爵閭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為閭內侯食邑千戶閭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陳湯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浸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後年樂霸陵曲亭南更



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  
 可以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景壽昌造杜  
 陵賜爵關內侯任大匠米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  
 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  
 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見子生長長女不樂東方  
 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初  
 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  
 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故規良田役使貧  
 民可徙初陵以強京師衆病諸侯又使中家以下  
 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  
 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  
 自跪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  
 有司議皆曰昌陵因旱為高積土為山慶便房猶  
 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之靈淺外不固卒  
 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照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  
 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徇被其勞國家罷散府藏  
 空虛下至家底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  
 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以有十年功緒宜遠讓故  
 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將營起昌陵數年不  
 成漢遂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向上疏諫  
 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側意快愴悲懷顧謂  
 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薪諫漆其間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固南山  
 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慮焉夫死者  
 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封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

以新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棺槨之作自皇帝始皇帝葬于橋山堯葬齊陰丘  
 纘皆小葬且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  
 不改其列殷湯無葬陵文武周公葬於畢黍稽公  
 葬於雍索米宮祈年館下槨皇子葬於武庫皆無  
 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  
 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  
 奉安君父忠孝之志也夫周公武王弟也堯兄甚  
 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識也為四尺墳過雨而崩弟子修  
 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  
 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及其子死於贏博之間  
 穿不及泉歛以時湊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辨曰  
 骨肉之歸復於土命也視氣則無不知也夫贏博  
 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視曰延陵季  
 子於理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  
 周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為儉誠  
 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石椁仲尼曰不知運朽素相  
 呂芾集知畧之事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  
 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為禮厚葬十有餘年越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褒五王皆大作立壠多  
 其座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葬於驪  
 山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  
 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  
 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戒之變棺槨之虎宮親  
 之威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羅工匠計以萬數



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饒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浸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轉自古至今至未有或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莖彌薄知愈深者莖愈微無德寡知其莖愈厚丘壘彌高宮室愈麗祭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在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燹築臺園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泰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德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其日迫卒功費大萬百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其懼焉以死者為有知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之到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甚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先昭五帝三王而顧興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壘說愚夫之日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博望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仁可

三才廣志 卷八四一

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於延陵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五十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平帝元始元年詔葬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宮塙象生制度為殿屋故曰殿中師古曰此說非也殿中謂廣中象正殿處

六月己未義陵寢神衣在押中丙申旦衣在外林上寢令以急變聞用太平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九丈廣容八歷裹以葦席中門喪帳皆以葦車皆去輔輜疏布惡輪走卒皆布構幘太僕四輪輶為賓車大練為屋幔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主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綬帳以漢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畧載前漢諸帝高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北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一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一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車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侈車



石外方立先開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仗考設伏  
 火已營後徐地為西園后後徐地為婕妤以下次  
 賜親為功臣後書音義曰頭也法以頭向內所  
 以為園也便房藏中便坐也呈覽曰漢家之楚方  
 中百步已穿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  
 馬然後錯澤雜物杆漆繒綺金寶未谷及埋車馬  
 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復賞幸者  
 皆守園後元帝幸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  
 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象熊皮玄衣朱常執戈楊  
 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  
 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  
 可畏布之兇穢穿地中也方良周兩也天子之持  
 相黃腸為表表以石為園語曰木石之怪變周兩  
 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晝日月升龍書旒  
 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  
 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  
 車呈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自車南北而  
 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  
 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  
 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  
 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  
 枚有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  
 空張華以問侍士末曾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  
 檢校果然是之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  
 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為謂明器知喪道  
 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註既久曰陳明器以西

行南端為上管八盛容三升鄭玄註既夕曰管器  
 種類也其容蓋與筮同黍一稷一麥一稻一  
 麻一菽一小豆一蕘三容三升醴一醢一醢一  
 玄註既夕曰管筮之屑黍飴載以木粉覆以瓦  
 布醴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  
 灯一形矢四軒輶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  
 曰楛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楛猶侯也侯物而  
 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而  
 楛矢金鏃也為矢五分等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  
 細毛楛也形方一厄八半八鄭玄註既夕曰半盛  
 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區一具鄭玄註既  
 夕曰槃也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篋  
 四無篋爾雅曰大鍾為之鋪郭璞註曰書曰笙簫  
 以間亦名鐘磬十六無篋禮記曰有鐘磬而無  
 篋鄭玄曰不懸之也篋一簫四笙一篋一祝一歌  
 一瑟六琴一竽一吹候一札記琴瑟張而不平字  
 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箬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  
 後器鄭玄曰箬矢箬輓車九乘帛帛三十六足鄭  
 玄註禮記曰帛帛束茅為人馬謂之帛帛神之類  
 憲瓦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  
 容一升瓦紫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  
 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  
 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匡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  
 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  
 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赴贈位  
 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同贈王廷長尺四



寸萬以紫中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縹周緣贈幣玄  
 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克幅皇帝進跪贈美道房  
 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  
 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  
 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  
 司徒鮑昱典喪事翌日三公入安持宮還至美道  
 半途上欽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  
 重却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衣上即還  
 容根居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  
 王帳下司徒跪曰請就握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  
 器衣物藏於便殿大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十刻禮  
 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廳服服大  
 紅還宮及廬立主還禮桑大主尺一寸不書謚虞  
 禮畢附於廟如禮漢舊儀日高帝崩三日小  
 斂空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  
 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縣絮以彰外以皓木  
 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 甯中  
 主居其中央七十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  
 壙中以莖收主為木函藏廟大室中西墻壁  
 暗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  
 履几杖竹籬為備人無頭坐起如生前皇后  
 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  
 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  
 秘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二尺崇廣四尺先大  
 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從會  
 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解大紅服小紅十

一升都布練冠解小紅服緹服留黃冠常冠  
 近臣及二千石以十皆服留黃冠百官衣阜  
 每變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  
 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大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莖美道開通皇帝謁  
 便房太常導至美道去杖中常侍受柩至前  
 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道出中常侍授杖非  
 車婦宮也已下及虞立主如禮諸却廟祭服  
 皆不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  
 晏服皆封之篋筭藏宮殿後閣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直陵令視  
 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者一十  
 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有一高廟遂有事于者十  
 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有一高廟遂有事于者  
 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以後  
 幸長安謁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  
 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  
 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廟詩稱寢廟  
 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至寢有衣  
 冠几杖象生之具以為新物泰始出寢起於



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  
 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  
 陵乃大宰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  
 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大官送  
 用物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令漏  
 理彼抗具鹽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 故号壽陵  
 取長安之義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庑  
 無慮所用說文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無慮  
 都几也謂諸陵都几制廣也帝曰古者帝王  
 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  
 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者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  
 二三頃無罵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差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  
 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暉皆在周垣內提封田  
 十二頃五十七 八十五步帝王出記曰在  
 臨平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帝以  
 中原二年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末明元年正月帝葬率公卿已下朝於原  
 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却旧有上陵  
 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歛勿  
 浴勿飯勿舍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

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  
 之為當也則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  
 折衷以聖人之制而互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盞盞豆  
 尊彝鼎俎惟禮之循時競競業業盞于先武  
 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  
 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樞將發殿群臣百官陪  
 位黃門鼓吹三動鳴鐘鼓天子奉哀女侍史  
 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  
 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宦宦者省太后魄車  
 終事夫人子孝思不忘則專于廟享而已  
 夫蓋慕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志也廟以宅  
 神而致之是不神也此聖人致禮明乎幽明  
 之故仁智合而理義也既以送形而往安于  
 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  
 如元會儀上食奏樂即國泰計言民疾苦是  
 天易陵廟之理義體魄為有之屋廟祔而不  
 重設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為禮也  
 夫喪葬明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  
 歛也故為之歛不可歛而不殯也故為之殯  
 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首為中制以節  
 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遠孝子  
 思慕無寢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  
 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歛勿  
 浴勿飯勿舍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



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則明帝此卒蓋生於原廟祭豈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五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大廟之祭蓋豈遵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時競競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樞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動鳴鐘鼓天子率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執歌下殿祕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宦者省太后輿車駕路青月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率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率導公卿百官

如天子郊園薄儀後和熹鄧后莖菜以為儀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慕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素歷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未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莖頭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帝王始記曰故當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日崩其月壬戌日莖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

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杵水脯藉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巧異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章帝欲為原陵頭節陵起縣邑有平王蒼上疏諫曰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載沅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古者丘壠且不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又以古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虛在行馬內寢殿園寢在東園寺利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莖

和帝直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中虛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利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始記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帝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申莖

殤帝康陵山方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虛在行馬中園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三頃一十九



畝二百五十步帝王出紀曰高五丈四尺去  
 維陽四十五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  
 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一十五丈無周  
 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中虛在行馬門  
 內寢殿園省寺利舍在殿東提封田一十八  
 頃五十六畝三十步帝王始紀曰在維陽西  
 北去維陽一十五里帝以 四年 月庚  
 午崩九月 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中虛在司馬門內寢  
 殿園省寺利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  
 畝三十畝帝王始紀曰在維陽西北去維陽  
 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  
 午葬  
 冲帝懷陵山方三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  
 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利舍在殿東提封田  
 五頃八十步帝王始紀曰西北去維陽一十  
 五里帝以求加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  
 日葬  
 冲帝崩時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冠賊  
 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  
 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  
 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 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  
 行馬出門寢殿鐘虛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

殿北提封田一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  
 帝王始紀曰在維陽東去維陽三十二里帝  
 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日崩十月乙卯日  
 葬  
 桓帝宣陵帝王始紀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  
 維陽東南去維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  
 二月辛丑日崩次年二月辛酉日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  
 外戚家婦女群臣計吏吏奴單于西域三十  
 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闕百官  
 受賜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  
 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嘆曰吾聞  
 之古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  
 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則隱不易奪也或  
 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  
 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  
 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  
 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  
 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始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  
 在維陽西北去維陽二十里帝以中平六年  
 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始紀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  
 去維陽三百一十里  
 魏武帝崩遺令無藏金玉珍寶高陵建安二十  
 五年正月庚子日崩二月丁卯日葬



文帝皇初二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帝自作制終曰禮君國即位為柩存不忘亡  
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務畝  
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  
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休無為封樹無立  
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  
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塚非棲神之宅禮  
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  
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  
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芻蕘無藏  
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  
但漆際會三過飯舍無以珠玉無施珠玉  
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璆璠歛孔子歷級  
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  
元樂莒不臣以為弃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  
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  
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  
以利之明帝孝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  
尼立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  
其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  
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忘之國亦無  
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  
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是焚如之刑  
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原窆封樹桑葢為我  
戒不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知國  
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夫蓋葬

堯春梧二妃不從延陵堯子遠在羸傳魂而  
有灵無不知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為今  
詔妄有所更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  
戮死而重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  
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  
尚書秘書三省  
按武父子遺令俱欲薄葬始傳曹公疑冢七  
十有餘其防惠始矣泰始皇高齋神武俱厚  
葬且救匠徒以滅口然易代之後不免發掘  
三人俱英雄而末著識達則曹為謨云  
始武帝葬高陵有司休漢立陵上祭奠至黃初  
三年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  
父為孝臣以繁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  
先帝高平陵上殿皆燬壞車馬还羸衣服藏府  
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章上陵之禮及齊王  
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七年帝崩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祭從事五  
月丁巳崩六月戊寅日葬  
明帝將送葬曹真陳郡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  
止  
孫盛曰去窆窆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  
道於斯為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夫  
以義感之情猶尽臨逐之哀况乎天性發中  
敦礼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  
原厚葬君子以弃君於惡群等之諫弃孰甚  
焉



明帝景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二月丁卯日南  
癸卯日葬

帝崩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諡  
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甫  
曰禮稱魯孫其謂國家也苟美鄭玄說皆云  
天子諸陵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案漢  
既葬客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以  
存所服王甫禮容無容也之制今須容衣還  
時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葬服  
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知  
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  
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  
京故則今服也事曰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

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群臣  
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甫曰禮不墓祭而  
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羊東向百辟計吏前  
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之特  
蔡邕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  
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  
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詢先帝弃天  
下之日便以周年思慕煩毒入詣陵瞻待以  
示哀憤王者具行備安王孚尚書令裴秀等  
奏陛下至孝哀麻雖除哀燉蔬食有損神和  
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催傷宜降步  
聖情以尉万回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以叙哀

慎林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何心無服  
其以練經行詳見國門  
晉宣王遺令子弟辟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  
晉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晉平陵然遂不  
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  
晉尚書問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札無吉駕  
象生之飾四海通容八音豈有釋其練經以  
服玄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  
夫輒除鼓吹吉駕函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  
王新前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  
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旆遠車及  
塗執從方相衣裳此函簿所從出也今之  
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餘鼓吹吉服可設

而不作擊虞曰按漢魏故事侍葬設吉函函  
簿皆有鼓吹新札無吉駕遵從之文愚按札  
塗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仲大夫  
公孫薑卒天子追賜大駱使以行禮又士喪  
禮又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  
既有吉駕則宜有道從宜定新札設吉服導  
從設凶服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  
辰杜云九仗旒委也杜元 喪服 集云道  
車勇以本狀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  
練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  
札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後人之考歌聲哀  
切遂以為送終之札雜音曲權捨非經典所



制違禮設御收義方在疆墓不宜以歌為名  
 除不輓歌擊虞以為輓歌以倡和而為摧  
 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  
 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  
 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旧詔從之  
 夫

武帝崩葬峻陽陵四月己酉日崩五月辛未日  
 葬

惠帝崩葬太陽陵十一月庚午日崩十二月己  
 酉日葬

元帝崩葬建平陵明帝徙就至于陵所末昌元  
 年閏十一月己丑日崩次年二月葬係太宰  
 元年

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辟陵之事蓋曰義同  
 天執幸情而奉也成帝時中官 年年拜陵  
 議者以為非禮遂上穆帝時諸太后臨朝又  
 拜陵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  
 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事應展  
 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頓  
 頭無非非禮也及安帝元吳元年左僕射桓  
 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吳非舊典積習生  
 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王拜陵  
 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旧

明帝崩葬武平陵七月戊子日崩九月辛丑葬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太行皇后  
 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

所處凶門栢歷大為繁費停之核蔡謨說以  
 二瓦器始死之際繁於木裏以帶席置庭中  
 近南門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  
 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禮為主  
 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  
 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  
 即古弔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  
 宜崇飾陵中惟繫掃而已有司又奏依曰選  
 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挽即詔又停之  
 也

成帝崩葬吳平陵六月癸巳日崩七月丙辰日  
 葬康帝徙行送喪至閭闔門乃升素輿至陵  
 所

康帝崩葬崇平陵九月戊戌日崩十月己丑日  
 葬

穆帝永和八年峻平崇陽二陵崩景帝文帝陵  
 帝臨三日造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  
 陵

穆帝崩葬武平陵五月丁巳日崩七月戊午日  
 葬

哀帝崩葬安平陵二月丙辰日崩三月壬申日  
 葬

簡文帝崩葬高平陵七月己未日崩十月丁卯  
 日葬

孝武帝崩葬陵平陵九月庚申日崩十月甲申  
 日葬



安帝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恭時魏先以洛陽降兼司空高澄王恢之修謁五陵

安帝崩葬休平陵十二月戊寅日崩正月庚申日葬

恭帝崩葬平陵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天二尺

皆施附樹於墳中造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疎布轄四而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遺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一枚

武帝崩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五月癸亥日崩七月己酉日葬

武帝母孝懿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瑩域之外別為一壙一遵往式乃

開別壙與吳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 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

須付壙至今古稱后道今云

文帝每歲正月謁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文帝崩葬長寧陵二月甲子日崩三月癸巳日葬

孝武帝崩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 陵五月庚

中日崩七月丙午日葬

明帝崩葬臨沙縣莫府山高寧陵 月己亥日崩 月戊寅日葬

齊高祖崩葬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葬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哭內外反吉三月壬戌崩

四月丙午日葬

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日崩八月丙寅日葬

明帝崩葬吳安陵

梁武帝崩葬修陵五月丙寅日崩十二月乙卯日葬

簡文帝崩葬莊陵十月壬寅日崩次年候景平以四月乙丑日葬

陳末定三月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郊大廟

奏樂 謚梓宮將登輜輶侍中版奏以稱某謚皇帝遺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

而前代策文猶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助風俗通前帝

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某謚皇帝登輜輶伏

尋今祖祭以奉策謚哀策既在院遠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 儀

以傳無窮詔可

武帝崩六日成服而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生

袂御之衣服本備喪札按梁詔明太子薨成服袂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履不異此即可

擬愚謂六日成服袂侍坐須服縗經中書舍人黎景雁江德藻謝峽等同師知議時以二

議不同乃啓取注丞徐陵決斷陵云因傳旨却五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



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練經者言  
公卿香吏並服練經此與梓宮部五有何差  
別若容文物並吉引事者凶豈容杖經而奉  
章蓋練衣而非玉露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  
靈蓮村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  
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與者儀服無變從梓  
宮者皆服苴練愛志士札悉同此置此自是  
山陵之儀非闕成服今謂梓宮是矣其在西  
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愛自晉更上至  
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練經按梁昭明太子薨  
略是成剛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是侍  
中至於武備是進官及鳴玉紆青與吉不  
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意或謂與成服有  
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說奏聞上從師知

議

文帝崩葬永安陵四月癸酉日崩六月丙寅日

葬

武帝崩葬永安陵六月丙午日崩八月丙申日

葬

宣帝崩葬顯寧陵正月甲寅日崩二月癸巳日

葬

後魏道武帝崩葬盛樂金陵天賜六年十月戊

辰日崩永興二年七月甲寅日葬

明元帝崩葬雲中金陵十一月己巳日崩十二

月庚子日葬

太武帝崩葬雲中金陵

文成帝崩葬雲中金陵五月崩八月葬

獻文帝崩葬雲中金陵

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哀毀過

禮諸王詣闕上表請時定北域及依漢魏故

事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

愴惚如昨奉梓宮猶希髮髻山陵遷厝所

未甚聞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

策喪服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

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

葬太后於永安陵帝謂陵王公固請公除下

按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左傳以為同軌

至荀卿子曰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又曰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

足容事事足容成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

備物之謂道矣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廣喪

期至於三年則必備物及禮以至其孝勿之

有悔焉耳此古孝子之心也秦漢以來習為

短喪之制例以既葬釋服於是惟恐葬期之

不促自兩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行在殯少

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

也魏孝文力行古道獨為三年之喪而其臣

紐於歷代之制固請釋服故釋重服則必先

促葬期而帝答詔曰梓宮猶希髮髻山

陵遷厝所未忍聞固請而始葬既葬而終不

釋服賢矣哉

孝文帝崩葬長陵四月丙午日崩五月丙申日

葬



差

初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餘營  
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又北洛陽乃自表  
遷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万年  
堂云方山即永固陵

武帝崩葬景陵正月丁巳日崩二月甲午日  
葬

孝明帝崩葬延陵二月癸丑日崩三月乙酉日  
葬

齊神武帝葬於鄆西北障水之西號義平陵  
齊世子澄虛葬神武於障水之西潛鑿成安  
鼓山石窟佛頂之勞為穴納其柩而巢之穀  
其群臣父齊之亡也一臣之子之發石取

金而也

文宣帝崩葬武寧陵十月甲午日崩次年二月

丙申日葬

孝昭帝崩葬文靜陵

武成帝崩葬永平陵十二月辛未日崩次年三

月甲申日葬

周文帝葬成陵

孝閔帝崩葬靜陵

明帝崩葬服陵四月辛丑日崩五月辛未日葬

武帝崩葬孝陵六月丁酉日崩七月己未日葬

宣帝崩葬定陵五月己酉日崩七月丙申日葬

隋文帝崩葬大陵與獨孤 同墳異冢士庶赴

葬者皆聽入觀陵內七月丁未日崩十月乙

卯日葬

煬帝初葬吳公墓下後改葬雷塘  
唐高祖 獻陵在京北府三京縣界五月六日  
崩十月庚寅日葬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依漢長陵

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後勞弊秘書監  
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

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  
親然實而言之高墳厚壘珍物必備此通為

親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文霸  
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

日刻石於陵側書令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  
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物一不得用金銀銅

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

今為墳概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  
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

疏曰漢家即位之制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  
遠者十五年方始成 今以數月之間而造

數十萬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六郡五  
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仰與之一

等此臣所漢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  
從節 太宗仍令中書侍郎岑 謂曰朕欲

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敬  
你 之志 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

之憂朕不能自決 平章必令得所勿置



擬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  
議以開司空房玄宏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  
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  
不樹因出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通  
夫立規又傷婚倍光武中於明主多依典故  
遵為成式實謂教宜伏仰遵故命俯禮  
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憂發固極素猶  
一體無容固使耶儉而朕於不孝也今便故  
依未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唐凡國陵之制皇祖已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  
倉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冬一祭皇考後及  
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  
伍十六品始將進街所司必先以送太上與  
上食滋味薦之如宗廟貞觀十三年正月一  
自太宗廟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杖周衛  
陵寢至是寅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  
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期納  
復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進禮畢改  
服入於寢宮執履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  
物自前床前悲慟左右侍御莫不歎歎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遠  
始終身復親見又首子孫經營不頓費人功  
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峻山孤聳迥絕  
因而勞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  
營山陵於九峻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  
儉約又任命功臣羨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

忘知漢氏相符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焉終之  
羨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家戚及德業佐  
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秘器使  
窆窆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家戚請陪陵者  
者所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丈以  
下三丈以上者父祖陪陵子孫陪葬者不知  
之若官人陪葬則陪陵為之  
置留守願甲士與陵令相知心擊左右北城  
內禁人無屑差埋土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楚國太妃王氏館陶公主注河  
間王孝恭裴邕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加  
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号王元鳳鄭  
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鄭王元魯魯王  
元夢郝王元乾江王元祥齊王元暉并州總  
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楷譚國  
公和葉國公錢九龍刑部尚書劉德威邢  
部尚書沈叔安  
十一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於昭陵帝  
為文刻之石稱皇后都儉遺言薄葬以為盜  
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  
本意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  
陸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峻山為陵鑿石之功  
統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  
皆用土木形具而以庶幾寂滅息心存殁無  
累當百  
子孫奉以為法上念不已於  
先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



之微熱視曰臣皆不能見上指視之微曰  
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因見之矣上  
泣為之毀觀

太宗崩於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峻層封  
鑿山南西深八十五尺為玄宮山旁若架梁  
為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玄  
宮門頂上亦起游殿五月己巳日崩八月庚  
寅日祭

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  
雙陵道上山起舍宮人供奉如平常及太宗  
山棧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往曰山陵使  
閻立德奏曰立宮棧道本晉擬有今日今既  
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官

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  
道因同山岳上鳴咽不許長孫無忌等緩引  
札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開楊先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  
長貞觀中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列於此司  
馬門內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 趙國太妃楊氏 紀國太妃帝  
氏 賢妃徐氏 才人鄭國夫人 彭城郡夫人 蜀  
王惜趙王福 紀王慎 越王貞 嗣紀王澄 曹王  
明 蔣王暉 清河公主 駙馬程知亮 晉國公主  
駙馬常思 安豫章公主 駙馬唐善 識新吳公  
主 駙馬長孫 臧 蘭陵公主 駙馬寶 懷 哲 高 睿

公主駙馬 改給長樂公主 駙馬長孫冲 連安  
陽公主 駙馬王大 禮南平公主 駙馬刘玄 懿 衡  
政舉城王公主 駙馬薛 璿 長廣公主 駙馬楊  
思道 萊城公主 駙馬蕭 敏 長沙公主 駙馬豆  
盧 謙 安康公主 駙馬獨 孤 彦 雲 臨川公主 駙  
馬周道務 晉安公主 駙馬史 仁 表 中書令馬  
周中書令岑 文 本 并男方 信 中書令崔 敦 礼  
英國公李 勣 衛國公李 靖 梁國公溫 彥 博 宋  
國公蕭 瑒 中國公高 士 廉 梁國公房 玄 齡 鄭  
國公魏 徵 高陽公許 敬 宗 趙國公長 孫 無 忌  
莒國公唐 儉 吏部侍郎馬 載 戶部尚書李 大  
亮 兵部尚書房 仁 禮 禮部尚書張 柬 洵 國子

祭酒孔 穎 達 礼部侍郎孔 志 約 工部侍郎孔  
元 惠 太常卿諸 亮 礼部尚書虞 世 南 工部尚  
書元 立 德 吏部侍郎姜 晦 太常卿姜 皎 殿中  
監唐 加 會 李 士 姚 思 廉 衛尉卿魏 叔 玉 光 祿  
卿姜 遠 秘書監岑 景 倩 宗 正卿李 芝 房 老 祿  
卿房 光 蒙 并男原州別駕暉 成 陽 縣 丞 雅 尉  
卿房 光 敏 并男閬州刺史誕 清 河 郡 主 婚 贈  
鴻臚卿竇 廣 庭 蘭 金 州 刺史盧 正 松 洪 州 刺史  
吳 黑 闥 普 州 刺史裴 藝 寧 州 刺史竇 蒙 節 衛  
州刺史蕭 鄴 吏部郎中馬 觀 幽 州 都 督 長 孫  
敬 原 州 都 督 李 政 明 臨 淮 公 李 規 瑯 琊 公 王  
珍 常 州 公 李 愔 千 金 公 李 俊 中 山 王 李 裾 汝  
州別駕房 漸 五 清 道 率 房 江 夏 王 道 中 華



州長史李弼變國公弘基國公楊仁恭原  
州都督史幻度陝王府司馬史高謀尚國公  
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震安  
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 鄂國公尉遲  
敬德加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馬門公  
梁建方魏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收室周國  
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吐摩大將軍蘇泥熱大  
將軍漢東宮李孟常尚國公盧寬大將軍尉  
遲室林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丘行恭  
大將軍賀蘭慈大將軍賀張世師大將軍許  
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麟大將  
軍懷標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  
將軍  
大將軍姜確大將軍

可 阿史那步真大將軍史赤大將軍李森大  
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孫雅靖右監門將  
軍魏天善左金吾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  
橫野軍都督拔擢都督渾太寧于闐王尉遲  
光盧公公程知都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  
將軍麻仁靖將軍賀枝儼將會何將軍楊思  
訓將軍元冲文將軍盧承基斛思正貴將軍  
徐克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玄將軍薛万均  
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部將  
軍斛 暹左衛部將軍姜斯中郎時殷存爽  
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薛室  
王替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於昭  
陵封內先造靖墓主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許

歸墓

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惟朔望  
冬至夏秋伏臘清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  
請上食如獻陵除之  
六年正月朔高宗詔昭陵行哭就位再拜俯  
單焉服諸寢宮入寢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  
久乃薦大牢之饌加理羞拜哭奠饌閣服御  
而許行哭出寢北門御小輦還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記一此宜以三公行陵大  
常少卿二之太常給鹵簿仍着於令  
高宗崩聖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弘道元年  
十二月四日崩次年八月庚寅日葬  
乾陵陪葬名代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  
素節邠王舟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  
主安丹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將  
進劉春禮部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左僕射  
楊再吳左僕射列仁執左衛將軍李謹行左  
武衛將軍高俛  
始貞觀禮歲以春仲月巡陵至武後時乃以  
四季月忌日遣使詣陵起看景龍二年右臺  
侍御史唐詔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家之制春  
秋仲月遣使具鹵簿衣冠巡陵天授之後乃  
有起居遂為故事夫起居者參候動止事生  
之道非陵寢法請停四季及生日忌日節日  
起居準或二時巡陵手教曰乾陵歲冬至寒



余以外使二忌以內使朝奉也陵如紹泰王  
 是又徽昭乾陵皆日日祭大常侍彭景直上  
 既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者設  
 廟桃壇禪為親疎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禪  
 曰孝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  
 曰祭之遠廟為桃享嘗乃止去桃為壇去壇  
 為禪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燕周祭志天  
 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  
 象平生朔日謂之月祭二桃之廟無月祭則  
 吉皆無日祭者今諸朝望食則近於古之殷  
 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註禮記殷事  
 日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  
 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廟望記節祭陵寢惟  
 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故無日祭於陵  
 唯漢七月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  
 皇悼皇考陵旁立廟用各有寢便殿故日祭  
 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部煩數  
 願罷郡國廟丞相常玄成等又議七廟外寢  
 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不數數且復古四時  
 祭於廟後列飲引春秋傳日祭月祀而享  
 貢祖祫則日祭曾祖禹則月祭二祫則時享  
 壇禪則歲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  
 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停如禮既奏  
 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  
 夫禮以人情沿革何專古為乾陵宜朝脯進  
 奠如故昭獻二陵日一進或所司善於贊可

或朕嘗善為之  
 武后崩時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  
 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早動尊  
 術皆所忌且玄閔石門治今銅障非攻鑿不  
 能開神道出靜步所驚瀆若別攻隧以入其  
 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 營乾  
 陵因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有營之  
 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妥豈足循  
 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  
 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  
 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  
 通若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合為列星葬  
 符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矣其冥則神危而  
 後嗣損願割私害使社稷久長宗終不納  
 中宗崩葬 陵在京北府富平縣界六月二日  
 崩十月己酉日葬  
 唐宗崩葬橋陵在京北府奉先縣界五月十二  
 日崩十月庚午日葬  
 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王於唐宗孝養素薄故  
 其崩也五月而遷葬以為薄於其親然愚嘗  
 攷之自漢以來並未嘗守天子七月而葬之  
 制於隋以前歷代葬其妻只在一兩之內蓋  
 以預視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吉故也雖至  
 孝如晉武帝魏孝文亦迫於其臣下之情不  
 免徇近代之制惟以禍亂不克葬者方有數  
 月之 如梁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祖崩五



月以差則以升選之後營山陵故少遲於前  
代厚世南諫既可見及太宗親為壽藏則又  
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大槩不越五  
六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不能復古禮明王  
蓋亦循古事耳致堂豈未之考耶

橋陵陪葬名氏

鄧愨太子重後宜城公主金城公主長寧公  
主城安公主定然公主郎國公主彭國公主  
駙馬李斯訓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園  
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金後宜葬  
於此後遂追先帝葬焉

天寶二年每歲以九月一日薦衣於陵窆又以

寒食薦餚粥雜雜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十三載制獻昭乾定務五署改為臺令丞各昇

一階自後諸陵例皆仰壘

開元禮皇帝謁陵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

設小次於陵祈道西南大次於窆西南侍臣

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

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於南皆相地地

之宜前行二日遣大尉於廟皇帝行至宮

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

隅西向有罔麓之刻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

窆宮之殿東陞之東南西向尊站陳於堂戶

東南百官行從宮室客使位神道左右窆宮

則分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大

伏於後窆三刻行事宮及宗室親五等諸親  
三等以上并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  
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諸小次步出次至  
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還太  
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  
位者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伏位列  
立以俟行石官宗室諸親客便序立次前皇  
帝步至窆宮南門伏衛止乃入繇東序進殿  
入者服玩收拭帳簣進大宰之饌如珍羞皇  
帝出專酌酒入三奠爵比立太祝二人持  
王冊於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  
東門近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公主陪葬  
相城者皆祭窆殿東廡功臣陪葬者祭東序  
為位奠饌以有司行事或皇右從謁則設大  
次窆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南大張公主  
諸親命婦之次又於其南皆東向少行帷具  
帳謁所內謁者設皇右位於窆宮東大次前  
少東先朝妃嬪位而南各於次東司贊位妃  
嬪東北皆東向皇帝既發行宮皇右乘西望  
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四與引道妃  
嬪以下乾位皇右再拜陪者皆拜少還遂歸  
又拜陪者皆拜皇右還窆東大次陪者退皇  
右細飯衣乘輿詣窆宮先朝妃嬪大長公  
主以下從至次門降輿入大次諸窆殿前西  
階之西妃嬪公主位於西司贊位妃嬪東北



階東向皇右再拜在位者皆并皇右繭而階  
入室詣先帝前再拜復詣先右再拜進省先  
右服玩退西兩東向立進食皇帝乃降西階  
位辭再拜妃嬪皆拜詣大次東衣皇帝通乃  
出寢宮北門乘車還天子不躬謁則以大常  
卿 所司饌食車府令具輜車一馬清道  
南百步道東西向左右校令具雜器以備汛掃  
大常卿公服乘車奉祀即以下從至次設卿  
位北門外之左陵官位卿東南執事又於其  
南皆西向奉祀即位陵官之西贊引二人各  
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謁者道知贊  
引導衆官入奉行復位皆拜出乘車之次陵  
有芟治則命之自開元十七年以後無親謁

陵故事

玄祖崩葬泰陵在京北府奉先縣界肆月五日  
崩以年三月辛酉日葬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都督高力士

肅宗崩葬建陵在京北府醴泉縣界四月十八  
日崩次年三月庚午日葬

獻昭陵定泰五 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  
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創  
造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惟幢伏簾一事  
以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德宗崩葬崇陵在京北府雲陽縣界正月崩十  
月葬 無陵葬

順宗崩葬豐陵在京北府富平縣界正月崩七

月葬

無陪

憲宗崩葬景陵在京北府奉天縣界正月崩五  
月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  
氏懿安太后郭氏賢妃王氏

穆宗崩葬光陵在京北府奉先縣正月崩十一  
月葬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正獻太后  
蕭氏

敬宗崩葬在陵在京北府三原縣界十二月初  
次年七月葬

在陵陪葬名氏 懷悼太子  
文宗崩葬在陵在京北府富平縣界正月崩八

月葬

無陪葬

武宗崩葬端陵在京北府三原縣界三月崩八  
月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宣宗崩葬正陵在京北府雲陽縣界八月崩次  
年二月葬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懿宗崩葬簡陵在京北府富平縣界七月崩次  
年二月葬 無陪葬

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北府奉天縣界三月崩十  
二月葬 無陪葬

昭宗崩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  
梁太宗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六月五日崩



十月十五日葬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勅閔內諸陵頃因喪亂例

遭穿發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

奉州府據所管陵園修制仍回時各依例

蕭饗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戶秋雜差役

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

陵戶仍授尚書工部郎中李遂京兆少尹完

修奉諸陵使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四月崩次

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十一月崩次

四月葬

帝清泰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徽陵乃至陵祈

朝謁

晉高祖崩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六月十三日

崩十月十日葬

漢高祖崩葬虞陵在洛京都成縣正月二十七

日崩十一月二十七日葬

隱帝崩葬穎陵在許州揚州縣拾一月二十一

日八月十二日葬

周太祖崩葬高陵在鄭州新鄭縣正月十七日

崩四月十二日葬

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位見唐十公陵

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

當衣以紙衣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

壙中無用石以劈代之徒後皆和雇勿

以類民葬畢墓近陵民三十戶獨其繼續使

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官人勿作石羊

虎人馬惟刻石至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

遣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

吾吾不福次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并嵩陵至

陵所哀泣感左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

近郊人金帛有差

世宗崩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六月十九日崩

十一月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慶陵之側

宋宣祖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太祖乾德元年

改卜陵獲地於河南府鞏縣南管鄭封

村二年以宰相范質為改卜安陵使翰林學

士竇儀等為儀仗使吏部尚書張昭為鹵簿

使皇帝開封尹為橋道頓使未幾質免相

以開封尹代克改卜使葬總轄五使事奉新

陵皇堂下深五十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

正下方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五臺乳

臺至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鵠

臺增四尺神墻高九尺五寸周面四百六十

步各置神門南開有司言改卜陵窆宣祖和

有哀用又文班官各撰挽歌二首吉仗用大

駕鹵簿凶仗用大井輿龍輅蕭蕭視車香輿

銘旌哀謚用寶車方相買道車白憶弩素信

幡戲山輿黃白紙暖帳夏帳十床臺盤衣輿



拂壽明器與漆梓宮曳余儀指梓素嬰也牲  
倉瓶五穀與莞氈瓦甒惠事詔曰特與少府  
同製山器又言進玄宮有鐵帳覆梓宮舊以  
梭欄梓鐵盆鐵山以燃漆燈宣祖衣冕昭憲  
花履帛衣贈王十二神常曠當野祖明祖思  
地軸及留陵利通寺並望修製從之有司言

為山陵按行使齊王廷美為山陵使兼檢道  
領通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侍官為之  
次年三月奉用室告於南郊讀於靈座前四  
月啓攢宮上以郡臣皆服如初喪朝輔臨亦  
常服山宮城發引上親啓奠初奠出諸明德  
門外行道奠之禮讀哀用又諸大升與前哭  
外百官奉辭訖凶伏如安陵進增輜輶車及  
神帛肩輿鹵簿三十五百三十九人乙卯葬  
永昌陵在河南鞏縣陶宣祖永安陵己未神  
主將至群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啓  
攢前三日至奉安神至皆齋朝五月己卯附  
廟亦齋朝仍禁京城皆樂十月崩次年四月

葬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份為山陵使餘  
四使及按行使副如前制有司言大駕鹵簿  
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全用其數慮山室近  
隘車騎填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皇堂深百  
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八尺置宇  
陵只百人作殿以設聖容朝暮上食四時祭  
享十月丁酉靈駕發引以太宗好玩弓劍筆  
硯琴棋之屬列於仗內僧道威儀奉引繪聖容  
三冠服一常服設輦殿置仗中有司言發引  
畢皇帝當改御告服上不忍止以縗服還宮  
乙酉葬永熙陵甲寅神主至奉安於含光殿  
上服 抱步出殿門迎拜鳴咽流涕前導神



主至殿階下群臣就列安神畢拜奠而退之  
十月附廟上服祥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閣門  
出乾元門外奉鮮如永昌陵之儀三月崩十  
月葬

元德皇后李真宗生母以至道三年十月追  
尊先殯於普安禪院咸平元年改卜園陵  
二命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  
顯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  
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  
同塋北而無名号又康穆宗二后王氏生恭  
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完陵之側今園陵  
之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

景德二年皇太后李氏崩四月天監言本詔之  
集衆官諸家葬書選定園陵年月今歲甲辰  
年分未到宜用閏九月二十三日推攢於壬  
地 至丙年始吉詔禮官詳定上奏曰伏  
以宗廟儀之享祀為大三年不祭則闕熟  
甚焉再三詢問日官復有論列安取以禮官  
博士之議拒馮相保章之說况事繫園陵理  
務便宜今參詳喪葬之儀古有變禮合附自  
乎姬旦始墨由乎晉衰書之簡編亦無機議  
禮云葬者藏也歆人之不得見也既不欲穿  
壙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塋訖三  
后之殯居官以龍輜攢木題奏蒙擇上四注  
如屋以覆蓋盡塗之如今理如不欲入土則

至時焚之如此則是用攢禮而存塋名所異  
粗合經典使可行虞祭升祔神主祭享宗廟  
宰相請依禮官之儀詔可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永泰朝拜諸陵凡百費用  
以官物充增修館驛以備行宮從臣百司儲  
擬供御並從省約諸司需索非有勅命州縣  
不得供給道路不得廣役夫丁修治隣近州  
府長吏不得擅離本任赴行在諸道不得以  
進奉為名科配起居表章附厩置以聞  
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此亦  
勞民所至但飾州縣廨舍處之百司非有司  
事祇應不合扈從

九月一日太常禮院言朝令準故事合非小  
駕園簿唐貞觀中 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  
伏周衛陵寢今請遂陵寢並周設廣麾伏又  
古之記事必書方冊方即今祝版也方則燔  
之用則藏於其室唐至前一日陵令以玉一冊  
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令愛之今請酌中造  
竹冊四副  
從祝官及皇親并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  
中並陪列於司馬門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  
舊儀詣寢宮到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  
行今望人預先入赴寢殿立班又貞觀中  
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內車  
駕朝拜  
明德攢宮止特服素白之衣當時



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拜陵望上服淡黃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還大次便進發今望準故事先朝永熙陵又儀注每陵奏請行事及拜皇帝皆兩次再拜陪臣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詣安陵參拜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逐設殿上食備太牢之饌郊羞庶品近以羊豕代太牢今備請少牢之祭設殿讀冊畢服詣寢宮上郊羞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大尉告太廟今請依禮備告六室詔時服素白衣行行事次序如告廟餘悉依所請

十一月詔三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閣者及諸王夫人之蚤亡將來朝拜日並令有司隨尊卑各設位於諸陵下宮之東序以致祭焉

凡陪葬子孫安陵一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永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祝版一永熙陵八墳量設五位祝版一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鞏縣朝陵二十日次鞏縣帝以諸陵宴迎罷鳴鞭及太帝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宮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齋于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輦輦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獻之禮次議永昌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

祝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周家人禮百官皆培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陸西南設惺殿祭如下宮凡帝每至陵窆望門而哭禮畢備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內臣從巡視陵闕及親奠奠王岐王恭孝太子鄭王安王周王諸墳辰後暫至惺次更衣服詣諸陵奉拜初有司以朝拜無奉拜之禮帝感墓哀切未忍擗去故復往焉至午而還左右進繼帝以陵闕在望却度昭應水許進焉至行宮始御常膳仍遣官祭一品墳皇親諸親家

大中祥符三年詔將來祀汾陰正時朝拜諸陵大略如景德四年之禮其元年二月真宗崩以宰相為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宰相等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日堊永定陵自啓攢至祔廟如舊禮

內侍雷允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知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也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乎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克我走馬入見太后安之安有不從允



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允及允恭  
 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  
 陵使議何否允恭見丁謂言之謂亦知其非  
 而重違允恭惟惟而已允恭及入奏太后曰  
 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 果有上石盡水  
 出王曾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密奏之大  
 后大驚乃誅允恭謂貶崔州司戶始丁謂請  
 名陵曰鎮陵及謂貶馮極謂三陵皆有永字  
 故易曰永定陵然來安乃未安縣名也宣祖  
 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  
 改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極不奉當時無  
 王之者  
 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  
 室拜陵而十月令內司賓往非所以致恭乃  
 詔宗室正事吏以上一賓朝拜罷永定薦納  
 之非禮者  
 四年減桓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戶永  
 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  
 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十  
 七百八十八人修奉山陵季士王珪言古者幾  
 不誅貴幼不誅長礼天子探天下誅之近制  
 惟詞臣撰議即降詔 頗為稱天之意欲措  
 典礼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庶僚於  
 南效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詔從之遂為  
 定制十月中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附初  
 永安縣官月朔朝廷陵望朝三辰帶琦言昭

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祭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遣詔山陵務從省約所  
 歷即縣無科率煩民八月癸酉日葬永原陵  
 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己酉日葬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使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  
 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  
 若無所害則無陵徙果不同國音當給官錢  
 以資塋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七月壬寅日葬永泰  
 陵  
 諸陵儀制治平四年 永厚陵置使副使二  
 增募奉先軍一指揮昭陵東南禁地占民田  
 者優償償之熙寧五年建昭孝院奉 永昭  
 永厚陵以官田給始詔又臣丙省代臣閣門  
 使以上道陵下聽朝謁故事歲遣朝陵官自  
 宣祖至 真宗 惠皇后總以太常宗正卿  
 三人其餘 九陵即通遣郎中或清聖官二  
 人分詣太常宗正卿閣 尚書省四品丙省  
 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以次官獨  
 永定陸輪宗寺及太常卿礼院官一人春秋  
 朝享因之檢察陵事以陵臺令陪位若非時  
 祭則遣 朝官其永厚陵準永定陵故事  
 應諸陵奉祀于床什器各以東闕庭藏之元  
 豐二年詔增陵園地為七十有五步以應生  
 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山口路勿耕鑿



中有民田則給其直或易以官地舊以死  
 南地十頃有畸資官費而監議官循習以為  
 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守吏不法如此不  
 可不深加懲治其還強殺官劾治以開初  
 永熙陵之良巽方築隄以鎮土至是因日官  
 有請乃命為隄於 永厚陵及獲園之東行  
 鎮土法各於其方以珎室玉石為獸瘞之詔  
 朝陵官非兼任執政事止奠獻薦新其勿進  
 湯特拜應諸陵官物皆籍二年一遣官檢察  
 陵臺合通治陵事謀太帝手仍專按視陵域  
 或內外林木歲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出  
 所藏衣冠及應供奉之物以時展閱暴源六  
 年太常博士何詢直言自秦漢即陵為寢有  
 事生之具今祠陵官具牲牢俎豆以祭服行  
 禮而朝獻景靈官純用時王之制陵寢義當  
 一體其朝陸薦牙盤食獻官止以常服六陵  
 下宮及會盛宮門各視廟社宮門立戟二十  
 四皆從之復詔朝陵自今各遣官太常寺輪  
 長貳餘以宗室遙即防禦使永安陵下宮之  
 南令加舊地十步三尺仍視其制度增修厚  
 陵其 永昌 永熙陵亦繕治之陵官輒離  
 陵所以擅去官守法論若宮人朝陵毋以伎  
 樂迎送昭陵下宮 帝后同惺薦獻安陵以  
 祔及昌熙定陵悉無 諸后神像長至元正  
 清明節 帝后異宮酌獻土食皆不豫饗七  
 年因何洵直之請乃命各設后位遂選宮定

為獻供奉式焉

高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永安軍祖宗陵寢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  
 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  
 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  
 州守臣依此又詔河南府鎮武使程吳因結  
 本處義兵保護 陵寢  
 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遣詣擇近  
 地推殯侯息兵歸塋園陵棺取周身勿拘舊  
 制以為也日廷奉之便六月殯于越州會稽縣  
 上亭鄉上許里謚曰詔慈獻烈攢宮方百步  
 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上用絃錫置都堅巡  
 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  
 辦如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為秦寧寺虞主  
 還温州於温州行祈廟之禮  
 二年知詔吳府張守言頃常備任政府今叨領  
 藩府伏親昭應獻烈皇后攢宮近在木府界  
 望許臣攢宮朝謁從之自是守臣皆從其請  
 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於行  
 在法惠設位行望祭禮從之自此每歲薦獻  
 率循此例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  
 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六月辛  
 丑張浚等詣南郊請諡廟號真宗閏十月戶  
 部尚書張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諡冊之禮不  
 行請依景德元言明得皇帝故事行禮重虞



十二月四月礼部太常寺言徽宗皇后顯壽  
皇帝梓宮至宜推設龍德宮以備安奉迎梓  
宮皇帝及百官宜依永安陵改葬故事從之  
詔侍從臺諫礼官修奉陵寢或攢宮工部尚  
書吳玠等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推攢故  
事修奉攢宮詔依八月車駕詣臨平鎮迎  
奉二梓宮九月癸卯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宮  
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五十 十三年陵各  
日永祐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擄人乃  
以梓宮還行在梓宮將至上復黃袍乘輦詣  
臨平奉迎登舟易總麻服百官皆如之既至  
行在寓于龍德別宮以故侍漏院為之行在  
宮南門外之東  
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煥獻書于執政李光  
以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在宣義郎王之尊亦  
貽書諫官曾統奏乞命大臣取神視之最下  
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礼官請用安陵  
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擲有司預至袞冕輦  
衣以往至則納櫛中不改歟  
又曰徽宗梓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  
諫礼官赴尚書省集議是駕既還當崇奉陵  
寢或稱攢宮礼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  
意独上奏言乃攢宮之舊稱則莫能是通和  
中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亡存本之後  
面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是議

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大仗採歲中不利  
大至請用明德皇后故推攢許之議狀遠引  
明德而迄捨 昭慈似有所 也其後  
高祖遺詔亦稱攢迄今遂循故事  
又曰永祐之推攢也宰相秦檜之不教行乃  
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恩陵  
備置五使 又相周益公掩攢宮從所請也  
時左相王季海以可老惡凶事致不欲之行  
然陵成時王卒罷永阜之設既命左相留仲  
至未葬而仲至遂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  
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議使而  
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趙梓宮既葬師禹  
封永寧即王子真遂得罪慶元末永崇陵將  
復土右將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韓侂  
胄焉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十三年礼部太常寺言將來郊祀礼畢合奏謝  
諸陵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以差  
官行礼内諸陵權於臨安府法惠寺設位望  
祭差南班宗室二員行礼從之  
二十年正月臣僚言陵廟之祭日有薦新永祐  
諸陵缺而未議望令有司討論舉行其新物  
令逐宮預行閱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三十一年崩聖皇帝凶問至以六月奉哀成服  
七月宰相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諸謚之廟  
號欽宗其餘並如徽宗典礼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奉哀於天章



蘭南以奉士院為凡逆殿送上陵名曰永殿  
既 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許以迂  
未且并煇靖康梓宮朝廷難以虜人乃以礼  
陪葬于鞏縣云

顯仁皇后常氏崩附于永祐陵攢宮詔兩攢宮  
禁地內有迂士庶墳塚屋宇及收買士庶田  
產山林地畝專委守臣檢察宮陵所攢置告  
論先佑定賞直倍數支還取人戶收領毋令  
人吏乞覓騷擾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  
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  
已迂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  
今皆為禁地而士庶立墓錯雜其中陰陽家

流或謂尽且挑去以肅陵域且有之內將內  
從天柱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為攢宮不  
必挑去是故上賜 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  
定臣遵奉 睿訓周視四隅得士庶墳塚  
元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以挑去一百七十  
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去攢宮經  
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  
乃于尽今挑移始有紛 之論太史局各守  
其說皆虛但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  
祖宗故事明之泰愕里子死葬于渭南章臺  
之東曰後百歲是當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  
吳長樂之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  
真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迂

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以挑去  
而築實之無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  
業已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存禁地若一旦悉  
陵挑去恐傾泄地氣廢於人情有所未安故  
下詔與府專委守臣出榜備生宮陵制內所  
戴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墳有願迂出仰居  
保開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其迂出如  
不願者仍舊從之

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為所請使之  
虜請陵寢地

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  
陵寢論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使就  
彼所請卿以為如何可密奏未俊卿以為未

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太行令學士院草  
圖書以陵寢所在欲未河南地為辟成大將  
行必書少豎李壽等皆不以為然國子博士  
丘宗山輪封論其然蓋啓侮上不樂曰卿家  
祖先墳墓為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答云臣  
能訴之不能告之上赦恕成大既出彊使  
還其圖書云何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  
據至指鞏洛以為年授曩時無用之文讀今  
日既蒙之好既云廢祀敬伸追遠之懷止可  
本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振亦當  
並廢於行奎明年遣趙惟賀虜主生辰復附  
圖書略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  
騷迂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



其後虜人徒葬敬宗於鞏原而荆襄謀報乃謂以十萬騎奉遷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師咸謂增戎後卒無事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遵依諸務後檢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為名有所貢獻

按行使蕭璲等言相視到太行太上皇帝穴地段係在徽宗皇帝攢殿籬園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向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翥充覆按使

紹興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昭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蓋攢宮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駭越

昭慈正徽皇后上賓因卜地攢殯於會稽上皇村蓋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側併奉顯蕭憲節二后祔焉顯仁高祖緒

從其兆則追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乎疏論會稽攢宮淺薄可為深憂且復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

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他愈早矣孝宗將殯子直為樞密使建議以攢宮本非以制寶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勉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寔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瘕具豈宜徒徇虛名以其貴禍

識者深以為然時日官荆大聲已卜地

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近例神穴深九尺按行使趙德老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

子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為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甫

附其說乃命大聲段卜於新穴之東視親穴總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之為覆按使

還言當少寬時日別來吉兆而內廷左右以

上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建墓之說乃詔侍從自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來安

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禮文何辜尺循古制豈拘七月之期奉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

時在經筵復上奏論台史回音之說不可信

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即與舊穴五尺下有水石

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如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

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言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御山川形勢寬平遂密

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切見近年地里出於江西福建為尤盛墮下西路帥臣

暨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驕馬津遣赴闕今於近甸廣行相視或謂晦翁之意

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尺類群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同姓論之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



地晦翁以禮而言則死者地首若以術之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資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率定永阜陵陵于會稽子直請於故事建陵台同列又以後喪踰前表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 成穆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 慈懿皇后則殯於南山淨慈寺 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

崇 按行使副韓遡黃鑑言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得大王太上皇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宮闕地段委是固者玉氣聚秀之地依得尊俾次序可以必見既而差官覆按從之 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於永阜陵正此附殯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附是致別葬若上仙在上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有神靈既安並不迂附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為橫

宮典禮已備與章懿二后事体不同所以更不迂附切指前件典禮抵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未太皇太后上仙從葬阜陵祇得上件典禮從之成穆孝宗王妃未登位 成肅孝宗繼妃登位後立為后 元凡宮平晏為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刻肖人刑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靴靴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挽標匙筋各一殮記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求之與車用白毡青綠納失為簾覆棺亦以納失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龍以納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地其闕穴所所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次掩覆之其有剝土則遠置地 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致祭三年然後返











白塔在	都府西北二十五里十五四妃墳
在焉祭祀	看奉祭祀陵戶供祭守直灑掃
壽春王	壽春王妃劉氏
霍丘王	霍丘王妃翟氏
安豐王	安豐王妃趙氏
蒙城王	蒙城王妃田氏
下蔡王	
六安王	
質應王	
表安王	
都梁王	
英山王	
碑碣周二百二丈四尺	
正殿五間	東西廡各五間
靈星門三座	紅門三座
神厨三間	庫房三間
燎壇一座	宰牲厨三門
後紅門三座	官廳六間
東直房三間	厨房四間
巡舖二所	

碑尚存	
韓延壽墓在順天府西歸家山舊有碑	
盧植墓在涿州治東植漢侍中土人呼為台	
金王寂詩南台故址今頽然漢盧植墓疑相	
傳	
張華墓在順天府東南六十里迴城之東	
劉昆墓在東安縣東二十里晉幽州刺史改	
正碑推琨為盟主共討石勒屯薊城後為匹	
碑所害葬於此	
袁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唐太宗見隋楊	
帝征遼所亡士卒骸骨側然憫之今悉收葬	
為一大家因名袁忠	
賈島墓在房山縣南一十里墓碑尚存	



袁天綱墓在涿州東北浮落岡  
 賈島釣台在順天府西二十里俗呼竇十郎墓  
 耶律楚村墓在順天府西北三十里楚村遼之裔仕元為中書令謚文正墓東有祠為僧合石像猶存 本朝袁廷玉詩有玉泉東畔龐山陽水抱孤村地脉長之句  
 劉東忠墓在盧溝橋北墓前石獸尚存東忠邢台人仕元為太保謚文貞 本朝袁廷玉詩橋南橋北數家村水繞山迴到墓門此日英台何處在獨留華表對黃昏  
 皇吉墓在順天府西北王河鄉吉元江西省平章持湖廣江西盜賊蜂起吉招義兵勉復數十州縣至江州兵少無援為賊所擄馬不絕口而死賊義之葬新之鳳凰山下後其子昌婦其費葬於此 本朝學士宋源撰墓碑姚廣孝墓在山縣治東北四十里太平里廣孝永樂初以輔翼功累官少師追封贈榮國公  
 朱能墓在稻縣東北孝思里永樂中以靖難功封成國公  
 李潛墓在昌平縣東北向節里永樂中以功封襄城伯  
 孫燾墓在通州治東二十里潞邑鄉永樂中累功封應城伯  
 孫忠墓在順天府西四十里香山中 本朝

外戚王統初封贈會昌伯天順初追封安國公  
 甄庸墓在順天府西南二十里庸永樂中工部尚書  
 李嘉墓在順天府西一十五里嘉永樂中禮部侍郎  
 劉中敷墓在通州安德鄉中敷景太中戶部侍郎  
 揚善墓在順天府東一十五里善天順初封興濟伯  
 盤古墓在清縣南七里 有港亦以有盤古為名  
 尹吉甫墓在南皮縣三十里吉甫周名臣  
 趙武靈王墓在滄州舊城東南南上原田有廟  
 孫臏墓在吳山橋縣東南上有廟  
 河間獻王墓在獻縣東八十里傍有廟王名德漢景帝子武帝時常獻雅樂  
 韓嬰墓在任丘縣嬰燕人為漢常山王太傅作韓詩內外傳  
 毛萇墓在河間縣尊福鄉  
 雋不疑墓在南皮縣東南二里  
 張卻墓在廢莫州北門外墓舊有廟  
 石苞墓在南皮縣西十三里又有石苞台即北  
 封隆之墓在景州東一十五里凡六七高



如山  
高允墓在景州西南三十里高義村  
劉晝墓在阜城縣南義門鄉宋時縣人劉晝  
自言晝之後靖康初知濟南府金人立為帝  
後廢死  
曷墓在任立縣東北黃壘村  
許安任縣在缺縣西七十里  
呂嗣坊墓在景州東三里隄上嗣芳永樂中  
為萬泉教諭致任其子訓導本自雋李迎春  
至州卒葬此後贈翰林侍講李士  
顯項陵在高陽縣界  
慶都陵在慶都縣先始受封之地老母葬於  
慶都  
宋三陵在保定府城東宋僖祖曰欽陵順祖  
曰慶翼祖曰安陵  
張蒼墓在滿城縣西蒼漢丞相封平侯北平  
即今滿城地  
陳平墓在完縣陳侯村平漢丞相封曲逆侯  
曲逆即今完縣地  
正尊墓在高陽縣治東北尊漢東郡太守  
蠡吾侯冢在蠡縣東二里漢蠡吾侯翼即桓  
帝父也卒葬此冢號曰博陵  
張行成墓在慶都縣行成唐左漢射  
張弘範墓在保定府城北一百二十里定興  
界弘範死鎮國將軍  
劉因墓在容城縣溝市里因元名儒

李友真墓在清苑縣友真本朝工部尚書  
唐祖陵在隆平縣南一十五里唐元和十三年  
伐祖宣皇帝葬隋幾寧初塚上嘗有五色彩  
氣高祖啓運號曰建初陵命官居守每歲春  
秋公卿祭謁  
趙王塚在獲鹿縣城東墓塚大者六十者三  
十二相傳為戰國魏王之墓  
賈塚在武邑縣東三十里漢文帝賈后父親  
隱身漁釣隆淵而卒景帝立后為太后遣使  
者填父隆處起大墳氏號曰賈氏清山  
中山靖王塚在定州城西塚高丈餘王漢中  
室  
收莊三塚在保定府北每塚相去百步許相  
傳戰國邯鄲人簡相如應頗李收墓也  
趙他先塚在舊石邑城北一十三里他邯鄲人  
漢初為龍川令後借稱南越王文帝為他先  
人置守塚復使陸賈賜他書他還稱臣元傳  
與礪詩殊方久識漢庭尊吳代能忘聖至恩  
南越若逢人借問尉佗先冢至今存  
玄石塚在恒山上中山記皆有玄石者中山  
酒家與之十日酒諧其節以婦數百里可止  
於醉仙玄石如其言飲之至家如醉其家以  
為死棺斂葬之酒家討其期憶必醉而醉也  
往問之其隣人曰玄石死三年矣與之至其  
冢掘而開棺玄石醉知解起於棺中  
欲谷墓在行唐縣西北四十里墓前有石刻



晉大夫之塋
樂武子墓在藥城縣西北五里武子晉大夫
樂書封邑於此故有墓墓近有祠
孟嘗君墓在元氏縣西一十五里同上孟嘗
君戰國齊公子田文也
張耳墓在冀州城下舊有祠
任敖墓在隆平縣東四里故漢高帝時御史
大夫封廣阿侯卒葬於此俗呼七里立
孔穎達墓在衡水縣西北一十五里孔賢庄
端德墓在靈壽縣西北一十七里
歐陽珣墓在深州南甸宋吉州人靖康中廷
爭和議時相道珣位割河朔地會深州固
守不下虜以珣至城下俾致朝命珣恸哭謂
上曰朝廷為奸臣所誤汝等勉為忠義以報
國勇怒殺之遂葬于此
史天澤墓在獲鹿縣東三十里天澤永清人
仕元為左丞相卒葬於此奉士徒單撰碑其
兄天安墓亦在縣東十五里
薰文炳墓在高城縣九門城東元奉士王翥
撰碑其弟文用文忠及子士選皆附葬文用
奉士閣後撰碑士選奉士吳澄撰碑
蘇天爵墓在真定府城北三十里
王思廉墓在楚鹿縣南五里奉士王緯撰碑
賴頊陵 帝崇陵洪在滑縣東北七十里
殷中宗陵在內黃縣南三十里中宗高宗居
以上三陵 本朝祀典有祭

倉頡冢在南樂縣西三十五里并有廟頡黃
帝時始制字者又河南開封府亦有倉頡墓
趙宣子塚在善化山南巨冢在五丈冢前曰
遜伯王墓在長垣縣南一十五里傍有廟伯
王衛賢大夫
子路墓有二三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亦在
開州北一十里一在長垣縣北三里蓋子路
嘗為蒲宰後死孔性之雅蒲人葬之然三墓
未知孰是
沒黯墓在開州城西六十里黯自淮陽太守
歸葬於此
五女墓互開州臨河廢縣西三十里漢大
倉令淳子意無子有五女意卒五女葬之於
此墓高五丈
蓋寬饒墓在魏縣東南八里久被水衝沒寬
饒漢司隸校尉
韓禽虎墓在滑縣東北小韓村擒虎隋持自
云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故墓及有閻羅
廟
李密墓在大任山西密隋末起兵後被害唐
誅其舊將徐世勳表諸其骨葬焉有魏徵為
銘
劔甲墓在大名府城南一十三里後周高祖
嘗以為鄴都留守遺詔葬其劔甲於此
孤竹三塚俱在永平府城西雙子山有孤
竹長君之塚園子山有孤竹次君之冢馬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山有孤竹少君之塚傳曰國人立其中子蓋  
次君也

公孤塚在赤峰嶺及道南烽火山有公孫神  
康墓漢墓公孫度據平州傳子康豈其所葬  
歟

韓氏祖墳在昌黎縣西五里唐韓愈高祖以  
上之葬地自其曾祖泰在曹州司馬因家於  
河陽而子孫不復在此

秦伯墓在無錫縣北三十九里秦伯周太  
季札墓在江陰縣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昔  
孔子為題其碑曰嗚呼有吳陵季子之墓歲  
久湮沒宋守朱彥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  
表識

吳王子墓在江陰縣之織堆舊記吳王閔閻弟  
八子葬此池水四周皆砌以石林木深茂飛  
鳥不集岸邊有石獸今呼為織湖

周虞墓在宜興縣東南唐權德輿詩美威今寂  
寞陳迹對崇丘杜志清風在荒墳白日愁  
胡宿墓在武進縣萬安鄉宿宋名臣

陳襄墓在宜興縣茅溪襄守昆陵敦儒吳學  
士類德之每歲寒食祀謁其冢今祠於奉宮  
鄂浩墓在武進縣治此

張進墓在無錫縣西三十五里俊宋中興名  
將卒諡忠烈追封循王  
丘密墓在江陰縣由里山

秦觀墓在慧山



荆王墓在鎮江府治後漢初高帝封為從兄賈

為荆王建國於此故有墓

孫策墓在鎮江府南策孫權兄也權稱尊號追

諡長沙桓王

魯肅墓在鎮江府東肅吳將祥符圖經有王伯

陽者就葬其妻一日見人乘扇輿道從而至

曰我魯子敬也葬於此二百餘年何輒見壞

目左右牽伯陽以刀鏤築之而去也伯陽遂

時死

常昭墓在丹陽縣東南七里

却整墓 却愔墓俱在鎮江府城東整晉司空

子愔晉鎮軍都督陳永定中有人發愔冢都

其尸如生內有鄭康成所書鍼左氏膏盲愔

手註其後云得之廣固鄧伯道鄧云石勒軍

發康成冢所得者

桓彥範墓在金壇縣西南二十里

戴叔倫墓在金壇縣南三里三洞鄉梁肅作

神道碑

沈彬墓在泥山下彬筠陽高安人隱雲陽山後

仕南唐以尚書郎致仕擢奉方外之術守

抗一樹命諸子曰吾此墓此及彬卒發之乃

一虛冢石台上有漆燈一盞又有銅碑篆曰

佳城今已開雖間不整埋漆燈猶未滅留待

沈彬來

蘇舜欽墓在丹徒縣戶門村舜欽蜀人宋康定

中為湖州長史歐陽修撰銘

蘇頌墓在五州山頌宋宰相

朱芾墓在丹徒縣長山下芾吳人葵擊撰銘

宗澤墓在丹徒縣東南澤義烏人宋宣和間以

言事謫居潤夫人死膏塗於此後澤尸開封

卒因合葬焉

張綱墓在金壇縣西希虛村

陳東墓在丹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東以忠諫被

殺四明李獻贖其屍瘞之高宗過鎮江嘗遣

守臣祭焉

江立信墓在丹陽縣立信六安軍人家未為治

江制置使元兵南下立信率所部至高郵拒

敵知事不可成夜起慷慨悲歌抗吃而死其

愛將金明以其喪歸葬丹陽

緣大享墓在丹徒縣西翰林李士蕪吏部尚書

詹同本 勅撰墓碑

虞謙墓在金壇縣丹陽縣門外少傅揚士琦撰

墓銘



盤古墓在揚州府城西四十里冢上有廟  
 煬帝冢在揚州府城北雷唐隋陳陵為江都守  
 未得煬帝柩各備儀衛葬之於此唐羅隱詩  
 君王忍把半陳業只捨雷塘谷訟田  
 揚行密冢在儀真縣西七十里五代史揚州傳  
 魏進尊其父揚行密為大武皇帝墓有魏吳  
 董永墓在加阜縣北一百二十里又廣孝感縣  
 亦有永墓  
 孔融墓在江都縣高上坊  
 袁術墓在寶應縣治南  
 淳于芬墓淳于芬家於廣陵宅南有古槐芳槐  
 安周王邀八穴中令娶其女金枝宮主命理  
 南柯即及覺乃一古槐耳令俗呼為南柯太  
 守墓  
 吳休墓在如阜縣東南六十里休孫吳大司馬  
 墓  
 公冶長墓在淮安府境長孔子弟子  
 原母墓在淮安府城西四十里舊淮陰縣北冢  
 宇記信為楚王立冢以報漂母即此唐羅隱  
 詩寂寂氣墳一水濱廬州絕島自相親雖然  
 寂寞千秋魄瘦是韓侯日主人  
 韓信母墓在舊淮陰縣北與漂母墓相對俗呼  
 東西冢按傳信母死貧無以葬然行營高故  
 地令傍可置冢邑即此  
 牧皋墓在舊淮陰縣治南

于定國墓在東海舊縣  
 程和節墓在淮安府城東宋歸世忠築城掘地  
 深數丈見一棺榭得碑云程知節墓知節唐  
 人  
 張耒墓在淮安府城西淮陰縣  
 趙師旦墓在山陽縣三里塘  
 朱仙墓在淮安府城西湖中相道士朱姓者葬  
 此雖湖水大漲不沒土人異之  
 趙玄墓在山陽縣北神鎮  
 卑陶墓在大安州東一十里卑陶子孫封英六  
 故在墓在焉  
 宛春塚在廬江縣東北左傳楚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晉先軫拘死春於衛以怒楚  
 范增塚在巢縣治後  
 廬江王墳在廬江縣東三十里有山俱風雨  
 晦冥即聞音韻如金石  
 吳頭侯墓在舒城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為舒  
 王塚  
 周瑜墓在廬江縣東一十里安豐鄉瑜三回時  
 吳將又見安慶府  
 何晏墓在廬江縣北一十里何晏魏駙馬都尉  
 唐景云二年有人發墳得傳銘名為晏墓  
 包極墓在廬江府東一十八里地名雙閣  
 李公麟墓在舒城縣南五里公麟舒州人然其  
 道迹今在舒城縣者為多  
 雙漸墓在無為州疊閣樓



馬亮墓在廬州府城南五里

王簡墓在無為州西北五十里

吳景帝陵在太平府城東二十五里景帝諱休

吳孫權第六子也祖塋於此

齊和帝陵在太平府城北黃山和帝諱寶融明

帝八八子也後禪位於梁世侍徽廟行宮之

基即其陵也

楚干將墓在赤鑄山楚干將謨卿之子死宜春

縣即今無湖也九域志楚干將及有墳在大

平州

華卓墓在龍山卓晉吏部侍郎

桓溫墓在太平府境溫晉哀帝時鎮姑孰卒塋

焉俗謂之司馬陵又太平府城南及有溫女

塚

揚亮墓在太平府城東南一十五里亮私農人

漢揚震九世孫晉桓溫破姚襄杖策來歸後

為雍州刺史卒墓舊有二碑碑有各有已蜀

故吏姓名合五百人宋郡守楊琰從置即學

李白墓在太平府城東青山之北白暈依族人

當塗今李陽添悅謝家青山故終焉及卒塋

采石迂龍山後改塋青山宋郡守趙松年為

建祠給田付僧者護唐白居易詩采石江邊

李白墳遠田無限草連雲可憐攏攏窮泉骨

有驚天動地文

賈島墓在太平府城西二里墓碣刻云有唐水

部員外郎賈君墓誌鄭谷亦賈水部詩出窺

應自慰李白墓相連

桓彝墓在寧國府城北四十里

符華墓在敬亭山華唐人嘗與李白游白詩云

敬亭山下墓知是符徵君

左難當墓在涇平縣西七十里有石獸石碑尚

存

羅隱墓在涇縣東七十里隱唐末詩人

梅老臣墓在寧國府城南宋歐陽撰碑

汪解墓在涇縣西

昭明太子墓在秀山上太子姓蕭名統梁武帝

子也

宋齊立墓在青陽縣東南七里齊立南唐末退

居於此

滕子京墓在青陽縣東北五里全龜京子京宋

人墓有神道碑

程元譚墓在徽州有城西十餘里晉太守程

元譚塋此旁有二石翁仲因名其地曰雙石

歛有程氏皆祖元譚

蕭王墓在歙縣南長垓上累土如塚者三十二

處號蕭王

陶稚墓在歙縣東明德鄉稚宋人嘗為歙即刺

史

祝確墓在歙縣紫陽山確朱文公外祖

程秘墓在休寧縣和桂鄉

茅王墓在建平縣北一十里廣袤數畝履其上

則隱然有聲中空故也塚中有蛇人不敢近



去墓數里又有茅王廟鄉人亦不知其何神也  
 劉文靜墓在廣德州城北三十里唐與寺之側  
 文靜唐民部尚書也  
 夏侯塚在縣西一十里有石如碣澗陷士中其  
 頭半露而無疑識舊碑掘視重莫能卒遂止  
 里俗亦無知其人者  
 桓榮墓在縣南二十里按榮傳榮卒賜葬者山之  
 之陽此必江左諸桓之墓疑後人以其姓同  
 而傳會之云  
 彭恩永墓在扣州城外一十里延慶寺西恩永  
 廬陵人仕宋以戶部侍郎致仕居扣州卒葬  
 於此  
 三才歷代  
 游酢墓在縣界內酢宋建州人也師二程子累  
 官監察御史嘗知扣州因家焉卒葬於此  
 高辛塚在來安縣東地名廣陽  
 美頓侯塚在徐州境漢高祖微時過其丘嫂食  
 嫂糠釜美伴為羹及後封其子信為美頓侯  
 此其塚也  
 張太傅墓在徐州城西門外太傅宋參政張巖  
 祖  
 徐陽王墓在王廟後緣以周 內樹松柏洪武  
 九年 詔設官 看守  
 仲虺墓在沛縣仲虺湯左相  
 微子墓在沛縣微山上微子商仁人  
 彭祖在祖顯項玄孫為殷賢臣壽八百一歲封

於彭城  
 閔子墓在蕭縣東南八十五里元時有賸即墳  
 地  
 子張墓在蕭縣三十五里嶠村坊西子張孔門  
 弟子  
 宋王墓在南縣西南三十里王楚大夫  
 楚元王墓在楚王山下漢楚元王交也  
 王陵母墓在徐州城南楚項羽欲招王陵於漢  
 而質其母陵使至母遣之任曰漢王長者每  
 以妾故特二心遂伏劍死  
 張良墓在留城內良漢謀臣  
 樊噲墓在徐州城北九十五里噲漢將  
 范增墓在徐州城南增項羽謀臣罷歸彭城疽  
 發背死葬於此  
 龔勝墓在徐州城東南三里勝漢臣死節  
 劉向墓在徐州城西北二里向漢宗室楚王  
 後有文名  
 華佗墓在徐州城南佗以醫顯為曹操所殺有  
 碑題曰後漢名醫華佗之墓  
 義塚在徐州城東黃河東岸壑流名之殍死者



廣志卷之八百四十四

要語歷代墓

陵墓

周禮墓大夫掌凡效墓之城而為之圖後世難廢而律書則樵牧有禁法掘有刑至於封樹護守

明詔山西先代帝王及我

朝宗室陵園森蔚而古今吳達冢墓累具錄

于篇俾世世有考焉

晉憲王墓在太原府城西北三十里劉庄村正統六年葬定王子也

周章平墓在太原府城西北十里五代唐平章名德威事見人物

殷鄭墓在太原府城西山上公唐將名開山事見名

宦人壽陽山東十五里東寧都并泉驛內亦公墓人履之鏗然有聲又相傳為公故宅又詳孰真

白子西墓在太原府西北亭子山子西名諱縣人常讀書山中沒而葬焉

高望墓在太原府城北

馮平章墓太原府城西元章名統事見人物

廣昌倬平王墓在太原城西四十五里尹家溝宣德

三年葬始封王也

寧化懿簡王墓在太原城北四十五里宇文村景太

三年葬始封王也

泉庄簡王墓在太原府城東四十五里秋

廣昌安禧王墓在太原府

順五年葬倬平王子也

寧化禧順王墓在太原府城西一十五里馬庄成化七年葬懿簡王子也

邢處士墓在太原縣西南一十里宋人名昂司封

郎中張景儉表其墓有冠準文彥博陳亮

佐范仲淹贈詩刻石陽曲縣天慶觀至今

不存

門將軍墓在太原縣西南一十里唐人

呂柱國墓在太原縣西南一十里索村唐武部

常建上柱國名祇字彥福

王尚書墓在太原縣西一十里風谷山之原

國朝南京工部尚書名永壽天順七年葬

詳見人物

斛律丞相墓在太原縣西南一十五里北齊人

名金事見人物

唐叔虞墓在太原縣西南一十五里俗稱晉王墓

又曰晉王鎮曰經云其子有晉侯燹墓存

焉

武烈墓在太原縣北三十里井谷村武氏

後園中在碑云名深字洪貴南陽人官至

雍州刺史封陽侯贈司空謚武烈蓋高

權別將立功東魏之季世真碑今壞不

存

吳氏先墓在太原縣東西三十里吳村朱觀

文殿孝士名公弼高祖墓公弼罷樞府

師太原年建見秦名宦

魏拓跋陵在代州北四十里馬門園中



魏鄭公墓在崞縣東南四十里庫狄都西雲村唐相魏徵也

張簡猷公在五臺縣西四十里金振武軍節度使謚簡猷公名太節見人物

劉聰墓在平陽府城西南十里碑額云漢故使持節侍中太宰司徒公右部魏成猷王之碑記

冊朱墓在平陽府城西北二十里王曲村有前後二家上舊有祠

國朝洪武二年重建又長子縣西二十五年有冊朱陵又陽城縣亦有此墓未詳孰真

賈克墓在平陽府城東南二十里朱賈里克晉時人仕為尚書

朱楷墓在平陽府城東二十五里朱家村魏時人

無佞侯墓在平陽府城正東二十六里及詳見祠廟

西河靖恭王墓平陽府城東二十里天順元年堊始分封王也

晉定王墓在平陽府城西北三十里田村宣德十年堊恭王子也

陶唐氏陵在平陽府城東七十里陳意里俗謂之神林又謂之神臨陶唐氏之陵也

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金太二年碑

牛叅改墓葉陵縣南十二里元叅改名光祖

祖見人物其祖墓俱在邑東七里有李孟撰碑存焉

張潞公墓在襄陽縣西南二十五里元翰林李士承旨封潞國公名翦共祖塋俱在旧有大栢四十株

高平懷簡王墓在襄陵縣東三十里永樂年堊始分封王也

留侯墓在襄陵縣東四十里龜山始掘他得石識云漢留侯張良墓

張蒙溪墓在襄陵縣東南四十里名者事見人物

李將軍墓在太平縣西五里孝子村即趙將軍牧也

絳侯墓在太平縣東北七里漢固勃封侯因葬焉

鄭王墓在太平縣東北八里唐人

張府判墓在太平縣東北一十里元成都府判名懷英

趙宣子墓在太平縣南二十里汾陽村晉大夫趙盾

里大夫墓在曲沃縣東南伍里晉大夫里克見人物

寧王薄墓在曲沃縣東五里縣人名智仕終大典縣主簿門人王巖豐撰墓表

史武衛墓在曲沃縣東八里神道碑宋武衛大將軍史緒



勒府君墓在曲沃縣北曲村東原縣人和名見人物

許州判墓在曲沃縣東

李正議墓在曲沃縣境縣人李謙享祖父國用文

佈皆墓此有神道碑文見後

晉厲公墓在冀城縣東南一十六里南廟村杜預

注云不以禮葬放其墓小井

邢學士墓在浮山縣北三里石島見人物

傅陸侯墓在浮山縣二十里平寧里又解州城內

禮賢坊有高土阜亦為侯墓侯漢光也見人物

桑丞相墓在浮山縣東北八十里名維翰見人物

宋國公墓在岳陽縣二里元臣

卻大夫墓在岳陽縣東七十里高壁里名缺見人物

物墓前存廟金進士李棟作記

簡上卿墓在岳陽縣北八十里名相如見人物

其祖管在趙城縣西八里許村

劉元海墓在洪洞縣南八里秦壁村西南塚高

三丈周圍一百四十步

阜陽墓在洪陶縣一十三里阜陶村塚高五尺

周圍一十步右有碑其文剝落

師曠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師村塚高一

丈有崎周圍四十步前建祠有碑金泰和

三年趙廣聰撰

趙簡子墓在趙城縣東北三里舊有祠又壽陽

縣北三十里中可村亦有墓祠未詳孰真

媽皇陵在城縣東八里高二丈許止有松栢塚有

廟見前

紀信墓在趙城縣東南二十里上紀落村今有存

半塚高一丈五尺周圍四十步

提舉墓在趙城縣石名里縣人名德舉元提奉太

原監使司

夏王赫連勃勃墓在在趙城縣南霍山頂上

傳左丞墓在汾西縣西門外一里元書中在丞起

岩也見人物

宋先生墓在霍州東三里事見情人物宋張裔英

以詩吊之

國朝成化八年知州鮑恭立祠墓前

燕將軍墓在霍州西南六里唐雲麾將軍行左武

侯名密

李總管墓在霍州一十五里新壁村元臣名崇祖

見人物

高節度墓在霍州東北二十里五庫板村宋時州

人名繼嵩大規間定武軍節度使

周厲王墓在霍州東西三十五里城內西南隅厲

王出奔彘而崩曰塋焉

韓尚書墓在隰州北五里東元上元戶部尚書名

昇詳見人物

薛刺史墓在石樓縣東南二十里麻郵村有碑其

文剝落刺史名鐵山見人物

呼圖練墓在石樓縣西南九十里忠孝村宋圍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平延墳見人物 | 劉太尉墓在水和縣東南三十五里名訓見人物 | 有碑剝落 | 李元師墓在吉州東泰寧坊有碑云故平陽行軍 | 元帥府事李公之營 | 拜御史墓在安州東崇教坊有碑云中奉大夫陝 | 西諸司行御史臺侍御史并降之堂 | 馮尚書墓在安州北六里楊庄村元時州人名延 | 登見人物 | 楊經畧在吉州西七十里金時州人死節事見人 | 物 | 荀大夫墓在鄉寧縣東十五里山上見廟有碑 | 銘晉大夫荀息見人物 | 斛律光墓在絳州東二十步又襄陵縣東二十 | 里太塚數十根傳亦北齊斛律氏祖塋 | 韓御史先塋在絳州七四里今城北門外石刻 | 監察御史韓均先塋 | 張總管墓在絳州北五里碑云亞中大夫前撫 | 州路總管張公之營名仲儀 | 李庶坊墓在絳州北五里碑庄村元人名亨 | 安北遼東道肅政廢坊使李公之塋名思 | 敬 | 劉鄩度墓在絳州六里 庄村元人名亨安見 | 名宦 | 薛簡府在絳州西三十里周村宋臣名奎見人 | 物具兄弟姪諸墓供在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孔万户墓在絳州西南四十五里墓前石刻云 | 碣門万户孔公之塋 | 段司理墓在稷山縣西北八里平隴村宋時縣 | 人名奎其四世孫季良五世孫矩六世孫鐸 | 十一世孫思儀墓皆在焉又名平原所俱見 | 人物 | 裴刺史墓在稷山縣西北八里名守真其子耀 | 鄉墓在縣東北十里俱見人物 | 高鄩度墓在稷山縣東北十一里唐河東鄩度 | 使高秀若見人物 | 義和塚在稷山縣東北一十五里前有廟二人 | 皆克臣見人物 | 陳司諫在稷山縣西南三十里元臣縣人金石 | 司諫名祖見人物 | 姚忠肅墓在稷山縣西北三十里元臣縣人名天 | 福見人物 | 后稷陵在稷山縣東五里稷神山碑志云昔稷 | 陵嘗躬稼於此後堯遂葬焉 | 晉文公墓在絳縣東北二十里左傳文公卒將 | 殯於曲沃出降柩有聲如牛鳴墓左右碑刻 | 焉 | 姜嫄聖母墓在絳縣西南三十里烟庄存雲嶺 | 有廟詳見前 | 韓將軍墓在絳縣東北十里隋大將軍名擒虎 | 見人物 | 尚妃墓在垣回縣東南十里黃河南岸燧燭山 |
|--------------------|----------|--------------------|-------------------|-------------------|----|--------------------|--------------|--------------------|---------|--------------------|--------|--------------------|---------|---------------------|------|--------------------|-------------|--------------------|-------------------|---|--------------------|-------|--------------------|-----|--------------------|



世傳昔成湯妃生頑疾湯曰惡疾也妃避此山後疾與湯累聘不歸遂尸解而葬於斯居氏為之立祠于亳城內迄今每直天旱詣祠祈禱輒意

晉豐塚在垣曲縣東北六十里晉豐塚父

察罕手章墓在解州北一十五里元臣

儀宣撫墓在解州西北二十里金臣名肅見人物

物

龍逢墓在安邑縣東北二里夏臣見人物

衛司空墓在安邑縣西北一十八里馮條因晉司空名璿其弟齊墓在西

王咸墓在夏縣東五里瑤瑩頂山殷相見人物

婦學士墓在夏縣西二十里元學士墓勝流寓

於此沒西壘焉見寓賢

司馬溫公墓在夏縣西北二十里鳴條岡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勅蘇軾撰文其先世祖若父兄一十七墓俱在焉

柳刺史墓在見縣東北三十里柳村唐時縣人見人物

薛僕射墓在夏縣西四十里大張村唐右僕射名萬徹見人物

裴光庭墓在聞喜縣東四十八里永清村唐時縣人見人物

郝芮墓在芮城縣西三里西原村

晉令墓在芮城縣北二里故城里今華村

魏文侯墓在芮城縣南八里東廟里原上又考

義縣而五里勝水之北亦有文侯墓宋知州謙景初嘗立碑未詳孰真

陳丞相墓在芮城縣東一十二里漢丞名平又呼為十虎墓以其子孫內有十英傑故名焉

畢萬墓在芮城縣東北三十里西陌村漢馬祖也

段干木墓在芮城縣右魏城東一十五里即干木臥退秦兵之城又孝義縣亦有干木墓未詳孰真

隱侯公墓在芮城縣東一十八里洪原里俗云里王相公墓

虛陽侯墓在芮城縣東北三十里西陌村漢馬武也

許由墓在平陸縣箕山之麓

襄垣恭簡墓在州東一十里天順六年墓始今封王也

田世英墓在蒲州東北一十五里文學村州人見人物

裴叅政墓在蒲州東北一十五里文學村元叅政名居敬見人物

山陰康惠王墓在蒲州東北二十里文李里成化三年墓始分封王也

何叅政先世在蒲州東北二十里文李里叅政名約父汝墓以上凡三族悉焉

李將軍墓石蒲州陶邑鄉仙觀里宋在衛屯田大將軍名興



|                     |
|---------------------|
| 夷齊墓在蒲州西南四十五里首陽山上二塚相 |
| 去十步前建祠              |
| 風石塚在蒲州南六十里焦慮里趙村風陵渡  |
| 上有軒轅廟址              |
| 樊太守墓在臨晉縣西一十里漢太守名演郎  |
| 會之後也                |
| 陳使君墓在臨晉縣東北一十五里隋開府梁  |
| 州使君即陳黃門也            |
| 王司空墓在臨晉縣東南二十里晉司空河東  |
| 太守名卓翁               |
| 裴尚書墓在臨晉縣東北二十里唐工部尚書  |
| 河東郡公名寂見人物           |
| 霍榮祖墓在臨晉縣東北二十里霍村晉時人  |
| 漢大將軍光之苗裔之           |
| 鄭司農墓在臨晉縣北三十里漢大司農鄭玄  |
| 其冢狐狸不穴荆棘不生          |
| 張都度墓臨晉縣東南三十里金宿州保靜軍  |
| 都度觀察副使名維祖見人物        |
| 薛侍郎墓在臨晉縣北四十里隋尚書禮部尚  |
| 郎臨汾侯名天輔縣人           |
| 忠孝將軍墓在臨晉縣北壹十四里即申明也  |
| 見祠廟                 |
| 柳慶積墓在臨晉縣東南六十里金時人    |
| 麻侍郎墓在臨晉縣南六十里唐兵部侍郎   |
| 郎名秉彛見人物             |
| 司空侍郎墓在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其  |

|                    |
|--------------------|
| 旁有祠唐兵部侍郎名國見人物      |
| 扁鵲墓在臨晉縣東南七十里故市鎮東   |
| 陳監丞墓在猗氏縣西北二十五里陳翟村金 |
| 少中大夫國子監丞名亮基其子仲讓孫子  |
| 實曾孫元凱墓皆在焉詳見人物      |
| 羅誠墓在猗氏縣東北二十五里羅村縣人唐 |
| 將                  |
| 湯王陵在榮河縣北四十里元蔡來歲淪於河 |
| 國朝歲時聖祭於百祥村西        |
| 裴御史墓在萬金縣北二里縣人名瑾有碑剝 |
| 落頰云命官故右補闕裴公神道碑     |
| 表都御史墓在萬泉縣東一十五里烏蘇村  |
| 縣人名泰見人物            |
| 量孝子墓在萬泉縣東三十里下孝義村後漢 |
| 縣人名未有碑剝落           |
| 薛平墓在萬泉縣西南三十里北薛村東有碑 |
| 剝落                 |
| 子夏墓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縣前有碑題  |
| 曰前代追魏國公卜子夏之塋又芮城縣   |
| 東一十七里亦有子夏墓         |
| 司馬子長墓在河津縣西北一十五里永嘉肆 |
| 年漢陽太守殷濟建室立碑樹垣今盡沒子  |
| 河                  |
| 薛大淸墓在河津縣四十里西原村     |
| 國朝縣人名瑄見人物          |
| 杜參政墓在大同府城內南堂寺前元江浙行 |



省秦改名唐卿見人物里屬

許學士墓在大同府城東閭無榆坡上元集賢

學士名子遜見人物

段文昌墓在大同府城東八里唐人有碑云

利答

代簡王墓在大同府城東十里採掠山正統十

二年墓始封王也

傅野悼恭王墓在大同城西南十里鄭山

原成化六年墓始封分王也

潞城禧順王墓在大同府南十里鄭山之府

原成化八年墓始封分王也

耿光祿墳在大同府城西二十里耿金有臣

三塚皇統四年建塔上有誌云為由光祿

子曰銀青孫曰昭勇

廣靈崇虛王墓在大同府城東四十里採掠山原

天順四年墓始封王也

魏永固陵在大同府城東北四十里開山口西山嶺

有双陵按北史魏孝文帝母馮太后與帝

遊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意百歲人其

安此孝文乃營壽於方之山又建永固

石室即此是也

代隱王墓在大同府東五十里採掠山原天順

七年墓簡王孫也

王昭君墓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右豐州六年

里地多白草以種獨青故名青塚

鄧王墓在朔州三谷龜山頂上周圍有塚

李在丞墓在應州東北一里元河南行省左丞名

彥古見人物

高丞相墓在應州南一十五里金丞相高汝勵有

碑尚存

韓元帥墓在應州南四十里茹越村元元帥名浩

見人物

蘇丞相墓在渾源州西北七里金右丞相名保衡

見人物

孫尚書墓在渾源州西二十里畫錦山之陽元宣

尉使行工部尚書名公亮見人物

州御文墓在渾源州東二十里金監察御史名從

益見人物

雷御史墓在渾源州西一里金御史名淵其子彥

正墓亦在焉俱見人物

高元帥墓在渾源州西南二十五里元都元帥名

定其子仲棟墓亦在焉並見人物

楊氏先瑩在蔚州城外麥子墮元臣楊贊墓其曾

祖以下三世于此趙子昂作碑云

程忠簡公墓在蔚州西南一十里蔣家窰金時韓

人見人物

高節度墓在蔚州城北一十里君子墮元節度副

使名琪見人物

韓將軍墓在蔚州東北三十里深澗里金龍衛將

軍節度副使名浩見人物

王尚書墓在蔚州城西三十里煖泉里金尚書名

敬見人物







|                                    |
|------------------------------------|
| 縣西北亦有遺塚上建塔旁建文陵院即崇安寺                |
| 韓王墓榆社縣南三十里韓村石晉潞州節度使王中立卒封韓王墓此見人物    |
| 龐清墓在榆社縣西北九十里馬陵閣半山間魏將又臨汾縣亦有清墓       |
| 羊陽君墓在潞州城西北一里戰國時馮亭趙封                |
| 羊陽君見名宦                             |
| 陸都督墓在潞州西三里後魏安北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都督并州刺史名旭見名宦  |
| 廣宗懷靖王墓在潞州城西南五里鐵梁橋尺順八年墓始分封王也        |
| 李平章墓在潞州東南八里元韓國公中書平章事名孟其父唐追封忠獻公墓亦在焉 |
| 沁源恭定王墓在潞州西一十里步馬村景泰元年墓始分封王也         |
| 馮將軍墓在潞州南一十五里北齊龍驤將軍名標               |
| 平遙禧靖王墓在潞州東北一十五里柏玉山羅城之原正統十一年墓始分封王也  |
| 稷山莊靖王墓在潞州城西北二十里天順三年墓始分封王也          |
| 馮太守墓在潞州南二十五里漢上黨太守名勅                |
| 魏成昭信王墓在潞州北二十五里三山之原                 |

|                                       |
|---------------------------------------|
| 正統九年墓始分封王也                            |
| 魏山悼靖王墓在潞州西南三十里鳳凰山正統五年墓始分封王也           |
| 潘簡王墓在潞州西南三十里鳳凰山之原宣德六年墓始分封王也           |
| 沁水悼懷王墓在潞州西三十五里至善村正統四年墓始分封王也           |
| 潘康王墓在潞州南四十里象嶺之原天順二年墓始分封王也             |
| 令狐微君墓在壺關縣東北一十九里即三考政事見人物荀悅漢書云令狐寨是也有碑剝落 |
| 鮑子都墓在長子縣東南一十三里漢司隸校尉名宣字子都見流寓           |
| 張太守墓在屯留縣北三里後魏清河太守張拱沒墓以俗名張拱阜           |
| 宋思約墓在屯留縣東南五里元特縣人見人物                   |
| 卞和墓在屯留縣西十里平村又名卞和庄有古塚迂壘卞和碑文剝落          |
| 荆卿墓在屯留縣西北二十里安君村荆卿名軻死秦壘於此              |
| 潞子嬰兒墓在潞城縣北五十里續村                       |
| 韓王陵在襄垣縣東北二里                           |
| 崔孝廉墓在襄垣縣西北十里崔游上黨人嘗舉孝廉見人物              |



慕容持單墓在襄垣縣二十里事見也留祠廟下

李招討墓在襄垣縣東四十里太原人為晉招討使名嗣招殺沒葬於此

刑氏先塋在襄垣高平二縣刑村北魏刑文先遠祖尹至方鄉等累世皆葬焉

馮將軍墓在黎城縣北七里漢右將軍名奉世其子黃門郎給事中參葬其女元帝昭儀墓皆在其側

黎侯姬塚在黎城縣東北二十八里古黎城東今存

李狀元墓在澤州西北七里崔家庄金狀元名俊民見人物

段長官墓在澤州西陸十二里元本州長官名真見人物劉國撰碑

侯尚書墓在澤州西三里呂家庄

國朝景泰元年初葬尚書名璉見人物

宣寧靖莊王墓在澤州東十里七嶺山之原成化七年葬始分封王也

李文簡墓在高平縣泊村長吟原其考正奉君墓亦在焉俱見人物

炎帝陵在高平縣東北四十里固關村上有廟元大德九年朝廷遣祭

國朝有司歲祀

鄭節度墓在陽城縣東南二里金節度使名

阜其子昇墓在縣東北三十里元初翰林李

士王集撰碑

原侍郎先塋在陽城縣南二十里下文村侍郎名傑見人物集祖考仲知考彥明差此今贈如官

張朝請墓在沁水縣西南二里許家原金朝請大夫名莖王良翰撰碑刻落雅考

義塚各州府縣俱建于治城外間有埋場者名尚塚



廣志卷之八百四十五

陵墓

陝西

秦愍王墓

隱王墓

樂王墓

僖王

墓俱在西安府城南三十里鴻固原

興懿簡王墓

恭憲王墓

保安懷

王墓

悼順王墓俱在西安府城南三十里

高望原

永壽懷簡王墓在鴻固縣

興平恭靖王墓

宜川恭靖王墓俱在西安府

城南三十里鳳樓原以上各王俱在

朝宗室

倉頡墓在白水縣東八十里

姜嫄墓在汾州城東北一十里有廟姜嫄虞后

稷之母

公劉墓在汾州城東六十里有廟公劉后稷九

世孫也

王季墓在鄠縣西漢坡村王季周文王父也

周公旦墓在咸陽縣北一十五里周武王也

太公望墓在咸陽縣北一十五里望雖受封

齊留為太師

鄭桓公墓在羊州城西三里桓公名交周宣

王庶弟

杜伯墓在長安下杜城東南杜預云周成王

滅唐之於杜焉杜伯

秦莊襄王墓在舊長安通化門東二里俗名尖

塚莊襄王始皇父

栲里子墓在長安城內栲里秦惠王異母弟且

元曰荃我必涓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

子官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

宮在其西

王翦墓在富平縣北二十七里翦秦將

蕭何墓 曹參墓在俱咸陽縣北三十

五里何參皆漢相

張良墓在咸陽縣東北三十五里良漢留侯

韓信墓在長安舊城東三十里信漢淮陰侯

樊噲墓在樊川會漢舞陽侯

陳平墓在鄠陽縣南一十里平漢戶牖侯

周勃墓在咸陽縣東北四十里勃漢絳侯

夏侯嬰墓在西安府城東臨霸水嬰漢滕公

掌乘馬至此馬踏地悲鳴掘之得石御後

堊馬俗名馬塚

婁敬墓在鄠縣北五里婁村敬漢臣賜姓劉

封建信侯

四皓墓在商縣西四里四皓漢東園公等四人

墓前有祠宋玉禹偁作記

陸賈墓在乾州城東一十里西原賈漢太中

大夫

馮唐墓在咸陽縣東北八里唐漢車騎都尉

董仲舒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仲舒漢醇儒

武帝幸芙蓉園常至此下馬俗因呼為下

馬陵客



|                    |
|--------------------|
| 扶蘇墓在               |
| 蒙恬墓在平涼府城東          |
| 墓俱在綏德州北處亦有         |
| 劉未墓在鎮原縣西述征記表卒子     |
| 數十石置棺內音永加中郡人衛熙發其   |
| 墓見表兒如生香開數十里懼不敢犯    |
| 皇甫謐墓在靈臺縣西北一十里      |
| 牛弘墓在靈臺縣南五里         |
| 吳玠墓在靜寧州南一百二十里      |
| 姚兪墓在隆德縣西北三十里兪宋鄆延路  |
| 總管                 |
| 伏羲 在秦州北四十里世傳三陽寨媧牛堡 |
| 義陵舊有碑斷裂按史記范義氏風     |
| 姓母曰羊香履大人跡於雷澤而往范犧氏  |
| 於成紀                |
| 秦文公墓在麥積山下秦嶺史記秦文公寧  |
| 公皆葬於西山徐廣引皇甫謐云今隴西   |
| 西縣蓋此地也             |
| 紀信墓在秦州北門唐人記詩紀信生降為沛 |
| 公草荒古冢卧秋風不知青史綠何事却道  |
| 蕭何第一功墓側有廟          |
| 李廣墓在秦州南二里近         |
| 楊難當墓在城縣西四十         |
| 縣西一里               |
| 揚                  |
| 公孫弘墓在丹平縣東北一十八里弘漢相平 |

|                    |
|--------------------|
| 津侯                 |
| 東方朔墓在華州城西南三十里朔漢大中  |
| 夫                  |
| 衛青墓在丹平縣東北一十五里青漢大將軍 |
| 封長平侯               |
| 霍去病墓在近茂陵起冢象祈連山去病漢  |
| 驃騎大將軍冠軍侯           |
| 霍光墓在咸陽縣茂平陵問光漢大將軍博  |
| 陵侯                 |
| 金日磾墓在廢下邳城東南日磾漢侍中封  |
| 柘侯                 |
| 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三十里芝川鎮廷漢  |
| 太史令                |
| 蘇武墓在武功縣北一十里武漢典蜀國   |
| 張安世墓在西安府城南八里安世漢太司馬 |
| 蕭望之墓在西安府城東五里漢賢傳    |
| 丙吉墓在西安府城南三十里吉相漢賢相  |
| 第五倫墓在涇陽縣西五十里倫漢大司空  |
| 班超墓在羊陰縣西二十五里超漢遠定侯  |
| 馮融墓在吳平縣西南三十里融漢儒    |
| 楊震墓在華陰縣東二十三里震漢太尉卒時 |
| 有大鳥集喪前悲鳴葬畢始飛去      |
| 鄧艾墓在蒲城縣東北七十里艾魏大尉   |
| 王猛墓在華陰縣西三十里猛符秦相    |
| 牛弘墓在汾州城西五十里弘隋吏部尚書  |
| 昭陵陪葬諸臣墓在九雙山房玄齡杜如晦魏 |



|                     |
|---------------------|
| 微馬同岑文本崔郾孔李勣李靖溫彥博蕭   |
| 瑒高士庶長孫無忌許敬宗凡十三人皆以   |
| 宰相陪葬唐陵姜晦李大亮虞世南杜正倫   |
| 姚思廉褚亮薛收馬載段倫張後胤孔志亮   |
| 闕立本房人裕寶庭蘭盧賓松裴藝李瑛等   |
| 凡五十三人俱以丞郎三品陪何史那忠尉   |
| 逢敬德秦叔寶周護仁等六十四人俱以功臣  |
| 大將軍陪                |
| 顏師古墓在西安府城南二十里師古秘書監  |
| 僧一行墓在臨潼縣銅人原有聖塔一行唐僧  |
| 精於立法                |
| 李光弼墓在富平縣北三十里光弼唐名將   |
| 渾瑊墓在臨潼縣西南一十五里瑊唐名將   |
| 李晟墓在高陵縣南一十里晟唐功臣     |
| 白敏中墓在渭南縣東北一十里敏中唐中書令 |
| 令狐楚墓在耀州城西北五里其子綯墓亦在  |
| 焉楚唐中書侍郎             |
| 魏謩墓在蒲城縣南一十里謩唐相      |
| 雷德讓墓在郃陽縣北三十里德讓宋贈太司  |
| 其子有隣有終墓亦在焉          |
| 寇準墓在渭南縣北五十里準宋相      |
| 楊奐墓在乾州城東北一十里其父振墓亦在焉 |
| 奐元隱居講道叔人            |
| 郝天挺墓在三原縣北二十里有祠天挺元中書 |
| 左丞                  |
| 周銀王塚在龍州西北三十里        |

|                      |
|----------------------|
| 秦穆公墓在鳳翔府城內東南隅秦宮祈年    |
| 觀下穆公墓君宋蘇軾詩秦泉在城東墓在    |
| 城西無百步乃知昔未有以成秦人以泉識    |
| 公墓                   |
| 段秀實墓在汧陽縣西北四十里有詞堂及碑記  |
| 又臨潼縣                 |
| 李茂貞墓在寶雞縣北五里陵原茂貞本宋氏   |
| 名文通唐以討黃巢功賜今姓名光啓間為    |
| 鳳翔節度使遂據有其地天復初封岐王後    |
| 唐封秦王                 |
| 張橫渠墓在郿縣東南五十里         |
| 張騫墓在城固縣西二十三里         |
| 李回墓在城固縣西三十里唐常阜作碑記宋   |
| 張俞詩雖同比干戮更甚伍員悲        |
| 諸葛亮墓在沔縣東南一十里         |
| 安惠王墓在平涼府城西北四十里       |
| 韓恭王墓在平涼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
| 韓懷王墓在平涼府城東南五里        |
| 韓靖王墓在平涼府城東北四十里       |
| 平利懷簡王墓在平涼府城東南一十里以上五王 |
| 俱 本朝宗室               |
| 密康公墓在靈臺縣西五十里康公見古蹟    |
| 扶蘇墓在平涼府東南四十里扶蘇秦太子    |
| 蒙恬墓在平涼府城東一十五里恬秦將按左   |
| 右吳玠元弟保全川蜀            |
| 汪世顯墓在漳縣東南三里          |



不密冢在臨洮府東三里碑又刻石上有斤石大書周祖不密氏陵

扶蘇墓在寧州城西一十五里扶蘇秦始皇長

子賜元堊以碑尚存又在延安府

傅介子墓在臨洮府城西二里

郭子儀墓在合水縣東一百二十里子儀唐汾陽

王

張吉墓在合水縣西四十里

橋陵在中部縣治北世傳軒轅黃帝生坊州後堊

衣冠于此 本朝載在祀典

扶蘇墓在緣德州城中扶蘇秦始皇太子監兵

築長城始皇崩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與公

子吳亥年為始皇書賜死于此宋孔武中詩天

下精兵字掘門便宜長嘯入秦問奈何伏劍臣

區死不辨書從趙季姦

蒙恬墓在緣德州城西恬秦將領兵築長城二世

遣使者賜死遂衣藥自殺

折克行墓在延安府谷縣西五十里有碑

度靖王墓在寧夏衛城南二百二十里

悼莊王墓在寧夏衛城南三百一十里二王

俱本朝宗室

李王墓在賀蘭山下教塚巍然皆受國主李繼遷

等墓

和太尉墓在文縣守禦軍民千所城西大渡渠二

墓俱在緣德州北處亦荷之未知孰是

劉表墓在涼州西述任記表卒子以踪跡以香故

十石置棺內晉永加中郡人衛熙發其墓見表兒如生香聞數十里懼不犯

皇甫謐墓在靈臺縣西北一十里

弘墓在靈縣南五里

吳玠墓在靜寧州南一百二十里

姚兕墓在隆德縣西北三十里兕宋廊延路總

管

伏羲墓在秦州四十里世傳三陽寨媧牛埜有

伏羲陵舊有碑斷裂按史記庖犧氏風姓

母曰華胥履大人即於雷澤而生庖犧氏

於成記

秦文公墓在麥積山下秦嶺史記秦文公寧

公皆葬於西山徐廣引皇甫謐云今隴西

西縣蓋此地也

紀信墓在秦州北門唐人詩紀信生降為沛公

草荒古塚卧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

何第一切墓例有廟

李廣墓在秦州南二里近墓有宅

楊難當墓在成縣西四十里又有祠在發粟亭

縣西一里名陽將軍廟

楊政墓在成縣東政原州人仕宋累官至太尉

左右吳外兄弟保全川蜀

汪世顯墓在漳縣東南三里

肅莊王墓在蘭縣東北六十里王 本朝宗室

永樂十七年堊此

薛舉墓在蘭縣西四里舉隋大業末據蘭州



李晟墓在臨洮府城西五里地名西平正晟洮州臨潭人唐封西平忠武王

不窋墓在襄陽府城東三里碑久剝落上有片石大書周祖不窋二陵

扶蘇墓在寧州城西一十五里扶蘇秦始皇長子賜死墓此碑尚存又在延安府

傅介子墓在襄陽府城西二里郭子儀墓在合水縣東一百二十里子儀唐汾陽王

張吉墓在合水縣西四十里橋陵墓在中部縣治北世傳軒轅黃帝生方州後

空衣冠于此 本朝載祀典 扶蘇墓在綏德州扶蘇秦始皇太子監兵築長

城始皇崩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與公子胡亥詐為始皇書賜死于此宋孔武神詩天

下精兵掌握間便宜長蕭入秦閣柰何伏劍區區死不便書從趙李姦

蒙恬墓在綏德州城西恬秦將領兵築長城二世遣使者賜死遂吞藥自殺

慶靖王墓在衛城南二百二十里悼莊王墓在衛城南三百一十里二王 俱在

本朝宗室 李王墓在賀蘭山 數塚巍然皆夏國主李

繼遷等墓







亦有虫尤肩解塚世傳皇帝殺虫尤於涿鹿之野身體異處故別葬焉

魯公墓在曲阜縣東八里脩龍蔓延不絕皆

周魯諸公所葬其西葬伯禽其南葬文公

鮑叔牙墓在滕縣北一十五里叔牙齊桓公相

齊武子墓在舊滕州西北二十五里武子衛賢

大夫舊有廟

啓聖王墓在曲阜縣東二十里葬孔子父叔

梁紇

宣聖墓在曲阜縣西北八里世呼為孔林史

記孔子葬於魯城北泗上弟子心喪三年

畢相訣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

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其冢五百餘

畝塋中樹以子數皆異種相傳弟子異國

人各持其方樹未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

刺人草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

之却流墓有右石壘古石儀又有古檜蒼

然如虬龍刑相傳為孔子手植元周伯琦

詩魯國遺蹤墮瀦荒獨遺林廟壓城荒梅

梁分曙霞棲影松 迴春月駐光右栢棠

露周雷兩斷碑猶載漢文章不須更問傳

家事泰岱參天汶 長

伯魚墓在宣聖廟東

顏子墓在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

曾子墓在加祥縣南四十里 本廟正統十一年建祠墓前

冉伯牛墓在東平州西一十五里舊有碑刻

本朝於墓前建祠塑像又滕縣治南三里亦

有冉子墓求知孰是

宰我墓在曲阜縣西南三里

澹臺滅明墓在鄒縣西北三十里

仲弓墓在魯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為冉峒

高柴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

魯太史墓在定陶縣陶丘之顛葬魯太史左丘明

之王父有宋盛林所撰碑刻

子思墓在宣聖墓南

孟母墓在在馬鞍山之左鹿

孟子墓在西墓山之右墓前有碑

公孫丑墓在鄒縣西一十里

萬章墓在鄒縣西一十里

孟嘗君墓在滕縣南五十里即齊田文

陶朱公墓在定陶縣治東北即越范蠡

項羽墓在東阿縣東南一十二里漢高帝既滅

惟項羽持其首以示魯魯服遂以魯公禮

葬羽於此俗呼為霸塚

灌嬰墓在濟寧州東三十里嬰漢潁陰侯

曾諸王墓在曲阜縣南八里漢特曾諸王之墓

四十餘共南一里許葬共王其他也多不知

名

梁孝王墓在梁山北孝王漢文帝第二子因田

獵至此而薨遂葬焉

孝婦墓在鄒城縣東一十里孝婦即漢宣帝



|   |
|---|
| 時誤殺致早者  |
| 常賢墓在鄒縣東南二十里                                   |
| 東平憲王墓在東平州北峴山上王即漢光武第八子名蒼                       |
| 疏廣墓在嶧縣三上頂                                     |
| 蕭望之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                                |
| 匡衡墓在嶧縣南一十五里                                   |
| 張禹墓在鄒縣西三十五里                                   |
| 范式墓在加祥縣南二十五里有魏時碑刻今移置濟寧州李中                     |
| 王祥墓在沂州北二十五里                                   |
| 陳思王墓在東阿縣西北一十三里思王魏曹植                           |
| 王粲墓在濟寧州南五十二里                                  |
| 琅邪王墓在沂州境內堇晉宗室子伯墓前舊有廟                          |
| 王彥章墓在汶上縣郊本朝命有歲時致祭                             |
| 孫奭墓在東平州東一十五里                                  |
| 孔道輔墓在宣聖墓西南                                    |
| 孫明復墓在東平州盧泉鄉明復宋儒歐陽修作記                          |
| 高陽陵在東昌府城西北二十里堇額項高陽氏陵前有聖水井旱時輒應舊有壇廟久廢惟祈雨禱雪感應碑尚存 |
| 巢父墓在東昌府治東南巢父光時隱者                              |

三才廣志 卷八四六

|   |
|---|
| 仲山甫墓在雷澤舊縣西北   |
| 衛靈公墓在觀城縣東南四十二里  |
| 閔子騫墓在范縣南四十里   |
| 冉仲弓墓在冠縣二十五里墓前舊有祠久毀景泰二年重建立石表之閔子仲弓俱孔門高第                                   |
| 士會墓在范縣東三十里士會春秋時晉大夫謚我子   |
| 圉子冢在高唐州東三十里圉子齊臣下莊子墓在聊城縣界內莊子春秋時魯士  |
| 燕子塚在博平縣東三十里漢吳王濞構七國反將軍竇嬰等破之齊王不周謀而被殺既堇有燕子柳沈置塚上後人因名                        |
| 華歆墓在高唐州境  |
| 劉寔墓在東昌府東二十五里寔晉人   |
| 吳隱之墓在聊城縣界內  |
| 孫伏伽墓在武城縣界內  |
| 馬周墓在莊平縣治東文廟鄉賢祠有贊  |
| 韓克中墓在幸縣西南二十五里碣碑尚存堇中唐魏博節度使   |
| 王旦墓在幸縣北二里   |
| 五女墓在聊城縣治西相傳郡人無子惟女五人誓不適人孝養父母後卒同穴而堇全李佐時贊曰孝哉五女喻年弗嫁甘旨奉親温清冬夏風樹既悲白華亦謝墓可封哉永淳俗化 |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竇氏墓在觀城縣南八里漢竇太后墜淵而卒  
景帝命墳其淵為墳號竇氏青山

倉頡塚在壽光縣治西

大公塚在淄臨縣南一十里太公望墓於周齊人  
思其德莖衣冠於此

桓公塚在淄臨縣瑞水南太公塚之北

管仲墓在牛山之阿

杞梁墓在臨淄縣東三里齊在公襲莒杞梁死焉  
其妻迎柩而哭之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  
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既免於罪則有先人  
之祿廬在君無所辱命於是弔諸其室

晏嬰墓在臨淄縣東北三里又有廟在高密縣  
東南四十里

三士墓在臨淄縣治南齊公孫捷田開疆右治  
二桃令計功而食公孫捷田開疆各言其功  
不及古治子而食桃刀自刎死古治子亦刎  
死諸葛亮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湯陰里  
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借問誰家墳田疆  
古治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  
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公治長墓在諸城縣西十里漢書云在姑幕城  
東南五里

四王墓在鼎足山齊記補遺方墓園塚東西直  
列乃齊威宣閔襄四王墓也

王燭墓在臨淄縣在憑公山西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大夫與秦事寵敬之墓此

齊康公墓在之梁山上田和篡齊遷康公於海濱  
元空於此上人訛為康王墓

淳于髡墓在蔚陽山下髡齊之辯士

齊威墓在平度州西六十里威齊桓公相

妻敬墓在膠州西三十五里敬齊人漢閔內侯墓  
舊有祠

王吉墓在即墨縣東五十里吉漢臣

王吉墓在即墨縣

鄭玄墓在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唐貞觀中嘗禁樵  
採高山傳衣紹也官渡請玄隨營玄不獲已載  
病從至魏郡卒葬於劇東後歸塋碣阜

遼太祖陵在水萊山

甄陵在醫巫閭山空遼東丹人皇王突欲并蕭太  
后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坐閭山水奇秀因空焉  
山形掩抱六重於其中作影殿志度宏麗  
乾陵在醫巫閭山上空遼景宗舊有發神殿  
王均墓在義州衛西四十里  
木羊黎墓在廣寧左七衛東北二十里元翰林李  
士揭侯斯撰碑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蘇秦墓在益都縣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







子產墓在新鄭縣刑山三類

徐君墓在襄城縣北一十七里即季札使鄭還卦

劍而去者

子羽墓在通許縣東子羽鄭行人

高柴墓在太康縣西

子禽墓在太康縣北

澹臺子羽墓在陳留縣北六十里以上 孔門

弟子

段干木墓在開封府城西北二十里干木戰國時

賢者

信陵君墓在開封府城南

張儀墓在開封府城東北七里

范雎墓在尉氏縣北六十里二人供奉

張耳墓在祥符縣母寺保其側有廟

酈商墓在杞縣西二十八里其弟食其墓在縣

西南二十六里按食其於齊而此有破未

祥其故

陳平墓在陽武縣東三十里

范錯墓在許州城東三里

汲黯墓在陳州城東三十里

常賢墓在尉氏縣東北五十里賢漢丞相

黃霸墓在考城縣東北一十里

鄧禹墓在太康縣西二十里禹漢高密使

馮異墓在太康縣北三十里

岑彭墓在尉氏縣東二十里

魯恭墓在中牟縣北門外

陳寔墓在鄆城縣西三十五里又有祠在鄆陵縣

故宅

李膺墓在襄城縣北五十里

蔡邕墓在開封府城東四十五里

八龍墓在許州北空漢荀爽兄弟八人

阮籍墓在尉氏縣東四十五里

杜預墓在尉氏縣西南五十里預晉當陽侯

畢卓墓在開封府城南宋劉敞詩蓬蒿道旁冢云

是晉時賢名聲與陵谷共盡亦千年

江淹墓在考城縣西南一十五里

李勣墓在考城縣東南二十五里

李靖墓在開封府城西南墓有祠

裴聖侯墓在寧陵縣褚佃村唐貞觀初孔子三十

六代孫遜嗣裴聖侯壑此

裴度墓在鄭州城南三十里

劉禹錫墓在滎陽縣西檀山原

朱仁軌墓在永城縣東北謚曰孝友先生

呂蒙正墓在新鄭縣北四十里蒙王宋相

陳省華墓在新鄭縣北三十里省華宋人子充佐

充史充咨皆空墓側

韓德墓在許州城西北三十里

晏殊墓在鈞州城東南二十里

王旦墓在開封府東

蔡齊墓在鈞州城西南保寧里

王曾墓在新鄭縣東三十里

杜衍墓在歸德州宋城鄉



|                     |
|---------------------|
| 趙榮墓在滹德州天巡鄉          |
| 張方平在滹德州永定鄉          |
| 呂公著墓在新鄭縣北一十里        |
| 曾公亮墓在新鄭縣東二十里        |
| 歐陽修墓在新鄭縣西二十里        |
| 范鎮墓在在襄城縣西一十里        |
| 許廓墓在在武山之陽 本朝宣德七年 奉  |
| 勅葬                  |
| 扁鵲墓在湯陰縣路旁扁鵲見前相傳噴上土可 |
| 療疾禱而求之或得一小白丸如丹劑     |
| 張耳墓在彰德府城東白壁耳漢封趙王    |
| 周昌墓在滄陽縣境內漢高帝封子如意為趙王 |
| 昌為王相卒葬于此墓前有祠        |
| 李固墓在磁州東諸程村固東漢人有名德為梁 |
| 冀所害碑刻尚存             |
| 杜喬墓在磁州北二十五里姚村宋林慮令王傑 |
| 葬往真謂建祠共旁            |
| 袁詔墓在臨漳縣西北一十六里紹漢州牧   |
| 曹操疑冢在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 |
| 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宋王安石詩青  |
| 山如浪八漳州銅雀臺西八九丘塋蟻往還空  |
| 隴畝騏驎埋沒幾春秋京堂詩疑冢多留七十  |
| 餘謀身自謂求無虞不知三馬周槽夢曾為兒  |
| 孫遠慮無                |
| 嵇紹墓在湯陰縣境內           |
| 嵇嘏墓在安陽縣舊輔巖縣城嵇嘏之前一々大 |

|                     |
|---------------------|
| 星宿治所極馬皆驚神宗命發兩河卒為治   |
| 塚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又宰令其   |
| 子若孫一人官於祖以護立墓        |
| 仙母塚在磁州黃花谷內上有祠堂後漢仙人  |
| 王津堇母于此              |
| 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一十里即武王所封者有 |
| 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李文帝南巡觀  |
| 幸弔刻文墓上              |
| 魏襄王墓在衛輝府城西南二十七里漢初有人 |
| 於此塚盜金得竹簡書十餘万言世號汲冢   |
| 書                   |
| 蘧伯玉墓在衛輝府城西          |
| 徐孝肅墓在汲縣白委村元魏時人土人稱為  |
| 徐孝肅墓                |
| 羅公遠墓在輝縣西南公遠善隱形唐明 秋  |
| 宴取秋向空擲之為大橋與遊月宮明皇求   |
| 其行不傳恕而後之後使自蜀還見宮遠曰   |
| 於此候駕上疑之發冢啓棺止存一履移葬   |
| 衛地                  |
| 杜太忠墓在輝縣東一十里太忠宋太尉有軍功 |
| 姚樞墓在輝縣北             |
| 祥陵在修武縣北堽漢獻帝以其祥位于    |
| 魏故名                 |
| 趙盾墓在溫縣西八里有春秋時晉大夫    |
| 鈕麀墓在溫縣西岳村春秋時晉人靈公使   |
| 刺趙盾鈕麀畏往見盾盛服將朝坐而假    |



寐退而漢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樹而死

聶政墓在濟源縣南軹城里俗呼為刺客墓

傍有廟

禹墓在濟源縣東南渙水上禹東漢功臣

郭巨墓在懷慶府城北沁河北岸

山濤墓在武陟縣西濤晉名臣

管輅墓在河內縣路晉人精於術數

習鑿齒墓在脩武縣西南太平鄉習村鑿齒

晉文人

屈突通墓在濟源縣北訓掌谷口東麓通唐

濟州都督

徐有功墓在濟源縣東舊青龍里有功唐名臣

裴休墓在濟源縣東北裴村西休唐宰相

令狐楚墓在濟源縣西北劉紹谷楚唐河陽

郎度使

韓愈墓在孟縣北愈唐名儒皇甫湜作神道碑

許衡墓在修武縣西北六十里衡元名儒卒之

日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孝士有

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

郝經墓在孟縣西許村經元翰林學士盧摯作

神道碑



神鬼

要語

六書故指靈曰神凡神由天來者也故列而言  
 之天曰神人曰鬼地曰示合而言之通曰神神  
 易之為也鬼會之為也其於人也魂其神而魄  
 其鬼也故記曰乞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  
 盛也人之不藏心藏神引而申之凡虛灵变化  
 不測者皆曰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鬼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人之死也其魂魄為  
 鬼  
 說文曰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鬼會乞賊害  
 从人鬼古文按人死則為鬼鬼無形設今有象  
 當合象其生說文謂曰為鬼須稽  
 魂尸昆切魄替百切子產曰人生始也曰魄既  
 生魄易曰魂凡人之生易乞之神為魂會乞之  
 神曰魄肝藏魄脾藏魂魂無識魄能記  
 曰魄者鬼之盛也引而申之  
 易繫辭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程子曰人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  
 死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  
 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必以春為始原而  
 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  
 者其為是類也或問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

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又問鬼  
 神可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  
 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

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  
 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  
 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  
 變鬼之狀也

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  
 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鬼魄降散而為變鬼  
 之歸也又曰反只如摺轉未謂推原其始摺轉  
 來者其始如回顏之義是反回未觀其終也精  
 氣為物遊魂為變此是兩箇合一個離精氣合  
 則魂魄凝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

為變人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  
 精魄也遊魂為變則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  
 而不能魄而不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牢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之  
 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故之  
 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  
 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照明者蒿悽悽  
 比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耳目之聰明為魄陰  
 讀為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蒸謂香  
 臭也蒿為氣蒸出貌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  
 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  
 朱子曰鬼神之靈先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



煮萬使人精神疎動處是接洽人曰煮萬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之聞體之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子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萬物

之體而物所不能為也然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道之驗也

定宇陳氏曰自章自體物而不可道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物日月風雨霜露雷

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

方是乾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未說見得鬼神隨祭而在流動充滿昭著

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道者可驗於此季路問是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敢

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之死

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

以事人則必能事神非原死而知所以生則必能及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

學之有序不可蠟等故夫子告之以此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

知矣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之矣

朱子曰專用功於人道之所以而不感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而謹疾有病而問醫此人事所宜也若

不務此而專禱鬼神是不知也為善去惡亦人道之所宜也或者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

不務去惡而專求神以免禍是不知也夫鬼神謂之無則詳詳如在謂之有則不可度思當於

有無問處之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也

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暑性日來月性春生夏長皆是一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

造化之跡也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蕭子梁觸于胃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來或去

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性性曰若論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迹乎曰若

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跡但人所常見故不之

怪忽聞鬼蕭見鬼火則便此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跡但不是正理故以為妖怪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性未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

安排措置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又曰伊



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跡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  
饒氏曰造化之跡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說其得粗張子說得精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跡不說他靈處又曰良能是指鬼神之性情而言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  
問滋息是生息之息是止息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又曰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是官增添在  
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平巖萊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至老氣日反而遊散散者消而就盡也  
張子曰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魂  
張子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朱子曰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來說鬼神說得便通又曰鬼神屈伸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往電息則鬼也又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

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虛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來者之終曰然問既屈之氣又自有屈神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觀物張氏曰管子云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大極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為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其情也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或問死生之說上蔡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云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尋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朱子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我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擇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虛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



于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散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祖落有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問鄭氏云口鼻之虛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蓋為此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虛吸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之

子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又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受散又曰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散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者也又曰二氣之分即

一氣之運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而歸為鬼然魂神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一初無二理矣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嘗之物生始化云者謂成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北溪陳氏曰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統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膜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之矣故

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或問氣魄曰魄屬鬼氣屬神折木煙出是氣之閤底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底皆屬神是氣靜定底皆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是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衰記事不定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考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魄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



煙便是魂。魂出於計來是魄。魄者魄之光。魄者之根本。又問體魄有分別而耳目足是體魄。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氣。魄人陰神。此說好。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又問鬼神便是精神。魂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自有許多聰明知識。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有得到此。見這一身。只有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橫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神吾其性。只是一箇道理。

朱子曰。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身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魄陽而魂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遊魂散而歸于天。魄論墜而歸于地也。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物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鬼神。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令所謂魄降。

武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

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則散。無便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遊魂為變。問有為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散。若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成妖孽。若疰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也。

或問。世人有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朱子曰。家語有之。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士之怪曰罔。羊皆是氣之雜。捺幸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有時忽夏寒。冬執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之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領理會也。

叔器問。先生前日說曰。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朱子曰。門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故皆夜鳴。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見。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為神。體為鬼。凡六經數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北溪陳氏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



屈屬鬼人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  
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寔潤之以  
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  
是氣之歸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  
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  
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  
論鬼神太繁如此更在人自體究又曰就人身  
上細論大繁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  
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寤屬陰以語然言則語屬  
陽者默屬陰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  
者皆為神為魂凡屬陰者為魄為鬼人自孩提  
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  
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

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  
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  
言帝乃但落祖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  
也  
勉齋黃氏曰鬼神之說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  
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祭  
祀之鬼神神是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為  
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  
之道矣  
曾齋鮑氏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  
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或  
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星辰風  
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顯然可

見書所謂燧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者在也  
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  
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謂過名山大川是也自當  
作一類者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韜子所謂  
不可謂後稷以功孔子以德為聖為賢歷萬世而  
不可磨滅者自當作一類者如人死曰鬼氣已  
散了子孫指誠聚處則祖考來格論語所謂祭  
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特士祭其先為然自天子  
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自當作一  
類者下如至於山變土瀆水罔木妖或懸其附  
類或生建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  
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正理亦當自作一類者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

能信得及須於泉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  
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  
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  
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意亦如此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  
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  
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  
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  
風主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



相似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

因說神在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在出來

因論說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

有貞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必大因問虹霓只是

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了如雷却神物亦此類

因說鬼在曰木之精變魍魎變只一脚魍魎古有此語若果有必是此物

才卿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靈吸皆然不獨死者為神故橫渠

云神底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

樊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

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

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

之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個問天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

出三辰以着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頭頭山川草木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人之禱

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地之無曰神底之氣常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地之無曰神底之氣常

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

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出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

不散而為神在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人也在也常見輔漢卿說其人死其氣溫

溫然熏蒸清空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知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火

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用之曰蓋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

只是元城之氣自散是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

且萬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

一般光景焉高即前所去溫溫之氣也悽悽是一般瀟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

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

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他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



鬼神者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師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面水魚肚裏水魚肚裏水只一般仁又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言口鼻之呼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得大槩却更有箇分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子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

一箇晶光聖疑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崇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崇蓋魂其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使魂都與魄相離了老子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此子出便粗了

或問口鼻呼吸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曰精氣為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註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

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呼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以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一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情之明魄也則如

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邪曰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目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欲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瘵病死底人只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魂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如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



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在伸橫梁將屈伸說得貫通上恭說却似不說得循還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伸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呼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氣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其歸于天形魄歸于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

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清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恠向見籍溪借事一兵冑前有猪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病蕭祭暗所以報氣准用鬱鬱可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以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也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未格也曰若道無物未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工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雜從而來又妄誕或言鬼神之異曰世問亦有此等事無足恠味道舉以前曰魂氣歸天體魄降地人之出

入氣即魂也魄即精之鬼故氣曰防魄曰陰人之死則其散於空中之說問人死氣散是無縱影亦無鬼神今人祭祀從何如來之曰如子祭祖先以氣類而求以或之氣感召便是祖先之氣故想之如此或通之理也味道有問子之於祖先固是如此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求享之意否曰子之於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亦在祭神而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故今祭社亦是從其類而祭鳥得而未散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

向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遷豆蓋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此甚無義理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縣歷教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 守南康緣久早不見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二間弊屋狼籍之甚被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人來而惟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帽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在眾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絕出門便帶紙斤入廟祈祝



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探門生某人  
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  
族人往官司打酒有友作飲遂動臟腑是食  
物不着閔也甚是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  
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眾某告以從  
眾何為不意公亦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  
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勞甚便  
又云人做州即須去淫祠若係勒額者則未  
可輕去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  
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  
他弟子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為王後未微宗  
好道謂他是甚麼貞君遂改封為貞君向張

魏公用兵禱于其廟夜夢伸語云我向未封  
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貞  
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  
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  
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此夢還復一時用兵  
托為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教萬來頭羊  
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前利路  
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  
川大底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為  
靈古人蒙鐘龜皆此意漢卿云李通說有人  
射虎見虎後數人隨着乃是為虎傷死之人  
生氣未散古結成此形先生曰仰山廟極壯  
大亦是占得山川之秀寺在廟後却幽靜廟

基在山邊此山亦小但是來遠到此溪邊上  
外面群山皆來朝寺基亦好大抵僧家谷好  
處只得做僧寺若人家若必可因言僧  
家虛誕向過雪峯見一僧云法堂上一未毬  
總施主來做功德便會熟某向也道和尚德  
恁不脫灑只要戀着這木毬要熟做甚因說  
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之知  
取而焚之後來又自有漢卿云後來也踈脫  
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如何  
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忌子  
私類鬼神如何不服

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  
見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

有一箇人一事一箇神只錄所問事曰於紙而  
封之祠前以問開封而紙中自有各語這箇  
不知是如何

問掌問紫姑神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  
者是心中亦不知曲折也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是鬼神之事  
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

可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  
正道修明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錄了

輪迴生死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  
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禮不必將

既屈之氣復為伸方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



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頂如此有生便有始死便有終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按張子寧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乎故程子辨其非果齋李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未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之既返之氣

以為造化哉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往來屈伸只是理也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猶還遂厭苦求免可謂之鬼乎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鮑若兩間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為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冥

會於冲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謀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死則能要終矣今按程子所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迴之說不辨自明矣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眾生各因渴欲而正性命便世人皆離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變焉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畜而為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窮脩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

羽毛鱗介與夫蠕蠕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之人死為畜畜死為人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以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事情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十萬計於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戾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獨戾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同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



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覺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覺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之滅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往哉此又以聚散真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即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

明年又復未生技工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及涼之說如何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大緊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寬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朱子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是其常也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作那生氣生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嘗見永春人家生子耳上有猪毛猪皮者何也曰

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冑前有猪毛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耳  
朱子曰人呼氣時腹脚脹吸氣時服却厭論來呼而服厭吸而服脹乃是合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已生故氣脹服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出腹却厭大凡人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  
今按朱子此語尤可證輪迴之說蓋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迴之說不足辨矣

平巖葉氏曰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已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神鬼名  
文編鬼曰魑音切魍音立切曰魃音知切曰魃或履切曰魃則要切鬼曰魍音切曰魍音知切曰魍音知切曰魍音知切曰魍音知切  
日魍音來切鬼音曰魍音汝音切  
醜鬼曰醜音上音孝切下音歷切  
鬼俗曰魑辰依切  
耗鬼曰魑  
無頭鬼曰魑巨筆切  
旱神曰魑永神曰魑魍山神曰魑姑人切  
厲鬼曰魑士利切



鬼見曰魏大入切曰魏大乎切

鬼變曰魏音北鬼使曰魏羊益切

鬼故人曰魏德洪切鬼為害曰魏士交切驚獸疫厲

魏曰魏乃多切

惡鬼曰魏視日切小兒鬼曰魏渠寄切老精物曰魏

莫凱切曰魏曰魏二音同上厲鬼曰魏五米切鬼衣服曰

魏皮彼切

東方朔罵鬼名

游光 猛猪 公子故生之鬼為大夫人止而啼

鬩狡 上音佛人入佛及似人怪獸神之類

魁虛 老精物 夔魁 魁 木后之怪 諸渠 綴目

三顧 召老 一作魁 變則程為害之魁

瘦魁 即瘦魁 魏皖 唯吁 首狼牙 列慶

獨尊 尖鼻 赤古 儉 音呼 靴 音呼

髻警 多鬚先髮之鬼

山海神名

南離山至寄尾山神皆鳥首龍身其祠之禮毛用一壺

捺木白官為席

南天虞山至南禺山神龍身人面其祠皆白狗折指用

南漆吳山至拒山神龍身鳥首其祠毛用一壺瘞指用捺

西錢來山至魏山之神祠以大甲 嶺山神祠用礪指用

用百瑜湯其誦百尊嬰收百玉

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獸心

平圃神英昭狀如馬身人面而鳥翼 狗于四海音如摺

槐鬼 離俞 諸毗山神 窮鬼 居恒山

天神 居深水深者深狀如牛而八足二首為尾音如皇見則見

神陸 昆侖之神狀如龍身九尾八面長八寸天之九部及帝之國

麗毋山神 長乘司之狀如人而細尾

西王母 居山狀如豹尾虎首善滿蓬髮戴山狀是司天之屬及五

白帝少昊 居長留山

員神魏氏 以長留山為宮主司及 日西入也

江疑 符長山神主候風雨雷之所出

三青鳥 居三山為西王母采會者

耆童魏 山之神其音如鐘

帝江 天之神狀如黃帝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洋散無前日識其身

西次崇吾山至翼望山神羊身人面祠用一古山瘞指用捺

神魏 魁鬼之不出人而欲身一足一手其音如

陰山是崦嵫山神 其祀用一白鷄祈禱以指求白帝為席

北草狐山隄山神 人面龍身其祠之尾用一雞 瘞言山

管冷山至敷題山神 蛇身人面其祠尾用雞 瘞用一 瘞投而

太行山至無逢山神 首人面祠之用一燕瘞瘞之

叔均始耕之神 在西比海外稷之祖

夏后開 出西南海外 兩青蛇乘兩龍

夏耕之 戶 兩兵之神無音係尾首立

崑崙神 人面 身有文 尾皆同

雁門山等神 龍身而戴玉其祠之皆正不瘞其身八足皆不火為用捺

檄蠡山至竹山神 人龍首祠尾用天祈神用魚肝也

空桑山至磔山神 獸身人面其祠其祠毛用一鷄祈禱用一壺瘞

戶胡山至無罽山神 人面羊角其祠用一雞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

濟山至蔓渠山神 人面鳥身祠用毛用一古王投而不瘞

金神黑池居黃山

魁武羅 其山之神其狀如人面鳥文小要曲齒而穿耳此魁也如馬王



古神泰逢居和山其狀如龍居於山之陽出入於七卷之中

黃山至和山神皆二牛黃髮用吉上壽

登山至鹿蹄山之神人面其狀如龍居於山之陽出入於七卷之中

蕩山至荀林山之神祠天守國用 王百山也 其祠用 黑龍 木合天也 祀神之用一黑天丁上月一唯鷄于下 到一祀羊血用吉王德之

驕虫蛇之神狀如人者是為驕虫 惟野蠻之蠻其 祠之用一唯鷄而勿殺

延緘神人首蛇身長如龍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冠人主得而事之 祠天下

燭龍帝尾山神人面蛇身而赤五月正其眼乃極其視月則不 不夜不息風雨是謂是燭也

要魁勾山衣青衣黃巾便之也所以代魁也

相繇即相柳在夸父之北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其狀如龍居於 氣之大也為其所殺

女丑之尸女青以祀厥而在大荒之中龍

北方禺強人面鳥身耳兩龍或兩青蛇

奢比之尸在大人國比數身人面入耳兩青蛇百肝一田之尸

蚩虫首蛇各有兩首在君子園也

天吳謂勝之谷神是為不伯在巫在比兩水間八首八面是人尾

豎亥右手執竿左手執斧而南今豎亥向極五德十方九子八百亥

東方勾芒神鳥身人面而兩龍

危危飛鳥之臣與二負殺冥冥守乃極之號危之山控其石足 傳兩子身 之山山亦在開地西北

巫彭 巫抵 巫陽 巫履 巫凡 巫相皆神也在 據北之尸 為人折頸極髮無一手

冰夷人面而兩龍在從極之淵

宵明 燭光舜之夷登比氏生二女慶何大漢中靈照方百里 舜之夷登比氏生二女慶何大漢中靈照方百里

西方蓐收左耳有日龍龍人面虎爪白毛狀威

鍾山神名獨陰理為畫眉為夜 為冬叶為夏不 不思不食

色若鍾山下不食為風月太 在無附之東其為物人而蛇身

相柳氏共工之臣九首食于九山高段之為神在龍裔之北

夸父與曰逐走入目渴飲謂何不走北致大澤 未至渴死其杖化為鄧林

傳記神名

大荒中有靈山有千巫咸曰即聆彭姑具禮抵 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為渾敦狀如猿而光其光如火六 足重翼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形大與帝 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帝羊山乃以亂為目睛為 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 千枚舞女三百人一日漢祭天神用方二千枉 養牛五歲重三十斤

太一君諦膈天秩万平石

天翁雉張名堅孛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 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青怒 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 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 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 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 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 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陰第二星曰叶詣第三 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什第六 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万 六千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



丁日死  
西王母姓楊詔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  
一曰媿今  
竈神名媿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  
字卿忘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  
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  
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日出卯時上  
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婚  
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  
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  
子也

河泊人面素面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  
人面魚身金一箇言名馮循何圖言姓呂名夷  
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  
八石得仙抱朴子曰八月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  
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齧生  
丙午日  
鬼名挺穰 乙卯日鬼名天階 戊午日鬼名  
耳述 壬戌日鬼名遠 辛丑日鬼名迅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辰日鬼名天進 辛卯  
日鬼名懸 酉虫鬼名髮走走 廁鬼名項天

竺語忌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長三寸三分上下馬衣 馬鬼名賜 地鬼名  
側石圭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遠 神奈  
鬱壘領方舊鬼雜詞曰申作食 拂胃虎雄伯  
食鬼騰蘭食祥  
攪 諸食谷伯倚食夢強梁祖名共食樂死寄  
生窮奇騰  
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遊光  
棠穀 諸渠 印克斐瞿  
俗傳將劇  
摘脉 光峴寺  
古今事實  
神

依人  
左傳有神降於莘內史過曰以其物享之史  
器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一一而行  
見佐  
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一一物  
皆曰神  
存亡  
楊子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花一一若一  
若一一人曼云  
備降  
楚辭百神翳其一一分九疑續其並迥  
相若  
韓愈黃陵廟碑云江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



立以詞克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  
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  
表景升立題碑內相夫人今騷其文乃晉大  
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  
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一者克之二女  
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一離  
騷九歌既有一一又有湘夫人王逸解以為  
一者自為水神而謂湘夫人者乃二妃也  
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  
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  
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二女  
為天帝之女以余故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克  
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一英

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  
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  
君明其正者自得稱君也

將帝

金陵圓經漢末文帝子為株陵尉遂盜鍾山北  
傷額如死甯自謂貴骨无當為神及吳大帝  
徙都是業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扇見形故更  
白吳帝為入廟

南海廣利王

韓子原鬼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全  
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比最貴在  
北西東三神何也斯鬼子曰非也鬼無声與  
形安有氣曰鬼無声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

鬼子曰有形而無声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  
有声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庭是也有声與  
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声與形者物有  
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恠而與民物接者  
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而形與声者  
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夾於物  
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恠  
於声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  
既也又反乎其常

精爽

左傳人生始化曰魄既主魄防曰魂陰物精  
多財魂魄強是以有——至於神明匹夫匹  
婦強死其一——猶能馮依於人以自滋厲

魂魄

戰場大鳥無声能兮山寂——夜正長兮風淅  
——往兮天沈——鬼神聚兮雲幕入光寒  
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物恠

博物志水石之恠曰龍罔上木之恠曰夔罔  
兩土之恠為獺羊犬之恠為宋魚忌

山鬼

楚辭屈原作——歌其辭曰若有人兮山之  
阿被薜荔兮女蘿

作搜神記

本傳于賢兄弟嘗病氣絕積日見天地間鬼  
神事知覺覺不自知死實以此遂撰集古今



神祇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談  
一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伐樹移社

昔院脩自宜予清善談論者以人死有鬼脩  
獨以為無後遂伐社樹或上之脩曰若社而  
為樹一則社移樹而為社代樹則社忘矣  
妻鄭伯有

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昏走  
不知所往歸形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  
行曰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任  
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士子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入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  
子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伯有猶能為鬼乎

子產曰能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獨能為依  
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冑敬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  
也多矣其族又大所為厚矣而強死能為鬼  
不亦宜乎

一激天青二激地 三激天下鬼神家驚

廣志卷之八十五十三  
人道禮典

妖佐

釋文妖古通作妖天治善靈或故引之為妖孽  
傳曰天反背為災地反物為妖別作妖妖妖  
怪說文異也奇也揚倮曰非常之事曰怪

風俗通義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嶺諸侯不過其望也大  
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過賊為氏  
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  
而消息之節平荀堂不從桑林之崇而晉侯之  
疾問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

饗應及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為  
福矣傳曰神者中也佐者疑也孔子探土之誰  
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見著者  
曰佐神也

段成或云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孫登掌  
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蓋為遊魂為變乃聖人  
定璇璣之或立巫祝之官考于十殫之祥正乎  
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  
神無之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撮莊生言戶內  
之雷電楚莊爭隨兒而禍移齊桓親委蛇而病  
愈微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而乏主而  
已成或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事記  
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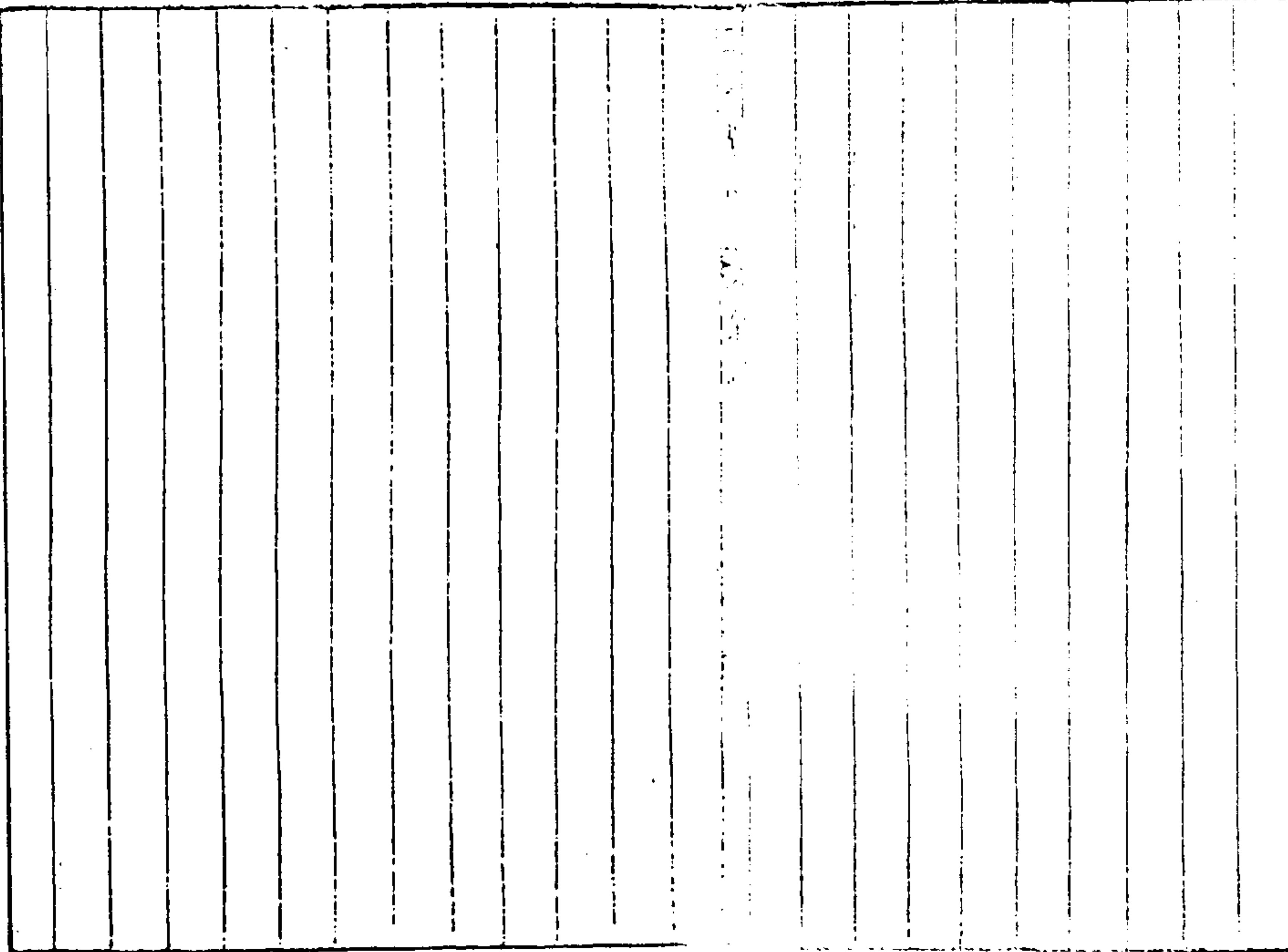
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為鼓吹耳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東來呂氏怪生於罕面上於習煮蒿悽恰之妖木石鱗與之異也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按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禮禁幽有鬼神是猶畫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體其惑眾也本無怪之可語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怪怪則辨之常則輕之  
 左氏所載神怪妖異之事凡數十條文多不丹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

如轂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施是桓公歎然笑不終日而病愈子之祖父柳為汲令以下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膈痛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關視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願見懸弩必是是也一則使門下史持鈴下侍徐執輦載宣先於故處設一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擇由是廖平官至尚書歷四郎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亡人所特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逃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符其語弟言我庸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一壘不惜挂紫後昔上傅子方送我五百在此壘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養其書篋中往來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女新從聳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信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精合數里過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見其家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恠惘良久漢自乃前為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內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夏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童無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錫京子以為傑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眾古事既察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茶肝蟹殼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帶於其胸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狗鼠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李季傳喪在殯忽然生於柩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見婦女以次教誠事有條貫鞭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



而  
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扑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利斷絕如  
四家益獸苦其



廣志卷之八百六十四

明本

孔子曰齊必有明衣布

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布又曰明衣

不在筭

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

不辟長及股縗緝緝純然則明衣之袂屬幅

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

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對與無

見膚者異矣古者將祭而齊明衣布死以齊終

亦明衣布然則凡親身之衣不以布歟

簡袍網緝

玉藻纁為爾緇為袍禪音為網音帛為緝音

注纁新綿也緇舊絮也衣之有者者用新綿

則謂之爾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

謂之網有表裏而著者謂之緝

古朝服

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朝服之以縗也

自季康子始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

記者原其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於變

深衣

要語

禮記王制篇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皇收尋皆冠冕之名然制度詳悉則不可考

矣深衣曰布衣也

深衣篇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絕摧衡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社鈎邊要縫半下

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遠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

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用中

衣但大夫以上助祭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服則以布為中衣

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有中衣禮方曰練衣黃裳線緣是也但不得繼捨尺

耳揚氏曰深衣制度惟續社鈎邊一節難考鄭註續社二字文理甚明特疎家亂之耳鄭註

云續猶屬也社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

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社所謂續社者指

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履方便

於著以合縫者為續社履縫為鈎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

為半之也玉藻云縫齊倍要也

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袷之長短反詘之反

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劉氏曰袷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袷可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節袷袖也袷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

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

殺以至袪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袷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

縫與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一

二寸許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不滿今舊尺二

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

長毋被土及袷可運肘袷反及時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

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

稱矣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

之帶不可厭髀骨上不可當脅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則少近下也然此不言帶之制

玉藻云士練帶率下辟等皆言朝祭之帶也朱子深衣帶蓋亦彷彿玉藻之文但禪複具

耳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袷圍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

應平

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

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未緝處也欽其齊如衡



之手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絕抱方者以直其改  
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  
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  
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  
故先生貢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  
可以治軍旅完直弗善衣之次也  
疏曰所以袂圍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  
以為容儀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改解負  
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  
呂氏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古凶不嫌同  
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多深衣大夫  
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以上  
同已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除喪受吊練  
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毋死深衣納  
總以趨喪此古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便之服  
非朝祭皆可服之也  
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  
其政方其義俯察於地也裕之高下可以者  
運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  
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  
所以為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為武  
端冕不可以為武介冑不可以為文其之者  
惟深衣而已玉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  
也端冕雖所以修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  
衣可以為武矣雖可以為文非若端冕可以

視朝臨祭特可贊禮而為擯相而已雖可為  
武非介冑可以臨衛待可以運等以治軍旅  
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  
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則居其次  
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其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緇其父母衣純以青如  
狐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績畫文也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  
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也  
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  
之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袂緣純邊  
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亦見既  
夕禮  
嚴陵方氏曰深衣之作其未尚矣故以古者  
冠篇首袂在前以為規裕在中以應矩縫在  
後以應繩齊在下以應權衡短毋見膚則其  
形不褻雖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被土則其  
物不貴雖隆而不過於奢袷袷也與裳相績  
故謂之績袷當旁是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  
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也是以縫齊為倍則  
裁下裳法闊八寸闊頭除兩旁各一寸縫外  
實用尺二寸闊一尺四寸狹頭除兩旁各一  
寸縫外實用六寸  
裁方領法左斜裁三寸右斜裁三寸  
圓袂本註袖入屈至肘長  
用布二幅分長四尺四寸每幅中指為前後



兩葉每葉長二尺二寸漸圓裁至袖口留又  
二寸方領

兩袖相掩其領自方合於前省相並處向上  
斜裁八左右各三寸餘却將裁開布向上舒  
起作領以襯黑絲

曲裾

引秦淵云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說先  
生病之後付其說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  
象續衽鉤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  
左右交鉤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  
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矣而續衽鉤  
邊則未及修焉且別用而裁如鉤垂於裳旁此  
是流家妄生穿鑿而黃禮記者自漢至今一千

餘平皆為其誤今可以一掃而去之矣

儀節云帛以白雲朱氏之脫衣身用布一幅袖  
用布一幅別用布一幅裁領又用布一幅交解  
裁為內外兩襟綴連衣身則衣為六幅矣裳如  
舊式後用六片前則用四片綴連外襟三片連  
內襟上衣下裳通為十二幅則於深衣本章文  
勢順矣舊製無襟故領微直而不方今以領之  
兩端各綴內外襟上穿著之際右襟之未斜交  
於左脅左襟之未斜交於右脅自然兩領交會  
方知矩矣姑錄於此以俟高明擇而用之  
蓋深衣其用最廣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可服也  
然當時居官蒞職者固當遵時制若夫隱居不  
仕及致政家居者宜依古製為一襲生以為祭

燕之服无以為襲歛之具豈非復古之一端也  
哉

康節邵先生嘉祐中朝走以遺逸命官辭之不  
從河南尹遺官就第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  
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  
辭朝章且謝曰吾不復仕矣始為隱者之服烏  
帽縮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  
衣闊幅巾縉帶每出朝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  
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為康節曰先生亦可  
衣此乎康節曰甚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  
其言合理

要語

長衣

玉藻言深衣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拵人

雜記大夫筮定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素以采者  
有表則謂之中衣  
孔頴達曰中衣之制與深衣同其異者中衣之  
袖小長耳  
玉藻言深衣之制而問以長中繼拵人深衣與  
長中同制異飾連裳方裕且純度社以至裳十  
二幅要三袂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  
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中衣之飾繡黼  
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拵人馬所謂拵人者幅廣  
二尺二寸以半幅繼袂之未拵餘一尺長衣之



揜以布中衣揜或素若布各象其依然也若深  
之則緣而已此其所異也蓋以其衣裳遠焉故  
為衣深衣以其袪袷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  
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

黃衣

記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  
衣殺也黃衣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  
然黃衣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  
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  
氏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然周禮司服王祭

群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  
百物之屬也

中衣

要語

禮書長衣與深衣同以布中衣與長衣同揜  
袂深衣中衣用於吉凶長衣用於凶而已

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素衣朱繡

禮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借禮也

爾雅曰黼領謂之襮蓋素以為衣繡黼以為領

丹朱以為緣諸侯之服也鄭氏謂讀朱繡為朱

繡誤矣禮曰以帛裏布非禮也蓋爵弁而上則

衣以帛而中衣亦帛皮弁玄冠則衣以布而中

衣以布故大夫祭於家而中衣必布士祭於公

而中衣亦帛以其所以乘朝服與爵弁服異也  
檀弓曰練練衣黃粟鄭氏曰練中衣以黃為裏  
則中衣亦有歟

皇侃說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  
袍夏則用葛次則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次  
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袂衣袂衣之上加  
朝服如侃之說是中衣施於裘葛之下也然裘

上之袂衣即朝服耳其言袂衣之上又有朝衣  
是襲鄭氏之論也禮言繡黼丹朱中衣詩素衣  
朱襮朱繡說者皆以為諸侯禮而天子領緣之  
衣無開漢明帝始以單紗為之謂之中單  
晉志天子祀天地宗廟冕服中衣以降緣其領  
袖釋奠先聖則皂紗袍絳緣中衣其朝服通天

冠絳紗袍皂緣中衣終之議公卿以下祭服裏  
有中衣即今之中單也明帝初詔有司採周官

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

小夏侯說祭服絳袖領為中衣絳袴示其  
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遂

除之  
後齊天子平冕十二章緣絳中單又有通天冠  
絳紗袍皂緣中單朝服冠幘絳紗中衣白紗中

單皂領就皂襪  
隋志天子衮冕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襪祀圓

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宗廟社稷則服之通天  
冠絳紗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襪祀日夕朝

元會及冬諸祭還則服之自王公已下祭服白



紗內卑黼領青標襖裙鷩冕已下內卑青領爵弁從九品已上助祭則服之白絹內卑青領襖襖裙絳服亦絳紗卑衣白紗內卑皂領袖皂襖唐志天子之服大裘冕白紗中卑皂領青標襖裙衮冕白紗中卑黼領青標襖裙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群臣養老之服也絳紗袍白紗中丹朱領襖裙皇太子裘冕白紗中卑青標襖裙遠遊冠者元日朔日受朝釋奠之服也絳紗袍黃裳白紗中卑黑領襖裙群臣之服衮冕者一品之服也白紗中卑青領襖裙絳紗中卑青領爵弁中卑青領襖裙

織衣志

王藻曰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抹注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抹謂衣裳與冠同衣  
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者有可吊之道也

布衣

王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注身者布衣也

正色衣

王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注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裳則間色綠紅碧紫駢

廣志卷之八伯六十五  
袍服摠



秦初玄服

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初玄以從冕旒前後

漢承秦敵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

漢舊儀九齊皆衣玄紺繒也衣絳領裏縹緣

纁凍革帶鴻緝幘長冠紺青衣幘領裏縹緣

白帶求兩阜緣衣緇妾霜幘衣冬射臘衣流

黃仲夏衣黃高廟北面惟以紺不用黑五時

服三日它常衣絳

漢五時袍

後志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

公袍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達掖之衣達掖

其袖合而縫大之進今袍也今下至賤更小史

皆通制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

漢衣服制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賈僮者為之繡衣

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

純之哀鍵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

富人富大買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

一后而節適今廢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

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始未有也且帝之

身自衣阜緣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

緣其領廢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宣帝時魏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曰天子

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

書天子之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曰今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

御史大夫臣昌<sup>蕭何</sup>謹與將軍臣陵<sup>王</sup>太子太傅

臣通等議春夏秋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教

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

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

先是奉宗廟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

趙亮舉春李辟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

各職一時大謁者衰章奏制曰可

西漢服章之制於史無所攷見班固叙傳言漢

初定與民無禁師古注謂漢不設車旗衣服之

禁今觀賈誼所言可見然魏相奏謂高皇帝嘗

有天子所服第八則服制未嘗無其書相所奏

既不詳傳而史記無傳焉蓋周之經制歷春秋

戰國數百年典籍湮沒不存及七雄借王國有

為政尤無所究詰秦出自西戎不習禮文之事

而其立意大槩欲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故

滅六國之後獲其君之冠則以賜侍人獲其君

之車則以為副車又烏能改損益以復先王車

旗衣服之制漢初用事者推朴少文不過盡遵

秦規而已

後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

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珮

約履以從事

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

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采輿備文日月十二章



刺繡文三公九卿特進侯朝侯侍祠侯使夏侯  
氏說三公諸侯用三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虫  
七章皆備五米大珮赤馬約履以承大祭冕皆  
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  
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絲采  
色為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  
旒墨玉為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絲采為組纓  
旁垂纒纒如天地祀明堂則冠之采常玉佩備  
章采其大佩則銜牙雙珣璜皆以白玉乘璆各  
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百官執事者冠長冠  
皆祇服五岳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  
衲玄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襪示其赤心奉神  
也其五郊迎氣衣幘襪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  
事者各服長冠衲玄以從大射於辟雍公卿諸  
侯大夫行禮者冠委兒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  
布弁衣緇麻衣阜領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  
深衣之制有袍隨五時色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兒皮弁爵弁建華  
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馬服絢纓大佩皆為  
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  
者以為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  
阜繒袍卑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綉珠五郊各  
從其色焉

元紀初元五年四月詔罷齊三官注李斐曰齊  
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官幘繼為首服絹素為  
冬服輕絹為夏服凡三  
地理志齊郡臨淄有服官又曰齊俗織為木素  
綺繡純麗之物跡為冠帶衣履天下棄色  
師古曰自出文繡非齊三服李說是繼即今之  
方目紫也輕絹今之輕紫也明公曰服官主作  
文繡以給袞龍之服  
哀紀緩和二六年六月哀帝詔曰齊三服官諸官  
織難成女紅之物皆正無作輸  
貢尚傳元帝初上言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  
十笥今作工各數十人一歲費數鉅萬天子納  
其忠乃詔罷之  
馬廖傳上疏曰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  
去樂府而侈費不息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周太宰節膳服之式凡皮采絲履皆掌于天官  
司服穎于宗伯蓋禮官辨其等天官制其用漢  
天子所服中謁者四人各舉一時而天子衣服  
御府又王之宗廟衣服却祀文繡之服東織令  
又奉之皆統于少府悉出禁錢不日度大司農  
况丞相可均節之乎  
晉絳人為君復陶注主衣服之官  
西都賦虎賁賁衣餐注衣之官書曰綴衣  
與服志裘色歲獻織成虎文衣裳玉佩備章米  
與與勅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 | 禹貢正義漢陳留裴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 | 是兖州綾錦美也 | 文選注陳留記曰睢奭之間出文章奉宗廟御 | 服 | 魏都賦錦綉襄邑羅綺朝歌儼續芳子縑總清 | 河 | 王符傳文組米縑錦繡綺素葛子升越簡中女 | 布 | 鹽鐵論齊陶之縑蜀漢之布 | 景帝詔曰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 光武勅會稽獻越布 | 高紀賈人毋得衣錦繡綺殺紵紵屬 | 却祀敬曳阿錫注阿細縑錫細布 | 貨殖傳各布孟康曰白疊也 | 閩侯遺江都王以荃葛師古曰南方筒布之屬 | 魯縞師古曰曲阜俗善作之 | 叔孫通服短衣楚制 | 江充衣秋車穀衣 | 相如游獵賦被阿錫揄紵縑雜織羅垂霧殺粉 | 粉緋緋揚袍戍削 | 吳縞帶 鄭紵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紀見光武絳衣大冠驚曰謹尊者亦復為之 | 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 | 婦人衣諸子繡驅莫不笑之 | 東觀記光武起義衣絳車衣亦幘 | 周禮司常注屬謂徽號今城門僕躬所被及亭 | 長著絳衣是其遺家 | 昭紀丞相證事注張晏曰漢儀注六百石絳衣 | 奉朝賀正月 | 元后傳獨衣絳綠諸于注師古曰諸于大掖即 | 袿衣之類 | 絳衣舍人見班彪便宜事 | 前傳傳不疑褒衣博帶 | 朱博守琅邪官屬多褒衣大袿博勅令椽史衣 | 皆去也三寸 | 江充衣紗殺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纒並搖 | 冠飛翾之纓 | 蓋寬饒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今短離 | 地冠大冠帶長劍 | 西京賦武士緹衣跣給 | 周禮注五伯緹衣古兵服遺色 | 文選策秀才文紫衣賤服猶化齊夙長纓卻好 | 且變却俗 | 墨子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解冠 | 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
|--------------------|--------------------|-------------|---------------|--------------------|----------|--------------------|-------|--------------------|------|------------|-----------|--------------------|-------|--------------------|-------|--------------------|---------|-----------|--------------|--------------------|------|--------------------|------------|



禮儀志注織室作祭服天地宗廟群臣五時之服

禮儀志立春京師百官衣青衣群國縣道官

下至牛食令史皆服青纈立夏衣赤亦求雨衣

皐先立秋十八日衣黃立秋衣白施皐領緣

中衣迎風禮畢皆衣降立冬衣皐迎氣禮畢

皆衣絳冬至衣絳至立春諸五時變服執事

者先後其時皆一日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

群臣議天子所服謁者趙充舜春李舜舉春兒

湯舉秋貢禹舉冬注五時服始於此

張敞傳備早衣二十餘年注如淳曰雖有五時

服至朝皆著早衣

谷永傳擢之皂衣之吏

郊祀歌帝臨章嘉服上黃

恭芑傳臣在宰府及備朱衣丙顯從祠高廟至

夕牲日使出取齊衣

文中子衣弋絳傷于礼中馬可也

張安世傳安世尊為公侯身衣弋絳注弋黑色

絳厚繒

漢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絲

陸善著越布單衣光武好之勅會稽獻越布

漢御浣衣

漢紀永平十八年肅宗即位十二月癸巳有司

奏孝明皇帝幼日吳身御浣衣食無姜珍不以

天下為樂奏

馬廖傳上疏長樂宮曰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

衣衣帝罷樂府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

從行不從言也改改移風必有其本陛下躬服

厚繒斥去華飾

許后傳上疏舊故宮中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

發乘輿服繒為侍詔補注託言此繒擬待詔別

有所補浣

東都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

之服御

文王早服即功

尚惡衣服

漢繡裕

見錫予外夷類

漢賜車馬衣服



漢後傳李忠與任光同奉世祖為右將軍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李忠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無所掠即以所乘大驍馬及繡被衣服賜之恭王社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

馮異建武六年春朝京師使中黃門賜珍寶衣服

郭伋建武十六年為并州物賜車馬衣服

樊曄與光武少游舊賜御食及乘輿服物

郭賀為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召見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教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丁鴻永平十年召見賜御衣及綬

祭彤永平十二年為太僕顯宗美彤清約賜錢馬衣被弓劍

廣平侯元壽永平十五年召見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太子輿馬悉與之

葉松為郎獨直臺上帝嘉之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帳皂袍侍史二人

鄭均建初六年告歸賜以衣冠

魯丕和帝同朝會召見諸儒丕與賈逵黃香等相難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楊賜光和四年拜大常賜御府衣一襲冠幘綬

周禮官伯以時放衣裘注昔今賦冬夏衣

說文義律曰賜衣者綬表白裏

漢群臣服

後漢志特選列侯以上錦繡采十二色  
 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毋紫紺  
 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黃紅綠  
 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

票人緇票而已博物記曰交州南有蟲長一尺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色在陰地多緇色則赤黃之色也

公列侯以下皆單緣撰制文繡為祭服

建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絕遂矣

祭菑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浣已後御率下以儉化起機諸侯以下至於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光聖德臣以為宜集舊事儀注本奏以成志也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馬服約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惟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為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皂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繒絲五郊各從其色焉



漢服名

三服元紀罷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緹為首服紉素為冬服輕消為夏布凡三師古曰緹與纚同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漆也紉素今之絹也輕緇今之輕漆也

紗穀禪衣師古曰紗穀紡絲而織之輕者為紗縹者為穀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禪音單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幘衽鈎邊賈逵謂之衣王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用割名曰交輸裁也

褚衣兩粵傳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錦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縣之多少厚薄之差也

朱紱常賢傳翻衣朱紱師古曰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同謂之紱字又作蔽核服鄒陽傳核服畫畫之下師古曰盛服也畫使衣李陵傳陵使衣獨步出榮師古曰使衣謂著短衣小裘也

裘衣萬不疑傳裘衣傳帶師古曰裘大裾也言著裘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為朝服垂衷之衣非也

早衣蕭望之傳臣啟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衣

玉衣霍光傳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然綴之以黃金為綫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押下至是亦綴以黃金綾

短衣楚製叔孫通傳服短衣楚制師古曰制謂裁衣之形製也  
襜褕傳一男子衣黃襜褕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  
繡衿綺衣句奴傳服繡衿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衿衣無絮也繡衿衣以繡為衣綺為裏也谷音工

諸于元后傳衣絳緣諸于師古曰大掖衣即衽衣之類  
備諸賈誼傳為之繡衣絲履備諸緣服度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備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襪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朱車及騎從之象也

蔽膝東方朔傳主自執宰蔽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  
綺襦紈袴叙傳在綺襦之間音灼曰白綺之襦水紈之袴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細綾並貴戚子弟之服

窮綉上官后傳官人使今皆為窮綉多其帶服  
處曰窮綉有前後當不待交通也師古曰即



今之緹當袴也  
 大裙朱博傳敷功曹官屬多裹衣大裙孟康曰  
 謂大袴也  
 鞞東朔傳董君祿頓傳鞞師古曰傳著也即今  
 之臂鞞也  
 徑葛貨殖傳貧者短葛不兌師古曰徑布長襦  
 也褐編泉衣也又毛布之衣也徑音豎  
 方領廣川王傳刺方領繡音灼曰今之婦人直  
 領也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  
 也  
 中帛石奮傳取親中帛若今言中衣  
 廁踰蘇林曰踰者投賈達解周官云踰行清也  
 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奠坐者也東南人謂  
 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音灼曰今時謂及門  
 小袖衫為侯踰師古曰廁踰者近身之小衫  
 若今之汗衫也  
 起衣鄰食其傳靦洗起衣師古曰著衣也  
 更衣濯夫傳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凡久坐者皆  
 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  
 撫衿鄒陽傳索足撫衿  
 歛衽張良傳楚必歛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  
 繒練王莽傳太后宜且衣繒練師古曰謂帛無  
 文者  
 綦祖景紀錦繡綦組害女紅應劭曰組者今綬  
 綦條是也  
 水純純麗地理志齊俗織作水純綺繡純麗之

物師古曰水謂布泉之細其色解紫如水者  
 也純素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  
 綺縠紵紵紵高紀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紵  
 紵師古曰綺文縐也即今之細綾也紵細葛  
 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劉織毛若今說及  
 能之類也  
 魏衣服制  
 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  
 通典按後漢志孝平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  
 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綉文公卿  
 以下織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志以公卿衮黼  
 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損減始制服刺繡公卿  
 織成未詳孰是  
 魏五時服  
 魏秘書監陳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  
 冠絳衣而已魏已未名為五時朝服又有四時  
 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  
 魏賜服  
 魏文帝解御袍賜薛夏以御衣張遼  
 晉衣服制  
 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  
 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早表朱綠裏廣七  
 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乘白  
 玉珠十有二流以朱組為纓無綬佩白玉華珠



黃大纓綴黃赤纒緝四朱衣早上絳下前三幅  
後四幅衣畫而裳綉為日月星辰山龍華從藻  
大黼朱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  
以朱祿裨飾其側中衣以降原其領袖亦皮為  
鞞絳袴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  
先聖則皂絳袍絳緣中衣絳袴赤舄其臨軒  
亦充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  
介幘降紵袍阜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卑衣其  
雜服有青赤黃白緋黑色介幘五色絳袍五梁  
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帽單衣  
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  
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首初仍舊不改及  
過江服草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珠侍中  
顧和奏舊札見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  
不能備可用白瓊珠從之

南北朝服制

南北朝服制已見前表見

南朝服制

南朝服制  
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  
各一領革帶袷袴各一舄舄各一量簪導扇自  
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黃緋青緋皂緋袍單衣  
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一領  
諸侯朝服卑衣七丈二尺科單衣及襟五丈二

又中衣絹五丈緣造一丈八尺領袖練一正一  
尺絹七尺五寸給袴練一丈四尺練二丈練布  
三尺單衣及襟袷帶練各一段長七尺江左止  
給絹各有差  
宋元嘉末斷不復袷至今山鹿狗拉狗白狗施  
毛狐白領黃豹班白驪子渠搜裘

梁箋布單衣 中單

梁天子拜陵則箋布單衣介幘又有五梁進賢  
冠遠遊平上幘武冠單衣黑介幘宴會則服之  
單衣曰恰以代古之疑裘皮弁為帟服為群服  
舉衣臨喪則服之  
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  
即今之中單也

祭服絳緣領袖為中衣降袴練示其赤心奉神  
今中衣緣絳足有所明無俟於袴

六朝德政服

六朝天子朱紗袍通天冠為聽政之服

隋諸公之服

隋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充冕九章宗彝  
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三曰山冕八  
章衣裳各四章衣重宗彝為九等四曰鷲冕七  
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火與宗彝五曰火冕六  
章衣裳各三章衣重宗彝及藻裳重散六曰龍  
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紛水裳重黼散



山見以下俱九等皆以山為領標見俱九疏七  
 曰帝便八曰皮弁九曰玄冠  
 一諸侯服自方見而下八無衣見山見八章衣  
 裳各四章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宗  
 彝火見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藻裳重黻纁  
 見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粉米  
 裳重黼黻鷩冕已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為領標  
 見俱八疏  
 二諸伯服自方見而下七又無山見鷩冕七章  
 衣三章裳四章火見六章衣裳各三章裳重  
 黻纁見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黼黻火見  
 已下俱七等皆以火為領標見俱七疏  
 三諸子服自方見而下六又無鷩冕火見六章  
 衣裳各三章裳見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  
 黻纁見已下俱六等皆以宗彝為領標見俱  
 六疏  
 諸男服自方見而下五又無火見纁見五章  
 衣三章裳二章以藻為領標見五疏  
 四三公之服九一曰祀見二曰火見六章衣裳  
 各三章衣重宗彝與藻裳重黻三曰纁見五  
 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  
 四曰藻見四章衣裳俱二章衣重藻與粉米  
 裳重黼黻五曰繡見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  
 重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宗彝為領標  
 六曰爵弁七曰帝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  
 五三孤之服自祀見而下八無火見纁見五章

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藻見四  
 章衣裳各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  
 八等皆以藻為領標繡見三章衣一章裳二  
 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八等公卿之服自  
 祀見而下七又無纁見藻見四章衣裳各二  
 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七等皆以粉米為  
 領標各七繡見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  
 米裳重黼黻為七等  
 六上大夫之服自祀見而下六又無藻見繡見  
 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六  
 等  
 七中大夫之服自祀見而下五又為皮弁繡見  
 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服重粉米為五等  
 八下大夫之服自祀見而下四又無爵弁繡見  
 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為四等  
 九士之服三一日祀弁二曰爵弁三曰玄冠庶  
 士之服一玄冠後今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  
 魏恰無簪有纓其函服與庶人同  
 隋臣服  
 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服之  
 緋衣青領國子大學四門生服之  
 朝服亦名具服冠幘簪導白筆絳紗單衣白紗  
 內單皂領袖皂襪革帶鈎假帶曲領方心絳紗  
 蔽膝鞞屨綬佩五品以上大事之服六品以  
 下皆從公服



絳襦衣公服襦衣即單衣不畫胡也袖伏形直  
如構故名流外五品以下九品以上服之  
年高致仕以理去官被召謁見皆服前官從省  
服

州郡秀孝試見之日皆假一朶進賢冠絳公服  
隱君道素之士被召謁見黑介幘白帶烏皮履  
從衛五臣並武弁絳朝服劔佩侍從則平巾幘  
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裝兩臂脚

曲領紫釋名在單衣內禁領上橫以擁頭七品  
以上有內單則服之從省及八品以下皆無  
唐天子服制  
唐志天子之服十四  
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廣八寸長一尺一寸

以板為之黑表纁裏無梳金飾玉簪導組帶為  
纁色如其絞紐纁充耳大裘繒表黑羔裘為緣  
纁裏黑領標金緣朱裳白紗中單皂領青襟襖  
裾朱襪赤馬鹿盧玉具劔火珠鑲首白玉雙佩  
黑組大雙絞黑幘黑黃赤白縹綠為純以備天  
地四方之色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百分廣  
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絞又有小雙絞長  
二尺六寸色如大絞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革  
帶以白皮為之以屬佩綬印章繫裳亦曰革帶  
博三寸半如金釧王鈎膝大帶以素為之以朱  
為裏在腰及垂皆有裨上以朱飾貴正色也下  
以綠錦賤間色也博四寸紐約貴賤皆用青組  
博三寸緇以緇為之隨裳也上廣一尺以象天

數下廣二尺以象地數長二尺朱質畫龍火山  
三章以象三才其頭五寸兩角有肩廣二寸以  
屬革帶朝服謂之鞞冕服謂之黼

袞冕者踐祚享廟征還遣將飲至加元服納后  
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之服廣一尺二寸  
長二尺四寸全飾玉簪導畫白珠十二旒朱絲  
組帶為纁色如絞深青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  
辰山龍華虫入宗彝八章在衣藻粉朱黼散四  
章在裳衣畫裳繒以象天地之色也自山龍以  
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衣襟領畫以升龍  
白紗中單黼領青襟襖裾散繒龍山火三章鳥  
加金飾

鷩冕者有是遠主之服也八旒七章華虫火宗彝  
四章在衣藻粉朱黼散在裳  
毳冕者祭海岳之服也七旒五章宗彝藻粉朱  
在衣黼散在裳

緇冕者祭社稷饗先農之禮也六旒三章緇粉  
朱在衣黼散在裳  
玄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五旒裳刺  
黻二章自衮冕以下其制一也簪導劔佩綬皆  
同

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臣養老之服也  
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朱翠金博山黑介幘  
組纁翠五犀簪通絳紗袍朱裏紅羅裳

單朱領標襖裾白綈褙絳紗蔽膝白羅方心曲  
領白襪黑馬白假帶其制畫二條帛以變衮服



之大帶天子未加元服以空頂黑介幘雙重髻  
雙玉專加寶飾三品以上亦加寶飾五品以上  
雙玉專金飾六品以下無飾

緇布冠者始冠之服也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  
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

武弁者講武出征蒐狩大射馮類宜杜賞租罰  
社筮嚴之服也有金附蟬

平中幘弁服者朔日受朝之服也以鹿皮為之  
有攀以持髮十有二縷玉簪導絳衣素裳白

玉雙佩革帶之後有鞞裳以盛小雙綬白鞞烏  
皮履

黑介幘者拜殿之服也無飾白紗單衣白裳襦  
革素鞞烏皮履

白紗帽者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以烏紗  
為之白裳襦白鞞烏皮履

平中幘者末馬之服也金飾玉簪專冠之以上  
紫褶白袴玉具裝珠宝鈿帶有鞞

白洽者臨喪之服也

唐朱明服  
肅宗紀性仁孝好學開元十三年三月甲午封  
忠王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為皇太子有司行  
冊禮其儀有中殿外辦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  
子禮也乃下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擢卿請  
改外辦為外備絳紗衣為朱明使之

唐褚黃袍

唐志初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褚黃文綾袍烏紗  
帽折上中六合鞞與貴臣通服為天子之帶有  
十三鏤又有平頭小樣中百官常服同於庶人  
至唐高祖以褚黃袍巾帶為常服

唐綾袍

舊紀貞元七年十一月乙丑令常參官趨朝入  
閣不得奔走朝會須服本色綾袍金玉帶  
董晉傳德宗時金吾將軍沈房常服入閣帝疑  
以問晉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  
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  
今或奔走致顛仆在武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  
金玉帶所以畫飾奉上效漢尚書郎含香老萊



采服君父一也帝然其言令群臣衣本品綾袍  
金玉帶自晉而服  
會要貞觀七年十一月九日詔常參官入閣不  
得奔走復衣綾袍金玉帶八年十二月三日賜  
文武常參官綾袍

唐章服

會要貞觀四年八月十九日詔三品以上服紫  
四品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祿八品九品  
以青  
龍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八品九品  
衣碧從之

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  
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  
九品青輪石帶庶人黃銅鐵帶

唐錦袍

列傳張長讓引兵討薛舉賜錦袍金甲  
寶璽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

樊必明高宗時以戰賜錦袍寶帶  
宋之問武后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  
方對詩先臣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嗟賞奪  
袍以賜

魏元忠神龍二年為僕射謁告賜錦袍銀千兩  
畢劔按察劔南睿宗賜璽書袍帶

張文權諫造宮室賜繒錦百段  
張鼎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絲

王難得玄宗召見賜錦袍金帶  
李白衣官錦袍

常受為學士德宗幸其院以蜀縵袍覆而去  
李石文宗曰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宗  
幸溫泉與拂妃衣今富人時時有之

回說傳貞觀二十一年賜絳黃瑞錦文袍  
于闐貞觀二十三年賜錦袍

東女番拱二年賜瑞錦服  
天竺傳開元中賜錦袍又賜新羅紫繡文袍

西突厥蘇祿開元五年奉朝賜錦袍鈿帶魚袋  
七傳

南詔開元不賜金袍  
授悉密天寶初賜紫文袍

帝端符衛公故物記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  
製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

李德裕詩為飛曳錦袍  
漢文帝遺匈奴單于錦袍



唐諸衛繡文袍

唐志玄宗時有詔殿中侍御史糾察諸衛大將軍中將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繡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以瑞馬駝衛以虎上衛以鷹威衛以豹領軍衛以澤金吾衛以辟邪  
六典武庫令袍之制有五青黃白阜注說文曰袍補也絮曰補緼曰袍今繡畫武豹鷹鷲之類以助兵威

唐綾羅服

唐親王及三品二王後復大科綾羅色用紫飾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綾羅色用朱飾以金六品以上服絲布交梭雙紉綾色用黃六品七品服用綠飾以銀八品服用青飾以鍮石

太宗時又命七品服龜甲雙匡十花綾色用綠九品服絲布雜綾色用青

唐缺髻衫

唐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標襪為士人上服開髻者名曰缺髻衫庶人服之

唐士庶人服

唐派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絹絕布色用黃飾以鉄銅

士人以崇綜襴衫為工服貴女工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

士服襜褕庶人以白

唐服袍

唐大尉長孫無忌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祿皆視其品庶人以白

唐青衿介幘

唐書咸通中禮部侍郎劉元章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  
禮志皇帝養老于太學學生俱衿服

唐澣衣

柳公權傳文宗時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杜牧傳孝武澣衣一肉不取不染

唐袍襖之制

三品已上服綾以鶻銜瑞草鴈御綬帶及雙孔雀四品五品服綾以地黃交枝六品以下服綾少窠無文及隔織獨織

唐賜時服

帝於傳遷太原尹邊備備舉玄宗詔賜時服勞



苑之

會晏天受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內出繡袍賜新  
除都督刺史其袍繡山形統山勒回文銘曰德  
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延載元  
年五月二十二日內出繡袍賜文武三品以上  
銘襟背各為八字回文

貞元七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新製時服上  
以文采不常伴有足稱節度使以鵬銜綬帶取  
其武裝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馬銜儀委取其行  
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太和六年詔袍襖之制三品以上服綾以鶴銜  
瑞章馬銜綬帶及雙孔雀

狄仁傑傳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制金字  
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柳公權傳從文宗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  
喜邊成賜衣不時令中春衣已給當賀我以詩  
通典後周宇文護袍始如下襪

廣志卷之八百六十七

廣袴褶

廣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  
翔望朝服袴褶非古礼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  
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  
以來始有服者請罷之詔可

按袴褶魏晉以來以為車駕親戎中外戎嚴  
之服晉制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戎  
嚴服之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詔  
百官從行服袴褶軍旅間不便遂令改服戎

衣為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袴褶者又似是  
褒衣長裾非鞍馬征行所便者與戎嚴之說  
不類唐時以袴褶為朝見之服開元以來屢  
勅百官朝參應服袴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

彈治罪蓋以為六品以下之通服韻書訓褶  
為袴人為袷也然袴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  
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唐輿服志  
群臣服條內有緋褶大口袴則似是二物然  
不知所謂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纖攷古  
之士而訂之

復考畢仲衍中書嘗對冕服條下袴褶注云  
紫緋綠各從本服白綾中單白羅方心由領  
白綾袴本品官尊駕則騎而從之詳其說所  
謂紫緋綠即後采之公服而非祭服朝服也  
但所謂白綾者今之公服所無而中單白羅  
方心由領後之衣公服者亦未嘗服之蓋古



八盛服必有中單冕弁朝祭之服皆有之多  
以白為之而緣以朱繡之屬意公服之初制  
亦必有此後未流傳既久寢從簡便而朝服  
之裏所衣者非中單及流俗不輕之服如所  
謂紫袍皂褶之類是也

唐群臣服

唐群臣之服二十有一  
充冕者一品之服也九旒青璫為珠貫玉禾玉  
以初為纓色如其綬青纓充耳室飾用簪導青  
衣纁裳九章龍山華虫火宗彝在衣藻粉朱繡  
散在裳皆降為繡通白紗中單繡領衣青襟襪  
楛朱鞮赤烏韋帶散隨裳色金室玉飾劍鏤首  
山玄玉佩綠綵綬綠質綠紫黃赤為純長一丈  
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郊祀大尉攝事亦服  
之  
鷩冕者二品之服也八旒青衣纁七章華虫火  
宗彝在衣藻粉朱繡散在裳銀裝劍佩水蒼玉  
紫紋素質紫黃赤為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  
百八十首韋帶之後有金鈸擊囊金飾劍水倉  
玉佩朱鞮赤烏  
毳冕三品之服也七旒室飾用簪導五章宗彝  
藻粉米在衣繡散在裳鞞二章山火紫綬如二  
品金銀鈸擊囊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鞮赤烏  
飾冕者四品之服也六旒三章鈸米在衣繡散

在裳中單青領散山一章鈸錢鞞囊自三品以  
下皆青綬青質青白紅為純長一丈四尺廣七  
寸一百四十首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鞮赤烏  
玄冕者五品之服也以羅為之五旒衣散無章  
常赤散一章用簪導青衣纁裳其服用細大帶  
及袪外黑內黃黑綬紺質青紺為純長一丈二  
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象笏上員下方六品以  
竹木上挫下方全飾見水蒼玉佩朱鞮赤烏三  
品以下私祭皆服之

平冕郊廟武舞即之服也黑衣絳服韋帶烏皮  
履

爵弁者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祭之服也以細  
為之無旒黑纓用簪導青衣纁裳白紗中單青

領標襍裙韋帶鉤鉤大帶及袪內外皆細爵  
鞮白鞮赤履五品以上私祭皆服之

武弁者武官朝於殿庭武舞即堂下鼓人鼓吹  
按工之服也有平巾幘武舞緋絲布大裏白練

襜褕膝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皮鞞鼓人朱  
構衣韋帶烏皮履鼓吹按工加白練襜褕

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以鹿皮為之道  
用烏紗牙簪導纓一品九璫二品八璫三品七

璫四品六璫五品五璫犀簪導皆朱衣素裳韋  
帶擊囊小纓雙佩白鞮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璫

及擊囊纓佩六品七品綠衣八品九品青衣  
進賢冠文武朝參三老五更之服也黑介冑青

綬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纓三品以上



三品五品以上兩梁九品以下及國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昏服之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有黃金璫附蟬貂尾侍左者左耳侍右者右耳州大中正一梁絳紗公服殿庭正文武即黃紗袍黑領襪白練盭襜白布大口袴韋帶烏皮履

遠遊冠者親王之服也黑介幘三梁青綾金鈎

蘇大帶金寶飾劍玉鏢首纁朱綾朱質赤黃鏢

紉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黃金璫附蟬諸王則否

法冠者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也一名解馬冠高冠者內侍省內謁者親王司閤謁者之服也

委貌冠者郊廟文武即之服也有黑絲布太衷白練領縹絳布大口袴韋帶烏皮履

却非冠者亭長門僕之服也

平巾幘者武官衛官公事之服也金飾五品以上象用玉大口袴烏反鞞白練裙襦起梁帶陪

大使有衿襜膝蛇朝集從事州縣佐史岳瀆祝

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緋褶大口

綉紫附構文武官騎馬服之則去衿襜膝蛇袴

褶之制五品以上細絳及羅為之六品以下小

綾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

九品以上碧衿襜之制一當胷一當背短袖覆

膊膝蛇之制以錦為表長八尺中實以綿象蛇

形起梁帶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室銅五品以上

金梁室銅六品以下金飾隱起而已

黑介幘者國官視品府佐謁府國子太學四門生後士參見之服也簪導白紗單衣青襟襪領

韋帶烏皮履

朱冠者冠則空頂黑介幘双童髻云韋帶書筆

律學生州縣季生朝參則服烏紗帽白裏襦青

朱冠者童子髻介幘者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上

登歌工之服也絳公服以縵緋為之制如絳

紗單衣方心曲領韋帶鈎膝假帶襪烏皮履九

品以上則絳襪衣制如絳公服而狹袖衫直如

溝不垂緋褶大口袴紫附襜去方心曲領假帶

登歌工人朱連裳韋帶烏皮履殿庭加自練盭

襦

平巾緣幘者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大官署

食官署供膳奉解之服也

青絲布袴褶羊車小吏五辨髻紫碧腰襪青耳

漏刻生漏童摠角髻昏青絲布袴褶

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之服也

亦曰朝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黑

領袖黑襟襪白裙襦韋帶金鈎膝假帶曲領

方心絳紗蔽膝白襪烏皮為劍紉擊囊 双佩

綬六品以下去劍佩綬七品以上以自華代替

八品九品去白筆白紗中單以履代局

從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謁見東宮之



服也亦曰公服冠幘纓春專絛紗車衣白裙襦  
革帶鈎鏤假帶方心靴履紛鞞囊雙佩皮履  
六品以下去紛鞞囊雙佩三品以上有公爵者  
嫡子之昏假紵冕見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  
爵弁庶人昏皆絛衣服

唐崇亨禰衫

唐初士人以崇亨禰衫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  
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  
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問上議禮  
無服衫之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襦為  
士人上服開幣者名曰袂衫庶人服之幣又請

裏頭者左右各三襴以象三才重繫前脚以象

二儀詔皆從之太尉長係無忌又議服袍者下  
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

宋天子之服七

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  
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  
享廟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  
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一大裘之制見表類

二衮冕之制見衮冕類

三絳紗袍以織成雲龍紅金線沙為之紅裏造

標襦袴絳紗裙蔽膝如袍飾並阜標襦白紗

中單朱領標襦袴 羅方心曲領白襪黑屨

佩絛如素大祭禮致齋人且冬至五月朔大  
朝會大三命親耕藉田皆服之

四履袍以絛羅為之折上市通犀金玉帶繫履

則曰履袍服鞞則曰鞞袍履鞞皆用黑革四孟

朝獻景天宮郊祀明堂諸宮宿廟進胙上壽

兩宮及端門肆赦並服之

五衫袍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黃淺黃袍衫折

上市九還帶六合鞞宋因之有諸黃淺黃袍

衫玉裝紅束帶皂文鞞大宴則服之

六窄袍坐視事則服之皆皂紗則上市通犀金

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中具仍之初高宗

踐作於南都隆祐太后命內臣上乘輿服御

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開若之所服也

七御閱服以金裝甲朱馬大閱則服之

宋天子講服

宋後殿早講皇帝服帽子紅袍玉束帶講讀官

公服繫鞞晚講皇帝服頭巾背子講官易便服

此嘉定四年講筵之制也

宋賜錦袍

宋建隆二年十一月己卯上始獵於近郊賜宰

相樞密使節度觀察使團使統軍侍御諸軍都

校錦袍

康定元年翰林學士十月朔賜對衣紅錦袍

淳化二年以細花盤鵬錦袍下丞相一等

景德元年九月河北轉運使劉綜言每歲朝廷

遣使賜邊城東服諸軍將校皆給錦袍唯將運使



梁止欲見花丁夏并賜河東陝西三路四方勝  
練鶴錦袍

宋製宜聖冕服

宋祥符二年正月賜曲阜文宣王廟植圭冕九  
旒服九章

熙寧八年七月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  
文宣王內出衮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  
禮院言宜依官品衣服令文宣王冕用九旒顏  
子已下各依郡國縣公侯伯止一品至四品冠  
服制度從之崇寧二年八月改用冕十二旒服  
九章

宋百朝服

宋志康定元年十月少府監奏每大禮道班節  
王更詣朝服法庫定百官品位給朝服而有官  
卑品高官高品卑者難以裁之願勅禮院詳其  
制禮院納舊制奏衣服令五梁冠犀簪導珥筆  
朱衣朱裳白羅中單玉劍佩錦綬玉環一品二  
品侍祠大朝會服之中書門下加籠巾貂蟬三  
品梁冠白紗單銀劍佩鑲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  
兩省五品侍祠大朝會服之中書則冠解象兩

梁冠銅劍環佩四品五品侍祠大朝會之六品  
去劍佩綬御史則冠解象衣有中單以上准前  
法給朝服從之

皇祐三年詔問冠帶并何服所執何王禮院奏  
帶并為戎服於經無執玉之文三禮圖繪為執  
玉器也

皇祐四年三月禮院以中單制不明考求以奏  
宜用繪素而朱領緣領刺以黑白黼文五等祭  
服悉依此制詔如太常議

慶曆三年三月丙申詔太常禮院諸小祠獻官  
皆常服行事不合禮文自今並服四品以下祭服  
宋制袴褶之制建龍四年范質與禮官議袴褶

制度先備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用細  
綾及羅六品以下用小綾之制注則衣服衣也  
紫褶

紫褶朱文武官騎馬服之三品以上紫褶五品  
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

白袴  
宋朝官祿服紫褶白袴品官以上服褶俱用白  
大口袴

宋公服  
宋志公服凡朝服謂之且服公服從者今謂之  
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



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由領大袖  
下施橫襖束以革帶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

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朝官出知郡鎮及轉運  
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之防禦團練刺史州表  
緋者借緋衣緋者借紫其為通判知軍監止借  
緋其後江淮發運使同轉運提點刑獄同知刺

史州  
雍熙初劾祀慶成始許升朝官服緋綠二十年  
者叙賜紫真宗登極京朝官亦聽叙及東風西  
祀赦書京朝官並以十五年為限後每帝登極  
亦如例  
景德三年詔內諸司使以下出入內庭不得服

皂衣過者論其罪內職亦許服窄袍  
仁宗景祐元年詔軍使曾任通判者借緋曾任  
知州者借紫

慶曆元年龍圖閣直學士任布言欲望自今贈  
官至正郎者其畫像許服緋至卿監許服紫從  
之

嘉祐三年詔三品轉運使朝辭上殿日與賜章  
服諸許者有不自庶官遷六部侍郎自庶官為  
侍制或出奉使者是也又有以年勞而賜者有  
品未及而借者并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蒞  
事至今日以前及二十年歷任無過者許磨勘  
改授章服此賜者也或為通判者許借緋為知  
州監司者許借紫任滿還朝仍服本品此借者

也又有出於恩賜者高  
紹興十二年九月以皇太后回鑿詔承務郎以  
上服緋綠莅事至今日以前十七年者並改轉  
服色

### 宋賜時服

時服宋初因五代舊制每歲諸臣皆賜時服然  
正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謂侍  
臣曰百官不賜甚無謂乃偏賜之歲過端午十  
月一日文武群臣將校皆給焉是歲十月近臣  
軍校增給觀袍中書門下樞密宣徽院節度使  
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  
下樂章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省使駙馬留後  
觀祭使皇親將軍諸司使府主以上簇四盤鵬

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師子大鄴防禦團  
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  
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以待制以上知檢院鼓  
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朱班  
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鳳細  
錦師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  
錦袍者皆五事注公服錦寬袍綾汗衫袴勒帛  
並即給舍大卿監以上不給錦袍者皆以黃綾  
繡袍肚大將軍以卿監即中以上樞密諸房副  
丞皆以上諸司使皇親承制宗班皆四事將軍  
至副率知雜御史至大理正入內都知內侍都  
知皇親殿直以上皆三事無袴道事合人承制  
宗班入內押班內侍副都知押班內常侍六尚



奉御以下京官充館閣中正寺刑法官者皆二  
 事無勒帛內職汗衫以綾文臣以絹閣門底候  
 內供奉官至殿直京官編修校勘止給公服端  
 午亦給應錦袍者汗衫以黃綾別加繡袍肚小  
 扇誕聖節所給如時服京師禁廟軍校衛士內  
 諸司胥吏工巧人並給服有差京官朝官內職  
 出為外任通判監押巡檢以上者每歲十月時  
 服開寶中皆賜窄錦袍太平興國以後文官知  
 制誥武官上將軍內職諸司使以上皆賜錦朝  
 官供奉官以上皆賜紫地皂花歌正京官殿直  
 以下皆賜紫大綾在外禁軍將校亦賜窄袍火  
 賜紫綾色絹  
 景德元年始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轉運使副  
 並給方勝練鵲錦枝獵從官兼賜紫羅錦旋襖  
 毳幘  
 雍熙四年令節度使給皂地金線盤雲鳳鹿胎  
 旋襖侍衛武軍都虞候以上給皂地金線盤花  
 鴛鴦親王宰相使相生日並賜衣五事錦絨百  
 匹金花銀器  
 宋禁士庶人服  
 紫羅衫 皂班纈衣 黑褐地皂花衣  
 藍紅紫地撮暈花樣等衣  
 宋士庶人服  
 宋志士庶人服制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曰士  
 庶之間車服之制至于喪葬各有等差近年以

未頗成端惟宜令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詳定以  
 開坊奏今品官綠袍及舉子白襪下皆服紫色  
 亦請禁之其私第便服許紫皂衣白袍  
 舊制庶人服白今請流外官及貢舉人庶人通  
 許  
 祥符二年詔縣鎮場務諸色公人并庶人商賈  
 役術不係官伶人只許服皂白衣銀角帶不得  
 服紫文武升朝官及諸司副使禁指揮使麻軍  
 都虞候之家子弟不狗  
 至道元年復許庶人服紫  
 祥符七年禁民間服銷金及跋遮那纈八年詔  
 內庭自中宮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戲金  
 團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  
 金織金金線摺綠紫者衣服並不得以今為飾  
 其外庭臣庶家悉皆禁斷是年又禁民間服皂  
 班纈衣  
 仁宗天聖三年詔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  
 花衣服並藍黃紫地撮暈花樣婦女不得將白  
 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製造衣服令開封  
 府限十月斷絕  
 景祐元年詔禁錦背繡背通地密花透背未段  
 其飾花園窠斜窠雜花不相連者非二年詔布  
 肆造作綾金為婦人首飾等物者禁  
 皇祐七年初皇親與同臣所依紫皆再入為黜  
 色後士庶寢相效言者以為奇表之服於是天  
 下禁衣黑紫服者



神宗熙寧九年集賢服紫色之黑者  
政和二年詔後苑造纈帛蓋自元豐初置為行  
軍之號

提舉淮南東路學士丁璿言衣服之制尤不可  
後今閭閻之中倡優之賤男子服帶犀王婦人  
塗飾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臣恐礼官所議  
止正大典未逮及此伏願明詔有司嚴立法度  
酌古便今以義起礼伴閭閻之卑不得與尊者  
同榮倡優之賤不得與貴者並震正法一正名  
分自明革澆偷以歸忠厚豈曰小補之哉是歲  
又詔最為契丹服若氍毹鈞整之類者以違御  
筆論鈞整今亦為之鞞婦人之服也  
中興士大夫之服

宋志中興士大夫之服大抵因東都之舊而其  
後稍變焉一曰深衣二曰紙衫三曰凉衫四曰  
帽衫五曰欄衫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昏之  
服時頒行之

一曰深衣見前不重出  
二曰紫衫本軍校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  
事詔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服用冠帶然迄不行  
二十六年再申嚴禁毋得以戎服臨民自是紫  
衫遂廢士大夫皆服凉衫以為更服矣  
三曰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禮部  
侍郎王曠奏竊見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  
美觀而以交際居官臨民純素可憎有似凶服  
陛下方奉兩宮所宜刻之且紫衫之設以從戎

或為之禁而人情趨簡便非而至此文武並用  
本不偏廢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嘗  
大体於是禁服白衫除甚馬道塗許服外餘不  
得服若便服許用紫衫自後凉衫祇用為凶服  
矣  
四曰帽衫帽以烏紗衫以皂羅為之  
東都時士大夫交際常服之  
衫再變為凉衫自  
冠昏祭

本朝生儒所服因有制色尚藍



廣志卷之八百六十八

金公服

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散搭花羅謂無枚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之芝蔴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絞羅應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高工侍妾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衣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十五年制日袍不加欄非古也遂命之貧官公服皆加欄

金常服

金人常服盤領衣色多白三品以皂窄袖盤領絳服下為襜積而不袂袴其肩臆肩袖或飾以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鵝捕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為文其長中斷取便於騎也

金祭服

金祭服皇統七年太常寺言太廟成後奉安神主祫享行禮九行事執事助祭陪位官往古典當服袞冕九章畫降龍隨品各有等差通典云虞夏殷並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締紉於裳周升三辰於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作九章之服山龍華

虫火宗彝繪於衣藻粉米黼黻紉於裳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又後魏帝服袞冕與祭者皆朝服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駁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蟬翌筆其服用青衣朱裳白襪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服庶幾少有差列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

元天子質孫冬服

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內庭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無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於樂工衛士皆有其服精初之制上下之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云

天子質孫冬之服九十有一等服納石失金錦也怯綿里剪茸也則冠金錦暖帽大紅挑紅紫藍綠實里實里綠之有欄者也則冠七寶重項冠服紅黃粉皮則冠紅金谷子帽服白粉皮則冠白金谷子暖帽服銀鼠則冠銀鼠暖帽其上並加銀鼠比肩俗稱曰襍子谷忽

元天子夏之服

元夏服凡十有五等服蒼納都納石失綴大珠於金錦則冠寶頂金鳳釵笠服速不都納石失綴小珠於金錦則冠朱子捲雲冠服石失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珠寶黑紅毛子谷納則冠朱綠邊釵笠服白毛子金絲寶里則冠白藤寶具帽服龍褐毛子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綠藍眼褐紫



禮全統龍五色羅則視全鳳頂至各隨其服之  
色服金龍青羅則冠金鳳頂漆紗冠服朱子褐  
七寶未能谷子則冠黃牙忽室具珠子帶後簷  
帽服青連夫金絲闌子連夫回回毛布之精者  
也則冠七寶漆紗帶後簷帽

元百官質孫冬之服

元百官質孫冬服凡九等大紅納石火一大紅  
怯綿里一大紅官素一虎紅藍綠官素各一紫  
黃鶴青各一

元百官夏之服

元百官夏服凡十有四等素納石火一聚線寶  
黑納石火一聚褐渾金間絲珍珠一大紅官素  
帶寶里一大紅明珠谷子一批紅藍綠銀褐各  
一高麗鶴青雲袖羅一駝褐萬紅白毛子各一  
鶴青官素帶寶里一

元百官公服

元百官公服制以羅大袖盤領俱右袪一品紫  
大獨料花徑五寸二品小獨料花徑三寸三品  
散谷花徑二寸無枝葉四品五品小雜花徑一  
寸五分六品七品緋羅小雜花徑一寸八品九  
品綠羅無文

元社稷祭服

元社稷祭服青羅袍一百二十三白紗中車一  
百三十三紅梅花羅裙一百二十三藍織錦同  
銀綬紳二紅織錦銅環綬紳一百一十七紅織  
錦玉環綬紳四紅梅花羅蔽膝一百二十三

元祭宣聖廟祭服

宣聖廟祭服鶴青袍三絨錦綬紳三方心曲領  
三藍結帶三同佩三紅羅裙三白絹中單三紅  
羅蔽膝三韋履三

元服禁

職官除龍鳳外一品二品服渾金花三品四品  
服金谷子五品服雲袖帶欄六品七品服六花  
八品九品服四花

元儀衛服

觀甲制如雲肩青錦質元以白錦裏以毡裏以  
白絹  
雲肩制如四垂雲青緣黃羅五色嵌金為之  
衲襜制如衫  
觀袍制用緋錦武士所襦衲襜  
士卒袍以絹絕繪質相花



窄袖制以羅或綉  
 辨線制如窄衫袖衫腰作辨絲細摺  
 控鶴襖制以青緋二色錦圓各寶相花  
 窄袖襖長行與士所服緋緞色  
 樂工襖制以緋錦珠毘毘窄袖辨線細摺  
 甲覆肘掩心杆背杆肢制以及或為虎文獅子  
 文或施金鏤鎖子文  
 臂鞞制以錦錄絹為裏有雙帶  
 錦腰蛇束麻長一丈一尺表以紅飾  
 汗騰制以青錦緣以錦褐錦或繡撲獸間以雲  
 氣  
 元雜服  
 比甲元始祖后為衣以奉始祖曰此可以比甲  
 故名前有裳无衽後長倍於前元領袖綴兩襟  
 鞋衫元窄袖短衣  
 三佛齊即一撒之類  
 光股似袴褶不用線文  
 線腰中腰刺線文  
 總龜西番甘肅用茸毛織成衣  
 國朝文武朝服  
 文武官朝服用赤羅衣白紗中單俱用青飾領  
 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大帶赤白二色絹革  
 帶佩綬白襪黑履一品至九俱以冠上梁教  
 凡大祀慶成正旦冬至  
 聖節及頒降開讀詔赦進表傳制則服之

國朝公服  
 公服文武官俱用盤領右衽袍或紵絲紗羅絹  
 從宜製造袖寬三尺  
 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  
 綠袍未入流雜職官司  
 公服花樣一品用大獨科花徑五寸二品小獨  
 科花徑三寸三品散谷花無枝葉徑二寸四品  
 五品小雜花紋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雜花  
 徑一寸分品以下無紋  
 文武官陪祭服  
 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  
 俱用皂領緣赤羅裳皂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  
 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  
 文武官常服  
 文武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紗羅綉縐庶民止用  
 紵絹紗布不許別用  
 常服花樣皆背服公侯駙馬用麒麟白澤文官  
 一品二品仙鶴錦鷄三品四品孔雀雲鴈五品  
 白鷗六品七品鸞鷓鴣八品九品黃鸝鶴鷄  
 練鵲鳳憲官用獬豸  
 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罷  
 六品七品鹿八品九品犀牛海馬  
 職官常服大衣皆緣領無緣或飾以膏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士庶人之衣 | 直身庶人惟衣青直身直領無緣內外有袷 | 一撒本袴褶制前幅有褶腋有權 | 裁褶本袴褶制衣與裳 | 特而變 | 料膝似比甲而稍長亦 | 海青常服之摠 | 國朝官品 | 凡文武官員公服各依品從不借用 | 一公服俱入袷 | 一品紫羅服大獨料花直徑五寸 | 二品紫羅服小獨料花直徑三寸 | 三品紫羅服散搭花直徑二寸 | 四品五品紫羅服小雜花直徑一寸五分 | 六品七品緋羅服小雜花直徑一寸 | 八品九品綠羅服無花服 | 未入流品檀褐綠窄衫 | 一帶俱用紅鞋 | 一品玉帶 | 二品花犀帶 | 三品四品荔枝金帶 | 五品至九品烏角帶 | 未入流品者黑角束帶以上俱犀角環頭 | 一衣服並不得用金緞五爪龍文官一品二 |
|-------|-------------------|---------------|-----------|-----|-----------|--------|------|----------------|--------|---------------|---------------|--------------|------------------|----------------|------------|-----------|--------|------|-------|----------|----------|------------------|-------------------|

三才廣志 卷八六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品服渾金花三品四品服金搭子五品服金 | 神膝襖六品以上許服四爪龍七品以下文 | 官不許龍鳳文止服金六花八品九品服金 | 四花 | 冠帶 | 職官一品至四品帽頂帽珠繫腰通用金玉 | 珠寶玳瑁飾五品六品帽頂許用金玉帽珠用 | 珊瑚琥珀繫腰用金銀犀角七品至九品帽 | 頂許用銀或鍍金帽珠用水晶琥珀繫腰用 | 銀戒鉄以上帽子帽花許用製造字樣及龍 | 鳳文靴子通用金線花樣 | 職官妻女一品至三品服渾金衣首飾釧鐲 | 用玉金珠寶四品五品妻女服金搭子衣首 | 飾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服銷金衣并金鈔 | 搭子首飾用金珠惟耳鐲許用玉珠以上通 | 用絲繡 | 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借用金繡許用紵絲 | 綾羅絹袖素紗金首飾一件金耳釵一對餘 | 止用銀翠帽頂帽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 | 珀靴不得製造花樣金線飾 | 一品官服色鞍轡等物除官府各應用之家 | 許令織造外其私下與不應用之家製造者 | 工匠依律治罪 | 一內使官帽已有定製服色比同七品 | 一校尉冠期鍍金束帶象牙條環已有定製 | 服色同八品 |
|-------------------|-------------------|-------------------|----|----|-------------------|--------------------|-------------------|-------------------|-------------------|------------|-------------------|-------------------|-------------------|-------------------|-----|-------------------|-------------------|-------------------|-------------|-------------------|-------------------|--------|-----------------|-------------------|-------|

三〇七







儀禮喪服傳曰社二尺有五寸  
 玉藻曰社當旁說文社衣袷也  
 深曰續社鈞邊  
 問喪曰親始死扱上社  
 大記小歛大歛祭服不皆左社  
 詩曰薄言袷之薄言禭之  
 爾雅曰執社謂之袷扱衫謂之禭  
 書曰四夷左社  
 論語曰被髮左社  
 韓詩外傳曰衣成必缺社  
 管子曰振社掃席  
 鄭氏釋喪服傳曰婦人不珠裳其服如深衣而  
 無社  
 考工記曰終歲禦社不敵  
 說文曰衾交也  
 史曰歛社而朝  
 社所以拊裳際也深衣然裳故社屬衣餘衣不  
 連裳故社屬裳衣裳雖殊而故之一也故有  
 事則或扱執是社未裳縫之以合之也棺之小  
 要謂之社以其拊縫若衣社然非為小要而名  
 之是衣社皆扱上廣下未嘗有扱上扱下之異  
 也詩言婦人之未芻菹或袷社或禭社是婦人  
 之服未嘗無社也社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  
 生者上右記曰親始死上社是也死者與夷狄  
 上左

石林燕語曰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  
 多頂帽而繫勒帛勒帛亦垂紳之意雖他外不  
 為簡或云勒帛不便於措笏故稍易皆子然須  
 用上襟掖下與背子垂帶  
 襦  
 說文短衣也一日羸衣方言襦自閩以西謂之  
 祗襦  
 程氏演繁露曰襦者短衫也  
 莊子曰未解裙襦  
 廉范傳曰昔氏无袴今五袴也  
 袴  
 說文胫衣也本作袴系夸声或作袴  
 漢外戚傳窮袴注今之緹襠袴  
 魯呼袴曰籠小袴曰袷打一日松袴襠曰袷  
 左傳公在乾侯微袴於襦襦袴也  
 荆文袴謝萬小兒所著因自改遂知名  
 唐委師德衣皮袴  
 紩袴富而衣也  
 史記屠岸賈威趙氏趙朔之妻有遺腹生男索  
 之夫人置之袴中其探始見諸此  
 實錄曰上古食肉衣皮遂以為袴名袴褶今武  
 士大口袴褶是魏文上馬袴也  
 漢廉范為蜀都太守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



無補今五袴

上官後傳宮人使今皆為窮袴多其帶服皮曰袴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

漢周仁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期陰

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以是得

幸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

漢馬援牛羊散與故舊身衣皮袴

漢祭宗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袴卧布被夫人裳衣不加緣飾

禪

漢趙飛燕傳注鯢褶袴

實錄曰丙戎以皮為之夏后氏以來用絹長至

于膝漢晉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而省

犢鼻之名

宋宗室茂德封柱陽侯性奢駿為鄆州刺史暑

梁吉士瞻少時擲博無禪寒露為濟葦所侮及

為將軍得絹一萬疋乃作禪賜軍士

司馬相如曾著犢鼻禪即今之改袴

雨衣

事始曰凡雨具已有子周

左傳曰陳成子衣制伏戈社預注曰製雨衣也

是矣

多裘子曰惟絹製油之及油帽陳昭有之也

盤又引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雲王戌兔秦復

陶以證雨衣按虞門父為周陶正注曰陶復陶

自民取為尚衣之職杜預又以復陶為雨衣蓋

苦晉武所焚雉頭裘

撥襖雨衣也

裳衣以裳妙為之亦雨衣也綠裳衣即此

復裳雨衣以復為之亦雨衣也

伏戈陳成子製雨衣

復陶奈所制雨衣

蓮花帽琥珀衫皆以油絹為之雨衣也

芭蕉袴雨衣也

衣服摠名

楊衣襯裏之衣也

玄衣亦襯服也玄衣素服始於周

縞衣因尚白而曰縞衣

素積祭服也

紫衣隨闕內闕中侯之服

青衣隨諸王嗣子之服

錦文衣駝尾階陛列及備鹵簿五騎武賁之服

絳袴階各使者之服

離衣衣袴褶階宰人之服

涅布袴隋衛士之服

鞞袴衫唐庶人服見前

標襪衣袂之重繒也

張袍唐制不在軍者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襦衣小兒之衣 | 紙襦皂紙襦以衣貧民 | 中裙觀身衣也 | 禮衫雲南貴州蠻夷多服此以為上 | 諸于大掖衣 | 襪襪短衣以布而無緣者曰閔西曰襪襪南楚曰須捷或謂之襪裂 | 比襪無袖兩開緣以絲線 | 裙下衣也 | 淺色香羅襦黃山谷見 | 胡服始於趙武靈王趙元人之制即此也 | 衣親類 | 袍衣緣又中袖 | 衲戎衣也 | 衲音袖也 | 衲襠即肚兜護腹也 | 襦衣襟也 | 祀衣裙也 | 緇小兒之緇襦也又名襦 | 招袴襠也 | 袂衣擺也 | 緇織帶也 | 裸框領也 | 緇襦階平直衣緇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度袴委師德衣及袴 | 執袴富如衣也 | 禮袴南楚曰禮袴名禮袴也山東曰裳帷或曰童容 | 祭袪緣也 | 校行小袴也 | 襦小兒頸衣也 | 襦小兒頸衣也 | 襦褌幅曰襦 | 襦褌也左傳公在乾侯微襦與襦 | 微褌春秋傳救火之衣 | 褌魯呼袴曰褌 | 刺 夸射萬小時所着 | 童子服 | 士冠禮將冠者未衣紵 | 曲礼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童子 衣裘裳內則 | 十年學書計不帛襦袴 | 玉藻童子之布衣錦緣錦紳并細錦末髮皆朱 | 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 | 子不裘不帛不履約無總服聽事不麻見先生 | 從人而入然則童子緇布衣錦緣此冠礼所謂 | 朱衣也不裘為其消陰氣也不衣裳為其未預 | 事也不履約未拘之以行戒也無總服聽事不 | 麻經未責之以盡思也問喪曰童子不總為當 | 空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則不總不 | 麻不當室者之礼也既夕礼朔月童子執帚從 |
|----------|--------|----------------------|------|-------|--------|--------|-------|---------------|-----------|--------|-----------|-----|-----------|--------------------|-----------|--------------------|--------------------|--------------------|--------------------|--------------------|--------------------|--------------------|--------------------|--------------------|



儻者而入卒與從執燭者而東  
少儀曰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公卿之喪  
曰聽伎於司徒則聽與立主人之北者皆通有  
喪者之事也夫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先王制  
禮常寬之而不嚴略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紉  
而不冠見先生則使人而入遺先生於道則拱  
手而立摯則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  
哀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豈特無聽事不麻  
而已哉凡皆以為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  
黨之童見譏於論語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  
不知此

裳

說文甫下帛地从中尚声本作 常下直  
而垂象中故从中今文作裳上曰衣下曰裳  
說文裳衣之常本作常今从衣作常而常但為  
常久字矣  
易曰黃帝克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詩緜衣曰緜衣黃裳終南口君子至止黻纁裳  
載績載玄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九器曰我觀  
之子衮衣繡裳東山曰制彼裳衣物士行杖曲  
禮童子不衣裘裳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  
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  
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  
書曰王麻冕黼裳卿七鄉君麻冕毼裳大夫

史太宗昏麻冕是形裳  
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爵弁服纁裳純衣皮弁  
服素積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昏礼主人爵  
弁纁裳緇袍特牲饋食礼及筮日主人冠端玄  
特牲記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唯尸祝佐  
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昏爵釋表服几衰  
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若齊裳內表外

雅曰裳削幅謂之襜

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喪服  
內削幅幅三衽士喪記明衣背前後裳不辟長  
及蔽  
鄭氏曰衽者辟兩側空中也祭服朝服辟積  
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

賈公彥曰前為陽後為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

然則明衣裳不辟喪裳三衽則吉裳不特三衽  
而已明衣長及蔽則凡裳不特及蔽而已明衣  
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  
明衣裳緇縹緇縹純士昏礼爵弁纁裳緇袍曲  
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知也  
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然見服玄衣纁裳皮弁  
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縹衣素裳士爵弁服  
衣纁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雜裳深衣長衣裳  
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縹衣非正色  
也黃素之裳非間色也蓋衣緇玄縹所以象天  
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為  
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為衣先衣之色常尊裳



之色常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間也記且云爾者豈非以玄為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

邪幅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朱色

左氏曰帶裳幅屬

內則曰偏履著綦鄭康成謂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幅纏於足故為之邪幅所以自幅束也故謂之偏即膝約之也故漢謂之行膝內則男子事父母有偏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幅則凡行皆有幅特婦人不用焉故內則婦事舅姑無偏

鞞

說文鞞也本作市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巾象其連帶之形引易朱市方朱徐白以帶而之今作鞞

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股大周龍章鞞若朱大夫素士爵帶鞞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控角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寸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額五寸有鞞帶博二寸冕服謂之鞞朝謂之鞞一說以羅為表絹為裏其色纁上有純下有絳去上五寸繪以山火玉藻一命緼鞞出衡再命赤鞞出衡三命赤鞞出衡

天子鞞

天子鞞色朱而体直其繪龍大山有頸有旁與上有純下有純中有純不至下五寸則中二尺矣

鄭氏曰直謂四角直無圓鞞

孔穎達曰禮國天子鞞制形如要鼓今參驗不附人情

諸侯鞞

諸侯鞞諸侯在國則朝王則赤鞞其体前後方其繪大山頸有純純與天子同

鄭氏曰前後方謂鞞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

孔穎達曰方則鞞也所殺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

考公記曰大鞞十有二寸射四存地体方而四隅有維則射四寸者其隅也鞞之前後方蓋亦類此所以異於天子直也

毛氏釋詩曰鞞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考之礼周尚赤而尊黃纁纁裳赤馬黃朱馬金馬財鞞固有黃朱者矣

大夫鞞

詩曰三百赤鞞則大夫之鞞其色赤其体前方後控角其繪山此助祭見服之鞞也若祭於已則朝服用素鞞

鞞

說文鞞也所以蔽前曰帶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其頸五寸肩革帶必二寸以帶畢古者席地而生以緇組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鄭曰韠之言蔽也

詩曰朱芾斯皇三百赤芾金鳥赤芾在腰庶見素韠方

易曰朱紱方未困于赤紱

王藻曰韠若朱大夫素士爵園圍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後挫角士前後正

皮弁服素韠玄端爵韠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

玄端緇韠唯尸祝佐食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

皆爵韠

左傳曰衮冕黻珽昭其度也

鄭康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

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

不忘本也

爾雅曰蔽膝謂之韠

釋名曰韠蔽也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

也

陳氏禮書曰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

之後其色則視常而已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

爵常者祭服之韠也蓋君祭以冕服冕服玄衣

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縹布素裳故素韠

士祭以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周官

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

弁纁裳故緇韠所謂一命緇韠是也公侯伯之

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玄冕

也

玄冕纁裳故赤也所謂再命三命赤韠是也韠

之為物以其弟前則曰蔽以其一中足久故曰

韠以色則曰緇以緇質則曰韠合考之士冠禮

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韠詩於素

與韠論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

諸侯朝王亦赤芾在股赤芾金鳥是也士雖以

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結佩而

爵韠是也朱芾言方叔之將兵蔽亦以朱瞻彼

浴矣言作六師而蔽以韠韠者蓋兵事常弁服

皆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畢者以韠韠韠韠

即所謂緇韠也韠長三寸所以象三才頸五寸

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

也會上五寸純以爵芾六寸不至下五寸純

以素訓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純禪其上

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繪與純合五寸則其中

餘二尺也純六寸則喪表各三寸也天子之韠

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蔽

常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持貴者遠世

之禮待卑也則鄭氏之說是也然韠自頸肩而

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為領而會為

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玄酒俎

上生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為

敬與不忘其本之說矣夫古者喪服用韠無所

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

劉熙曰韠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之



廣志婦人蔽膝晉如其夫是婦人有釋

荀子曰共艾畢說者曰蒼白之帝是罪人有黜

也及戰國連兵敵非兵飾去之明帝服制黻天

子赤皮敵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故字或作

絳

士鞞鞞文

說文鞞鞞士服蔽膝之衣

禮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鞞士無鞞名謂之鞞鞞

制如搯缺四角則與前方後挫者不同所以其

體正也士缺上不諸侯方而不挫天子直而不

方此尊卑之辨也

爵弁服其色鞞賤不得與裳同鄭司農云裳纁

色合帶為之士以茅蒐草染之一曰鞞鞞以代

鞞

孫頊達曰正不裳也直而不裳謂之正方而不

裳亦為之正士則前後正鄭氏曰士賤與君同

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

士則方

廣志卷之八百七十

裘

要語

說文皮衣也古文求本作求象衣表形或作裘

从衣求声一曰象形與裘同意今文省作裘徐

曰獸皮毛作之以助女工也

身章舉要裘皮衣也君子狐青裘而豹裘玄緇

衣以裘之麤裘青豹裘絳衣以裘之雉君衣狐白裘

緇衣以裘之狐裘黃衣以裘之隄君衣狐白裘

錦衣以裘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裘之裘也

見美也吊則不製不畫飾也若在則裘畫飾也

裘裳私居之服也狐貉皮為之惟取其温故長

於他裘便於作事故短其右袂童子不裘為傷

也

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良裘也季秋獻公裘

以待頒賜又曰 裳厥裘飾皮車凡邦之皮車

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司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又日郊祀裘冕二

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記曰童子不衣裘裳

曾子襲裘而吊子游揚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揚裘而

吊也主人既小歛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終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也易之而已羔裘玄冠



不以帛練鹿裘衡長祛祛禡之可也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月令孟冬始裘  
 內則男子二十而冠可以衣裘帛  
 王藻惟君黼裘以誓者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禡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  
 狐自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禡之麕裘青  
 豸裘絞衣以禡之羔裘豹裘緇衣以禡之狐裘  
 黃衣以禡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  
 不禡不文飾也不禡裘之禡也見美也服之襲  
 也充美也吊則襲不畫飾也君在則禡畫飾也  
 無事則禡弗敢充也童子不裘不帛札不盛服  
 不充故大裘不禡  
 學記曰良治之子必學為裘  
 喪大記帛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羔羊之革素絲  
 五緇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旒立責衛伯也狐裘  
 蒙戎匪車不東羔裘制朝也羔裘如濡洵直  
 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昔羔裘刺時也羔裘豹祛自我人居若羔裘豹  
 襲自我人究究兼葭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在堂  
 羔裘曰羔裘道遠狐裘以朝羔裘翺翔狐裘在堂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龜七月一之取狐彼狸為  
 公子裘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大東曰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家語大裘以黼之  
 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帛緇衣羔裘素衣覺裘

黃衣狐裘裘長短右袂狐袷之厚以居又曰  
 公西華乘肥馬衣輕裘又曰衣敝緇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子路曰願車馬衣  
 輕裘  
 荀子曰若繫求領誦五指而頓之者頓不可勝  
 數也  
 淮南子曰夏之不被其非愛之也燠者餘於適  
 也冬之不用晏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  
 左傳曰東郭書哲噴而狸製又曰臧之狐敗我  
 於狐胎又曰蔡昭侯如楚持羔裘二又曰渾良  
 夫紫衣狐裘  
 列子曰樂啓期被帶索林類底春被裘拾遺摠  
 又曰北國之人揭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裘  
 大裘而冕  
 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  
 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而之弁師掌  
 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  
 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軍  
 禮記玉藻曰唯君有黼裘以誓者大裘非古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禡乘路車不式  
 家語大裘以黼之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裘以臨  
 燔紫者大裘象天  
 鄭志大裘之上又有衣梁五經博士陸瑞等大  
 裘之志宜以黑緇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練  
 皆無文繡冕則無旒隋始詔虞世基等憲章古  
 制定與乘服合八等按周禮大裘之見無旒其







仲執事卜曰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  
執事祗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祗滌濯是也司  
冠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上之日王立于澤  
親聽誓命玉則於是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盟  
重於既薦奠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  
祭則治官以治之刑官以泣之則義常肅於行  
之祭則黼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為  
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為黼則曰  
黼裘以誓稱田然大裘紀色無白黑之文猶曰  
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

羔裘

周禮王大裘以祀天諸侯羔裘以朝先儒皆曰  
羔取其有禮辨而不黨禮而不死取其合道以道行礼  
以礼成道固先王之所尚也然大裘尚質羔裘  
有文  
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紝羔羊之革素絲五紝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毛氏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純總數也  
爾雅曰絨縫也孫炎曰絨界也蓋羔裘以素絲  
為紐施於縫中以為英飾其界有絨有縫  
其別為純其聚為總而又飾之以豹此所以與  
大裘異也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褻麋裘豹青襄  
何也豹取其武而有文青豹取其仁而能守武

而有文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  
之事也狐青以煖居襄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  
非燕居之所忘也

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祛自我  
人居其託物同而意異者義德一也善用之  
則為武不善用之則為暴夫豈一端而已哉先  
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其臣則褻飾異焉然  
天子諸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彼裘純白之  
備也至於麋裘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  
若曰裘以周全為貴則狐黃裘無異裘犬羊之  
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何耶

麋裘

爾雅曰鹿牲麋孔麋其子麋即麋也  
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  
伎伎則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而麋尤出於天性  
故先生取焉  
玉藻曰麋裘青豹褻衣以緗之  
孔子曰素衣麋裘  
鄭氏釋聘禮曰麋裘皮弁然則皮弁摺素而麋  
裘素衣以緗之則絛衣素衣也釋禮記又曰絛  
蒼黃之色其說無據  
記曰裘之緗也見美也服衣襲也充美也則袒  
而見裘曰緗拑而充裘曰襲衣麋裘則麋裘  
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緗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緗



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  
鄭氏崔氏息之徒以為袒而有衣曰褻若然裘  
之上有褻衣褻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褻襲在  
衣不在裘而經言褻裘褻裘何耶

檀弓曰練練黃衣裘練綠鹿裘衡長祛祛褻之  
可也其褻之也亦褻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  
鄭氏曰鹿裘之褻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而  
不必其說也

詩曰衣錦上裘蓋惟錦加網以惡文著餘衣固  
不然也昔衛侯戒渾良夫食良夫紫衣狐裘至  
袒裘而食則所袒者紫衣耳抑未聞紫衣之外  
復有衣也

鹿裘

禮記練鹿裘衡長祛祛之可也

列子曰孔子見榮啓期行乎郊之野鹿裘素帶  
啓期之復固不足論練用鹿裘何也禮始喪則  
居廬自屏既練則可以接物鹿善接其類者也  
故裘用焉

周禮既練乘藻車鹿淺禎與此同義鹿裘祛褻  
之則褻其祛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  
鄭氏曰有祛而褻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  
不然也

狐白裘

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諸侯之服特  
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

周官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而不言所服則王  
之燕服豈特玄端而已哉此所以有狐白裘錦  
衣也

終南之詩言錦衣狐裘繼之以黻衣繡裳蓋始  
言燕服而繼以祭服也鄭康成以狐裘為行禮  
之服謂狐白之上衣皮弁與非詩論語之意也  
何則狐白所以象德之純故狐白錦衣為人君  
之服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  
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  
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惠則狐  
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  
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歟古者所以貴不  
過狐白裘而已

晏子春秋景公時雨雪三日不霽公被狐白之  
坐堂側晏子入見公曰天不寒晏子曰古之賢  
君飽而人飢溫而人寒逸而人勞也君  
不知也公乃令出裘發粟以與飢寒

狐青裘

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褻之蓋士  
大夫之燕服也



黃衣狐裘

詩曰羔裘道遠狐裘以朝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又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又曰彼土人士狐裘黃黃

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又曰黃衣狐裘蓋狐善疑貉善腦疑斯或腦斯安燕息者之事也

犬羊裘

玉藻曰犬羊之裘不撻不文飾也不撻注犬羊之裘廢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撻以為飾也

狸裘

詩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左傳曰憤而狸製夫公子無豫於是而狸裘

東郭即戎而狸製則狸裘非礼服之裘則春秋之時戎服亦以狐裘也

虎裘

虎裘或士衛從之裘蓋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擊虎過於狼故右虎裘則武士之衛君尤手足之衛身也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臂之飾則虎裘宜矣

狼裘

狼裘武士衛從之裘左狼裘右虎裘則武士之衛君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而已則左狼右虎之裘宜矣爾雅曰狼姓獯其子微舍人曰狼姓名獯其

名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機曰善為小兒啼

禮記曰有狼獨膏

表裘 襲裘 玉藻曰裘上必有撻衣表裘是無撻衣而裘在外也襲裘謂衿其襲衣而不露撻衣也皆為不敬故不入公門

熊裘

周禮穴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大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故取熊羆之皮為裘鄭氏曰螫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曰羆如熊黃白

詩曰舟人之子態熊是裘則熊羆亦裘之美者也

青鳳裘

青鳳裘周穆王以青鳳尾為人裘以禦寒也

黑貂裘

史記蘇秦說相李兌允遺以黑貂裘



雉頭裘  
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非裳服也晉武帝以  
損費功用於殿前焚

鷩鷩裘  
司馬相如與文君還成都所服鷩鷩裘

鶴鷩裘  
世說云王恭常乘高輿披鶴鷩裘

玄狐裘  
西城高昌太宗即位獻玄狐裘

裘裘

論語孔子曰裘裘長短右袂以便於作事

羊裘

漢嚴子陵衣羊裘而釣

宋康定元年九月辛酉賜陝西軍士羊裘言者  
以塞上苦寒請以羊裘賜戰士一裘用五羊皮  
聽軍士自製

錦裘

錦裘曹操與楊彪

錯絲羅毅裘

漢曹操與楊修毋

貂裘

東平王蒼傳建初六年冬蒼上疏求胡明年正  
月帝許之帝以蒼帽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

唐太宗親解貂裘賜常璉  
唐建隆二年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是冬  
大寒遣中使賜以貂裘

乾德三年十一月命王全斌等蜀冬暮大雪上  
衣紫貂裘帽以視事謂左右曰我衣服如此休  
尚覺寒西征將帥衝犯霜露何以堪處即解裘  
帽道中黃門馳驛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以不能  
備及也全斌感泣

吉光裘

漢天漢三年西國獻吉光裘

集翠裘

唐武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

白鷩裘

白鷩裘江東人取白鷩頸上毛為之或以紅鷩  
問之

浮光裘

實曆初南昌國進浮光進紫海水染其色以五  
絲成龍鳳飾以五色真珠光絲搖動暴雨不  
濡



鄭注粗表——裳衣——出六帖

廣志卷之八百七十二

佩

說文玉之帶也

三禮圖凡玉珮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衡牙璜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橫以衡牙以蒼珠為璜天子佩白玉玄組絞諸侯佩山玄玉珠組絞大夫佩水蒼玉世子至士佩制亦然特玉與組之色不同

周官王府掌共王之佩玉

詩木瓜曰報之以瓊瑤瓊瑤瓊玖丘中有

麻曰貽我珮玖涓陽曰瓊瑤玉佩采芑曰服其

命服有滄葱珩大東曰鞞鞞佩璲公劉曰何以

舟之維玉及璲

爾雅曰璲瑞也璲絞也佩衿謂之璲

玉藻曰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声乃出揖私

朝輝如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君

不佩玉齊則績結佩而爵釋凡帶必有佩玉惟

采否佩玉有衡牙

經解曰行步則有珮之声

左傳曰佩褱之旗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璫

斂仲梁懷曰改步改玉年盛申叔儀曰佩玉藻兮

楚晉語曰白玉之珩六雙

楚曰語楚之白珩猶在乎

大戴禮曰下車之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

璜衡牙此珠以納其間嗚呼以難之



奇子賦篇璣玉璠珠弗知佩也  
 韓詩外傳曰阿谷之隨慶子佩璜又曰璜珠以  
 納其間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祈衡下有雙璜中  
 有瑀瑀下有衡牙貫之以組絞納之以璜珠而  
 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声有角徵宮羽之應其  
 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  
 者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  
 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衡  
 以平心璜以中其德瑀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  
 所制右微角所以息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  
 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  
 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  
 揚之於後則珮之為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為  
 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  
 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右而  
 物與君在左也  
 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  
 而玉亦隨異故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  
 夫佩水蒼玉世事佩瑜玉士佩瑀攻蓋玉之貴  
 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瑀攻山玄以象君德之靜  
 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瑀  
 其質也世子佩玉瑜則士矣士佩瑀矣士佩瑀  
 則世子而上佩瑀矣瑀或作瑀以其多石故也  
 或作瑀以其賤故也  
 後漢書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貴賤有殊佩

所以章德服之表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  
 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於是解  
 而去之循其繁璣以為章表今佩玉祭所制也  
 晋天子佩白玉皇后同貴人夫人佩子真玉淑  
 妃佩采璣玉皇太子妃佩山玄玉群公侯縣公  
 侯太夫人夫人佩水蒼玉  
 隋天子佩白玉案司馬彪云君臣佩玉尊卑有  
 序所以章德也今參用社稷之法天子白玉太  
 子瑜玉士山玄玉自公已下皆水蒼玉  
 唐天子佩因隋之  
 宋佩見革帶與袋類  
 元天子白玉雙佩金飾貫珍珠金龍鳳革帶皇  
 太子瑜玉雙佩肆采織成大綾間施玉環三三  
 試官及司徒王佩五助祭諸執事官銅佩二百  
 國朝天子充冕佩玉長三尺三寸皮弁服白玉  
 佩東宮革帶金鈎釧玉佩親王金鈎釧玉佩世  
 子革帶佩白玉玄組紵  
 男子事佩  
 詩曰童子佩鵠童子佩鶉瞻洛矣日鞞琫有珌  
 內則日子事父母左佩紛悅刀礪小鵠金燧右  
 佩玼珽管籥大鵠木燧  
 玉藻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鄭氏曰世  
 子出所慶而君在焉則去德而設事結其佩左  
 者若於事未有能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  
 左右皆玉事佩左紛悅有玼珽之類左佩皆有  
 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皆右陰而偶故也



佩刀  
 後漢書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唯黃室五色屬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唯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鳥獬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劍乘輿者如翡翠山紆纓其側佐傳曰藻纓鞞社預日鞞鞞刀削上飾鞞下飾鄭玄詩箋曰既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制斷也春秋繁露白劬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鞞之在前朱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臣昭素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劍之於劍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蕭何劬履上殿不稱爲刀而此志言不及劬如爲未備

玉在結佩方設佩... 朝則結佩... 必有佩玉...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白玉而元組... 而朱組... 佩瑜玉... 而縕組... 月令春服倉王... 夏服赤玉... 書玉佩解第六十五序曰... 所佩作玉佩周書又曰... 詩鄭風女曰... 子之順之... 之注雜佩者... 將翔佩玉... 大東鞞鞞... 漢杜欽傳... 人鷄鳴佩... 飲而傷之... 能居則設佩... 朝則結佩... 必有佩玉... 君子無故玉... 白玉而元組... 而朱組... 佩瑜玉... 而縕組... 月令春服倉王... 夏服赤玉... 書玉佩解第六十五序曰... 所佩作玉佩周書又曰... 詩鄭風女曰... 子之順之... 之注雜佩者... 將翔佩玉... 大東鞞鞞... 漢杜欽傳... 人鷄鳴佩... 飲而傷之...

一第 123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頁之四



穆天子傳七華之士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注

王華之佩佩之情者

左傳衣身之章也佩表之旗也

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執鳴玉

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注珩佩

曰未常為室楚之所室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言以賢為室不以為

賢又有穀曰雲連徒洲云此楚國之室也若

白珩先生之玩也何室為國聞國之室也六而

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室之玉足以

庇廢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室之龜足以憲戒

不則室之珠足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山林

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室之若夫詳審之美楚雖

蠻夷不能室也

禮象曰珩蓋天子之玉葱珩蓋卿大夫之玉左

傳蔡昭侯為兩佩獻一佩於楚昭王

楚辭被明月佩寶璐

孟子諸侯之室三土地人民政事

孔子象環

禮記玉藻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注謙不

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可以循無窮

正義失魯寇故謙不復佩德佩事佩示已無德

事也象環者象已有文章文教術環無窮五寸

法五行言文章教成人知五行成物錢起有象

環賦

白虎通修道無窮即佩環

蓋鐵論子思子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

漢大佩衝牙 玉佩 金錯鈎佩 佩刀

佩劔見後

續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執貴賤

有殊佩所以彰德服之象也較所以執事禮

之共也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百迭興博兵

不息佩非戰器較非兵旌於是解去較佩而

其係遂以為章表故詩曰韜韜佩璲秦乃以

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絳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加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

衝牙雙璲璲初學記引薰巴志云渠璲皆以

白玉乘與絡以白珠公卿諸侯之乘絲其親

冕旒為祭服云注月令有璲璲璲以維之衝牙

璲珠以納其間

紀求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明堂玉佩鈎

屨以行事

揚賜光四年拜太常賜玉壺革帶金錯鈎

佩

後五行志注陳宣陳日車則和馬步則佩玉

動靜應天 雋不疑佩環玦之節

左雅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

玉藻正義凡佩玉必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

以璲珠下端前後以垂於璲中央下端垂於

三才廣志 卷八七二

三二七



衡則衡則動牙前後觸噴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故曰衡牙唐人有衡牙賦

晉志三夫人金章紫綬佩于寶玉九橫銀印青綬佩朱纓玉 潘岳西征賦飛翠綵拖鳴玉

魏玉佩

王榮傳注擊虞陟疑要注日漢末袁亂絕魚玉佩

魏侍中王榮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榮

隋志案禮天子佩白玉金參用杜夔之法天子白玉

太子瑜玉士山元玉自公已下皆水蒼玉魏太子開鍾繇有玉珖欲得之繇耶送之

晉賜王祥山元玉佩衛氏玉珖綬寄采賁遂搃響聞繩戶褚元謝賜佩

宋紹興玉魚 隆興玉佩紹興三十年二月丙子皇子進封建

王先生是甲戌詔立為皇子三月丁未上謂宰相曰

魚乃置摧場初買之正洗是日賜王帝封其玉佩

隆興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詔皇子鄧慶恭王大禮朝祭服玉佩綬以真玉為之先是紹興三十

二年十月三日命文思院製皇太子瑜玉雙佩見冕服類

白環佩 佩環

後漢馬融傳廣成頌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注帝王紀曰舜時焦僥氏未貢其沒

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 文選景福殿賦納虞氏之白環注世本日舜

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獻白環

之休符舜時復來獻 宋志西王母舜時來獻白環白瑄

子辛子舜出則有鳶和動則有佩環環步趨中莖韶之節

拾遺錄顓帝時勒題國獻黑王之環 周佩玉 服玉

周禮玉府上士四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合諸侯共珠璽王齊則共食玉注佩玉王所帶

者王藻曰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璜珠以納其間

鄭司農曰服玉冠飾十二玉 飾珠璜以盛牛耳血屍盟者執之

禮記玉藻一命緼韍由衡再命亦緼由衡三命亦韍葱衡

角右宮羽中 還中規折還中短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

玉錯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鳶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



衡牙  
玉藻曰佩玉有衡牙鄭氏謂牙居中央以爲前後觸皇氏謂衡居中央牙是兩端之璜然璜非牙也當從鄭說

琚瑀

說文曰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瑀琚石次玉也

詩曰報之以瓊琚又白佩玉瓊琚

大戴禮曰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玼珠以訥

其間琚瑀以雜之

毛氏詩曰雜佩者珩瑀瑀衡牙之類則居中央而瑀爲之也

蔡要曰琚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也此

不可考

禮記曰行步有環佩之聲又孔子佩象環衛南

子環佩繆然魯昭公賜仲環而佩之年昭曰漢制

紵之間得施玉環鑄蓋古者佩玉有環矣

衡

詩曰有珩葱衡

晉語曰白玉之衡六雙

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大戴禮曰上有雙衡

玉藻曰一命由衡再命由衡三命葱衡

韋昭曰珩似磬而小

孔穎達曰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璜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衡牙觀晉語

大戴禮皆言雙珩則珩雙設矣珩貴白而賤由綬貴玄而賤素方叔非正三命而佩葱衡者孔穎達曰玉藻累一命而上於三命自三命以至再命皆葱珩也以理或然何則方叔所乘者路車所服者朱希則所佩者豈持三命之衡哉爾雅曰青謂之葱

後

爾雅曰衿謂之存佩衿謂之後則衿衣之小帶也後佩之衿也鄭氏謂凡佩繫於革帶則繫於革帶者後也

璜

內倍好謂之璧半璧謂之璜  
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佩璜

大戴禮曰下有雙璜璜琚前後而牙衡之然也  
有宮南微羽之音

玼珠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大戴禮曰玼珠以納其間

韓詩傳亦曰璜珠以納其間璜者蚌也玼即璜也

荀卿賦曰佩玉璠珠弗知佩也謂之璠珠則以玉爲珠非蚌珠也謂之璜珠蓋其狀若蚌珠然

象環

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  
玉藻曰天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



家語稱孔子之素公西赤掌殯葬為槩木十一  
稱佩象環而綦組絞夫孔子其服也卿其免也  
後衆以為大夫也不敢舍車而徒以無臣也不  
敢為有臣而葬然佩不以大夫之水蒼玉而以  
象絞不以大夫之記而以綦者孔子制行有後  
衆者有違衆者要適於義而已考之於禮象次  
於玉象路以玉路象笏次玉笏綦下於純則象  
環綦絞聖人之謙

紛悅

詩曰無感我悅兮

內則曰女子設悅於門右昏禮毋施衿設悅內  
服後之袞共內具之物

鄭氏曰內具紛悅之屬然則悅佩巾也佩巾雖

女子之事而男子亦有之

禮曰子事父母左佩紛悅鄭氏曰紛悅拭物之

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蓋自巾言之謂之紛與

帨同義自拭物言之謂之悅與挽同義

唐制天子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絞

辟臣進賢冠者紛廣四寸長六尺六寸色如絞

此又因以為飾者也

礪

禮曰左佩刀礪

詩曰取厲取鋟

書曰礪砥礪母又曰若金用汝作礪

漢書曰泰山若礪又曰城功玄厲

莊子曰新發於剛

鄭氏曰礪礪也則礪謂之礪亦謂之礪又謂之  
孔安國曰礪細於礪

帊

帊即悅巾之類今為手籍

紅帊見兵類

絳帊道士于吉立精舍讀道書作符治病孫策

曰昔張津為交州刺史常著絳帊鼓琴燒香

讀道書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此子已在

鬼錄即今斬之出吳江表傳

秋雲帕賈知微過魯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

帕裹丹五十粒與生曰此羅是織女採玉至

織成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香羅帕銀鞍却覆香羅帕見杜詩

黃布帕宋閩康之隱居顏延年等候之見散髮

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卧咨嗟而退不敢

散之去也

錦帕秘書閣書表以牙籤覆以錦帕令三吳所

織錦帕甚佳其制不一花樣亦多品

蛟綃帕

文羅手藉見飛燕外傳

吳綾手巾以吳綾為見夏竦事

帟婦人之巾

銀花手帕出裕州似御羅而精緻

御羅帕出北地以阜絲織成

白綾帕出湖州



禮文人衣巾

鷓

禮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小鷓右佩大鷓  
詩曰童子佩鷓毛氏曰鷓所以解結

鄭氏曰鷓貌如錐或以象或以角為之

說文曰鷓佩角銳端可以解結然則佩鷓成人  
之服也衛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故  
詩刺之

鞞

鞞香極一物而三名以朱芻為之

詩曰

童子佩鞞毛氏曰鞞玦也

鄭氏曰鞞之言杳也

說文鞞亦作鞞名射決也考之射禮右巨栢着  
決所以約弦食指中指無指者杳所以放弦左  
臂着拾所以遂弦

士喪禮決國正王棘若擇棘則大夫用骨天子  
諸侯用象矣大射朱極三士喪纁極二則鞞生  
者以韋死者以纁矣鞞謂之極以其中於指也  
謂之杳以其杳於指也毛氏許慎以鞞為決誤  
矣

捍

禮曰右佩玦捍捍捍也韋為之可以捍弦  
亦謂之拾亦謂之遂則捍拾遂一物而二名餘  
見射門

組紼

說文紼屬小者以為冕纓从糸且声

詩詁云組間次五采為之內則組紼注疏薄間  
為組似繩者為紼音巡

古者佩玉有韍五代戰兵解去紼佩晉其係遂

徐廣曰今名韍為紼秦以系組連結於遂轉相  
結紼故謂之紼漢加官印繼長三尺二寸與紼  
同系而首絆之佩紼相迎受故曰繼紫紼以上

繼紼之間得施玉環鑄

王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紼諸侯佩山玄玉

而珠組紼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紼世子佩瑜  
玉而綦組紼士佩瑀攻玉而緼組紼

詩曰青青子佩毛氏曰士佩瑀珉玉而青組紼

爾雅曰璫瑞也紼紼也

漢志曰純者佩紼也然則組紼之佩謂之紼以  
其貫玉相承受也謂之璫以其貫璫玉也謂之  
璫以其貫玉相迎也其飾天子玄諸侯朱大夫

侘世子綦士韞玄者道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

之雜亦黃者事之雜純則素而以此天子至士

佩紼之辨也鄭氏以大夫純紼為緇紼毛氏以

青為士佩豈其所傳者異歟禮紳鞞結三齊特

佩紼之長無所經見漢制貴者紼長三尺二寸

卑者紼長三尺古者之佩蓋亦類此然秦以采  
組紼結於璫光明章表轉相結紼故謂之紼漢  
承秦制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天子黃赤紼四  
采黃赤緹縹淳黃玄長九尺九寸五百首諸



侯王赤綾四采赤黃綠紺純赤圭長二丈一尺  
 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綾三采綠紫紺淳  
 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綾  
 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  
 二千石一千石青綾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  
 七尺百二十首千且六百石黑綾三采青赤紺  
 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尺長同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綾淳黃圭一采合車  
 訪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  
 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粗皆廣  
 尺六寸唐制天子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綾黑質  
 黑黃赤白縹綠為純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  
 首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綾又有小  
 雙綾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綾而首半之皇太子  
 瑜玉雙佩綾朱組雙大綾朱質赤白縹紺為純  
 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紛長六尺四  
 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綾群臣一品衮冕山玄  
 玉佩綠綾綾綠質綠紫黃赤色為純長一尺八  
 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二品鷩冕佩水蒼玉紫  
 綾紫質紫黃赤為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  
 八十首三品毳冕紫綾如二品自三品以下皆  
 青綾青質青白紅為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  
 百四十首五品玄冕黑綾紺質青紺為純長一  
 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進賢冠紛長六尺  
 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綾遠游冠縹朱綾朱質赤  
 黃縹紺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

然大綾之飾於古無有特後世之制也



太宗雍熙元年南郊後內出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皆佩魚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廷賜紫則給金塗銀者賜緋一有特給者京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佩親王武官內戎將校皆不佩貞宗大中祥符六年詔伎術官未升朝賜緋紫者不得佩魚袋

仁宗天聖二年翰林待詔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度因勅碑賜紫章服以舊佩銀魚請佩金魚仁宗曰先朝不許伎術人輒佩魚以別士類不令混淆宜却其請

景祐三年詔殿中省尚樂奉御賜紫徐安仁待許佩魚

至和元年詔書中提點五房公事自今雖無出身亦聽佩魚舊制自選人入為堂後官轉至五房提點始得佩魚提點五房呂惟和非選人入授司天監五官正例求佩魚特許之

神宗元豐二年蒲宗孟除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令三年詔自今中書堂後官並賜緋魚袋餘依旧例

政和元年尚書兵部侍郎王詔書今監守司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有是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御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中興並仍舊制

魚袋  
實錄曰三代時以帶為之謂之筭袋魏時易之為龜袋

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

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群王嗣王赤服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負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

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貴賞緋紫必兼魚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魚者衆矣

先知歸順之義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一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卿大夫後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平在官用為褒飾亡後追收情所不忍五品以下亡後隨身魚袋

宋志魚袋其製自唐始蓋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右者隨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宋國之其制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

金書袋之制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員與士民







遂以義言鑿以体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鑿互相備也

高誘曰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

觀漢之飲酎夕牲以鑿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

唐之李恭真嘗八九月中取蛤尺二寸試之得水數斗則取水亦以大蛤矣哉謂之方珠蓋其類也

莊子曰木與火相摩則然

文中子曰木中有火不鑽自發故四時變國火春取榆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槠冬取槐檀而木燧取火蓋不必然先儒謂晴則取

火以金燧陰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有間於陰晴耶



上缺

纒笄

纒笄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纒笄也觀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纒笄宵衣牲特礼主婦纒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纒笄飾也

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蓋古為之妾者不笄士姆纒笄亦攝盛也

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纒笄總而已此不可考

象掃

詩曰象之掃也又曰佩其象掃

毛氏曰掃所以摘髮也

劉熙曰掃摘也

孔穎達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掃蓋有事則因以為飾無事則佩之

髮髻

周禮王后夫人之服有以髮髻為首飾者故詩髮髻如雲不屑髻也

馮銜後事云晉永嘉中以髮為步搖之狀名曰鬢以為禮容即今經髮特髻乃其遺象

漢后妃及夫人首飾

太皇太后入廟首服翦鬋箇簪珥耳璫岳珠也

簪以玳瑁為摘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

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鏤左右一橫

簪之以安國結珠諸簪珥皆同制其槌有等級

皇后謁廟假結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

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

豐大特六獻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

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貴人助蠶服大手結墨瑤瑁又加簪珥長公主

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

同制

自公主封后以上皆帶紵以絲組為纒帶各如

共紵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鑄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箇黃金

龍首御白珠魚須槌長一尺為簪珥

晉皇后及夫人首飾

晉皇后謁廟服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

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支柱

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

六獸諸皆爵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

翡翠為華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纒行容華充華

是為九嬪太平髻七鎮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

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鎮世婦三鎮

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鎮蔽髻其長公主



得有步搖皆有簪珥  
公特進列侯卿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緋  
繒幘黃金龍首御白珠魚須璽長一尺為簪簪  
珥

南北朝皇后及命婦首飾  
南北朝皇后及命婦首飾與前晉並同

宋太后入廟祭祀首飾  
宋太后入廟祭祀首飾翦釵幘皇后親釵首飾  
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復依晉法皇后  
十三鎮步搖大手髻公主會見三夫人手髻七  
鎮蔽髻公夫人五鎮世婦三鎮其公主主得有  
步搖公特進列侯夫人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

繒幘太后皇后  
繒幘太后皇后 廟服袿襜大衣謂之禘衣公  
主會見封君以上皆帶綬以 烏緹帶各如綬  
色公將進列侯夫人卿按世婦二千石命婦年  
長者入廟佐祭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白  
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蚕絲為朝服

齊后及命婦服飾  
齊后及命婦服飾  
齊公主會見大首髻不揚舊法袿襜用綺為裳  
黃綬貴嬪夫人貴人王太妃長公主封君皆紫  
綬六宮郡公侯夫人青綬

陳后及命婦服飾  
陳后及命婦服飾  
陳皇后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團圓公侯大

夫人夫人大手髻七鎮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  
鎮世婦三鎮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  
卿按中二千石夫人緋繒幘黃金龍首御白珠  
魚須璽長一尺為簪珥皇后謁廟袿襜大衣皂  
上皂下親蚕則首上縹下隱領袖緣貴妃嬪佩  
于闐玉獸頭鞞九嬪佩采玉瓊玉自二千石以  
上至皇后皆以蚕衣為朝服

後魏后及命婦首飾  
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  
示等然未能皆得舊法

比齊后及命婦首飾  
齊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鎮八雀九華內  
命婦以上蔽髻唯以鎮數花釵多少為品秩二  
品以上金玉飾三品以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  
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鎮三品五鎮蔽髻四  
品三鎮五品一鎮又有宮人女官第二品七鎮  
蔽髻三品五鎮四品三鎮五品一鎮七品大手  
髻八品偏髻<sup>所交</sup>髻皇太子妃假髻步搖九鎮郡  
長公主七鎮蔽髻太子良娣視九嬪女侍中五  
鎮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蚕則各依品次還著  
蔽髻

後周皇后及夫人首飾  
後周皇后首飾花釵十有二樹諸侯之夫人亦

三才廣志 卷八七三



皆以命數為之節三妃三公夫人以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為節

隋皇后及夫人首飾

皇后首飾花十二鈿小花耗十二樹并兩博鬢貴妃德妃淑妃是為三妃首飾花九鈿并二博鬢

順儀順容順華儀儀儀容儀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首飾花八鈿并二博鬢美人才人首飾花六鈿并二博鬢寶林首飾花五鈿并二博鬢

皇太子妃首飾花九鈿并二博鬢

諸王太妃妃長公主 主三公夫人首飾花九鈿

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首飾 鈿

侯伯夫人三品命婦首飾七鈿

子夫人四品命婦首飾六鈿

男夫人五品命婦首飾五鈿

唐皇后及妃首飾

唐皇后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兩博鬢

皇太子妃首飾花九樹有兩博鬢

命婦首飾兩博鬢飾以寶鈿一品翟九等花鈿

九樹二品翟八等花鈿八樹三品翟七等花鈿七樹四品翟六等花鈿六樹五品翟五等花鈿五樹寶鈿視花樹之數

宋后妃首飾

后妃首飾花九珠小花同并兩博鬢

皇太子妃首飾花九珠小花同并兩博鬢

命婦首飾一品花鈿九珠寶鈿準花數翟九等

二品花鈿八珠翟八等三品花鈿七珠翟七等

四品花鈿六珠翟六等五品花鈿五珠翟五等

髻

說文束髮也或作結

陸賈傳推結箕踞音推髻

漢書注一撮之髻其魁如椎

炙較子髻繼也女子必有繼于人女媧氏以羊毛繩之向後繫之以荆木竹為之笄貫髮赫連

氏造梳二十四齒取踈通之義堯舜以銅為笄

舜如女人首飾鈿梳雜以象牙玳瑁為之周文

王髻上加翠翹花傳之鈿粉其高髻名鳳髻又

有雲髻加之步步而搖故曰步搖秦始皇宮中

梳望仙髻漢宮有迎春髻漢武時諸仙從王母

下降皆梳飛仙髻盤龍髻貫以鳳首鈿孔雀搔

頭雲頭莨掃八字眉漢明帝宮人梳百合分稍

髻同心髻掃青黛蛾眉魏武宮人掃連頭眉晉

惠帝宮人梳芙蓉髻通早五色花子掃黑墨眉



一 連心紳長曰仙娥梳隋文帝宮中九真髻  
唐武德中梳平蕃髻開元中梳雙髻望仙髻貞  
元作偏髻

特髻

楚人始為髻至周王后首服為副編  
鄭云三輔謂之假髻今特髻其遺事也

二 儀實錄曰楚人氏婦人束髮為髻髻結也言  
女子必有繼于人也但以髮相纏而無物繫縛

古今髻

女蝎氏以羊毛為繩子向後繫髮以荆及竹為  
笄貫其髮而未有梳

赫胥氏以木為之梳二十齒  
先以銅為笄橫貫其髻後以絲及五色絹名曰  
頭篋

弁加首飾雜以牙玳瑁為之  
周髻上加珠翠翹花傳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  
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

秦始皇好仙術宮中梳神仙髻紅指翠眉  
漢明德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  
有餘純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卜缺補之  
如栗

漢長安婦人好盤桓髻 綾墮髻即墮馬髻  
漢有遊春髻岳雲髮玉簪搔頭又有飛仙髻  
漢有九環髻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玳瑁雲篋  
漢明帝特宮人百合分梢髻 同心髻

魏武帝宮人反結髻插雲頭釵篋  
晉宮人芙蓉髻通草五色又有太平髻  
陳宮中梳隨髻即暈粧  
隨文宮中九貞髮紅粧為之桃花面插翠翹流  
蘇搔頭帖五色花子  
煬帝宮人梳迎唐髻八環髻插翡翠錄千作白  
粧又梳翻荷髻作啼粧坐愁髻作紅粧  
唐宮人梳半翻髻又梳反結髻樂游髻  
開元中梳雙髻望仙髻及回鶴髻  
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帖五色花子  
長安作盤桓髻驚鵲髻後作安墮髻  
三角髻見於天子傳仙女  
雲髻 鳳髻 玉髻皆周特有  
假髻瑞拱中禁婦人假髻  
髻髻吳興女兒之飾  
高髻漢宮中髻  
盤髻女兒之小髻也  
高髻國初及末樂間  
尖髻後交  
平髻平頭  
低髻成化末弘始初婦人髻高不過二寸如一  
小冠京師皆此樣  
長髻宜興婦人皆長髻如牛角  
建寧髻最大重有數斤  
斜心髻蘇人多此飾  
偏髻本唐之偏髻子



危髻女黃國婦人戴危髻  
雙鬟望仙髻開元時制

蓋頭

唐初宮人着幕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王  
公之家宋徽之後用幘帽後又戴皂羅方五尺  
亦謂之幘頭今日蓋蓋頭凶服者亦以三幅布  
為之或曰白碧絹若羅也

頭簪

二儀實錄曰越人特為髻但以髮相纏而愈物  
繫縛至女媧之女以羊毛為繩向後繫之後世  
易之以絲及絹名頭簪繩之遺狀也

釵

實錄曰越人始為髻女媧之女以荆拔及竹為  
并以貫髮至堯以銅為之且橫貫焉舜雜以象  
牙玳瑁此釵之始也

玉釵

郭憲洞冥記曰漢武帝元鼎元年有神女留玉  
釵與帝故宮人作玉釵

金釵

金釵以金為之花樣不一

釵類

紫鳳九雛釵見飛燕傳

十二釵釵飾以金玉宴安之飾

唐庾人婦有花釵金銀瑠璃塗飾

銀花釵宋朝士庶妻之飾

鳳凰釵唐宮中製

九鸞釵周昌公主釵

龍角釵隋日林國後化龍而去

荆釵布裙孟光之飾

玉燕釵飛燕之飾

金鏡釵也又掠也

盤桓釵梁鼻婦造也

櫛

說文梳比之搯名也朱節聲

詩云其比如櫛

實錄曰梳赫胥氏造以木為之二十四齒取疏

通之義

玉藻曰日五盥沐稷而悔悔梁櫛用櫛音櫛髮

櫛用象櫛注盥洗手也沐稷以浙稷之水洗髮

也櫛梁以浙梁之水洗面也棹櫛白木梳也櫛

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溫則滑故用木梳乾則

澀故用象櫛也

滿冠并

滿冠并以代梳者後世以金銀為之或以珠玉



披梳 披梳貫真珠成片如梳大以披梳

掩鬢 掩鬢即古之傳鬢本鎮之制後世以金銀珠玉

可飾以寶石其制不一

搔頭 搔頭本摘制以金玉為之故曰玉搔頭

簪 說文首笄也本作先从人匕象簪刑徐曰匕笄也今文作簪

宛珠簪見李斯傳

花鈿 西陽雜俎曰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上官

昭容所制以掩點迹按隋文宮貼五色花子也

則前此已有其制矣似不起于上官氏也

雜五行書曰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于含

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經

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効之花子作疑

起于此

粧壓 近山婦人粧喜作粉靨如月形如錢樣又或以

朱若膳脂點者庶人亦尚之

段成式西陽雜俎曰如射月者謂之黃星壓

髮款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此其始也又云大

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者婢妾少不如意則印

面故有月點錢苟如此則固非嘉事也宋武宮

中効壽陽落梅粧此其遺事也

雜首飾 帛并古者婦人始見舅姑持香櫻以并五色絲

鳥之隋牛弘上議以素絹八尺中擗名曰帛

并以代香櫻即并車之製

福婦人之香櫻也

勝囊又帶者

錦香囊揚貴妃事

固姑韃韞之飾以及或糊帛為之飾以朱漆

剔金鳥帽

國朝釧錫

親王納徵禮

金釵花釧一雙重二十四兩  
金光素釧一雙重二十四兩  
金龍頭連珠錫一雙重一十四兩  
金八寶錫一雙重八兩外寶石一十四塊  
耳飾類



環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獻白環舜時獻之則環當出于此

瑞充耳珠也故名耳瑞

明月瑞以明珠飾為耳瑞

磨勒環出天竺國

國朝環親王納徵禮

金脚四珠環一雙金脚五錢重

梅花環一雙金脚五錢重

環亦環之類

耳墜以金銀為之幼女之飾

五色玉環趙皇后女弟上五色玉環

婦人佩

竹竿詩曰佩玉之權有玉同車詩曰佩玉瓊瑤衛之男子環珮璆然何谷之女佩璜而幹皆婦人佩也其等衰不可以考或亦祇其夫而為之

度數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綬與乘輿同公主

綬與諸侯王同

唐制皇后佩綬如天子公主王妃佩綬同諸王

然其所謂綬者非古綬制也

結綬佩

王藻曰齊則結綬佩鄭氏曰結綬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微角官羽之聲散其志

也况敢聽樂乎儀禮之陳服者有順有紳順則直紳則屈故士表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結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結士虞禮曰器西南上結既夕禮乃奠豆南上結組二南上不結鄭氏曰結讀為紳紳屈也江沔之間謂繫收繩索為紳

婉及大夫孺人士之婦人之衆疑衰皆吉笄無首去太陰虧則素服諸侯之夫人及三妃與三公之夫人已下凶事則五衰皆吉其予諸侯大夫於鄉之內子大夫孺人錫衰於已之同姓之臣總衰於士之婦人疑衰皆吉笄無首其三妃已下及媛三公夫人已下及孺人

其予服錫衰御婉及士之婦人予服疑衰疑衰皆吉同笄九族以下

隋皇后褙衣 鞠衣 青衣 朱衣

皇后褙衣深青織成為之為翬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青紗內單黼領羅毅標襍膝隨裳色用翟為章三品大帶隨衣色朱衰純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組帶帶青鞞馬加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與乘輿同祭及朝會凡大事則服之鞠衣黃羅為之織成領袖應服者皆同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馬隨衣色餘與褙衣同唯無雉親燕則服之



青木青羅為之制與鞠衣同去花大帶及佩纁以禮見皇帝則服之  
朱衣緋羅為之制如青木青羅見賓客則服之

皇太子妃綸翟

皇太子妃綸翟青織成為之為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青紗內單繡領羅絞襖蔽膝隨衣

訶子

唐明皇揚貴妃作之以為飾物貴妃私安祿山以後頗無禮因狂悖指瓜傷貴妃膏乳間遂作訶子之飾以蔽之事見唐宋遺史

珠結

珠結以真珠絡為長串以鳳

珠結

珠鈿

珠鈿婦人額上飾也

彩帶

彩帶女兒之首飾

纏頭錦

纏頭錦始於唐宮中

髻

髻額前之飾也

墮腦

墮腦亦婦人腦前飾也

絡索

絡索婦人胸前飾以金寶為之

纓絡

纓絡婦人頸上飾也

珠纓綵綾

珠纓綵綾古冠所飾也

項牌

項牌以玉鳥之墜於項者

常帽

常帽四簷垂網子飾以珠翠曰常帽

挑掠

挑掠髻上所飾

蝴蝶釵

蝴蝶釵梁唐宮中製

金訶子

金訶子亦婦人面上飾也



說文曰掃梳篦給名也釋名曰梳言其齒疏也篦言其細相比也禮男女不同巾掃是批因梳而而制也今作篦

梳

周文王時女人始傳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粧之始也

齊梁間有仙娥粧仙娥一畫連心細長曰仙娥

畫眉 互見身體眉類

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婦人畫眉之初也漢武帝令宮中掃八字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卓文君畫眉如遠山時人效之畫遠山

魏武令宮中人掃青黛眉又有連頭眉

隋煬帝宮中爭掃長蛾司空吏日給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國

魏宮中又畫長眉 梁莫婁畫翠眉

唐明皇幸蜀畫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又有青黛眉

蟬鬢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制蟬鬢縹緗如蟬翼

點紅

點紅婦人入月者點紅以記今人不分其入月

亦效之

冠子

二儀賞錄曰爰自黃帝制為冠冕而婦人者之首飾服無文至周始有不過副不弁而已

漢宮掖承恩者始賜碧或緋芙蓉冠子則其物自漢始矣

古今註曰魏文帝有絕寵四人莫瓊樹制蟬鬢縹紗如蟬翼段巧笑始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

尚衣能歌舞薛夜善為衣裳一時冠絕一云冠起當世

七寶冠

唐揚貴妃戴七寶冠

玉葉冠

玉葉冠魏國夫人所戴也

手飾類

條脫即金之釧手飾以金銀為之

戒止以金玉寶玉為之晉宮人入月者以指環套於指故曰戒止

釧臂環也以金玉為之一名條脫

玉條脫漢宮中物人間亦有之一名玼脫

玉釧齊東昏侯時師子國獻玉像高四尺二寸



毀像為潘妃作釵釧

金條脫唐文宗謂宰臣曰金條脫為臂飾即今

釧也

虎魄釧齊潘妃虎魄釧一雙直一百七一萬

金釧孫程等十九人立順帝各賜金釧指環

錫古無此自元有之婦人手臂之飾有連珠龍

頭折絲八寶之飾

玉指環帝臯遺玉蕭者

金彊環戚夫人以百煉金為彊環照見指膏

秦晉玉臂絕也

繫臂紗漢武帝選女子以絳紗繫臂

守宮取蜥蜴於五月五日飼以辰砂至來年五

月五日搗碎點於宮人臂犯男子則消

指環春秋繁露曰紂刑虺侯取其指環五經要

又曰古者后妃辟妾御于后所當御者以銀

鑲進娠則以金鑲退之進者着右手手退者

着左手金有指環此之遺事也

金粟裝臂環揚貴妃與女伶謝阿蠻

廣志卷之八百七十四

后禕衣

鄭司農云禕衣是畫衣也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

衣展衣綠衣素紗禕衣者亦是翟而云衣者以

其衣是服之首故自言衣也禕當為鞞即鞞雉

其色玄也

禮書后祭先王之服也上公如王之服則上公之

夫人如后之服書記言夫人副禕是也魯非上

公亦尊其服者以周公之後而近者

明堂位曰夫人副禕立于房中

祭義曰夫人副禕立于東房

揄狄

禮書揄狄后祭先公之服畫翟雉青質五色

皆備曰揄

玉藻曰夫人揄狄

雜記曰復夫人稅衣揄狄蓋三夫人三公之妻

及侯伯之夫人皆揄狄也王姬嫁於諸侯車服

下王后一等亦揄狄特雉數與三公之妻侯伯

之夫人異耳

詩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

闕狄

禮書闕狄后祭群小祀之服



玉藻曰君命屈狄  
表大記曰表夫人以屈狄背子男之夫人也刻  
而不畫狄言翟

鞠衣

月令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蓋薦之於祀告  
將服之以籒

鄭氏曰先帝太皞之屬是也

孔穎達曰薦鞠衣者薦於神座以求福祥也司  
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

玉藻曰再命鞠衣鄭氏曰內命婦之服鞠衣九  
纁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

也則服鞠衣其夫御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  
也則服祿衣

展衣

詩曰其之展也鄭氏曰后見王及賓客服之然  
則內外命婦之鞠衣展衣祿衣則其助祭之服

三夫人及三公之妻伯之夫人所服

揄翟 闕翟 鞠衣 展衣

祿衣

子男之夫人

闕衣 鞠衣 展衣 祿衣

九嬪公之孤侯伯子男之卿之妻

鞠衣 展衣 祿衣

公之卿大夫子男之大夫之妻  
展衣 祿衣  
女御公侯伯子男之士之妻  
祿衣

禮書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中  
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  
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  
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  
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  
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  
也

爾雅曰伊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翠江  
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素質義也青

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  
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禘

衣為上揄狄次之言禘衣則知揄之為翟闕狄  
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揄於而

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玉冕服鄭賈之徒謂  
祿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

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用狄赤火生於木故揄  
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律衣玄祭先王服

禘衣公服揄狄祭群小祀服闕狄茲則服鞠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

祿衣崔寔恩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  
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  
曰其翟也之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



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辰也而維之以屨如  
 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翟  
 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  
 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  
 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內者  
 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  
 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  
 色纏者陰之上達緣則循緣之也燕居及御于  
 王之服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焉循緣而已后  
 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命婦屈狄再命  
 鞠衣士祿衣者周官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  
 衣展衣祿衣鄭氏以為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  
 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  
 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祿衣三夫  
 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并侯伯之夫人揄狄  
 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祿衣然記言士  
 緣衣則明婦命賦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  
 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  
 狄公之夫人祿衣公之夫人祿衣記錄夫人副  
 祿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  
 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  
 卿大夫展衣士祿衣而改祿為鞠其說是也謂  
 三夫人及公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  
 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  
 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祿衣而明堂位言魯夫  
 人副祿者魯侯得用衮冕則交副祿可之也少

三才廣志 卷八七四

罕夫人之妻後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倣  
 特士妻祿衣之袂不倣

士祿衣

爾雅曰赤緣 之祿內司服言緣衣玉藻言祿  
 衣士衮禮襲服亦言祿衣  
 雜記衮大記之復言衮衣則祿祿稅同實而服  
 異名也  
 鄭氏釋周禮曰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  
 子祿衣黑是亦黑也釋士衮禮曰黑衣裳亦緣  
 謂之祿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陳  
 三服玄端皮弁服爵弁服有玄端無祿衣所以  
 當玄端也然玄端之裳三祿衣連衣裳玄端無  
 緣祿衣有緣此其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蘭衣  
 裳與稅衣纁補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蓋丈夫  
 祿衣緣以赤婦人祿衣緣以纁古文祿為緣鄭  
 氏亦曰祿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  
 之祿衣則祿衣未嘗無緣也特亦與纁正間之  
 色異耳  
 賈公彥曰爾雅釋婦人衣祿鄭氏以士之祿衣  
 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不道之此臆論也士昏  
 禮女次純衣纁補裘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衽鄭  
 氏曰凡婦人不常施補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  
 復衣不以衽明非常也然純衣祿衣也士妻助  
 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之爵弁服也復衣不  
 以衽則明凡祿衣皆有衽執謂衽特為昏禮施



宵衣

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衽立于房中南姆纁笄宵衣在其右特牲禮主婦纁笄宵衣立于房中少牢禮主婦被錫衣後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後袂

鄭氏釋昏禮曰宵讀為素衣朱緇之緇緇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緇為領釋特牲謂其緇曰宵染之以黑記有玄宵衣釋少牢曰被錫讀為髮髻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法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纁笄者大夫妻亦衣緇衣而後其袂耳後者蓋半士妻之袂

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玉藻士祿衣或作稅衣曾子譏子羔之襲稅衣纁衽則女次純衣纁衽者祿衣也昏禮之姆特牲禮之主婦皆纁笄宵衣則宵衣不以純矣少牢禮之主婦與贊者一人被錫衣後袂則錫衣非宵衣矣玉藻曰玉被褻士昏禮曰女從者畢衿玄纁笄被頤黼孟子曰被衿衣則被者服之也不特首飾而已鄭以被為首飾以少牢之被錫髮以詩被之僮僮為髮髻誤矣不特此也釋追師則以後袂為後祿衣之袂釋少牢則以後袂為後宵衣之袂釋昏禮謂宵衣以緇為領釋特牲謂主婦宵衣以緇為衣

於玄衣

士昏禮女從者畢衿玄纁笄被頤黼在其後鄭氏曰衿同也頤禪也

爾雅曰黼領謂之禪

考工記曰與白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僮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也

論語曲禮皆曰衿締綌

孟子被衿衣則衿設飾也說文曰裝縗也縗屬縗與縗縗通用則於玄者設飾以玄也縗縗者縗縗為領而刺黼也從者畢衿女與姆之衣玄可知從者縗縗則女與姆之領不以縗可知衿玄而黼領此表衣耳與黼領之中衣異也士冠禮主人之兄弟與昏禮婦人從者均於畢衿於玄鄭氏以衿為同曲禮曰衿締綌鄭氏又以衿為禪是自戾也

景衣

士昏禮女次純衣乘婦以几姆如景刀馭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今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乘車而加之以景猶錦衣而加之以縗也景以禦塵縗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為綈則景衣蓋亦禪歟衣錦尚絺夫人始嫁之服庶人始嫁有服之者攝盛也



漢后服

漢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黛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齒簪耳簪以璫瑁鳥撻長一尺端為牟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齒  
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黛青上縹下皆深衣制  
隱領袖緣以條

漢貴人助簪服

漢志貴人助簪服純縹上下深衣制

漢主衣

內司服注今世有衣主蓋三程之遺俗疏漢時有主衣刻為圭形綴於衣由周禮有三程別刻繒綴於衣漢俗尚有

六朝皇后衣

皇后衣十二等其程衣六從皇帝祀郊禘享先王皇太后則服暈衣素質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襜衣素質祭暈小祀受獻璽則服鷩衣素質祭則服鷩衣素質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鷩衣素質命婦歸寧則服翬衣素質俱十有二等以翬雉為標領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素質命婦有時見命婦則倉衣春齋及祭還則首衣夏齋祭還則朱衣采桑齋及采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

衣冬齋及祭還則玄衣自青衣而下其領標以相生之色

六朝命婦服

諸公夫人九服其程衣雉皆九等俱以襜雉為領標各九自襜衣已下五曰襜衣鷩衣鷩衣鷩衣并朱衣黃衣素衣玄衣而九自朱衣而下其領標亦同用相生之色

諸侯夫人自鷩而下其程衣雉皆八等俱以鷩雉為領標無襜衣

諸伯夫人自鷩而下其程衣雉皆七等俱以鷩雉為領標又無鷩衣

諸子夫人自鷩而下六其程衣俱以鷩雉為領標又無鷩衣

諸男夫人自翬而下五其程衣雉皆五等俱以雉為領標又無鷩衣

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一曰鷩衣二曰鷩衣三曰翬衣四曰青衣五曰朱衣六曰黃衣七曰素衣八曰玄衣九曰鷩衣素質皆九樹其雉衣亦皆九等以鷩雉為領標各九

三孤之內子自鷩而下八雉衣皆八等以鷩雉為領標各八

六嬪六卿之內子自翬而下七雉衣皆七等以翬雉為領標各七

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

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朱衣而下五



下媵下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

御媵士之婦人自素衣而下三

中宮六尚一曰緞衣其色赤諸命秩之服曰公服

其餘常服曰私衣皇后率皆十二樹諸侯之夫

人亦皆以命數為之節三妃三公夫人已下又

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為節

亦朝皇后凶服

皇后之凶服斬衰齊衰降旁替已下予服為妃

嬪三公之夫人孤卿內子之衰錫衰錫者十五升去其半

外也為諸侯夫人之衰總衰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為媛御

婦人事佩

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左佩紛悅刀礪小

鷩金燧右佩箴管線纒施繁縷大鷩木燧

詩曰無感我悅兮又曰佩其象揄士婚禮母施

衿結悅

玉藻曰婦人事佩左五右六左佩者小右佩以

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如德以事

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

事件

事件以金銀為之佩於腰帶者

香纓

香纓婦人香囊

胸帶

胸帶以金為鈿紅羅為帶

禁步

禁步如佩婦人之飾

背鈎

背鈎真珠絡背鈎

色以搖程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下朱粟純其  
外上以朱錦下以綠綿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

帶青鞵烏緹加金飾瑜玉佩純朱綾章采尺寸  
與皇太子 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

公主王妃服制

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侯伯夫人服制

為之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侯伯夫人九等侯夫

人八等伯夫人七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亦有鞠衣

子男夫人服制

子男夫人四品五品亦服制

緇為程形不繡綴於服上以為子夫人六章男

夫人五章助祭朝會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九嬪闕翟服  
順儀順容順華脩義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  
是為九嬪服闕翟之衣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紫  
綾一百首長一丈七尺金縷織成獸頭筆囊佩  
采璣玉

宮人服

九嬪青 制與禴翟同青羅為之唯無雉九大  
事則服之

世婦及皇太子昭訓青服助祭從蠶則服之

女御及皇太子良媛朱服制與青服同去佩綾

凡大事則服之

六尚朱絲布公服凡大事則服之

六司六典及皇太子三司三典三掌青紗公服

凡大事則服之

貴妃淑妃德妃服禴翟之衣

美人才人服鞠衣

質林服展衣

采女承衣刀入皆服展衣

良婦服鞠衣八子服展衣

命婦服

三公夫人一品命婦禴翟之服繡為九章

公夫人縣主夫人二品命婦亦服禴翟繡為八

章侍從親蠶同用鞠衣

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禴翟繡為七章

子夫人四品命婦闕翟之衣刻赤繡為翟綴於  
服上以為六章  
男夫人五品命婦同前制以為五章

唐后服

褙衣受冊朝會大祭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

翟亦質五色十二等紗中單黼領朱朱羅鼓標

襖蔽膝隨裳色以緞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

衣革帶大帶隨衣色禪紐約佩綾如天子青鞵

馬加金飾

鞠衣者親蠶之服也黃羅為之不畫蔽膝大帶

革帶為隨衣色餘同褙衣

禮衣者燕見賓賓客之服也十二釧服用雜色而

不畫加雙佩小綾去馬加履

唐皇太子妃服

禴翟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青織成文

為搖翟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鼓

標襖蔽膝隨裳色用緞為領緣以翟為章二等

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不朱裏青鞵馬加金飾

佩綾如皇太子

鞠衣者從蠶之服也以黃羅為之制如禴翟無

雉蔽膝大帶隨衣飾

禮衣者燕見賓客之服也雜色制鞠衣

唐命婦服



唐命婦之服六

翟衣青質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青紗中單繡領朱紕標襍裾蔽膝隨裳色以練為領緣皆文繡重雉為章二等大朝會之服禮衣制同翟衣通用雜色朝參拜禮會之服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女官七品以上大事通服公服去中單蔽膝大帶常供奉之服也半袖帟襦束宮女史常供奉之服花釵禮衣親王納妃所給之服大袖連裳六品以上妻九品以上女嫁之服也青質素紗中單蔽膝大帶革帶履鞮同裳色

唐婦人服

庶人女嫁有花釵以金銀瑠璃金飾之連裳青質青衣革帶履鞮同裳色婦人宴服視夫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五品以上媵降妻一等 妾降媵一等六品以下妾降妻一等武后時婦人服從夫子五等以上親及五品以上母妻服紫衣膏襍標綠用錦繡九品以上母妻服朱衣流外及庶人妻不服綾羅紩五色絲中宗後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倣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帽亦廢有衣男子衣而靴開元中奴婢服襴衫而士女衣胡服文宗時婦人屨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襦袖

不過一尺五寸

宋后妃服

宋后妃之服一曰褙衣二曰朱衣三曰禮衣四曰鞠衣妃之緣用翟為章大帶隨衣色朱裏純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革帶以青衣之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紋小紋三間施玉環三青襪為加金飾受冊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為隨衣色餘司褙衣唯無翟文親窻服之褙翟青羅繡為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繡領羅紩標襍皆以朱色蔽膝隨羅紩標襍隨裳色以練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純其外餘倣皇后冠服之制受冊服之

宋皇太子服

皇太子妃褙翟青織為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繡領羅紩標襍皆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練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純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革帶以青衣之白玉雙佩純朱雙大紋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冊朝會服之服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隨衣色餘同褙翟同唯無翟從窻服之中與仍舊制

宋命婦服



程衣青羅繡為第一品程九等第二品程八等第三品程七等第四品程六等第五品程五等並素紗中單繡領朱襪襪通用羅縠蔽膝隨色以緞為領緣 文繡重雉為章二等大帶華帶青襪烏佩絞受冊從蠶服之 七年命婦視其夫之品秩而定其服飾

宋禁婦人服飾

咸平四年禁非命婦不得服金銀箔線貼金鎖金泥金蹙金裝飾以為首

天聖三年禁婦女不得將白色褐色毛段并談褐色匹帛造衣服

四年詔市肆造作鍍金為婦人首飾者禁又禁母得採鹿胎製冠子

又禁非命婦母得以其珠裝綴首飾衣服及項珠纓絡耳墜頭帶抹子之

命婦首飾母得為牙魚飛

慶曆八年禁婦人銅綠兔褐之類

皇祐元年詔婦人冠高母得踰四寸廣母得踰尺梳長母得踰四寸仍禁以角為之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倣之至謂之內樣冠名曰垂

肩等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

杖遂禁止之

契丹鈞整

政和七年詔敢為契丹服若毳笠鈞整之類者以違御筆論鈞整今所襪袴婦人之服也

金皇后服相

襦衣深青羅織成暈程之形素質十二等領襖襖並紅羅織成雲龍中單以素青紗制領織繡形十二襖袖襖織成雲龍並織紅縠造裳八副

深青羅織成程文六等襖織成紅羅雲龍明金帶腰蔽膝深青羅織成程文三等領緣緞色羅織成雲龍明金帶

金婦人服

襦裙多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六瓣積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或早及紺直領左袵掖縫兩傍復為雙瓣積前拂地後曳地尺餘帶色用紅黃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皂紗籠髻如巾狀散綴玉鈿於上謂之玉道遙此皆遼服也

元后服

元后服金與同



元命婦服

一品至三品服渾金四品五品服金搭子六品以下惟服銷金并金紗春子

國朝后服

翟衣青紵絲繡上用鳳文玉色線羅中單紅緣襖春用羅夏用紗

大衣

大衣高周之代内外命婦服諸程唐則裙襦大袖為礼衣

開元中婦見舅姑戴步搖挿翠釵今大衣之制蓋起於此實錄大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袖大以為礼衣疑即此也

諸子

元后傳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子大掖衣即袿衣之類

帳子

實錄曰三代無帳說秦有披帛以縑帛為之漢即以羅

晉永嘉中制絳暈帳子

開元中令三妃以下通服之是披帛始于秦帳始于晉矣今代帳有二等霞帳非恩賜不得服

為婦人命服而直帳通用於民間也

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披帛出適披帳子以別出處之義今仕族亦有循用者

背子

實錄曰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其制袖短于衫身與衫齊而大袖今又長與裙齊而袖終寬于衫蓋自秦始也

隨大業末煬帝宮人百官母妻等緋羅蹙金飛鳳背子以為朝服及礼見賓客舅姑之長服也天寶中西川貢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詔曰觀此一服費用百金其往金玉珍異並不許貢

女衣披帛

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宮人相傳謂之奉聖巾亦曰續壽巾蓋非參從見之服

官人披襖子

古今註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繡羅為之或以錦為之始有其名

煬帝宮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則天以赭黃羅上銀泥襖子以燕居

衫子

古今註衫子自皇帝無衣裳而女人有尊一之義故衣裳相連



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  
半衣蓋取便於侍奉  
實錄曰女子之衣與裳連如披衫短與裙長相  
似秦始皇方令短作衫之長袖猶至于膝宜衫  
裙之分自秦始也又云陳宮中尚窄衫子線用  
八尺當是今制也

袪肚

袪肚馬氏古今註蓋文王所制也謂之腰但  
似緇為之宮女以絲為之名曰腰絲至漢武帝  
以四帶名曰袪肚至靈帝賜宮人蹙金絲合勝  
袪肚亦名齊襠今北人呼為挂腰南人呼為襠  
子吳人呼為抹眉皆以錦絲之為

相衣

相衣婦人下親身之衣  
左傳陳靈公取夏姬相衣與羣臣戲于朝後致  
夏徵舒之弑  
今呼為底衣又名觀衣一名小衣

窮袴

上官后傳宮人使今皆為窮袴多其帶服度曰  
窮袴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即今之緹  
袴也

膝袴

膝袴上齊于膝下過於足  
今吳人皆以錦綺織成貨于四方以為房中飾  
求術于人如廣之捐樂也

團衫

團衫今婦人嫁時衣用團領故名團衫如男衣  
之制而左衽反摺其襟

衫襖

衫襖皆婦人上衫無裏襖有裏也

裙

實錄曰古所貴衣裳連下有裙隨衣色而有緣  
先齊已降有六破及直縫皆去緣高周以其太  
質如花繡上綴五色蓋自垂衣裳則有之後世  
加文飾耳

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今大衣中有之  
梁武帝造五色繡裙如朱繩真珠為飾

觀裙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裙  
上加程衣皆以絹為之

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至今禮席有  
短裙焉觀裙隋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纈花羅  
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單絲羅以為花  
籠裙常侍宴供奉宮人所服後於又裙上剪絲



鳳綴於縫上取象古之綸翟至開元中猶有制焉

留仙裙趙飛燕事

布裙漢孟光為梁鴻妻雖富而甘於荆釵布裙以為

紅裙自唐以來詩人指婦人為紅裙則自來婦人之裙皆尚紺緞色

青布裙六一詩有嬌奴兩幅青布裙則自來賤妾之服也

散幅周裙行逢為武安節度時荆湖婦人所著裙皆不終以幅多為上周匝於身謂之散幅裙

唐太平公主服百鳥毛裙今世馳謁之類黑慘衣

艾仲孺侍郎言祖母始嫁衣笥中有黑慘衣袖裡問之云父母令候夫家私忌日著此慰尊長亦此禮亦亡見公談錄

婦人雜服

絞呼交嫁者之衣

視女之上衣也

衲衣度人之女嫁時盛服也

緹衣女容服以五絲飾之

被婦人裙也

龍綃衣唐元載家扯衣龍綃之衣

珠衫元富人以真珠貫為衫

霓裳羽衣唐明皇月中所見事

石羊廣袖漢趙飛燕嚙於袖成碧色故名

絳綃衣見趙飛燕傳

雲錦裳以雲錦織為裳

絮衣用絮一兩而同昌公主嫁衣

縞衣縛巾未嫁所服

比袷有方圓領婦上衣

練裳布被竹筍木屐漢戴良嫁女之資裝也

綉羅襦婦人之衣

滴粉裙女裙也綴金粉織成見豹隱記談事

貼繡鋪翠襦宋魏國長公主所衣太祖見之不悅自今不復為此飾

黑皂衣交趾婦人服青紅黃紫諸色絕無

雲英紫裙 碧變輕綃廣袖趙婕妤服

拂拂橋以霞樣紗作千摺 為之賜宮嬪同光

特

攀黑連裙黥衫二衣皆出嫁衣

崔釵往襖晉鄭夫人應服崔釵往襖

護領古有宋詩有領邊繡之題元及國初婦人護領

皆用絲繡盤金等樣本古絲緣之制今則七惟以白箱為之



漢革鳥 賜尚書履 赤鳥見服類

東方朔對曰孝文皇帝足履革鳥注師

古曰革生成皮也不用柔常言儉率也

楊推傳賦曰革鞞不穿

王符傳潛夫論孝文躬衣七絛革鳥常帶

貢禹傳孝文衣絛履革器用亡文金銀之飾

鄭崇傳哀帝每見曳革履笑曰我識尚書履

聲隋志素國云後下日

王喬傳顯宗也為葉令每詣臺有雙鳧從東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輿服志注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劍履

虎約履

南飛來李羅振之但得一隻鳥詔尚方診視

永平赤鳥約履見上

班婕妤賦思若芳履

李充有文履銘周武王於履為銘

曹植七啓金華之鳥動趾遺也

本朝重和元年以鞞胡朝服改用履隆具二

年改服鞞參用履之制飾以約總純素

履

說文履也从履省婁聲又鞞也徐曰鞞革履也

周禮注釋下曰履履下曰鳥

釋名麻曰屨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

屨黑飾黑屨青飾古人鳥屨屨至階必脫唯着

屨而入礼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又按

卿飲酒云說屨揖讓如初亦堂既云凡堂上揖



行礼不脫屨揖則脫屨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礼亦不必脫屨矣夫降而脫屨然後生坐屨也其後賓與主人酌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着屨復亦手階酬酢之礼畢又降而脫屨復亦于坐也古人礼繁如此今何畧也

曲礼户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進屨俯而納屨

魏風糾糾芻屨可以屨霜

莊子無幾何而往則戶外屨滿矣

素屨周禮注疏大祥時所服象裳色非純吉有凶去飾與散屨同無約總純

青屨夏葛屨有總約純

皮屨冬皮屨有總約純

黑屨士冠礼玄端黑屨青約純總

白屨素幘曰屨結約總純

纁屨爵弁纁屨黑約總純

黃屨白飾

青屨赤總約純綉次為飾

命屨周禮命夫之命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

功屨次命屨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

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

散屨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去飾

總綉喪屨也

鞮屨以韋為之周禮有鞮屨氏曲禮曰鞮屨素

最鄭氏曰鞮屨無約之非也童子屨白屨無約

古今事實

作非屨 黃帝臣子則作非屨

供非屨 鄭中侯見齊侯曰若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非屨可也

織屨為食 陳仲子過楚楚王欲以為相事曰子一以一掃然元為葉在某乃

衣褐捆屨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自衣之屨履受屨而為氏其徒數十人皆一

從者竊屨

孟子之滕館於王宮有業屨於牆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足乎從者之病也

早是為竊屨未嘗知非也今之設行也徒言不拒乃以是空所受之也公也

子

坐取屨 尊位也三爵而退則一一為辟而

屨

說文足所依也本作屨从尸从彡从舟象屨形徐曰屨行故从彡久是毛从舟載也舟能載物屨能載人釋名云禮也飾足以為禮也又拘所以拘於足也







陳仲織一連楚王以爲相妻日子一履以爲余信然以爲爲樂在其中以乃節

東郭履一先生衣履下行室中履有上無下足踐地各人笑之出史記

墜履下張良下邳地土遇老父墜履地下令良取之良跪以授

履上殺請何劍履上殺

履爲業先生以履織履爲業曹公馬曰買一合長

識履聲齊宗尚書教上言諷上笑我下鄭尚書

請履度江州刺史王弘造湖明无履弘從人挽履以給之語左右爲彭澤作履若

履抵面一謂明於平生仲卿及履至不發出續陽秋

婢制履崔孝昭子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頭而類昭未任嘗見凝者不冠帶

履曰若從明經履爲威憾至是疑爲外群侍即商履相勸

家惟履一魏曰王氏林必方子皆迷吾將共行孝昭聞之遂見拜不敢爲恣

穿如新元德秀一性

可身過公孫若正色若未嘗不冠出入履履有常衣指掌不履不踏年

總

志度禮口是有緣之爵謂之總爵則總緣也

鄭司農曰赤纁黃纁以赤黃爲之然爲下緣

鄭康成曰纁縫中糾正纁曰纁者履底相接之

縫綴條於其中

約

周禮履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約

說文曰纁布綾也纁繩約也

鄭釋孫人曰約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若履鼻之

頭以爲行戒釋士喪禮曰綦結寸附約者約之

履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也

賈公彥曰約謂履頭以條爲鼻或謂用繒一寸

屈之爲約約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約以絲爲之所以自拘戒猶幅所以自福采也童子不約未能戒也喪履無約去飾也人臣去國鞮履不約以喪禮處之也

純

儀禮曰純博寸

鄭康成曰純緣也

正義曰純以爲口緣

綦

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鉤

內則曰履若綦

莊周曰正原繫履鄭氏曰綦履繫也所以拘止

履也綦讀馬絆如綦之綦蓋綦屬于跟後以兩

端嚮前結之特死者連約止足折也

鞋

說文韋生鞮也从韋奚聲俗作今鞋

古今注自古即皆有謂之履約總皆畫五色至

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鞮總上脫下加以錦爲飾

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即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

采履朱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指履立鳳履

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繡鴛鴦履昭帝令冬至



日上勇始

古者草謂之屨皮謂之履

實錄曰屨夏商皆以草為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為之鞋也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絕寵段巧笑始制絲履則非晉永嘉中始以絲為鞋矣按少儀曰目雖靡故君子不履絲履則周人已用絲為履也

青鞵林下人所著

蒲鞵以蒲編成今江陰淞江泰州鎮江所製甚精

綿鞵以綿線織成今廣東潞州山東所制甚精

吳地亦產

線鞋唐官人所著

絲鞵以絲結成有青絲者有五色絲婦人鞵者

多產湖州

麻鞵以細麻織成是處皆有吳地最精

梭鞵以梭結成今廣東寧波最精

挑絲鞵青齊間挑花有一種盛間時番三二尺者採之練以挑脂迺相經織成鞋履寄往都

下人皆不辨何物見青州雜記

皮鞵以皮為之今南人乎為套鞵多用皂皮

涼鞵以皮為之夏月所履其制不一

馬鞍鞋以馬錢結之今廣東南京皆制

繩鞵以草繩結成吳越皆產便於夏月

紫絲鞋唐游豫之服也

鞵也

全線絲鞋五代曹翰制

魯風鞋宣宗以孔子履制進曰魯風鞋

鞵鞋

古今注鞵鞋蓋古之履也秦始皇常鞵望僊鞋

衣襲雲短褐以對隱逸求神僊至梁天監年中

武帝解脫鞵鞋以絲為之今天子所履也

說文小兒履也从革及聲

增韻又草蓀鞵然輕舉貌

浦鞵九國志云江南

黃草鞵永嘉中宮人皆著

古今事實

守鞋鄭仁凱性貪狼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故即呼公史鞋新者今之樹林

竊鞋李少相特宿內院是起有一沙一送帝曰鞋獨也當為獨鞋事且諧矣出家傳

麻鞋一笠物不有種實食移已其家意百餘法法藉其家所一裝衣取

說文鞵屬謂革履也今作

鞵

說文鞵屬謂革履也今作

鞵

說文鞵本作躡舞履也从足麗聲徐曰躡履謂

足根不正納履也

史記鄒郭女子跣躡履舞者足踵不正納也

雋不疑傳躡履起迎師古曰履不着跟曳之而

行言其遽也

莊子舜視棄天下如敝屣

孟子舜視棄天如敝屣



魏王粲請蔡邕倒屣迎之曰王孫有異才  
世說王右軍妻郝夫人謂二弟惜鑿曰王家見  
三謝未傾筐倒屣見汝輩未平  
郝超曰謝玄之才雖屣屣間亦得其任  
趙女鄭姬掄長袂跡利屣  
皇甫規有重望鄉人有行賄為群守謁規規卧  
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說文章屣又麻曰屣木曰屣出行者之屣輕便

因以為名

搜履唐張志和豹席搜屣每岳釣不設解志不

在魚也縣令使浚渠挑菴无忤色

躡屣趙相虞卿躡屣擔簦來說孝成王賜白璧

一雙黃金百鎰拜為卿

居士履唐朱挑挂結廬山中室織十芒屣置道

上見者曰居士屣為芴米芴置其處輒取去

終不與人接

草屣夏商以草為屣左氏曰菲然為之宮中妃

嬪皆着見炙鞞子

龍屣 氣屣 鹿廬屣抱朴子云屣道有三法

蓋行所穿

芒屣齊褚彥回父湛之末元嘉末為舟陽尹魏

軍至瓜步湛之使子弟着芒屣齋前習行彥

回年十餘歲甚有慙色

梁王筠為臨海太守還有芒屣兩舫他物稱是

為有司所奏

唐輿服志云古人圖畫多失如畫群公祖二疏  
有曳芒屣者夫芒屣出於水鄉非京師所有遂  
以為故事

屣

說文屣也从屣省支聲增韻木屣

異苑曰介之推抱木燒死晉文公伐以制屣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發楚王塚獲玉屣

論語隱善曰孔子至蔡有取孔子屣按晉文公

之特已有制屣之事而孔子亦有其物則是屣

之為物春秋之間已見于世矣至司馬晉遂為

常服也

古今注曰屣即葛之制而木匠曰齒也

蠟屣晉阮孚字遙集歷常侍侍中祖祖約性好

財孚性好屣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見

正料財物客至屏常不盡餘兩小籠以者皆後

傾身郭之意未能平或有詣孚正見自蠟屣因

歎曰一生木知當着幾星屣神色甚開暢於是

勝負始分

孔子履晉武庫大漢斬蛇欽王奔頭孔子履等

足焚焉

大屣北齊宗道 李為儒宗好者高翅帽大屣

州將初臨輕服以謁語曰顯公鍾朱公鼓宗道







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短靴靴趙武陵王好胡服常短靴靴以黃皮為之

長靴靴比齊全用胡服長靴靴

襪靴唐馬周以麻為靴殺靴以加縵

羊靴裴叔通以羊皮為靴隱麋加以帶子裴求

虎皮靴梁蕭琛着虎皮靴策桃杖杖直造王儉

與語大悅之

烏紋靴宋有此制

烏皮靴唐本隋制以烏皮為之

線靴唐宮人所穿

宋靴宋初沿舊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禮制改

靴用履中興仍之朝道七年復改用靴以黑革

為之草抵於用履制惟加鞞為其飾亦有約總  
絕茶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武功郎以即以下  
去總從宣教郎以下至將校官并去純底用麻  
再重革一重裏用素納總高八寸諸文武官通  
服之惟以四飾為別服綠者飾以綠服緋紫者  
飾亦如之倣古隨棠色之意

綠靴宋服綠者用

緋靴宋服緋者用

紫靴宋服紫者用

金靴金明六年制文武官六貫石以上承應人  
并及廢許用牙頰紫圓板皂條羅帶皂靴上得  
兼下係籍儒生止服白衫頰紫帶並以紫圓  
條羅帶乾皂靴餘人用純紫頰不得用綠雜色

圓板條羅帶不得用紫靴用黃皮黑油皂臘等  
婦人各從便

元紅羅靴制以紅羅為之高鞞

黃金線元制烏皮縫加金線為飾太府少監奏

取黃金三兩為御靴刺花

雲頭靴製以皮幫嵌雲象頭作雲象

斜皮靴國朝以驢皮為之上有搜文

朝靴本宋制

四直縫靴唐人通用

扶臘靴晴雨可着

綠欄條靴以綠皮條嵌於靴縫

皂皮靴以皂皮為之

國朝靴初制以直頭至成化初以底卷上謂之

卷尖至弘治後漸又初復制多以皂鹿皮為

之或鹿皮麋皮牛皮或以布或以縵皆可為

之

古今事實

一脚鞞蓋本和

雪至靴唐高祖每朝不放雨雪軍大

賜軍士靴後周武帝平齊之後軍士有跣足者帝親脫靴一之得其死力出史

換婦人靴并州婦人臨水浣衣有人一其新一脫馬大刺史捕獲之出史

指所着靴唐皇初鑄詔出內帑所餘給邊兵故總陳錄觸于靴履士楚焚之裴度

繫吏以靴後周王龍性急有吏挾私陳事自取靴履一之出史

力士脫靴李白侍中醉使高力士脫之捕其詩教楊貴妃帝欲官靴為

抱刺史靴唐杜陵為華州刺史廷觀察使民面不得行一取其靴或夜去



不服鹿靴朱批世長史富執道鹿履靴也

繫錢于靴都兼字選賦汗有選人一百一十百當今之選非不行

方樣靴仲宗特在顯印近侍以方樣靴進韓縵諫安用武靴令改去

靴

說文足衣也本作護从帝茂聲

漢張釋之傳為王生結鞮

文子曰文王伐崇鞮係解則其物已見于商代

實錄曰自三代以來有之謂之角鞮前後相

承中心繫之以帶洎魏文帝吳妃乃始裁縫為

之即今樣也以綾為之洛神賦羅鞮生塵是也

古今注三代及周着角鞮以帶繫於踝至魏文

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為之後皆以綵綉畫至今

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鞮鞞

身章撮要鞮足衣也自三代有之以緋羅為表

緋絹為裏着以寧履有帶與今之製者不同

左傳曰鞮而登席則後有鞮矣

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鞮之士則鞮有繫矣

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按禮跣鞮事由燕生今極

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礼凡有礼

行者應皆跣鞮蓋方是時有不跣鞮者故義者

及之

紅綾靴唐朱天子冕服所用

朱靴皇太子冕服所用

青靴諸王冕服所用

龍縞靴見神記橘中二叟事

龍縞靴見述異記

下缺

布靴青鞋布鞮林下之服

韃靴以羊毛為之出山西陝西雲南湖廣山東

者精緻

暑靴以細白布裁縫長鞞有帶夏月所服出臨

安府

皮靴以羊皮為之走卒所服也

古今事實

文王自結鞮

其代崇至周皇之履而鞮係文王自結之太公問言文王曰吾聞古者所履者其代崇人雖不肖亦知皆先君之人也故先令結之出文子

武王伐紂係鞮非為鞮也

結鞮使之重

王在者善為黃老言常召居廷中公卿大會至生觀為鞮鞞首為鞮鞞釋之

鞮鞞塞口元帝時光武謂官乞飲死者曰相公今日受此手活不怪也乃服

馬嵬錦靴楊貴妃死之日一婦行一詢一獲過過客一語百錢前後獲錢七數出

折鞮線偽籍傳李台改言韓公在事業如一一一系長者

行滕

行滕裹脚之布漢兵亂以五經裂為行滕一名

足統見龍門子

詩註斜幅在下如今行滕也



廣志卷之八百九十九

御宴

要語

需卦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酒食宴樂

詩王燕則諸侯

雜志宮酒以黃帕封故謂之黃封酒

周禮合宴以賢序賓賓由主擇也

宴有好貨貨送也陪鼎以鼎入有郊勞也

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宴以示慈惠

慈惠以布政謂也定王享士會敬杰見詩

王子私問其政見詩

王宴有折俎以解而升之於俎物貨可食所

詩鹿鳴宴群臣嘉賓也

古今事實

鎬京之宴

武王詩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

飲酒

鹿鳴之宴

成王詩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湛露之宴

成王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雒陽官之宴

高帝置酒雒陽宮上曰通諸侯將皆言其情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何

高起王陵對曰云云上曰張良蕭何韓信三

者皆人傑吾能用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

未央宮之宴

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

臣亡賴不能治產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

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沛宮之宴

十二年破布還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

文老子第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白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

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慨傷涕泣數行謂

沛文兄曰沛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

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長樂宮之宴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為

縣最野外習之會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迺

令羣臣隸習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

警御史執法卒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

无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

貴也

賦詩奪錦

唐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

左定東方虬詩先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

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



袍衣之其詞日宿雨霽妖氛流雲度城關  
雨中錫宴

太祖大宴雨暴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賜宴問酒價

真宗皇帝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惟笑無問忽問酈活尤住者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遂問近臣日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權丁晉公奏日唐酒每斗三百上日安知丁日臣嘗讀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太喜日甫詩可為一時之史

誤食釣餌

仁宗朝王安石之門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堞或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賜酒別醉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謹者其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後為修宮賜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伶人讀賦酒

賞花釣魚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於不意多荒惡者中生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人忽仆於石上日數日未作賞花釣魚詩往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賜酒

要語

周禮賜酒酒正掌酒之賜酒皆有法以行之禮記賜爵若若賜之酒即越席而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侯君卒爵然後受虛爵古今事實

秩酒

凡有秩酒者以書投之

酬五獻

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酬五獻也世家

輔三日

漢文帝賜輔三日

聚會飲食

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以賜

酬為惠澤令得會聚飲食

賜天酬下

宋初號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東都酬五日天下三日

賦而遣



五代漢常思在上黨五 雅務聚飲未賞與  
賓佐燕會有從事求見思怒曰必是未獵酒  
也命典客飲而遣之出續世說

古今事實

漢賜民酺

漢文帝 酺三日賜民得聚會飲酒

召客謝病

卓王孫為具召臨邛 上吉及司馬長卿令  
既至日中司馬長卿謝病不能臨 邛令不  
敢嘗食貧自迎相如不已而強往一坐盡傾  
約幾不至

灌夫字仲孺嘗有服過丞相紛紛從容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 曾仲孺有服夫曰將軍

迺肯幸臨况魏其候竇嬰夫安敢以服為解

蚡許語天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酒

掃張具至日中不蚡不來夫迺駕自往迎蚡

蚡特前戲夫殊元意往夫至門分尚卧也蚡

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卒飲至夜

極離而云

投轄留實

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

取客轄投井中倘有急不得去嘗有部刺史

奏事過遵候遵沾醉入見遵母叩 白當

對有期會毋乃令從後閣出去遵所到衣冠

懷之唯恐在後時列候有與遵同姓字者每

至人聞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

因驚其日人陳驚坐云

歌驪駒

王 為昌邑王師王以淫亂式繫獄以城死  
論後除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  
餘之人何宜復充礼官既至令止 中會諸  
大夫共持酒肉勞式皆淫意高仰之傳士江  
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悅心嫉式謂  
歌吹諸生曰歌驪駒 式曰聞之於師  
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  
人曰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  
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適反  
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  
我竟為孺子所辱遂謝克歸

生客常滿

後漢孔蠡為太中大夫職開賓客自益其門

歎曰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

邕素 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蠡每酒酣

引同生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佯醉取怨

吳虞翻孫權歡宴之末自起行酒伏地佯醉

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繫之大司

農劉基救解乃免

召鄰延技

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鄰

生延救與

坐無車公



車復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德不在皆曰坐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廷待

能飲為所賞

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恢所賞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敬傾家釀言其温克也

擲面而夫

王衍日嘗宴集為族人所怨奉擲其面衍

初無言引王尊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

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

上矣

酒少不及

王戎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

坐以酒少不及袒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

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則可不與飲若域

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罪行酒者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

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

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

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

觴導還歎曰處仲當心懷剛忌

飲行觴者

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

因曰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

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

鏗為賊徐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

交執炙者

顧宗與同僚飲宴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

炙之色宗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宗曰豈有

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

以宗為長史倫敗宗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

督率救之得免

至晚無佳設

羊曼拜冊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宴漸

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

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

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回頭避妓

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琨傳

酒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琨令至牀上四面

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不飲而好賓

梁伴侶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

醉

不飲而好觀醉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酬醉嘗恐生

客請婦教中厨別進異饌

會十萬緡

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

酒於其第一會之費十萬緡

非會公不飲



段秀實非公會不飲

不飲為惡客

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

把酒相歡

裴度字中立治第集賢里野服蕭散與白居易

易劉禹錫為文把酒窮盡夜相歡不聞人間

事

鋪花為榻

慎與親交宴花園中聚落花鋪坐曰

吾自有花榻何消具

笏擊姦臣

顧少連裴延令橫无敢忤者嘗與少連會

田鎬第酒酣少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

令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

之

費錦纏頭

開元中富人王元室嘗會賓客明日親交問

之曰昨來高會有談元室不文視屋良

誤以醢

唐

唐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醢進判官

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

飲之

儉不二美

抑玘曰高侍郎兄弟二人俱居清列非速客

不二美歲夕食 藟飽而已

必未獵酒

五代漢高思在上黨五年唯務聚斂未嘗與

賓佐燕會有從事求見思怒曰必是未獵酒

地命典客飲而遣之

不可屈致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

時館閣清流无不往者韓魏公最年少獨未

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之者

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

莫能致怨可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先呈樂語

文潞公丑洛伊川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四客

伊川公見任故赴 客次見樂人未呈樂語

并詩詞先生訝之曰不須呈看何故如此樂

人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

並要嚴謹依礼法故先呈

息從卒宣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解舍夜久

不罷從卒輒折焉鹿為之薪不可禁過軍校

白之座客栗股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

自若飲如故從卒氣阻无以為變

閉閣寺留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閣奇

留之畏慎者甚懼孝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

得馬而走

不能強之飲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舉牧司判  
官包孝肅公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杜  
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奉酒以勸光素不  
飲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  
光以此知其不屈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所知  
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  
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  
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

范忠宣公純仁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落  
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  
作真率會

為勝事  
勝事一飲酒教行過從不問一日洛中謔以

昔儉今奢  
溫公曰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  
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美器用 當時士  
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教而禮勤物薄而  
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肉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取會賓友嘗教  
日嘗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  
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  
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手  
酒流磊隤

王遜問王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  
肯中磊隤故須澆之言同相如唯酒異

陶潛逢酒熟取頭上葛巾漉之畢還復着之  
唯宜酒飲  
謝朓為吳興弟淪於征虜者送別朓指淪  
曰口此中唯宜飲酒

仙浴酒麈  
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姬守舍俄有  
道士敝衣冠疥癬被體直入裸浴酒麈中姬  
不能拒既暮出遊婦渴甚聞酒芳烈亟就盥  
中飲姬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  
開光與母弟拔宅而去此事與葛洪神仙傳

李八百事略同  
醉人見証  
郭肫有才夸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証太守  
罰飲



廣志卷之九百

燕飲

要語夫黍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為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也州敬貌二爵而言言斯和敬貌三爵而油油以退悅敬貌禮為酒食以召鄉儻僚友鄉會公侯燕饗皆姐不躄薦大飲之禮不脫屣而即序者謂之禮就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涵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酒厚其樂飲羔羊酒思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至今

夕正可談風月重客至矣授館致餼

夢華錄

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

駕先幸池之臨水錫燕辟匡殿前出水棚排立儀衛近殿水中橫列四綵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掉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又有一小船上結小綵樓下有三小門如傀儡棚正對水中樂船上參軍色進致語樂作綵棚中門開出小木偶人小船上上有一白衣人垂釣後有小童牽棹划船遠遶數回作語樂作釣出活小魚一枚又作樂小船入棚繞有木偶築毬舞旋之類亦各念致語唱和樂作而已謂之水傀儡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

戲人上竿左右軍院虞候監鼓笛相和又一人上鞦韆鞦韆將平駕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水戲呈單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有小龍舟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有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船頭有一軍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揮兵級也又有虎頭船十隻上有一錦衣人執小旗立船頭上餘皆著青衣短長項頭巾齊舞掉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飛魚船二隻綵畫間全最為金巧上有雜綵戲衫五十餘人間列雜色小旗緋傘左右招舞鳴小鑼鼓鏡鐸之類又有鯢魚船二隻止容二人撐划乃獨木為之人皆進花石朱所進諸小船競詣奧屋牽拽大龍船出詣

水殿其小龍船爭先團轉翔舞迎導于前其虎頭船以繩牽引龍舟大龍船約長三四十丈闊三四丈頭尾鱗鬣皆雕鏤金飾棹版皆退光兩邊列十閣子充閣分歌泊中設御座龍水屏風棹板到底深數尺底上密排錢鑄銀樣如草面大者壓重度不歌則也上有層樓臺觀檻曲安設御座龍頭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葉宛若飛騰至水殿巖之一邊水殿前至仙橋預以紅旗揮於水中標識地分遠近所謂小龍船列於水殿前東西相向虎頭飛魚等船布在其後如兩陣之勢須臾水殿前水棚上一軍校以紅旗招之龍船各鳴鑼鼓出陣划掉旋轉共為圖陣謂之旋羅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為



二名國陣謂之海眼又以旗招之隊船相交互謂之交頭又以旗招之則諸船皆列五殿之事面對水殿排成行列則有一小船一軍校執一竿上掛以錦綵銀盃之類謂之標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見旗招之則行舟鳴鼓並進捷者得標則山呼拜舞並虎頭船之類各三次爭標而止其小船復引大龍船入奧屋內矣

酣飲

廣志卷之九百一  
要語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味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愔愔舍其生遷晏舞仙仙賓既醉止載号載歌我邁豆晏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卸側弁之俄晏舞僣僣賓進醉者墮車雖疾不死被得全於酒酒若是况全於天乎昔之飲酒有揖讓而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晏舞如沸如美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褻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教促針匙兩為密者  
楊旌酒歲酒客難法度之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肩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且壘礪為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鷓鴣鷓鴣滑指腹如大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酌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見陳道傳  
王充能飲辨文公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肯腹小大與人均等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董譽後世豈千鍾百觚耶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為一夜按紂以酒為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為林因為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沱於池因為池釀酒為糟因為釀懸肉以林因言肉林耳論衡



昔秦謨賈晉自裁崇酒已无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卧崇妾中明且裴家遺車迎綽綽上車馳請曰吾弟酒狂海内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礼耶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辞乃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尤襲故能紀瞻為尚書置酒請王道委觀妓瞻受妾能歌新声左僕射護軍周顛采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顛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為是時在位蓋不以淫酗為貶如此蔡謨獨好礼自勅嘗諸丞相導導方作伎設床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礼自勅達於朝雖時淫

暴不敢稍侵妹人稱其家風  
刘伶酒德頌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万期為須臾日月為局腐八荒為庭除居无轍迹行无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批觚動則挈盞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处士聞吾风声議其所以乃畜扶藜襟怒自切蔭陳說礼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壺槽御王歡醪奮箕路枕翅簪糟无思无慮其樂陶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声熟視不見之刑不覓寒暑之切肌利欵之感情俯觀万物擾擾為若江海之載浮洋二豪待側為如螺贏之與螟蛉  
由居勞酒切讚音建威將軍刘伯倫嘗酒有酒

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乐天亦嘗酒作酒功讚以維之其詞曰  
麦麴之英未泉之 作合為酒厚和產靈厚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更寒為温產靈者何清醪一酌離人近客轉憂為樂納諸喉舌之内淳淳泄世醍醐沆瀣沃諸心育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万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无益不如且飲  
醉鄉日月凡醉有府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宜夜清其思也醉得宜唱宜其和也醉得離宜擊鉢壯其紳也醉女人宜謹即奏鞞畏其悔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幟助其烈也醉

接且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且吹其反此則失徹之人也  
醉鄉記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且也其上曠然无涯无丘陵飯險其氣和平一揆无晦朔寒暑其俗火同无邑居歌落其人甚靖无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鳥歌魚鼈雜处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爾昔者黃帝氏嘗獲將其都而者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飲因姑射神人以假道盖至其边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礼繁樂雜教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 孫策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



南向而望辛不見醉鄉或玉得志于世乃命公  
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弁拓土七千里僅與  
醉鄉達為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遠出屬迄手秦  
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  
往至焉既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  
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  
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以莫溥寂也  
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

送王舍秀才序吾少時讀醉鄉記松栝隱居者  
无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肯於味耶反讀  
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  
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  
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致  
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翹冀之託而昏且之  
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過也建中初天  
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玉績在朝廷之臣爭  
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  
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令子  
之來見我也无所挾吾猶張之况文與行不失  
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姑与之飲酒

書東臯子傳後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  
不能飲死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奉盃徐  
引則予肯中為之浩浩為落落為酣適之味乃  
過於各開居未嘗一日無客客置未嘗不置酒

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  
莫若身無病而心无憂我則无是二者矣然人  
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  
常蓄善樂有求者則與之而无喜醜酒以飲  
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樂不飲而多醜酒勞已  
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体輕飲者  
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  
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  
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恋耳今嶺  
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醜酒用未一解得酒六  
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  
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  
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枚口不暇安能及客乎君  
子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復中矣東  
臯子与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  
為墓誌子盖友其人於子載或庶幾焉

飲酒說陶潛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怒醉人此未  
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  
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盡數  
與刘潜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  
年能飲百盞然常為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  
盞然醉輒高义手而語弥温謹此亦知所不足  
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与平時无少異  
后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与教君何  
異亦無所羨耳

古今事實



義和酒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徧往征

以酒為池

紂好酒淫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 以內為

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

千鍾百榼

昔平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謔

堯舜千鍾孔子百斛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

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為子高曰以

子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

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 生子高曰生於

嗜酒者蓋其勸勵之辭非 然也

孫皓每饗宴光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

升為悵維不悉入口皆澆灌取及常懼素酒

飲不過二升初見礼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

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

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朝弄侵尅發

針驗醉醒

刘表設大計於杖端客有酒輒以劍之驗醉

醒也

酒五百斛

吳鄭泉字文淵嗜酒每云願得美酒蒲五百

斛船以四時其脆置兩頭反覆飲之億即住

炎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

時中聖人

徐邈字景山仕魏為尚書即時禁酒而邈私

飲酒醉趨連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連白之

太祖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者為聖人濁

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後文帝幸許昌問邈

曰頗復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又斃於穀陽御

叔罰於飲酒臣皆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

之帝大笑曰名不虛丘

得酒中趣

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乱桓温問嘉酒有何好

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得一老兵

謝奕嘗逼桓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

曰君若无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亦遂携酒

就行事引温一兵師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

老兵亦何所惟温不之責

刘伶酣醉

刘伶縱酒或脫衣裸形見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諫字屋室為禪衣諸君何為

入我禪中常乘鹿車携一甌酒使人荷甌而

畢卓甕間

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盍

飲為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遂引卓

入宴於甕則致醉而去嘗謂人曰給酒蒲數

百斛四時其味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

酒盃拍浮酒船中便泥了一生矣

倒着白接羅

山簡字季倫為荊州騎出馬陽也大醉而歸



人歌曰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羅  
居喪飲酒

阮籍曹母憂在晉文王座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哀顯於公座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頰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傲不輟神色自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籍乃求為步兵

騎馬似乘船

阮咸醉騎馬歌傾人皆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

羣豕共飲

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的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使共飲之

窺狗竇大叫

光遠字孟祖為胡毋輔之所器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栢羣阮子散髮裸袒閉室耐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送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拾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客飲腐膾

晉周顛在北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元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欬然出二石

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腐膾而死也

墮幘

更歎字子嵩於東海三越生頽然醉墮幘几上

飲人狂棄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棄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醉不廢事

孔顛為江夏內史性便酒每醉輒弥日不醒居常貧罄未嘗關懷為甯長史典籤諸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一月二十九日醒也

夫妻嗜酒

沈文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食竟日而視事不廢

玉山頽

嵇康醉倒如玉山之將頽

道間酣飲

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屣白楊郊野問道過一士大夫便呼與飲酣明日此人謂彼知頻到門下求進粲曰昨飲酒無禍耶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款諸將醇酒

款諸將醇酒



晉羊祜鎮荊州每與吳人交兵越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諸將欲進請詐之策者輒以醇酒使不得言

不如一盃酒

張翰任心自樂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耶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被髮裸弔

晉王忱字元達坦之子也性嗜酒一飲連月不醉每日三日不飲便竟精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怛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餘人連臂被髮裸而見人繞之三匝而出

酒泉太守

晉有羌人桃額字世芳充鹿圍每醉中好言三者吳亡之事當云九酒之水不是以漬麴藥八藪之木不足以為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言渴於酒羣輩呼為渴羌武帝授以朝歌 額願且為 圍時賜以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仙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 額乘醉拜受焉

劇飲不亂

華歆能劇飲至石餘常整其衣冠號曰華獨生

將老糟丘

陳暄嘗酒兄子秀致書於暄友莫以諷諫暄

閑與秀書曰吾有 餘年汝以飲

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若周伯仁渡 哇三

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以

不為多又曰江 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

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

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

矣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

徒陳君之神道又云何水部眼不識盃當吾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

醉乎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醉謂

顏宋延之以醉謂何尚之尚之望見便陽眠

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

此人醉甚可畏

唯宜飲酒

梁謝朓在齊為吳興守第淪為尚書於征虜

者送朓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故淪以長

酣為事

駟卒對飲

謝幾卿為宋尚書左丞嘗項游死宴不得澆

酒致醉及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

換酒與車前駟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

自若

裸飲遺溺

梁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於省閣裸飲又醉小

遺下露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一三五... 大... 日... 人...

明日對飲

宋謝諫不妄交接有時酌曰入吾室者但有  
清風對吾飲者往當明月

大樂有大苦

北齊王絃字師羅為領左右都督文宣與左  
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絃曰亦有大若帝曰何  
若絃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若帝默  
然

夜分夾事

崔咸累遷陝號觀察使曰與賓客僚屬痛飲  
未嘗醒夜分夾事裁部精明無一毫差吏稱  
為神

醉中召見

李白自太白有詔供奉翰林白與酒徒醉于  
市帝生沉香亭意有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  
而不已醉左右以水 四嘗侍帝醉使高力  
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

自誌醉死

唐傅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曰吾死矣  
手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

劉帕舅遷主客員外郎教過友家飲噓為帝  
執誼所陰劾貶處州參軍

三月可憊

王續其飲至三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無貴  
賤輒住肴五斗先生傳武德中詔徵以揚州  
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特省官例日給良醞三

升君第名辭為武皇千牛謂日待詔可樂否

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  
差可應耳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

三升良醞未足以絳王先生判口結王待詔  
一斗時人號為斗酒李士貞觀中以家貧赴  
選時太樂有府吏集草家善醞酒冠絕嘗時  
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  
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去庶清濁天下所安  
不聞茲周避泰園老脯恥柱下卒授馬數月

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  
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由自是  
大樂丞為清流君尊巾聯牛躬耕東臯稱東  
臯子

醉飲取喻

鴻臚孔郡好飲酒王丞相詩云卿桓飲酒不  
見酒家覆餅布日月久則糜爛郡曰公不見  
糟中肉乃更堪人

曼卿豪飲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伴海陵  
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  
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  
髮跣足看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  
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鶯飲  
以妻間坐

實下與王末年接熟下知深州末年為監押  
遂至通家既而下在京師末年求監金耀門



書庫下為干提李監司楊繪繪遂之既相親暱永年掌置酒延下繪於私室出其妻問生妻以左右手搗酒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其褻狎如此

呼入與飲

光逸字孟祖為母輔之所器屬輔之典謝

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字敬髮裸袒閉室

酣飲已累日逸排戶入守者聽逸便於

戶外脫衣露項於狗竇中窺之而大斗輔之

驚曰他人決不能尔必孟祖也遽呼入遂與

飲不捨晝夜時人為之八達

小遺不霑

梁謝幾鄉為尚書左丞於省閣裸飲及醉小

遺下霑令史為南司彈幾鄉亦不介意

濡首

有孚于飲濡其首

酣身

其後嗣至酣身出無速

伐德

既醉止威儀必悒曰既醉不知其扶賓既

醉止載號載歎亂我籩豆屢舞是日是

曰既醉不知其慙并側之屢舞傴僂既醉

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出詩

酣舞

敢有酣舞于宮酣歌于室

醉富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酒淫

義知酒淫廢時亂日

沈醜

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用沈醜

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徵于一秦誓

一鼓西飲

殷紂為酒池糟丘一鼓而坐飲者三千人

一石亦醉

淳于髡臣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滑稽傳

醉嘔車中

丙吉為丞相御史醉嘔其中吉不責出本

傳

盜飲甕中

畢車為史部北舍郎釀酒熟卓醉後夜至甕

下盜飲之掌酒者縛之明旦乃畢吏部

二石共飲

周顛在朝能飲一石及過江每杯無對偶有

舊對從地來顛出二石酒共飲各醉及顛醒

客已腐骨死矣

則弁

則弁之俄

墮車

醉人墮車雖病不死其骨節與人同其犯難

與人異莊子

取寤醉



陳遵與客飲投轄井中取其遺醉不敢醉

劉寬字文饒於上前被酒睡上曰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憂心如醉也

予婦父

王悅元達恃才縱酒婦父有慘悅乘醉弔之婦父慟哭賓客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統之三匝而出

中聖人

徐邈字景山仕魏為尚書即時禁酒而邈私飲况飲趙達問以曹事曰中聖人達曰之太祖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後文帝幸許昌問邈

曰復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又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嘗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以醉死

傅奕自誌曰奕青中山雲人也以醉死此

道樞醉詞

獨孤用晦為中丞相御史李道樞醉詞用晦用晦効不度下除司議郎

居易醉吟

白居易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

以水頰面

李白有詔供奉翰林白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

醉左右以水頰面

以頭濡黑

張旭蘇州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黑而盡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神顛

人觀醉瑞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讓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人醉裝觀以醉人為詳瑞

人放醉粧

後蜀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酒酣免冠其髻髻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人皆放之

解醒具

李嗣業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舞帝寵之賜綵

百金四五物錢十萬曰為解醒具

聚酒積麴

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漿之氣逆於人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手

滅燭牽衣

平原君夜飲燭滅客牽美衣人美人絕其纓

密室夜飲

鄭伯有嗜酒為密室整谷夜飲而繫鐘為子首

所焚

未卜其夜恒公樂飲以火繼之敬仲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進熱發

趙襄子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

能飲一石

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恐慎備伏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叢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閭之會男女離坐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席男女同席舄履交錯堂上燭滅主留髡而送客羅櫛櫛解微聞薊澤比當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日飲無飲

漢爰盎迂吳相盎兄子種謂曰吳王驕日久因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友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其計吳王厚遇盎更舍歌呼

蕭何為相擇郡國吏謹厚者即召除

為丞相吏吏言女深欲務名輒斥去之曰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乃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醉酒度之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相舍

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乎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參子密為中大夫惠帝恠參不治事謂密曰女婦誠從容問乃父曰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密歸而諫參參怒而答之至朝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雷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可亦乎帝曰善君休矣

灌夫罵座

漢田蚡為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詔宗室列侯皆往賀魏其侯竇嬰欲與灌夫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與夫有隙嬰強與俱酒酣蚡起為生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余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蚡不肯行酒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怒罵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有長者為壽迺欲効兒女曹咄聶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令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冗何如程李蚡怒曰此吾驕灌人罪也籍福起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曰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刻灌夫罵坐不敬得棄市罪

以醉失儀

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刻大不敬克為庶人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殿上



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非又水鏡耶其掩人過如此

使酒難近

季布為河東守孝文帝時人言其賢者孝文召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

醉婦廢事

陳遵日出醉婦曹事教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詣寺舍白遵遵曰滿百乃相聞以故事

有百適者斥

吐污車茵

丙吉字少卿馭吏嘗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曰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但忍之此

不過汚丞相車茵耳

次公酒狂

平恩使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不行許不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生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酒狂丞相魏使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之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開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元常恩則易人共如傳舍所悅多矣唯謹慎為得又君猴可不成哉因起趨出刻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礼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火上通鮮

裸袒而飲

孝靈末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去衣露形為戲樂典論洛陽令郭珍家臣億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節羅紋披之裸袒

其中使進酒

以聖賢命召

魏太祖時禁酒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聖人清酒為賢人

醉後欲殺

孫權既為吳主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大怒手拔劍欲繫之劉基把權諫翻由是得免權因勅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強使多飲

戒飲

要語越庶國飲唯祀德將無醉酒古礼也奉祭祀會賓親製棄餽礼有不可缺者用之有時飲之有度豈可以為常而不知節哉礼經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者皆重其道而不容輕故耳豈令人浮沉於其中乎予家祖父處世養生惟務淡薄皆享年八九十上下予自幼年性喜恬退今又七十餘矣飲酒止一二盞纔夜即睡明早即起若常既罕病且康健亦自知節戒之功然也人生天地間貧賤多貴而富豈易得哉倘能戒夜飲順陰陽正寤寐保精氣使一身神識安寧百邪不侵安享天年豈不幸歟好生君子審而



察之  
 度聞斷酒誠蓋神明知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  
 情故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涯好欲安於  
 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貞於是推  
 金壘碎玉梳破兇觥捐觚瓚  
 魏王肅家誠夫酒所以行礼養性命歡樂也過  
 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先王所以避酒禍也凡為主人 客使  
 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  
 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為客  
 又不得喝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屬下生行酒隨  
 其多少犯令行罰亦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  
 之異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皮日休酒箴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  
 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  
 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船載  
 載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吳將酌因自諧曰酒  
 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為聖哲之罪  
 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民將天地至廣  
 不能害醉士酒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  
 之座也襄陽元候聞醉士酒民之稱訂皮子曰  
 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  
 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  
 化下為凶醜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喻之以  
 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凶醜  
 所化化為殺 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鄩評

有五罪其一嗜酒為首所殺慶封魯內而飲  
 則因朝遷鄭伯密室而耽酒終奔於駟氏之甲  
 樂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候飲于籍  
 圃卒為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  
 慎為鄆舒之僂過以吾不為也又焉得伴宣為  
 靜乎俾靜為宜乎不為靜中淫溺乎不為醜禍  
 之波乎既淫溺醜禍作於心得不得慶封乎鄭  
 伯乎樂高乎衛候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  
 自符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貞寧能我醉不醉  
 於人  
 古今事實  
 不以淫繼

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為正卿乱使為二正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薛曰臣下其昼  
 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断以淫  
 出以君成礼弗納於淫仁也

以廢業斷  
 即原舊能飲酒自行八九年酒不向口至陳  
 留師韓子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陳仲弓范  
 仲博盧子幹會米內送原原曰本能飲但  
 荒思廢業斷之今遠別可盡飲終日不醉  
 諫君戒酒

晉元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  
 觴覆之於此遂  
 亡親戒酒  
 陶侃每飲酒有定限常飲有餘而限已竭成



歡更少進侃俚帳良人日年少曾有酒失亡  
親見納故不敢喻

醉輒自責

庾袞叔衰父在常賦衰以酒後每醉輒自責  
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  
二十

臨戒別

諸葛樂與管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  
克然不可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  
者妙禍如膏火可不慎持卿散才以游於雲  
漢之間不夏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  
可盡吾欲持酒以礼持才以遇何患之有邪  
告新莫飲

刘玄明為山陰令告新尹傳颺曰作縣唯日  
食一日飯莫飲酒為第一策

覆瓿布爛

孔群性嗜酒遵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  
覆瓿布日月久糜爛答曰公不見肉糟更淹  
嗟久耶

思断杯中物

吳衍好飲酒後醉詬權貴遂戒飲阮宣命飲  
衍曰近断飲宣以歐其背曰看看老癡癡  
漢思断杯中物耶抑而飲之

因酒星

衛元規酒後忤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  
星於天微焚醉於秦坑

誑妻戒酒

刘伶囊渴甚求酒於其妻妻猶酒毀器涕泣  
諫曰君酒太過攝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  
吾不能自禁惟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  
肉妻從來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為名一  
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其不可聽仍引  
酒御肉塊然復醉

欲言即飲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八年未肯去方日夜劇  
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辞即  
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中先  
醉臥客憶中不能聽客語  
帝戒其飲

石延年字曼卿真宗曰朕知卿有才久矣但  
聞卿好酒恐醉不能了事延年曰臣非好  
飲酒盖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於  
不醉之人

友戒其飲

張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  
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  
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  
數日先生愛文忠之慮其以酒廢本生疾  
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  
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  
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  
身未嘗至醉



屈原獨醒

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

田蚡辭滿

田蚡辭不能滿觴灌夫怒

揚東不惑

揚東叔鄴三不惑酒色財

王肅家戒

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

先生可以避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酒色

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

父或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為客又

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

其多少 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

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庚闡斷酒戒

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涯

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

喪真於是推金寶碎玉椀破兕觥損觚瓚

不能戒

古今事實

不見糟肉

孔羣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

覆甌布日月久糜爛和春曰公不見糟肉淹

更堪久和

以歐拳背

吳衍好飲後醉詒權貴遂戒飲而宜命飲衍  
日近斷飲宣以奉歐皆曰看看老癯 漢思  
斷杯中物抑而飲之

客諫不聽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八年未肯去方行夜劇

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

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什席中或先

醉卧客懷中不聽客語

蓋以自釋

石延年字曼卿真宗曰朕知卿有才矣但聞

卿好飲酒恐醉不了事延年曰臣非飲酒蓋

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臨事愈於不醉之人

未嘗至醉

張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

日飲醉耐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

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齊文忠館之

教日先生愛文忠之賢居思重龍頭選慈母年

乃為詩示文忠之賢居思重龍頭選慈母年

高鶴髮重居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

追文忠矍然而謝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

未嘗至醉

強飲

要語

孟子惡醉強飲而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醉

而樂飲醉

古今事實



自迎相如

卓王孫為具召臨邛令王吉又司馬長卿令既至日中司馬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

傾

自迎蚡田

灌夫字仲孺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候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候夫安敢以服為解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日中蚡不來嬰未夫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許戲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飲至夜極驩而去

諸生強我

式為昌邑王師王以淫亂式繫獄以減死論後除博士式徵來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礼官既至令止舍中會諸大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著李經說必病式謂歌吹諸生日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容今日請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江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何何曲也式恥之陽醉過地式客罷讓諸生日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敬為孺子所辱遂謝免歸

王導強盡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導造周顛顛使美人行客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然傲不視導素不能飲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慍剛忍非令終也

逼桓温飲

謝奕嘗逼桓温飲温走入南康主曰君若无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知責出本傳

逼帝曜飲

孫浩每饗宴不竟日生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帝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礼異時常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奉更見帝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朝弄侵剋發捷私短為歡笑吾志

迪簡強飲

唐李景略嘗宴捺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也

温公強飲

司馬温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册盛開包公置酒嘗之公奉酒相勸光素不



飲酒亦温公介甫終席不飲也公不能強也  
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錄

真率

古今事實

野人生班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况必飲美

酒乎其所與飲多田樵漁之 林間所

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盖略以出漁樵叢話

田父泥飲

杜甫結廬成都 花與田叟野老相狎蕩

田父泥飲

日晏漸罄

羊曼拜為冊陽尹客 早者並得佳設日晏

漸罄不復益隨客早晚不聞貴賤羊固拜臨

海尹就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論以固

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過從不問

時范忠宣公純仁判留臺一時耆舊多在洛

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

粟 飲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洛中誇為盛

事行狀

沽酒

要語

詩無酒 我

古今事實

沽酒不食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

初推酒酤

漢武天漢二年初推酒酤

開壚賣酒

王莽時魯庚言請法古今作酒開壚以賣

當壚滌器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

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

賣傭酒家

栾布賣傭於齊為酒家保

叱奴沽酒

劉寬嘗生客遺蒼頭市酒送久大醉而还客

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醉

自殺頽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

故吾慎其死也

千文一斗

孝靈末百司酒酒千文一斗

欠人酒債

孫 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屢欠酒

緡人皆笑之齊恬然自 謂人曰尋常行坐

處欠人酒債欲貨其緡袍償之

賒酒約还

吳潘 字文章性傳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

家至門輒言後債當还

扶頭掛錢

阮宣常步行以百錢挂扶頭至酒店便獨酌



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石之儲宴如也

醉鄰婦側

阮公憐家婦有美色當盪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使眠婦側不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金貂換酒

阮為當侍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彈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金龜換酒與之共飲

悉送酒客

劉延之與淵明情款延之為始安郡經過臨去留三萬錢與淵明淵明為送酒家稍宜取酒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每約二第吾所俸入而可度食未幾得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無留也

過黃公廬

王戎為尚書令着公服過黃公廬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廬自嵇阮亡以來便為時所羈酤今視此雖近邈若

山河

受酒酤賣

後魏鄭羲為西兗州刺吏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置估人有禮餉者與盃酒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停車詣酒廬

齊謝幾卿性通脫為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命酒獨酌

馬周字賓王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

飲于市肆

仁宗在東宮魯簡甫公宗道為諭德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乃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入白乃與公約曰上惟公來遂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嗟難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卿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元器且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仁宗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

貫酒

古今事實

折券弃責

漢高帝為泗上亭長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員貫酒醉卧武員王媪見其常自龍恠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恠歲竟此兩家帝折券弃責出本紀

貨泡償欠

貨泡償欠



孫齊推之瓶也皆酒不治產素常醉屢久酒  
緡人皆之齊恬然自謂人曰尋常行生處  
欠人酒償款貨其緡祀償之

債家至門  
吳潘璋字文章性博蕩皆酒居貧好賒酤債  
家至門輒言徒豪當還

罰飲  
要語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被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後謂无俾大忌匪言  
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爵不職  
矧敢多又

古今事實  
揖遜而飲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與下而  
飲其爭也君子

揚鱗而酌  
智悼子牟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  
鍾杜蕢入寢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  
酌堂上比面而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  
之曰蕢曠者尔心或開予是以不與尔言尔  
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紉以甲子死傑以乙  
不飲曠所以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

大也  
於言大臣喪重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  
飲之也  
魯酒易越厚酒故楚圍却鄆出莊子

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尔飲

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七是兵又敢與知  
防是以飲之也分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  
寡人杜蕢洗而揚鱗公曰如我死則必无廢  
斯爵也遂謂之杜奉

浮以太白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  
若不盡浮之太白文侯不仁公不仁奉白  
浮也君

司正實爵  
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驪  
役汝言勝而不吉夫剋國得妃吉數大為故  
罰汝

朱虛軍法  
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常入侍燕高后令  
為酒吏章曰臣將植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  
一人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頃之  
目是諸呂憚之

笑受而飲  
崔陽字重易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  
兆尹刘栖楚等十飲人悉力根却之雖雖度  
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  
楚曲意自解諫耳語咸疾其矯奉酒讓度曰  
丞相乃許所由官聶需耳語願上罰爵度笑  
受而飲棲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觥其觥  
兒觥其觥出詩

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尔飲



饋其不敬

饋其不敬者出周禮

公秉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秉不仁為觴政曰

飲若不盡浮之太白文侯不盡觴政不仁為

奉出白浮君也說苑

送酒

要語何以贈之清酒百壺

古今事實

載酒問字

揚雄家貧嘗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

酒有問奇字

投醪飲河

昔者良將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

河令將士迎河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

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半道送酒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淵明而不能致淵明嘗

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寵通之責酒具於半

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

兒奉監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

无迂也

餉酒易水

晉孔叡祖父奔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

其酒者始人門奔遙曰餉吾兩甕酒其一何

故非也檢視之果是水或問何以知

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求酒送酒

賈在盱眙太武自廣陵還就賈求酒

賈封搜便與之犬

甚攻 三句不下乃

去

唐元德秀罷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

不為墻垣 尤僕妾歲飢或不爨嘗酒陶

然彈琴自誤人以酒有從之不問賢鄙為酣

飲

詐稱飲酒 李必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洒掃

今夜共崖先生來有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

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

取榼子必命倒還略無昨色

獻酒

楚宣王會諸侯魯共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

共公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

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

其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事相

因亦是感應也一日魯趙俱獻酒於楚酒吏

詰問趙笑曰張公契酒李公醉賦云事有何不

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老一之醉

為清河夫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

酩酊之衍守突而釋之



廣志卷之九百二

酒令茅籌又云轉花移酒海今之世酒令其類尤多有捕醉仙者為寓人轉之以指席者有流盃者有捻教者有密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吏肇之燕有手勢令其皆富貴逸居之所宜若由人賢士既無係竹金石之玩惟嘯求文史可以助歡故曰聞徵雅令旁經史醉吟新吟勝絃管文公亦云令徵前事為觴求新詩送今略志其美而近者於左  
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望水度頭十萬羊  
未濟小畜  
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李膺指李樹為姓

生而知之

江革隔江見魯叢

李柔回裏喚蔡擇

折字為及切者

欠金欽

矢引矧

名字相反切者

尹軫字道真 孫程字

干謹字巨引

古人名姓點畫少者

尔朱天光

子州及父

字文士及

王子比干

王士平

公父文伯

王子中

王太立

吕太一

王子方

卜巳

姜子一

王元

丁人

方于

文丘

卜式

丘乙

王丘 旗旛令 閃擊令 拋令 白波  
莫走令 鞍馬令 皆當時酒令也  
釣鰲令

堂上五人庭中四人江絲線繫之石盤盛諸魚四十品遂作一牌子刻魚名有有詩於牌上或一釣連二物錄事釋箕一以行勸四

為

採珠局格

與釣鰲實同而名異諸人以人名易魚以古

善飲人名

勸酒玉燭

酌酒分數為勸每詩狀令形如体肥瘦 此

之多少仗藝分為賞罰詩皆有味

酒仙投曼債

亦玉燭遺製

骰子令

上酒令

並著詞令

按行令

手勢令

小酒令

三材

凡飲以一人為錄事以糾望須擇有飲材者

材有之 善令知音大戶也

勸候有十三

得其時 賓主久問

酒醇生

非觥籌不飲不能令有恥 方飲不重膳

不動筵已 錄事貌毅法峻明府不受請謁

廢賣律

廢替律

不待酒



使使勿勸勿暴

不歡侯有九

主人各

賓輕主

鋪陳穎而不

樂生般驕

數易令

牛令

造談諧

手相屬

爭散子

招手令

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即以蹲鴟

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鈞戟差玉柱之

勞鈞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閣王於三分

替虬无名指也奇兵閣潛虬一寸奇兵小指

也死其三其腕也其五峯通呼五指

也類說

酒令屬對

唐人飲酒必為令以歡其變不一樂天所

謂閑徵雅令窮經史緯退之令徵前事為之

猶有其遺習也常有人奉令云馬授以馬

革衆死而後已答者乃云孝耳以李樹為

姓生而知之又蛆齋觸槐死作木也之思答

者以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

也復有奉經句字相屬而又重者曰火炎焜

罔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蔡

寬夫詩話

酒令

安雅堂

孔融開樽第一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座上客嘗薦尊中酒

不空得此不歡但適酌生客一盃

曹參歌呼第二

相國不事言言者歡一危隣吏方奉觴歌呼以

從之得令人呼聞坐上客說話者先罰一盃

得令之人然後與下隣各歌一比曲各酌一

盃下隣者待令之人也所謂說話者雖衆但

高聲或多言者當之

鄭左高歌第三

袞袞登臺省令官獨如何襟期能與其對酒且

高歌與對席一人作儒者高歌謾詞古樂府

之類各飲一盃如無對席者只以席面正客

便是

子美騎驢第四

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盃與冷炙到處潛

悲辛以對坐客或酒主人為富兒得令者作

騎驢狀扣門索酒富兒與殘盃冷炙既飲食

之作七十字詩一首相謝不能作驢叫三聲

而止

阮籍兵厨第五

籍聞步兵厨貯酒三百斛遂求為校尉一醉萬

事足得令任意酌酒痛飲仍歌選詩不能者

作猿狂狀仍罰之酒

劉伶誦德第六

兀醉恍然醒不聞雷霆聲何人侍左右裸羸與嫂

鈴自飲一盃仍更見枕越籍槽之態對席者

作雷聲左隣者作蜂聲右隣者作蠶狀

齊人乞餘第七

乞餘真可鄙不足又之它妻妾相交訕施施高  
欲誇得令者起傾折盃中飲些子復於坐客  
處求酒飲既而誇之席有妓則作妻妾罵之  
無妓則以坐處左右隣為妻妾

張旭草聖第八

三盃草聖傳雲烟驚落紙脫濡濡其首既醉猶  
不已作寫字狀款一盃後脫巾再款一盃以  
鬚髮蘸酒以頭作寫字狀更款一盃

桓公卜盃第九

樂歛歛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其晝乃  
吾心日開得此歛一盃夜則免歛

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雖曠浪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以  
蔬菜歛半盃不得茹葷仍說禪話不能者作  
佛事歛句俱不能者罰念阿彌陀佛百聲

次公醒狂十一

無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狂豈在酒不歛亦  
如死得此不歛但作狂態不已或不能狂却

罰酒

陳遵起舞十二

陳遵日醉婦廢事何可教寡婦共謳歌跳梁為  
酒令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恭又云既立之監或  
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

酒禍也後世目之有酒令焉

魏久候飲酒使公乘不仁焉為商政其酒令之  
漸歟

漢初始開朱虛侯以軍法行酒

逸詩云羽觥隨波流後世浮波踈泉之始也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泗沂運駛為

罰爵之差皆酒令之變也又有藏鈞之戲或

云起於鈞弋夫有國色而手奉武帝自披之

乃仲後人慕之而為此戲白公詩云徐動碧

起舞得令者踊躍而舞左客作寡婦謳戲曲

一盃有妓則以妓為寡婦有教妓則以老者

為之

灌夫罵坐十三

座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項罰以酒夫亦避

悔過得令者作罵坐語主人起按項其以罰

一盃

在相萬錢十四

萬錢方下前鯨吸聲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御盃以筋於果殼上遍閱三兩通却不得下

筋乃以口吸引一盃既要候中響聲仍御盃

示衆人

王所川思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青接在何許珠箔天

之涯盧仝之悶非酒可破請茶一甌作長短

可俚鄙之請一首不能作者亦罰酒

羲之簡亭十六

少長既成集一觴復一來雖無絲與竹亦足娛



視聽衆客無大小客飲一盃各賦一詩不能  
詩者遂為絲竹管絃之聲能誦吾竹房簡亭  
者免飲此日若值上已得令者作詩飲酒各  
倍於衆人

東坡赤壁十七

客喜次洞簫客倦則長蒲竟時戛然鳴夢裏道  
士咲得者令初作鶴鳴先飲一盃再作散花  
步虛之類左右二客一吹簫一長咲各飲五  
分

庚亮南樓十八

秋月照南樓有愁何以遣急呼載酒來老子吳  
不淺登生物南面立量飲八分作十六字月  
詩或過中秋又夜月當作二詩飲雙盃

醉翁各亭十九

飲少輒至醉衆客一何歡智仙作斯亭禽鳥樂  
其間得令者隨意飲些子生中有僧則賞一  
盃以其作亭之功也仍作禽語衆客於是撫  
掌大笑

白傅醉鬼二十

醉次先生墓奠者無日間墓上方夫土泥淨何  
時乾對席客斟酒一盃讀祭文勸得令者得  
令者作鬼歌享之狀而飲

便了行酌二十一

便了耶髻奴執役與行酌鼻涕長一尺持勸王  
大夫得令者為童子狀以酒勸主人一盃  
知章騎馬二十二

知章騎驢馬蕩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眼花水  
底眠酌一盃作酒中騎馬之勢

文季五斗二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大夫亦能飲  
否自飲一盃有妓則以妓為王氏飲六分無  
妓則以對席客為王氏

華歆獨坐二十四

誰能飲不亂昔資亦頗頗要須整衣冠遂歸華  
獨坐整其衣冠危坐動飲不飲隨意

陳暄糟丘二十五

生不離瓢拘死當號酒徒迷為營糟丘吾將老  
矣手飲一盃後作歌死收群呼酒徒乃醒

汝陽流涎二十六

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連車津津口  
流流作擊鼓聲狀不得飲酒而口中流涎而  
已

求年蓮盃二十七

王生文下繪延之私室中消遣白玉樽搗酒生  
香風妓用沒手盞把人之左右隣各一盃却  
揮得令者一類如無妓諸對坐者作妻把酒  
三人各一飲却不許揮類

玄明戒飲二十八

山陰劉縣令舊政必告新食飯莫飲酒良策勿  
發人已得令過去者戒今得令者之客勿飲  
但食少物而已

阮宣張昏二十九

阮宣強吳衍忍斷盃中物李及老癯痴此意豈可弗生人以拳雜得令之人背罵而強之遂各飲一盃得令人初作痴態

趙達着射三十

善射卜無有盤著縱橫之美酒與鹿脯既有何必辭主人以從子作一季令得籤之人搏之中其有無雙隻乃不盃仍食少脯不中則免飲

江公酒兵三十一

千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洛議共論當不持但飲一盃則無他作

幾卿對驢三十二

飲飲脂酒壚寒慢且停車得酒不獨飲乃與驢

辛俱詣壚賞酒與僕各飲一盃如已無僕與主人之僕配與僕攀話皆不妨

曼卿蟹飲三十三

請君為蟹飲引首出復縮因則料其頭巢則生抄木此當飲三五今恐其二任意於三者之中作一驅左而後飲一盃或不如法罰二盃仍作蟹飲狀以頭伸縮就飲因去巾帽作扭手狀以口就酒巢尖蹲坐物上如在巢中亦不用手飲酒

宗之白眼三十四

蕭酒美少平玉樹臨風前奉觴時一酌白眼望青天稱美少豈得不能謳請歌一小令南此隨意然後奉觴作白眼狀

季鷹曠達三十五  
吳中張李鷹秋風蓴菜美即特一盃酒何用身後名有唱吳歌蔬酌半盃

再思高麗三十六

蓋道 再思面目似高麗酒酣起歌舞蒲座皆吹之自唱高麗曲而歌舞罷飲一盃蒲坐皆吹

張敞擒盜三十七

盜首補為吏小偷米買之飲醉緒其衣悉擒無一遺得令者為賊首先賞一盃坐中紅衣者為小偷不問幾人但犯身上一點紅者皆飲一盃乃唱山歌帽纓各及面紅者不在比限或盛暑無紅衣者則驗皮膚紅赤者皆是

艾子噉臟三十八

艾子醉後噉門人置猪臟本意欲恐之乃壁唐三藏得令者作吐吐而不與飲但打一好譚譚不好者罰一盃

焦遂五斗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與雄辯不覓驚四逆隨意酌酒不飲亦聽須談經史或古今文章之語須高聲即說尋俗者罰一盃不識字之人小說譚語等亦可

三問獨醒四十

皆醉我獨醒彈冠復披衣滄浪自清濁我歌漁父詞作楚音歌漁父詞或楚詞一章免飲或此日遇重午如得此令者終席不得飲



物而已歌却不免也

陶穀團茶四十一

可憐陶李士雪水羹團茶党家風味別低唱酌

流霞貧儒無酒可飲莫奈自吸命妓歌雪詞

而已却用骰子擲數一人作党大尉命妓淺

斟低唱無妓自唱亦雪詞

少連擊姦四十二

秀實曾擊賊姦臣我亦擊醉中正膽大爺也饒

不得得令者以筋捐席中敗興之客敗興者

作揖謝罪不肯揖者往罰一盃

梁商薤露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極歡何酒闌方唱罷薤露亦

能歌酒闌歌罷繼以薤露此所為哀樂失時

可罰酒一盃

嵇康彈琴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叙闊說平生恒願斟濁酒彈琴發

消音先誅舊事或平生心事然後歌琴詞飲

一盃

趙軛飲水四十五

久老送趙軛酒酌一盃水豈無尊卜酒分清乃如

此衆人勸得令者水一盃

阮孚解貂四十六

過集為常侍換酒解金貂若欲免彈劾一盃方

見鏡常侍解貂有司刻之若欲免罪飲一

盃不願飲須當還中一跪

白皮集卷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之如捲席目以為酒令況酒意

乃釋賊徒飲酒必無揖讓之容但蒲斟快飲

如倦白波入口故酒令名倦白波得令者如

此法飲一盃

穆生醴酒四十八

穆生不嗜酒楚元為設醴久之意已怠斯亦可

逝矣既不嗜酒久不設醴可與免飲

岳陽三醉四十九

洞竇橫一劍三上岳陽樓蓋見神仙過西風相

水秋神仙飲酒必有飄逸不凡之態唱三醉

岳陽一揖淺酌一盃不能者則歌神仙詩三

首

長吉進酒五十

龍笛聞鼙鼓暗歌并細舞勸君日酌青春忍

將暮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擲數四人作樂得

令者把主人一盃

曾君養士五十一

門下三千客其間珠履多鷄鳴已可鄙狗盜却

如何自得令之人左轉數起至第十客為雞

作鷄鳴一聲免飲第十一客為狗作狗吠一

聲起偷酒一盃契得令者免飲

一之類

山簡習池五十二

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歸時時能騎馬倒著白

接籬飲一盃作騎馬狀仍以頭巾及帽反載

謝諛風月五十三

諷不妄交接有酒時自酌入室惟清風對飲有  
明月對生者或客把得令者一盃以盃盞  
作明月照其面得令者還一盃右客  
得令之者面

宗武沽酒五十四

預恐亭中盡隔屋喚西家隣人有美酒稚子夜  
能除右向第二客以一盃酒於此人頭上迤  
過與得令人勸主人飲如得令者有父在坐  
乃勸其父

平原城燭五十五

夜飲燭忽滅客牽美火衣人衣統其纓盡絕乃  
不知咸筵上之燭少時不問有妓無妓皆許  
衆說惡口一語却不得棄時動手或日間未

有燭但俱閉目仍要藝語得令者於暗中飲  
一盃以贖牽衣之罪併免絕纓

相如滌器五十六

文園雖病渴滌器向琴臺時時頻顧望猶恐夫  
人來坐中之人肯作卓王孫者得令之人特  
洗盃勸夫人回水一盃以沃其渴或無人肯  
作夫人得令者自洗盃自喫水

長卿沐猴五十七

可咲擅長卿如作沐猴舞又欲與與狗開得此  
亦良若得令者作湖後舞又通向生中成坐  
之人作開狀既罷罰一盃如無成生者則不必  
酒

郭環裸飲五十八

昔有洛陽令姓郭乃名環裸袒呼進酒侍婢數  
十人得令者解衣令妓環立進酒一盃如無  
妓諸客繞之亦飲一盃而止

文淵酒紅五十九

缸酒五百神耳味置兩頭及覆以飲之疲憊當  
即休得令者先喫甜物一味進酒一盃作五  
呷後再喫甜物一味

畢卓盜飲六十

可咲畢吏部盜飲北舍即既曹窺下縛更醉亦  
何妨竊飲隣客之盃客執之呼以為賊乃命  
巨觥沃之仍罰做俚鄙詩一首

阮咸豕飲六十一

竹林有小阮盃飲無盃觴即豕亦 夾何異食  
糟糠用盃貯酒一盃作猪喫食狀於盆中眾  
飲之仍作猪叫座上亥主之人亦如此配飲

光逸窺竇六十二

大呼者何人此必我孟祖遽乎入飲之窺竇勝  
排戶得令者以手窺窺下大呼一聲對面者  
作狗吠一聲以吞衆人呼起之浮以太白

刑巫淫祀六十三

羊猪鮮且肥清醑更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者  
得飢得令者作師巫請神狀遍獻衆客一盃  
衆客作神享之

靈師花月六十四

飲酒尽百盃梟盧叱回旋有時醉花月高唱清  
且線得此者是僧作法事飲酒三五畢乃以



散子擲教一入則為韓文公僧求詩文公以  
文談正色排斥僧唱曲把酒陪告乃止

楊惲羔酒六十五

趙女善鼓琴奴婢皆歌呼酒後自拊缶秦聲何  
鳴鳴惲以田家自娛得令者作田父鼓盆擊  
碗作鳴鳴聲或山歌自飲一盃對坐者為趙  
女鼓琴餘客隨意群唱或歌或曲衆聲俱以  
發也

德秀彈琴六十六

陸渾佳山水著此元德秀彈琴日自娛欣然酌  
春酒以手作彈琴之狀或曰中丁寧隨意一  
酌

淳于一石六十七

嚴客飲最少情勸則倍之握手更多酌襟解不  
復辭此意有四意得令之人若值此席有尊  
客在上止飲半盃若得令者是席面已上之  
人或賓交相勸可飲一盃若坐無尊長而皆  
昵狎之客及有謳者可握手兩盃若謳者後  
點可喜肯解襟調笑隨意唱曲痛飲或願配  
飲者聽

樊魯卮酒六十八

頭髮俱上指暄目入披惟我死且不避卮酒安  
足辨作勇而且怒伏張目立飲一巨觥仍食  
生肉鮮之類

州明賦詩六十九

登高賦新詩濁酒聊自適盃盡壺自傾壺空絕

飲盡得令者登生物上立作選什四句不能  
者誦陶詩一首壺中有酒則酌一盃或酒盡  
壺空則偶未有酒則免飲若此日值重九可  
作三詩飲三巨觥仍泛菊

請仙獨酌七十

花下一壺酒濁酌無相新我歌自徘徊對飲成  
三人既在花下必須簪花自歌佳詞飲一盃  
隨意邀一人為月肯飲者飲不從則止

文君當壚七十一

文君奔相如其心自當壚長向琴堂下妖嬈與  
人作婦人喚人飲至生客自願飲者得令  
之人把盞口作琴調俯觴仍伴飲一盃若席  
間有妓得令者不願作文君起揖請代作亦  
可

吳姬歡客七十二

柳花蒲店香壓酒勸客嘗金陵皆子弟為我各  
盡觴得令者簪花作妓謳一曲勸坐上年最  
少者兩人各一觴亦回吳姬一觴

孟嘉落帽七十三

人言酒何好是未識真趣我醉不寬風吹了頭  
巾去科頭酌酒隨意多寬此日若值重九須  
作九日詩一首挿菊於髻法菊於盃飲三巨  
觥

孔郡糟肉七十四

何為市易爛因覆酒家甌君不見糟肉淹之更  
堪久得令者初自責白酒能害人何故常醉

自此當不飲矣復自勸曰酒亦能益人且更酌一盃遂一盃

杜康死日七十五

杜康 醒其死日在酉何為不會客不忍飲此酒得此日三四不得與令抽牌若此日值酉日乃謂之踏着火遂終席不得與令矣

黃公酒壚七十六

三戎與嵇阮昔為林竹遊二公今已往竹立使我愁王戎嘆嵇阮之亡今得令者亦思已死之交二人而以酒醉之若所思非其人者隨量罰酒

潯陽送客七十七

商婦撥琵琶促絃絃轉急添酒重回燈司馬青衫濕得令者作商婦彈琵琶請主人及席端各飲一盃畢主人仍作哭聲

王績待詔七十八

待詔何樂耶良醞可戀耳三升曾作斗稱斗酒李飲本飲三分今增作一盃頭只飲三分亦聽既稱李士必能誦書請讀經書一章

庾純行酒七十九

賈充宴住賓庾純亦與席純起為行酒衆人敢不契得令者執盃起勸坐上一二人量高既不得濫勸然酒到亦不得辭

葛伯仇餉八十

要其有酒食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言仇餉豈虛辭得令者奪人酒肉而飲食之如客人之

前無酒肉起斟壺中酒攪俎上肉荒忙如奪之狀

蕭猷神八十一

蕭猷守吳吳每與廌神飲歡至一斛酒色上神影得令者讀祝文勸對生客飲五分對客作神之狀而飲亦還勸五分

桃馥酒泉八十二

九河賣麴藥八穀為薪蒸庖姐七澤藥清池集餘生得令者自詠回回曲自飲一巨觥

孔奕水酒八十三

孔奕頗明察兩壘一乃水河為遂知之輕重有異耳此客得令主人密命僕斟水酒各一盃來以器蓋以任取一盃飲過水喫水遇酒契

酒不得辭

揚碓寄字八十四

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往奇字為君論得令者為碓揚生中肯以酒勸者酌得令之人一盃却說一難字如揚碓不識再罰一盃

馬周獨酌八十五

賈王合新豐主人不之顧會酒獨悠然觀者乃如堵為酒上主人者作不采得令者之狀得令者呼酒自酌一盃如店中買飲

元明通騷八十六

我聞王刺史盧子是佳器惟須讀離騷一飲和萬事讀離騷一章飲一盃

萬事讀離騷一章飲一盃



孫濟酒債八十七  
尋常行生處屢欠酒家絡欲貨此緼祀得錢乃  
償人得令者自酌隨意多少然後解衣還人  
也

馮生三絕八十八

清吟復艷歌琵琶得三昧長為不速客得酒且  
勸喜於座中獵酒有留之者則就坐然後作  
一詩謳一曲作琵琶聲狀乃次以三半盃

劉寬比怒八十九

蒼頭去市酒大醉始言還容乃罵畜產其辱孰  
甚焉得令者為蒼頭斟酒一盃置面前又之  
方飲席端罵得令者為畜生得令者要自殺  
主人責席端而罰半盃

玄石醉葬九十

刘公雖善飲勿飲千日醉誤奔疑醉死發葬無  
恙否得令者飲一盃遂隱几良久又直待下火  
令畢方起

白墮擒姦九十一

刘氏善醜酒鴻賓齋過藩盜飲醉被執因名為  
擒姦得令者斟酒一盃與下次得令之人共  
客得之又逆與下次之人遂飲之上兩人遂  
呼飲者為賊賊應日賊得酒喫了乃止

田父泥飲九十二

拾遺能住否 中為吾取高聲索果栗欲起時  
被時得令者作田父相留前次得令之客用  
碟子勸酒一碟且作村話及高聲取果子并

以時留客

郭肫被誣九十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喫酒李公何  
醉焉得令者以骰子任擲一人飲酒左右轉  
數皆不妨教著者飲隨意多少却稱得令人

姓名飲酒

陰鏗飲僕九十四

吾儕終日醉執不者知味坐客勿笑我人情乃  
如此得令者自不飲而飲執爵之人

嚴氏乳酒九十五

乳酒下清雲濃香幸見分走送憐漁父聞嘗得  
馬軍對面者作馬嘶勸得令者得令者勸漁  
歌而飲半盃

翅生風味九十六

玄真葉法善幻術誠荒唐遺致翅秀才風味不  
可忘得令者為葉法善作道士法事不攻行  
令之人為翅生作秀才舞把衆客一盃飲罷

衆謝二人

李必虛誕九十七

家人速洒掃洪厓今夜來又得麻姑酒使我深  
疑積得令者自稱誑賊飲酒酌一盃後復稱  
誑賊飲畢

案天之樂九十八

菱角執笙簾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  
意歌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教人各依樂器歌  
舞得令者欲飲則飲不飲亦隨

酈生落魄九十九

高陽有酒徒落魄不可及幸無人弱冠且請作  
長揖為強蕩書生狀作極長之揖生客免酌

薛濤改令一百

高駢鎮成都薛濤為酒佐公命改此令濤曰改  
亦可得令者當別行一小令以助衆賓之歡  
或一巡後復奉元令若無令既久自此止亦  
可

字畫之繁者

蘇繼顏

謝靈運

韓麒麟

李繼鸞

退歸讜

鸞鷹鷹

鱗鱗

蕭鸞

音聲同者

高敬魯

田延年

劉幽求

字畫類者

由甲

李季

臺字去吉增點成室

居字去古增點成戶

火炎昆岡

山火器

百金之士千萬五刑之屬三千

蕩蕩乎民無能名次次焉入樂其性

公子年身在江湖

魏闕鄭子真耕於岩石

名動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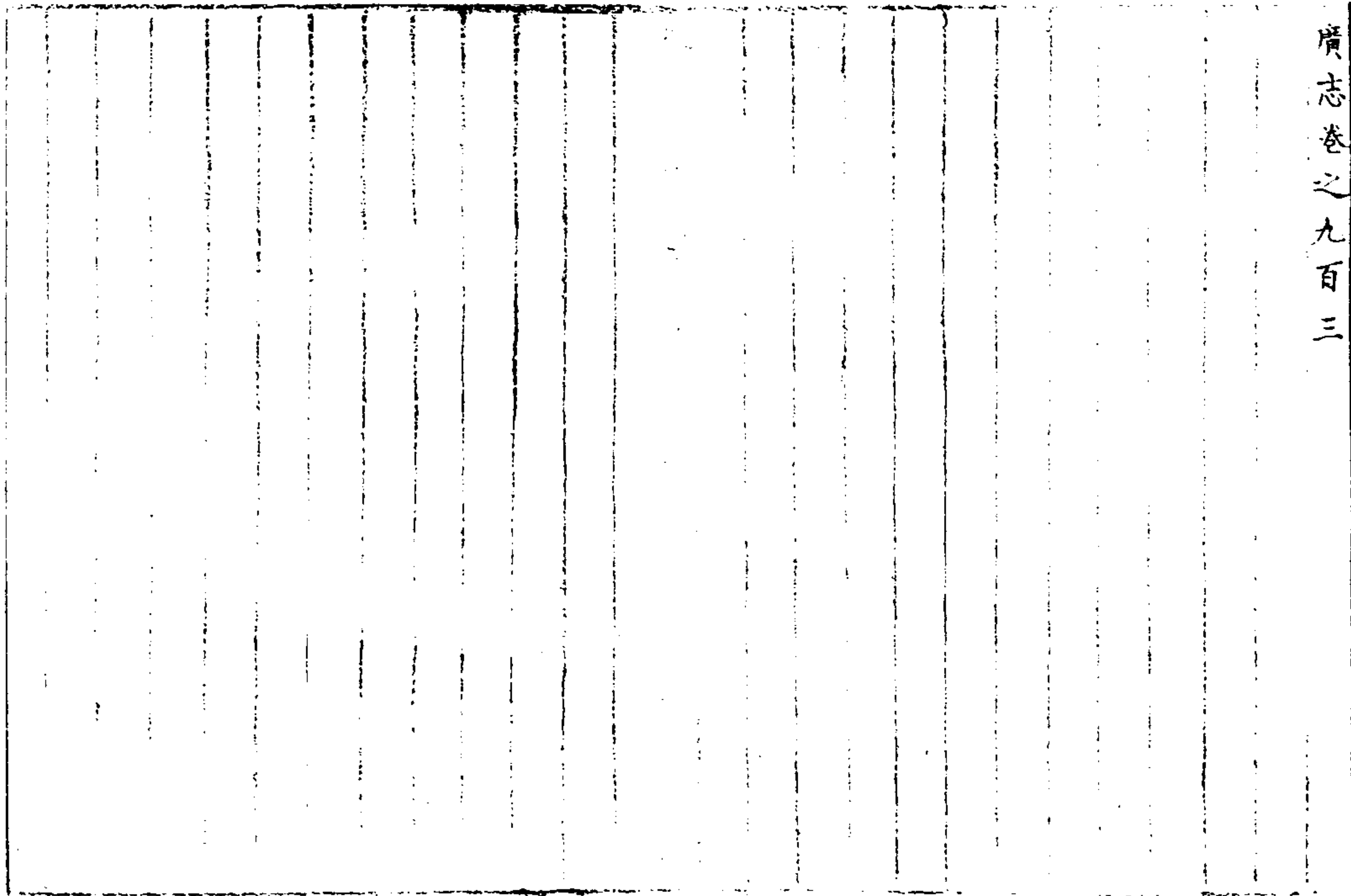
前徒似戈以北長者扶義而

運天德以君世散皇明而燭幽

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聯謂予粘頭續尾  
之嘗有客云雖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

居首者欲以昆崙子啓美焉也者矣焉也者  
央詳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令至口太白  
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佳頭盤唱遠輸長駝  
波卷白蓮擲未成盧注云頭盤卷白波莫走  
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孟元白一時之事  
爾  
國史譜稱鄭弘慶始初平素精四字令未詳  
其法





樂

要語

說文樂五聲八音摠名象鼓鞀木槿通論曰木樂為樂樂出於人心布於管絃彌廣則備鼓鞀曰象鼓形絲在木上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禹曰九功惟叙叙惟歌戎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也樂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聰 察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

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忽治之反也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

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 上謂之納汝聰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夔曰夔擊也考擊鳴求也玉磬搏也至拊也琴瑟以誅

祖考來格虞賓也世朱在位群后德讓下之樂下管

鼗鼓而如小鼓有合止祝敵也以上合樂笙鑄以間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當上之樂  
 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  
 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  
 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  
 可知矣上言以詠下言以問相對而言蓋與  
 詠歌迭奏也蕭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蕭  
 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  
 以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者來儀  
 若來舞而有容儀也  
 周禮大司樂之樂長掌成均之灋成均五以治建  
 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不和祇  
 也庸也帝孝父友弟善兄以樂語教國子興  
 也  
 詞述道其言諷動言以誦以聲言發端語曰答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如雲大濩大武樂二  
 大咸樂大磬樂大夏樂大濩樂大武樂五  
 以六律黃鐘太簇姑洗六同大呂鍾中呂應  
 聲徵商角八音金石絲竹六舞六樂大合樂  
 同聲所以大以示鬼神示和邦國諸侯之  
 以諧萬民知射以安賓客用之以說遠人之  
 以作動而索萬物  
 大師樂工之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射  
 六呂陽聲六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  
 聲六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  
 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鐘石  
 頌華鼓絲琴瑟匏笙竹管教六詩曰風國風

曰賦其音曰比為興與詩曰雅賦小曰頌  
 教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仰  
 登歌而擊拊人奏擊拊如形下管播樂器  
 也管者合奏鼓鞀也小大饗亦如之樂諸侯  
 大射帥鼓而歌射節大射之大師軍大起執同律  
 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徵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  
 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合在地為  
 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  
 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  
 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  
 然之合所會合陰陽之聲者本諸此乎六律  
 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  
 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律也十  
 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  
 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角角之聲  
 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  
 聲然五聲寓於八音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  
 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陽  
 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華絲居陰  
 陽之正是以危華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  
 音  
 同即六同也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  
 方陰陽之聲陰陽屬天以為樂器以有十二  
 律為之數度分寸三寸四寸為度以十有二  
 律量之數度分寸三寸四寸為度以十有二  
 律量之數度分寸三寸四寸為度以十有二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在為宮也

書曰聲依未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變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矣其十一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折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宮次第無窮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千戚羽花謂之

樂

情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

劉彘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絃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絃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木絃用

四十八絃為最火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怙慝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也皆謂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詔上行於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政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敢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鄭玄曰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









怨此音極其暴厲其後遂有華夷混融之效

我國家獲二帝三王之正統革去夷習而世俗

所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所以奏中聲之節

歌解愠阜財之詩以一洗金元允麗微未之

習不能無望於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

也從之純如也噉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

朱熹曰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

者美之實也舜紂克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

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

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

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

於斯也

子曰吾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顏淵問為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  
齊國其庶幾乎也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  
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  
幾乎矣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  
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樂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  
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  
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  
八其耳感其聲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  
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  
禮法不脩政刑苛荼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  
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  
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賊倫不可禁者矣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  
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順律以故  
其声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  
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此也律取黃鍾黃鍾  
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声致之  
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得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  
幾粒然後推而史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  
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  
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胡先生定樂取  
羊頭山黍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  
也

張載曰声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  
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  
大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  
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  
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  
焉然世之論中声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  
声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  
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  
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  
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  
用焉是以宮之一声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  
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声和與木和用與  
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  
声之中而非衆声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  
徵以若焉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  
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

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  
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有十二以其最大而沈  
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  
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王以盡五声二變之用則  
宮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時出於  
其外以取諸律半声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  
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  
諸半声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  
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  
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  
盡也諸律半声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  
半声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之上  
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



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鍾聲之前假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官當配仁之說者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本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土則水火之所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善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仁以包五善此明也

熹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實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奚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楊時諸賢之

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指秦黠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臣細不稍積之累年乃若異契著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致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有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次以致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若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聲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知之內每若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為長推為九寸而度其圓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符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索之柁黍下至王朴則果自用遂



專恃黍黍而金石亦不機致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殺秬黍中者實其倫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生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生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蟻無非生也律則寫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生為中生在氣為中

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丘濬曰臣按泰元定律呂新書朱熹為之序曰其中所謂黃鍾圖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生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所參定者既具於各條之下至是剗取序文而繼以元定截竹為管以求中聲之說是則朱是所謂先求生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也然此求其生氣耳而所謂約調節黍之管弦

氏又欲別為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辛書之存以俟後世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焉雖然此書之作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已已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今即其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教

甚簡約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

氏又與其門人攷訂禮書又定

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

鍾律分前後篇其前篇凡七

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

釐毫然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凡六條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黃鍾寸分數法六曰黃鍾生十一律教法大槩率米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達其樂制彙於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上下教千載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為後世作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半矣



廣志卷之九百五

歷代樂名

伏羲神農少昊樂 伊耆氏樂 女媧充樂

通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

持亦曰下謀見帝系譜隋志伊耆有帝籥

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閔神農五弦

事與功偕其來尚矣 明堂位士鼓賡稗蕭

籥伊耆氏之樂也此皆以御覽帝系語女

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者命堅

氏為班管在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既成天下

無不得理 孝經緯鈞命夫伏羲樂曰立基

神農樂曰下謀祝融樂曰屬續少昊樂曰九

淵此禮記周禮說大司樂疏三皇詩正義

古史考云伏羲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箏

則伏羲女媧已有樂矣 坤鑿度注神農改

女皇之太樂

元結補樂歌十篇二十章網罟伏羲豐年神農

云門黃帝九淵少昊五莖顓帝六英高辛咸

池陶唐大韶有虞大夏夏大護殷十代樂歌

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其義或存

黃帝咸池雲門 夬雲 英韶 十二鐘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

咸大磬大夏大護大武舞雲門以祀天神注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

能成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如雲之所出

民得以有族類大成咸池充樂也充能諱約

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疏卷者卷聚

之意大章雖充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

一為黃帝樂也周公以充時存黃帝樂咸也

為充樂名則更與黃帝樂立名曰雲門則雲

門大卷為一名禮記下三依按樂文志自黃帝

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

樂名也充增修而用之 昏也池施也言德

無所不施周禮曰大成正義也若依舊名則

曰大章若增修而用之則曰咸池周禮雲門

在六代樂之首故知黃帝立雲門之名大卷

之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充增修者既謂

咸池不增修者別名大卷周為黃帝於不增

修之樂別更立名是雲門大卷一也人司樂

項作六莖帝學作五英充作大章舜作招禹

作夏湯作護武王作五周公作勺勺言能勺

先祖之道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

夏大豕二帝也招繼充也大章章之也五英

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注師古

曰咸皆也池言包容浸潤也故云備矣莊子

黃帝有咸池充有大章咸池子樂章也天運

篇北門咸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咸

帝曰吾奏之以人懲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

之以大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

文武經論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  
 無怠之去調之以自然之命動於魚方居於  
 窈冥云云世疑之稽於聖人天機不張而五  
 官皆備此謂之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  
 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  
 滿天地苞裹六極故惑也注此乃無樂之  
 列子奏承雲注黃帝樂 呂氏春秋仲夏紀  
 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樂一鑄十二鐘  
 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仲春之月乙卯之日  
 在空始奏之命曰咸池注二篇五淮南子  
 齊俗訓有虞氏之祀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夏  
 后氏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殷樂大  
 濩晨露周樂大武三象棘下 楚辭張咸池  
 奏承雲選註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顯  
 帝樂曰五莖帝學樂曰六英 五經通義黃  
 帝樂為咸池者道皆祀於民咸池祀也  
 崔靈思曰舞樂之始興於黃帝 詩正義大  
 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用  
 雲門明其聲音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  
 之所歌即是詩也 韓非子師曠曰黃帝合  
 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  
 黃帝軍樂 愷樂  
 後漢志短簫鈇歌軍樂也軍樂黃帝使岐伯  
 勸戰士即周愷樂愷歌也音志漢短簫鈇歌

其名以祀功於承鹿帝乃命始吹角為龍鳴  
 以禦之魏武北征烏凡軍志思歸咸為中鳴  
 宋志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  
 也周官曰愷樂 唐景龍二年十二月  
 侍御史唐紹上疏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  
 以為警衛故摑鼓曲有靈夔吼鵬鸞爭石墜  
 崖壯士怒之類  
 顓頊六莖 承雲 六莖 帝學五英  
 九招 六列 六英  
 漢志顓頊作六莖帝學作五英五英英茂也  
 六莖及根莖也下 呂氏春秋顓頊生自  
 弱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  
 行其音熙熙凄凄銜銜顓頊好其音乃令飛  
 龍作效八風之音以命之曰承雲以祭  
 上帝乃合舞先為樂倡舞乃偃浸以其尾鼓  
 其腹其音英英和帝學命咸墨作為舞歌  
 九招六列六英有律作為擊鼓鐘磬吹簞管  
 壎箎鞀推鍾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學大喜  
 乃以康帝德舜修九招六列六英湯修九招  
 六列 列子奏承雲六莖九韶晨露注六莖  
 帝學樂 周禮正義同樂緯曰顓頊之樂  
 曰五莖帝學之樂曰六英注六英者六合之  
 英五行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注引樂  
云宋志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  
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宋志曰六英能為天地  
四時六合也 帝王世紀高陽氏命飛龍劬八



風之音作樂五英以於上帝高辛氏化被天下作樂六莖通典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帝嚳作五英英謂華茂也白虎通禮記曰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六莖言和律曆以謂陰陽五英言調和五聲以養萬物淮南子耳聽九韶六莖顓頊樂也漢歷志少昊高陽高辛周與其樂政焉不載拾遺記高陽氏有浮金之鍾沈明之磬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音清容後魏志顓頊作承雲之舞文心雕龍帝嚳之世成莖為頌以歌九韶楊炯少室銘曰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元結補樂歌作五莖六英言得五德之根莖總六谷之英華通志氏族略虞舜有五英樂有掌中英者因以為氏通監外紀云漢禮樂志帝王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充大章大成十五弦瑟周禮舞大成注大成成也充樂也充能禪均形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奉經歸大成待用樂記大章章之也注充樂名言充德之章明也周禮缺文或作大卷莊子充有大章又前漢志樂曰大章呂氏春秋帝充立乃命質為樂質帝質乃效山林谿之音以歌乃以麋鞀置正而鼓之乃

搏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獻鼓穢乃并五弦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漢書帝曰充白虎通充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公羊注充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大磬韶箛招樂九韶六列六英二十三弦瑟九磬箛韶舜廟堂樂周禮大司樂舞大磬舞大磬以在四望注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充之道疏元命包曰舜之民樂其紹充之業九磬之舞注當為大韶書益稷夔曰曼擊鳴球曼擊球以作得附琴瑟以誅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致樂也明上下給樂各有笙鏞以間鳥獸踏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疏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九變其實一也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大小皆備也古文云舜典命夔典樂教胄子大禹謨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勸之以九歌其樂之而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箛者箛也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情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樂記韶繼也注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充之



德周禮曰大韶舜作樂以賞諸侯論語樂則韶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孔子與齊大師語樂問曰四忘木於十載而後呂氏春秋舜立鼓機一作延乃梓一作鼓機之所為瑟蓋之八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音以通八風列子九韶注舜樂莊子舜有大韶淮南子見上尚書大傳維五紀奏鍾石論人声始欲更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詳此之招為賓客雍為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皆樂名

白虎通舜樂曰蕭韶漢志先作八章舜作招招繼充也其公干注舜道也帝舜命夔典樂又以外賞諸侯至春秋時陳公子苻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文始舜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七舜韶樂漢高祖改名文始曰泰得說文舜樂名節韶史記見舜招節注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李斯書服虔象武注樂動声儀曰舜樂曰蕭韶一云大韶大戴禮五帝德舜使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卿雲歌曰於予論樂配天之靈襲手鼓之輕手舞之

舜七始樂

漢律歷志音曰予欲聞六律五声八音七始詠以出内五言女聽注所載舜與禹子音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帝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樂志安世房中歌之七章七始華始肅倡和声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如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為樂名如六英也郊祀歌靈安留吟清黃注清黃謂四時之樂也大始本舜招舞隋志鄭譯曰周有七音之律黃鍾林鍾太簇為天地人之始姑洗蕤賓南呂應鍾為春夏秋冬之始是以為七舜五樂黃帝五鍾成周六樂

漢郊祀志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云云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注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簧季夏鼓秋則鍾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王者五玉即五瑞

樂緯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埙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祀敵

舜南風樂



見琴類 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注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 正儀夔欲天下周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考也

舜樂歌

尚書大傳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見賦

注樂緯動声儀曰孔子曰蕭韶舜之遺音也

温潤以和似南風之至

詩外傳曰韶用千戚非正樂也

五帝詩樂

詩正義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

山海經祝融生子長琴是度槿山始行樂

舜樂名 九奏樂

尚書大傳虞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

四典沉四海封有十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

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

伯之樂舞絳離其歌声比今謹名曰哲陽儀

伯樂舞絳哉其歌声比大謹名曰南陽中祀

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

其歌声比中謹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

其歌声比大謹名曰朱于秋祀柳殺華山貢

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声比小

謹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声比中

謹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

伯之樂舞落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此上有

縵歸既于爾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

貢正舜而九族歸之其成注云此樂之樂名

宋志魏公卿奏曰蕭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過一嬰兒擊一壺

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瑞孔子謂御曰趣驅

之韶樂方作樂記郊特牲疏虞氏大祭亦先

作樂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虞擊鳴球云云

此宗廟九奏之効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

奏

禹大夏 夏籥九成 禹承夏樂

周禮大司樂教國子舞大夏注大夏禹樂也

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樂動也

禮記樂記夏大也注禹樂名也言禹能光大

堯舜之德 祭統八佾以舞大夏注禹樂文

舞也 明堂位皮弁素積枹而舞大夏疏六

見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三王服用

皮弁舞夏樂 內則舞大夏疏禪代之後在

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皆之 左傳季

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

能修之 公羊傳子家駒曰朱干玉戚以舞

大夏注夏樂也 莊子禹有大夏 漢志夏

大夏二帝也 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日

夜不懈通大水决壅塞鑿龍門降通澗水大

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游以利黔首

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注九以昭其功

白虎通大夏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公



羊注夏時民樂入其三聖相承也 竹書曰  
 夏后啓舞九韶 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  
 九韶 騷經啓九辯與九歌注也奏九歌而  
 舞韶注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  
 大荒經夏啓得九辯九歌注也山海經  
 夏后聞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韶於大穆  
 之野 通典禹命登扶氏為承夏之樂有鍾  
 鼓磬鐸執鍾所以記有德椎鼓所以謀有道  
 擊磬所以德有憂挫執所以察有訟理天下  
 以五聲為銘於冀虞 詩正義曰有商頌而  
 無夏頌蓋周室之初記錄不得  
 九招樂音韶 禹度數聲樂  
 史記舜紀唯禹之功為大坡九山之九澤沃  
 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財來貢不失厥宜方五  
 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折枝渠  
 夏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  
 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注也  
 帝始 夏本紀舜德大明於是夔竹樂祖考  
 至羣后相讓 云云帝用此作歌 云云於是天  
 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為山川神主 戶為  
 律身為度相以出 山海經注竹書曰夏后  
 開舞九招注也益稷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細五言汝聽  
 湯火護 九招 韶護 護樂 晨露樂  
 殷秦林樂 二樂

周禮大司樂舞大護注大護陽樂也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  
 左傳季札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注殷湯樂疏曰韶亦紹  
 也言能紹繼大禹也注也  
 漢志湯作護護言救民也注也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夏為無道暴虐萬  
 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卒  
 陸州以討桀之罪功名大成默首安寧湯乃  
 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  
 其善注皆樂名注也  
 墨子三辯篇程繁問樂墨子曰湯立為王事  
 成功五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循  
 九招注也商頌置我執鼓箋云美湯作  
 護樂疏曰大護之樂殷之樂也改夏之制始  
 植我殷家之樂執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  
 云云是成湯作護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  
 之樂蓋大護之樂別曲名也注也  
 樂六代之樂 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商人識  
 之故謂之商注也  
 韓詩外傳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  
 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使人惻隱而  
 愛仁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使人恭敬  
 而好禮 白虎通陽樂曰大護言能護民之  
 急必公華注殷時民樂入其護也







曰病不得其象也周禮味嘆淫液之何也對  
 曰恐不違事也發揚蹈厲之已否何也對曰  
 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生  
 也左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  
 傳也有司與樂者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  
 之志荒矣子曰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  
 言是也賈諸請曰敢問遲之遲而又  
 又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千而  
 山立武王之事也武王特命發揚蹈厲大  
 公之志也武成武亂皆坐列也周召之治也  
 夫武始而比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  
 南四成而南因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獲綴以崇武成而周召公

三才廣志 卷九〇五

武王周公作武 荀子武王合天下立樂  
 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注武象起而韶護廢矣  
 禮論步中武象趨中韶護韶護武洵桓節  
 簡象注簡象趨中韶護韶護武洵桓節  
 紳瑞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注紳瑞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  
 淮南子周人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  
 春秋繁露武王作象樂繼文以奉天樂苑  
 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通典泰始  
 皇平大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注皇平大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  
 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周五行  
 樂之色注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周五行  
 武舞曰大李斯書云韶虞武象注樂動戶儀曰  
 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象伐時用干伐



宋志周存六代之樂至秦雖餘韶武而已  
後魏志漢世唯存虞韶周武  
通監外紀武王元年已卯誓于孟津前歌後  
舞

周六代樂 六樂 三樂

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掌成均之法以治建  
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注五帝之制也  
均之調法其音大和可樂受此成事已調也樂  
師主調其音大和可樂受此成事已調也樂  
月令仲春丁未祭樂正以調合樂也  
吉日大合樂天子命樂正以調合樂也  
物之所助陽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祭放替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日雲門  
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其則言其德  
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也大咸成池堯  
樂也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其德無所不施  
舜曰大磬言德給堯之道禹曰大夏言德能  
大中國湯曰大濩言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周  
曰大武言德能成武功以六律六同五音八  
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注大合樂者備  
樂即上六舞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賓客以說遠人以及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  
祭以享以記注前大謂各用一代之樂  
序故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  
云序故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  
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也成池大乃  
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  
歌函鍾歌一昭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



小呂一曰舞大武以事先祖乃奏舞射歌  
 天鍾一曰舞大武以事先祖乃奏舞射歌  
 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先公凡六樂者文  
 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番變致  
 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致鱗物及丘陵之示  
 四變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致介物及土  
 示六變致象物及天神注樂成則更樂也此  
 而物六奏樂凡樂圍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  
 徵姑洗為羽相此之需鼓需鼗孤竹之管雲  
 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及日至於地土之園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  
 樂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而呂為羽  
 相此律之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成  
 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  
 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相此律之鼗  
 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  
 之舞注謂為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  
 入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禘大祭也圍鍾  
 夾鍾也函鍾林鍾也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  
 堅剛也注及應傳古說天地宗廟皆不用商  
 其正也注及應傳古說天地宗廟皆不用商  
 而宗廟不用謂此也注及應傳古說天地宗廟皆不用商  
 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  
 徒南表向第三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燕禮  
 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雲門已下是黃帝先  
 舜身殷周者並依樂緯及元命包八合樂者

應腥之儀合樂之時用之也合樂用六代分  
 樂序之皆用一代三禘下神亦用一代天用  
 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韶依上分樂之次  
 序尊若用前代早者用後代為差也 大香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注大同六樂之節奏  
 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和舞保民  
 教六藝二曰六樂注雲門大咸韶夏護武也  
 疏保氏教六樂教以書大司樂教以舞 大  
 司徒三物教萬民三曰大藝樂注六樂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左傳莊二十年  
 樂及偏舞注六代樂 春秋疏魯禘祭用四  
 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為  
 裕大禘小天子裕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  
 樂 公羊注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  
 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周者假以風化  
 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  
 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  
 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  
 大德廣及之也 商頌箋周用六代之樂故  
 周八師有商頌 維清疏象舞不列於六樂  
 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  
 之 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  
 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  
 代之樂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  
 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  
 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岳鍾聲之調歌者謂



堂下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度  
泰者常以陽聲為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為聲  
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  
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取美故  
三祭用之宗廟加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  
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  
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  
陽相配二調共作一代之樂故為六樂大蜡  
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  
樂故終不過六 漢郊祀志凡六樂奏六歌  
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 通典奏始皇平天  
下六代樂唯韶武存 易氏曰大合樂謂求  
神之設合六代之樂以致之分樂而序之謂

薦神之際各有其序而六代之樂各以類舉  
六代之樂惟舜可攷六律以左族為序六同  
以石轉為序六舞以歷代先後為序凡樂者  
有樂之本有樂之用有樂之變大司樂之職  
有求神之樂有薦神之樂有用一代之樂有  
用六代之樂 劉氏曰六變者雲門之樂一  
終咸池之樂蓋八變而終九磬者磬九變而  
一終書云蕭韶九成 劉氏曰天子設司樂  
之官諸侯有樂正之職 月令正義按易繇  
通卦驗云云注調伍行謂五英 樂名調律曆  
謂六莖 樂名調陰陽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  
行謂大韶夏夔武  
房中樂

儀禮魚禮有房中之樂注莊歌周南召南之  
詩而不用鍾磬之節后夫人諷誦以事其君  
子詩譜云文史歌之以節義序 詩君子陽  
陽左執黃石招我由房注國君有房中之樂  
正義執笙招我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  
內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  
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鄭  
志張遠問云云答曰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此  
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在天子  
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箋云欲  
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  
也 詩正義王肅云自閔雅至采芎后妃房  
中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鸛巢米繁

記合樂三終正義周南召南國風篇也主后  
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 禮磬師注燕樂  
房中之樂陰聲也疏此即閔雅二南也謂婦  
人在妃以風喻君子之詩 內宰正后之服  
位詔其禮樂之儀注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  
泣謂房中戶內及防所立處 世婦注內羞  
房中之羞也 詩常棣云王與後於房中  
禮疏按尚書多士傳云大師鸛鳴于簾下然  
後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 通典周公作勺  
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 清室周曲平調  
謂之三調下先復代 宋志按周禮注云安世  
樂猶周房中之樂也 唐志平調清調周房  
中樂遺聲也











禮四時皆用樂文王世子六凡大合樂必遂  
 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遂發味焉登  
 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又祭義疏見  
 樂歌 樂章  
 周頌釋文周頌三十一篇皆是周室太平德  
 洽著成功之樂歌南陔白華華黍釋文此三  
 篇蓋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  
 詩正義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後變雅始  
 厲三 詩譜序曰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  
 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制禮作樂而  
 頌聲興焉謂之詩之正經 先儒說二南二  
 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者莪二十二篇為正  
 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  
 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  
 尚書大傳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  
 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  
 王 水經注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庚天子浮  
 子榮水乃奏廣樂又引樂緯曰昔婦典叶聲  
 律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賓于天得九辯與  
 九歌焉 曲禮疏熊氏曰按春秋說題辭樂  
 無大夫士制鄭玄歲膏膏從題辭之義無  
 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狂少牢無樂  
 魯四代樂 禘樂 四代樂器 見樂器  
 左傳襄十年荀偃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疏雅周公  
 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別祭羣公則用諸侯

之樂諸侯之樂諸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  
 也  
 明堂位禘祭雅用大武入身而不言韶護以  
 二十九年魯為季禮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  
 樂魯皆有之 祭義禘有樂而尊無樂  
 三禮義宗禘樂用夾鍾為歌奏以無射之調  
 穎容釋例曰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樂  
 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  
 吳季札觀周樂  
 左傳襄二十九年夏六月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周樂 記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樂  
 使王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勤  
 而不怨歌即廊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之  
 為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歌鄭曰美哉其細  
 已甚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國未可量  
 函曰樂而不淫秦曰能夏則大魏曰大而婉  
 險而勇行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民乎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創以下無識焉  
 第七則定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  
 之道民焉 鄭小雅曰為大雅曰曲而有直體  
 其文王之德乎頌曰至矣哉吾聲和八風平  
 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南  
 籥者 文王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 武王  
 曰美哉周之盛也 諸詩而後舞諸樂 韶漢  
 見舞大夏者 鄭曰美哉勃而不德韶謂舞樂



曰德至矣哉鍾其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注魯用四代樂  
 故及韶劑而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  
 雖已沙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  
 請作周欲樂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  
 其與衰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致正  
 義魯唯用四代之樂不得大成樂有  
 歌有舞歌則誅其詩而以聲播之 功其  
 容而以曲隨之歌在堂而舞在庭以貴人  
 先歌後舞  
 晉賜魏絳金石樂 齊君臣相說樂  
 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悼公以師悝師觸  
 師鷓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大樂二  
 三  
 八晉侯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或  
 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於是子始有全  
 石之樂疏大夫得有鍾磬之樂有功乃賜之  
 十二音悼公 孟子齊景公召大帥曰為我作  
 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商  
 君何尤 樂記師乙曰齊者三代之道也  
 齊人識之  
 漢制氏雅樂 宗廟樂 休成樂  
 志漢興樂家有制氏 志同文以雅樂聲律世世  
 在大樂官但能紀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高  
 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  
 于廟門奏嘉至備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承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朱簫肆舞也  
 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虎弦亂入聲欲  
 在位者備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  
 下奏休成之樂 注所奏也 美神明既享  
 也皇帝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  
 成也 祭先師禮後志 禮記  
 漢昭容禮容樂  
 志高祖六年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猶石昭  
 夏也王出武德舞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舞  
 入舞樂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  
 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  
 事尚注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 昭容樂  
 隋志牛弘曰昭容生於武德猶古之韶禮容  
 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  
 漢安世房中樂  
 志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  
 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  
 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樂楚聲也孝惠二  
 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曰安世  
 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大孝備矣七  
 始華始我定歷教海內有姦大海蕩蕩安其  
 所豐草萋雷震震桂華美芳磴磴即嘉薦  
 芳矣皇皇鴻明後則師德孔容之帝承帝明  
 德 古詩首有篇名 獨往美芳 兩章 首章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  
 樹羽林 其盛古曰 在 雲景香真金文秀華庶







之為文帝廟為昭德之舞 宣紀本始二年十月詔議廟樂

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哀先帝詔丞相御

史曰武帝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其與列侯

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臣大議廷中皆曰宜

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已德澤於民不宜

為立廟樂公卿共難云云有司遂請尊孝武

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如五行之舞

漢樂記 河間雜樂 郊廟詩歌周樂典

禮樂志叔孫通後河間獻王承禮樂古事

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

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異河間獻王

有稚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

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肆之歲時以節教然

不常御令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

調軍又不協鍾律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

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謂者常

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弟子宋暉等

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以為漢

承秦後賴先帝聖德傳受兼聽修廢官立太

學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大儒公

孫弘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

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夫

觀聽者但聞其鏗鏘不曉其意而欲與風論

衆庶其道無由今暉等守習雅學大指歸於

與助教凡宜備備樂以維絕未微風示漸  
內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明當議後寢  
九奏於公卿事惟樂用四人給事惟樂六十八  
可能

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時得  
其樂人竇公獻其畫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  
樂章也武帝持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  
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舞與  
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受帝山  
王禹禹成帝時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別  
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  
徵記王禹禹成帝時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別  
十四篇

禮記正義二十四卷記無所錄其二十三篇

之日今總存焉鄭目錄云樂記者以其記

樂之義蓋十篇合為一篇樂本樂論樂苑樂

書樂禮樂情樂化樂象一云賓年賈師乙魏

文侯已上今樂記所取分樂記有魏文侯乃次

有別分列不向其樂記第下亦樂記名以樂記

為第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奏樂第十二樂

器樂作意始樂雅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

昭頌竇公總為十二篇名在古亡按別錄禮

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

禮記在劉向前

通鑒元光武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

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雅道







廣志卷之九百六

樂制

漢古兵法武樂 黃門武樂 黃門鼓吹

鼓吹曲又見前

前志哀帝罷樂府詔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至茲郊鼓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

祭遵傳建武八年秋從車駕上隴及置破布東歸過沂幸遵營勞亭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注前音曰時名倡皆習黃門武樂執干戚而舞也文選注引桓譚新語曰漢之三

人

通典漢鼓吹曲有鼓歌

唐志樂類漢魏吳晉鼓吹曲四卷鼓吹樂章一卷

詩正義楚桓王時有朱鷺合番飛翔而來身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晉志漢時有短蕭鼓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木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一作暉高臺遠如其石留務成玄雲

黃爵行鈞竿多序戰陣之事列於鼓吹 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 班壹以進推邊出入弋獵在旗鼓吹

段類為并州刺史召還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

吳諸葛恪拜將軍授祭戰武騎三百備威儀作鼓吹

周倫賜鼓吹 吳質為北中郎將詔將軍列

晉泰始三年羅憲避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祭戰

曹植有謝鼓吹表云蕭管之樂

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鼓研研以輕投蕭嘈嘈而微吟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詳見樂章

漢樂六家

藝文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吟趙氏

七篇名定雅琴師氏八篇名中雅吟龍氏九十九篇名德

隋志梁沈約曰秦代滅學樂經殘亡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

事者以作樂記劉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云龍氏雅吟百六篇雅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

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也 隋經籍志樂籍三卷宋均注 張純傳云樂

動聲儀注樂籍文選注二禮正義皆引之詩正義引樂籍稽嘉宋均注

隋志引樂籍稽嘉動聲儀 選注引稽嘉



後律志注引叶圖儀

漢樂元起 唐志桓譚樂元起二卷又琴操二卷新出舊

善鼓琴 蔡邕傳著叙樂 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

五行志注引阮籍樂論

隋志樂元二卷魏僧撰歷代樂名一卷

漢樂經見後迎氣樂

隋志梁沈約曰秦代滅學樂經殘亡

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

引樂經云黃鍾磬云云 馮相氏注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

續律曆志注鮑鄰引樂

周禮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

後長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與三

九圖所引樂經同 論衡曰陽成子長作樂

尚書大傳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四

回鳳凰喑喑

呂氏春秋仲夏紀有大樂後樂適音古樂篇

季夏紀有音律音初制樂篇

隋經籍志有樂經四卷

唐志李玄楚樂經三十卷

漢南郊樂 郊祭樂 祭記志世祖二月辛卯祭天泰山下南方祭

神階從用樂如南郊永平二年祀五帝明堂

奏樂如南郊 通典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州建武十二

樂器如高祖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顛玄

真雲翹有命之舞明堂北郊並奏樂如南郊

迎時氣五郊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

歌朱明兼二舞 前志哀帝詔郊祭樂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

光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祔祠南北郊外

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祔祠南郊

用六十七人不可罷 漢郊廟樂器 光武紀建武十三年益州傳送公孫述醫師

郊廟樂器 蔡車輿輦法物始備

續志司空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

隋及武官天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

廟志周樂三百八十八人漢雜樂即杜夔能曉

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 劉歆入樂壁記

云漢祖歸千戚之容光武尊郊祀之樂

漢四品樂 十二門詩 五方樂

後禮儀志注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

入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

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

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爾豈和鳴先祖

是聽食舉樂王制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人



食則令奏鐘鼓二日周頌雅樂典辟雍樂射  
 六宗社稷之樂辟雍樂射考經所謂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  
 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  
 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乎声音用乎宗廟  
 社稷祀乎山川鬼神三日黃門鼓吹天子所  
 以燕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  
 也其短簫鏡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  
 作以建威揚德風動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  
 捷令凱樂軍大獻令凱歌者也孝章黃帝親  
 者歌四章列在食舉詩又制靈臺十二門詩  
 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祭禮志章帝元和  
 二年四月作詩也  
 靈帝熹平四年正月月中出靈臺十二門詩下

天子樂官習誦被声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  
 以錄成樂志四品樂者天子祭禮頌樂黃門  
 大黃中祀樂軍樂之也  
 律曆志注薛瑩書曰上以天常樂丞鮑鄴等  
 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  
 七月鄴上言王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  
 養神明求福也應今官樂太有但簇皆不應  
 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  
 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  
 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氣也  
 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詔下  
 太常太常言作樂器真錢百四十六萬上奏  
 寢今明詔下臣防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  
 特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繼頌之音其

禮賈甚備詔以陽言下三公  
 晉樂志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天子道儀  
 雅頌事適中和其有五方之樂即大樂九變  
 天神可禮者也宗廟之樂社稷之樂辟雍之  
 樂黃門之樂短簫之樂魏社稷傳雅樂四曲  
 鹿鳴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詩  
 漢食舉樂又見四品樂  
 禮儀志歲首入朝賀其儀云六舉觴御坐前  
 司空奉羹入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  
 賜宴樂大作樂注奏樂儀曰德陽  
 此正北處上陵之  
 儀天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  
 宋志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政事食舉有鹿  
 鳴承元氣六曲三年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

皇姚二曰六騏驎三曰竭肅雍四曰陟叱狝  
陟叱狝相合前六曲以為宗廟食舉如宗廟重  
 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食舉減宗廟承  
 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曆數二曲合七  
 曲為殿中御飯食舉又漢太樂食舉十三曲  
 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挾安五  
 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  
 曰清涼十曰涉入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  
 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晉荀勗傳玄  
 並為歌詞魏時省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  
 蔡邕論叙漢樂一曰郊廟神靈二曰天子享  
 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簫鏡歌  
 東都賦食舉雅徹大師奏樂注蔡邕禮樂志



日漢樂有四品一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諸  
會食舉也謂永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  
舉又見月令  
通典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又見樂章  
馬融長笛賦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  
勸柄君子食舉謂進食於天子而設樂食  
竟奏詩之樂以徹食恭禮樂志曰天子中  
樂殿中食舉樂也周禮曰及徹而歌徹又曰  
王以樂術食  
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大食食奏鉦鼓  
漢大子樂人見四品樂  
紀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樂為大子樂十  
八年十二月癸巳有司奏明帝作登歌正子

樂  
官志大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丞二人盧植  
曰令丞如大胥小胥  
禮儀志冬夏氣至五刻大子具樂器列前殿  
曹褒傳父充為博士顯宗即位上言漢再受  
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疎闊不可為後嗣  
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宜制  
以示百世師問制禮樂云何對曰河圖括地  
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  
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帝善之下詔曰今欲  
改大樂官曰大子樂永平三年詩曲操以  
君子我志漢短前歌之視交命其十二  
述以功德代美

東都賦揚世廟正子樂禮入香注漢大樂  
律云云禮小香注管如蓬而小今大子樂  
官存焉鼓入疏鐸于注律同  
詩疏祝敵形狀蓋依漢之大子樂也  
漢月令迎氣樂樂經黃鍾樂器詳見迎氣  
總章樂  
紀明帝永平二年始迎氣于五郊注續漢書  
云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南郊歌朱  
明舞雲翹中央歌朱明舞雲翹育命西郊歌  
白藏舞育命北郊歌玄冥舞育命皇覽育命  
章帝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樂注東觀記太  
常丞鮑鄴言云云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言

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  
為可因歲首發入蕝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  
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  
二月迎氣防所上也行十  
律曆志注薛瑩書建初二年七月大常丞鮑  
鄴上言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  
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樂但有太族皆不應  
月律可依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  
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  
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  
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  
唐楊收傳西京郊祀宗廟樂雅用黃鍾一均  
章帝時大常丞鮑鄴始從十二宮夫旋宮以



七聲為均也始以律呂為宮商角徵羽五音為之相次也

紀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鹿

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注東觀漢記曰

元和以來音疾不調修復如舊典

西漢樂奏定典非見律也獻帝建安八年冬

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北郊禮章始備八佾

舞禮記註官名

漢雅樂填鹿鳴

紀永平二年正月宗祀明堂樂和八音十月

養老辟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十月閏四月

甲午南巡狩幸南陽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

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填鹿和

之以娛嘉賓注鄭玄注周禮填鹿士為之大

如馮子鄭衆曰有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鹿

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

前傳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

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和之選注閔洪琴

賦曰汝南鹿鳴蔡邕琴操曰鹿鳴周大臣

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

雅樂即杜夔傳四曲一曰鹿鳴

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

鳴狸有鵲巢黍繁黍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

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問歌云云

漢闕里作六代樂

孔傳唐元和二年春肅宗東巡狩還魯幸

闕里以大牛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

之樂大會孔子弟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

會儒者講論紀二年二月東巡三月注黃帝

曰雲門堯咸池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周大

武詳見章祀類

漢九賓樂又見上

禮儀志上陵畫漏上入鴻臚設九賓隨立殿

前詳註曰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注蔡

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作九

賓徹樂舍利徒西方來戲於庭乃畢入殿前

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郭日畢化

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以

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

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踣局

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

延小黃門吹三通

安帝紀延平元年即位十二月乙酉罷魚龍

曼延百戲注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舍利之

戲徒西方來戲於庭激水化為比目魚嗽水

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

日光曼延者戲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

百尋是為曼延

武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注文穎曰兩兩

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益雜技樂也已俞戲

魚龍曼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此注戲

兩上三百里內皆觀又見後漢書



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注平樂館入作樂處也

漢八能樂 八年陳音

後律曆志天子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

禮儀志注樂叶圖徵曰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作陰樂以成天文日夏至作陽樂以成地理又詳見黃鍾張

易通卦驗日冬至入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行或調律曆

或調陰陽政德所行八能以備入主乃縱八能之士擊黃鍾之鍾入敬稱善言以相之也

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擊黃鍾之鼓

鼓用革焉員徑八尺一寸鼓黃鍾之琴瑟用

祝木瑟長八尺吹黃鍾之律間音以罕長四尺二寸黃鍾之音得窅窅之律應夏至如

冬日至之禮舞八樂樂門五夫六堂六黃鍾之音調則窅窅之律應聲磬和則林鍾之律

應此謂冬至成天文夏至成地理鼓用

黃牛皮負徑五尺七寸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間音以蕭長尺四寸注此律必以九

月令仲夏止声色注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年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

其道也仲冬去声色注易及樂春秋說云各至云云此言去又相反

漢五樂 八音樂 見上  
續律歷志注樂叶圖徵曰五樂皆得則應鍾應見後黃鍾張

禮儀志上陵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

漢清樂 通典清樂者其始則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以

宋舊典樂器刑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晉朝播遷其音分散

魏樂論 劉劭傳明帝時劉劭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二十四篇事成未上人于劉劭

選 晉書荀勗云魏氏增損漢樂為一代之禮

阮籍亦有樂論 文章序錄曰裴秀著易及樂論

唐志梁武帝樂論三卷樂社八義十卷 隋志梁有樂義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又鍾律緯六卷

魏廢古樂 雅樂四曲漢雅樂曲 上京曲

魏大鈞樂 見身類

晉志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即河南杜夔能識舊

法云云考會古樂始設軒縣鍾磬而黃初中樂王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

王樂等各造新曲其聲思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



王晉古戶辭及入和中左延年改夔夔虞伐  
 禮文王三曲更自作声節名雖存而声實異  
 雅因夔鹿鳴不改勢勇正且大會入尉奉壁  
 君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 是也後又改三  
 篇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與古鹿鳴同二曰魏  
 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声三洋洋篇  
 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声第四復用鹿鳴  
 而除古伐檀  
 杜夔傳以知音為雅樂即太祖以為軍謀於  
 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時散騎郎鄧靜  
 尹齊前志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  
 祀郊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前代諸舞變  
 總統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自夔始前志

唐杜佑三國上壽議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有  
 鍾鼓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無詩雅樂  
 即郭瓊云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  
 大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  
 為上壽曲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  
 會之曲遂廢  
 通典文帝改漢已渝舞曰昭武舞安世樂曰  
 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  
 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有命舞曰  
 靈應武德舞曰舜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  
 行舞曰入武舞其歌詩多前代之舊儀王紫  
 代作登歌安世及已渝詩而已明帝入和初

詠樂官自如故為大樂前志至是復舊前志文帝  
 改安世樂為正始至是侍中繆襲又改為享  
 神歌改鼓歌十二曲使襲為詞述功德言代  
 漢之意前志二曲以生聖祖功德

晉雅樂 登歌樂 正德樂  
 志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  
 用魏儀遵周空肇稱欣禮之義但改樂章使  
 傅玄為之詞凡十九篇九年元祿大夫荀勗  
 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入樂總章鼓吹八音與  
 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前志勗  
 律成班下太帝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  
 用勗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  
 正會殿庭作之江左初立宗廟以無雅樂器

及於人者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  
 樂之樂前志始有登歌為大樂前志猶有未備大寧未  
 明帝又詔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復置  
 太樂官前志為令 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庾亮為荊州與謝尚偕後雅樂及慕容倚下  
 丹陽郡下樂人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  
 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  
 頗具前志尚以鑿石為磬前志大元中破  
 符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廟  
 金石始備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樂詩然  
 郊祀遂不設樂前志符堅北敗於秦後登皇  
 天皇帝曰若晉宋史者皆言八元後登皇  
 廟金石大備前志今檢宋史者皆言八元後登皇  
 不具何謂四已六律前志廟止有黃鐘元嘉  
 四年



通典宋文帝元嘉九年大樂令鍾宗之調金石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年造歌詩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

後魏志泰曰奇人漢為天子魏名大鈞晉曰正德後魏為大成

梁對樂七十八家 郊裡宗廟三朝樂 十二雅

隋志梁武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訪百寮沈約奏樂者論亡宜選諸生尋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悉別纂錄撰為樂書以起千載絕文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遂自制定禮樂立四器名

之為通又制十二笛除去衡鍾設十二鐃鍾各依辰位而應其律并一鐃鍾則設編鍾磬各一虞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郊裡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壯文舞為大觀舞國樂以雅為稱止手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衆官出入奏拔雅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徽雅王公出入奏宣雅上壽酒奏介雅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終雅薦毛血奏怡雅降神及進送奏誠雅皇帝飲福酒奏獻雅燎埋奏裡雅其詳並沈約所製今列其歌詩二十四南郊舞奏黃鍾北郊舞奏林鍾明堂宗廟同奏庭實又有登歌一

帝興奏皇雅

通典陳大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五年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元嘉中所用齊樂

盡以韶為名

梁養德樂

隋志天監四年掌賓禮賀議明皇太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命制養德之樂場謂宜名元雅取元良之美帝改為元正奏二舞

梁樂社大義

唐志梁武帝樂社大義十卷之樂論三卷唐志梁武帝樂社大義十卷之樂論三卷後魏樂書

唐志信都考刪注樂書九卷 信都考

傳者樂書以河內葭州吹律管

魏志正光中詔安豐王延明與芳博採古今樂事考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

通典北齊祖珽採延明及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始始具官縣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所謂洛陽舊樂也

隋議正樂

通典開皇二年鄭譯請修正詔牛弘辛彥之

何妥議正樂九年陳平獲宋齊舊樂於太常

置清商得陳大樂令蘇十元平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在奏黃鍾一官郊廟朝饗用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一 漢魏氣用五調其餘聲律皆不復通又帝  
造李元操盧思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  
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

隋樂府志 樂論 樂典

經籍志蕭吉樂譜集二十卷 傳云樂譜集  
志云樂譜集

又樂論一卷鄭譯樂府聲調六卷

唐志鄭譯樂府歌辭八卷蘇夔樂府志十卷

北史隋文帝詔耐思徵俗撰樂書徵所撰樂  
典十卷

通典開皇初有盧賁蕭吉撰著樂書 文中  
子樂論二十篇為十卷

隋樂譜 又北前 樂論 清樂 七部 部樂  
志開皇初二年沛國公鄭譯等定樂作書二

十餘篇立七均合成十二律有七音者立一  
調合八十四調蘇夔駁之又萬室帝請以水

尺為律造樂器其聲下譯調二律并撰樂譜  
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

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終一千  
八百聲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何妥因陳用

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鄭譯等議寢開皇九年  
獲宋齊舊樂於太常置清商牛弘又請依古

旋宮雅樂每宮一調雅迎氣奏五調謂之五  
音縵樂用七調 十一月甲子詔大  
帝不許

弘又修房內之樂十四年三月樂定 四月  
行新

牛弘等并撰歌辭三十首

通典清商三調漢氏以來舊典隋平陳後獲

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考而  
補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總謂之清樂 本秦  
末舊聲香未分散得堅於清商謂之清樂  
周中因入于江南 志大業中定清樂西京  
周高麗禮畢為九部

萬寶帝傳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  
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至於天然識樂

不及寶帝遠矣

唐會要隋開皇中定令置七部樂大業中為  
九部

唐志周陳以上雅鄭看雜隋文帝始分雅俗  
二部俗樂二十八調 七宮十商七角七羽



樂制

唐樂三十一家

藝文志樂類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始於桓譚樂元起終於趙和利琴叔譜失姓名九家若樂元起信都芳刪注樂書梁武帝樂社大義樂論沈重鍾律釋智匠古今樂錄李元楚樂經元殷樂畧聲律音歸及論樂事推七音律譜義李守真古今樂記蕭古樂譜集解武后樂書要錄則樂律之書也若荀勗太樂歌詩樂府歌詩謝靈運樂府集鄭譯樂府歌詩聲調蘇夔樂府志程子樂府歌詩三調歌辭漢魏吳晉鼓吹曲外國伎曲歷

代曲名鼓吹樂章則樂曲之書也琴則有桓譚孔衍之操劉氏周氏陳懷趙和利之譜及琴集歷頭拍簿管弦鐘磬則有留進之記凌秀公孫崇之志不著錄二十家九十三卷自張文收新樂書至南卓羯鼓錄有劉貺崔令欽大樂令教坊記徐景安歷代樂儀吳兢都昂段安節樂府題解雜錄寶璣正聲樂調蕭祐無射商調譜玄宗金風樂琴譜則又有趙惟棟陳拙等九家而離騷譜附焉

大唐雅樂 十二和十五和 新樂書

武德定樂 開元三和樂  
禮樂志隋稍欲改作是時鄭譯牛弘辛彦之何妥康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樂相與撰

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作為七音音為一調凡十二律為八十四調其說甚詳而終隋之世所用者黃鍾一宮五爻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而已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正月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哑鍾唐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徵正因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網紀黃鍾之律管長九寸五於

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声跡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声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十二商調調有下声一謂宮也十二角調調有下声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声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声四宮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声本宮通相用雅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鍾鼓既成奏之六月七年十一月張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希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



初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也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一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入神孝孫已卒張文收以為十二和之制未備乃詔有司釐定而文收考正律呂起居部呂才叶其音為樂曲遂備九十二自高宗以後稍更其曲名開元定禮始復遵用孝孫十二和其著于禮者一曰豫和會史二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上帝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又以徹豆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為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舞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十一曰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

唐旋宮樂

通典旋宮之樂父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朔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皆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鍾廢而不擊謂之哑鍾祖孝孫始為旋宮之法造十二和樂各四十八曲八十四調云云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樂皆六成祭地祇神州社稷樂皆八成享宗廟之樂九成祭三辰隋開

皇初有盧黃蕭古並撰著樂書真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常覽蕭古樂譜以為未有詳乃取歷代公華箴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云云有能譜二卷唐志樂譜集解傳云云五代會要王朴上疏唐太宗用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黃鍾之宮也其餘六曲錯雜諸調益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父相違張昭等議孝孫文收整比鄭譯寶帝所均七音八十四調絲管並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

大樂令壁記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承梁以雅後周以夏隋人因之國家以和為名祖孝孫始用旋宮法造十二和樂各三十一曲八十四調旋宮之樂漢章帝建初二年入予承鮑業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之累代皆黃鍾一均爨極七音則鍾廢而不擊又謂之哑鍾孝孫非其非張文收為協律依周禮以圍鍾至夷則為宮食舉隨月律為

唐九部樂 十部樂 十四國樂 二部樂  
志燕樂高祖即位仍隋制設九部樂及樂工舞人無變者清高祖者隋清樂也編鍾編琴瑟箏琵琶笙篳篥等節鼓



皆一笙... 一人舞者四人... 編磬天竺... 彈箏... 瑟五絃... 絃橫... 九部樂... 太宗時... 簇銅角... 雞婁... 樂唐... 此谷... 驃國...

三才廣志 卷九〇七

儀備志... 宋金剛... 師然其... 吹二部... 期賀朝... 外陣而... 仗于... 中路... 奏凱... 存禮... 唐景雲... 景雲樂... 志高宗... 為景雲... 至將... 曰景雲... 天舞... 景雲... 通典... 文收... 之管... 並亡... 為四... 崔分... 從觀...



唐一戎大武樂 八絃同執樂 夷來賓曲  
 志高宗將代高麗龍朔元年三月丙寅朔上  
 召李勣任雅相李燕洛陽城門觀叱管教舞  
 扶親一作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武樂舞  
 者百四十八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  
 曰八絃同執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及  
 遼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來一作賓之曲  
 以獻通典云大武樂出自古時樂又曰大武  
 樂謂之八絃同執樂又云太宗平遼  
 所作二音不同會要龍朔元年三月一日  
 上召李勣蘇定方等燕于城門觀叱管教舞  
 陔新教之舞名之曰一戎大武樂皆新征遼  
 東以象用武之勢一云名武衣大定  
 以象平遼之功  
 唐上元樂 聖壽樂

通典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八十人畫雲水  
 備五色以象元氣聖壽樂武后所作金銅冠  
 五色畫衣舞者百四十八行列成字十六變  
 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室祚  
 彌昌長壽樂武后長壽年所造舞十二人畫  
 衣冠天授樂武后天授年所造舞四人畫衣  
 五絲鳳冠鳥歌萬歲樂武后所造  
 唐五方師子樂 太平樂  
 志燕樂龜茲伎設五方師子高文餘飾以方  
 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林  
 謂之師子郎  
 趙宗儒傳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  
 大朝會不作宦官領教坊者移書取之

通典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一云舞二  
 周隋遺音也  
 大樂令壁記立部伎太平樂二亦謂五方師  
 子舞詳見八舞  
 景龍文館記三年宴吐蕃使於承慶殿奏五  
 方師子太平破陣樂  
 唐太常四部樂  
 實錄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酉吐蕃遣使朝  
 賀帝宴之於武德殿設太常四部樂於庭  
 唐開元雅樂 大唐樂  
 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太常奏東  
 封泰山日所定雅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  
 順和八變以降天祇皇帝行用太和其封泰  
 山也登歌奠玉幣用肅和迎祖用雍和酌飲  
 福用福和送文迎武用舒和垂終獻用凱安  
 送神用元和禪社首用順和享廟迎神用永  
 和獻神用光大之舞懿祖用長發之舞太祖  
 用大政之舞世祖用大成高祖用大明太宗  
 用崇德高宗用鈞天中宗用太和睿宗用景  
 雲之舞撤豆用雍和之舞送神用永和之樂  
 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皆 前數月考定音  
 律請編入史冊制曰咸韶護夏皆以大字表  
 樂章今宜曰大唐樂  
 杜佑曰樂用鍾磬祝致晉鼓節鼓琴瑟箏阮  
 芋笙簫笛篪埙鏡鐸撫拍春續等謂之雅樂  
 在郊廟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則辨曲度章



服而分終始之次  
 唐龍池樂 聖壽樂 小破陣樂 先聖樂  
 君臣相遇樂 唐二部樂  
 志明皇為平王有散樂一部定常后之雜頗  
 有預謀者及即位命寧王主於蓬萊宮側居  
 新聲散樂倡優之伎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  
 者酸棗縣尉袁楚容上疏極諫初帝賜第隆  
 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中宗常泛舟以殿其  
 祥帝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  
 冠躡履備用雅樂莊無磬通典卷七十二人  
 作聖壽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襪而舞之通典  
 見上又作小破陣樂舞者被甲冑會要卷五  
 又作先聖樂舞者烏冠畫衣以歌王迹所興  
 通典卷五元宗所作舞者八十人烏冠五采畫衣  
 其大定樂加全註慶善獨用西京樂最為  
 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  
 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坐部六是時民  
 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帝后製  
 夜半樂還京師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典小  
 破陣樂更奏之太常卿常緇奏商調君臣相  
 遇樂曲  
 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詔祠龍池六月又拾  
 遺蔡孚獻龍池篇集公卿以下百三十篇付  
 太常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樂章共錄十  
 首十八人地元崇蔡孚阮仲明盧懷慎姜皎崔

三才廣志 卷九〇七

唐金風樂  
 會要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改樂曲名太簇  
 宮至金風調刊石太常  
 唐三殿觀樂  
 樂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  
 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通典卷五  
 更制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  
 入于禁中更加磨刻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  
 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  
 簇也議者以為非是  
 會要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舊鍾  
 磬五音或有差錯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比  
 親享郊廟所聽樂聲鍾磬天度朕當於內自  
 定太常集樂工考誠二十五日一部完畢上  
 臨三殿親觀考擊此合五音二十八日上又  
 於內造樂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  
 唐寶應長寧樂 廣平太一樂 八絃同軌樂  
 志代宗由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  
 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八  
 厝元年馬緇進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  
 所獻本宮調有大遍小遍真元初樂工康  
 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號玉宸宮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漢合諸樂則用黃鐘宮 會要燕樂門又定樂亦謂之八絃同軌樂太宗平遼時作也

唐繼天誕聖樂 定難曲 順聖樂 奏聖樂

中和樂舞 麟德殿觀所樂

志德宗時方鎮多祭樂舞以獻貞元三年四月

昭義軍節度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

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獻

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曲將半而行綴皆

狀一人舞於中又令女伎為八佾舞惟徒壯

妙號孫武順聖樂為孫武

會要貞元十四年二月戊午上自製中和樂

舞曲百條於麟德殿觀新樂上製書有八卦

隨舞五音轉曲之語

工度休傳當得太常樂工劉珍撰繼天誕聖

樂一曲因帝誕日以獻

均示五声有君也以上為德本五運在中也

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

節象元凱登席于期云後中和樂本於此

李夷簡傳始帝臯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

奏之軍中夷簡師西川輒廢去以為禮樂非

諸侯可擅制

紀長慶元年二月乙亥觀樂于麟德殿

會要先天二年正月望夜然燈睿宗御延喜

安福門樓觀樂又追作元年醮拾遺嚴之

諫

唐助樂 玄宗紀開元二年八月壬戌禁女樂

列傳河間王孝恭助女樂二部

李晟助女樂一列焉燧賜妓樂奉朝請

唐六樂

官志太常寺有四院三曰樂縣院藏六樂之

器 後周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山雲佛以備

六代樂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樂成武帝

御崇信殿觀之六代大夏大護大武正德武

德山雲之舞

唐鄉大射樂

會要鄉飲樂章十七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

魚四奏崇丘一奏閔雉五奏鷓鴣巢三奏大射

樂章四皇帝射騶虞二奏王公射貍首一奏

迎送皇帝入閣奏太和

唐樂書要錄

元萬頃傳為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

禁中萬頃與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

與選凡撰列女傳臣執百家新誠樂書等九

千餘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志武后樂書要錄十卷 | 唐古今樂記 陳古今樂錄 | 志釋智匠古今樂錄十三卷 <small>漢起傳注</small> | 李守真古今樂記八卷 | 中興書目古今樂錄十三卷 陳光大二年僧 | 智匠撰起漢迄陳 <small>隋志十二卷</small> | 後周王朴上疏曰宣示古今樂錄 | 唐大樂令壁記 | 唐志劉昫三卷 <small>律 音目三卷上卷樂元</small> | 卷四 散樂 東夷十一 南蠻十二 西戎十三 北 | 狄十四 散樂十五 樂量十六 陳儀十七 興廢 | 十八 序曰魏明帝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 | 表庸不忘其本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 | 門而不至周文武其 皆號太樂以總頌諸 | 物昔者泰帝始造五十絃瑟蓋樂量之始也 | 伶倫採嶰谷之竹以為管益律呂之初也其 | 詳無得言焉而咸池之樂始乎黃帝則樂已 | 備矣漢制氏以知聲律善造鍾世在大樂明 | 帝改大予以應識文徒改其名而曲度仍舊 | 魏社慶為太樂令專統魏樂晉泰始五平荀 | 勗典樂始黜廢製使郭夏宋識造二舞阮咸 | 以非新律見斥元康三年詔勗于蕃嗣其事 | 東晉省太樂鼓吹官頗待登歌食舉之樂明 | 帝令鴉其遺逸而未有金石也世閱誅翦樂 | 人頗有歸晉謝尚因之以具鍾磬時郊廟雖 |
|-----------|-------------|---------------------------------|-----------|--------------------|------------------------------|---------------|--------|----------------------------------|------------------------|-----------------------|-------------------|-------------------|-------------------|-------------------|-------------------|-------------------|-------------------|-------------------|-------------------|-------------------|-------------------|-------------------|-------------------|-------------------|

有歌詞竟不設樂太元中破符堅得其樂工始備四廟金石宋始復郊廟之樂建平王宗二舞元嘉九年鍾宗之為太樂令史調以金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旋又改之二十八年南郊始置登歌孝建二年始用舞江南之樂梁世為盛後魏得慕容氏樂天興元年令鄧淵修之孝文太和六年議郊祀之禮以公孫崇為太樂令史與中書監高閭共定音律宣武正始初詔八座已下集太樂考異同命太常劉芳專掌其事永平三年成二舞登歌鼓吹諸曲詔可其二舞而已普泰中張乾龜為太樂令與太常祖瑩討論鍾石劉芳舊樂論缺無能言者孝武以崔元龍為太樂令纂其舊曲齊周庾信邢邵改制郊廟歌詩長孫紹遠斛斯謚善參正音律隋牛弘為太常祖孝孫為協律平陳獲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共定雅樂稍備於前唐貞觀之初十有餘載勵精文教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以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作降神之樂象功之舞則天下靡然向風周大司樂樂官之長也漢太樂令司歌奏之儀平鈞金石魏晉以下其職皆同今採之記傳以考廢興

唐歷代樂儀 新纂樂書

志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 崇文日同



中興書目新纂樂書唐備律韻錄景安撰共三十篇一名歷代樂儀自一至十述五律器譜自十一至三十述祀樂之儀 一律呂相二聲音成樂三五音旋宮四歷代樂名五雅俗二部六八部樂器七歌舞風儀八四舞設樂九祀祭樂節十樂章文譜十一舞天雅樂儀十二祀昊天上帝十三大享明堂十四祀青帝十五赤帝十六黃帝十七白帝十八黑帝十九朝日二十日月二十一祀風師二十二祀雨師二十三祭黃地祇二十四祭神州二十五祭社稷二十六享宗廟二十七釋奠二十八歲時二十九正至朔賀三十臨軒冊命

樂章文譜曰樂章者聲詩也章明其情而詩言其志文譜樂句也文以形聲而句以局言五音合數而樂未成又按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旋清宮變徵以變字為文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雅樂成調無出七聲七聲者宮商角變徵羽均 清合宮也法自旋宮一均聲矣如以律音倫比成施於十二均文譜傳聲備顯於八十四調

後周正樂 十二順 雅樂八十四調

崇文目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通鑑顯德五年十一月庚戌敕實錄集通禮

正樂 是日 九年 卷上 樂書 正鍾律

中興書目大周正樂八十八卷周顯德間中書舍人竇儼撰儼承詔訂論歷代樂名樂儀樂議樂音樂圖樂章樂器樂曲及夷樂之名甚備按儼未卷論叙云紹編樂書叙論譜記凡八十四卷象八十四調新曲譜三十六卷合前為十二帙象期之數今書八十四卷具存曲譜惟有黃鍾大呂四卷餘皆缺

竇儼傳世宗患雅樂臨贊詔儼兼太常與樞密王朴作律準儼編古今樂事為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藏史閣

建隆新定樂舞

會要建隆元年二月五日有司上言請改樂名詔恭依令推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四月四日發西竇儼上新定二舞十二樂曲名樂章三月兼判太常寺竇儼上言三王之興禮樂不相泐龔洪惟聖宋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裡享宴會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即詔儼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十二順為十二安益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番出入為良安正冬朝會

一〇五〇十



為永安廟廟入為豐安祭享酌賦初福受  
 昨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舊田  
 先農用靜安共一十二曲各新定名夏四月  
 癸酉詔儀所定付有司行之一本云五月四  
 日壬寅儀復請禧祖空奏大善之舞順祖奏  
 大寧翼祖奏大順宣相奏大慶並從之  
 乾德雅樂 文武舞 詳見舞門 建隆十二安  
 樂音曲名 乾德黃鍾九寸管  
 建隆重造十二律管 上朴律準新式  
 廟舞  
 乾德元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水  
 甫陶穀上祀感生帝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  
 大尉行月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  
 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  
 送神用普安四年冬十月辛酉朔詔大常寺  
 自今大朝會復用  
 亂革中原多故禮樂之  
 判太常寺和峴講求修復之別  
 六儀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又置鼓吹  
 十二案及舞人所執在轟干戚蓋翟等與其  
 服皆如舊制云十月癸巳冬至帝御乾元殿  
 受朝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之禮始用  
 雅樂登歌二舞先是上以雅樂聲高近於哀  
 思命判太常寺和峴討論其理峴上疏曰十  
 二月丙寅在寂默古聖設法演而出之先立  
 尺寸作為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

其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  
 累拒黍求其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合臣謂  
 西京銅望泉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上  
 銅泉下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較之短於  
 石尺四方志云以玉朴所定律呂之天數樂  
 聲之高蓋由於此夫影表能測天地律管所  
 宜準繩上乃詔依古法別造新尺并黃鍾九  
 寸之管使工人較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  
 律又內出相黨羊頭山和黍累尺較律亦相  
 符合復下尚書省集議衆皆僉同遂重造十  
 二律管以取聲由是雅樂音始和暢十一月  
 於巳日南至尚御乾元殿受朝畢常服御大  
 明殿羣臣上壽初用雅樂登歌及文德武功  
 二舞酒五行而罷貞元禮元殿受朝有  
 乾德元年九月詔開封府選樂工八百三十  
 人隸太常習樂將行郊祀之禮丙寅大宴廣  
 政殿始作樂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峴奏郊  
 祀畢車駕初入奏黍茨之曲御樓禮畢還宮  
 奏隆安之樂從之  
 淳化朝元殿雅樂登歌見元會  
 三年元日正月四日朝賀畢御乾元殿羣臣上  
 壽復用官番二舞登歌五瑞曲和喙請作四  
 瑞樂章從之先是二年正月喙言來歲正會  
 之儀登歌五瑞曲已改製則二舞亦當更名  
 於是更為化成天下咸加海內之舞  
 太宗萬國朝天樂 平晉樂 雅樂譜見舞類



祥符龍圖閣太宗聖製曲名  
 祥符六年四月己卯十九日詔以太宗聖製曲  
 名三百九十名輔臣於龍圖閣宣示及九絃  
 琴五絃阮譜字變絃法調弄操引名共三百  
 三十六付史館太樂局并以太宗製萬國朝  
 天樂曲同和之舞平晉樂曲定功之舞及御  
 製二曲樂章今郊廟祭享參用之  
 會要告響太廟用禹國朝天之曲並終獻用  
 平安真宗御製又仁宗御製三曲  
 志並終獻普用晉樂御撰凡四十句  
 景德樂纂 崇政殿觀大常新樂 樂譜  
 景德二年八月丁丑朔一日八日殿中侍御  
 史監祭仲艾仲孺言每監祠祭大常樂器多  
 損音律不調郊禋在進望遣使修飾  
 乃命翰林李宗諤及左諫議張秉  
 判寺令內臣監修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  
 戚綸判寺一作倫及宮苑使劉承珪等修  
 之乃命大樂鼓吹兩局工較其優劣黜去溫  
 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錄律呂法度樂器  
 名數名曰樂纂又裁定兩局工人試補條式  
 及肄習程課三年八月四日樂成甲戌宗諤  
 綸引入常樂工請崇政殿設宮架作新習雅  
 樂上召親王輔臣列侍以觀宗諤執樂譜立  
 御前承旨先以鍾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鍾鼓  
 頌篪琴阮笙簫笛等各兩色合奏箏瑟阮三  
 色合奏迭為一曲復擊鈔鍾為六變九變之

樂又為朝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為  
 警夜六周之曲又令樂工單仲辛唱八十四  
 調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自是月詔賜宗  
 諤等器幣帝謂王旦曰曲詞非雅又郊五  
 時樂廟朝正御殿樂章乃周六曲並命兩制  
 分撰非習大樂同和所以崇德化俗感人神  
 之應北五年八月辛卯詔更定俗感人神  
 自寶嚴和峴考正而後說真宗時詔宗諤幹  
 之然樂聲大高異於中景祐審辨猶以尺度  
 未便或者緩下亦非至論繁聖人製律依律  
 符於天賦功大樂備非治平不能舉也宗諤  
 祥符宮架樂

乾德四年六月判太常和峴請重造宮架三  
 十六虞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十月辛  
 酉朔又置鼓吹十二架開室九年四月有司  
 言準令宗廟殿庭宮架三十三虞郊社二十虞  
 殿庭加鼓吹十二架開室四年郊祀誤用宗  
 廟之數詔園丘增十六虞祥符七年六月辛  
 酉七日詔玉清昭應景靈宮行禮宮架樂並  
 用三十六虞數本真配殿架金石之成景靈  
 宮以庭挾止用二十虞  
 天聖承明殿閱大樂  
 九年四月乙巳十九日上御承明殿閱大樂  
 賜樂工錢帛有差先是太常寺以景德中常  
 躬崇大樂其後頗多增製故請臨觀焉



天聖樂書總要

書月補亡樂書總要三卷天聖中房庶撰上

卷審樂正當世之非中下卷說樂辨先儒之

誤庶曰知樂者由今之器守古之聲去惑滯

歸中和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日治世之音乎

景祚登歌樂

元年十一月辛亥詔曰樂以諧五降之節導

三靈之和其令太常自今享先農釋奠文宣

武成王並用登歌樂學士院撰樂章

景祚樂本圖 古今樂纂

景祚二年二月庚申直史館宋祁上大樂圖

二卷四月庚午詔博訪知音有洞曉古今雅

樂制作及音律得失仄喧測候之法所在薦

聞將校試之何文廣上古今樂纂六卷樂纂

造律一卷樂府祕訣一卷樂府雜錄一卷安

宋上樂本圖并奏議一卷七月鄭向言阮逸

撰琴律律管十三著論十二篇律呂說一篇

庚子召逸八月己巳命集賢校理李照同修

樂書三年九月丁亥學士丁度等言奉詔詳

定鄧保信阮逸胡瑗所造黍稷律管權量鍾

磬及安未何文廣所進樂本圖樂纂錄祕訣

於鍾律制度因無可采

隨州言進士蘇齊有舊藏樂書應天旋宮昭

慶集十三卷并樂圖

景祚樂髓新經

律志仁宗著樂髓新經凡六篇志一言七宗

一廢及管分陰陽倍折清濁歸于不律次及  
問戶合古今之樂參之以六壬適甲其一釋  
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明律呂相  
生於天地宗廟配律陰陽之數五著十二管  
短長六出度量衡辨古今尺

謝賜景祚新經狀云題名均律下條八風推  
本陰陽仰符七緯包龜茲之重譯合御覽之  
還宮祭享類分黍黍堅定揭量衡之成法考  
金石之中戶煥若發凡森然復貫又表云由  
子及千辨位六同自駟得聽正名七列討力  
辛之餘韻會祕式之輕理案以旋宮配于必  
祀推阮愉之管象較上薰之黍圖度量惟精  
金石乃定爰表新書之號俾資廣內之傳

宗子克已作雅樂圖樂曲以獻



廣志卷之九百八

樂志

要語

景祐廣樂記 樂髓新經 御製雅樂聲譜

郊廟樂章 大樂圖 崇政殿觀新樂

延福宮閱樂器

元年十月壬午命燕肅李照

準二年四月戊寅命翰學馮元集賢校理聶

冠卿直史館宋初同修樂書內御製樂章樂

曲六十八及七均十二律曲八十四令太常

肄習有司因請刻石八月己巳命李照同修

樂書三年六月九日丙辰以新脩樂書為景

祐廣樂記丙寅鄧保信上所制樂尺并倫且

言其法本漢志可用法律度量衡詔元冠卿

和較定七月戊子元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

一卷已丑遷秩有差先是元年八月二十三

日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金石不調 以周世

王朴律準更加 按詔集賢校理李照博士

直史館宋初及中人李隨共領其事明年二

二月戊午金石一部成御延福宮臨閱奏郊

廟五十一曲與一云正月 禮部並合 照以樂果調

否對曰金石之音與王朴 準已協然朴準

比古樂差高五律比禁坊謂高二律頌制管

以調度帝曰試為之乃取京縣秬黍累尺成

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寺布帛尺

四門共四十四篇篇釋其事總論其法上之

樂紀三十六卷良輔撰起太昊迄隨開皇諸

樂故事歌曲共三十六卷 第二十五卷 古

今八樂指掌三卷李南玉編制度之得失樂

要三卷令狐搢撰凡二十四篇上卷九篇論

声律度量之制中卷九篇論樂器樂音沿革

之法下卷六篇論胡部樂器相生吉凶之理

景祐大樂圖義

宋初推本前人六律五声八音七均之說及

三大禘所用之樂古今宮商角徵之異上列

為圖後誌其義并今樂局闕典所當釐補者

更為雜論七篇附焉摠目曰大樂圖義折其

卷為上下推歌舞於律呂差遠故不著于篇

序曰至樂之作本乎天理藏于人心天理難

乎象見故推數以成律呂人心易以物假故

探和以馮金石聖人之制作也以律呂造夫

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填篋寄伯仲之睦

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觀勞逸官軒以善

貴賤非為娛於耳目取玩於性情

十二律圖 十二律誌義 五聲位圖

誌義 八音位圖 器屬誌義 十二律七

均誌義 十二律于声 十二律管空徑

升歌結義 論引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

論別撰郊廟歌曲明述祖宗積累之業 論

大樂局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無三鼓

論有春牘之名而無春牘之器論竿及



和笙 論精選大常樂工及募能知音者備  
大常官屬 論以尺定律 景祐二年九月  
二十九日巳酉上 并視一 翰林承旨得象  
詳定言和所撰圖義訂正今古辭約義暢  
崇文日入樂圖義二卷  
藝文志景祐大樂圖二十卷宋郊大樂圖二  
卷

康定御撰審樂要記北山製  
書月二卷康定元年製志云要紀二卷御集  
有審樂要記四卷樂府要畧二卷樂隨新經  
二卷  
皇祐崇政殿閱雅樂 御撰明堂樂曲音譜  
大樂新錄

二年九月三日丁亥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  
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祭登歌  
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皇  
帝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典音譜并按習大  
樂新錄賜羣臣又出御製頌填匏笙洞簫仍  
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按  
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緝致因謂輔  
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  
事於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益加講求  
於是內出改制樂名及御撰鼓吹警嚴各宮  
歌一闕亦下太常肄習又詔鑄鐘磬未協  
音律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詳典禮  
別鑄季朔再定而皆不用知廟依舊用王朴

樂事及入樂明堂載文有六樂具修之語  
皇祐大樂 宋國定大樂

二年閏十一月丁巳 詔曰古者作樂以  
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治槩然必太  
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始入  
合樂以和邦國漢初亦治舊樂至武帝時始  
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  
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  
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國初亦循用王朴  
寶儼所定周樂太祖忠其高聲遂令和峴減  
下一律真宗始出聖意入祠用樂又議隨月  
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  
傳歷古研覃亦未就緒頃者博加訪求終未

有之聲知經可信之人常為改更未適茲意  
宜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  
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  
宮番審更定奪律是非按古今謂諸中  
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云及是  
率臣上議故有是詔丁卯詔置局祕閣詳定  
大樂庚午王充臣等乞借高若訥所校十五  
等古尺從之  
皇祐崇政殿奏新樂 新樂圖記  
二年九月丁亥上御崇政殿閱雅樂謂輔臣  
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  
明堂其令太常益講求之十一月乙酉召太  
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



持磬大小未合古制詔令改作閏十一月丁卯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官置局秘閣評定八樂二年四月甲午命劉沔通監議

四年二月庚寅益州進士試校書郎房庶上律呂旋相圖志房庶補之樂書而胡瑗阮逸

制樂已有定議止以圖送評定所雅思而遺之先是三年十二月甲辰以庶為校書郎

上 六月乙酉直秘閣范鎮上書曰陛下制樂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由不識其本而

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而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

無形之聲音得有形者鍾磬也律也尺也會關斛算數權衡鍾磬也十者必相合然後為

得今皆相矣詩慎云一稔二米今秬黍一未云云今方定雅樂願領有司人人各議合

為一書請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為樂詔宋詳定所又論於執政以為庶自言

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此至真之法也鎮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典論難以

為弗合世鮮終律學莫辨其是非十二月壬辰召兩府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鍾磬十

二持磬十二詔以圖送中書議者以鍾之形則木中律度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五年

四月乙未王洙奏欲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

大呂應鍾磬各一從之六月乙亥七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宋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器弊有差八月乙卯詔南郊且用舊樂其

新定大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學士胡宿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書稱同律今古樂高

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以並用九月乙酉十九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官觀新樂

及新作晉鼓三壯兼薦刀以補禮器之闕古者黃鍾為萬事本故度量權衡皆起於黃鍾

至晉隨間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因之以制樂猶不

久於古五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氣俱矣太祖以其声高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

帝樂北唐声猶高五律比於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先是鍾磬之音未合古法

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大常禮官與知鍾律者攷定久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親臨

視之李照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送之曰聖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

用乎嘉祐元年范鎮言自用新樂以來衆異並至乞且用舊樂以俟異時祭作丁丑八月詔大

常恭謝用舊樂元豐新樂 大樂記

元豐三年五月戊辰 六日 詔秘書監劉卞乘



駢赴詳定禮文所議樂六月九日... 同判  
 太常寺王存乞召范鎮與凡參考得失從之  
 二十一日命知禮院楊傑同議大樂從劉凡  
 請也二十八日已未凡言祀明堂樂章字與  
 樂曲声数多不同宜遵用御撰樂章與本  
 局依律呂七均之法審定音声又請依古法  
 其四清声從之七月二十七日范鎮乞求訪  
 真黍以審音樂八月五日凡請依景祐例制  
 大樂器十五日乙巳楊傑言先於去年上天  
 樂十二均圖未蒙施行請審調太常鍾管依  
 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  
 律音則鄭声無由亂雅矣劉凡等言傑所請  
 可行從之十八日戊申太常請士吳雍議樂  
 劉凡等言太常太樂鍾磬凡三等王朴樂一  
 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樂其  
 声太高李照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声人疑  
 其太重照改定大系下由是不用皇祐中胡  
 阮再定樂比王朴樂微下而声律相及及鍾  
 大鍾成或疑其声余爵因亦不用於是郊廟  
 依舊用王朴樂臣請下王朴二律以定中和  
 之声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  
 者別製從之廿六日丙辰詔備王朴鍾為清  
 声毋得銷毀九月二十六日乙酉罷議樂修  
 樂局九月辛巳大享明堂用新樂五年十二  
 月丁巳新修大樂成六年正月丁丑朔受朝  
 用新樂初范鎮與劉凡定樂鎮曰定樂當先

三才廣志 卷九〇八

正律上曰雖然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鎮作律尺合非斗豆區鬴斛欲圖  
 上之又乞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即用李  
 照樂加用四清声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  
 加鎮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  
 楊傑以前後奏議所承詔肯編為元豐新修  
 大樂記三卷又以元祐樂議七篇附卷末書  
 目又有沈括樂論一卷論古今律呂樂器制  
 度之得失  
 元祐范鎮樂延祐殿觀新樂元祐樂議  
 端明殿學士范鎮請太府銅為新樂逾年成  
 年閏十二月二日甲辰京西都監楊安道管  
 押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鍾十二鐃鍾一尺  
 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蕭笛塤篪  
 巢笙和笙各二較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并書  
 及圖法上進樂法一卷是古志鎮樂書一卷  
 詔送太常參定仍令從臣御史館職赴大常  
 觀聽翼日賜詔嘉獎鎮撰樂章三章帝黃鐘大成樂之曲  
 其有師考鎮撰樂章三章帝黃鐘大成樂之曲  
 進表云太祖忠今樂太高特和峴令減一律  
 仁宗深詔執事考求至當李照改定新樂又  
 下二律臣預聞論議研精極慮二十餘年乃  
 知樂法非是声終不合神宗留意制作召臣



訪以樂事益法已失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  
千載之前茲為至難理若有待王考周官下  
指漢志較景祐中李昭所定又下一律有奇  
求之古法無以易此度幾祖考來格神人以  
和論鐘云清聲不見於輕惟小香注云鐘磬  
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篋謂之堵至  
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清聲  
置而弗用至劉凡用之與鄭衛無異 樂書  
論律黍尺量鍾磬八音論聲器之失十二律  
呂損益容受圖旋相圖度量鍾磬

崇寧大晟樂

崇寧三月正月二十九日魏漢津言請三指  
為法均炫裁管為一代樂從之本朝大晟樂  
十六日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曰迺者得隱  
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  
邦時瑞州上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  
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底八音克諧宜賜  
名曰大晟舊樂更不行用九月朔大晟殿稱  
慶大觀元年五月九日甲午詔令大晟府頒  
新樂於天下置大晟府一員典樂一員三年五月  
十二日詔賜宴辟雍用雅樂四年八月一日御  
製大晟樂記政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御崇  
政殿按燕樂三十日詔頒之天下八月大晟  
府奏增入祉角二調及土石匏三音詔頒天  
下六年閏正月九日大晟府編集燕樂八十

為法尺二寸以潞州所上羊頭山秬黍  
擇大者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  
乃堅定下太常四律於是詔內東門供奉官  
鄧保信與照監視犖工改作金石命聶冠卿  
檢閱典實佐其興作丞相府總領焉凡所改  
作皆閱相府以聞別詔臣元臣冠卿臣祁討  
論樂理為一代之典帝乃親製雅樂聲譜及  
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裁成頌體告於神明詔  
丞相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祭祀上又親  
製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書曰二卷二年八  
臣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  
聲第四圖律呂相生并參天地宗廟所用律  
及陰陽數配第五論十二管長短第六論歷代  
量權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  
日辰通之於軌望演之壬式適甲之法以授  
樂府以考正五以賜臣焉初熙改造金石所  
用程員凡七百一十四起五月正九月成錄  
等十二月照自造笙字琴字樂書金石具七書  
焉至鼓吹十二按悉修飾令冠卿等作景祐  
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銘金鑄石之法歷代八  
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卷

景祐樂府奏議

書目樂府奏議一卷胡瑗集景祐間修制律  
呂鍾磬積黍之法皇祐樂府奏議一卷瑗撰  
景祐問承詔制樂後以樂實樂舞樂聲之制  
條列上之樂書五卷吳良輔撰釋律音器



四調并圖譜今樂賦撰文賜高麗樂大書  
 乃賜樂譜宣和四年臣條言一歲凡一  
 百一十八祀作樂者六十二所用樂章五百  
 六十九燕樂詞八十四調大觀三年六月  
 劉炳上樂書二十卷調八篇五声八音七均  
 十二律八十四調度量權衡二舞各有圖序  
 并候氣軍律教樂運譜四議共二十卷上之  
 刊印攷四方書目  
 晁氏志大晟樂所雅樂圖一卷政和中建大  
 晟府起黃鍾于上躬之中指棄塞古今諸儒  
 異同之論此其譜也  
 崇寧陳賜樂書  
 二年九月六日壬午何執中奏禮部郎陳賜  
 撰樂書二百卷欲加優獎賜賜欲考  
 定中声更乞送講議司施行遷賜一秩賜樂  
 書首采禮記諸經言樂處為訓義次取成周  
 至本朝事為之圖論又有正誤一卷賜賜元祥  
 通為禮書世楊萬里序曰遠自唐虞  
 三代述遠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于史百  
 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攷失貫綜煩悉  
 攷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味其論玩其  
 圖忽乎先王金鍾天球之音錯如於左右也  
 繫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  
 彭几進樂書論五音云本朝以大德王而羽  
 音不禁社調尚闕劉詵亦上社声大觀二年  
 三月三十日詔自唐以來世無社角之音劉

詔所上社声今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  
 增社角二譜政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曹恭  
 撰社調舞詔新曲命為大晟府制撰  
 吳仁傑樂舞新書二卷凡二十六篇  
 詔興射殿奏新樂見鍾類朝會樂  
 十六年十月二日御射殿召輔臣觀新製郊  
 廟禮器侍從臺諫管軍宗空兩省禮官館閣  
 皆預命作朝會樂次作官祭樂  
 紹興化成殿樂  
 二十七年十月乙巳十三經筵讀三朝寶訓  
 終篇賜宴皇城司用化成殿等樂賜香茶  
 慶元樂書  
 元年五月十七日布衣姜夔進鼓瑟制度樂  
 書三卷送太常省詳







南子之刺粟秋十二木刻 當一論丈引不過漢銅竹之法一法用銅竹 之不出以身為度之意也周禮壁差以起度而禮樂與焉然則先王作樂本之度數稽之齊量而率得其中則樂之寓諸器數悉往而非中声哉易緯有十焉尾為分之論是或一說也

宋朝因循唐令以黍黍之廣為尺調鍾律測景

太祖常患雅樂太高詔和峴取王朴尺校司天監銅尺為短四分又出上黨秬黍令峴系之按尺與銅表冥合由是峴論樂声之高疑在尺短更用鍾尺改定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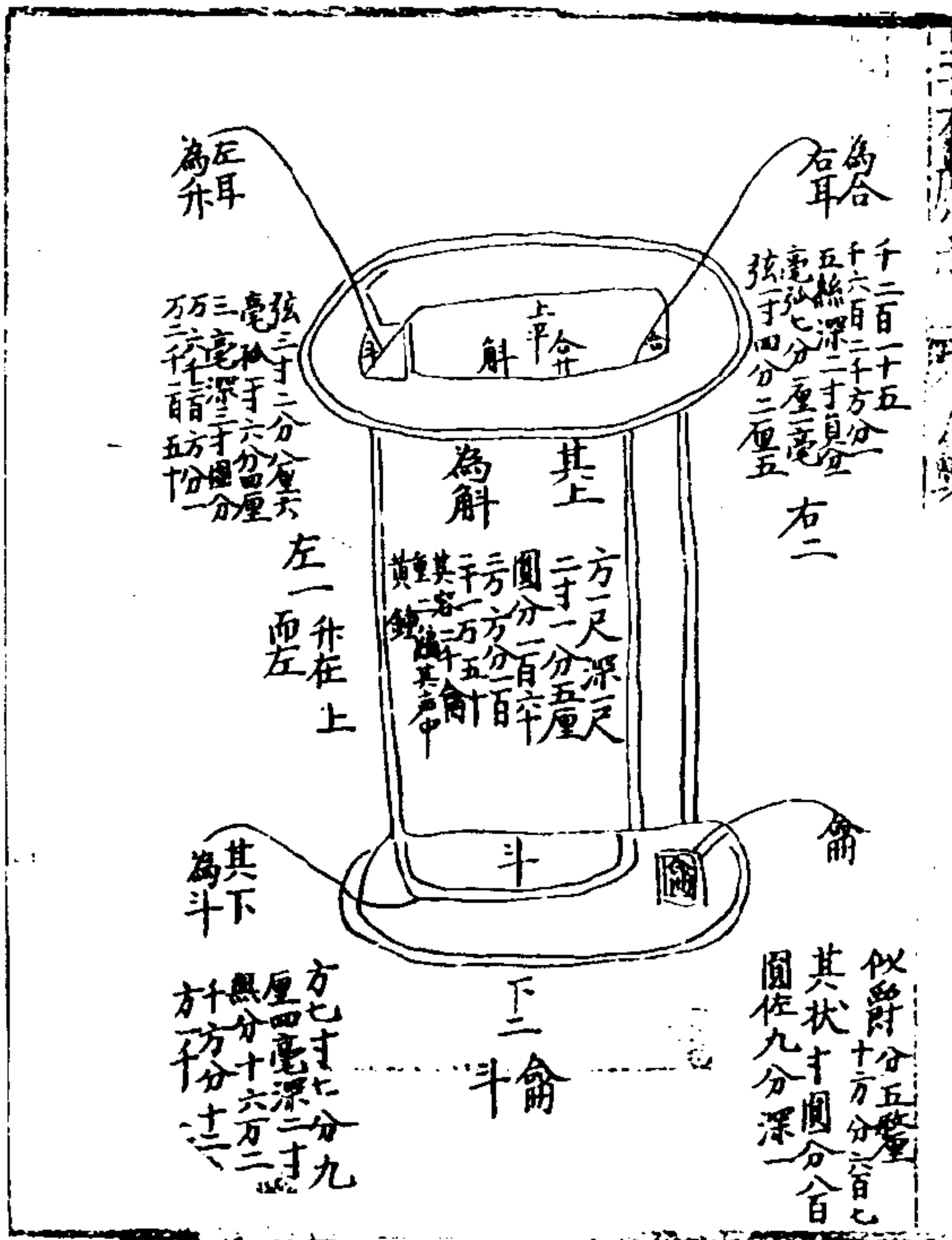
太宗詔李照修正雅樂以太府鐵尺為正比王朴尺長三寸比景表尺二寸六分後得河東秬黍大者縱象之然後鑄銅為新尺質之古器惟晉荀勗新造者尤相諧韻可謂密切而有正也阮咸譏之誣矣

和聲

萬類殊形俱資元氣衆音異響俱會五声非効律律以而声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声清濁而十日行矣是故宮為君不以律和之則其声荒其君驕商為臣不以律和之則其声跛其臣壞角為民不以律和之則其声憂其民怨徵為士不以律和之則其声哀

其事勤羽為物不以律和之則其事危其財匱若夫声以質情律以和声声律相協而八音生各安其五声至於教六詩又以為六律之音豈亦律和声之位而不相奪倫也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意歟傳曰律明五義法取和声此之謂也莫非声也有正声焉有間声焉故其声正直和雅合於律呂謂之正声此雅頌之音古樂之發也其声間雜繁足不協律呂謂之間声此鄭衛之音俗樂之發也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漓然則如之何而可不過乎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

嘉量





古之為量權之然後準之然後量之則  
 量為器本於黃鐘之會也考子不香又天案為三十一為四  
 之為鐘深各方尺而員其外案一鐘為守其案黃鐘之管實千  
 一五其案三寸其案一升其案一均其案一管其案一管  
 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十斗為斛而五量加矣蓋其制方尺而圓其  
 外旁有甌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  
 合龠其狀象爵其圓象規上三下二參天兩  
 地之數也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義也  
 其重二均備氣物之數也合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声中黃鐘之宮始之而  
 又覆焉人制器之象也春秋之時齊有四  
 量始於豆區終於黼鍾豈先王遺制歟考子不香又天案為三十一為四  
 之為鐘深各方尺而員其外案一鐘為守其案黃鐘之管實千  
 一五其案三寸其案一升其案一均其案一管其案一管  
 考工記載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  
 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由是觀之量所以為天下則者允臻其極而  
 已此樂之中声所假而出也極而論之五度  
 起於黃鐘之長而禮之意寓焉五量起於黃  
 鐘之會而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而量實  
 隨之故荀卿論禮必齊以度量也樂雖起於  
 量而度實兼之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也  
 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  
 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  
 有二声為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者道  
 也度量者器也用六季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者以其頌器明  
 道於天下故也此魏斛大而尺張新室斛小

而尺短皆不合乎先王度量則禮樂可知矣  
 唐開元中將定郊廟之樂因出武廷秀所獻  
 銅律玉尺王斗升合以考金石當是時銅律  
 已亡九管而正声三百六十銅斛二銅斛銅  
 區十四斛左右耳與鬻皆正方積十而登戶  
 至於斛其銘曰大唐正觀十年歲次元月杓  
 旋應鍾果黍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  
 亦可謂近古矣  
 宋朝李照去累黍為龠之法而以水校黃鐘  
 定律斗樂稱之量雖適三時之用其去古遠  
 矣  
 推衡  
 推與物鈞而生衡所以稱物平施而知輕重  
 本起於黃鐘之重也蓋一龠容千二百黍重  
 十有二銖然輕重生乎天道秋分割定而禾  
 熟十二割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  
 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  
 而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因而  
 四之故十六兩為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  
 而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  
 鈞為石後魏王顯達獻古銅權重四鈞此其  
 遺制也故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  
 於石而五權謹矣傳曰太極元氣為黃鐘其  
 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  
 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故劉歆論樂始於  
 備數和声中於審度嘉量而終於權衡也



宋朝淳化中詔定稱法至景祐又取漢志子穀秬黍為之太宗淳化元寶錢造為二稱皆述古制李照制鐘律之管用六倫為合十合為井井水之重為斤十斤之重為稱然自立一家之說非古制也

黍

樂者天地之和律者道和之器先王作樂本於黃鐘之律其聲本於黍黍之法今天降嘉重維秬維秠黍之秬者一稊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者也以其所生之黍黍中聲所成之樂必假度量權衡而為之是聲之清濁度之長短量之小大權衡之輕重一本於黍黍而已隋末之時牽於縱黍之說卒莫能決迨平陳得古樂器適曰華夏舊聲也信乎黍黍之難矣

宋朝李照以縱黍黍累尺黍細而尺長胡瑗以橫黍黍尺黍大而尺短要皆失於以尺生律也房庶之法律徑三分容千二百黍蓋得周禮漢斛之實其聲下今樂一律有奇本於以律生尺也由是觀之黍黍之法不在乎縱橫而在乎得天地冲和氣所生者也周得有

郃秬黍而樂和漢得任城秬黍而述古豈在夫縱橫黍之而已哉隋取羊頭山黍定尺而不協律非地有肥瘠歲有豐歉也不得天地冲氣所生秬黍中且貞者而已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

定尺

先王作樂實始黍黍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律均則聲調是故尺短則律短其聲清而益上尺長則律長其聲濁而益下要皆非中

聲御替之所幾者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白虎通

曰商以十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故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尺尺周尺也蓋漢用商尺周兼用之猶周禮以正月之吉為

時王之正兼用正歲為先王之正也考工記嘉量方尺圓其外八寸之尺也深尺容一龠十寸之尺也尺雖長短不同其出壁羨而用

之一也壁羨謂其長也降周迄唐第尺為十六等周尺一尺也漢尺一尺也魏尺一尺也晉尺一尺也宋尺一尺也唐尺一尺也

後世以此考天地陰陽定十二律員聲何異蔡風捕影者邪嘗觀晉武帝泰始中命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

尺四寸有奇羨放周尺更鑄律呂以古器校之第為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

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

弱餘並符契時人稱其積密惟阮咸譏其聲不合雅後掘得古銅尺果長荀尺四分時人伏咸之妙漢章帝之時舜祠下得玉律度為尺與古銅尺近同及蔡邕銅龠以銀錯識之







起於黃鐘之長五權起於黃鐘之重五量起  
 於黃鐘之會考工記栗氏為量声中黃鐘之  
 宮則權衡數度中黃鐘之宮可知矣傳曰三  
 倍黃鐘大如雷寔三減黃鐘細如昆蟲上下  
 声同是其真性然礼矣神則奏黃鐘降天神  
 以之為角召人鬼以之為宮者分樂而奏以  
 之禮天神則迎氣祈報之時也冬至之郊降  
 天神以之為角者以日一北而萬物生故也  
 禘祫之祭召人鬼之為宮者以死者北首故  
 也梁武帝言黃宮音土也鐘羽音水也陽數  
 得五土數也處於坎水宮也生潤萬物莫過  
 於水土故以黃鐘名之不亦遠論邪極而言  
 之六律自黃鐘始六同自應鐘終黃鐘陽也  
 其管大以長應鐘陰也其管小以 臣棠考  
 周官三官皆以中声為主故天統以仲春之  
 函鐘為官人統以仲冬之黃鐘為宮至於地  
 統之官不以仲夏之蕤賓而以季夏函鐘者  
 以土王六月為長夏足以全地統之中又非  
 蕤賓所能盡故也豈非得尊德上之 旨哉  
 先儒以黃鐘為天統大呂為地統太簇為人  
 統謂是為三正可也謂之為三統不知奚據  
 云爾  
 大呂  
 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四圓九  
 分積實

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六律以陽聲為主六呂以陰聲為主同於陽  
 謂之六同間於陽又謂之六間劉歆曰呂旋  
 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芽物也蓋大呂  
 以黃鐘為主黃鐘以大呂為助主則用事而  
 旅則助之而已此國語所謂大呂助宣物之  
 意也萬物細芽於丑而大呂丑之氣也陽氣  
 欲達陰執而紐之非所以于時乃所以助之  
 也孰謂呂有呂距之意乎梁武帝曰大商音  
 金也呂亦商音金也土金之母也丑土金之  
 基也以二商建首故以大呂名之非通論也  
 然則歌黃鐘奏大呂以礼天神而黃鐘為宮大  
 呂為角以致人鬼何也黃鐘六律之首大  
 呂六同之首其聲最其聲合故歌黃鐘於堂  
 上必奏大呂於堂下尊黃鐘為宮必卑大呂  
 為角以位而別上下以分而定尊卑則其聲  
 同和而不乖矣故分樂以之礼天神旅宮以  
 之召人鬼凡以神仕者冬至致天神人鬼



是天人同致不嫌乎律呂之同其所異者特歌奏宮角以別位分而已天人同以大蕨為徵亦其意歟稱而論之陰不奎則陽不茅陽不極則陰不萌生陽莫如子而亥實茅焉生陰莫如午而已實萌焉陽茅於亥達而至於丑可名於大矣故謂之大呂陰萌於己探端求之可名於小矣故謂之小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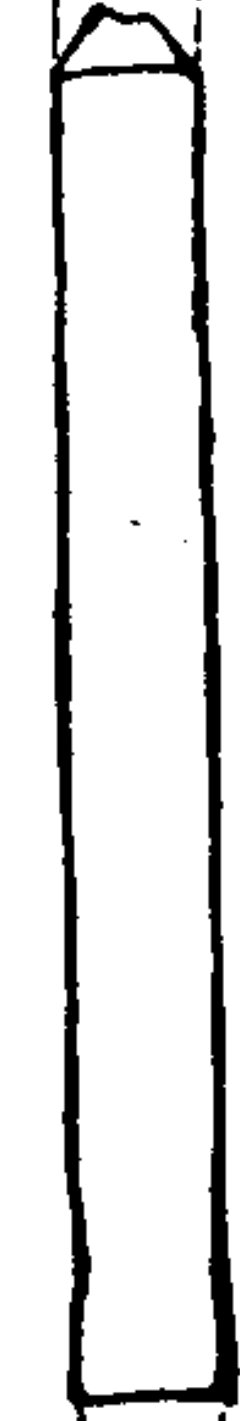
大蕨長八寸圓九分積實七百



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商呂  
一陽反為覆則黃鍾者萬物歸根而方死之時也三陽大為臨則大呂者萬物復命而方生之時也三陽通為泰則大蕨者萬物並作而族生之時也劉歆曰太蕨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豈非天地交萬物通之意歟傳曰引達於寅太蕨寅之氣也萬物至是有向於外而闢戶陽出而上陰入而下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通矣孰謂寅若慎然邪國語曰太蕨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故周官旋宮降神之樂天人均以之為徵至於分樂又奏之以祭地示者益贊陽所以降天神出滯所以召人鬼禮地示也梁武帝曰太商音金也蕨徵

音火也建寅之月金之出墓火之長生木之臨官土之傳氣水之合德皆在於寅故以太蕨為名是不知太蕨為徵之意也

大鍾長七寸五分圓九分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古之造鍾律有十二宣十二月之氣也鍾有三象三材之運也人官以黃鍾死者所首之方也地官以函鍾萬物致養之方也天官以圓鍾帝所出之方也傳曰胃苑於卯又曰二月為天門蓋圓鍾卯之氣也萬物至此胃苑而闢戶天門之象也震則萬物由大途而出外則萬物由天門而出圓鍾於時為仲春於方主規而已自其主規言之謂之圓鍾自其為陽中而左右夾之又謂之夾鍾傳曰分為二陽乃有夾稱國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豈其意歟周官太司樂乃奏無射歌



夾鍾以享先祖降天神以之為宮祀人鬼以之為徵天人同致故也與天人同以太簇為徵同意梁武帝曰徵音火也鍾羽音水也二月陰位也其氣陽也故有徵羽音才陰水類也故受鍾號是未知圓鍾為宮之意也劉歆曰陰夾助太簇而出種物司馬遷曰陰陽夾

姑洗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圓九分積

實六百四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萬物振美於辰而姑洗辰之氣也故其風清明其時季春萬物繁齊之時也劉歆曰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司馬遷曰萬物洗而生也或謂姑枯也洗濯也物生新潔先除其枯改柯易葉也或謂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云故就新也於義或然國語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大司樂降天神以姑洗為羽出地示以姑洗為徵及分樂而序之乃奏姑洗以祀四望蓋圓丘方澤郊之大者也四望郊之細者也施之郊祀所以考神行之饗食所以納賓姑洗之用如此而已梁武帝曰姑宮音土也洗羽音水也三月辰土也而為水

墓故有水土之土養萬物須水為潤然後得以姑洗為名是未知姑洗為羽為徵之意也

律呂

律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

七十四圓九分積實五百九十九分二釐

萬物已盛於己而仲呂己之氣也蓋己則正陽而無陰故一自西北轉抵正南則屈而已焉陽己而陰萌則萬物盡旅而西行故謂之仲呂方是時陽出在外而成大陰入在中而微小又謂之中呂小呂周語曰三閭仲呂宣中氣是也劉歆徵陰始己起也起未成者於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誤矣周官大司樂歌大呂以祀天神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於天神為小故也梁武帝曰中宮音土也呂商音金也四月土氣方王己金之本宮故有宮商二音不亦失乎

蕤賓

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圓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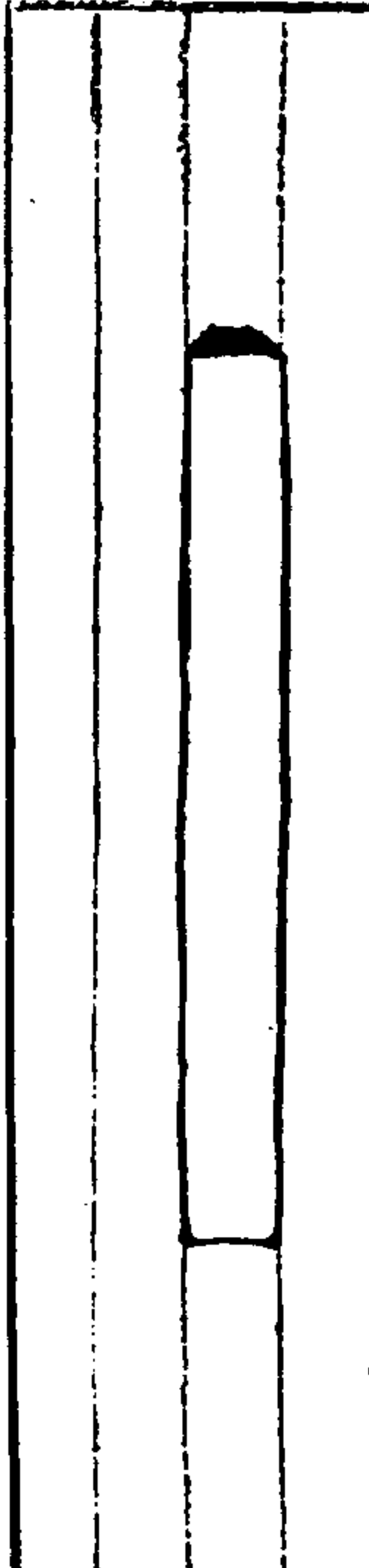


積實五百

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再上上生大呂  
萬物等布於午而蕤賓之氣也五月一陰  
息而為主乎內五陽消而為賓乎外蕤則下  
垂之貌也陽雖為賓陰必藏蕤而下之尊賓  
之意者也禮曰山川所以償鬼神也山川之  
有饋猶賓主之有饋也周官大司樂乃奏蕤  
賓以祭山川豈償鬼神之意歟國語曰蕤賓  
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豈賓主有獻酬  
交酢之禮而神人亦如之歟司馬遷謂陰氣  
幼少故曰蕤陽不用事故曰賓是也劉歆曰  
蕤繼也賓尊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萬物  
也或曰蕤卑也賓謹也梁武帝曰蕤微音火也賓  
角音木也火木俱極故有微角二音並失之  
矣

林鐘

林鐘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



四十 分益一上生大蕤

黃鐘如陽林鐘始陰萬物萌昧於未而林鐘  
未之氣也以數則陽寡陰衆以氣則陽散陰  
聚傳曰林眾也鐘聚也豈主二陰長言之歟  
今夫五事以思為主五行以上為主土行雖  
分旺四季其正位實在於未有又君之道焉  
故劉歆曰林君也詩云有任有林卿大夫謂  
之任君謂之林義本諸此國語曰四閭林鐘  
和辰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豈以中和之  
聲有盡於是歟又謂之函鐘者以未為地統  
有含洪之義也故周禮凡樂函鐘為官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示可得而祀矣司  
馬遷曰萬物既死氣林林然梁武帝曰林微  
音陽也鐘羽音陰也豈其然乎

夷則

夷則長五寸七百分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  
一圍九分



積實五百五分七釐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陽生乎此至寅則人始見焉陰生乎午至申  
則人始見焉萬物中堅於申而夷則申之氣  
也陰至於此則申陽所為述陰事以成之而



己蓋七月則三陰用事厥民夷之時也方厥民夷之時萬物莫不羣而實之雖未及中亦各有儀則矣國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傳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亦本諸此劉歆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或曰申神也申身也梁武帝曰夷羽音水也則角音木也俱失之矣夫大樂乃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蓋夷則之律其聲則陽其時則陰方是時陰生於內而陽盛於外雖謂之陽聲可也

南呂

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圓九分積實

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曰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故書於仲夏謂之南訛也蓋萬物以陽生以陰死陰生乎午則日趨乎南八月則萬物留熟於酉而南呂酉之氣也方是時日趨乎南故以南言之非謂南之為言任也配律之陽故以呂言之非謂呂之為言旅也國語曰五間南呂

贊陽秀也斯之謂歟劉歆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司馬遷言陽氣之旅入藏也或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或謂陽氣尚有任生薺參皆失南呂之意也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姑洗陽聲以南呂之陰為之合所以祀四望者取易四陰長於觀之義也梁武帝謂南徵音火也呂商音金也其說雖不主配律為呂之說亦在所可取矣南呂亦謂之南事南呂亦謂之小呂者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故也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故也

無射

無射長四寸六分五厘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圓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分益一上生仲呂  
六律始於黃鍾終於無射六間始於天呂終於應鍾蓋萬物畢入於戌而無射建戌之氣也其時則陰其聲則陽在卦為剝陰窮乎上陽反乎下終而復始之時也然陰用事物之所厭也與陽用事異矣此五陰已窮一陽將



復其律所以謂之無射也今夫陰為威陽為德威則人畏而厭之德則人愛而樂之故國語只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執儀也大司樂乃奏無射以享先祖豈非祖有德天下皆愛而樂之故邪劉歆言陽氣究物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為得之矣或謂射者餘也言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或謂射者出也言陰氣上升萬物隨陽而藏無復出也或謂射者終也言物隨陽終當復隨陰起無有終也或謂無角音木也射角音金也九月潤澤已竭能通射萬物故以射為名不亦失乎

應鐘

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圓九分積實四百二十八十分



六分三分寸 二三分益一上生蕤賓萬物之理凡屬乎陽者唱凡屬乎陰者應故鼓有應鼓鐘有應鐘皆主乎陰也十月純陰用事坤上六之時也方是時萬物以陰藏歸根復命而該關於亥矣應鐘建亥之氣也傳

曰歲功皆成應和陽功而收聚之為竟其義矣大司樂乃歌應鐘以祭地示又言應鐘為羽以禮人鬼地示則至陰之神而人鬼則樂能居之以從地而已聲氣各以類致故也司馬遷曰陽氣之應不用事也梁武帝曰應角音木也鐘羽音水也木長生於亥故言角十月是水故言羽皆傳會之說也



廣志卷之九百十

樂

十二律總論

萬物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胃茹於卯振美於辰已成於巳罍而於午腓蔓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畢人於戌閏該於亥故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謂之黃鐘其日壬癸其月為辜其歲困敦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渾女其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謂之大呂其月為涂其歲赤奮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合元枵其候大寒其卦則乾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鐘而下



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物溱地而其謂之大  
 蕨其月為厥其歲攝提其風條其宿其其次  
 尾其辰合蠓管其候啓蟄在卦則乾之九二  
 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呂焉建卯之律陰  
 陽之氣相夾而聚謂之夾鍾其日甲乙其月  
 為如其歲闌闕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  
 辰合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  
 合於無射而下生焉建辰之律萬物且繁絮  
 齊謂之姑洗其月為窮其歲執徐其宿心其  
 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則乾之九三  
 也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建巳之律萬  
 物盡旅而西行謂之仲呂其月為余其歲荒  
 落其風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

候小滿在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  
 上生黃鍾焉建午之律陰結於陽而實之謂  
 之蕤賓其日丙丁其月為卑其歲敦狎其風  
 景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夏至  
 在卦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鍾而上生大  
 呂焉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謂之函鍾  
 其日戊己其月且其歲協合其宿孤其次  
 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之初六  
 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大蕨焉建申之律萬  
 物夷易各有儀則謂之夷則其月為相其歲  
 涸灘其風涼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為其  
 候處暑在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  
 上生夾鍾焉建酉之律南氣旋入謂之南呂

其日庚辛其月為壯其歲作噩其風闌闕其  
 宿囑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  
 坤之六二也故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  
 律陽氣無餘謂之無射其月為亥其歲闌闕  
 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  
 則乾之上九也故合於夾鍾而上生仲呂焉  
 建亥之律陰陽交應謂之應鍾其月為陽其  
 歲大淵其風不周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合  
 柝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  
 大蕨而上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文者  
 為六律本乎坤文者為六同六律在旋而生  
 同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六同右轉而生律為  
 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而生所以象八卦旋

之為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不過乎五播  
 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要之  
 一會歸中聲而已大司樂以是大合樂則幽  
 明內外遠近微顯無往不通豈非樂通倫理  
 之効耶然陽盡變以造始放每律異名陰體  
 常以効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  
 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圓鍾以春主  
 規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以夏主萬物言之  
 南呂亦謂之南事 所成者事而已中  
 呂亦之小呂則陰之始明者小而己六律謂  
 之六始其位始乎陰也六呂謂之六間其位  
 間乎陽也亦謂之六同其情同乎陽也分而  
 言之則然合而論之皆述陽氣而上下通焉



此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者謂應中氣而中律故也中央特言律中黃鐘之宮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鐘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鐘之宮為聲律之本考工記量中黃鐘之宮亦此意歟

十二律旋宮

|     |
|-----|
| 圓鍾宮 |
| 黃鐘角 |
| 木蕤微 |
| 姑洗羽 |
| 函鍾宮 |
| 大蕤角 |
| 姑洗微 |
| 南呂羽 |
| 黃鐘宮 |
| 太呂角 |
| 太蕤微 |
| 應鍾羽 |

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  
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故自周已來其加武正二聲為變者有五也故名統一日其餘以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

十二律旋宮之說  
漢書云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鐘之管因制十二管吹以惟風鳴而定律呂之音用生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鳳有雄雌鳴亦不等故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凰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為宮其用之法先以木管為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為十二律旋相為宮

黃鐘之均

以黃鐘為宮黃鐘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蕤為商太蕤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此黃鐘之調姑洗皆三分之次故角正律之聲也  
大呂之均  
以大呂為宮大呂下生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中呂為角此大呂之調也中呂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  
太蕤之均  
以太蕤為宮太蕤下生南呂為徵南呂上生姑洗為商始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



賓為角此太蕤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

大鐘之均

以夾鐘為宮大鐘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中呂為商中呂上生黃鐘為羽黃鐘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為羽也黃鐘下生林鐘為角林鐘子聲短其中呂為商之吹故王角林鐘正管之聲為角大鐘之調有四正聲子聲

姑洗之均

以姑洗為宮姑洗下生應鐘為徵應鐘上生蕤賓為商蕤賓上生大呂為羽正聲長非蕤賓三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是三分去

一之次大呂下生夷則為角夷則子聲短非蕤賓為商三分去之次故还用正聲為角此為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一聲也

呂之均

以中呂為宮中呂上生黃鐘為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徵是其三分去一之次黃鐘下生林鐘為商林鐘子聲短非中呂為宮之次故还用正聲為商林鐘上生太蕤為羽太蕤正聲長非林鐘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太蕤下生南呂為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三子聲三也

蕤賓之均

以蕤賓為宮蕤賓上生大呂為徵大呂下生夷則為商夷則上生夾鐘為羽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鐘上生無射為角子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还用正聲為角此蕤賓之調亦是子聲三正聲也

林鐘之均

以林鐘為宮林鐘上生太蕤為徵太蕤正聲長非林鐘為宮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亦是為徵三分去一之次太蕤下生南呂為商南呂上生姑洗為羽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亦是去之次姑洗下生應鐘為角應鐘子聲短非南

呂為商之次故还用正聲為角此林鐘之調亦子聲二正聲三也

夷則之均

以夷則為宮夷則上生夾鐘為徵夾鐘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鐘下生無射為商子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故还用正聲為商無射上生中呂為羽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吹中呂上生黃鐘為角黃鐘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角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南呂之均



以南呂為宮上生姑洗為徵姑洗上声長非  
 非南呂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声為徵  
 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鍾為商應  
 鍾子声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声  
 為商應鍾上生蕤賓為羽蕤賓上生大呂為  
 羽大呂正声長非應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  
 故用子声為羽蕤賓上生大呂為角正声長  
 非應鍾為商之次故用子声為角亦是三分  
 去一之次以此南呂之調正声二子声三也  
 無射之均  
 以無射為宮無射上生中呂為徵中呂正声  
 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声為  
 徵亦是 中呂上生黃鍾為商  
 黃鍾正声長非無射為宮之次故用子声為  
 商亦是其宮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為羽林鍾  
 正声長非黃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  
 声為羽林鍾上生太簇為角太簇正声長非  
 黃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声為角此  
 無射之調上声一子声四  
 應鍾之均  
 以應鍾為宮應鍾上生蕤賓為徵蕤賓四声  
 長非應鍾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声為  
 徵蕤賓上生大呂為商大呂正声長非應鍾  
 為宮之次故用子声為商大呂下生夷則為  
 羽夷則正声長非蕤賓為徵之次故用子声  
 為商夷則上生夾鍾為角夾鍾五声長非大

呂為商之次故用子声為角此應鍾之調亦  
 一声正子声四也  
 此謂迭為宮商角徵羽也  
 黃鍾之律自為其官  
 為夾鍾之羽為中呂之徵為夷之角為無射  
 之商此黃鍾之五声也  
 大呂之律自為其官  
 為姑洗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南呂之角為應  
 鍾之商此謂大呂之五声也  
 太簇之律自為其官  
 為中呂之羽為林鍾之徵為無射之角為黃  
 鍾之商此謂太簇之五声也  
 夾鍾之律自為其官  
 為蕤賓之羽為夷則徵為應鍾之角為大呂  
 之商此夾鍾之五声也  
 中呂之律自為其官  
 為夷則之羽為無射之徵為大呂之角為夾  
 鍾之商此中呂之五声也  
 蕤賓之律自為其官  
 為南呂之羽為應之徵為太簇之角為姑洗  
 之商此蕤賓之五声  
 林鍾之律自為其官  
 為無射之羽為黃鍾之徵為夾鍾之角為中  
 呂之商此謂林鍾之五声也  
 夷則之律自為其官  
 為應鍾之羽為大呂之徵為姑洗之角為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賓之商此謂夷則之五声也 | 南呂之律自為其宮 | 為黃鍾之羽為大蕤之徵為中呂之角為林 | 鍾之商此謂南呂之五声也 | 無射之律自為其宮 | 為大呂之羽為夾鍾之徵為蕤賓之角為夷 | 則之商此謂無射之五声也 | 應鍾之律自為其宮 | 為大蕤之羽為南呂之商為姑洗之徵為林 | 鍾之角此謂應鍾之五声也 | 所謂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者也 | 五声十二律相生法 | 古之神瞽考律均声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 | 之管以九寸為法故用九角乘為管弦之數 | 管數多者則下生其數少者則生相生增 | 減之數皆不出於三又生取之數不出於八 | 宮從黃鍾而起下生得八為林鍾上生大蕤 | 亦投依八而取為商其增減之法以三為度 | 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 | 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声大小 | 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声之法以下十二 | 辰辰各有五声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 | 各有五声合為六十声是十二律之正声也 | 其十二律相生之去皆以黃鍾為始不生者 | 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仍得 | 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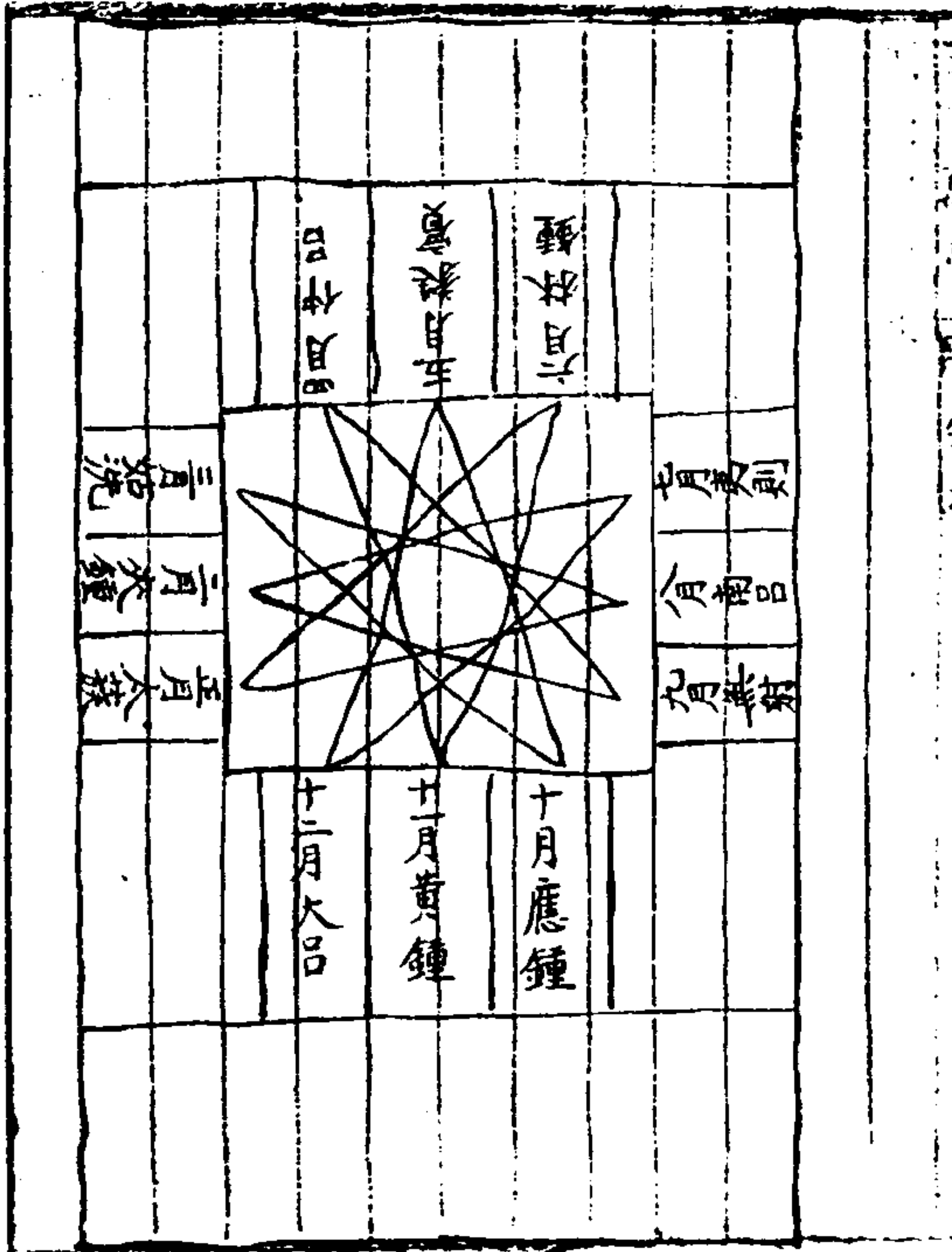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 | 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 | 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 | 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之法又 | 制十二鍾准為十二律之正声也鬼氏為鍾 | 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准半正声之半以為十 | 二子律制為十二子声比正声為倍則以五 | 声於子声為倍以五声比子声則子声為半 | 但先儒釋用倍声自有二義一義云半以十 | 一正律為十子声之鍾二義云從於中宮之 | 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声黃鍾以所得管之 | 寸數然半之以為子声之鍾其為半正声之 | 法者以黃鍾之管正声九寸為均子声則四 | 寸半黃鍾下生林鍾之子声林鍾上生大蕤 | 之子声太蕤下生南呂之子声南呂上生始 | 洗之子声姑洗下生應鍾之子声應鍾上生 | 蕤賓之子声蕤賓上生大呂之子声大呂下 | 生夷則之子声夾鍾下生無射之子声無射 | 上生中呂之子声此半正声法其半相生之 | 法者以正中呂之管長六寸中呂上生黃鍾 | 黃鍾下生林鍾三分去一還以六生所得林 | 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為林鍾子声之管以次 | 而為上下相生終於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 | 律寸數半之各以為子声之律故有正声十 | 二子声十二分大小有二十以為二十四鍾 | 通於二神迭為五声合有六十声即為六十 |
|------------------|-------------------|-------------------|-------------------|-------------------|-------------------|-------------------|-------------------|-------------------|-------------------|-------------------|-------------------|-------------------|-------------------|-------------------|-------------------|-------------------|-------------------|-------------------|-------------------|-------------------|-------------------|-------------------|-------------------|-------------------|-------------------|



律其正管長者為均之時則通自用正声五音正管短者為均之時則通用子声為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次還以宮商角徵羽之声得調也

樂書云天五地六天之中合也

律呂相生上



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和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管以九寸為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為法者司馬遷之說也特隔九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為六十律者京房之說者本呂覽淮南王安秦苞之說建魏賓重上生之議至於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於仲呂則孤而不偶疑賓則論次無準者淮南之說也演京房南事之餘而仲之為三百六十律日管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作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錄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校定黃鍾每律減三分而以七寸為法者隋劉焯之論也析毫釐之疆弱為算者梁武帝之法也由此觀之諸儒之論角立蠡起要之最為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夫陰陽之声上生者三分之外益一下生者三分之內損一益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夫律同之声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宿乎中声而止則動黃鍾而林鍾應動無射而仲呂應和樂未有不與者矣

律呂相生中







於卦為否是謂律娶妻三也應鍾建亥之氣  
 上生蕤賓則乾之九四而於卦為大壯是謂  
 呂生子三也蕤賓建午之氣上生大呂則坤  
 之六四而於卦為觀是謂律娶妻四也大呂  
 建丑之氣下生夷則則乾之九五而於卦為  
 夫是謂呂生子四也夷則建申之氣上生夾  
 鍾則坤之六五而於卦為剝是謂律娶妻五  
 也夾鍾建卯之氣下生無射則乾之上九而  
 於卦為乾是謂呂生子五也無射建戌之氣  
 上生仲呂則坤之上六而於卦為坤是謂律  
 娶妻六也由是觀之十二律損益之數不出  
 於三以象三才生娶之法不出於八以象八  
 風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上生六而  
 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故黃鍾九  
 寸其數以十寸宮林鍾六寸其數五十四  
 太蕤八寸其數四十二南呂之數四十八  
 姑洗之數六十四應鍾之數四十二蕤  
 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  
 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七無射之數四十五  
 仲呂之數六十可得而類推矣

者大初四八十二  
 在初四八十二  
 又為大蕤餘皆做此

律呂子聲

先儒之論律呂正聲倍子而為母子半正  
 而為子若黃鍾之倍正聲九寸為均其子聲  
 則四寸半三分換一下生林鍾之子又三分

益一生太蕤之子由是第之終于中呂以  
 從十二母相生之法故黃鍾為宮而下生林  
 鍾為徵林鍾上生太蕤為商太蕤下生南呂  
 為羽南呂生姑洗為角此黃鍾之調皆得  
 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大呂為宮而下生  
 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  
 射為羽無射上生中呂為角此大呂之調皆  
 得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太蕤為宮而下  
 生南呂為徵南呂上生姑洗為商姑洗下生  
 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蕤之調  
 皆得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夾鍾為宮而  
 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中呂為商中呂上  
 生黃鍾為羽黃鍾正律聲長非中呂三分去  
 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黃鍾下生林鍾為角  
 林鍾子律聲短非中呂為商之次故用正  
 聲為角此夾鍾之調正聲四子聲一也姑洗  
 為宮而下生應鍾為徵應鍾上生蕤賓為商  
 蕤賓上生大呂為羽大呂正律聲非蕤賓三  
 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大呂下生夷則  
 為角夷則子律聲短非蕤賓為商之次故選  
 用正聲為角此姑洗之調正聲四子聲一也  
 中呂為宮而上生黃鍾為徵黃鍾正律聲長  
 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徵黃鍾  
 下生林鍾為商林鍾子律聲短非中呂為宮  
 之次故選用正聲為商林鍾上生太蕤為羽  
 太蕤正律聲長非林鍾三分去一之次故用



子聲為羽太蕤下生南呂為角此中呂之調  
 正聲三子聲二也蕤賓為宮而上生大呂為  
 徵大呂正律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  
 用子聲為徵大呂下生蕤則為商夷則上生  
 夾鍾為羽夾鍾正律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  
 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夾鍾下生蕤射為角蕤  
 射子律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故還用正聲  
 為角此蕤賓之調正聲三子聲二也林鍾為  
 宮而上生太蕤為徵大蕤正律聲長非林鍾  
 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徵太蕤下生南  
 呂為商南呂上生姑洗為羽姑洗正律聲長  
 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姑洗  
 下生應鍾為羽應鍾子律聲長非南呂為商  
 之次故還用正聲為角此林鍾之調正聲三  
 子聲三也夷則為宮而上生夾鍾為徵夾鍾  
 正律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  
 為徵夾鍾下生蕤射為商蕤射子律聲短非  
 夷則為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為商蕤射上生  
 中呂為羽中呂正律聲長非蕤射三分去一  
 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中呂上生黃鍾為角黃  
 鍾正律聲長非蕤射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  
 角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南呂為宮  
 南呂上生姑洗為徵姑洗正律聲長非南呂  
 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徵姑洗下生應  
 鍾為商應鍾子律聲短非南呂為宮之次故  
 用正聲為商應鍾上生蕤賓為羽蕤賓正律

三才廣志 卷九一〇

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  
 蕤賓上生大呂為角大呂正律聲長非應鍾  
 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南呂之調正聲  
 二子聲三也蕤射為宮而上生中呂為徵中  
 呂正律聲長非蕤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  
 聲為徵中呂上生黃鍾為商黃鍾正律聲長  
 非蕤射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黃鍾下生  
 林鍾為羽林鍾正律黃長非黃鍾子聲三分  
 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林鍾上生太蕤為  
 角太蕤正律聲長非黃鍾子聲為商之次故  
 用子聲為角此蕤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  
 應鍾為宮應鍾上生蕤賓正律聲長非應鍾  
 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徵蕤賓上生大  
 呂為商大呂正律聲長非應鍾為宮之次故  
 用子聲為商大呂下生夷則為羽夷則正律  
 聲長非蕤賓子聲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羽  
 夷則上生夾鍾為角夾鍾正律聲長非大呂  
 子聲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應鍾之調  
 正聲一子聲四也凡此蕤於十二律均旋為  
 宮之說失周禮三宮之意也三宮旋相而唱  
 和有應屬嘗有子聲和若以為十二律皆有  
 子聲然則黃鍾太呂太蕤三律何獨止用正  
 聲和  
 辨四  
 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而清  
 濁之聲未嘗偏勝也孰謂十二律之外復有

四七五



四清聲乎為是說者非古也其階唐諸儒傳會之說歟彼其所據者唐之正吏通禮會要今式通典義纂義羅之類特一人之私說非有本於聖人之經天下之公論也世之廣其說者不通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鍾磬之簾以無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太蕤為角無射君也管長四寸九分黃鍾臣也乃長九寸太蕤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聲皆尊而君聲獨卑必須用黃鍾四寸五可太蕤四寸之清以吞無射之律則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民授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黃鍾為君非所以為臣也今夫黃鍾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於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與之抗矣是君聲常尊而臣民之聲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與民相避以為尊卑之理乎彼謂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既於黃鍾至夾鍾為之又謂為夷則至應鍾而設兩四清也至於論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為十二清聲是十六律之說果不足以勝十二月矣又况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臣竊觀

宋朝常命有司考正鍾律通問大樂諸上會言每朝響祭祀唯傳舊法用正聲十二其四清聲多不能考擊是太常之樂名用四清實

用十二律也李熙據周禮與周而論之謂十二鍾之外其餘四皆清聲非中聲乃鄭衛之樂也若去四之鍾則哀思和辟之聲無由而起何知樂之深耶恭何好異之士排而非之真墨子之徒也

廣志卷之九百十一

樂製

十二律總論

律呂合陰陽聲

黃鍾

太蕤

姑洗

六陽律

蕤賓

夷則

無射

大呂

應鍾

濁呂

六陰律

函鍾

小呂

夾鍾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太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



南呂禹鍾小呂夬鍾陰聲也蓋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陰六同陰也右轉以合陽故大司樂祀天神則奏黃鍾歌大呂以合之祭地示則奏太蕤歌應鍾以合之祀四望則奏姑洗歌南呂以合之祭山川則奏蕤賓歌函鍾以合之享先妣則奏夷則歌小呂以合之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鍾以合之聖人以律同合陰陽之聲為未足也又文之以五聲而使聲待是而和指之以八音使音待是而諧然則律同有不為聲音之素籥箛鞀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大蕤所以金奏贊陽之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誅歌九則平知無二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令德示民軌儀也大呂助宣氣也夾鍾出四際之細也仲呂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南呂贊陽秀也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事也概見於此唐之祭社下奏太蕤上歌黃鍾太蕤陽也位於寅應鍾陰也位於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於是知聖人之制取合陰陽而歌奏之儀用符交會唐之祭社歌奏俱用陽聲非周人分樂之意也趙慎言請改黃鍾為應鍾均可謂知合陰陽之聲者

矣古者作律皆文之以五聲則一律而其五聲先王之制也後世一律而具七聲十二律而具八十四調其失自京房始可不正之乎律呂辨天地四方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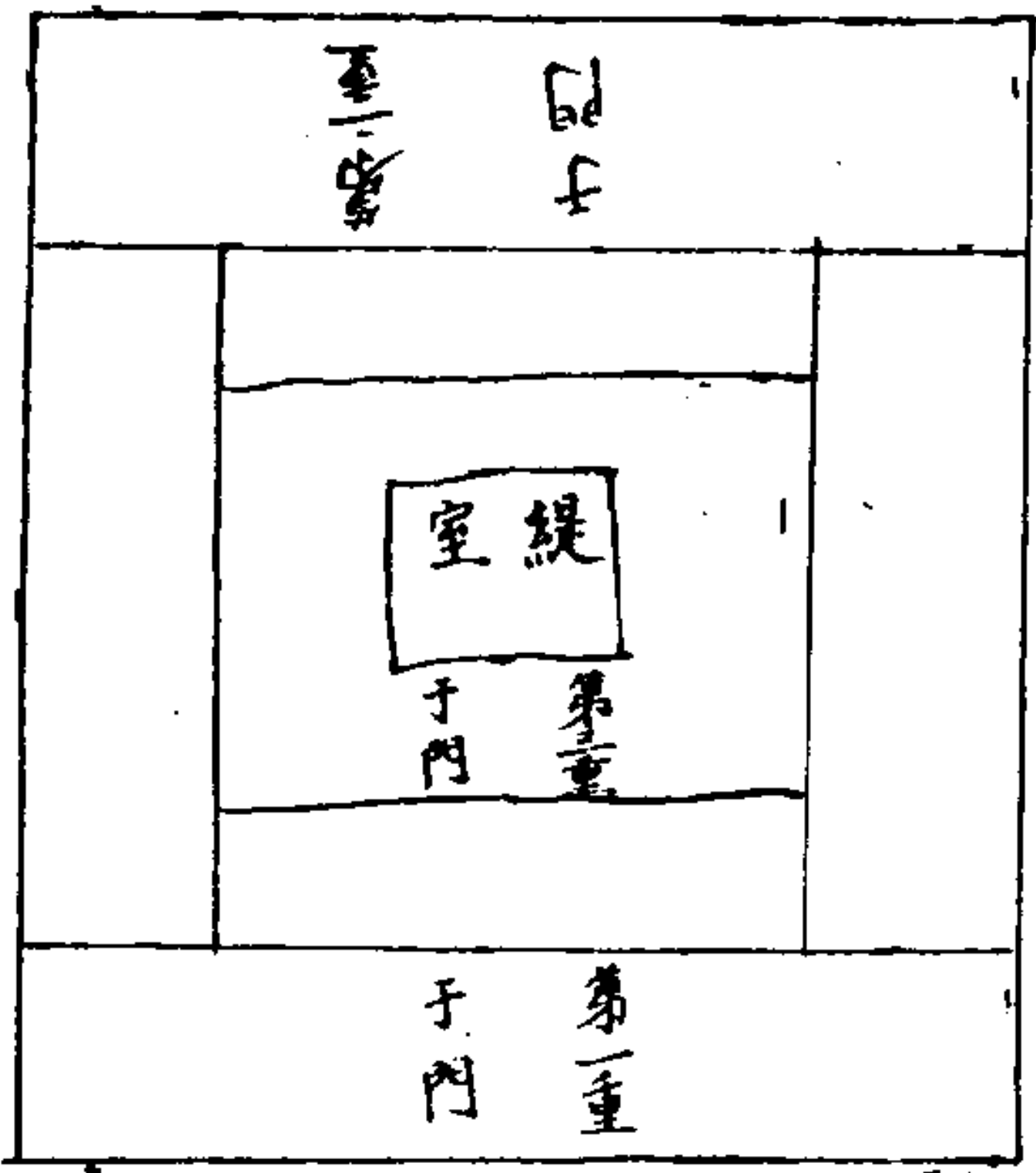


陽六為律自黃鍾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為同呂自大呂至應鍾陰聲也陽聲左旋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轉始於丑終於卯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蓋乾位西北氣覆為天衆陽之主也坤位東南形載為地衆陰之主也然天雖為衆陽之主而有陰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聲也地雖為衆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為震為坎麗乎坤者為離為兌震坎陽卦也然而多陰離兌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焉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



陰陽之聲出於人為者也即人為之聲辨自然之聲以為樂器此揚子所謂作者責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奇而為揚一生二則耦而為陰二生三則陰陽參和為冲氣三生萬物而樂器取其為是雜此十有二聲而和之取中聲以為樂器之意也考曰制器者尚象記曰聲樂之象也即十有二聲以為樂器得不為制器尚象者乎與同所掌者器也大師所掌者聲也器異異聲故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則各者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呂氣候之法



陰陽之氣渾為大極發為五聲分為十二律蓋所以合斗氣効物類也天効以景地効以響陰陽和則景至候氣應則天飛自然之符也先王為是候氣之法造室三重各啓門塗必固密為門之位列之以子中也以午又復以子揚子所謂九閉之中也蓋布綆綆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其端與地齊南以薄紉覆之迨中秋白露降採河內葭葦為灰加之管端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為氣所動者灰散為物所動重灰聚此冬夏三至陰陽氣與古人未嘗不候之以定聲均樂也昔北齊信都芳能以管候氣嘗與人語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任驗管而灰飛又為輪扇二十四埋之地中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成則一扇自動他扇自若與管灰相應然氣應有蚤莫灰飛自多寡又不可不知也後漢冬夏至日天子御前殿陳八音均度量候鍾律冬至陽氣應則黃鍾通土灰輕而衛仰夏至陰氣應則蕤賓通土灰重而衛俯亦候氣之一端也隋開皇中準左法以候節氣而氣應或先或後文帝怪而問之牛洪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不能出為衰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君暴可謂善諷諫矣尚書云用且為律候之月合氣去者皆本於十二律呂去者皆本於十二律呂去者皆本於十二律呂去者皆本於十二律呂



律呂應氣之節



斗居天之中運玉衡以胃覆四方死生萬物者也以黃鍾月五加十五度為一節二節為一氣二氣為一風一風為一特四特為一歲故斗柄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旬有五五指於則小寒音比應鍾加旬有五五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旬有五五指振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音比南呂加旬有五五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旬有五五指卯則驚蟄音比林鍾加旬有五五指辰則清風至音比仲呂加旬有五五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旬有五五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夏音比夾鍾加旬有五五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蕤加旬有五五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旬有五五指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蕤加旬有五五指指背陽之維則夏至盡故曰四十六日而立秋音比夾鍾加旬有五五指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旬有五五指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旬有五五指指酉中故曰秋分雷成蟄蟲比卿音比蕤賓加旬有五五指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旬有五五指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旬有五五指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音比南呂加旬有五五指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旬有五五指指壬則大雪音皆應鍾自此以往窮則變終則姑天之通也故黃鍾之月天地氣閉土事毋作大呂之月歲且更始農民是息太蕤之月草木繁重土功以興夾鍾之月羣生發榮布德蠲刑姑洗之月嘉氣起至滿涂脩利中呂之月百穀滋茂毋妨農務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社養依也依小林鍾之月每廢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南呂之月蟄蟲八戶趨農收聚無射之月閉藏為冬春民所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也劉昭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六信有之矣風之法具四十五日八風



律呂數度

凡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而五八數成矣人以八尺為尋物以八竅知生故凡有十二律之音皆備八而生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故日三而成脚月三而成時歲三而成閏祭以三飯為禮喪以三踊為節兵重三軍之制國重三卿之治以三參物而九數成矣故十有二律之寸而 律是為蓋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五六相合而生黃鍾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南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折木是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黃鍾以本之也傳曰律所以立均出度揚雄曰冷竹為管室仄為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然則先王作樂稽之度數至於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豈

於十二月律和說者以百刻為百度何其大司樂也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 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扎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昔人常謂顓頊始作樂風水雲之樂以

効八風之音舜以夔為樂王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此之謂歟然古人之制聲律蓋皆有循而體自然不可得而損益者也何則五聲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聲可益為七音然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得而益之乎十二律所以應十二月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為妄田琦以何妥為當可謂知理矣

律呂齊量

刑而上者謂之道刑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而上者之道寓形而下者之器雖非數度不離於數度其為數度也即十有二律



而已雖非齊量不離於齊量其為齊量也即  
十有二聲而已蓋教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  
三之歷十二辰而五聲備其長則度之所起  
而其餘律皆自是生焉故凡為樂器以十有  
二律為之數度磬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辨  
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薄厚之屬所制  
則有齊矣羸聲生於達衍生於回篋聲生於  
侈鬱聲生於奔達回侈奔之屬所容則有量  
矣故凡為樂器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一要  
宿中聲而已由是觀之即十有二律數度十  
有二聲齊量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  
器豈不信哉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蓋以此數周景王將鑄無

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為是故也然言  
十有二律則知聲之為鍾言十有二聲則知  
律之為管不言十有二鍾而言十有二聲則知  
八音為金金於五行為言秋言之時聲所自  
出此所以言聲以見之歟雖然非特為樂器  
如此凡以鍾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  
是也律

律呂圓徑  
古者採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雄鳴者  
為黃鍾之律雌者鳴為林鍾之呂而圓徑圖  
分之數固已索具乎其中矣蓋黃鍾之律長  
九寸累黍積之徑三分圓九分蓋本於天物  
生出自然非絲輕重之數也圓九分終天之

數也司馬彪鄭康成並用徑三圓九之說孟  
康推而衍之謂林鍾長六寸圓六分太簇長  
八寸圓八分後魏安豐王宗康成之說作林  
鍾太簇二律而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後  
更圖皆九分始與均鍾器合是知孟康之說  
謬於諸儒矣十二律之寸既因損益而有長  
短則其容受黍數亦稱之而已不嫌未同於  
徑三圓九也周公之制九數圓周率三圓徑  
率一指凡天下之教言之非專論十二月周  
徑也今之論律者區區以是說為言不亦迂  
乎

律呂清濁

樂莫不有音音莫不有適而衷也者適而已  
矣然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聒極聒極  
則不鑿不鑿則竭矣太適則志下以下聽濁  
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矣皆非所  
以為適也一清一濁所常無窮一要宿清濁  
之乘而已安性而適哉記曰五色成文而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  
大祖成終始相生侶和清濁迭相為經傳曰  
黃帝察發欽定清濁莊周述黃帝張咸池之  
樂於洞庭之野而曰一清一濁文武經綸由  
此觀之先王作樂主之以十二律文之以五  
聲播之以八音其體則小大相成其用則終  
始相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流行散徙不主  
常聲適相為經而已孰誦終賓至應鍾為清



黃鍾至中呂為濁哉今夫樂聲之於衆音輕高為清重大為濁然律之增損長短不常聲之抑揚清濁不一增則轉濁減則愈清清濁雖殊而本音不夾安有定長定短配屬高下者邪至如黃鍾九寸聲之最濁者也中城則聲清應鍾四寸有奇聲之最清者也倍增則聲濁一律如此餘管可知鄭康成之說吾無取焉耳漢武帝採五經諸子呂覽張蒼之說以正清濁置協律都尉以月之可謂有志於古矣

律呂大合樂

陰陽之理聲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是聲本於日而以情質律本於辰而以和聲律相協而八音生焉故先生作樂以六律六同而考五聲以五聲而成八音以八音而節六舞以六舞而大合樂則六代之樂凡發諸聲音形諸動靜而三才之道備矣故用之天地足以降神示用之宗廟足以格祖考用之大朝會足以和邦國用之教萬民足以諧萬民用之大饗食足以安賓客用之待夷狄足以說遠人用之大蜡足以作動物然則周家大合六代之樂所施如此其廣有誓之頌特其始作備樂乎合祖者而已王子頹之饗王

備反六舞春秋職之者為其非天子而作備樂故也由此觀之先王六代之樂未始不具十二律至於八樂而序之舞雲門則奏黃鍾歌大呂舞咸池則奏太簇歌應鍾舞大磬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夏則奏蕤賓歌函鍾舞大濩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武則奏無射歌大鍾者特其所主與不然則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惡有不並用十二律之理哉王文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蓋釋奠者禮也必有合者樂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者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然此後世則有歌而舞設堂上之縣去

堂下之肆則八音不備舞蹈不式果何以為樂哉  
五聲上





夫物之與情發而為聲故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為宮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聲為羽蓋五聲本於五行布於五位其數起於黃鍾九寸之管因九而九之則凡管周徑之數八十有一者宮聲之數也因宮數三分去一下而生徵則五十有四者徵聲之數也因徵數三分去一上而生商則七十有二者商聲之數也因商數三分去一下而生羽則四十有八者羽聲之數也因羽數三分去一上而生角則六十有四者角聲之數也數多者濁以大

而大不踰宮數小者清以細而細不踰羽則羽徵之聲清於角而角聲又清於商矣凡此五聲之常百王不易之制也今夫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彈宮而徵應彈徵而商應彈商而羽應彈羽而角應是五聲以相生為和相勝為繆先王立樂之方也司馬遷推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非通論也雖然先王作樂以象成亦未常不推之以應天以謂天氣不和不能生物樂聲不和不能感人是生物者五氣之正而感人者五聲之正也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莫不鍾五行之秀性莫不全五常之正其化之也亦豈難哉不過以五聲之和

達五常之性而已故聞宮聲斯達誠實之心而為信文徵聲斯達恭敬之心而為禮文商聲斯達羞惡之心而為義文羽聲斯達是非之心而為智文角聲斯達惻隱之心而為仁夫如是則樂行而倫清外則耳目聰明內則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仲

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在茲乎

十 羽聲 於中平而正者徵聲也

五 聲中 窮理故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

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齒湧吻謂之角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凡此五聲取諸身以盡性者也宮土聲也其性圓而居中若牛之鳴窅而主合商金聲也其性方而成器若羊之離羣而主張角木聲也其性直而崇高若雞之鳴水而主湧徵火聲也其性明而辨物若豕之負駭而主分羽水聲也其性潤而澤物若馬之鳴野而主吐凡此五聲取諸物以窮理者也蓋樂始於聲聲始於宮通之而為商觸之而為角驗之而為徵翕張之而為羽宮無為以覆物君之象也商有為以通物臣之象也角善觸而難馭民之象也徵出而無驗有事



之象也羽因時而翕張物之象也宮為君足以御臣商為臣足以治民角為民足以與事徵為事足以成物羽為物足以致用此其序也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又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又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又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音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為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意也先儒謂宮聲方正而好義角聲堅齊而好禮誤矣晏子以徵招角招為景公作君臣相悅之樂雖至吳發以為事補不足以為民亦

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為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為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為不足以為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為物况旋相之樂非宮何以降神哉噫道生一則奇而為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二生三則陰陽中而為冲氣以五聲求之陽中為角陰中為商陽正為徵陰正為羽參合陰陽而為冲氣者其官乎由是觀之陰陽相應則和偏勝則乖而樂聲如之苟捨五聲之正而益之以三變其欲無偏勝之患難矣五聲一也或謂五音或謂五色或謂五樂者蓋見於節奏為五聲着於文采為五色變而成方為五音比音而樂為五樂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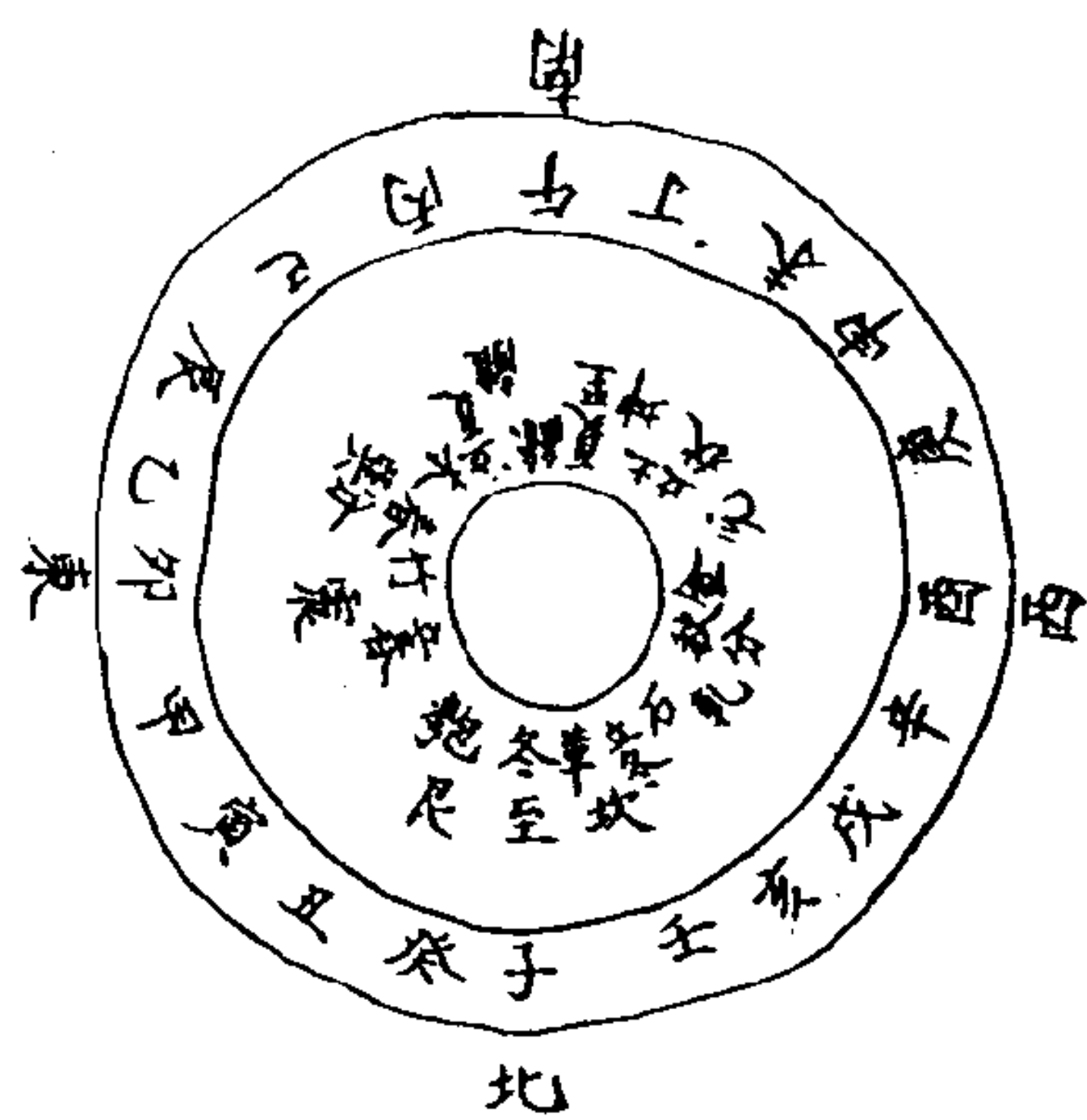
三宮無商

生於天三成於地八者木之所以為行也角聲出焉生於地四成於地九者金之所以為行也商聲出焉金則尅木木則尅於金未有並用而不相害者也周以木德王天下而為當時之貴商以金德王天下而為己用之賤周官旋宮之樂祀天神則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族為角姑洗為羽祀地而則函鍾為宮太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祀人鬼則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蕤為徵應鍾為羽而未常及商者避其所尅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不言商者又去

而實不去也春秋齊晉實予而實不予同義荀卿以審說商為大師之識則聲詩之有商聲大師必審之者避所尅故也鄭康成謂祭尚柔而商堅剛故不用焉楊叔曰周祭天地不用商及二少以商聲柔而二少聲不所以取其正而裁其繁也若然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曷為不用商邪  
宋朝祿享之樂秦懷安九成之曲黃鍾為宮三奏太呂為角二奏太蕤為徵二奏應鍾為羽二奏是不知去商者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之制推之則  
宋朝以火德王天下論避其所尅當去羽音矣今太常用樂不審詩羽而審詩商蓋失古



人之旨遠矣樂安得而和哉  
聲音通論



八音上

樂出於虛而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同冥於道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矣故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者脆若勁者勳若實者虛若沉者浮皆得効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少皞氏効八風之調而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尚於鍾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莫尚於磬然聲纖微夏之音也莫尚於琴瑟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莫尚於管籥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芋繁焉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塤缶繁焉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鼗鼓繁也

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祝歌繁焉然金失之重石失之輕然失之細竹失之高匏失之長土失之不革失之洪木失之短要皆不相奪倫然後克諧而無失也經綸八音多矣原始言之不曰施之金石要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乃若論其詳宜莫若周官大師焉蓋樂器重者從細而細不踰羽輕者從大而大不踰宮通細大之中而無踰者其惟角乎蓋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然故尚宮輕於金重於瓦然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革木非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金石土類西疑之方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革然次之木匏竹為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也故聲始於西成於東於西則金石先於土者以音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則匏竹後於木者以陽順序其所終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後絲者豈亦先虛之意欤樂記言樂之器有卿言所以道德者以德待器而後達故也

八音中

八音之於樂象為八卦位為八方氣為八風中為八極其數一本中和之五冲氣之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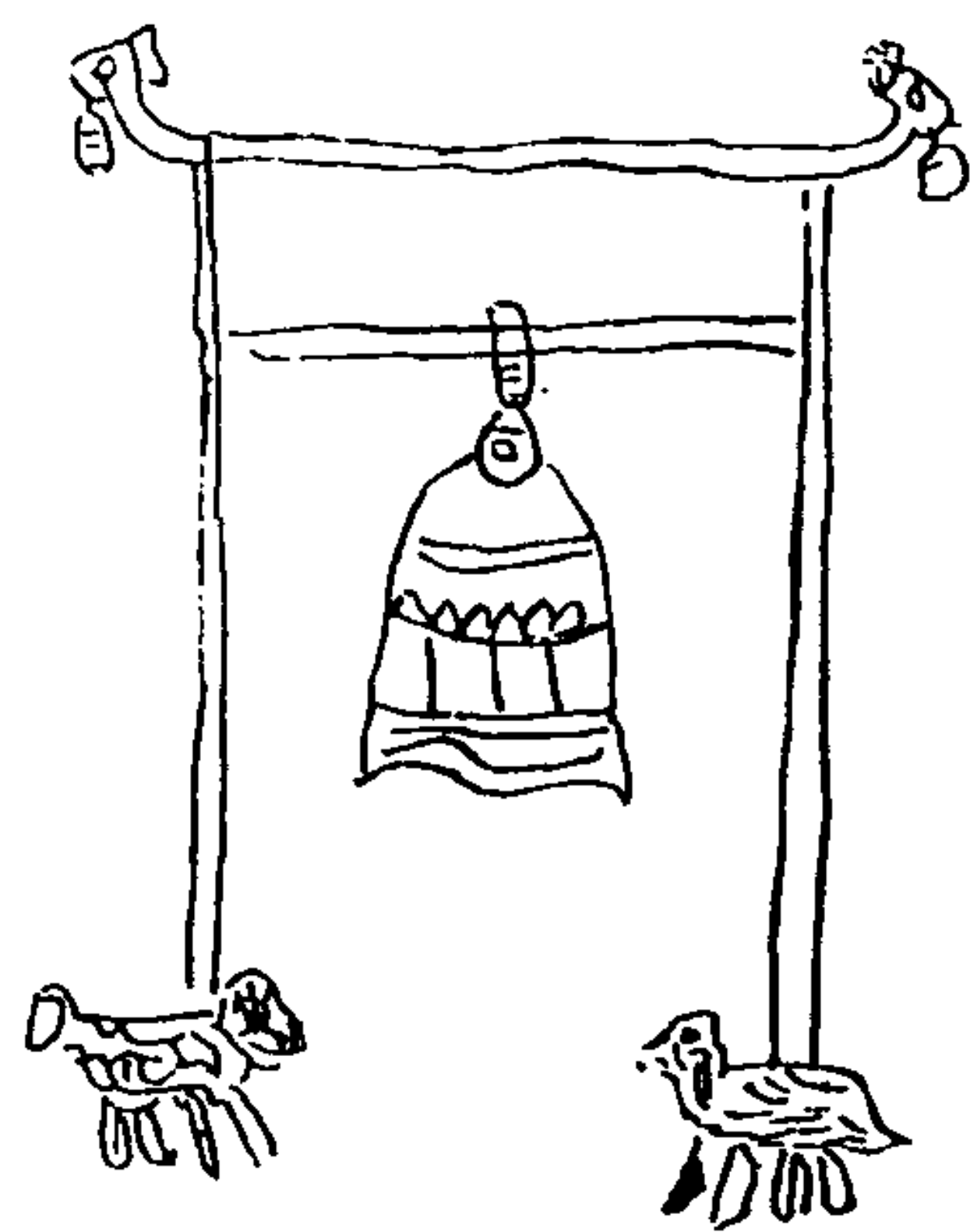


專中声而已古者上農揀土出金以為鐘上  
工磨石出玉以為磬鍾於五行為金於五事  
為言於五藏為氣於五性為義金則奏為鐘  
鎗言則發為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  
所以力武此聽其声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  
音為石於八卦為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  
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  
所以致死此聽其声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  
琴瑟同出於然而靜好其声則唯殺而哀潔  
靜而兼依義以立志而已此聽其声所以思  
志義之臣也字笙簫管同出於竹而發猛其  
声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  
聽其声所以思蓄聚之臣也鼓為樂之君而  
擊則卑者所鼓其為革声一也士諱而謹群  
趨而動有進重之義焉此聽其声所以思將  
師之臣也由是觀之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  
不在耳彼其音之所發亦誠有所合之也豈  
在悅鄭衛鏗鎗而已哉玄而發之言鍾鼓擊  
之声則知縣為琴瑟竹為字笙簫管也言然  
声竹則知鍾為金鼓擊為革也言石声磬則  
金声鐘鼓類見矣言竹声濫則石声清之類  
見矣匏竹利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声  
言則革木在其中矣執八音卑出言之故謂  
之声曲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八音不言  
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  
以石声磬當為磬字之誤豈經旨哉於傳有



制凡私家下設禮器三品以在女樂五人五  
品以上不過三人是不知周官大胥樂縣之  
制也

上缺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

命倫伶與營授作十二鐘考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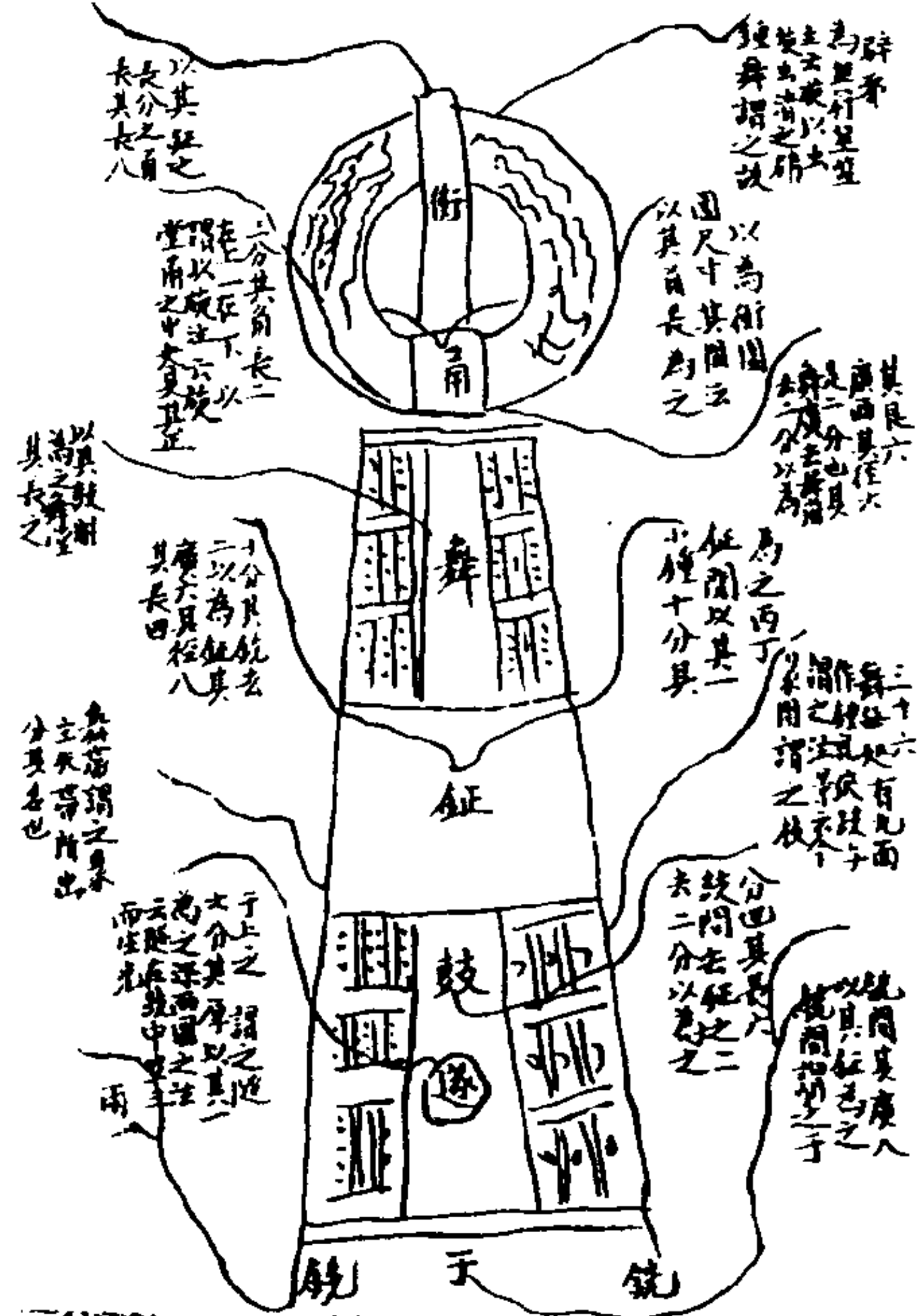
危氏為

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

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  
甬甬上謂之銜鍾鍾謂之旋旋謂之幹幹  
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靡  
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謂之  
銑間去二分以為鼓間以其鼓間謂之舞脩  
去二分以謂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  
其甬長為之圓三分其圓去一以圓銜圓大  
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為遂六分其  
原以其一為之深而因之與同掌六律六同  
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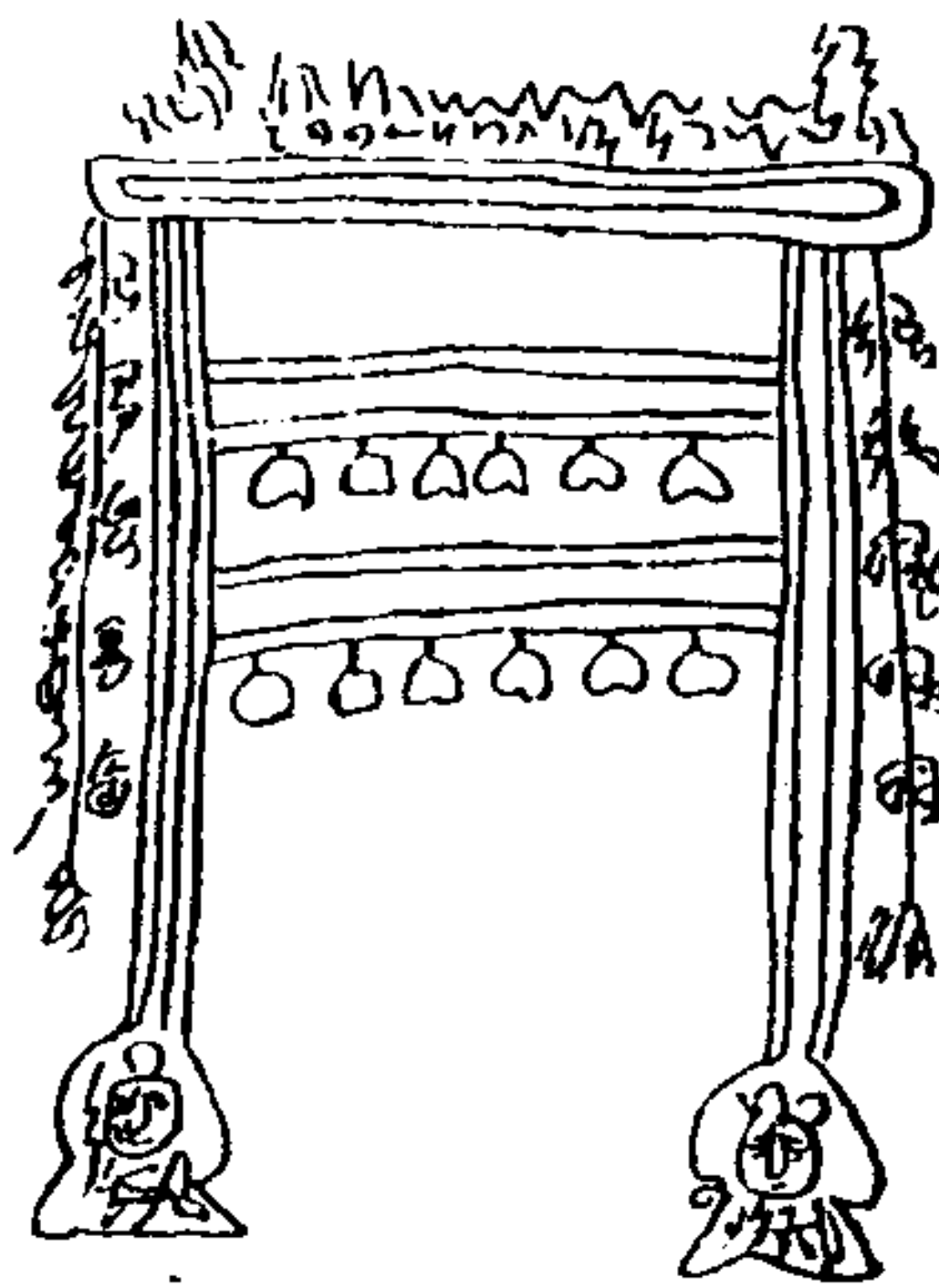
聲高聲磬正聲緩下聲肆破散險聲敏達聲  
羸微聲歸回聲衍侈聲惟奔聲籌薄聲甄厚  
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  
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由是觀之  
銑於鉦鼓舞鍾之體也甬與銜鍾之柄也舞  
鼓徑六而長亦六鄭氏以此為鍾口十其長  
十六也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若黃  
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  
銑徑五寸有其鉦鼓舞之所居者通去二分  
則舞脩三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林鍾之律  
六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徑銑三  
寸有奇鉦舞鼓之所居者通去二分則舞脩  
二寸有奇舞廣一寸有奇餘律之鍾亦然買  
公 各倍以為鍾率一端也大鍾十分  
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  
其一為之厚蓋鉦休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  
間又殺矣與鼓間異此所以各十分之以為  
厚薄鄭氏曰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其異又  
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  
近之鼓考工記危氏為鍾厚薄之所震動者  
濁之所由出侈余之所由與皆可說焉故鍾  
已厚則石以薄則播侈則祚余則籌長甬則  
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十鍾十分其鉦間  
則其聲疾





二征 以謂鼓外二間征外一而而十  
 分之以其一為厚薄其說誤矣余考唐史  
 尚盈孫業民亦就於鼓征舞之法用筭法  
 求除鑄鍾之輕重高下定編鍾之制黃鍾九  
 寸五分倍應鍾三十三分有半差為四十八  
 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圖莫不有齊量焉使工  
 案圖鑄之凡二百四十板及其成也音韻與  
 磬協矣今太常所用舊鍾無慮十枚其間或  
 類古法太抵出盈孫所造征外此則其律短  
 而聲高矣  
 宋朝帝詔李照制管調律  
 圖其形而弁一孔其  
 應於一時然較古

編鍾



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  
 聲為之齊量記之以三平之以六歸於十二  
 天之道也然則以十有二辰正鍾磬祭縣之  
 位豈他故哉凡以齊量數度考中聲順天道  
 而已蓋編鍾十二同在一虛為一堵鍾磬各  
 一堵為肆春秋傳歌鍾二肆則四堵也小胥  
 之職凡縣之磬半為堵全為肆是鍾磬皆在  
 所編矣磬師教擊磬擊編鍾於鍾言編則  
 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離則特  
 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鍾可知也荀  
 卿言縣一鍾大戴禮言編縣一言持縣鍾磬  
 如此則編鍾編磬亦可知豈非金石以動之  
 常相待以為用乎由此觀之鍾磬編縣各不



過十二古之制也漢之服皮以十二鐘當十  
二震更加七律一縣為十九鐘隋之牛洪論  
後周鍾磬之縣長孫詔授國語書傳七律七  
始之制合正倍為十四宋武帝又加濁倍三  
七為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添縣之合正倍  
為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  
四枚之 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藏於二變  
者不過滿於國語書傳藏於四清者不過滿  
於樂緯皆非聖經之意也惟

宋朝李照免鎮廢四清用十二律之議何其  
智識之明而遠過於諸子乎照李雖知去四  
清而不知去二變猶不去四清也特何以成  
和樂邪真目論也

古者編鐘編磬登歌用之以節歌句故堂上  
擊黃鍾特鍾而堂下編鍾應之擊黃鍾特磬  
而堂下編磬應之上下下唱和之道也

昔黃帝作五聲以正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  
曰赤鍾 三曰黃鍾洳光四曰景鍾昧其明  
五曰黑鍾隱其帝五聲既調然後位五行准  
南子謂孟秋之日四館御女白色白絲撞白  
鍾是也尚書大傳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  
黃鍾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車告出也  
入撞鞀賓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  
席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鞀

賓所以奏米齊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  
而節之以正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意也  
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止而濟之以動易序  
卦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樂師言行以肆夏先  
於趨以米齊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米齊  
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  
中采齊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永至之樂為  
行步之節豈劬古采齊肆夏之制歟

和鍾 禮器曰內金示和也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  
和居參之也蓋鍾之為樂過則聲淫中則聲  
和垂之和鍾非淫聲之鍾也然鍾之大者十  
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者十分其鉦間

以其一為之厚已厚則石已薄則播後則非  
命則鬱長甬則震大而短則聲疾而短文小  
而長則聲舒而遠文所謂和鍾者一適厚薄  
後命小大長短之齊以和六律六同之和而  
已左傳所謂鍾小不窳大不撝和於物是也  
昔宋武帝太極殿前鍾聲嘶矣帝問張永永  
對以鍾有銅滓乃鑿而去之聲遂清越何知  
音之審耶

古者器而象以血蓋所以厭爽惟樂妖象  
鍾之象謂之象猶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  
也周官天府上春象寶器荆王伐吳將殺沮  
衛履融象鼓則象鍾鼓之法其來尚矣周之



所蒙非特此也大司馬之於軍器小子之於  
邦器不仁之於龜雞人之於雞大祝之於逆  
牲小祝之於祈号圍師之於廐女巫之於浴  
皆在所蒙焉齊宣王之時特以牛蒙鐘而以  
羊易之夫以牛蒙鐘禮也以羊易牛仁也不  
忍牛之殺鯨而廢蒙鐘愛是牛不愛禮非仁  
術也仁心而已惻隱牛之就死而易以羊是  
蒙牛不廢禮非仁政術而已

銘鐘

昔晉克洛之後秦有圖敗晉功魏穎以身却  
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之景鐘常觀  
顯帝居位文德者錫以鐘武德者錫以干  
戈又傳曰聖王承天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  
樂用鐘由是知古之人其樂用鐘非特賞功  
於一時抑又旌功於不朽矣

鐘聲上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  
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  
於金石而况人乎今夫鐘之與磬也近之則  
鐘音亮遠之則磬音彰物固有近不若遠者  
遠不若近者不可不知也宋左師每食擊鐘  
鄭伯夜飲酒擊鐘蓋古之人一飲食之際必  
擊鐘者所以和志氣而去爭心也其備禍豈  
不豫哉

鐘聲中

周景王鐘成而伶人告和州鳩必以為不知  
其和晉平公鐘成而上人告調師曠必以為  
不調者蓋上之作器而民樂之則調和矣徒  
作器而民莫之樂也雖欲調和其可得乎傳  
曰樂在人和不在聲然則州鳩師曠之言其  
知作器之本歟

鐘聲下

晉獻公卒未葬吳公子札自衛如晉而將宿  
戚聞鐘聲而異之者以君尚在殯臣未可以  
樂故也知悼子卒未葬杜蕢自外來聞鐘聲  
而飲諸臣者以臣尚在殯君未可以樂故也  
然晉平公悟師曠之飲而罪已孫文子聞季  
札之言而不悔者其賢不賢亦可知矣

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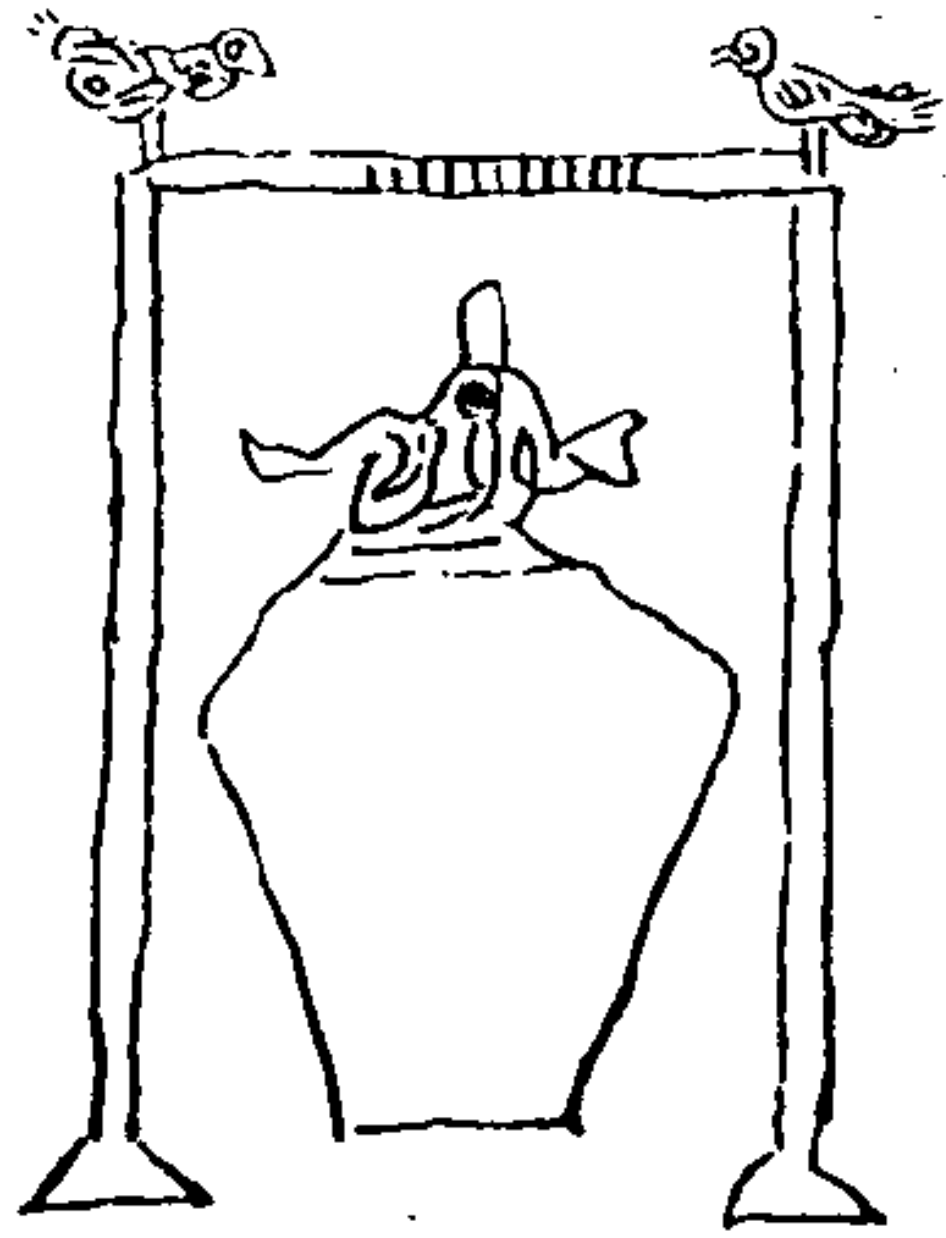
爾雅曰徒鼓鐘謂之修謂之鼓鐘與詩之鼓  
鐘欽欽同意

四金通論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兩三之其  
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  
天之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  
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必掌以鼓人者鼓為樂之君故也蓋六鼓之  
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也  
故鐘之聲溥錫之聲濁鈇之聲高鐸之聲明  
溥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合鼓倡而和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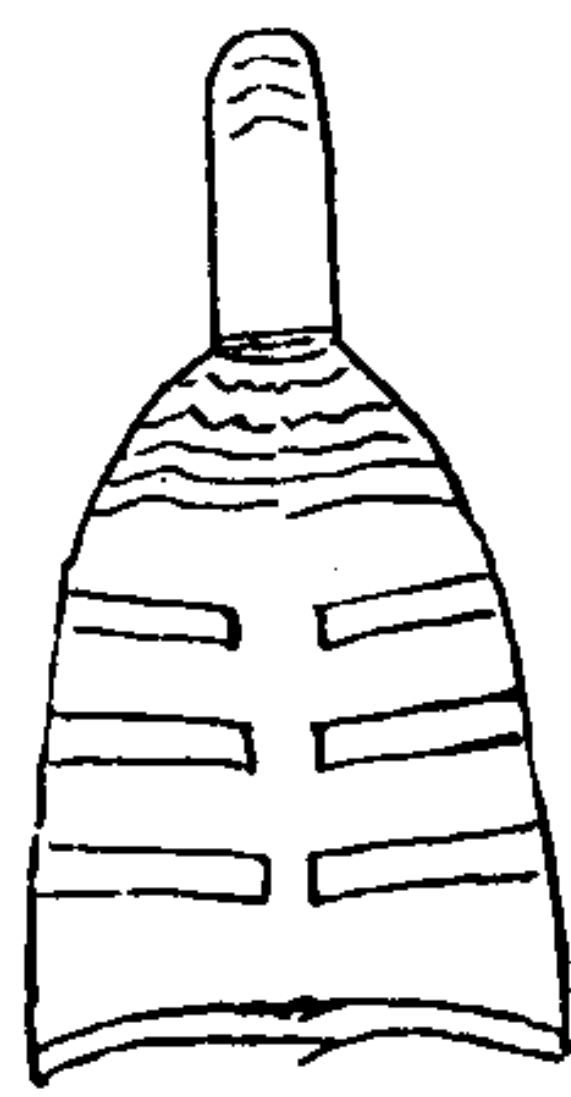
金鑄 鑄于



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  
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一衆之法也由是觀之  
金鼓之用於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  
也况用之以節聲樂者乎後世以角代金非  
古制也

獨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  
也高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  
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而通之故  
也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  
也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大終止也治之治止則  
以漸進維焉既濟治之鼓終於通鼓之意也  
大司馬言獨號則明之而已鐸則或旅或旆  
其用則先獨而後號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  
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然大司馬不言鐸  
者以大司馬不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  
也釋名金鼓校号也符帥號令之所在也左  
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呂氏春秋曰金鼓所  
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孫子曰夫金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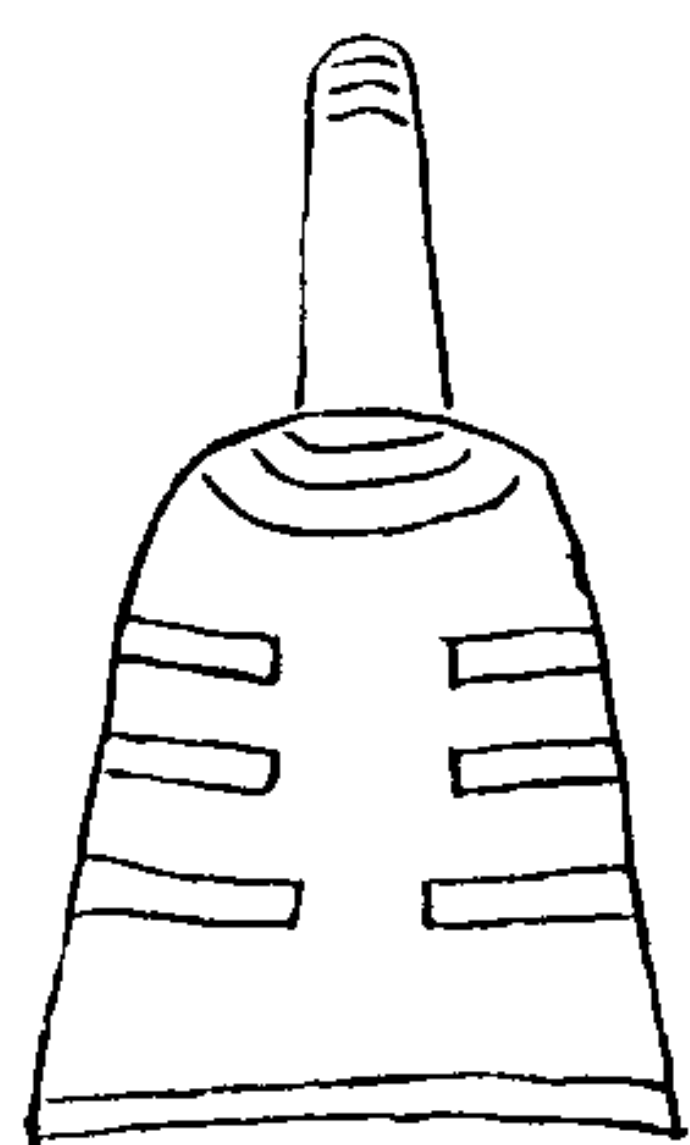
金鑄 丁寧



周官小師字六樂声音之節與其和鼓人掌  
六鼓曰金之音声以金鑄和鼓自音聲之淳  
言之謂之鑄自和鼓之倡言之謂和其實一  
也蓋其形象鍾項大腹擦口弁上以伏獸為  
鼻內縣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  
和後周平蜀獲其器太帝鄉解斯證觀曰鐸  
於也以羊筒符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  
國語曰戰以鐸於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  
王親鳴鍾鼓鐸於振鐸則淳之和鼓以節聲  
樂和軍旅其來尚矣後世之制或為兩馬之  
形或為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宋史  
三才廣志卷九一六  
注今  
地  
色  
雲  
馬  
廣  
史  
宋  
也  
制  
周  
非  
用  
舞  
引  
狀  
龍  
蛟  
或  
形  
之  
兩  
馬  
之  
節  
聲  
以  
鼓  
和  
之  
也  
又  
黃  
池  
之  
會  
吳  
王  
親  
鳴  
鍾  
鼓  
鐸  
於  
振  
鐸  
則  
淳  
之  
和  
鼓  
以  
節  
聲  
樂  
和  
軍  
旅  
其  
來  
尚  
矣  
後  
世  
之  
制  
或  
為  
兩  
馬  
之  
形  
或  
為  
蛟  
龍  
之  
狀  
引  
舞  
用  
焉  
非  
周  
制  
也  
宋  
史  
三  
才  
廣  
志  
卷  
九  
一  
六  
注  
今  
地  
色  
雲  
馬  
廣  
史  
宋  
也  
制  
周  
非  
用  
舞  
引  
狀  
龍  
蛟  
或  
形  
之  
兩  
馬  
之  
節  
聲  
以  
鼓  
和  
之  
也  
又  
黃  
池  
之  
會  
吳  
王  
親  
鳴  
鍾  
鼓  
鐸  
於  
振  
鐸  
則  
淳  
之  
和  
鼓  
以  
節  
聲  
樂  
和  
軍  
旅  
其  
來  
尚  
矣  
後  
世  
之  
制  
或  
為  
兩  
馬  
之  
形  
或  
為  
蛟  
龍  
之  
狀  
引  
舞  
用  
焉  
非  
周  
制  
也  
宋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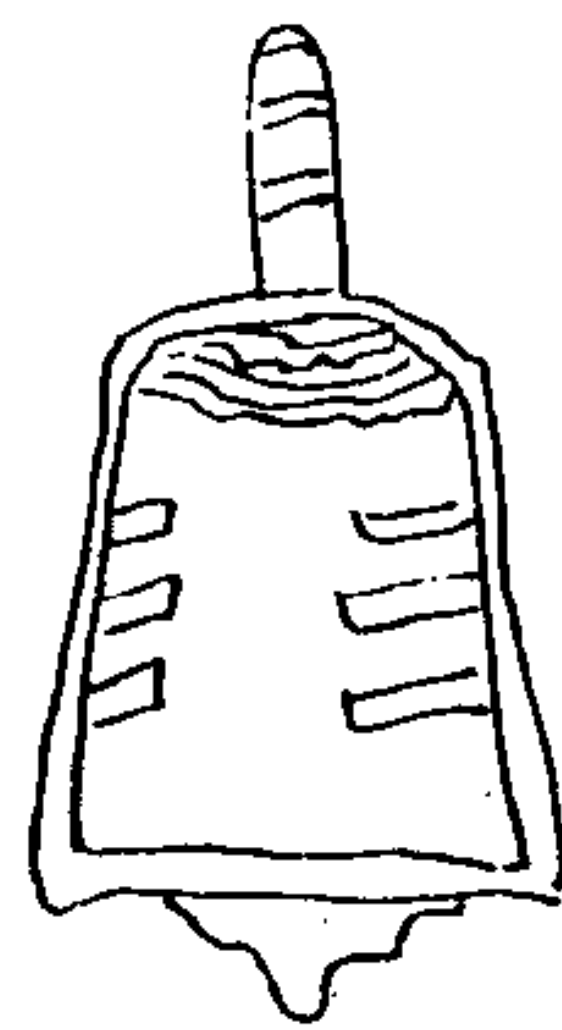


周官鼓人以金鑪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鑪  
 軍行鳴鑪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  
 秋傳曰射太鞠而着於丁寧說文曰鑪鉦也  
 常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鑪如小鐘軍行  
 鳴之以為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鑪自  
 其微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  
 鉦其實一也後世合宮縣用之而有流蘇之  
 飾非周制也先儒謂非雅樂之器是不替四  
 金以節聲樂之過也而擊之亦此類也  
 大金鉦形如鐘有十二上四通鉦  
 小金鉦形如鐘有十二上四通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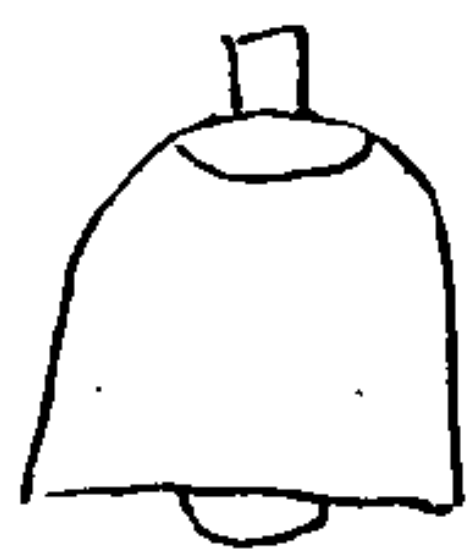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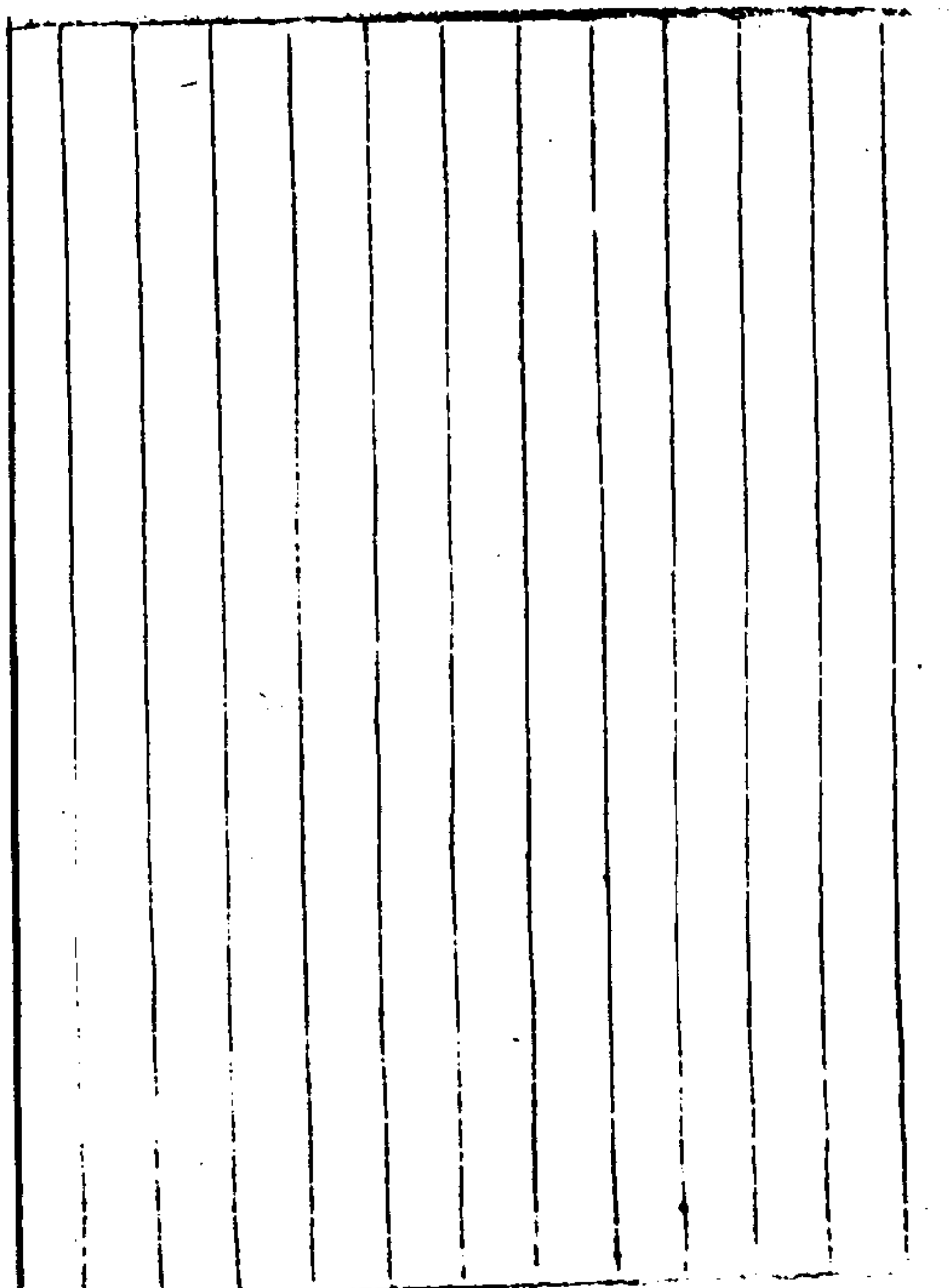
周官鼓人以金鑮止鼓大司馬卒長執鑮以  
 其聲誦然故以鑮名之說文曰鑮小鉦也  
 柄中上下通漢鼓吹曲有鑮歌所以退武舞  
 也豈亦周之遺制歟蓋其小者似鈴有柄無  
 舌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象鐘形薄旁有二  
 十四銑宮縣用之飾以流蘇蓋應律音而和  
 樂也



周官鼓人以金鑮通鼓兩司馬執鑮三鼓  
 鑮振樂樂記曰夾振之而和伐盛威於中  
 也司馬法曰鑮聲不過琅釋名曰鑮度也  
 令之限度也則鑮大鈴也舞者振之警衆  
 馬節是金鑮以金為舌所以振武事也舞  
 事者執之晉荀氏得趙人牛鑮以諧樂亦  
 古人之道也者止行息氣也



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振木鐸之朝  
 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  
 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徇  
 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形象令以  
 木鐸宮正司烜以之修火禁於國中鄉師凡  
 四時之召以之徇於市朝士師掌國五禁之  
 法以之徇於朝是木鐸以木為舌所依振文  
 事也故武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一也在帝天  
 子行具而為政在之聖業王則言而為教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教之之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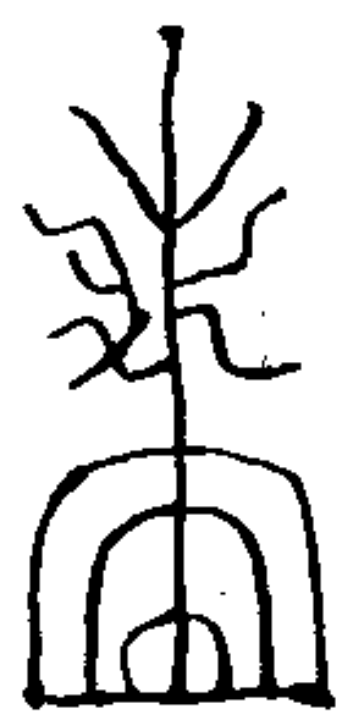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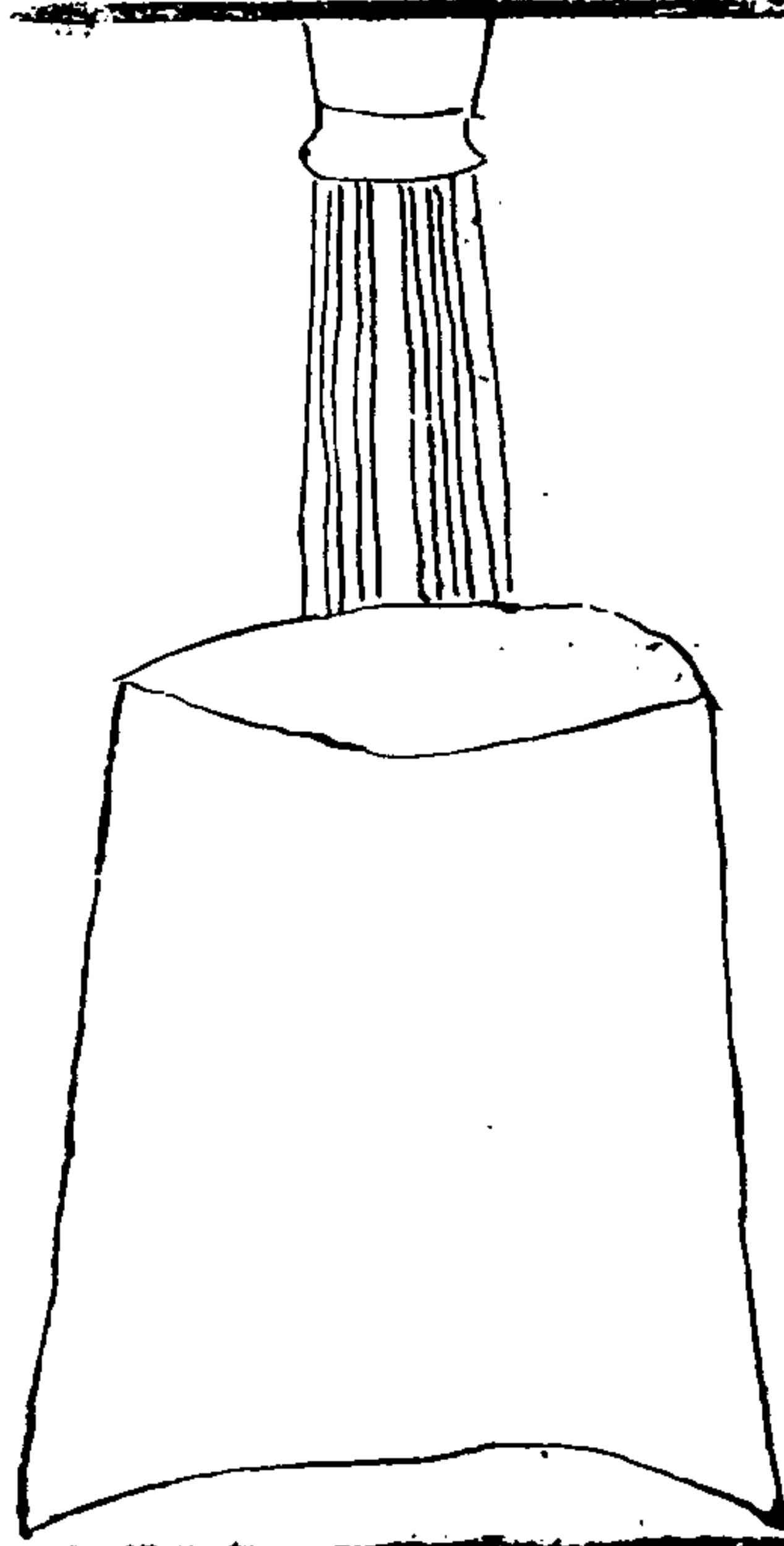


鐸鈺鏡戚總說

凡樂之作皆所以象成者也若昔王業之自湯武已來益未嘗不先於以武定天下之亂也方其定亂之初總兵之事咸掌於司馬而軍旅之行與夫臨陣對敵則有生進作退之方進退坐作者必齊之以金鼓鳴鈺以進鳴金而退由是有鐸鈺錫鏡之用焉及其叛者服暴者亡橐弓來矢戢干戈而散馬牛則功成矣斯有象成之樂則取彼所以成功之事而形于歌詠由是鐸鈺錫鏡復施於作樂之際也夫鍾磬必調於律呂而合奏則繁之絲木越之匏竹大小清濁雜比而為和凡此所

主者樂之均也若夫鐸鈺錫鏡則非假調手律呂鑄然並作特用以為節檢而與鼓相間故周官古人之職以金鐸通鼓是也執而振之舞者視而為容焉如錫之用乃其一類耳錫即鈺也特容同而名異至若鏡則又為正鼓之器樂記曰復亂以武武即鏡也以其舞畢而鳴鏡以治理之為亂也且舞有文舞焉千羽所以象文有武舞焉干戚所以象武詩稱值其鷺羽者謂拆其羽而持之以舞乃文舞也其謂朱干玉戚則武舞也武舞執戚用是其威故耳凡茲數器原其始要其終合為一類故宜兼收以備古人之制可考而知其法

周模鳳鐸



鳳栖木形

右高六寸八分柄長四寸七分上徑長三寸九分橫三寸下徑長四寸四分橫三寸六分重七斤三兩銘作鳳栖木形是器鐸也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凡樂舞必振鐸以鳥之節此銘以鳳亦取其鳳皇來儀之象而為栖木形者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生矣于彼朝陽蓋鐸者樂之師取其樂調而物以類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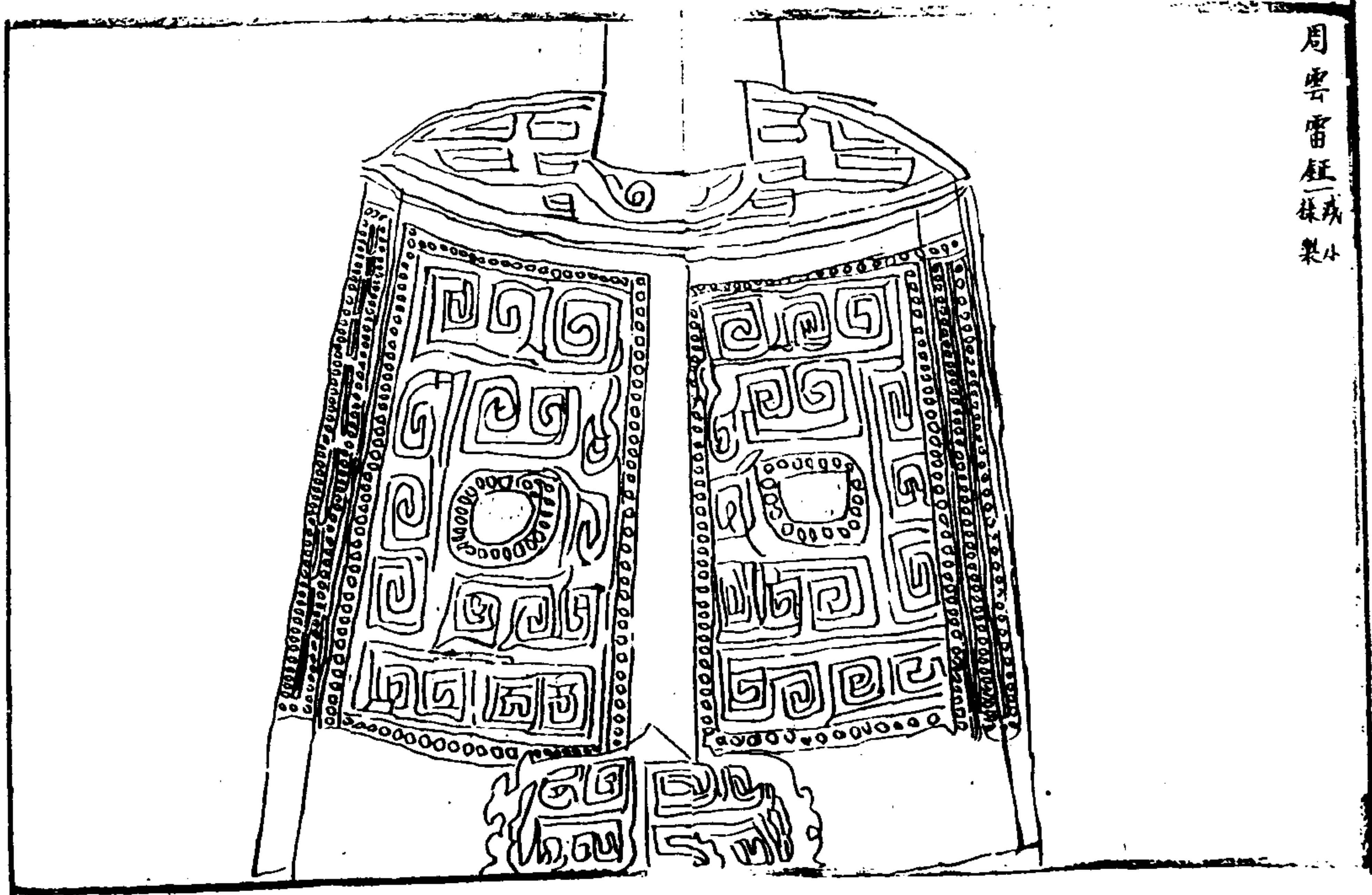
周雷柄鐸



右高六寸八分柄長三寸八分徑一寸上徑長

三寸三分間二寸八分下徑長四寸一分間三寸六分重四斤有十二兩無銘古者以木鐸振文  
教以金鐸奮武衛故書言每歲孟春時道人以  
木鐸徇於路而鼓以以金鐸通鼓則鐸雖微物  
其為用亦大矣後世不知所重往往做之以為  
榮車之警然其音聲猶有暗合於律者故晉荀  
勳作樂詔天下上牛鐸而出於龍德太一宮養  
種園之地豈其潛印之符有應於是耶且自古  
在晉凡所以揆之教和樂律一本之於鐸然惟  
天下文明然後有此今鐸出於龍德太一固知  
不徒然也其有半兩錢一百三十有九異布錢  
二十有三與夫六花小鑑馬勒環同時而出豈  
非其應於明時為錢流地上控制變夏之兆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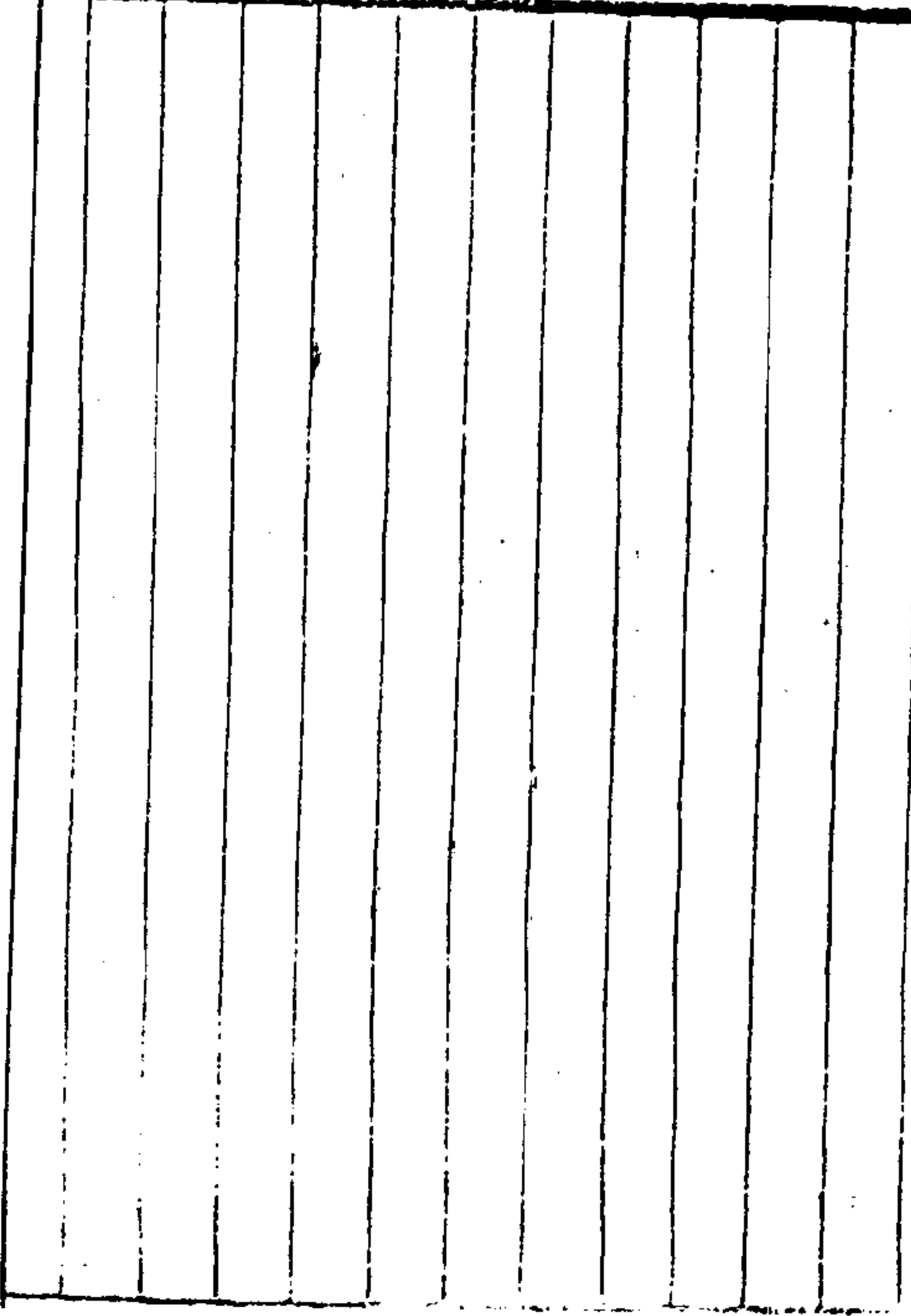
周雲雷鉦





前一器高一尺五寸五分柄長七寸九分上  
 徑長一尺二寸六分闊八寸下徑長一尺七  
 寸闊一尺二分重一百五十斤無銘  
 第二器高八寸五分柄長五寸八分上徑長  
 七寸九分闊五寸下徑長一尺二分闊七寸  
 重四十斤無銘

右二器皆以雲雷為飾按詩之帝武美宣王  
 能立武事而日如雷如霆徐方震焉則兵所  
 貴者在能震服而已不特如此雷為天威而  
 兵者所以將天威者也雷之收發必以其特  
 而兵者貴乎戰而特動者也雖然雷之所作  
 澤必從之則吾之兵非以毒天下也乃所以  
 利之耳又况止戈為武而鉦又取夫止于一  
 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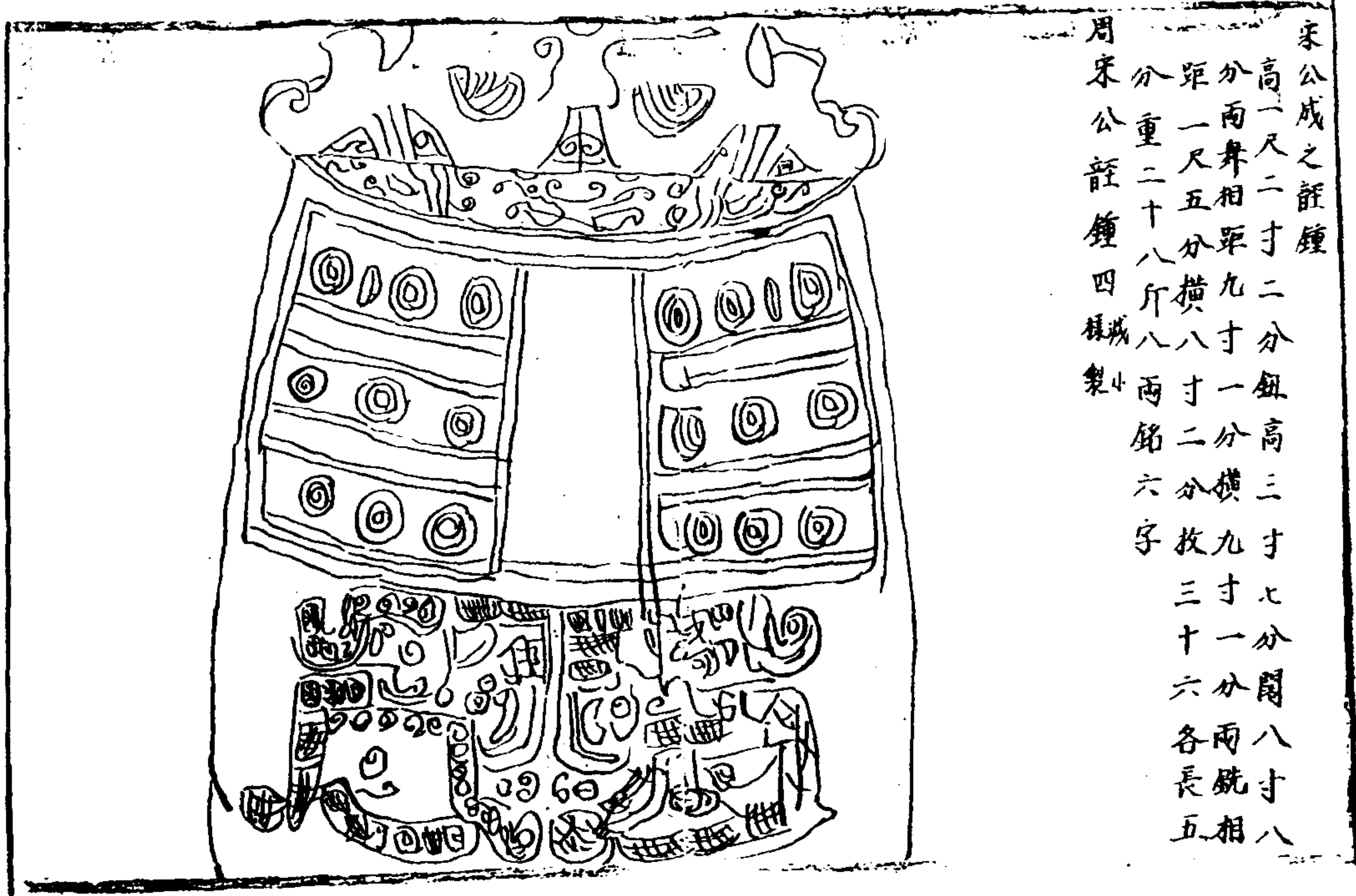


宋公成之鉦鐘  
 高一尺三寸六分  
 分兩舞相距一尺  
 尺一寸七分橫九寸四分  
 分重三十三斤銘六字  
 周宋公成鐘二枚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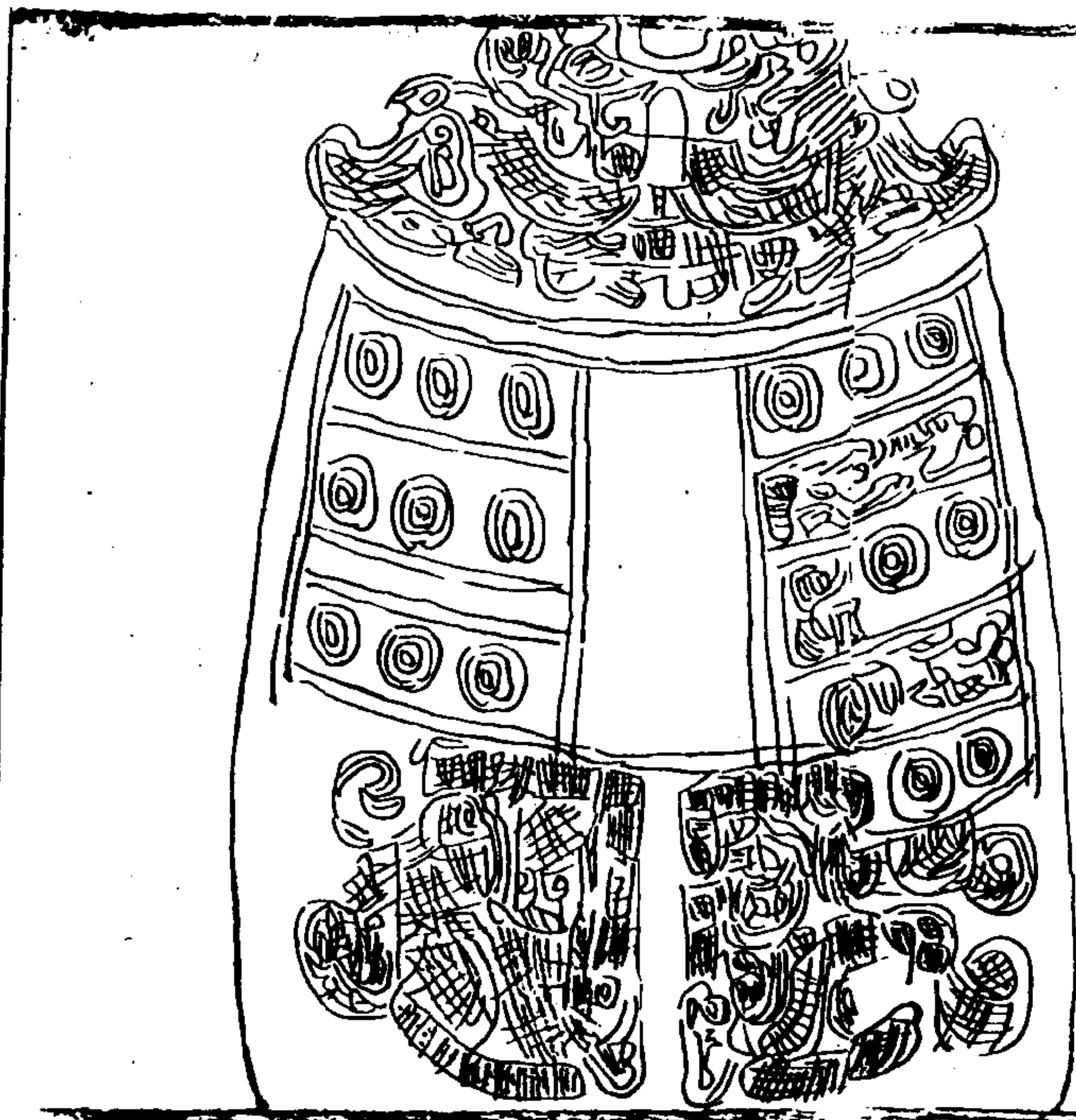
宋公成之誥鐘  
高一尺二寸八分 鈕高三寸九分 闊九寸三分  
分兩舞相距九寸五分 橫七寸五分 兩銑相  
距一尺一寸三分 銘九寸二分 枚三十六各  
長五分重三十二斤  
周宋公誥鐘三枚 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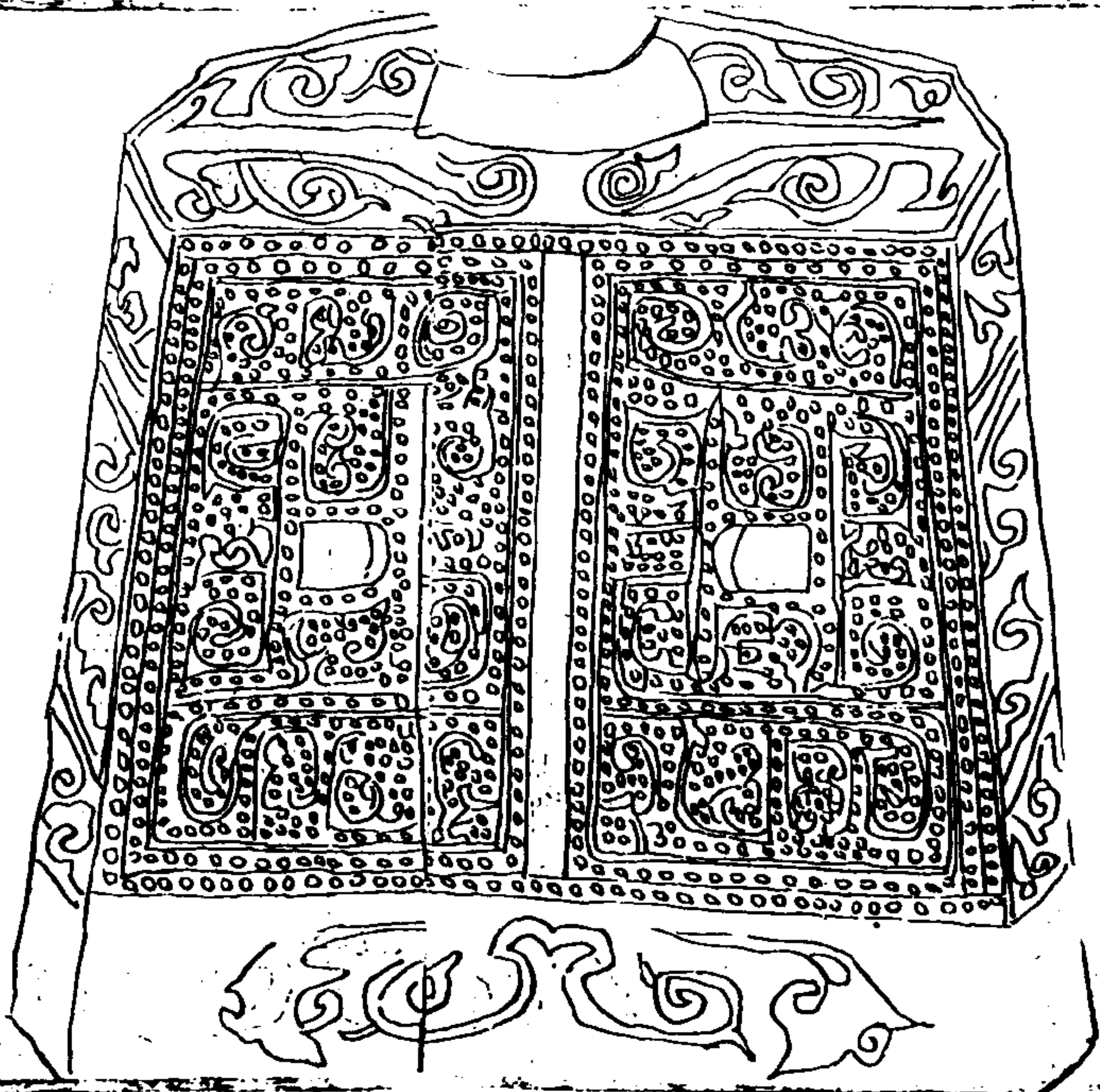
宋公成之誥鐘  
高一尺二寸二分 鈕高三寸七分 闊八寸八分  
分兩舞相距九寸一分 橫九寸一分 兩銑相  
距一尺五分 橫八寸二分 枚三十六各長五  
分重二十八斤八兩 銘六字  
周宋公誥鐘四枚 製



宋公成之鐘  
高一尺一寸 鈕高三寸八分 相八寸四分 兩  
舞相距八寸 橫六寸五分 兩鏡相距一尺 橫  
七寸二分 枚三十六 各長三分 重二十六斤  
有半 銘六字  
宋周公誥鐘五 樣製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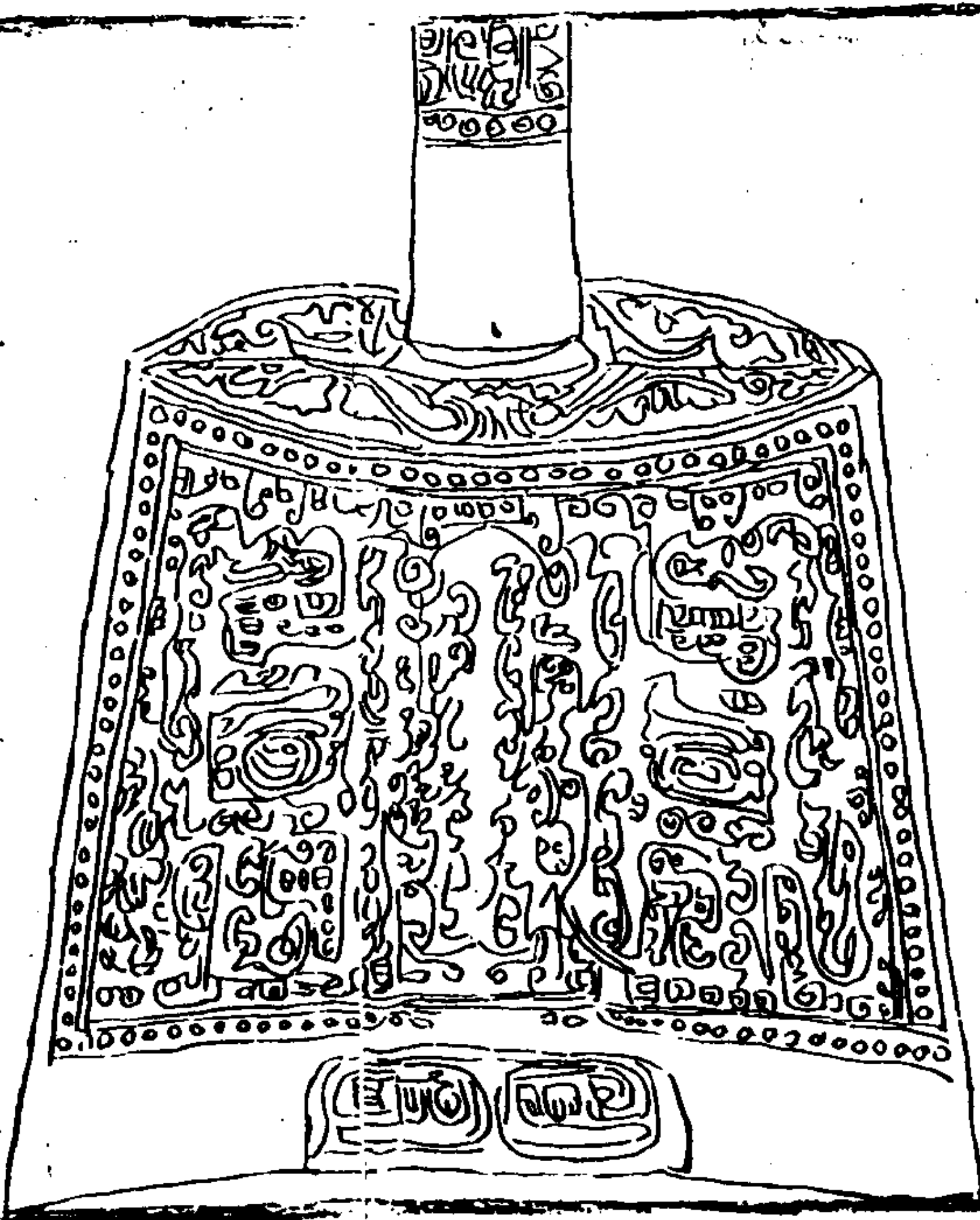


周雷紋甗 樣製小



右高九寸五分 柄長六寸二分 徑二寸一分 上  
徑長八寸九分 闊五寸四分 下徑長一尺一寸  
四分 闊七寸六分 重五十一斤 無銘 是器通林  
周以雷紋 每面作兩黃目 獨柄 純素無紋 其規  
模復少 變於它 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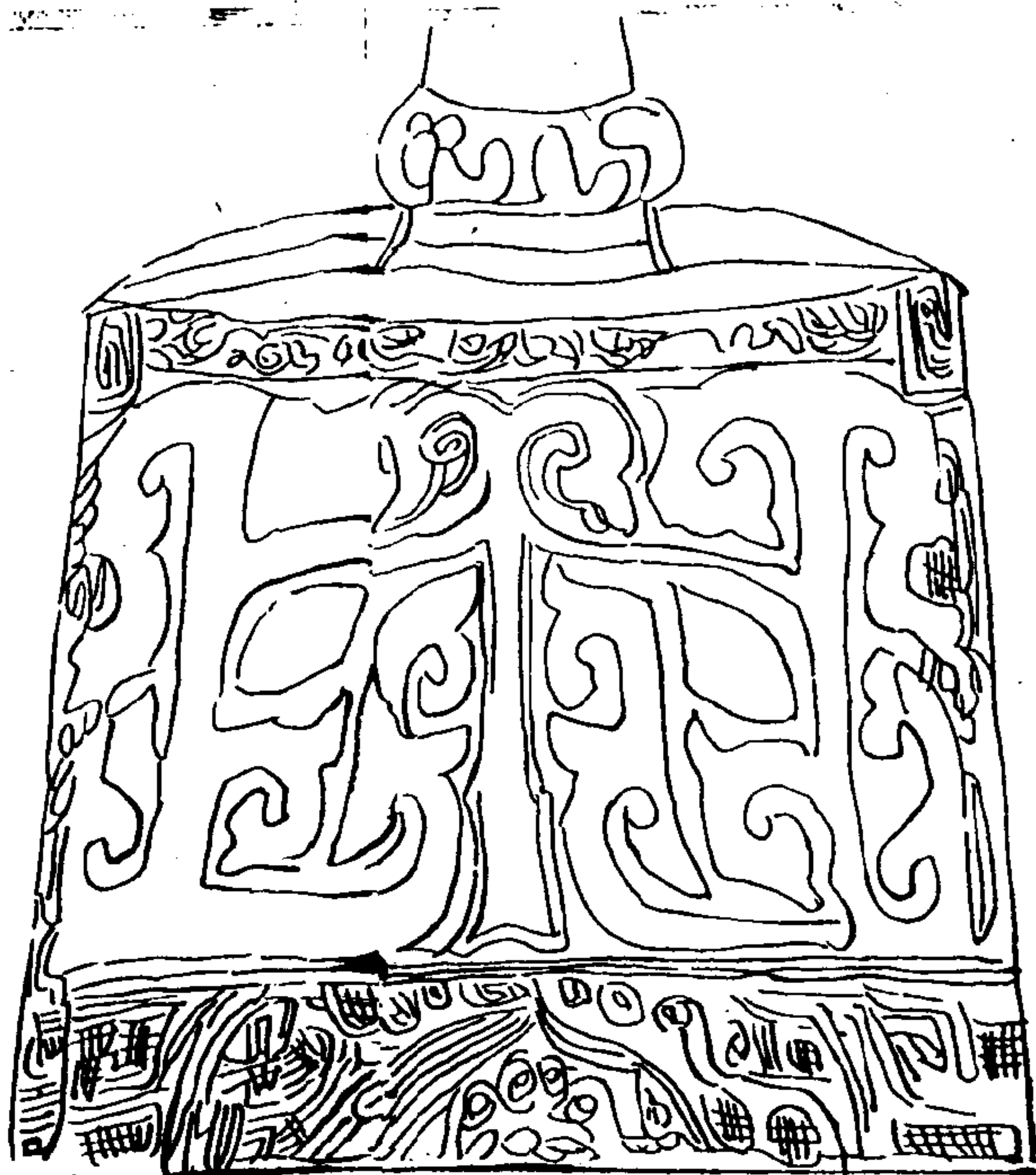
周雲月鉦 樣小



右高七寸五分柄長四寸八分徑一寸八分上  
徑長六寸九分闊四寸三分下徑長九寸四分  
闊五寸四分重二十五斤四兩無銘是器內外  
遍飾雲紋或輕或重兩面各設兩目上為雲  
四邊布以連珠比百寶鉦為稍純質然形制大  
槩相類蓋一特物耳

三才廣志 卷九一六

周通甬鉦 樣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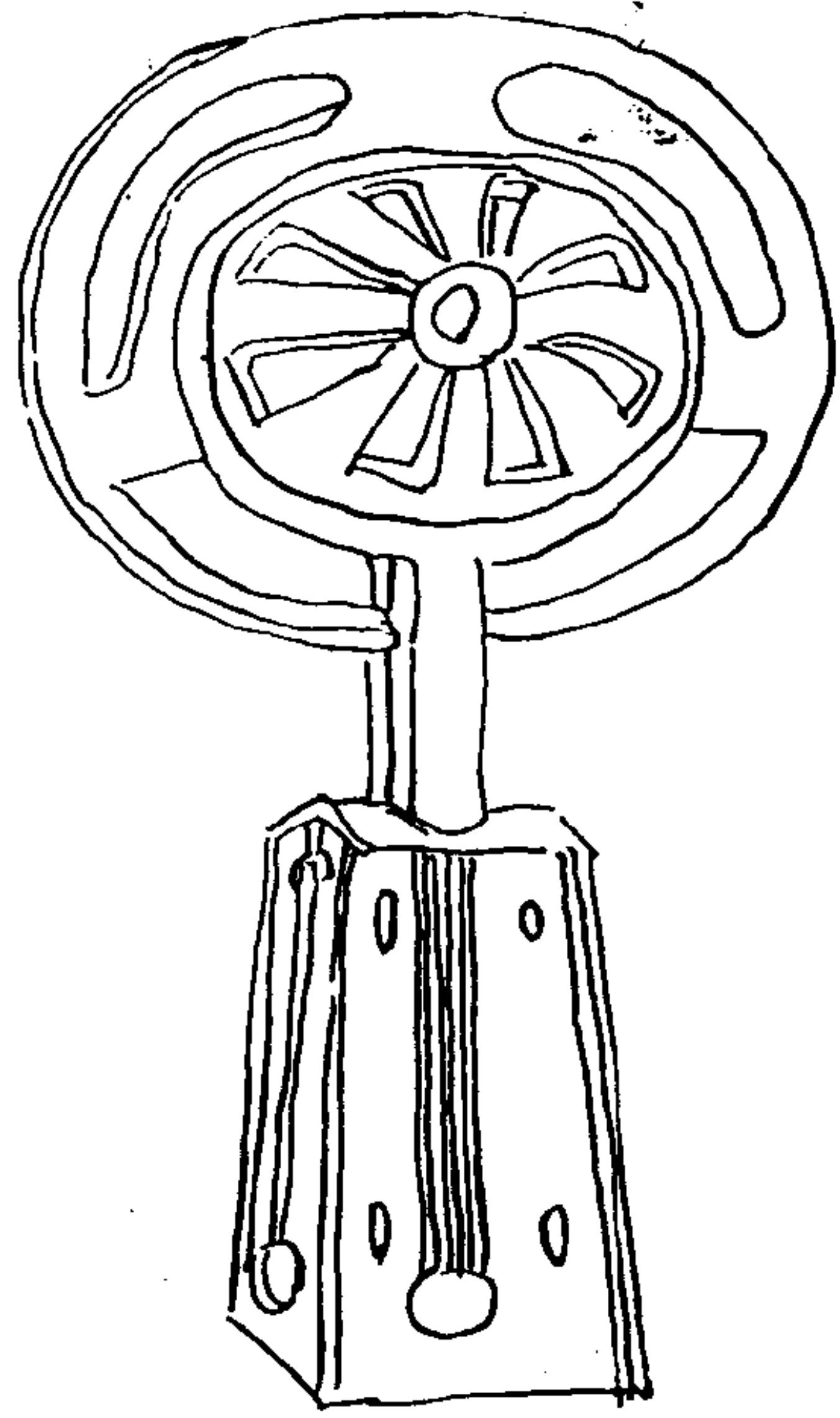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柄長六寸徑一寸八分上  
徑長九寸四分闊五寸二分下徑長一尺一寸  
七分闊七寸八分重四十五斤無銘是器兩面  
作獸形突起增變中設二目純綠間飾以雷象  
正取其節鼓之義且其柄中通若鐘甬然故自  
曰通甬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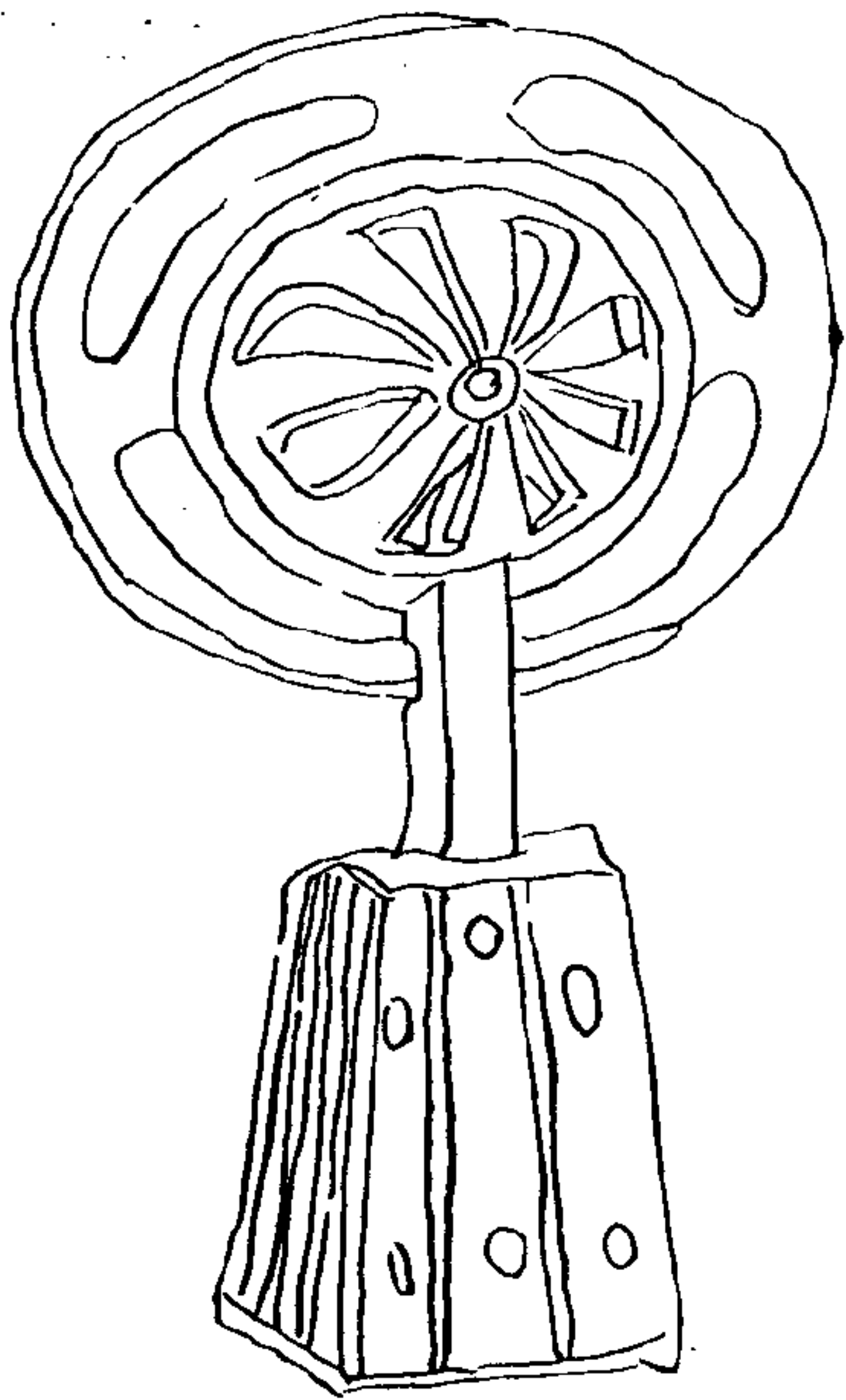
四九九



漢舞統一樣元



漢舞統二樣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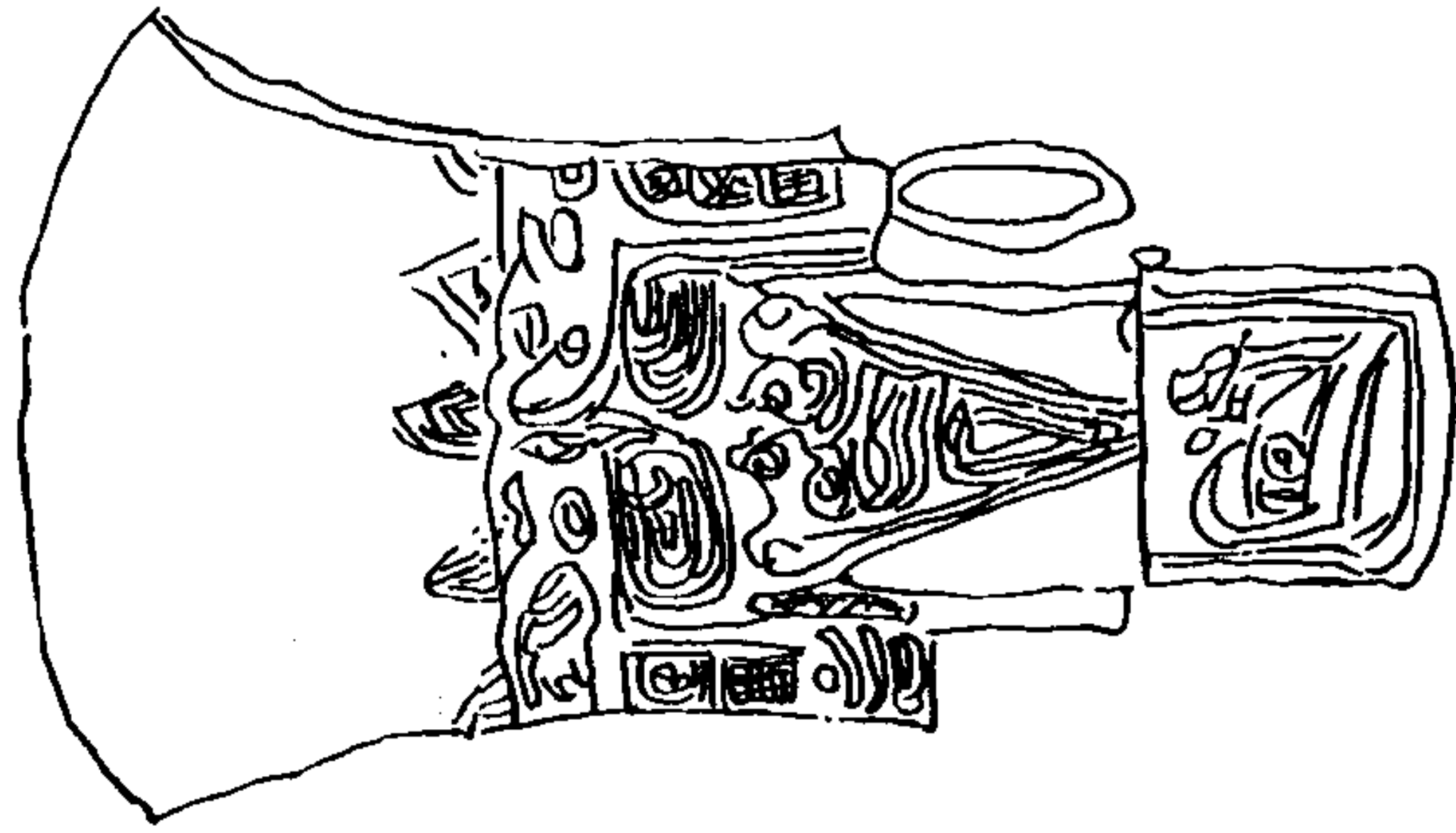


第一器長六寸九分徑四寸重一斤四兩無銘

第二器長六寸六分徑三寸九分重一斤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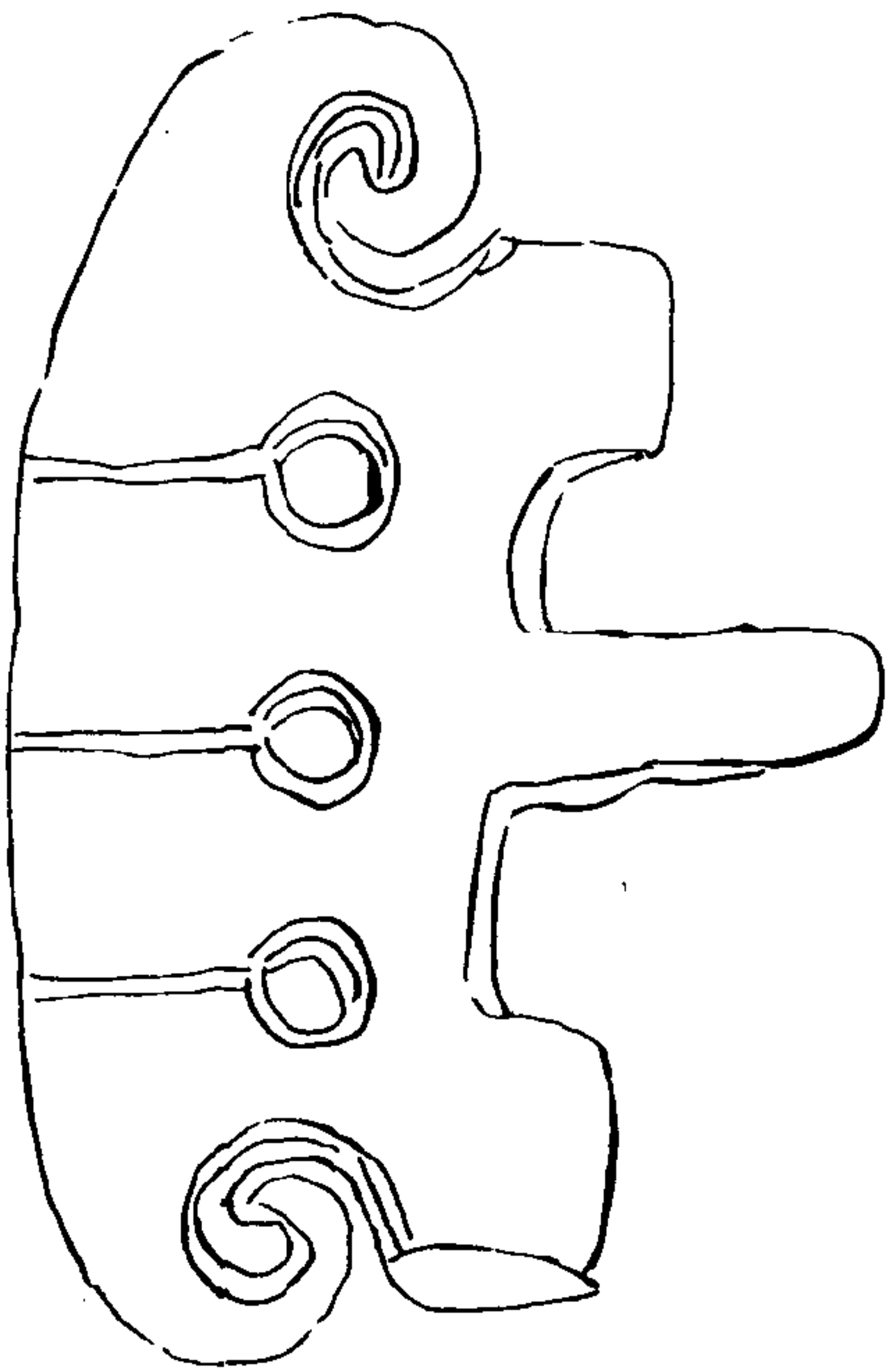
右許慎謂鏡小鉦也如鈴無舌鳴之以止禁鼓者也其器頗近其制而特有舌焉蓋歌便於作止不待禁而後鳴也然不徒卒長職此而已且舞人亦用之樂記曰復亂以武則以武為鏡謂舞人鳴此以治理之而又以為退卻之節也

漢舞戚 依元 樣製



右長六寸闊三寸重十有三兩無銘夫戚蓋  
司殺之者所秉用以為舞則以象其武安柄  
處作燿紋柄之外不作兩目中作饗饗半花之  
飾紋鏤指妙非漢不能焉也

漢片雲戚 依元 樣製



右高七寸六分闊四寸三分重一斤無銘形  
戚也戚斧屬又為樂之器此若片雲狀而兩  
端微卷中作三圓囊容柄也所謂朱干玉戚者此其戚以  
斂為柶柶即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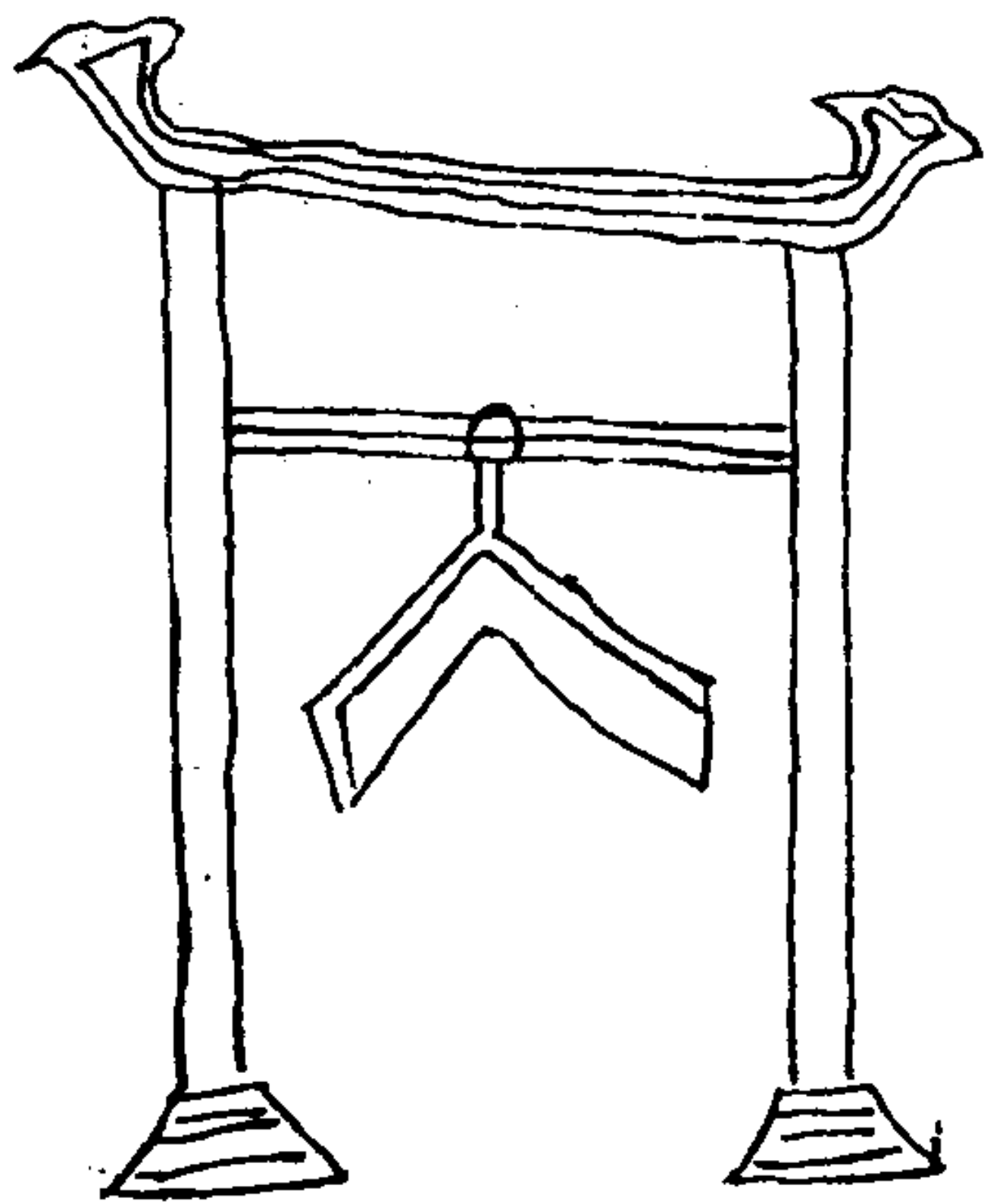




考工記磬氏為磬倭勾一矩有半其博為一  
 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  
 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  
 已下則摩其端磬師掌執擊磬蓋石樂之器  
 也磬樂之象也古之為磬尚象以制器豈奇  
 夫石哉尚声以畫意而已鍾圓中規磬方中  
 矩則倭勾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為一  
 博一律也股為二後長二律也鼓為三前長  
 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  
 而狹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  
 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為前而在內  
 不擊者為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而  
 其大小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黃鐘之磬股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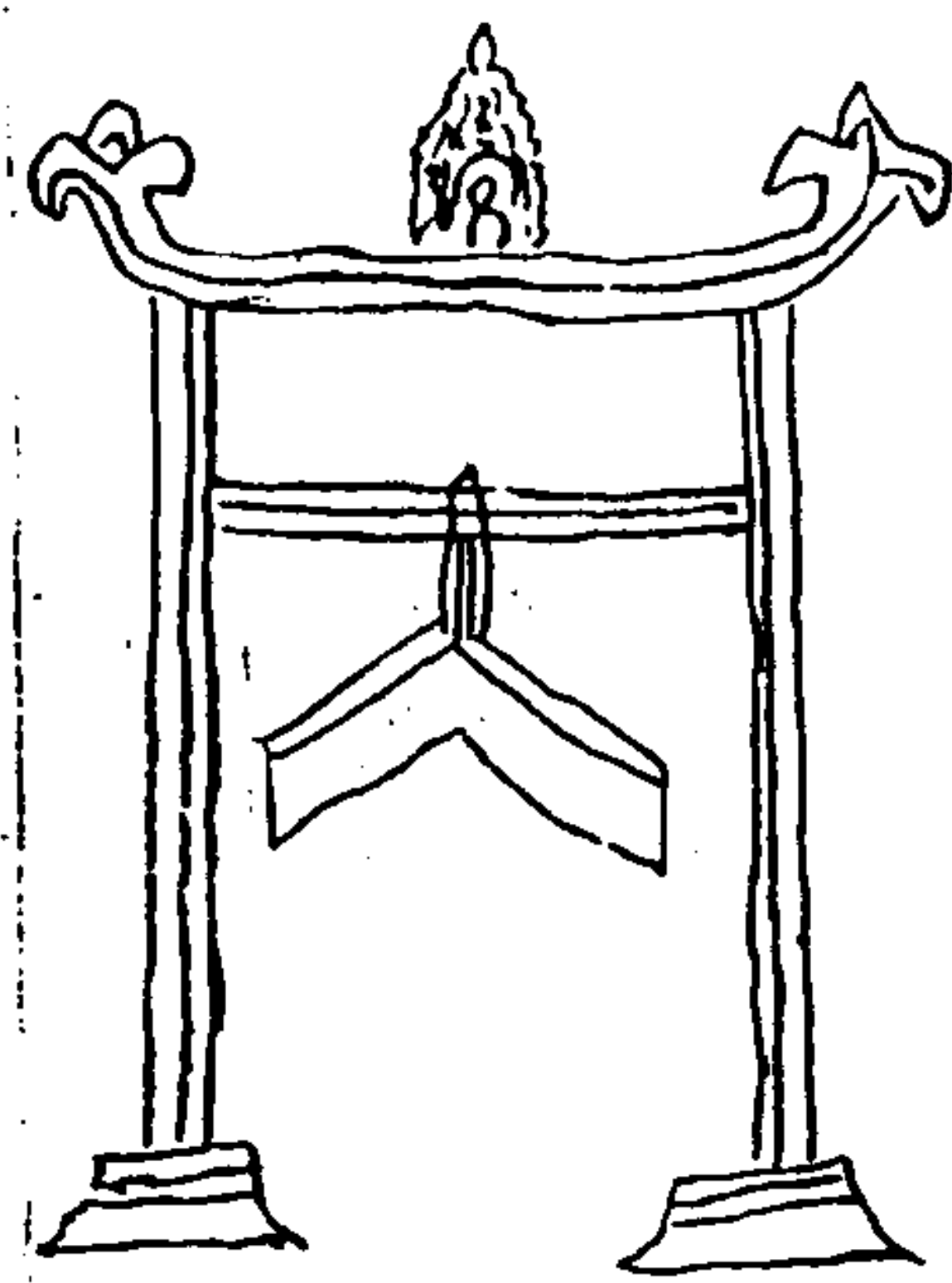
皆厚二寸則餘磬可推矣史傳論造磬者多  
 矣或謂黃帝使伶倫為之或謂堯使母勾氏  
 為之或謂叔為之以明堂位考之叔之離磬  
 則特縣之磬然則非特縣之磬未必非勾氏  
 伶倫所造也曲礼言立則磬折垂佩考工記  
 言磬折以卷五則磬取屈折之義也先儒謂  
 磬之為言致也豈因屈折然邪

石磬



小羊之山其陰多磬焉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  
 山淫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自固雖不  
 一要之一道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  
 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声和且閑也然其  
 制進之法倍句一矩有半外之為殿內之為  
 鼓其博厚莫不有教存於其間已上則厚其  
 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厚其帶而失之太濁  
 要之一道清濁之中者薄以廣且厚而已有  
 虞氏命變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底  
 尹允諧者由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為君八  
 音以磬為主故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乾  
 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  
 以立辨也故方有四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  
 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  
 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  
 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  
 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開  
 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閨門之父子莫不和親  
 在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  
 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  
 在乎声而已然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  
 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美堂下  
 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美堂上之治故昔王  
 阜為重泉令擊磬而寫舞則變之擊磬而獸  
 舞豈無是理哉唐天寶中廢泗濱磬而以羊  
 原石代之卒致祿山之禍元白賦詩以譏之

誠有意於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羊陽  
 響石為七縣焉豈亦得泗濱浮磬之道乎徐  
 景安謂浮磬擊有五音以七音言之非也  
 崑山以頌德曰此樂石也  
 崑山近泗水故也  
 玉磬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  
 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  
 出於八卦之乾則磬乾之音也春秋之時諸  
 侯以玉磬賜晉師止矣城文仲以玉磬如齊  
 告羅禮記郊特牲言諸侯宮架而磬王磬明  
 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則玉之於石  
 類也玉磬則出乎類矣書言天球在東序詩  
 言受小球大球蓋萬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  
 又王之美出於自然者也先王樂天以保天  
 下因天球以為磬以其為堂上首樂之器其  
 声清徹有隆而無殺衆声所求而依者也商  
 頌曰依我磬声本諸此數呂氏春秋言堯命  
 夔鳴球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傳言金石有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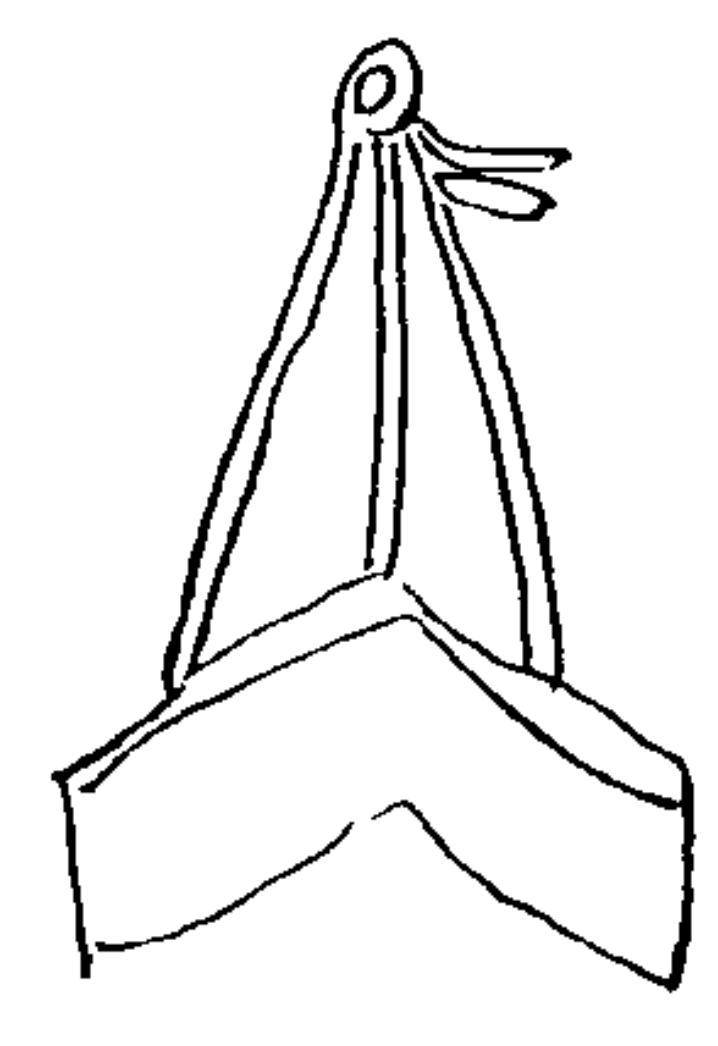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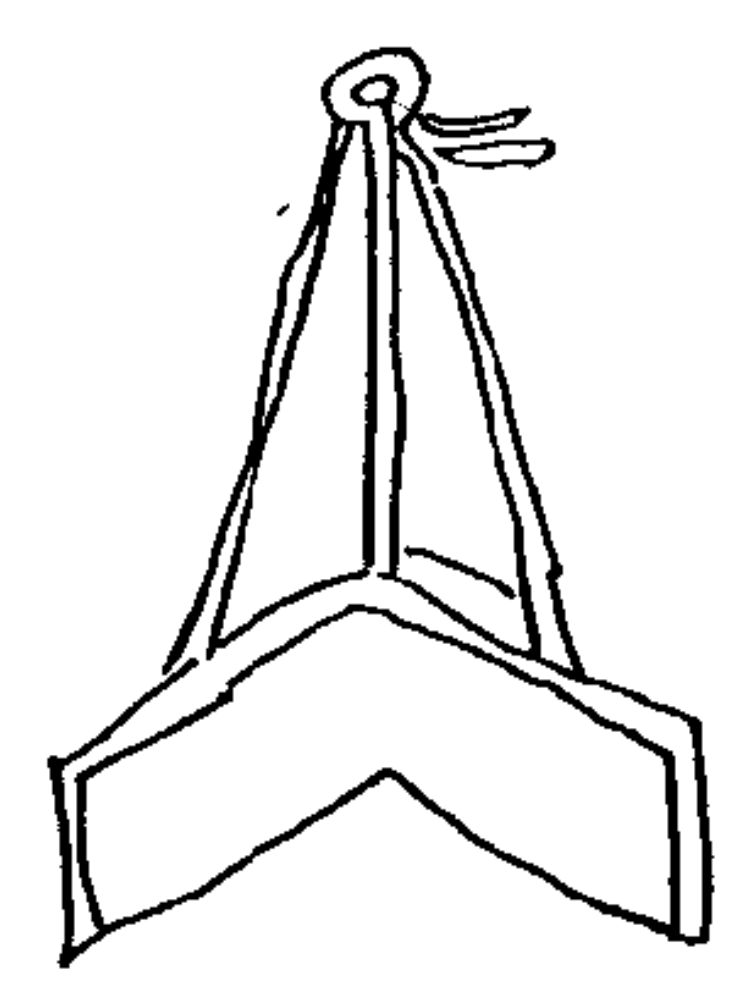
磬之為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  
 氣也蓋其用編之則雅而小離之則特而大  
 叔之離磬則專簾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  
 也古之為鍾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其為磬  
 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為之  
 數度而已爾雅大磬謂之磬徒鼓謂之寒周  
 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言編鍾於磬師則  
 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鍾以  
 見其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夔倚於頌磬  
 西純則所謂純者其編磬之繩數小胥凡縣  
 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鄭康成釋之謂編縣之  
 十六枚同在一虞謂之堵鍾磬各一堵謂之  
 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固之是不知鍾

磬特八音之二者爾謂之取其數可乎其同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  
 聲為之齊量則編鍾編磬不逾十二爾謂之  
 十六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捷水濱得石磬  
 十六未必非成帝之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為  
 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  
 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篋簾通十二律正  
 倍之聲亦庶乎古也郭璞曰磬音以器玉備之  
 聖朝元豐中施用李照編磬阮逸編磬仍下  
 王朴樂二律以寫中和之聲可謂近古矣  
 補注四声以足十六律非先王之制也

笙磬



頌磬 歌磬





唐之歌磬編縣十六同一篋篋合二八之聲  
郊祀設於壇上宗廟設於堂上皆次歌鐘之  
西節登歌之句非不合周之訟磬也然不知  
編縣十六同一篋篋鄭康成之說非先王之  
制也

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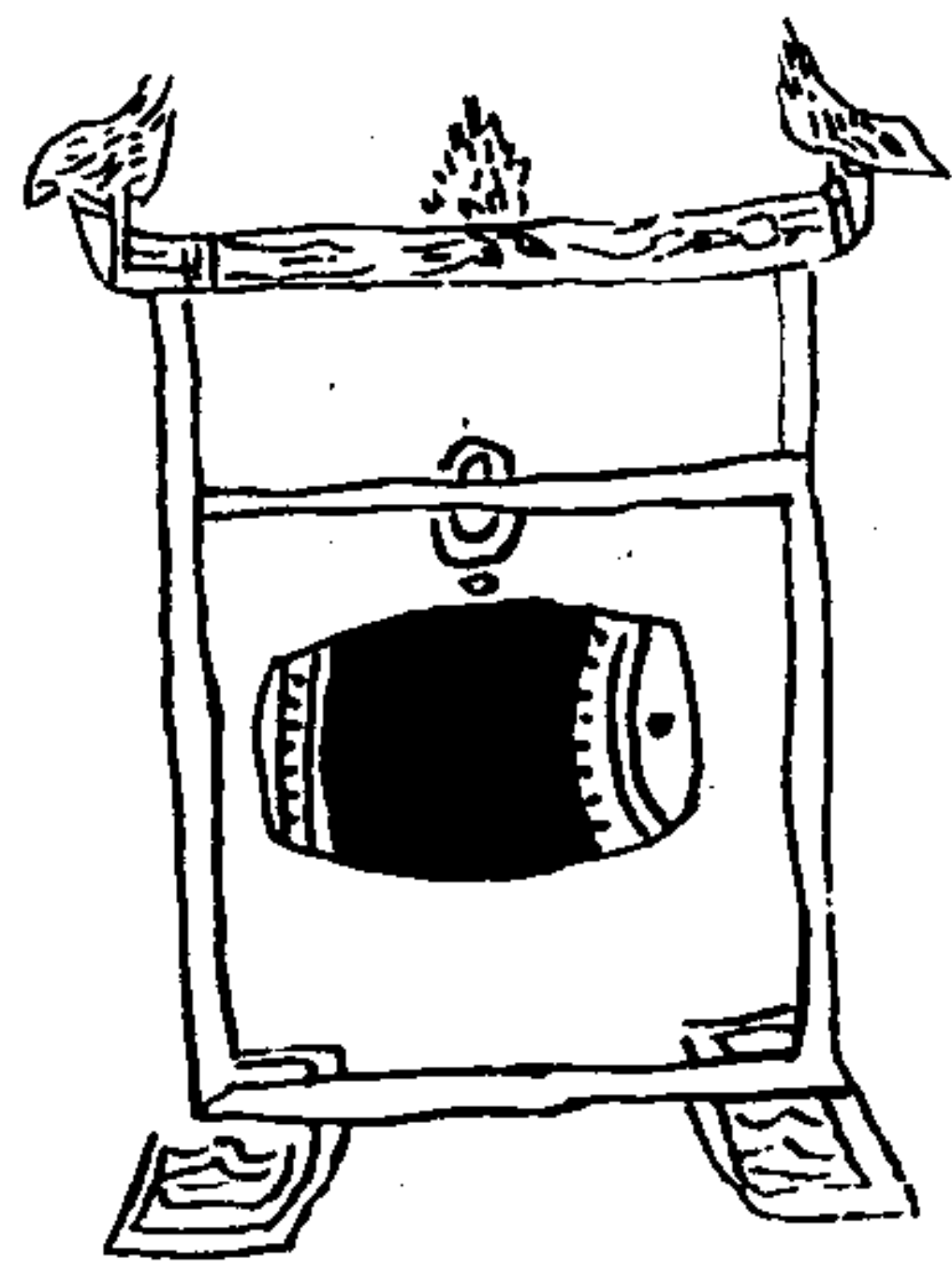
徒鼓鍾謂之修徒擊磬謂之寒唐禮書先蠶  
侑神宮縣之樂不用鐘鍾以十二大磬代之  
與房中之樂同設非先王之制也

廣志卷之九百一十七  
樂器章之屬雅部

鼓論

雷積陽氣而後成聲蟲待雷而後啓蟄先  
王之為鼓其冒之也必以啓蟄之日其伐之  
也必為冬至之音蓋冬至之節五陰用事而  
一陽復焉啓蟄之日三陰用事而三陽泰焉  
以一陽之氣冒於三陽之時其聲象雷其形  
象天其於樂象君故凡鼓瑟琴鼓鍾鼓  
祝鼓歌鼓簧鼓岳皆謂之鼓以鼓無常於五  
聲五聲不得和故也傳曰鼓所以檢樂為  
群音之長是鼓為五聲之君五聲又以中心  
為君故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

朔鼓 棘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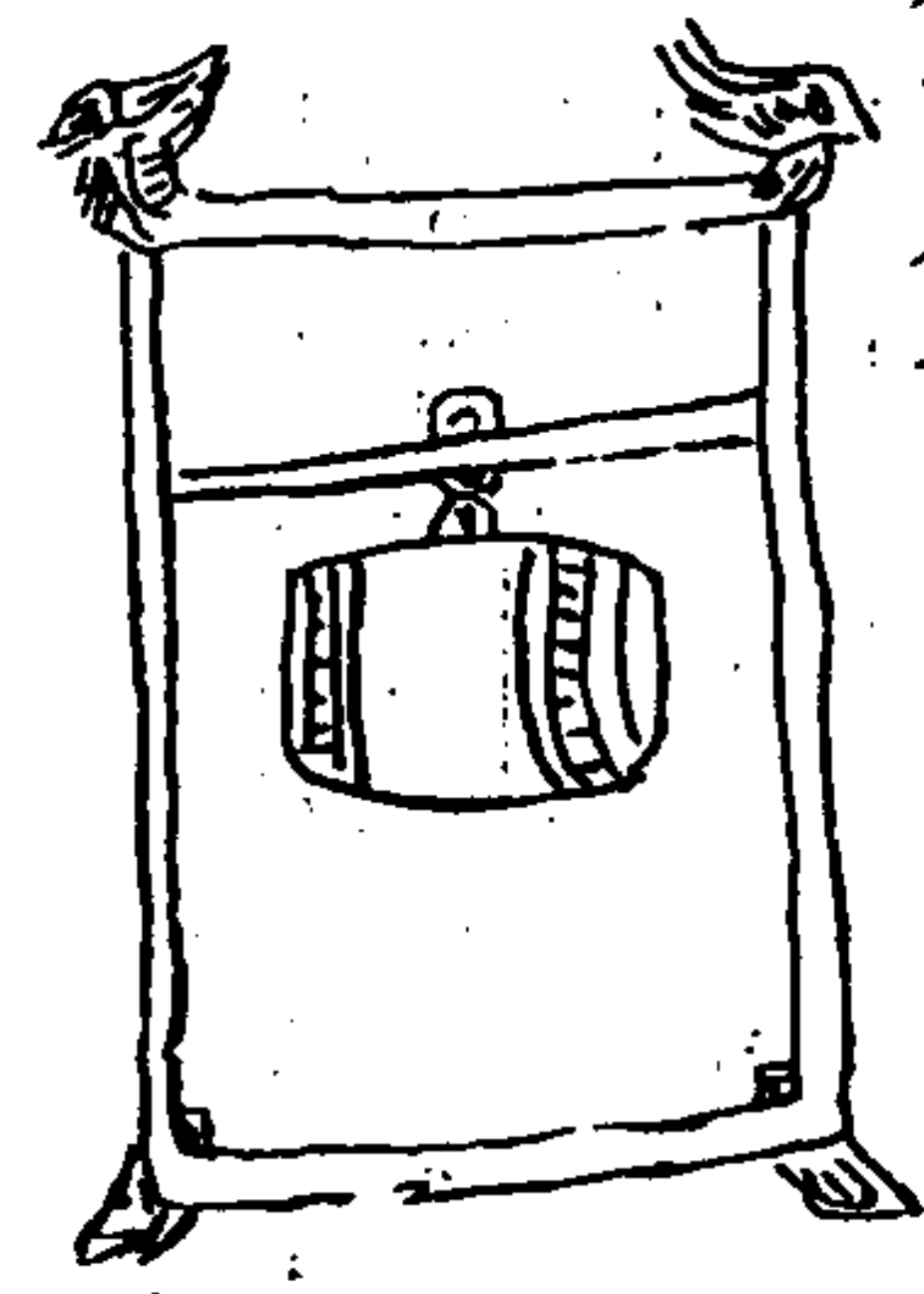


周官小師凡小樂事鼓棘儀禮大射一建鼓  
在其南東鼓朔擊在其北有誓詩曰應田縣  
鼓先儒以田為棘則朔擊皆小鼓也以其引

鼓故曰桴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桴周禮有桴無朔互備故也然鼓桴小師之職而太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後世樂府有左擊右應之鼓設而不擊用四散鼓在縣四隅擊以為節不合儀禮之制革而正

應鼓

亦作翁一名鞀



則其聲舒而遠聞然則大而短小而不長則其聲必通舒疾之節其聞必通短遠之裏一會歸中聲而已鼓之為用豈不大矣哉以之祀天神曰雷以之祭地示曰靈以之享人鬼曰鼗路軍事則為鼗鼓役事則為鼗鼓金奏則為晉以至引之而為桴應之而為應始之而為朔警之而為警執之而為提軍之而為擊兆之而為鼓其所以和之節之止之通之又不過錘鏡獨鐸焉然先王之為和樂也節矣蓋樂之作也用雅部之鼓先王之樂也故胡部之鼓四夷之樂也用俗部之鼓則世俗之樂而已世俗之樂孟子之所深聞四夷之樂先王陳之於門外以示遠人來服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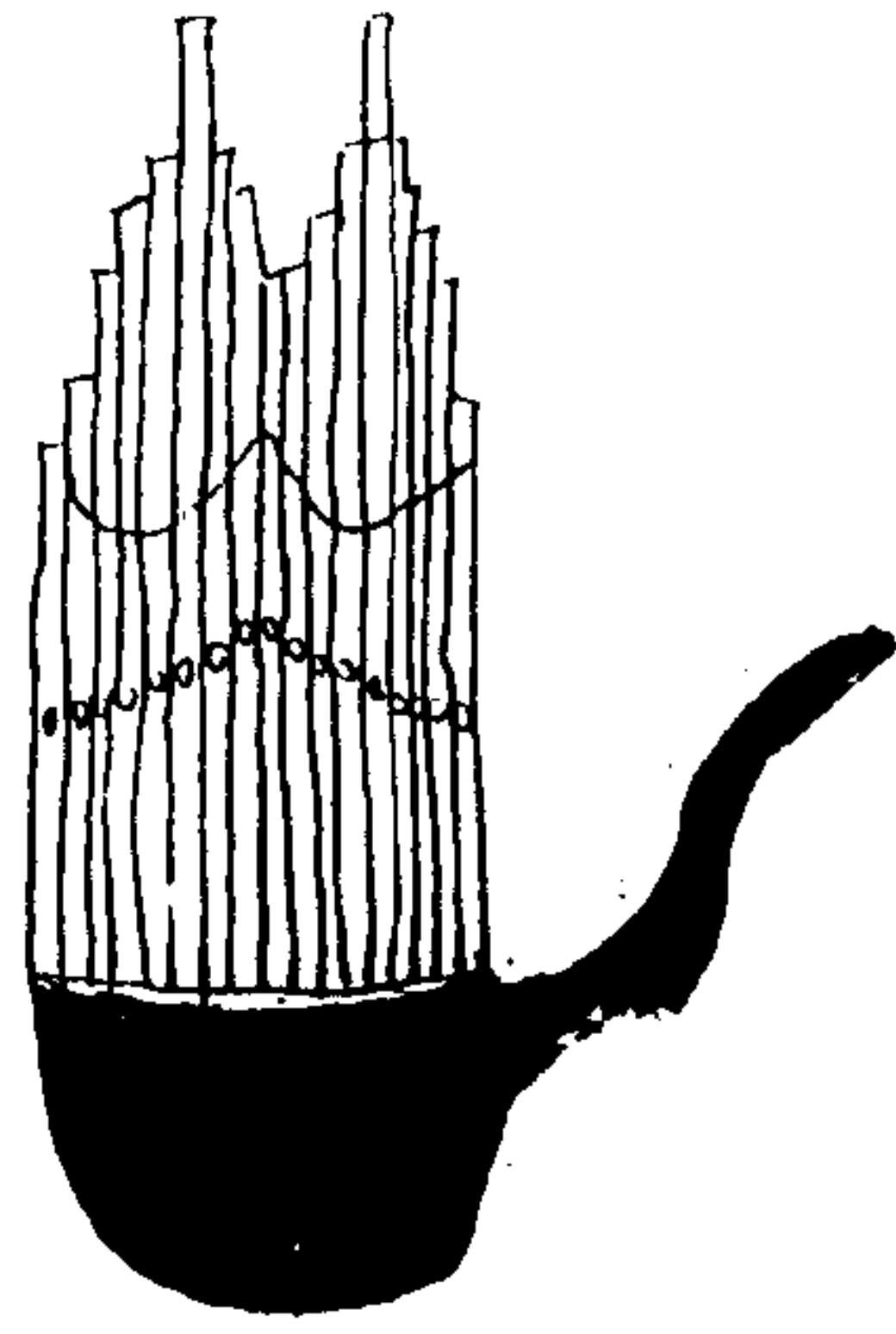
以夷樂亂華音也蓋四夷之樂陳於園門之外可也唐明皇雖音律尤善獨鼓而宋璟相之不知師用雅樂而以革君心之非反善賤鼓獨鼓深論制作之法使其君聞而悅之夫豈知周公之於成王作六樂禁四聲以善其心之意哉唐之賢相稱於前者不過房杜聞於後者不過姚宋然文皇有興禮樂之聞而房杜不能對明皇有喜夷樂之心而宋璟又從而道之於唐之時典章文物雖號為至盛然卒於昏亂而後已無禮樂以文之故也彼哉彼哉亦焉用彼相為哉今夫鼓冬至之音也風俗通謂鼓者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其言不經君子不取也

禮器曰縣鼓在兩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小鼓謂之應蓋堂下之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鞀之尤小者也周官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微歌大饗亦如之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大師大祭祀擊拊鼓桴亦此意歟今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示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而又擊應鼓桴者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桴以應之然後播鼗而鼓矣應施於擊拊又施於歌微其樂之終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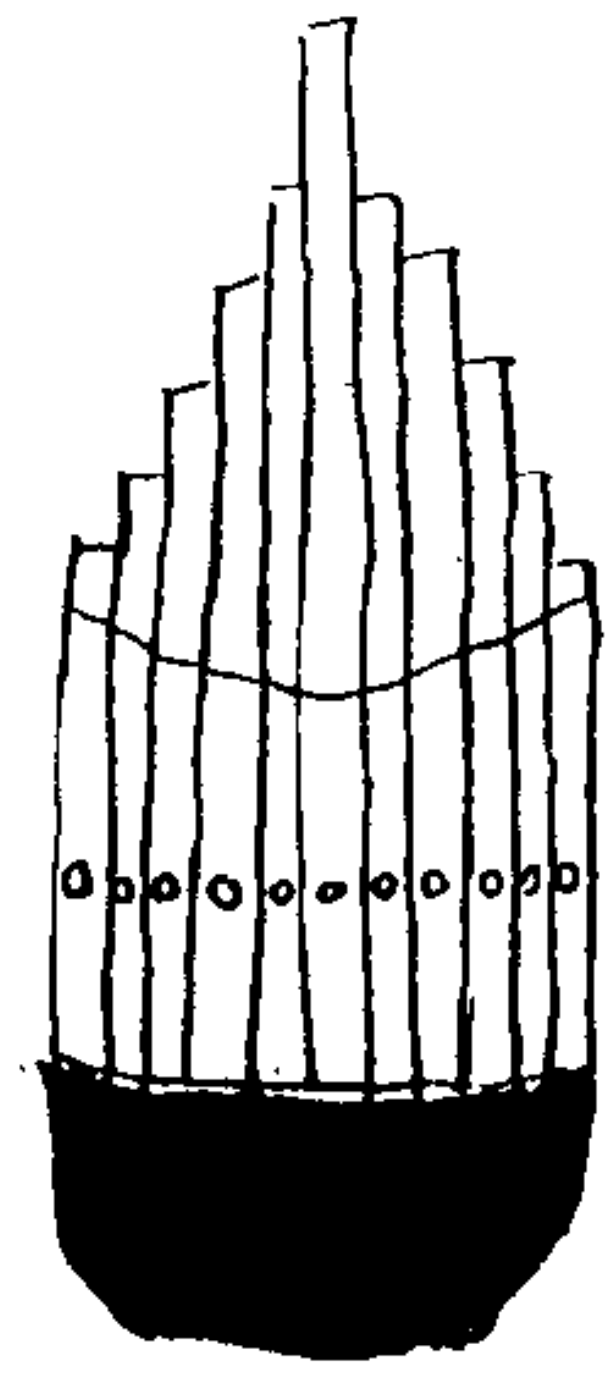




廣志卷之九百一十九  
樂器匏之屬雅部  
笙



笙



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入乎坎則革故而趨新  
故其音革而為笙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  
其音匏而為笙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文陽  
之漆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則美在其中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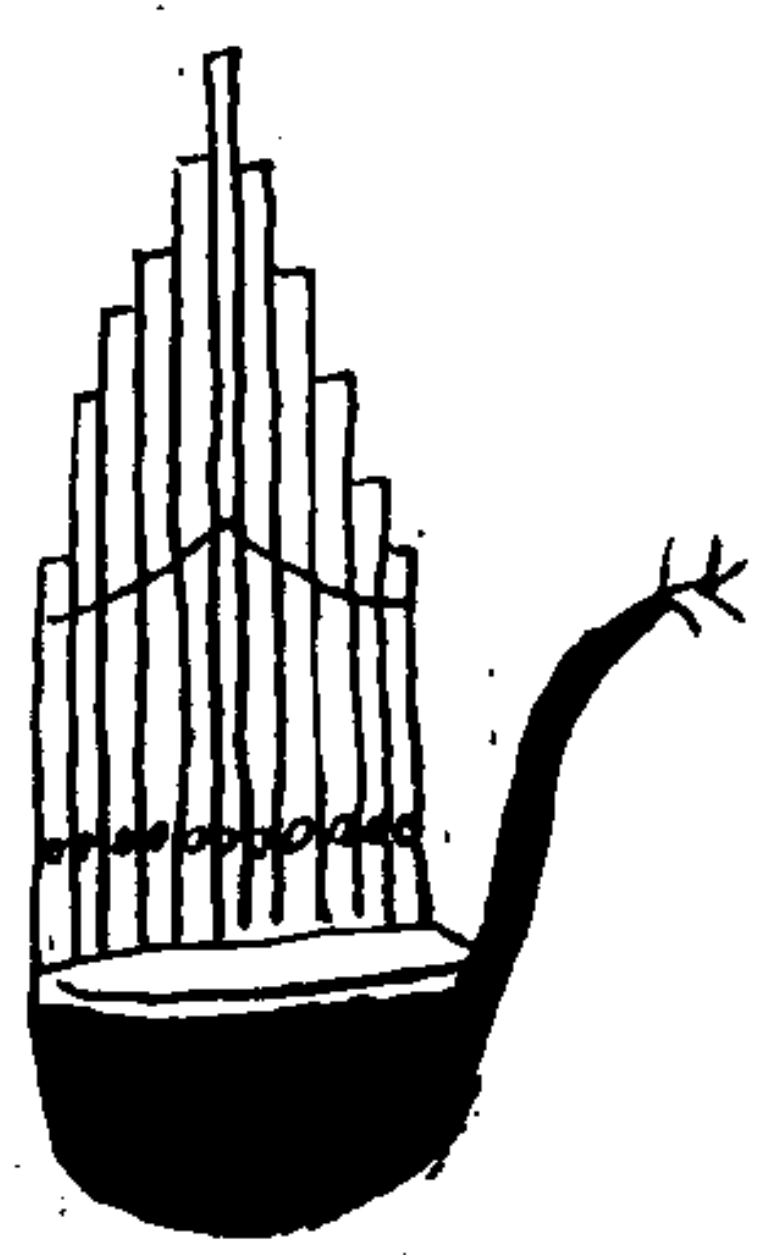
而為宮蓋所以道通冲氣律中太簇立春之  
音也故有長短之制焉有六合之和焉故五  
經折疑曰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  
故有長短黃鍾為始法象鳳凰蓋笙為樂器  
其刑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  
謂之巢以象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  
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儀禮有  
之三笙一和而成聲是已大謝儀樂人宿縣  
千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鍾蓋笙良音也  
於方為陽鍾允音也於方為陰周管笙師掌  
教吹笙共其鍾笙之樂以教誠夏書曰笙鏞  
以間是鼓應笙之鍾而笙亦應之也賦特掌  
繁笙磬詩曰笙磬同音則磬乾音也與笙同

為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笙磬  
則異器而同音笙鍾則異音而同樂儀禮有  
衆笙之名而蕩在遠鼓之間蓋衆笙所以備  
和奏洽百禮豈特應鍾磬而已哉鹿鳴所謂  
笙瑟鼓琴吹笙鼓簧應琴瑟之笙也竇之初  
笙曰箛舞笙鼓應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  
而成笙歌儀禮歌魚鹿笙由庚笙之類應歌  
之笙也然則笙之為用豈不備矣哉此帝舜  
用之所以鳳儀子晉吹之所以鳳鳴也記曰  
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簧庸鉅知隨非  
女媧氏之臣乎黃帝制律以倫伶造鍾以營  
援則女媧作笙竽以隨不足疑矣  
聖朝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



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等合清濁之聲又自制  
 大笙上之太樂亦可謂知復古制矣今太常  
 笙濁之十二管聲十二清聲十二俗呼為鳳  
 笙五易主所進樂工不能吹雖存而不用比  
 者按習清濁正三倍聲皆待相應誠去四清  
 聲吹之雖用之雅樂亦恐在其為不可哉  
 笙之制第一管子應中子應三子應二  
 中子應一管子應四管子應五管子應六  
 管子應七管子應八管子應九管子應十  
 管子應十一管子應十二管子應十三  
 管子應十四管子應十五管子應十六  
 管子應十七管子應十八管子應十九  
 管子應二十管子應二十一管子應二十二  
 管子應二十三管子應二十四管子應二十五  
 管子應二十六管子應二十七管子應二十八  
 管子應二十九管子應三十管子應三十一  
 管子應三十二管子應三十三管子應三十四  
 管子應三十五管子應三十六管子應三十七  
 管子應三十八管子應三十九管子應四十  
 管子應四十一管子應四十二管子應四十三  
 管子應四十四管子應四十五管子應四十六  
 管子應四十七管子應四十八管子應四十九  
 管子應五十管子應五十一管子應五十二  
 管子應五十三管子應五十四管子應五十五  
 管子應五十六管子應五十七管子應五十八  
 管子應五十九管子應六十管子應六十一  
 管子應六十二管子應六十三管子應六十四  
 管子應六十五管子應六十六管子應六十七  
 管子應六十八管子應六十九管子應七十  
 管子應七十一管子應七十二管子應七十三  
 管子應七十四管子應七十五管子應七十六  
 管子應七十七管子應七十八管子應七十九  
 管子應八十管子應八十一管子應八十二  
 管子應八十三管子應八十四管子應八十五  
 管子應八十六管子應八十七管子應八十八  
 管子應八十九管子應九十管子應九十一  
 管子應九十二管子應九十三管子應九十四  
 管子應九十五管子應九十六管子應九十七  
 管子應九十八管子應九十九管子應一百

和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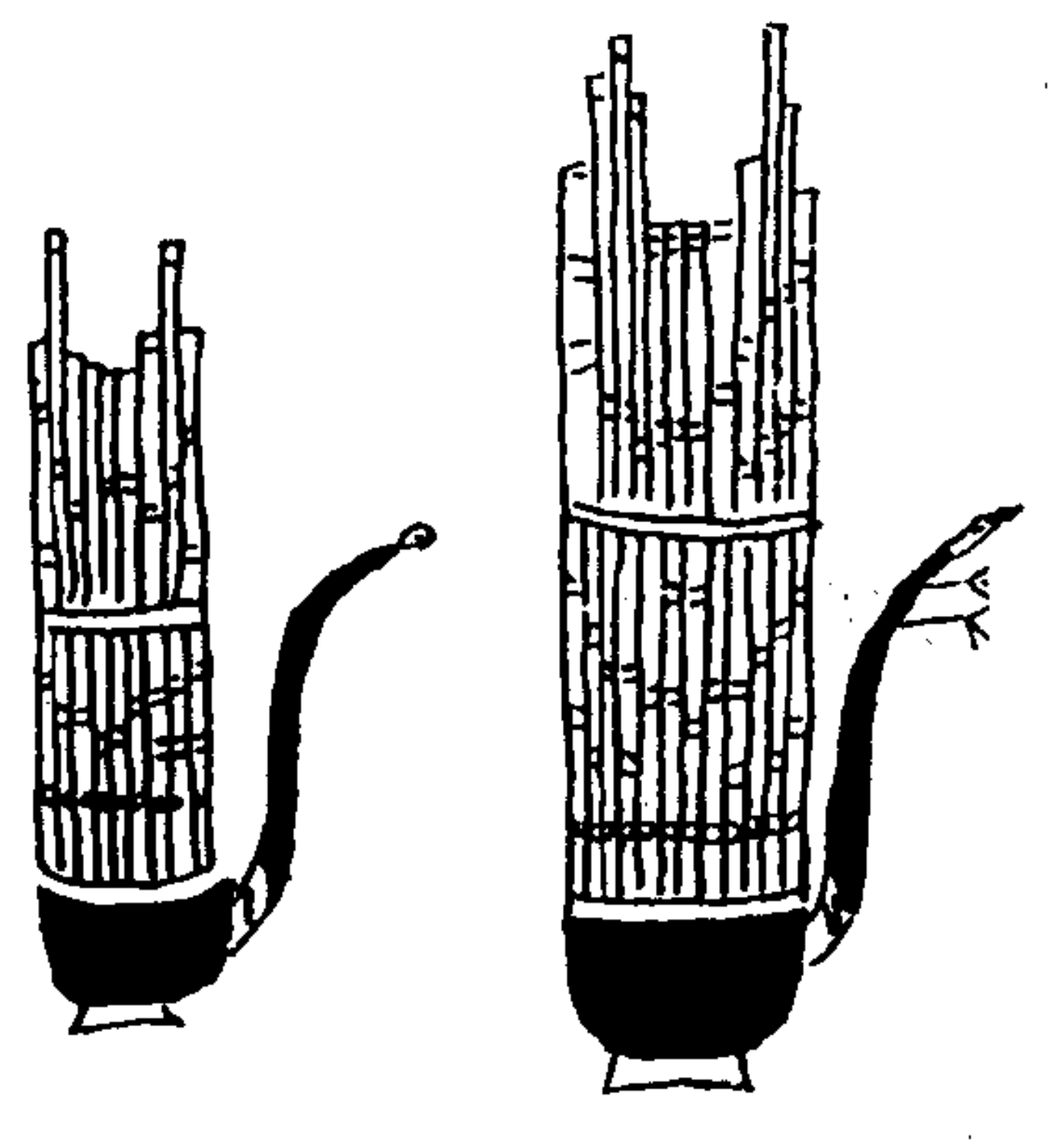
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斯  
 不亦其大小之辨乎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

三簧象鳳身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  
 一以象閏也

聖朝登歌用和笙取其大者倡創小者和非  
 阮逸所謂取其聲清和也用十簧非阮逸  
 所謂十九簧也巢和若均用十九簧何以簧  
 小大之器哉阮逸謂笙起第四管為黃鍾  
 巢笙起中音管為黃鍾和笙起平調為黃鍾  
 各十九簧皆有四清聲三濁聲十二正聲以  
 編鍾四清聲參驗則和笙平調子是黃鍾清  
 也字笙第五子是太簇清也中管呂是太呂  
 清也  
 之笙矣安得合而一之為字笙邪儀禮所謂  
 三笙一和者不過四人相為倡和爾孰謂字  
 笙和之類邪笙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  
 鳴字也吹笙習吹笙所以通氣也管蕭笙

大笙

小笙



昔女媧氏使隨裁乾竹以為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火教二其成教則七焉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間音以竽冬則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教一其六焉因竽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此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月令仲夏調笙竽淮南子謂孟夏吹笙竽蓋不知此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則竽亦笙類也以笙師教之雖與器同音皆立春之意也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控揚埙篪然後為之鍾磬竽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鼗鼓控揚埙篪其所謂鍾磬竽瑟者持其和者也而已韓非子曰竽者五聲之長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倡則諸樂皆和豈聖人制作之意哉說文曰竽管三十六簧象笙以竽宮管在中故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具二均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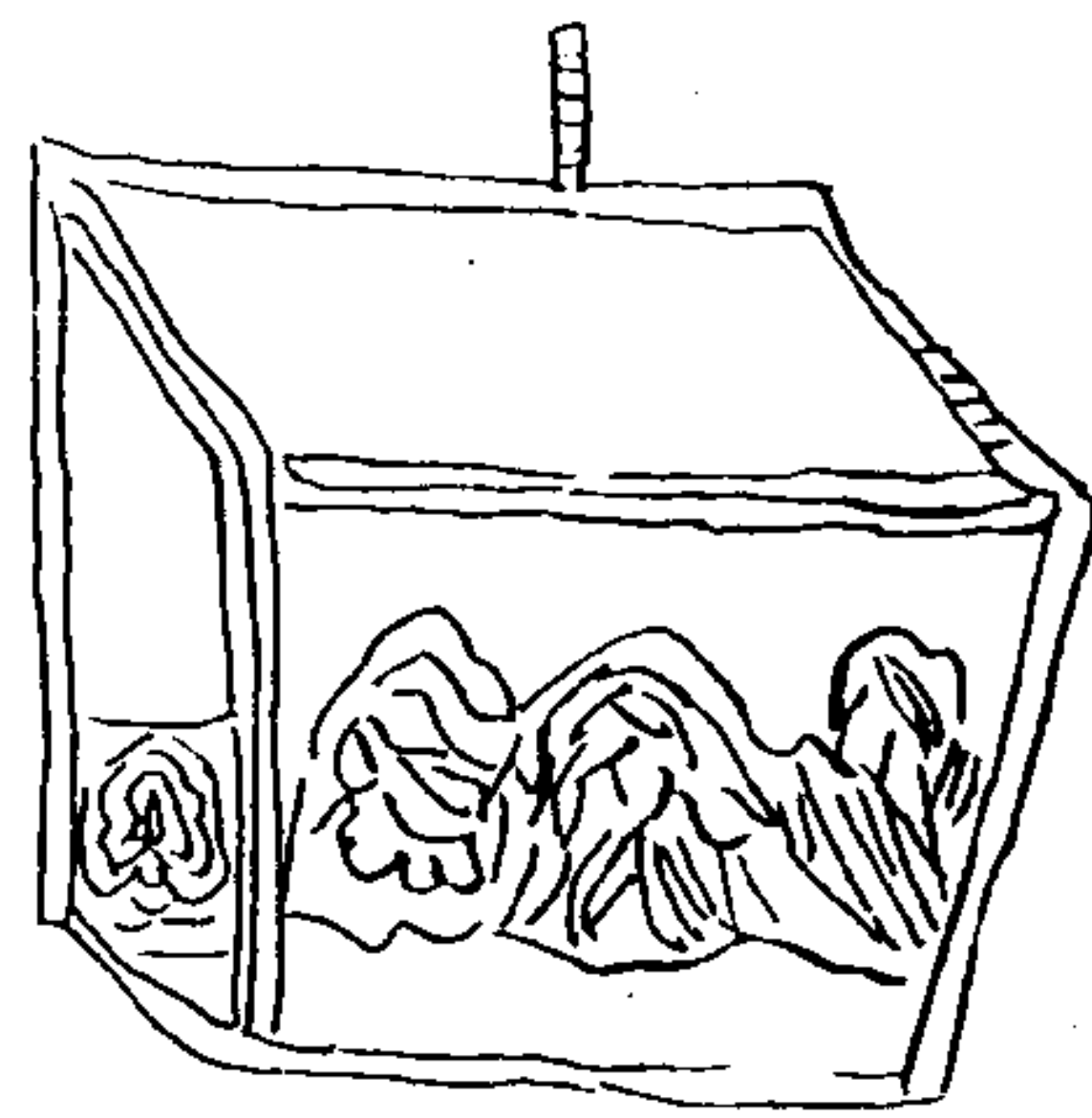
聖朝宋初曾於樂府得古竽有管而無簧列管參差及曲頰皆為鳳飾樂工皆以為無用之器惟葉防欲更造使具清正倍三均之聲是不知去二變曰清以合乎聲律之正也通禮義纂曰漢武帝立仲作竽笙三十六管豈以五仲作尺四寸之笛遂誤以為竽邪竽重聲與樂相和堂下之樂也樂法曰吹竽者以和法度字音調則度數得矣

易曰天玄而地黃蓋天色以玄為正以赤為盛地色以黑為正以黃為盛在坤之六五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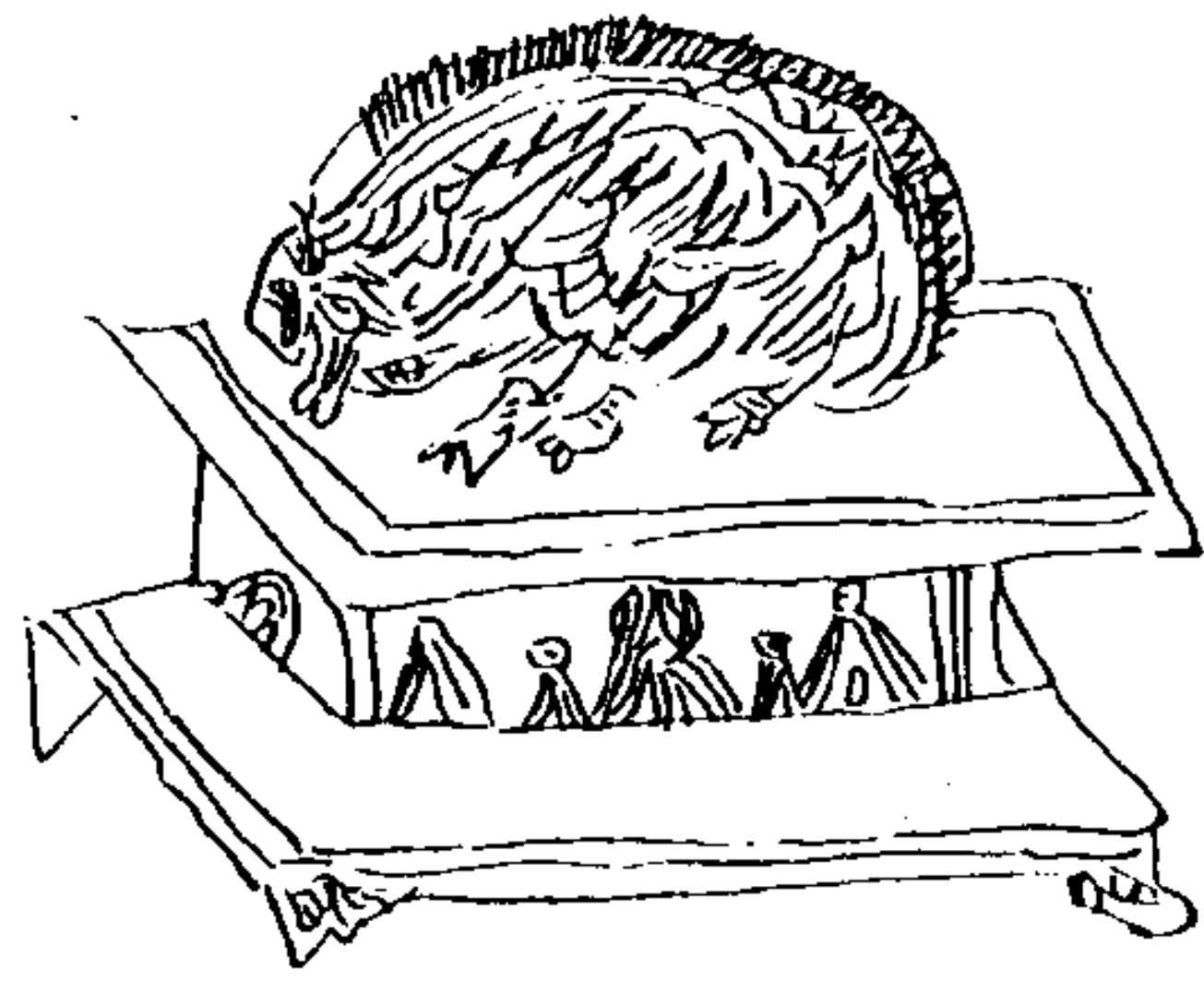
袁元吉在中也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則樂之有黃以宮管在中也莫非黃也有笙中之黃有非笙中之黃鹿鳴曰吹笙鼓黃莊子言黃鼓笙中之黃也君子陽陽曰左執黃巧言曰巧言如簧非笙中之黃也傅栢王遂有五舌竹黃今民間有歛葉之黃豈非黃之變體歟



廣志卷之九百二十一  
祝 柝 擊 木 之 屬 雅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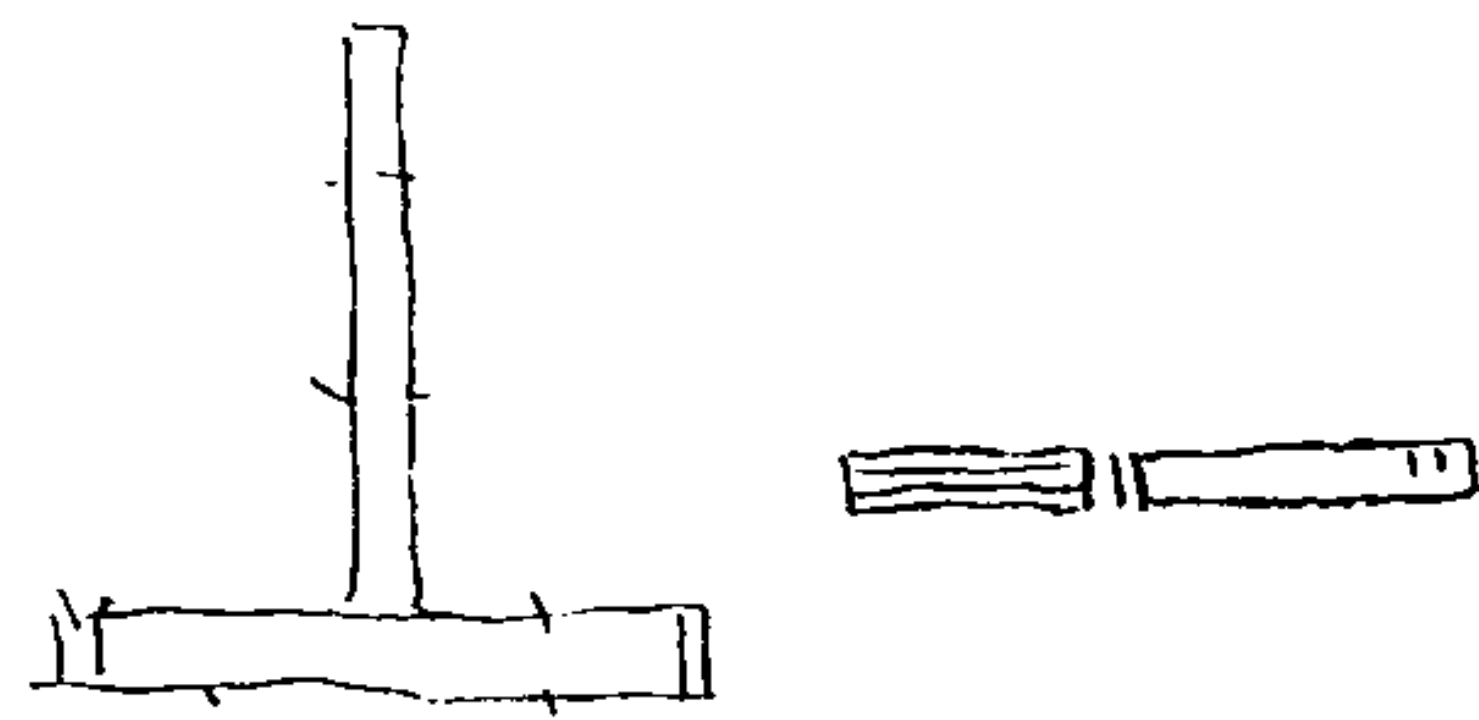


故 獨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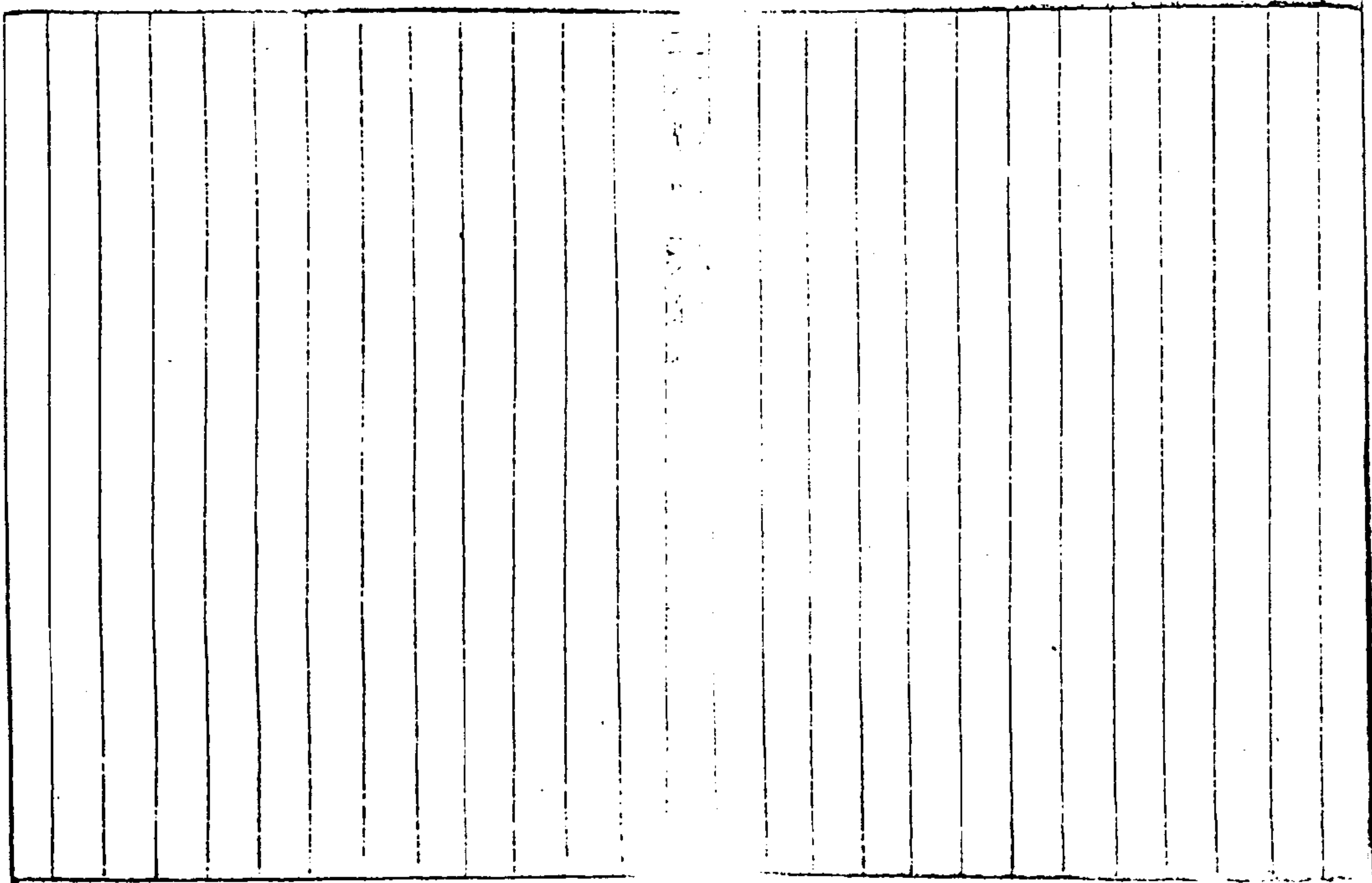
甄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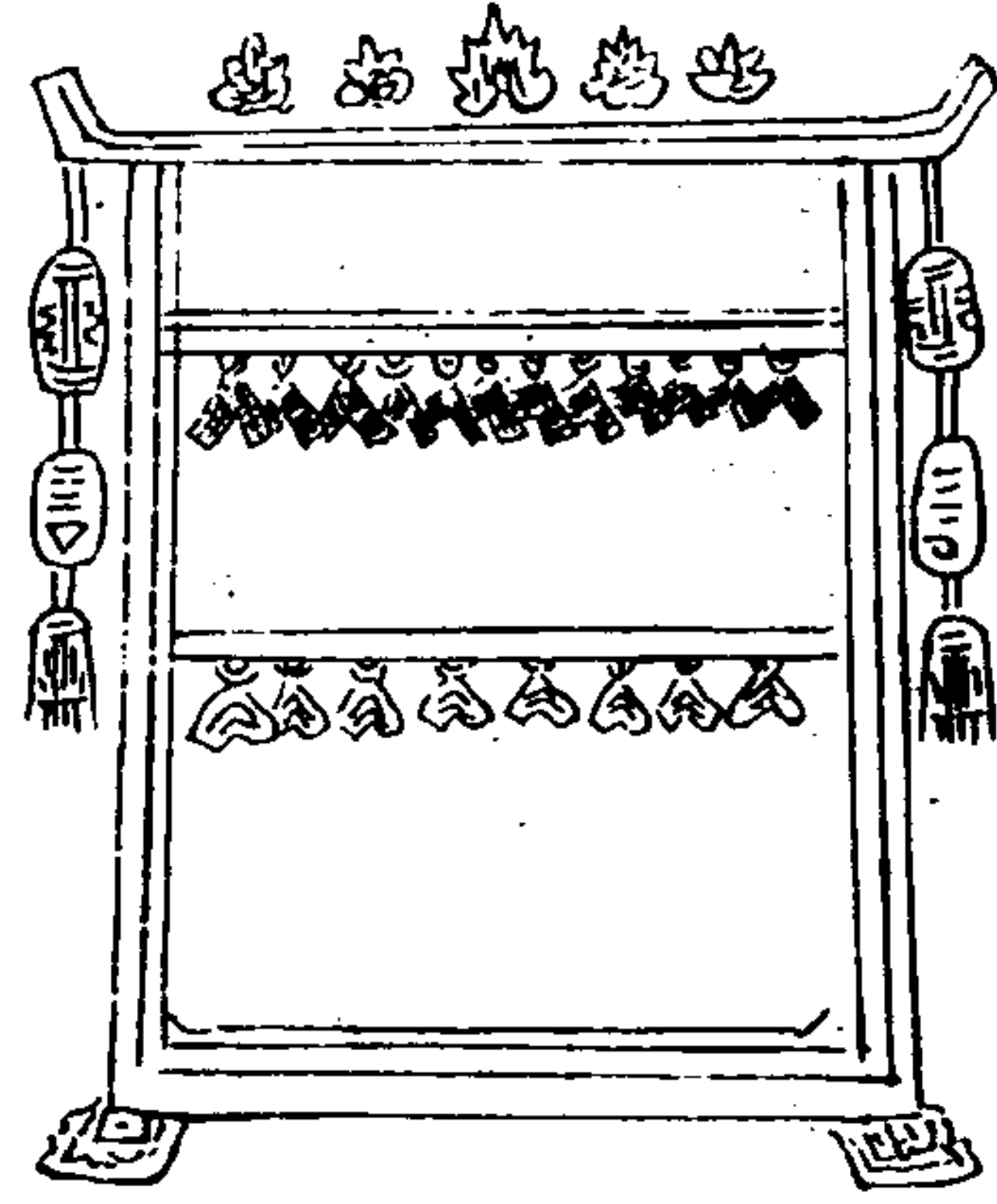
周官小師掌教播鼗祝致周頌有磬亦曰鼗  
磬祝圍盆 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則  
管籥本也祝致末也祝之為器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  
也陰始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  
主之所以作樂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  
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此祝所以居宮縣之東  
象春物之成始也致之為器狀類伏虎西方  
之陰物也皆有二十七鉏鋸二九之數也標  
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而以陰  
十勝之所以止樂則能以反為文非持不至  
於流而失已亦有足禁過者焉此致所以居  
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書曰夏擊禮曰

指擊樂記曰聖人作為控揭荷卿曰執敵拊  
 控揭似萬物蓋祝敵以控揭為體控揭以憂  
 措擊為用之爾雅曰所以鼓敵謂之止所以  
 鼓祝謂之箠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  
 者戒之於蚤也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  
 箠者繁之於後也然樂之出虛故其下樂虛  
 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為本  
 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故所以為伏虎形  
 歟然樂之張陳憂擊必於堂上祝敵必於堂  
 下何邪曰祝敵器也憂擊所以作器也器則  
 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者在下  
 所以作之者在上在上命物者也在下受命  
 者也豈非貴賤之等然邪本夫堂上之樂象  
 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荷卿以拊  
 祝控揭為以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  
 誤矣祝敵控揭皆一物而異名荷卿以祝控  
 離而二之亦誣矣華譚新韶謂控揭不如流  
 鄭之樂真有意哉此者祝之名也  
 聖朝太樂祝為方色以圖瑞物東龍西虎南  
 鳳北龜而底為神蟻敵因唐制用竹以二尺  
 四寸折為十二莖樂將作先擊其首次三憂  
 鉦錡而止與舊祝四面畫山卉用木撥鉦錡  
 者異矣雖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若  
 復古制之為愈哉先儒以祝為立夏之音又  
 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祝  
 敵一何疎邪晉宋故事四箱各有祝敵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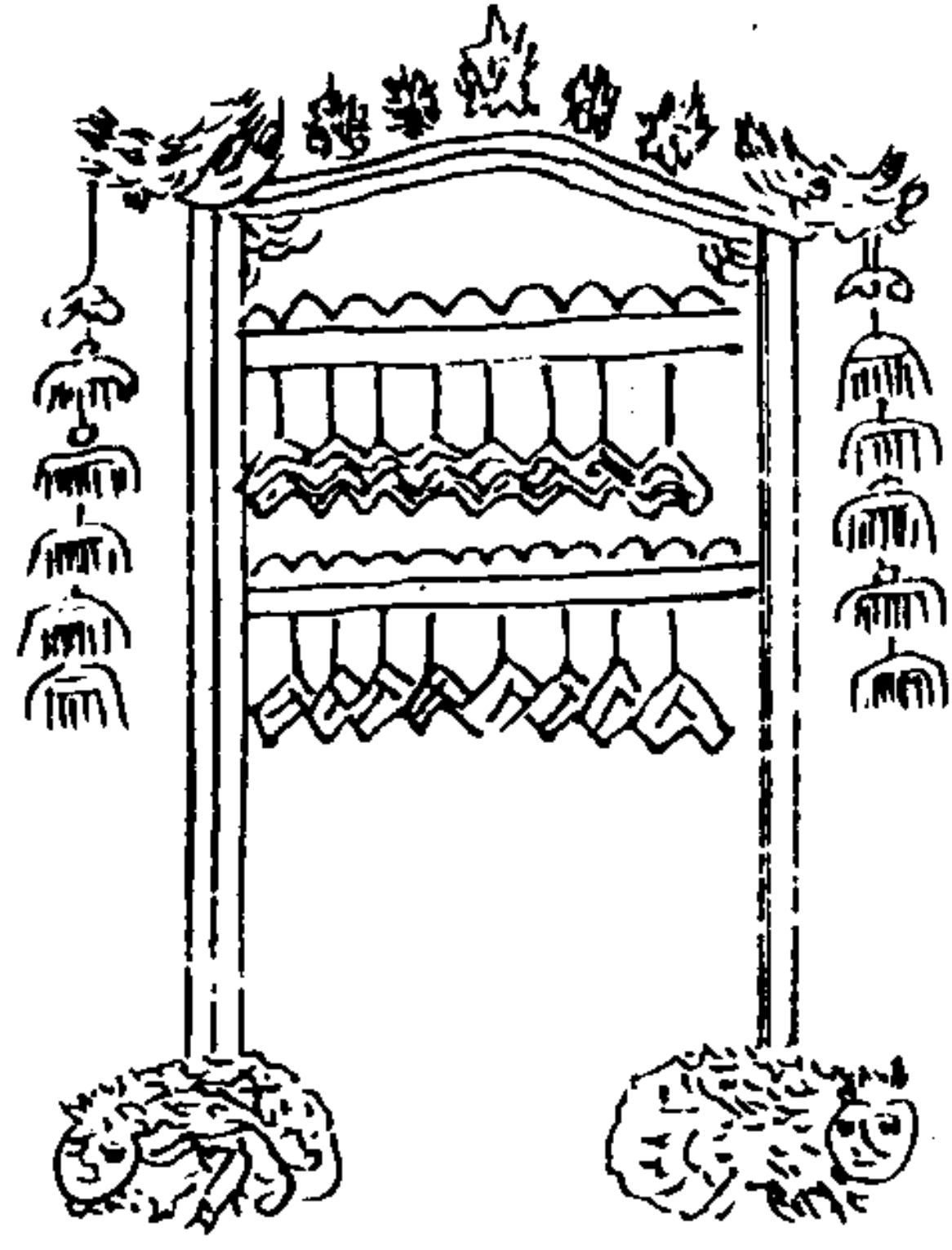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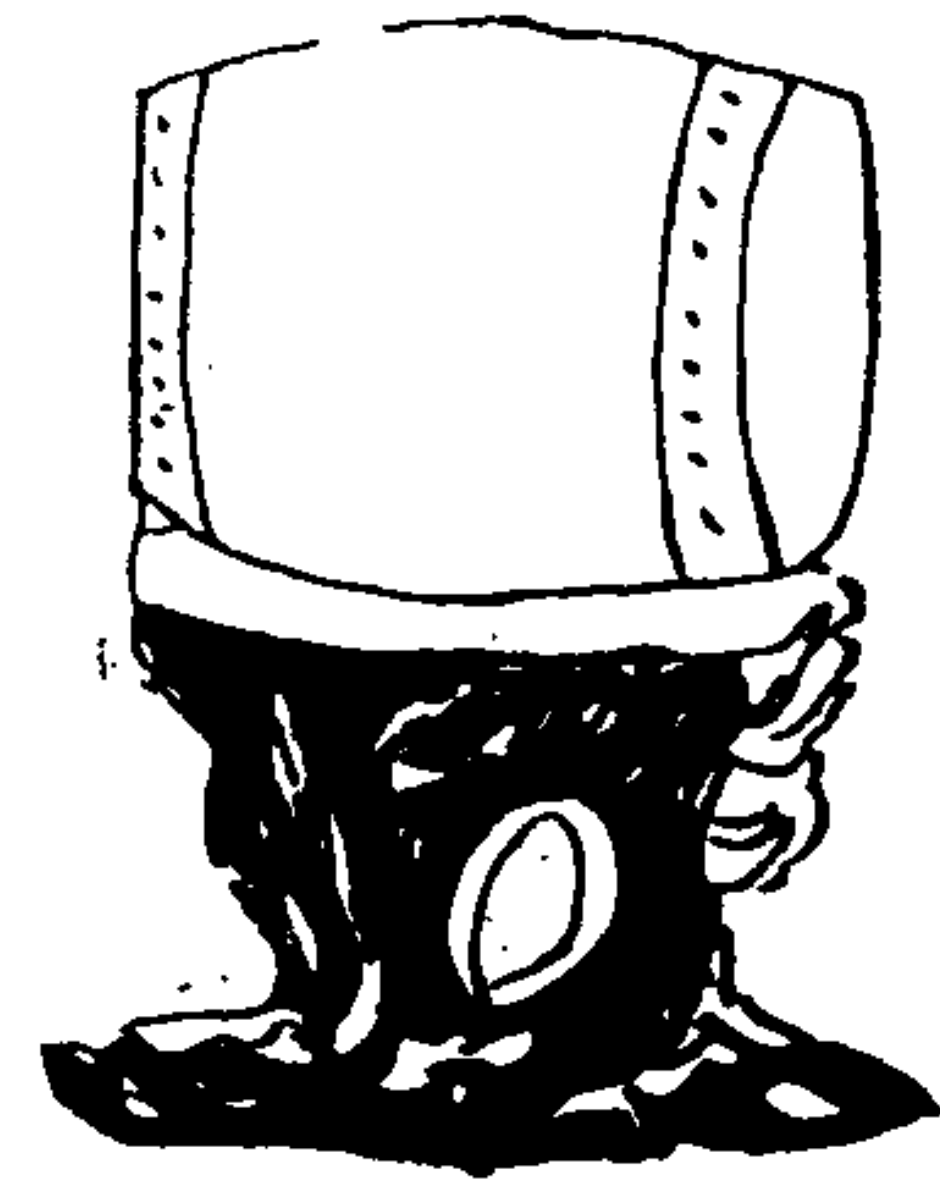
廣志卷之九百三十一  
樂器石之屬俗部  
編磬上



編磬中十六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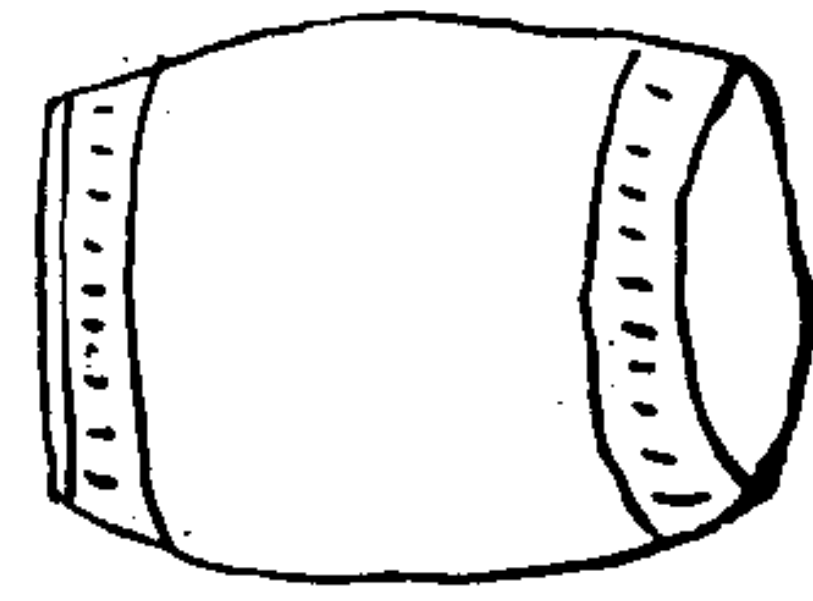


傳稱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  
雷零陵有鳴石二其狀  
之類也晉時吳郡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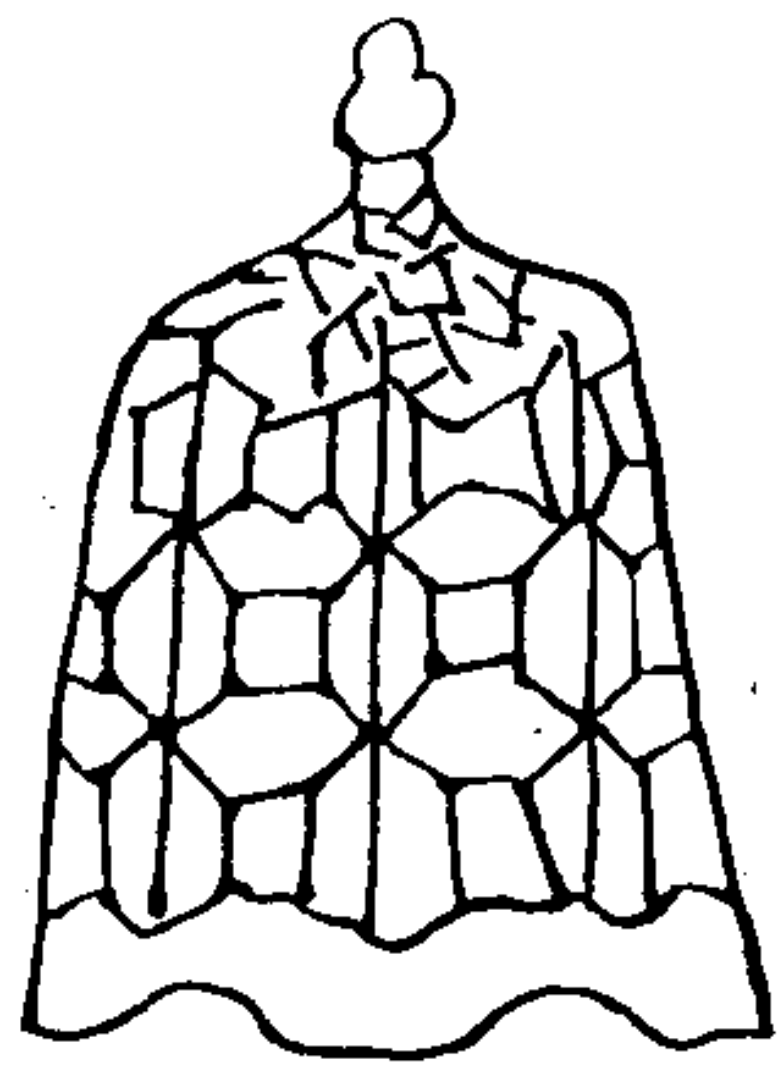


聲張華謂武帝曰可  
扣之卒如其言聲聞數單  
逢山祠有石人石鼓臨海記曰白  
鼓如金石之響後秦曰記天水冀地  
野羣雉皆雉齊地記曰城東祠山有石鼓將  
有寇難則鳴所以豫警備也吳興記曰長城  
有夏架山石鼓磬石為足聲如金鼓鳴則三  
吳有兵矣郡國志吳王離宮在石鼓山南有  
石鼓要之皆感應異器鼓鳴即兵起非樂器  
之常也

玉鼓



春秋孔演圖有人全卯與於豐擊玉鼓駕六龍然則鼓蓋有以玉為之者矣先王之論玉以謂其聲清越以長樂也哉之為佩左徵角右宮羽則自然之樂固已存乎其中矣古有玉笛玉簫玉管玉磬皆取諸玉亦奚不可為鼓哉



武昌記鍾臺山有一石鍾或時鳴響遠通聞之故名鍾臺焉裴子野宋略曰永嘉元年鍾山洪水有鍾自山流出時人得之因以名云



物之美者莫如玉盡玉之象者莫如乾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以玉為律蓋取自然廉潤所以宣六陽六陰之氣也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音晉武帝時汲冢亦獲

玉律故古法物有七品而姑洗中呂玉律居二焉尚書中候氣用玉為律以候之東漢以玉律十二候氣於殿中以竹律六十候氣於靈臺以十二律候氣先王之法也以六十律候之豈因京房之陋而不知其非歟王子年拾遺錄謂師延撫一絃之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其言迂誕蓋不深考周官大司樂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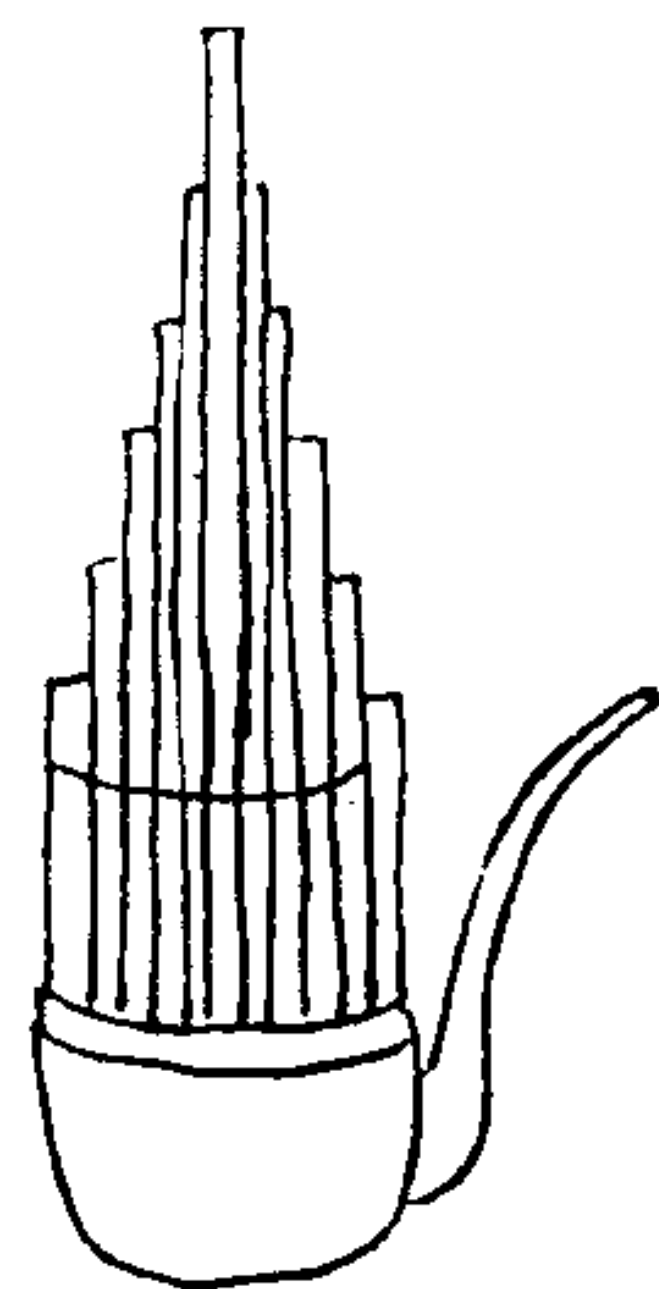
玉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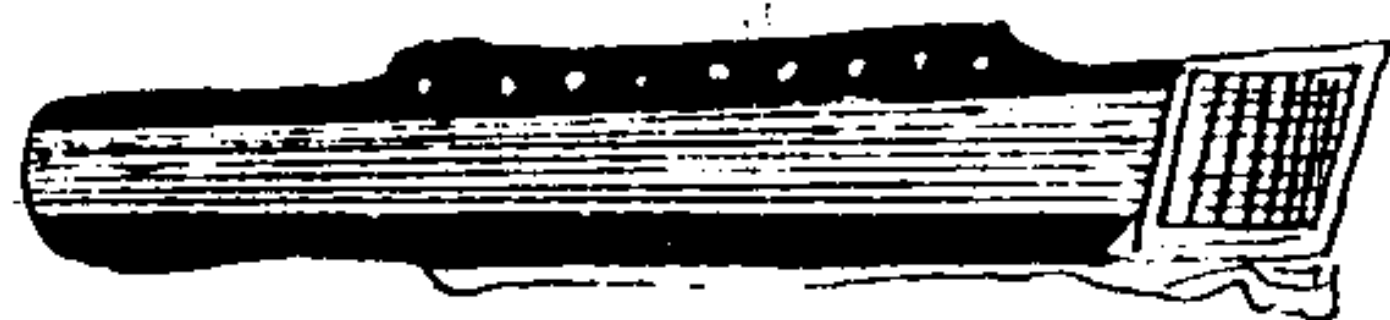


商受之時西王母獻昭華玉琯然則下琯蓋有以玉為之者矣

玉笙



玉琴



吳均續齊諧記述王彥伯善鼓琴嘗至吳郡亭維舟中渚東燭理琴見一女子坐於東牀取琴調之似琴而非其聲甚哀雅類今之登歌迺楚光明曲也唯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習數人而已彥伯蓋所未聞請欲受之女更為彈之遲明女取錦綉寺物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則古人固有玉為琴者矣

玉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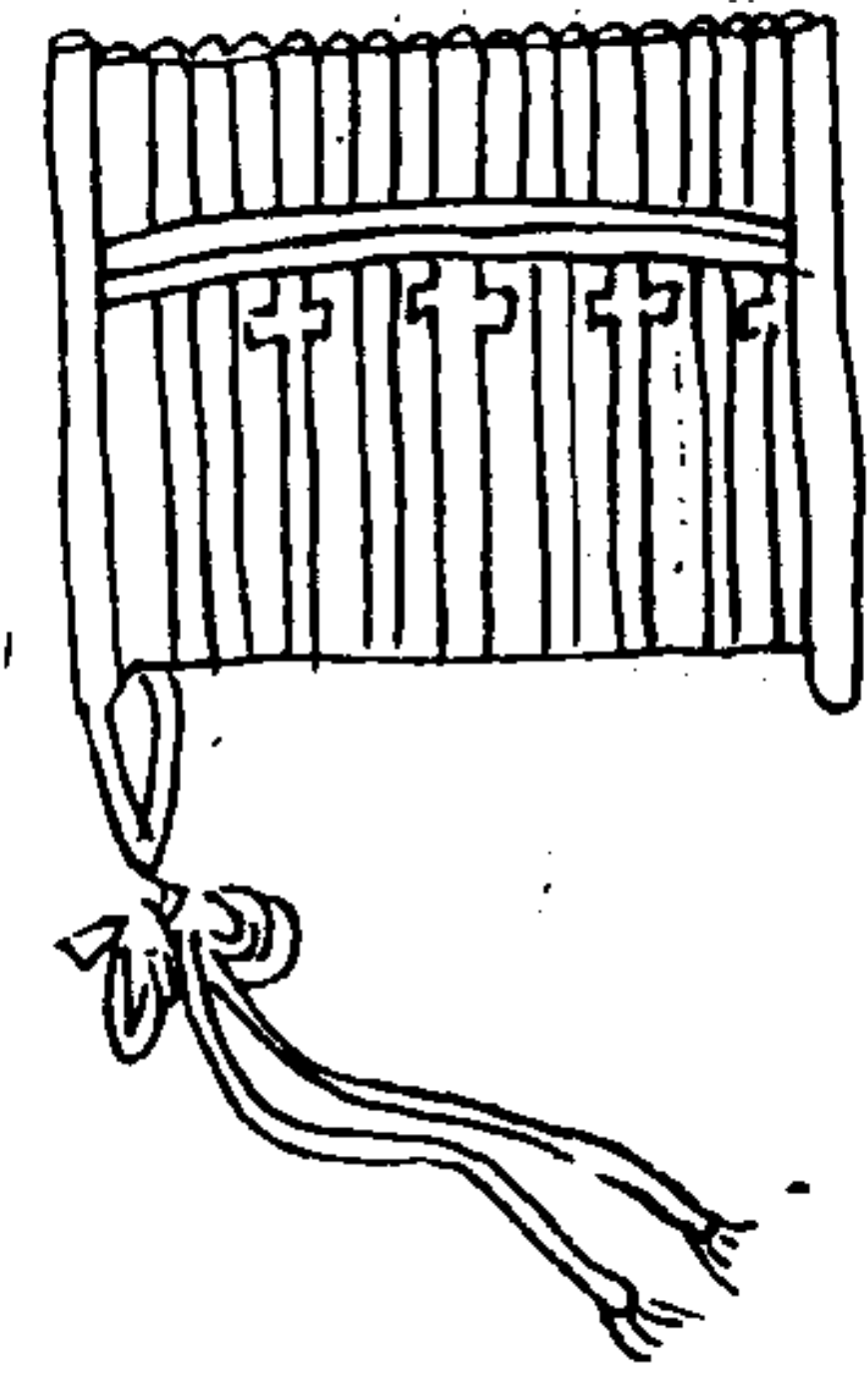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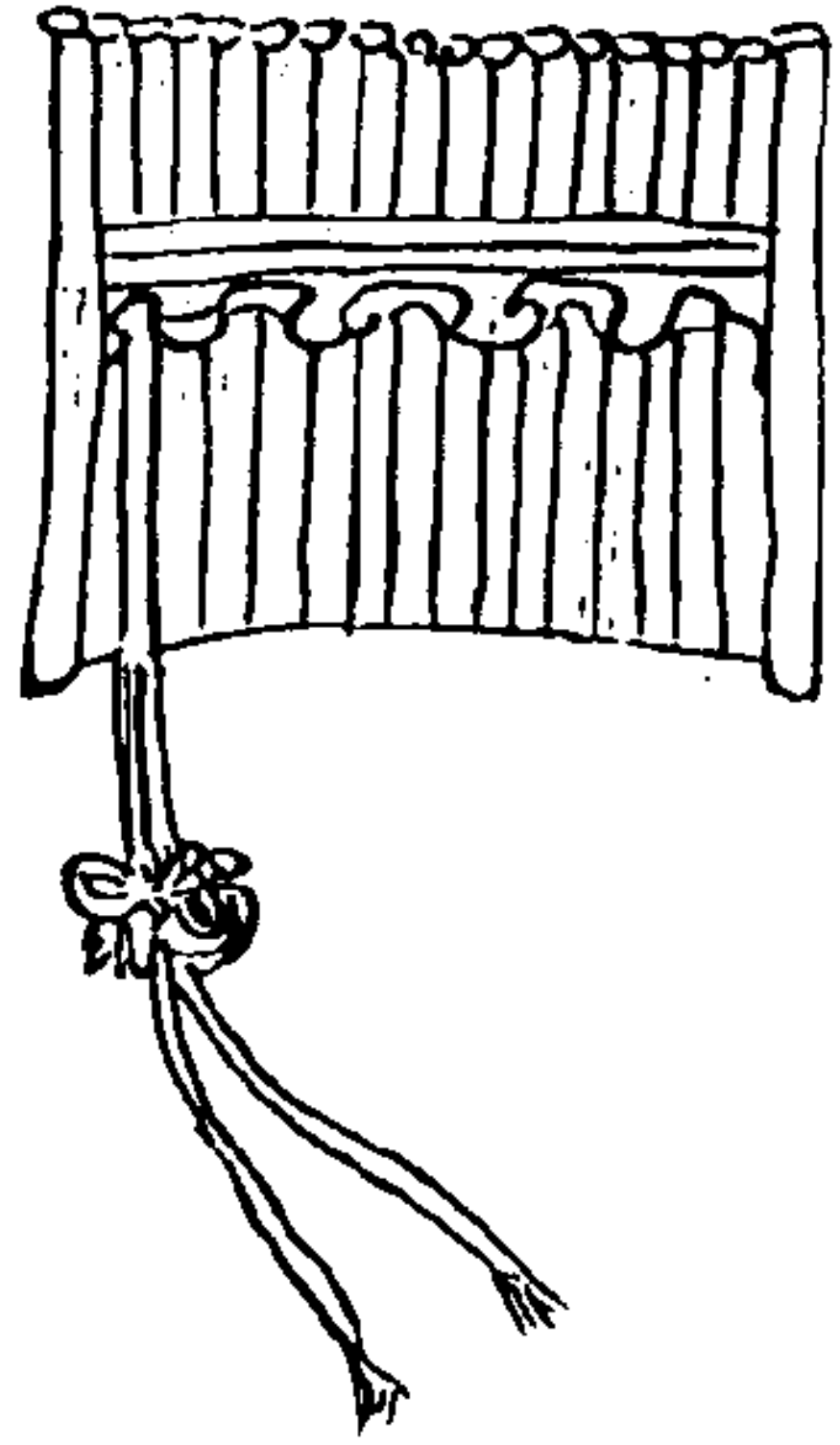


梁州記咸寧中有盜竊發張駿冢得白笛唐天室中明皇命紅桃歌貴妃涼州曲親御玉笛為之倚曲則玉之為樂器非特可為笙簫亦可為笛矣今士大夫之家往往有之開元時唐明皇幸生朝時以千每上下按其腹朝延高力士進奏曰陛下向未數以手按其腹朝延漢景及說文曰舜祠下得笙白玉管則古人蓋有以玉為笙者晉潘岳嘗賦笙曰設宮分羽經徵列商始秦終約前帶後瘁可謂知樂盈而退以反為文矣

紫玉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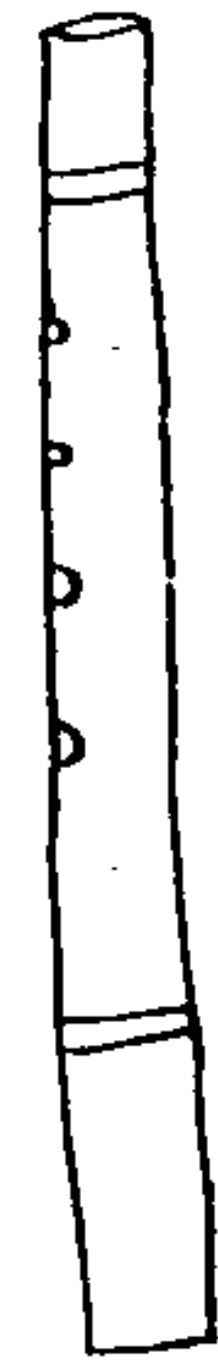
白玉簫

唐咸亨中張毅家中得紫玉簫古有紫玉簫曲是也明唐天室中安祿山自范陽入白玉簫管數百陳於梨園則玉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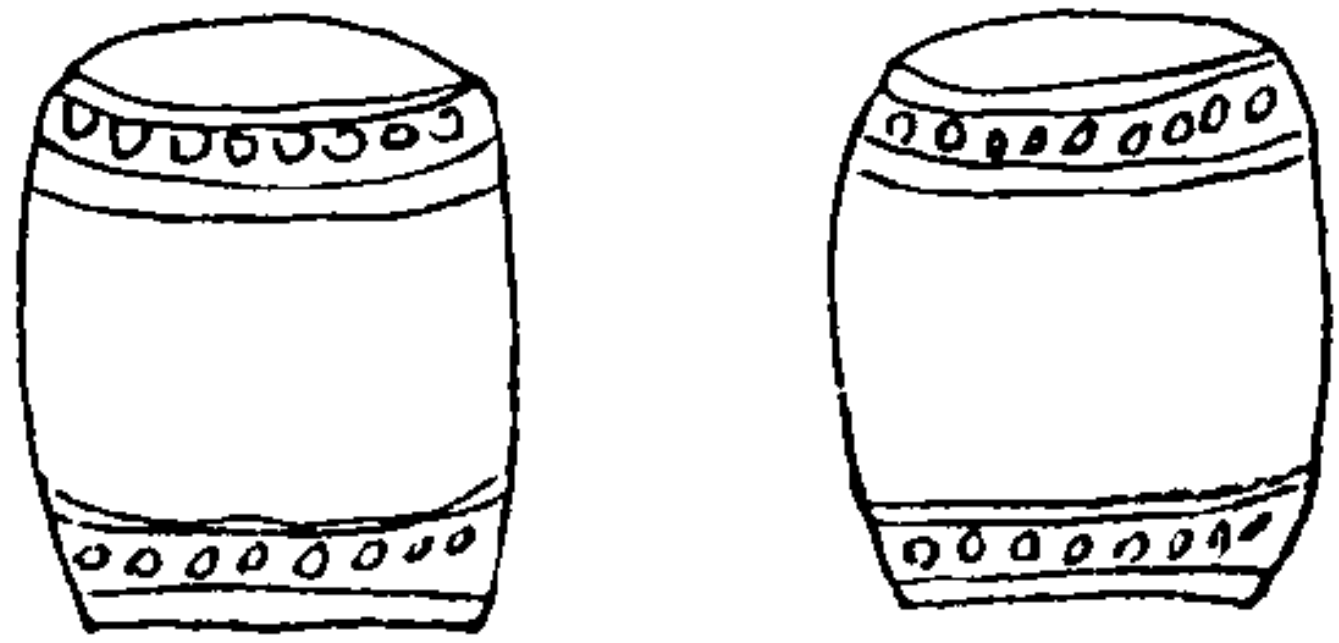


玳瑁笛 始於古矣

聖朝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嘗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然則笛之為器豈特玉與竹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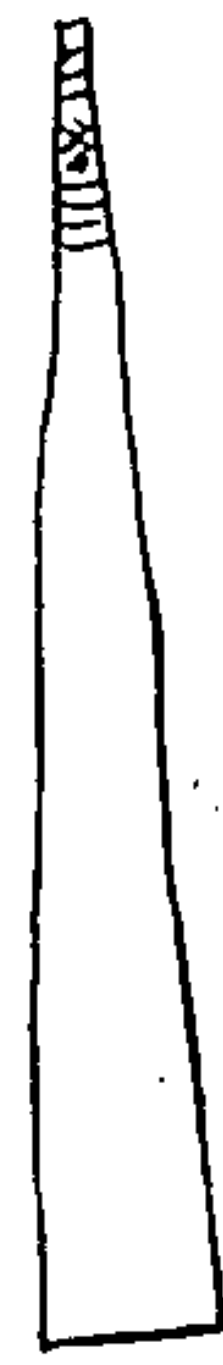
神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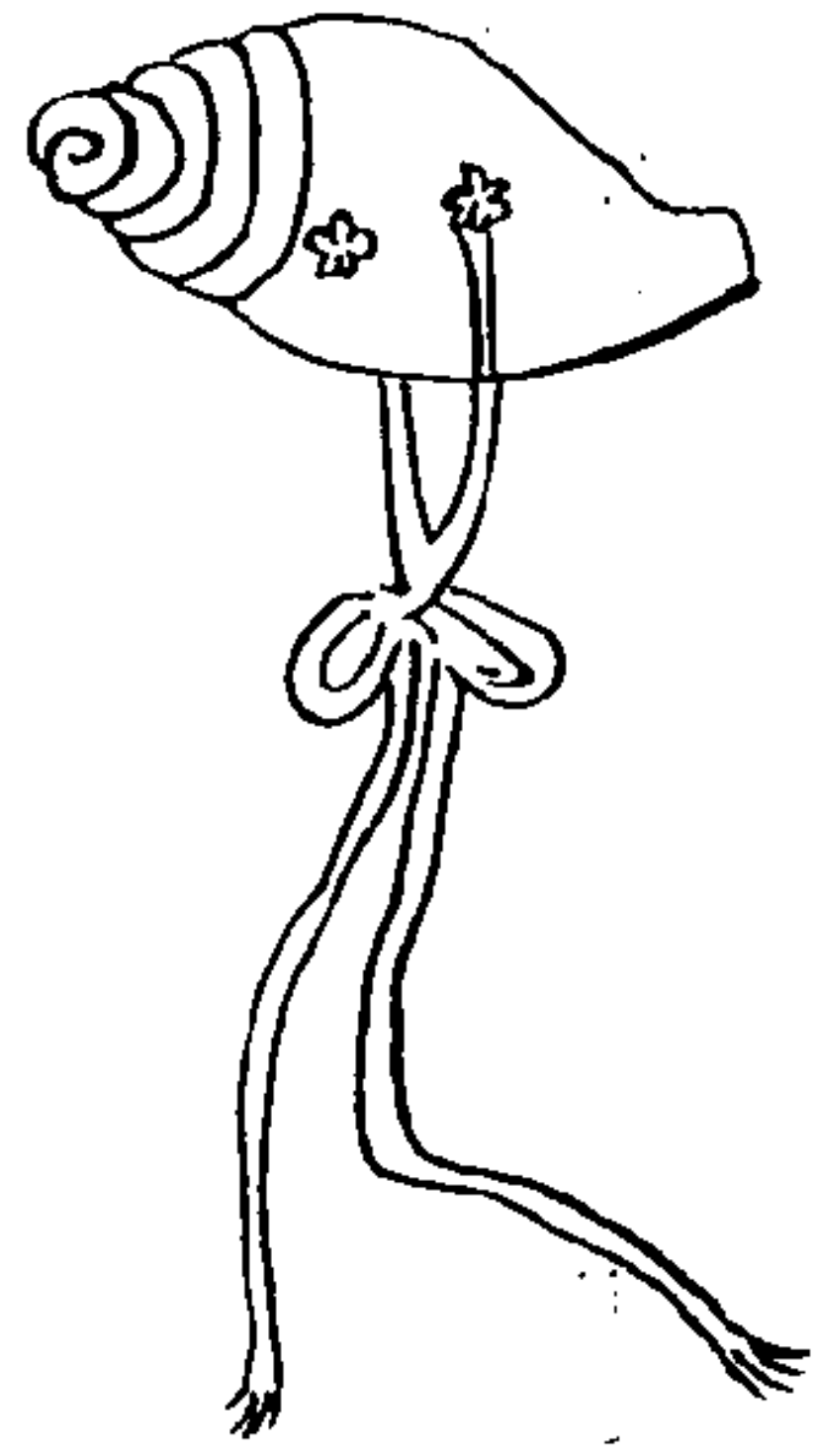
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和之其聲清越世所謂神鉦也晉孝武樂章曰神鉦一震九域來同威而不猛之効也

石角



三國典略曰初魏世山摧得三石角藏之武庫至是齊主入庫賜從臣兵器持此角賜平秦王埽彥曰余事常山不得及事長廣得及反是時持此角嚇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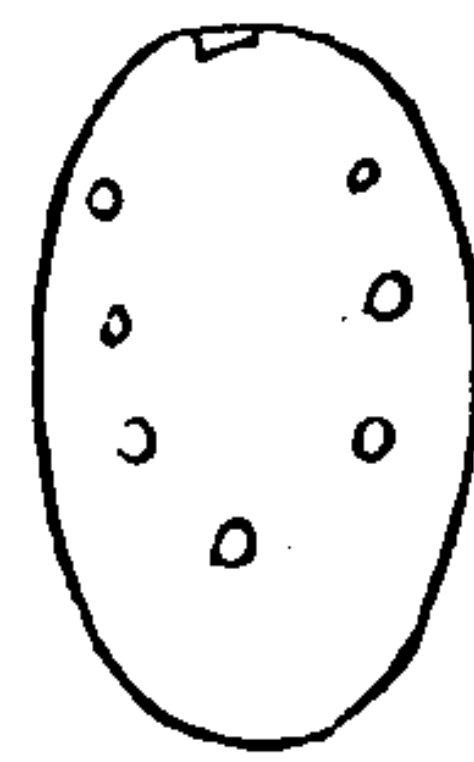
梵具 上



具之為物其大可容數升蓋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而吹之所以節樂也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鉢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隨使是也梁武帝之樂有童子仗倚敬梵具豈不幾夏變於夷乎故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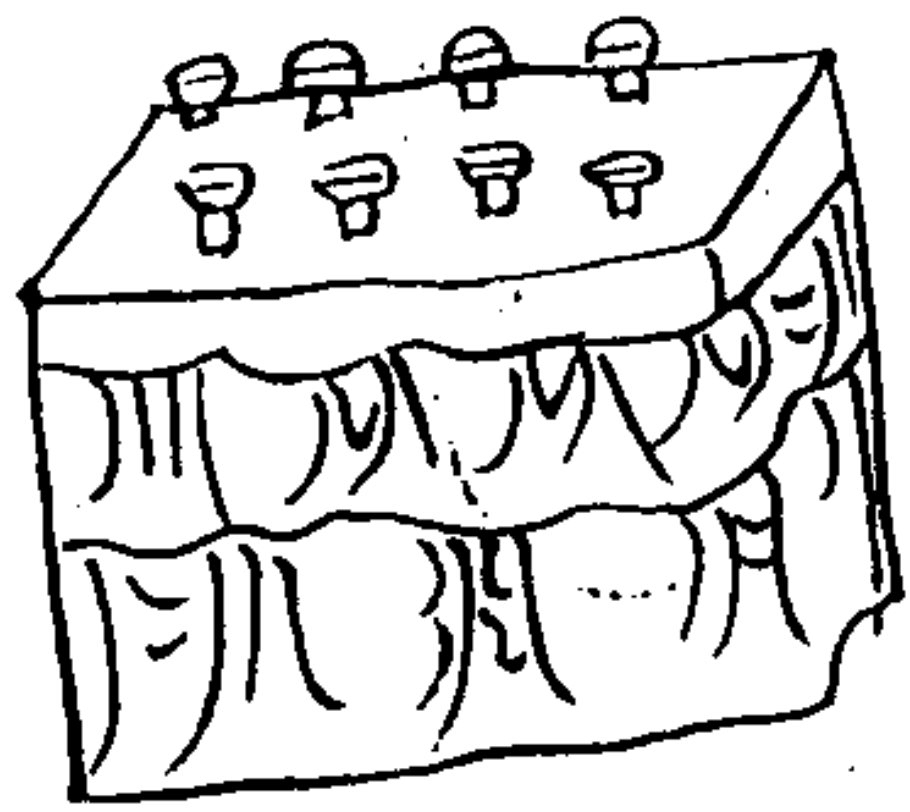
唐正元中樂國

廣志卷之九百三十二 樂器土之屬俗部 七孔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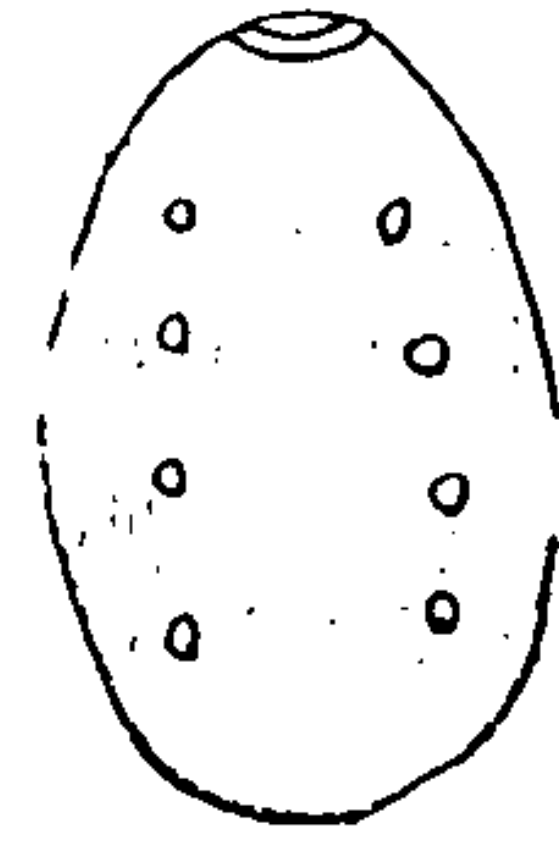


一二三為九三四為六九者陽數之第六者陰數之中古埴六孔用其方已所以應六律出中聲也

聖朝大樂舊埴七孔上下皆圓而繫之以應七音而已非先王雅樂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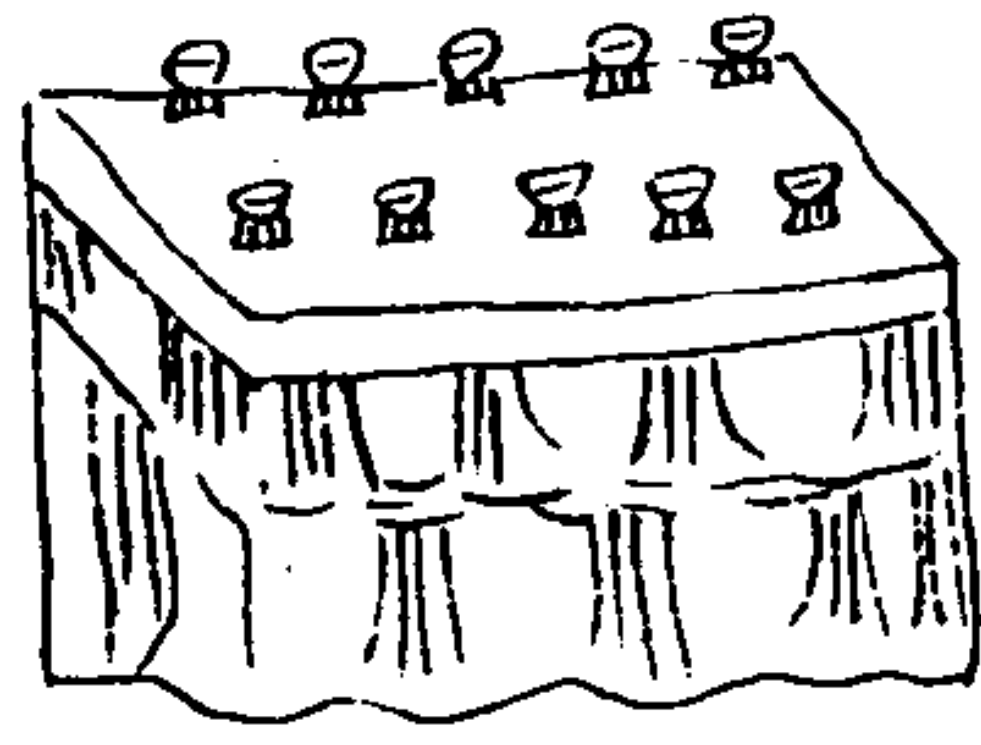


唐永泰初司馬滄進廣平樂蓋有八缶具黃  
鐘一均聲亦在所可取矣  
八孔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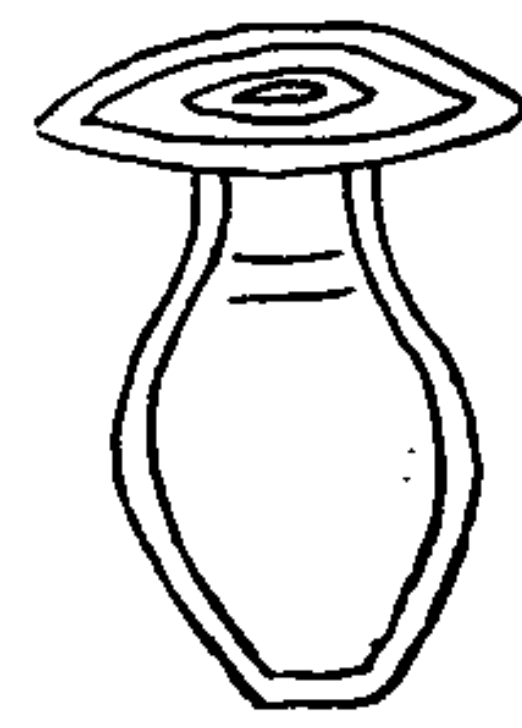


景祐馮元樂記今大樂埴八空上一前五後  
二繫飾其上釋名曰埴之為言喧也謂聲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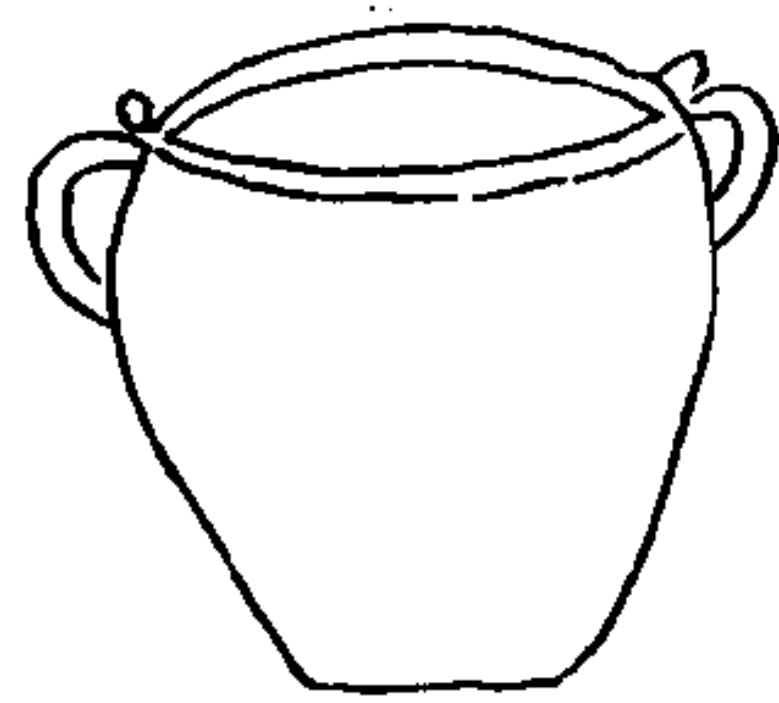
喧喧然土埴言之又曰埴也埴言之故說  
文說埴為樂器亦作埴其實一也  
水蓋



近世民間用九既盛水擊之謂之水蓋合五  
聲四清之音其制蓋始於李琬特世俗之樂  
拊瓶  
非雅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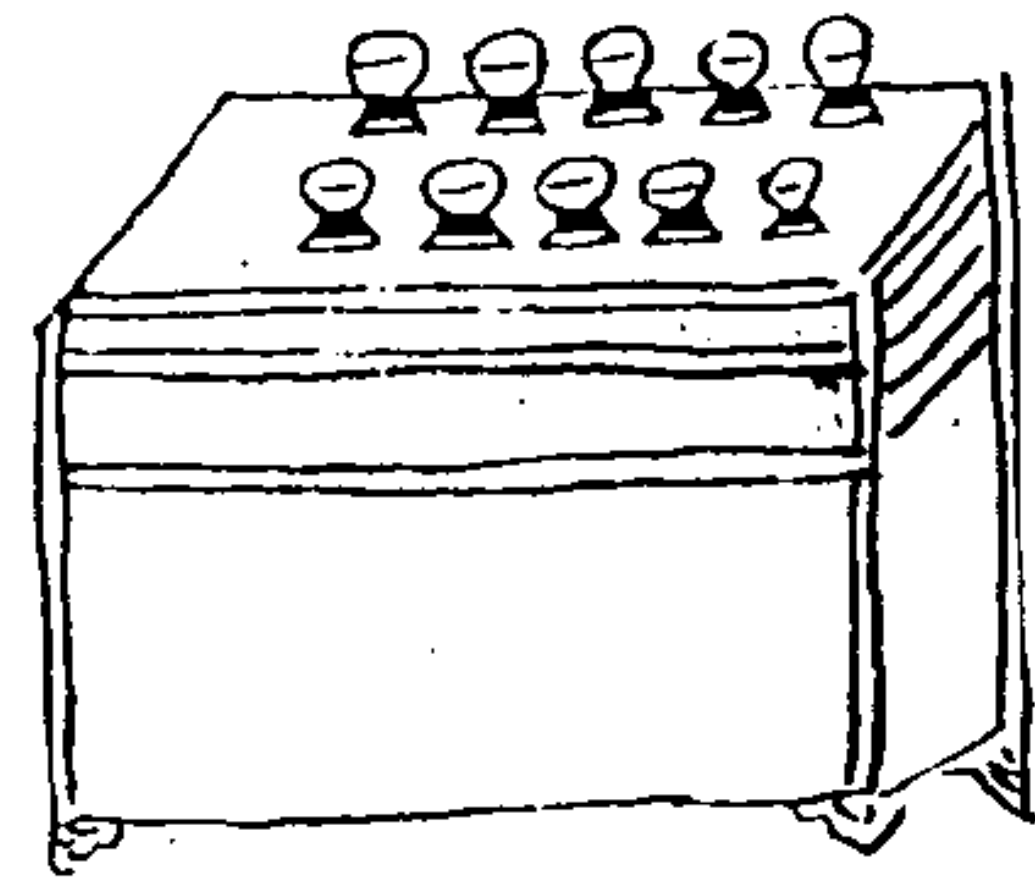


扣甕



擊甕十二





唐武宗大中初天吳縣丞郭道源取邢甌越甌十二酌水作調以筋擊之其音妙於方響

咸通中吳墳亦精於此劉安曰窮鄉之社扣甌拊瓶相和而歌以為樂豈亦擊甌類歟非古制也自擊建鼓撞巨鍾觀之則扣甌拊瓶之樂亦足益矣墨子曰農夫息於吟缶之樂亦此類歟



壤之為器以木為之形如履節長一寸餘前廣後銳童子之器也與充時擊壤而歌者異矣  
鼓盆 養盆



古之缶制形如覆盆缶類也莊周鼓盆而歌以明哀樂不入於胃次與日晏之離不鼓缶而歌異矣昔齊景公飲酒去冠被裳而鼓盆晏子責之無禮豈非善正教之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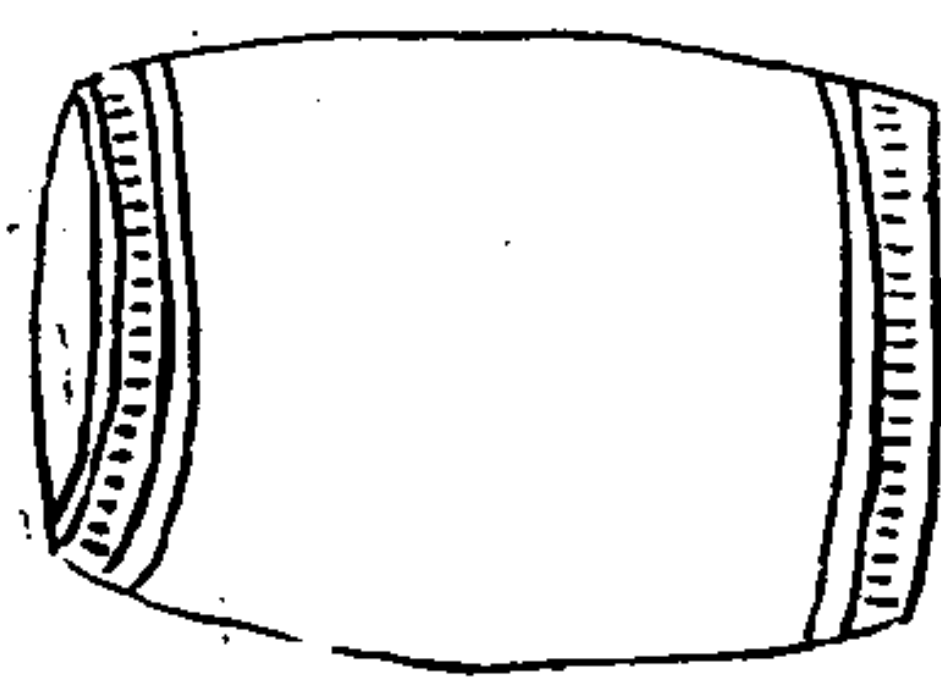
土鞞



唐歷代樂儀論俗樂之器土則附革而為鞞也呂不韋曰堯使鄭以麋鞞其缶而鼓之然則土鞞豈以麋鞞其缶之類歟

晉鼓

廣志卷之九百三十三  
樂器革之屬俗部  
桐鼓小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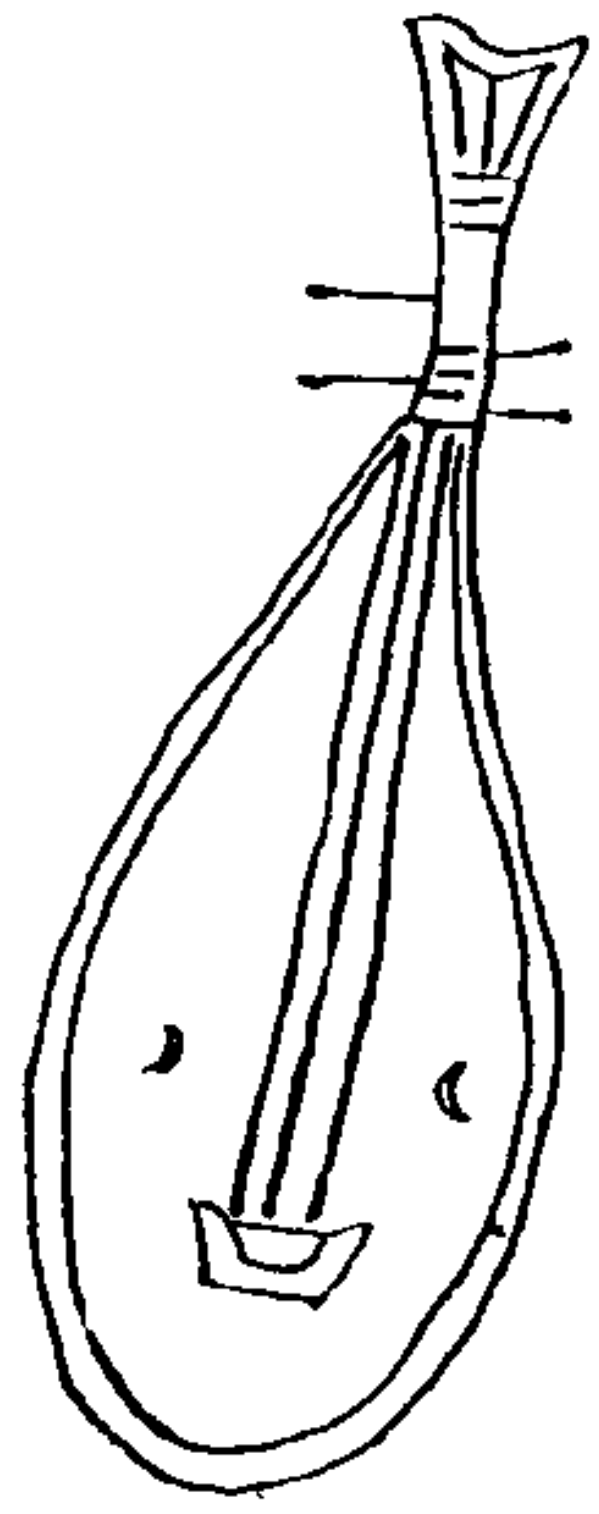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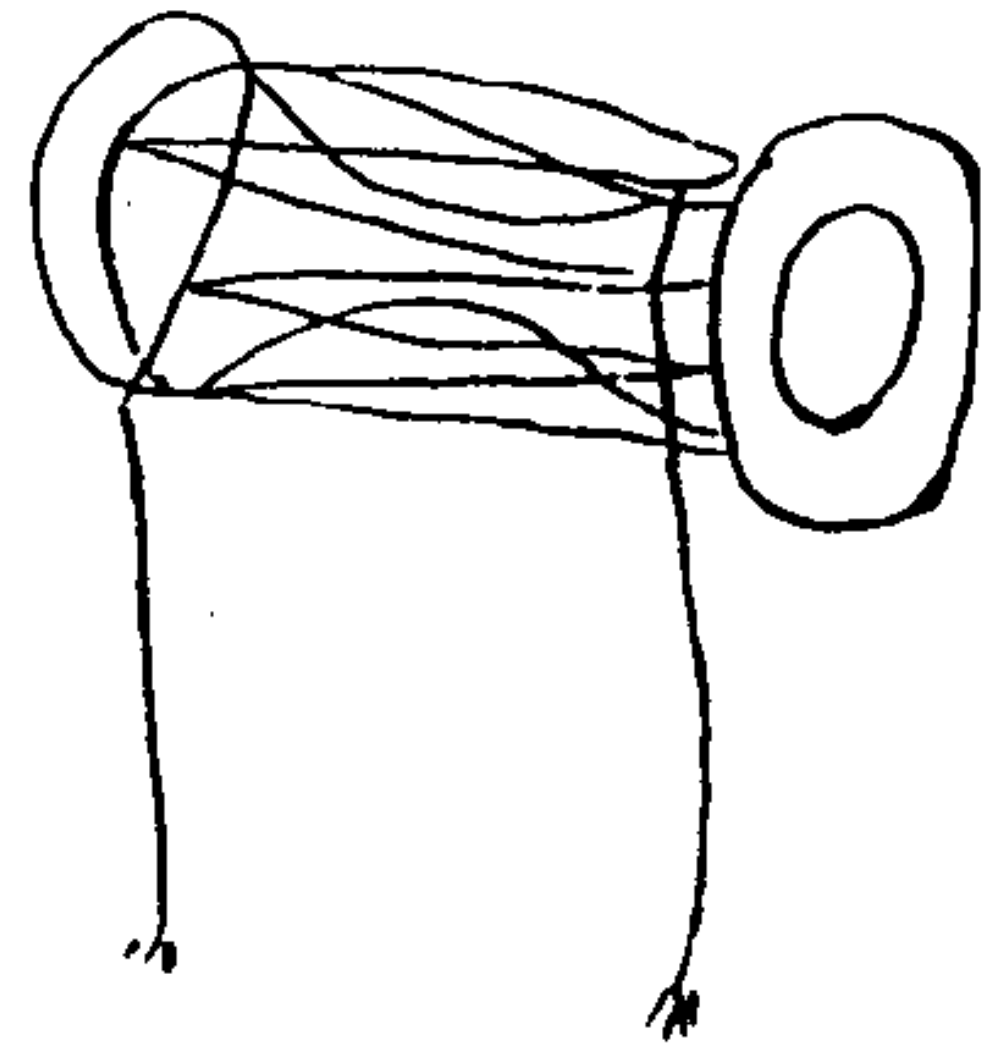


隋大駕鼓吹有桐鼓長三尺未系其上工人  
青地衣

大業中煬帝宴饗用之唐開元禮義羅曰桐  
鼓小鼓按圖鼓上有益常先作之以引大  
鼓亦猶雅樂之奏與全鉦相應皆有曲焉  
律書樂圖云桐鼓一曲十 一曰驚雷震二  
曰猛虎駭三曰驚鳥擊四曰龍媒蹠五曰靈  
夔吼六曰鷗鷁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  
哮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  
辭無傳焉大常鼓改前部用之中宗時欲自  
妃主及五品以上毋妻婚葬之日特給鼓吹  
宮官亦然是不知鼓吹之作本為軍容也昔  
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鉦鼓有靈夔孔雀

晉鼓之制大者瓦小者木皆廣  
宋書蕭思話好打細晉鼓豈謂

瓦琵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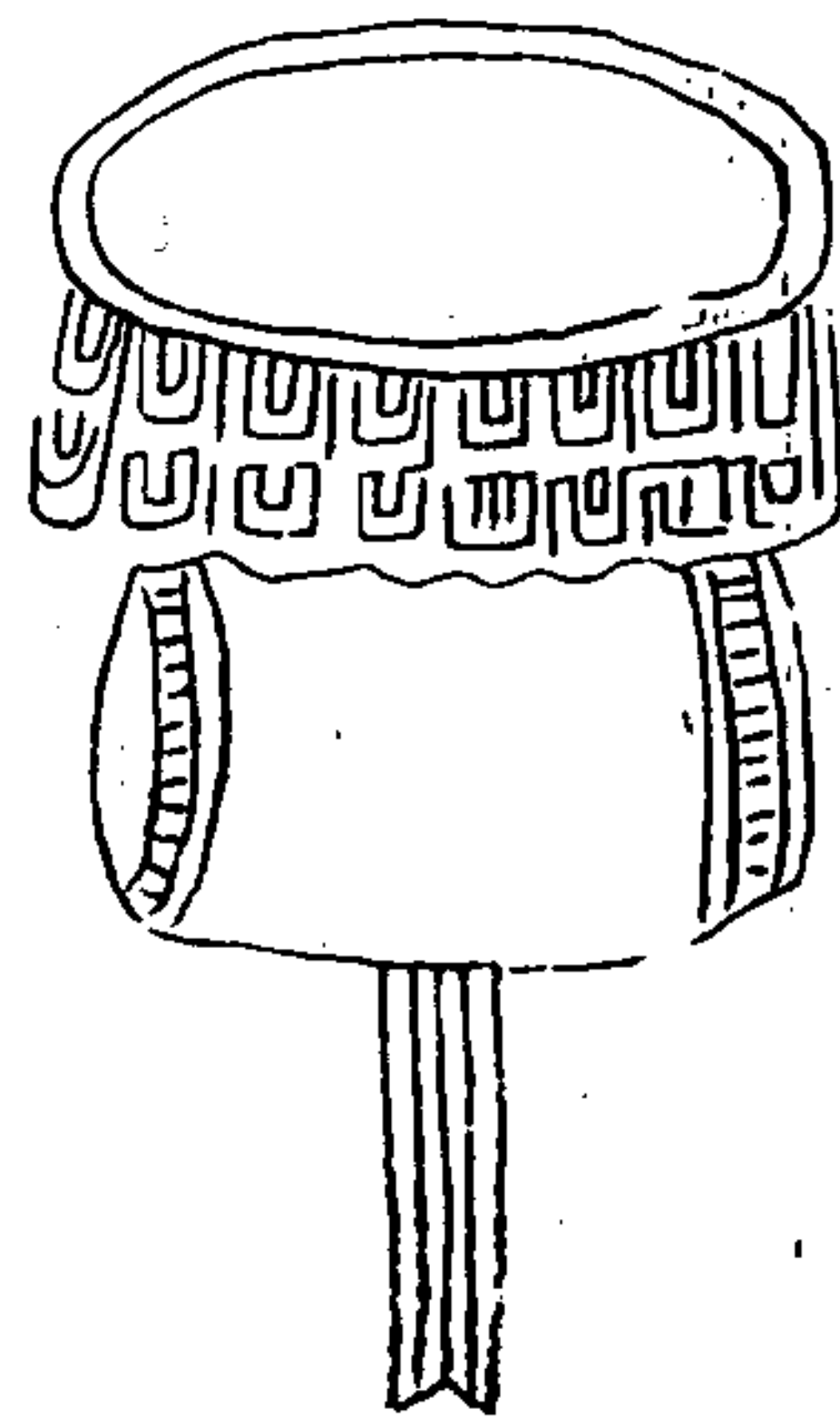


晉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塚者得琵琶以  
瓦為之時人多不識以琴合調大抵異器而



鷓鴣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  
得用之矣今郊祀天地唯宮縣而無樂  
祭則知軍樂之用尚不於神祀况可按於  
闈門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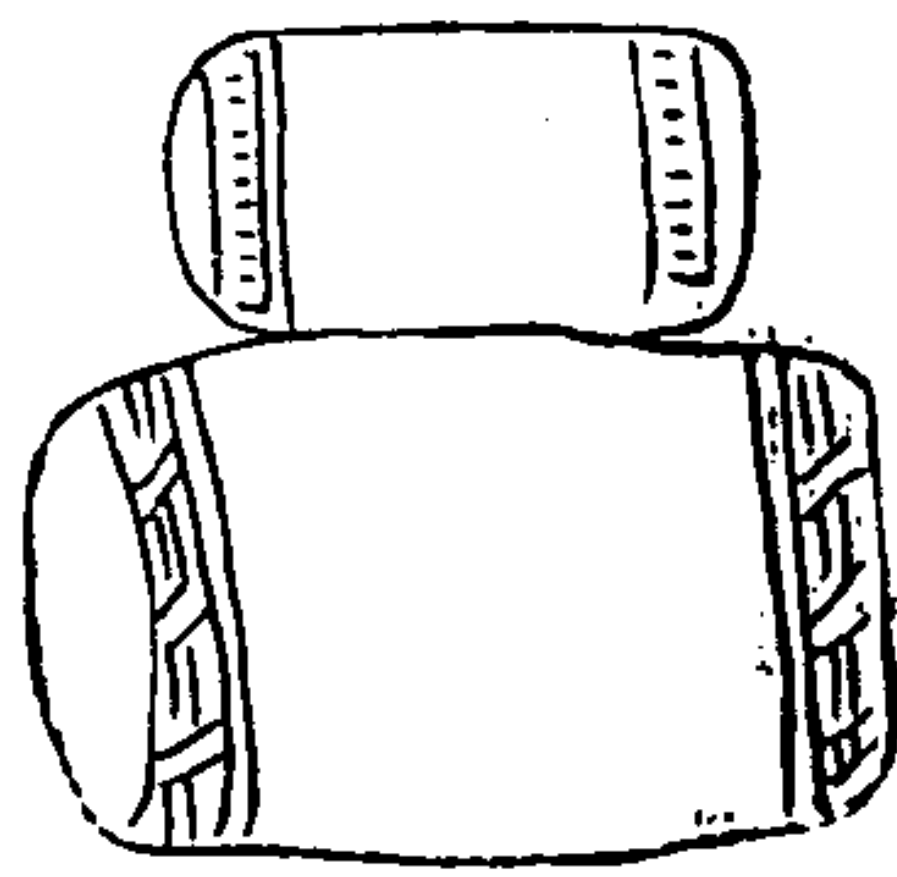
羽葆鼓 音音羽葆



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畫流蘇羽  
葆唐羽葆之孫制於架上其架飾以五朱流  
蘇植羽也蓋鏡鼓羽葆鼓皆飾以丹青形制  
頗類桐鼓今太常鼓吹後却用之律樂圖云  
羽葆一部五色十八曲一大和二休和三七  
德四駟虞五墓王化六纂唐風七厥炎精八  
肇皇運九躍龍飛十珍馬色十一與晉陽十  
二濟涓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  
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然  
則羽葆其節奏如此而已破陣終焉豈後世  
賞軍功之樂雅昔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  
加羽葆鼓吹則其為賞功之樂可矣今鼓  
吹騎從者自羽葆鼓等皆馬上擊之其制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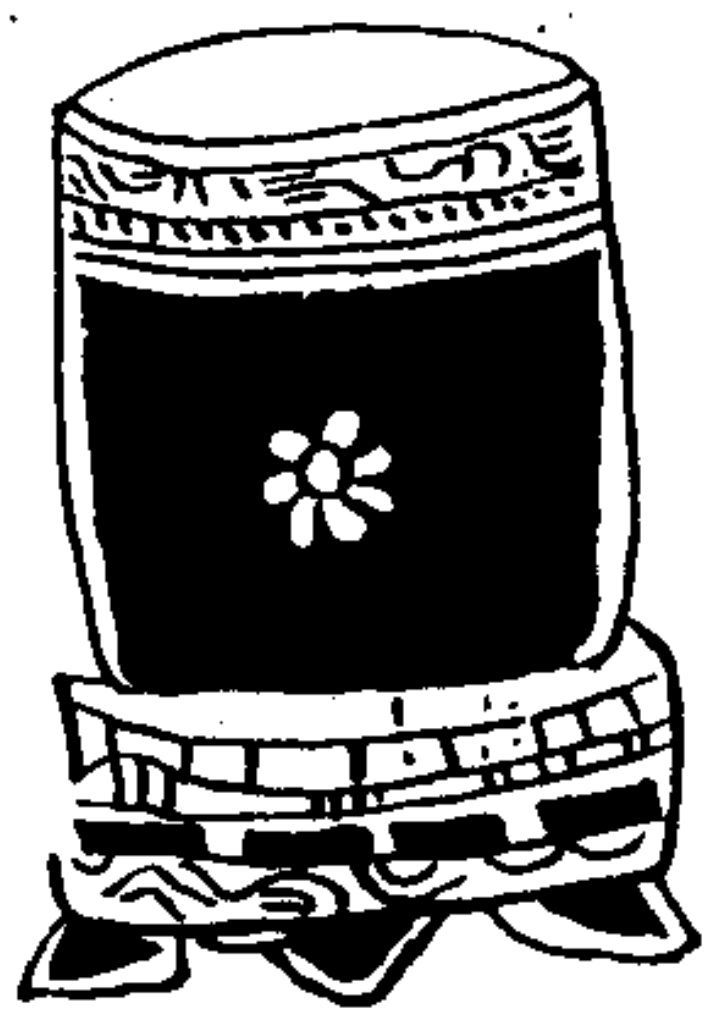
小鼓 鼓上負一小鼓卧之

隋制皇太子有大鼓小鼓而無全獨大鼓長  
鳴工人紫帽緋袴褶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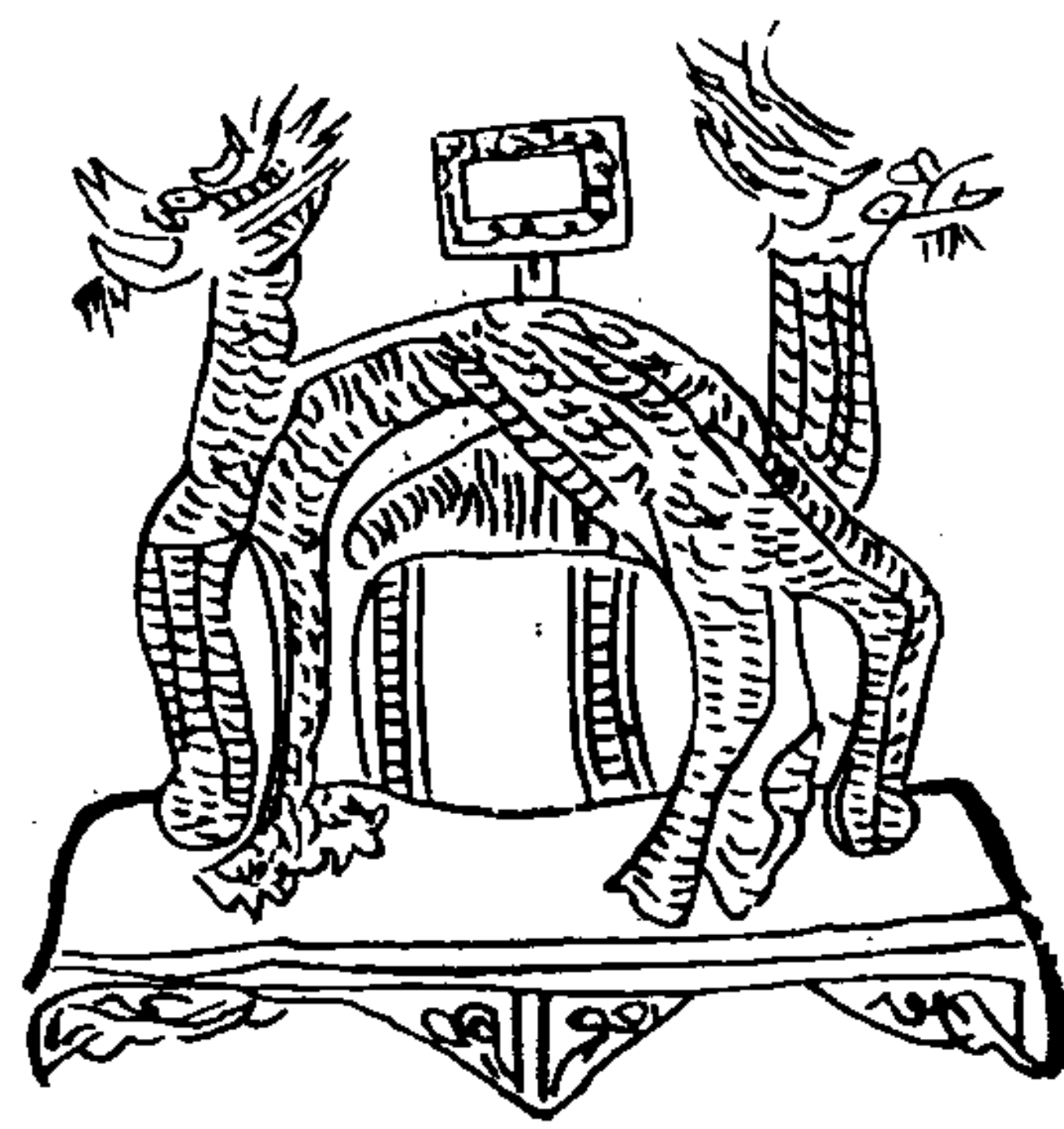
桴鼓

桴褶正赤品大鼓長鳴工人紫帽赤布袴褶  
小古中鳴工人青布袴褶世有龍頭大柁中  
鼓獨揭小鼓隨品秩焉楊綱鼓象天唐樂圖其  
制有一大鼓鼓上負一小鼓皆卧之律書樂  
圖曰小鼓九曲內一曲馬上用八曲嚴警用  
並屬鼓吹部也鼓第一曲曰五合節大履七步  
星八布單星九布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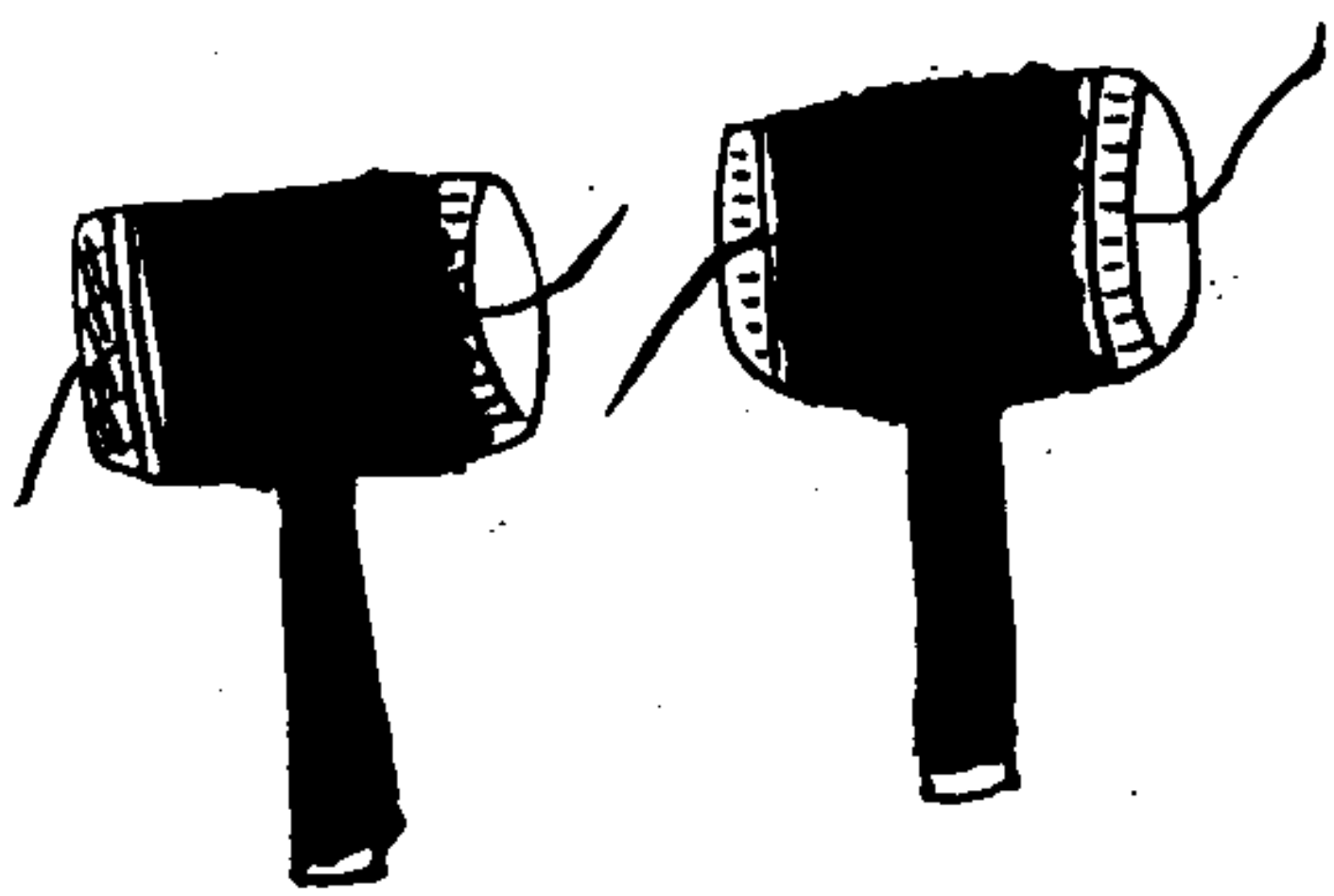
桴鼓唐燕樂有之今太常鏡吹前部用之一  
曰抱鼓傳曰在村墅曰抱鼓抱一作桴調擊  
鼓物也桴音

交龍鼓



今太常鼓吹部宣德門外肆鼓日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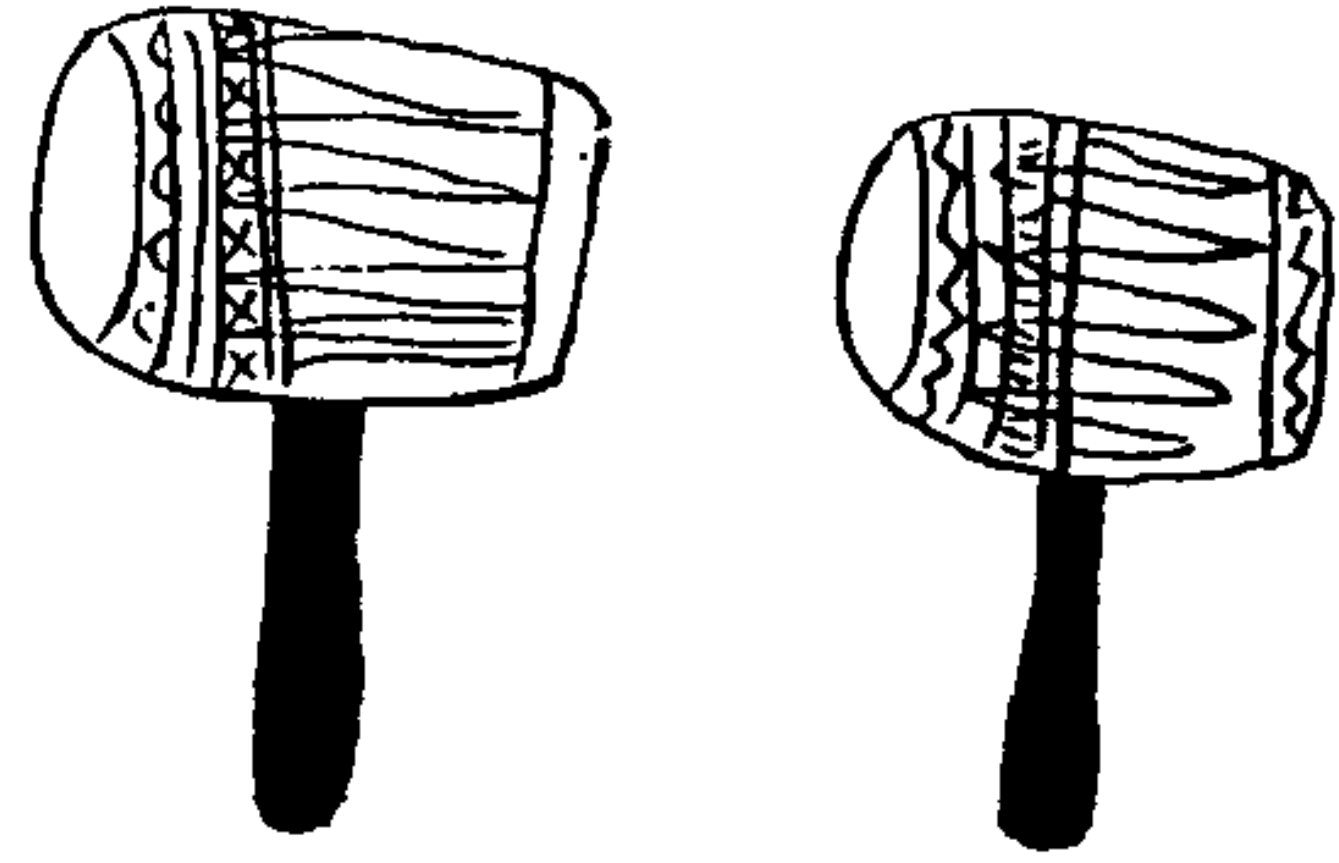
三杖鼓  
頭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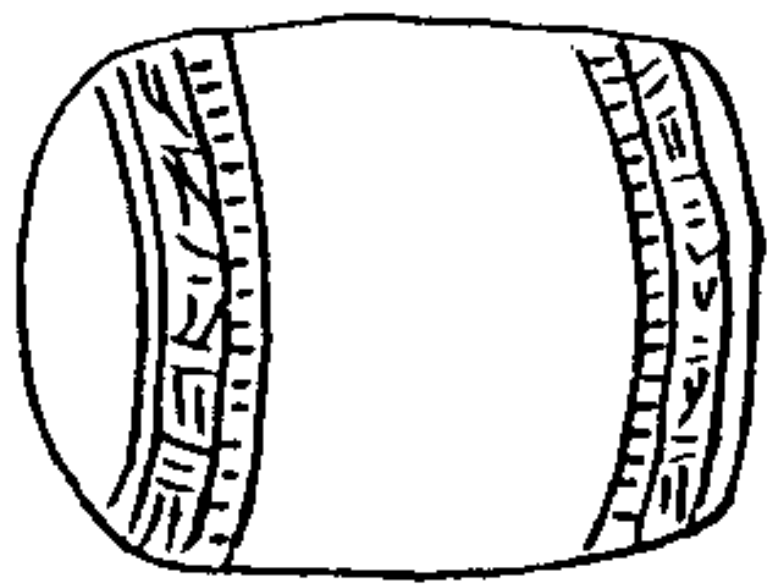


聒鼓

和鼓



三杖鼓非前代之制唐咸通初有王文奉尤  
妙弄三杖打捺萬不失一懿皇師之失人主  
之體也近世民間尤尚此樂其器有三等與  
歌者句拍相附為節一曰頭鼓其形類鞞  
者左右執之以發歌二曰聒鼓其聲在二  
鼓之間一曰和鼓比二鼓最大相和成聲其  
要在乎杖也  
雲花黃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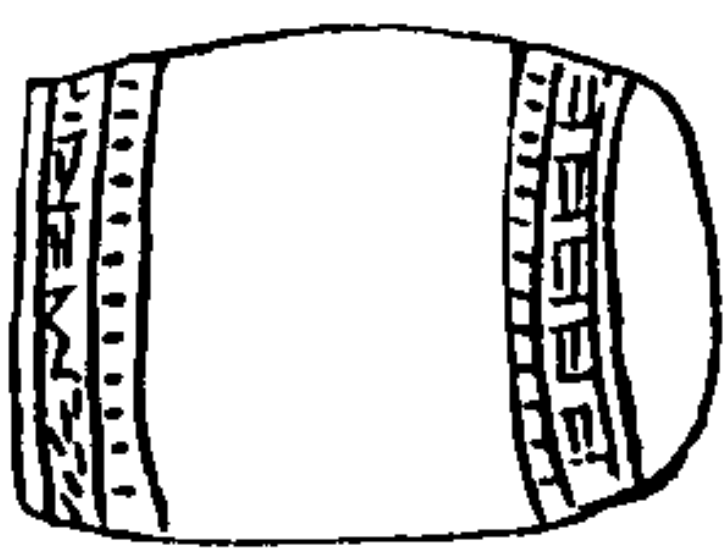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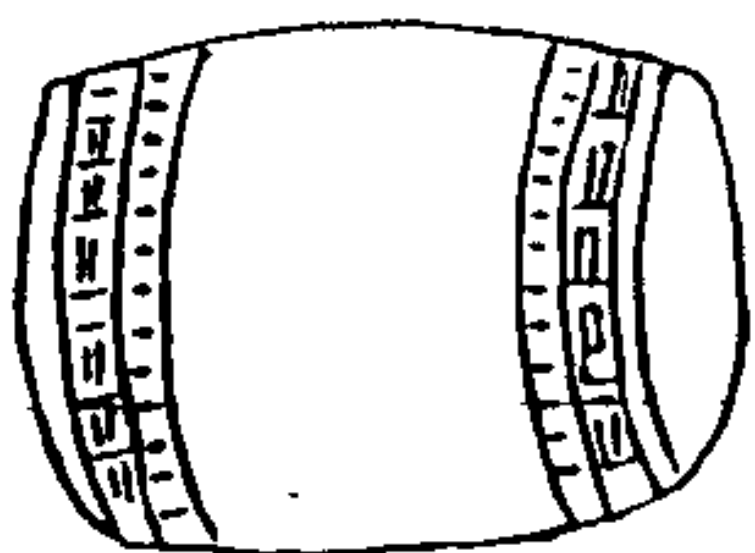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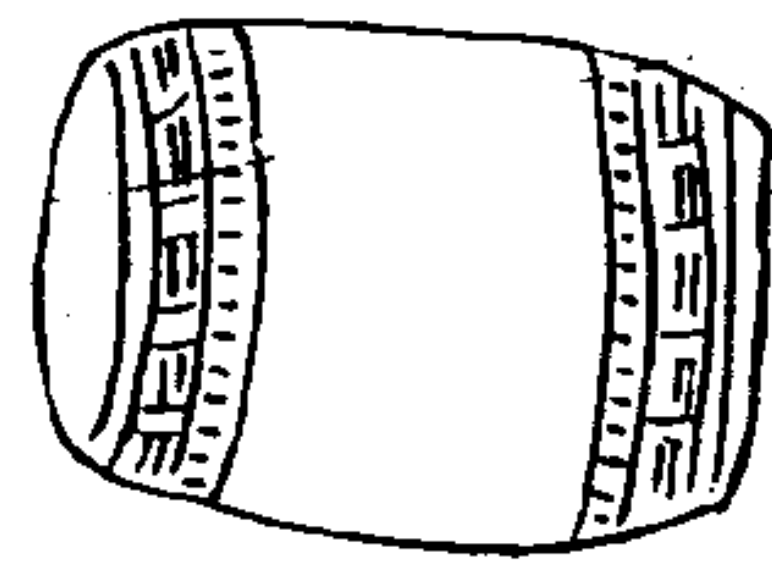


雲花白鼓

天子郊廟祀享用雲花黃衣鼓四吉禮故也  
山陵用雲花白衣鼓二凶禮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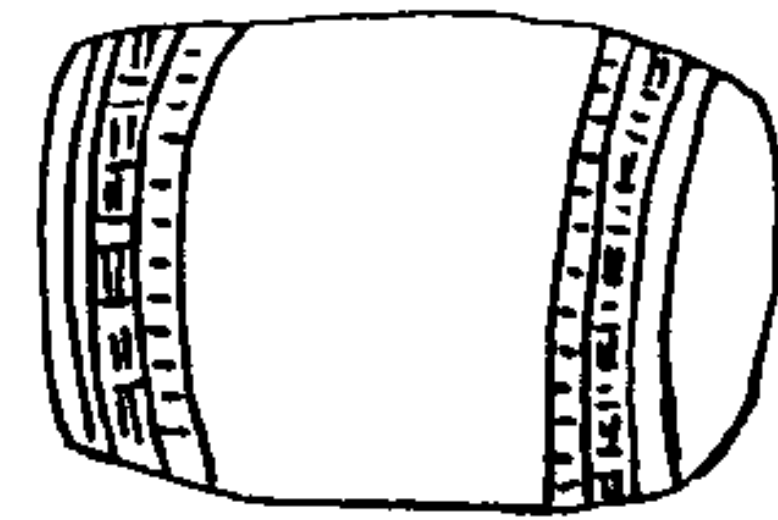
青鼓

赤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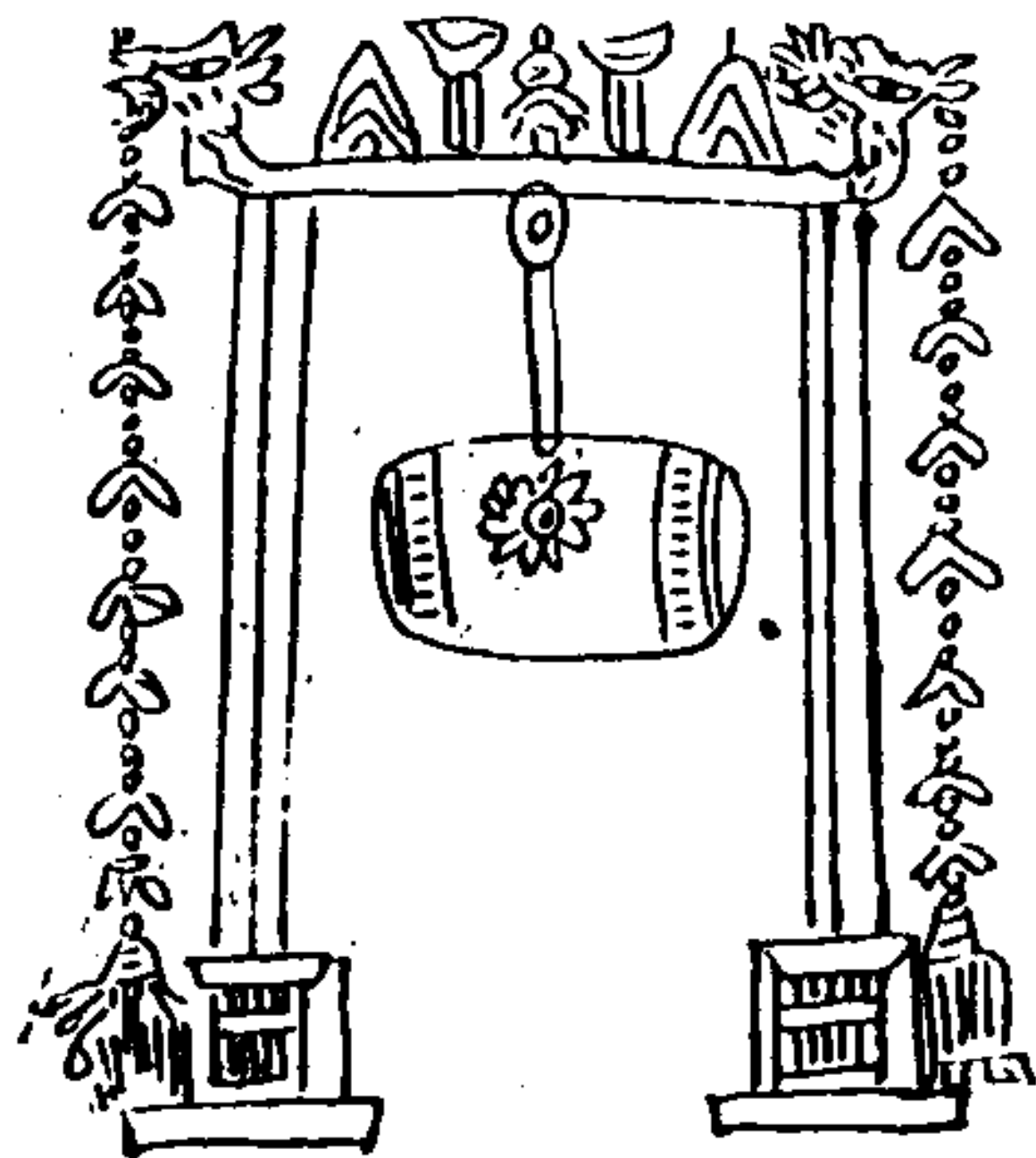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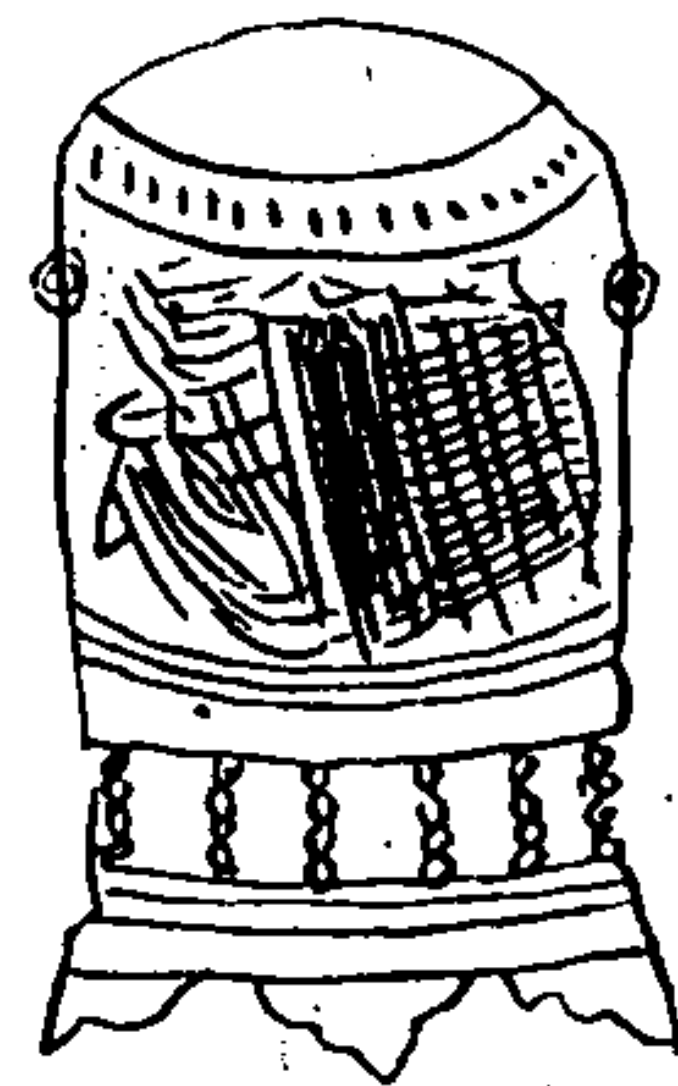
黑古

北齊諸州鎮戍各給鼓吹工人多寡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給赤鼓皇子增給吳鼓上刺史給青鼓中州以下及諸鎮戍給黑鼓皆有衣角亦如之聖朝公襲斯制諸州鎮戍未嘗不給鼓角第其色之同異未純於齊之制也



熊羆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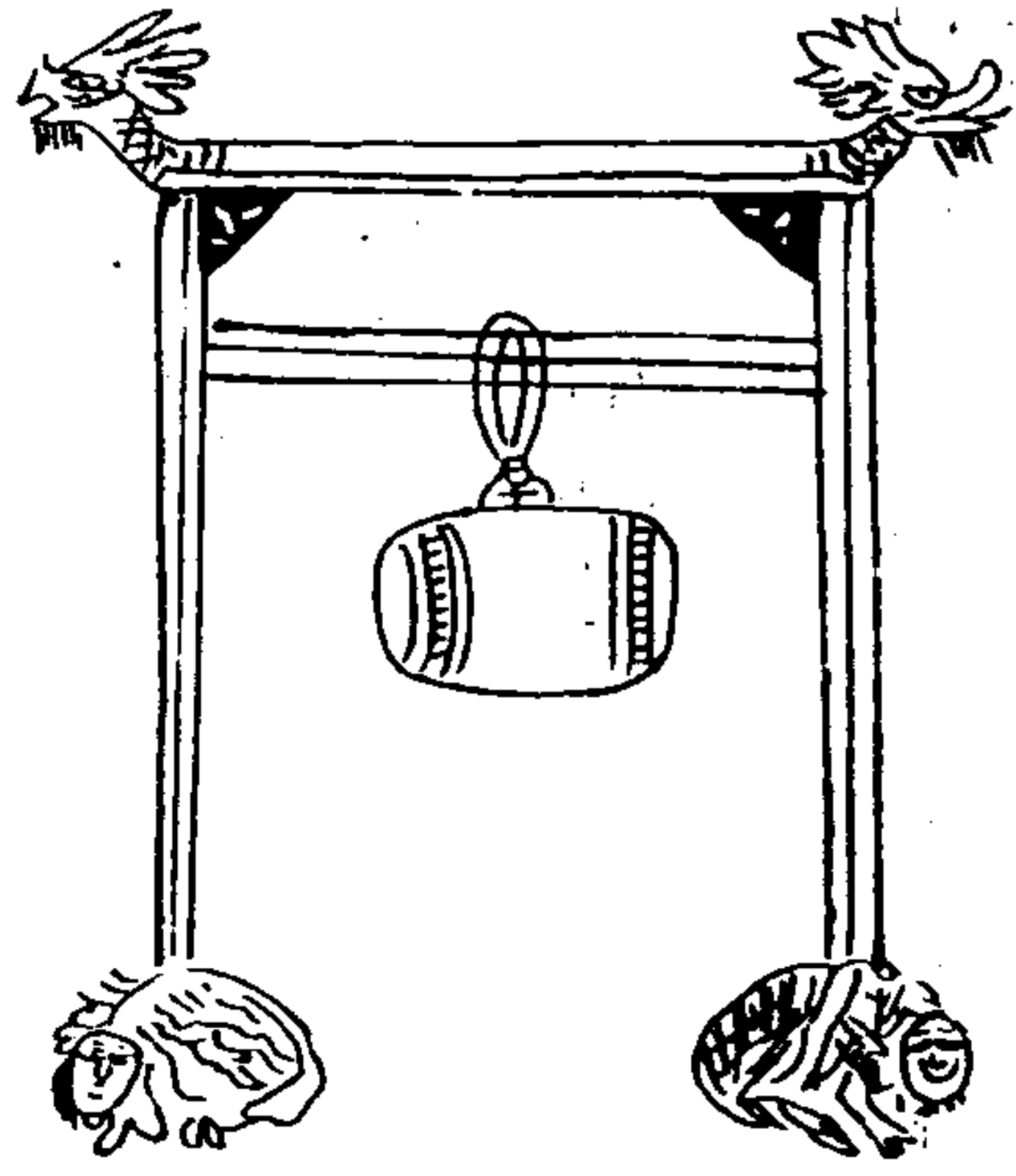
熊羆鼓其形製小而有架具羽葆流蘇之飾唐樂圖所傳羽葆部熊羆十二案用之熊羆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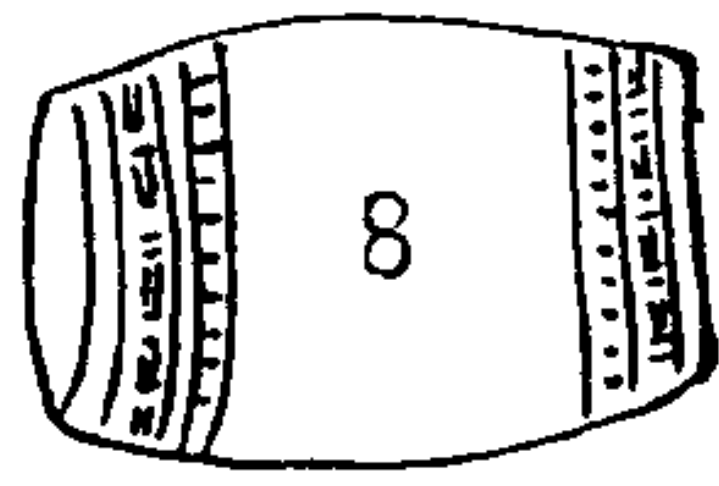
此鼓今太常熊羆十二案用之非古也與唐樂圖所制度異矣



漏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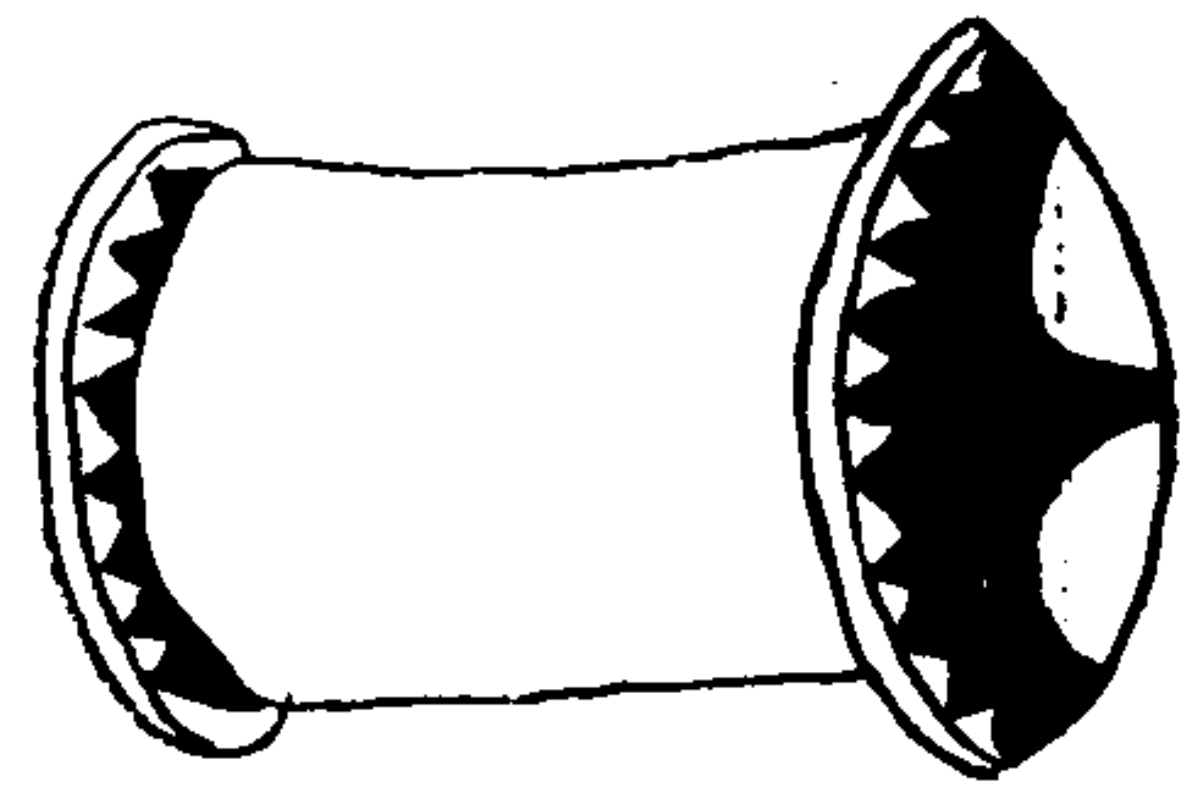
街鼓



梁朝宮殿門夜漏盡擊漏鼓以開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以閉五更三籌正牙門擊鼓諸街通擊小鼓使聲徹望諸門為朝士入朝

唐鼓

之節上鼓亦在門此鼓聖朝街有鼓樓而無鼓宜復梁制正宮門啓閉之節肅朝士朝會之心正今日闕興也



唐鼓後世堂上樂用之未詳所起然為是鼓者蓋不知古堂上之樂拊而無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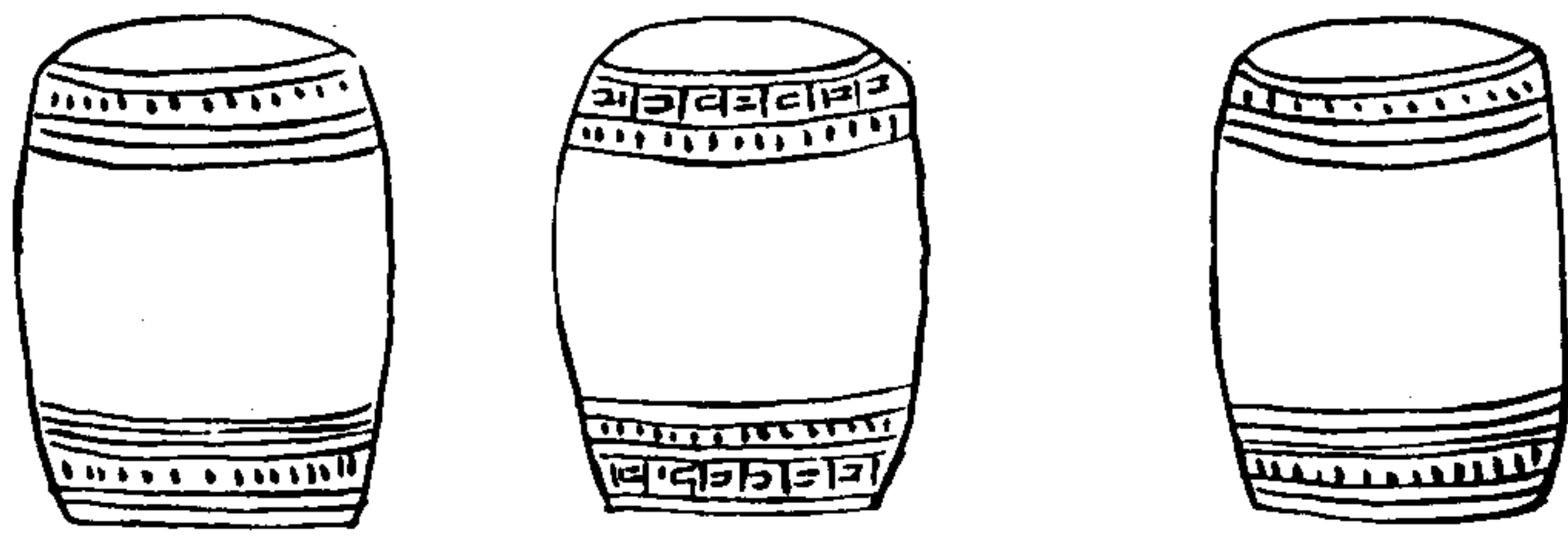
黃鍾鼓

春秋感精符冬至人主與羣臣在右縱樂五日乃使八能之士撞黃鍾之鍾擊黃鍾之鼓公卿大夫列士亦使八能之士擊黃鍾之鼓鼓黃鍾之瑟吹黃鍾之律則天地之氣以和應黃鍾之音矣亦應特造理之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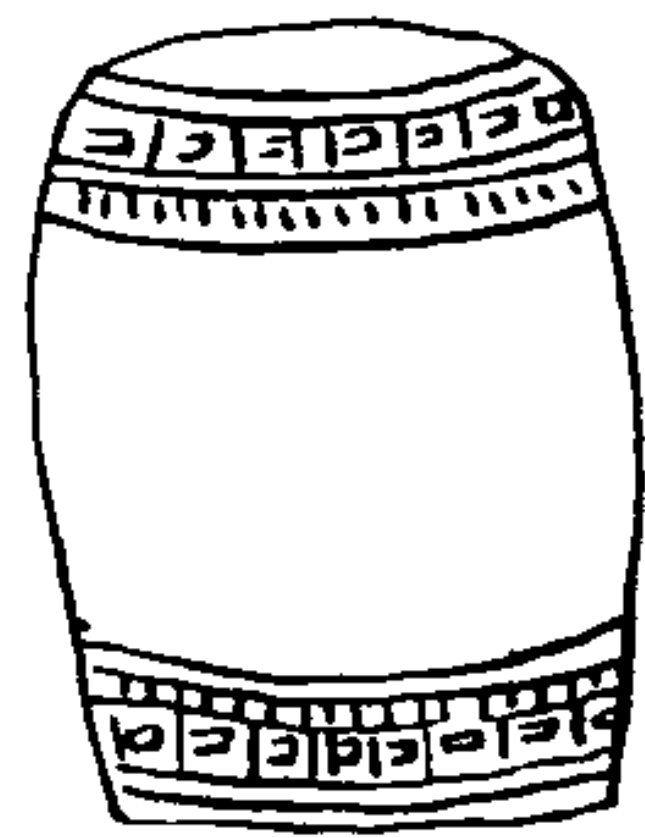
夏至鼓 冬至鼓

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先王之制未必如此其異其說亦失之拘矣帝王世紀曰黃帝發變以其皮為鼓聲聞五里然則古之

聖鼓 冒鼓亦不必千馬之皮雖變皮亦用之矣  
 盛宏之荆州記陽山縣有豫章木可二丈號  
 為聖木秦人伐為鼓類類成忽奔逸至桂陽  
 又王韶之始興記息於臨武遂之洛陽因各  
 散鼓 聖鼓城亦近乎恠君子



教坊鼓 儀中易之以三等斃鼓之制可謂近古矣  
 初載宮縣之宮設建鼓於四隅徒用為  
 不擊設散鼓四以伐之非古制也景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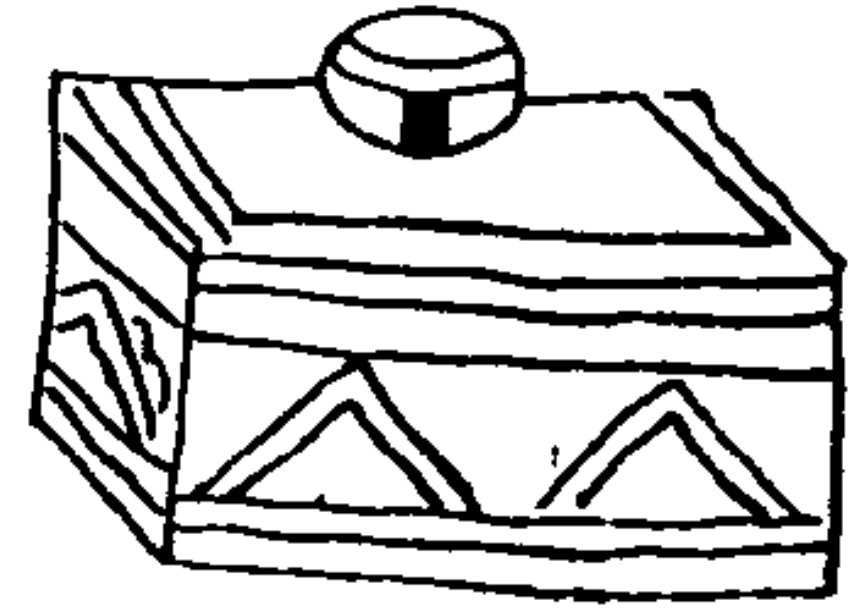


撫拍

今教坊所用鼓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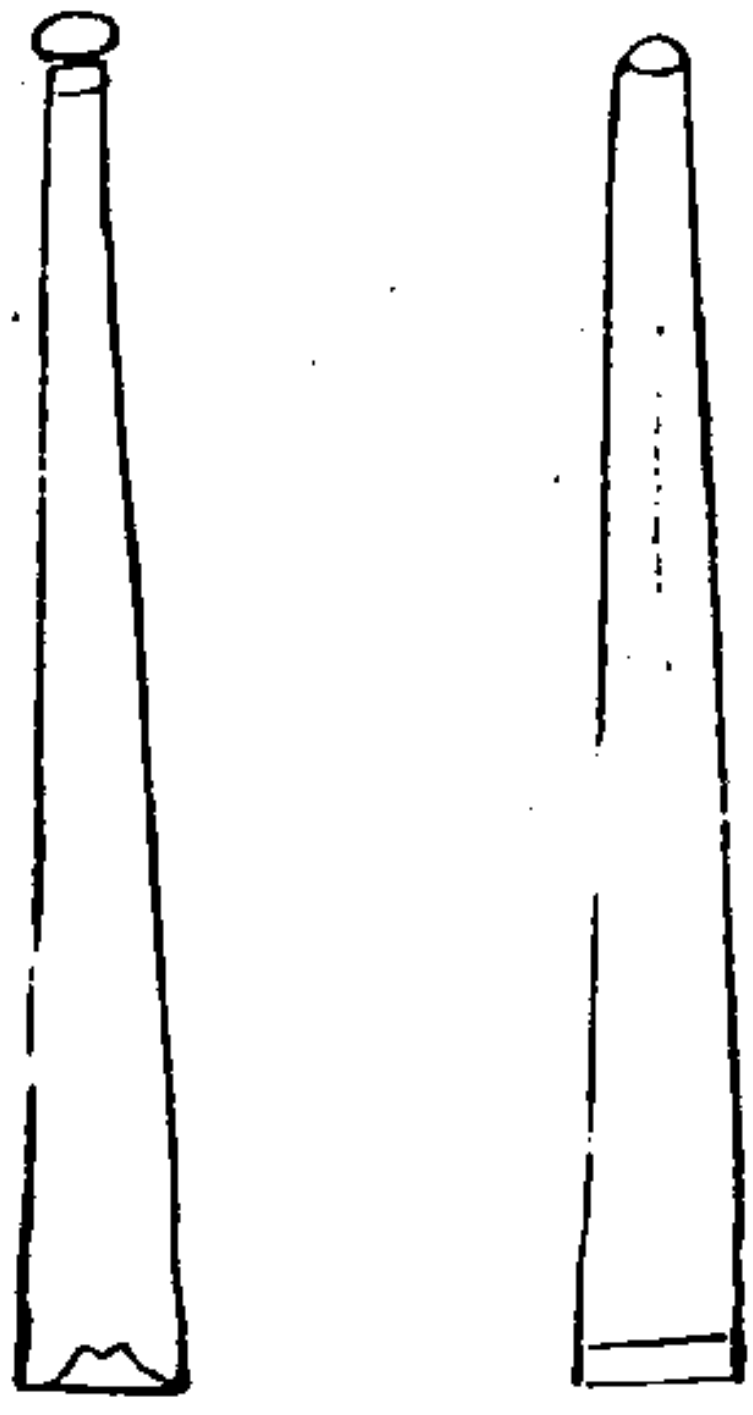






大周正樂有撫拍以常為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豈持拊之變體歟今夫士爰稼穡土者冲氣之行稼穡者冲氣之鼓而糠者又五教之餘者也持拊以作樂以發中声而已聞未用之以節樂也撫拍之制其

赤角



黑角



革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唐鹵簿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非有定制也侯景圍臺城嘗用之大抵胡部俗部通用之器也北齊諸州鎮戍各給鼓吹諸王給赤鼓赤角皇子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給青鼓青角中州以下及諸州鎮戍給黑鼓黑角器皆有衣並同鼓色焉

廣志卷之九百三十四  
樂器絲之屬俗部  
頌琴 十三弦柱如月



古之善琴者八十餘家各因其器而名之頌  
琴居其一焉其絃十有三其形象第移柱應  
律宮縣用之合頌聲也齊桓公以号鍾名之  
李汧公以韻磬名之是不知鍾磬各自有器  
非所以名琴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  
鍾磬名琴豈孔子正名之意乎唐正元初成  
都有雷生斲琴其業精妙天下鮮儔也大中  
有賀若夷尤善此藝後為侍詔彈一曲上嘉  
歎之賜緋衣至今号為賜緋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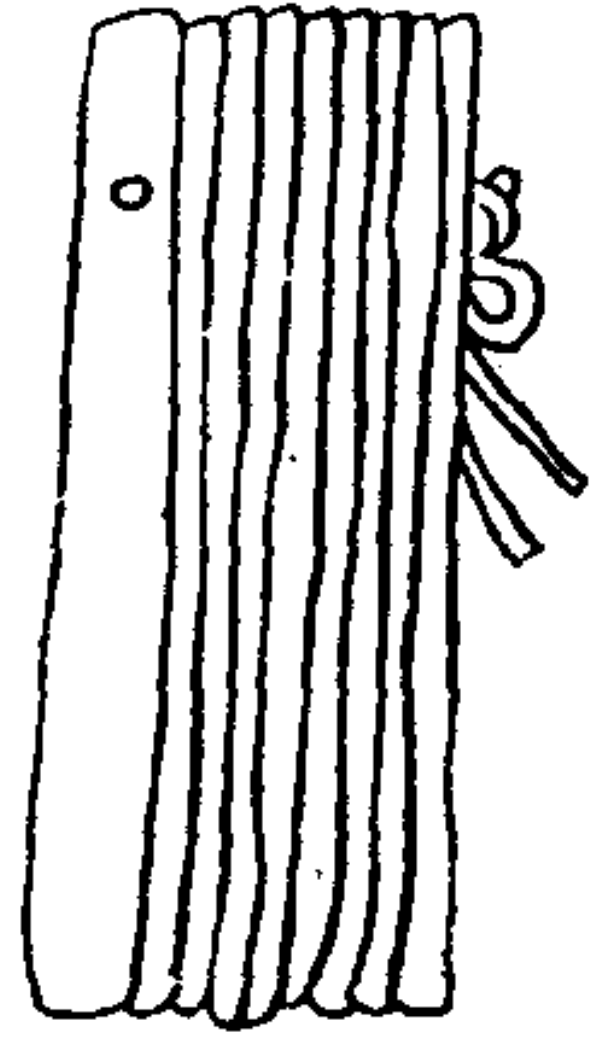
擊琴 五絃以竹管水



廣志卷之九百叁拾柒

樂器木之屬俗部

大拍板



小拍板



拍板長闊如手重大者九枚小者六枚以帶編之胡部以為樂節蓋所以伐柝也唐人或用之為樂句明皇嘗令黃幡綽撰譜幡綽乃畫一耳進之明皇問其故對曰但能聰聽則無失節奏可謂善諷諫矣  
聖朝教坊所用六板長寸上銳薄而下圓厚

以檀若桑木為之豈亦祝啟之變體歟  
挑皮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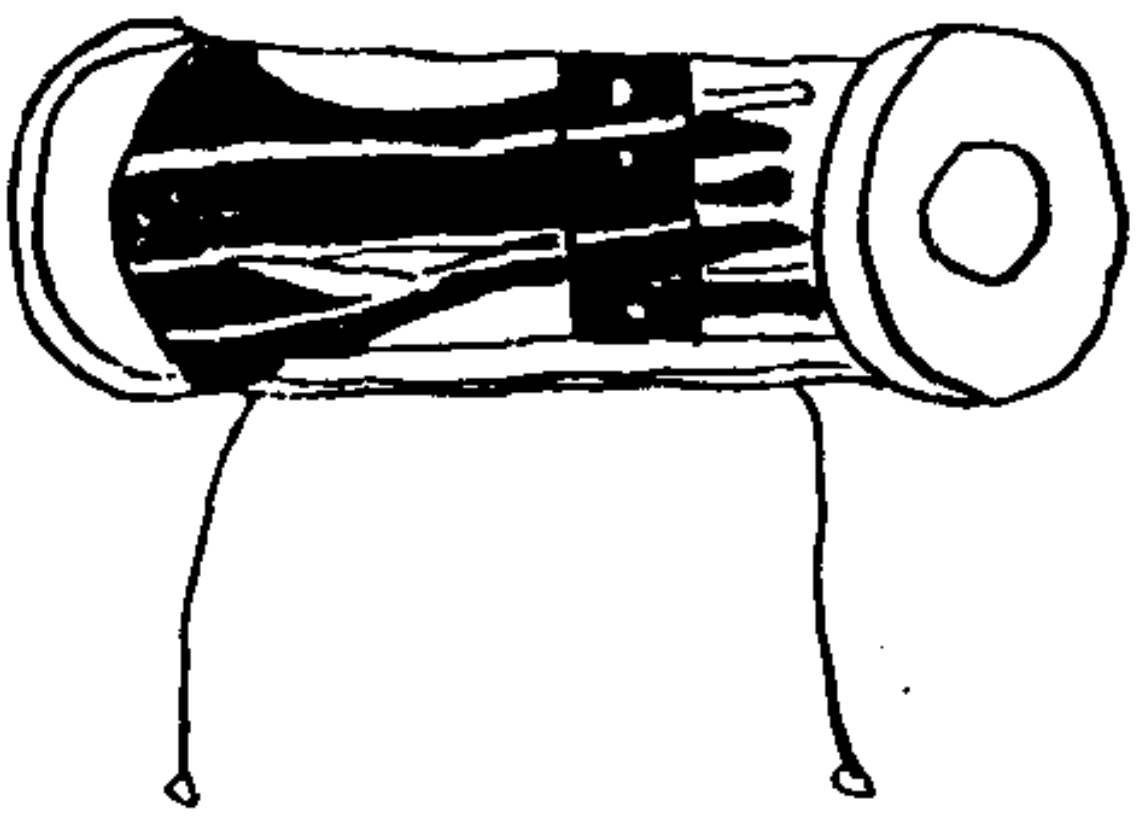


挑皮簫



挑皮卷而吹之古謂之管木亦謂之挑皮簫  
葉其聲應簫笛橫吹之南蠻高麗之樂也今  
鼓吹部其存亦存焉

腰鼓



腰鼓之制非持用上也亦有用木為之者  
 土鼓瓦音也木古木音也其制雖同其音則  
 異補衡衣綵衣擊鼓則妙入神然亦進乎技  
 者也曹操以伶人侍之不足以辱之適自取  
 辱而已唐武宗朝有趙長史亦善於此其可  
 與祢衡同日語哉

嘯

嘯葉論

立均

冷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帝昭謂其制  
 以木長七尺繫之以絲以均鍾音以出大小  
 清濁之度漢大予樂之采均曰長八尺而  
 施弦然古之神響考中聲而之以制度則  
 三五合而為八尺而施弦固足以考中聲均  
 鍾音而出度也帝昭七尺之說豈亦溺於七  
 音之戾然邪後世京房之準晉之十二笛梁  
 之四通皆所以律和聲而說者以謂定律  
 之器始於管種於鍾移於行於通蓋立均  
 之變體也胡人有五旦五朧之名亦以之異  
 名歟

四通

梁武帝素善鍾律以祖冲之尺按半分以新  
 尺制為四通器又為十二笛以寓通聲并周  
 代古鍾悉無差韻一時之制也



廣志卷之九百三十八  
全部博古圖鐘樣見博

周靖紋鐘一

高七寸鈕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三寸九分橫三寸二分兩銑相距六寸九分橫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四斤六兩無銘

周靖紋鐘二

高七寸八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三分兩舞相距四寸四分橫三寸七分兩銑相距五寸八分橫四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六斤四兩無銘

右是器是鐘即于鼓間皆為靖紋項亦如之  
其一於枚景具作螺旋之狀其二則枚景有如金鋪上既不為衡肩而若錄可係以下出考其製益亦古鐘之稍變者也

周花乳鐘一

高七寸鈕高二寸四分闊一寸七分兩舞相距四寸六分橫三寸四分兩銑相距四寸八分橫五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五斤無銘

周花乳鐘二

高五寸一分鈕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三寸五分橫二寸六分兩銑相距三寸四分橫二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一斤有半無銘

右二器上設小鈕不為衡肩而作旋螺著以花紋狀面大體與許子鐘相類云

周雙靖鈕鐘

右高七寸八分鈕高三寸闊一寸四分兩舞相距四寸橫三寸六分兩銑相距四寸五分橫四寸二分重八斤無銘是器全與周物不數而行制若鐸使無鉦鼓枚篆之飾肩作雙靖紗錯其尾若環之中為鼓首其上以四虬蟠屈相向舞間布以細紋承以垂花其聲清越而長非它鐘之比當是周末變易不一遂致是耳此器重厚倍常古鈞後同

周虬鈕鐘

右高七寸七分鈕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兩舞相距三寸三分橫三寸兩銑相距四寸二分橫三寸六分重六斤九兩無銘是鐘比諸鐘特不類而全若鐸變肩而為鈕且無枚焉但兩面作緯乳布之其鈕獨狀以虬按詩言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虬維蛇女子之祥則虬陰類凡鍾屬陰而鼓屬陽於是以此識之蓋昔人所以取象命意皆有微意存乎其間也

周環鈕鐘一

高三寸三分鈕高一寸一分闊八分兩舞相距二寸二分橫一寸六分兩銑相距二寸五分橫一寸枚三十六各長一分重一斤無銘

周環鈕鐘二

高四寸一分鈕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兩舞相距橫二寸七分橫二寸一分兩銑相距三寸三分橫二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分重一斤一兩無銘

右二器周官龜氏所鑄有所謂大鍾有所謂小鍾爾雅謂大鍾曰鑄中曰剝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用之慶若樂鍾則惟特鍾鑄鍾編鍾三者而已編鍾乃其小者也是鍾上為環鈕不作衡甬於枚介舞間虺紋盤結而形製尤小其編棧之屬歟然久藏與壞銅滓凝積扣之畧無聲非特如厚石而已其可取者煎煉銘範為足觀焉

周虎鍾  
右高一尺一寸一分鈕高三寸闊三寸二分兩舞相距六寸一分橫四寸五分兩銑相距九寸一分橫六寸五分重二十四斤無銘虎為四方之獸在職則為肺而主乎憂夫樂者樂也樂極而憂必生聖人常戒懼其所未至則鍾之所以有虎焉歟為伏虎用示其止樂之節意亦如是耳

周苻葉鍾  
右高九寸七分鈕高三寸三分闊七寸五分兩舞七寸七分橫六寸四分兩銑相距九寸二分橫七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十有六斤五兩無銘是鍾無甬而為鈕又為二庠邪鼓聞亦作辟邪之飾三十六枚各伏

葉且昔之饗祀民沼止之已類葉之葉此可為蓋然詩人特以苻為后妃之沉者以謂苻出乎水下出乎水以象乎由於法度之中而於法度之表耳

周虬鈕鍾一  
高九寸三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七寸九分兩舞相距六寸四分橫五寸兩銑相距七寸五分橫六寸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一十二斤十有兩無銘

周虬鈕鍾二  
高九寸鈕高四寸闊八寸兩舞相距六寸二分橫五寸一分兩銑相距七寸六分橫六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十有兩無銘

右二器製作一類略無少異枚介鈕間皆著虬紋紗結交錯隨擗亦如之鼓上復以蟠虬為飾不設甬以虬為鈕蓋變古制也然究其形模非秦漢之所能及要之皆脫周物耳

周鳳鈕鍾一  
高八寸五分鈕高二寸五分闊三寸二分兩舞相距五寸九分橫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七寸二分橫五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十有兩無銘

周鳳鈕鍾二  
高七寸八分鈕高二寸二分闊三寸五分兩舞相距五寸五分橫四寸兩銑相距六寸五



分橫二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九斤十有二兩無銘

右二器按鍾之設鈕其制多矣而此乃飾以鳳蓋鸞鳴於岐山而為興王之瑞則此鍾疑有所取象焉

周辟邪鍾一

周辟邪鍾二

周辟邪鍾三

周辟邪鍾四

周辟邪鍾五

周辟邪鍾六

第一器高六寸九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四寸九分橫二寸五分兩銑相距五寸四分橫三寸九枚三十六各重五斤一十二兩無銘

第二器高六寸五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四分橫二寸九分兩銑相距五寸六分橫三寸一分重五斤四兩枚三十六無銘

第三器高六寸五分鈕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四寸六分橫二寸一分兩銑相距六寸橫三寸重五斤三兩枚三十六無銘

第四器高八寸鈕高二寸七分闊二寸一分兩舞相距六寸橫二寸六分兩銑相距六寸二寸三分重八斤七兩枚三十六無銘

第五器高六寸九分鈕高一寸九分闊二寸五分兩舞相距五寸三分橫三寸五分兩銑相距四寸四分橫三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五斤二兩

第六器高九寸鈕高二寸四分

兩舞相距五寸八分橫五寸兩銑相距六寸八分橫五寸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四斤十有三兩無銘

右六鍾故景皆作旋螺設辟邪以為鈕蓋古人造鍾於旋幹之間著蹲熊龍辟邪為飾是鈕也獨取於此古人寓意殆未可詳而製作歟周官所載不同又無銘款以稽世次旋其脫為周物也凡鍾飾辟邪皆漢物

周大呂鍾

右高四寸七分鈕高一寸七分兩舞相距三寸六分橫二寸七分兩銑相距三寸三分橫二寸五分重三斤四兩無銘是鍾與前太溪鍾常出以命典樂劉銑扣大晟鍾以參驗之與大呂清聲適相合益六呂之鍾也今考其製作維聲及形清越而精緻故甬又特與漢制不同類其華妙非近世所能為也

漢辟邪鍾一

高一尺六寸五分鈕高四寸七分闊一尺二寸兩舞相距一尺三寸四分橫一尺一寸三分兩銑相距一尺五寸六分橫一尺三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五十四斤無銘

周百乳鍾

右高九寸四分甬長四寸九分徑一寸四分有旋兩舞相距八寸二分橫五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重一十七斤十有二兩無銘是器故景之外飾以百乳故與它器稍異且乳所以養人而樂亦養人語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則樂之道雖不在於鍾鼓而樂之作自鍾鼓始也是以禮天地諧人神育萬物莫不本於此則其為養孰大焉昔人取象立法固必有垂世之規茲器是也

周盤雲鍾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五寸六分徑二寸兩舞相距九寸四分橫六寸一分兩銑相距一尺八分橫七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四十二斤有半無銘作盤雲之飾夫雲之為物所以害利萬物者也然既雲既足而或過焉則亦或為害樂之作也似之苟非其時是亦為荒亡沅連之害耳

周隧鍾

右高八寸八分甬長四寸二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五寸七分橫四寸一分兩銑相距五寸橫三寸九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十有一斤六兩無銘是鍾於古閒隱起而中微窳則周官克氏所謂隧歟蓋隧在鼓之中于之上所擊之處窳生而先有似夫隧然一謂之靡者靡樂也凡物擊之則樂耳

周山鍾一

周山鍾二

周山鍾三

周山鍾四

周山鍾五

周山鍾六

第一器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三寸八分徑九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四分橫三寸五分兩銑相距七寸八分橫四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一分重九斤有半無銘

第二器高九寸八分甬長三寸六分徑九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一分橫三寸六分兩銑相距五寸三分橫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七斤無銘

第三器

高八寸六分甬長三寸徑八分有旋兩舞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一分兩銑相距五寸五分橫三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五斤四兩無銘

第四器

高七寸六分甬長三寸一分徑七分兩舞相距四寸一分橫二寸八分兩銑相距五寸橫三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四斤一兩無銘

第五器

高七寸一分甬長二寸五分徑七分兩舞相距三寸七分橫二寸三分兩銑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斤十兩無銘



第六器高七寸甬長二寸七分徑七分兩耳相距三寸八分橫二寸四分兩銑相距四寸五分橫三寸枚二十四各長六分重三斤一兩無銘

右六器並於鼓間各作山形起後其上如象帶狀且攷諸鍾之枚或以三三為數或以兩兩為數或以三四為數是以三四為數者六朝區鍾是也蓋三三者數之奇兩兩者數之耦取其奇者樂由陽來陽奇故也用數之耦者耦屬陰而鍾陰屬也凡爨器多以山為飾若山尊山爵山觚山帶蓋各有意義而此六鍾皆以山飾之者山以象仁而樂者可以通人神阜萬物不其仁之至乎

|   |
|---|
| 周小編鍾一   |
| 周小編鍾二   |
| 周小編鍾三   |
| 周小編鍾四   |
| 周小編鍾五   |
| 周小編鍾六   |
| 周小編鍾七   |
| 周小編鍾八   |
| 周小編鍾九   |
| 第一器高七寸四分鈕高二寸一分闊一寸四分兩舞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一分兩銑相距五寸三分橫四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 |

三分重五斤有半無銘  
第二器高七寸四分鈕高二寸兩舞相距四寸三分橫三寸四分橫四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四斤四兩無銘

第三器高七寸鈕高二寸一分相距四寸一分橫二寸九分橫三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有兩無銘  
第四器高六寸八分鈕高二寸兩舞相距四寸一分橫三寸橫三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兩無銘

|  |
|--|
| 第五器高六寸二分鈕高四分兩舞相距三寸八分相距四寸七分橫二寸三分重三斤十有二兩     |
| 第六器高五寸九分鈕高一寸兩舞相距四寸三分相距四寸四分橫四寸三分二分重一斤十有五兩無銘 |
| 第七器高四寸六分鈕高二寸兩舞相距三寸六分相距三寸五分橫一寸九二分重一斤十有五兩無銘  |
| 第八器高四寸六分鈕高一寸                               |

二分兩舞相距二寸八分橫  
相距三寸橫二寸四分枚三  
重二斤一兩無銘

第九器高三寸七分鈕高  
一分兩舞相距二寸四分  
二寸八分橫一寸八分枚  
重一斤五兩無銘

右掌考律呂之制自黃鍾  
應鍾四寸七分用以合吟  
小大增益悉考於律故鐘  
鍾教雖未備然其形制高  
於律也彼禮圖編鍾類皆  
如此蓋以厚薄取聲而不

惜乎甬變而為環鈕枚景  
周官制度故已小異蓋其  
鍾類相類殆悅周物而文

右高一尺六分甬長五寸三  
有旋兩舞相距六寸八分橫  
相距七寸四分橫五寸枚  
四分重十有六斤無銘考  
所飾而此乃一百有之昔  
枚鈺聞致飾焉是器乃為  
人隨時而損益之也然甬  
足或益之不見其有餘此  
其制度形器蓋有周物



廣志卷之九百四十七

樂歌部

詩上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故  
 虞南風之詠夏成九德之歌降商迄周四始  
 六義郁乎其文子夏鑿絢素之章子貢悟琢  
 磨之句孔子且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  
 此則自周之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且  
 哉蓋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  
 文君子以興為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非  
 特情必極貌以馮物辭必窮力而追新者也  
 求之古詩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惟  
 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我姑酌  
 彼金罍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  
 九言者澗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是也由是觀  
 之詩雖以情志為本末嘗不以聲成為節也  
 自王澤竭而詩不作後之為詩者率以歌為  
 名或儷乎百家之偶或爭價一句之奇四言  
 側密則張衡王粲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兼  
 而得之者陳思王而已言在耳目之前情寓  
 八荒之外洋洋乎會於風雅矣宗郊廟歌詩  
 以三言歌青帝取木數也以五言歌黃帝土  
 數也以六言歌黑帝取水數也以七言歌赤  
 帝取大數也以九言歌白帝取金數也凡此  
 率皆傳會五行之數而強合之豈感物吟志  
 本於自然之意執掌觀孟嘉謂桓溫曰絲不

衡字是衡字

數字是類字

詩字是什字

詩中

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吞曰漸近自然誠非  
 虛語也  
 凡人之性憂則不能不歡喜則不能不歌歌  
 也者始者也然詩言志以導情歌未言  
 以達聲舞動容以事故嘉賓戾止歌應鳴  
 之詞使臣遠適奏皇華之計蓋所以將厚意  
 達誠心也自樂工奔遁鄭衛交興歷代伶人  
 多忘其意是以宗廟之曲大略猶存宴饌軍  
 實其事多喪或在芳晨美景反為窮冬悽愴  
 之聲或人對嘉客歡娛反作羈孤怨別之狀  
 或歌採桑之曲而誦山居即事之篇或詠邊  
 塞愁若之歌而奏宴樂歡遊之什流風習俗  
 恬不為怪是不知樂與情異辭將事乎但以  
 淫聲慢容為歌舞之妙不亦過乎傳教曰歌  
 以言舞以意論其詩不知听其声听其声不  
 知察其形斯言信矣然詩者志之所之也先  
 儒謂詩之為言時也誤矣  
 詩下  
 步者一日而百里之情通矣堂上之事十日  
 而君不聞是堂上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而  
 千里之情通矣堂下之事一日而君不聞是  
 堂下遠於千里也古之人君知夫壅蔽之意  
 如此於是設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達教諫  
 之鼓近臣使之規親戚使之補察替獻曲  
 史獻書印箴腹賦以至百工進諫庶人騰傳

猶以為未也又置採詩之官內以達民之情  
外以觀民之風言之於下者雖切直而無罪  
聞之於上者足以思者而自戒故唐虞之時  
工以納言時而屬之三代之時道人振鐸以  
徇于路播之於樂足以美盛德之形容宣之  
於民足以鼓四方之和氣此所以天下如一  
家而無異俗中國如一人而無異意也暴秦  
之興偶言者誅誹謗者棄市由是天下之民  
鉗口頰舌姑以全身遠害而已是以歌頌之  
声息於下而採詩之官遂廢矣漢懲其弊使  
行人採詩以達大師大師誦達以達天子故  
代趙之拒秦楚之風皆不墜於上聞而武帝  
得以下究民瘼上祭已道亦不為無志於治  
矣

聖朝承平日久頌声交作而採風達雅之事  
獨可已乎且詩者民之情性也先王因民情  
以為治酌民言以為教猶之雨出於山而還  
雨於山水出於水而還水出於水先王則之  
政豈自任以拂民哉  
今也誠設採詩之官使天下之詩皆得以上  
聞如此小人歌之有以貢其俗君子賦之有  
以達其志施之於治足以美教化被之弦歌  
足以移風俗然則採詩之官其可忽哉



廣志卷之九百四十八

樂歌部

歌上

聲音之道常與政相為流通故政治而俗康則其歌和以雅政荒而下怨則其歌哀以思是以夏政之衰宮嬪萬人衣以文綉食以粱肉鼓噪晨歌聞者悲酸見者憂思商政之敝造靡靡之樂感北里之聲飲之長夜人不堪命迨周之末魯以淫樂廢朝晉以嗜音敗國戰國若兵樂尤衰思聞漸離之筑而沾襟聆雍門之琴而潛涕繼之秦皇殫財於鍾虛漢武厭志於新声王莽樂成而哀厲順帝聞禽而悲泣為樂若此其政可知矣既而梁高興薤露之歌朝臣為之飲淚葉萼妻為啼柱慙眉墮馬上飾京師為之爭効以至懊惱歌于晉挽鐸歌于宋楊仲奏于齊後庭奏于陳爰及隋唐新音變曲傾動當世或寫傾杯行天之聲或歌世俗謳謠之曲徒取悅心志為耳目之娛而已無復止乎礼義之意也可不大哀耶

歌中

古之善歌者必先調其氣其氣出自膺開至喉乃噫其詞而抗墜之意可得而分矣大而不至於抗越細而不至於幽散未有不氣盛而化神者矣是故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者秦青也泉湧回流双奠赴節者舒氏也大風隨

至者夏統也餘響統柔者韓城也動柔塵者虞公也動草木者王母也音傳林藪者馮乘之老人也響傳九陌者庐陵之永新也變國俗者縣駒也化阿古者高唐也此觀之詩之所至歌亦至焉歌之所至化亦至焉豈非人聲固有以通陰陽應物類然邪歌之為用非特如此而已故周申喜聞之而得母則子母之道得矣百里奚聞之而得室則夫婦之道得矣李歷作哀慕之歌而兄弟之道得矣伯夷作西山之歌而君臣之道得矣比于作秣馬金闕之歌而忠臣之志得矣詩曲作箕山之歌而逸民之志得矣歌之於天下其妙有以通陰陽應物類其類有以厚人倫移風俗豈曰小補之哉

歌下

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實而號之非有深遠難知之義也故仰以取諸天則白露晨露白雲鄉雲玄雲岌雲白雲南風大風之類無非取諸天也朝以取諸地則江南淮南南陽陽陵陽阿下里執襄陽自銅鞮之無非取諸地也中以取諸人也日有白日期日歌夜有子夜之歌時有陽春四時之歌月有十二月之歌年有百年之歌山則樅陽箕山西山水則白水綠水前溪動物則天馬白麟朱馬植物則芝房白絳桃葉聲則止聲同聲數則八閩九曲若此之類蓋不可勝舉合

於雅頌之音者雖出於後世而可存幸於雅頌之音者雖傳於上世而可廢不可不知也昔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又惡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問之獻始而曰下俚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春白雪朝日與麗舍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而止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合於雅頌者為難學而乖於雅頌者為易習也又况慎恤之異語團肩之滋辭其可流播人間而敗壞礼俗哉

善歌

古者聲歌未嘗不貴人聲而賤物器然非假物器以達之則所謂人聲者特徒歌之謠而已非古樂之發也是故擊壤而歌者堯民也擁楫而歌者越人也援琴而歌者子夏也曳履而歌者曾參也登木而歌者原壤也拾穗而歌者林類也鼓盆而歌者莊周也叩角而歌者甯戚也撫楹而歌者阮瑀也彈劍而歌者馮驩也撫弦而歌者阮瑤也撫節而歌者秦青也然昔之善歌者非特乎此帝嚳之咸黑周之薛談漢之李延年唐正元中有田順元和長慶來有李正信米加榮何堪陳意奴武宗以後有陳幼奇羅龐咸通中有陳彥

群鄧奉復皆得奇音號為善歌者也然所道非中德所諫非中音一於多哇之鄭而已君子不取也梁元帝纂要曰古艷曲有此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可謂有志於雅歌矣漢祭遵投壺雅歌其知此歟歟志於雅歌



廣志卷之九百四十九

樂歌雅部

曲調上

古者造詩弦歌以合金石故正聲頌贊長言雅臭遺音雖謝而三百篇之義存焉是詩之與樂更為表裏者也周迄漢聲詩湮沒雖有吳楚趙代之謳閭闔阡陌之謠然其施於當世猶有詩人離騷餘風至於鼓吹雜詩詠歌戰陳之事而古風遺調自是彫矣由魏抵隋上下數百年間偏方互據折為南北郊廟之外民謠雜出非哀思淫靡之音則離析怨曠之曲也故江左雖衰而章曲可傳聲西曲是也代北少文而聲辭無述代歌國仗是也

隋唐混一區宇四方之音悉歸太樂然制度不立雜聲日滋清樂盡於開元之初十部忘於僖昭之末流及五季惟燕樂飲曲存焉聖朝承末流之弊雅俗二部惟聲相相授業文索譜皆所亡逸抑何甚歟

太宗初在藩邸作宇宙荷皇恩降聖萬年春二曲以述

太祖德業之盛遠其即位悉以河東之地造平晉普天之樂明年復作萬國朝天樂二曲宴餐用焉

貞宗祥符中更造二曲以協鍾石朝天樂為太和之舞平晉樂為大定之舞編之雅樂以施郊廟焉惟

太宗洞曉音樂出自天性造大小曲數百以為宴私常御優柔闡發真治世之音也以薦郊廟以和熙黎豈不盛哉臣竊嘗推後世音曲之變其異有三古者樂章或以諷諫或導情性情寓於聲要非虛發音末而下諸儒樹采並擬樂府作為華辭本非協律由是詩樂分為二塗其間失傳謬述去本逾遠此一異也古者樂曲辭句有常或三言四言以制宜或五言九言以投節故含章結思彬彬可述辭少聲則虛聲以足曲如相和歌中有伊夷吾邪之類為不少矣唐末俗樂盛傳民間然篇無定句句無定字又間以優雜荒誕之文間卷諧隱之事非如莫愁子夜尚得論次者也故自唐而後止于五代百氏所記但誌其名無復記辭以其意穢言慢無取苟耳此二異也古者大曲咸有辭解前監後趨多至百言今之大曲以譜字記其聲折慢疊既多尾偏又促不可以辭配焉此三異也

聖朝樂府之盛歌工樂吏多出市廛賦詠規避大役素不知樂者為之至於曲調抑又詘襲胡俗之舊未紀乎中正之雅其欲聲調而四時和奏發而萬類應亦已難矣誠章三異之失去胡俗之調一要宿乎雅頌之音以焉太平以昭極功臣將見鳳儀獻舞不特有虞氏之世矣

今樂府正宮十曲一一陽生二玉體寒三念

|                   |
|-------------------|
| 遂功四王如意五瓊樹枝六鵬鶴棗七塞鴻 |
| 飛八漏下丁九息擊鼓十勸流霞     |
| 南呂宮十一曲一仙盤露二水盤果三芙蓉 |
| 園四林下風五風雨調六開月恍七鳳未賓 |
| 八落梁塵九望陽臺十慶年豈十一青驄馬 |
| 中呂宮十三曲一上林春二春波綠三百花 |
| 林四壽無疆五萬年春六擊珊瑚七柳垂綠 |
| 八醉紅樓九折紅杏十御園花十一花下遊 |
| 十二遊春歸十三千株柳        |
| 仙呂宮九曲一折紅渠二鵲填河三紫蘭香 |
| 四喜堯時五倚蘭殿六步瑤階七十樂八  |
| 百和香九佩珊瑚           |
| 黃鍾宮十二曲一菊          |
| 二辛悞新三四            |
| 塞清四滿簾霜五畫屏風六新茶萸七   |
| 雲八花中鶴九賜狂袍十望回戈十一秩  |
| 稼十二               |
| 高宮九曲              |
| 一喜順成二安邊           |
| 三獵騎               |
| 綿步幃六博山鈿七暖寒杯八壁紛紛九  |
| 九曲                |
| 一會雙龍二仙杯三          |
| 四                 |
| 六金樽滿七奏明慶八拾        |
| 聲聲好               |
| 越調八曲              |
| 一翡翠惟二玉照臺三香綺旋四紅樓夜五 |

|                   |
|-------------------|
| 朱頂鶴六得賢臣七蘭室燭八金鋪流   |
| 雙調十六曲             |
| 一宴瓊林二登龍舟三汀洲綠四登高樓五 |
| 步龍雉六柳如烟七揚花飛八玉澤新九玳 |
| 瑁簪十玉階曉十一喜清和十二人歡樂十 |
| 三征戎四十四一院香十五一片雲十六千 |
| 萬年                |
| 小石調               |
| 一滿庭香二七寶冠三玉瑤盃四辟塵犀五 |
| 喜新晴六慶雲飛七太平時       |
| 林鍾商十曲             |
| 一秋採蘭二紫絲囊三留征騎四塞鴻度五 |
| 回紇朝六汀洲鴈七風入松八蓼花紅九曳 |
| 珠佩十導者鴻            |
| 歇指調九曲             |
| 一揄塞清二听秋風三紫玉蕭四碧池魚五 |
| 鶴盤旋六港恩新七听秋蟬八月中歸九千 |
| 家月高               |
| 大石調九曲             |
| 一花下宴二茸雨足三畫鞦韆四夾竹堯五 |
| 李露苑六燕初來七踏青回八拋綉毬九澄 |
| 大雨                |
| 大石調八曲             |
| 一賀元正二待花開三抹紅蘭四出谷鶯五 |
| 游月宮六望回車七塞雲平八秉燭遊   |
| 小石角九宮             |



一月宮春二折仙枝三春日 四綺筵春五  
 登春臺六紫堯花七一株紅八喜春雨九汎  
 春池  
 双角九曲  
 一鳳樓灯二九門開三落毒香四春水圻五  
 萬年宴六催花發七降真香八迓新春九望  
 蓬島  
 高角九曲  
 一曰南郊二帝道昌三文風盛四琥珀五五  
 雪花飛六皂貂裘七征馬嘶八射飛鴈九雪  
 飄飄  
 大石角九曲  
 一紅炉火二翠雲裘三慶成功四冬夜長五  
 金鸚鵡六玉樓寒七鳳戲鸚八一炉香九雲  
 中鴈  
 歇指角九曲  
 一玉壺水二卷珠箔三隨風簾四 青葱五  
 紫桂叢六五色雲七玉樓宴八蘭堂燕九千  
 千歲  
 越角九曲  
 一望明河二華池鷺三贈香囊四秋氣清五  
 照秋池六晚風度七靖邊塵八聞新鴈九吟  
 風蟬  
 林中角九曲  
 一慶時康二上林果三畫簾垂四水晶單五  
 夏木繁六暑氣清七風中琴八轉輕裾九清

風來  
 仙宮調十五曲  
 一喜清和二芰荷新三清世歡四玉鈞欄五  
 金步搖六金鑿落七燕引鸚八草芊芊九步  
 玉砌十整華裾十一海山青十二旋絮絲十  
 三風中帆十四青絲騎十五喜聞聲  
 南呂宮調七曲  
 一春景麗二牡丹開三展芳茵四紅堯露五  
 轉林鶯六滿林花七風飛花  
 中呂調九曲  
 一宴嘉賓二會羣仙三集百祥四凭朱欄五  
 香烟細六洞仙開七上馬盈八拂長杖九羽  
 鵲飛  
 高般涉調九曲  
 一喜秋成二戲馬臺三沉秋菊四三殿樂五  
 鴻鵠杯六玉芙蓉七偃干戈八听秋砧九秋  
 雲飛  
 般涉調十曲  
 一玉樹花二望星斗三金錢花四玉蕊深五  
 萬民康六瑶林風七隨陽鴈八倒金罍九鴈  
 米賓十看秋月  
 黃鍾羽七曲  
 一宴鄒枚二雲中樹三燎金炉四澗底松五  
 嶺頭春六玉炉香七瑞雪飛  
 平調十曲  
 一萬國朝二獻春盤三與上水四紅香花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洞中春六春雪飛七翻羣袖八落春花九東 | 游樂十闌春鷄 | 因舊曲造新聲者九五十八曲 | 傾五樂二十八曲正宮南呂宮道調宮越調 | 南呂調仙呂宮高宮小石調高大石調大石 | 調小石調小石角双石角高角大石角歌指 | 角林鍾角高般涉調黃鍾羽平調中呂宮黃 | 鍾宮双調林鍾商歌指調仙呂調中呂調般 | 涉調三臺十三曲正宮南呂宮道調宮越調 | 南呂調中呂宮黃中宮双調林金滴歌指調 | 仙呂調中呂調般涉調羽器中呂宮感皇花 | 中呂宮 中惜黃鍾宮推破 樂双調醉 | 花間双調小重山調 中 林鍾商望行宮 | 林鍾 | 歌歌指調月宮仙中呂調戴 | 呂調菩薩垂瑞鷓鴣 望任人般 | 調般涉詞引 四般涉調 般涉調 | 曲調下 |
|-------------------|--------|--------------|-------------------|-------------------|-------------------|-------------------|-------------------|-------------------|-------------------|-------------------|------------------|-------------------|----|-------------|---------------|----------------|-----|

自唐以來雅樂 調法著旋宮一律五音相  
生二變起自黃鍾為始循於中呂為終十二  
律按十二均音六十聲成八十四調皆漢之  
京房音之荀勗參定九十二宮調並是正宮  
七聲以歸一律其正宮聲之下更無濁音故  
五音以宮為尊釋樂以之為重也十二商調  
調各下有一聲亦以七音而同一律下之一  
聲謂宮商聲也十二徵調調各下有三聲謂  
宮商角聲也十二羽調調各下有四聲謂宮

商角徵聲也自商至羽五聲倫矣十二變徵  
調聲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均音相類十二  
變宮調聲居羽音之後清宮之前是謂四演  
其聲而成均律也俗樂之調有七宮七商七  
角七羽合二十八調而無徵調也故正宮高  
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是  
謂七宮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双調小石調  
歌指調林鍾商是謂七商越角大石角高大  
石角小石角双調角歌指角林鍾 是謂七  
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般涉調高  
般調涉黃鍾羽是謂七羽九此俗樂異名實  
胡部所呼也然執一器翻七輪七調傳聲致  
宮徵相踈五聲不倫是謂鄭衛之音煩乎淫  
聲滯埋心耳矣迄于秦漢周陳二部混同眾  
樂無別階文雖分為雅俗亦未能去回清二  
變此其樂所以未全於中和之紀也  
宋朝大樂太簇商胡部大石調也姑洗角胡  
部小石調也黃鍾徵胡部林中徵也南呂羽  
胡部般涉調也黃中宮胡部正宮調也變宮  
變角姑洗角亦胡部小石調也變宮黃鍾宮  
亦胡部正宮調也餘並有間聲其無間聲者  
唯正徵夾徵而已亦可謂詳矣誠去四清二  
變與胡俗之調而作之庶乎先王之雅樂也  
古人有夷宮變徵之說君子尚且非之况文  
有變角之說乎



廣志卷之九百五十

樂歌俗部

傳奇曲調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詞說金有院本雜據諸宮調院本雜據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據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古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五花鬻美或曰宋徽宗見鬻國人之末朝衣裝髮屨中裹傳扮墨舉動如此使優人効之以為戲又有戲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大談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泥教坊色長魏武劉三合禹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泥至今樂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載于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

郵

燒香法曲

送使法回

土墳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羸府

病鄭道遙樂

四皓道遙樂

四酸道遙樂

賀點萬年歡

拊麋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鰲山

六變妝

葦山

打草陣

賞花灯

錯入

問想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来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令

墻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間

方偷眼

呆太守

畫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咲面

窄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就尋芳

双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記孤

旦判孤

計算孤

孤

百戲孤

哨啞孤

貨郎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花酒酸

合房酸

麻被酸

別離酸

狗皮酸

還菟酸

三探酸

三纏酸

謁食酸

酸孤旦

哭貧酸

揜撥酸

纏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貧富旦

禾哨旦

呼賣旦

蔡奴兒

書櫃兒

祗欄兒

卦冊兒

郭毛兒

喜牌兒

綉篋兒

綉篋兒

綉篋兒

|      |      |      |
|------|------|------|
| 侶娘兒  | 卦鋪兒  | 師婆兒  |
| 教學兒  | 鷄鴨兒  | 黃九兒  |
| 稜角兒  | 田牛兒  | 小九兒  |
| 醜奴兒  | 病裏王  | 馬明王  |
| 開學堂  | 開俗堂  | 寬布衫  |
| 泥布衫  | 趕湯瓶  | 紙湯瓶  |
| 開旗亭  | 芙蓉亭  | 壞食店  |
| 開酒店  | 壞粥店  | 莊周夢  |
| 花酒夢  | 蝴蝶夢  | 三出舍  |
| 三八舍  | 瑤池會  | 八仙會  |
| 蟠龍會  | 洗兒會  | 藏閣會  |
| 打五臟  | 蘭昌宮  | 廣寒宮  |
| 開結親  | 卷成親  | 強風情  |
| 大論情  | 三園子  | 紅娘子  |
| 太平還鄉 | 衣錦還鄉 | 四論藝  |
| 殿前四藝 | 兢搞門  | 都子撞臺 |
| 呆木郎  | 四酸搨  | 問前程  |
| 十樣錦  | 長慶瑄  | 癩將軍  |
| 兩相同  | 兢花枝  | 五更妝  |
| 洪福無疆 | 白牡丹  | 赤壁塵兵 |
| 窮相思  | 金壇謁宿 | 調双漸  |
| 官吏不和 | 開巡鋪  | 判不由己 |
| 大勒刀  | 同官不睦 | 市平康  |
| 趕門不上 | 賣花容  | 同官賀授 |
| 無鬼論  | 四酸韓佑 | 開棚開  |
| 双藥盤街 | 開文林  | 四國未朝 |

|      |       |       |
|------|-------|-------|
| 双提婿  | 酒色財氣  | 醫作媒   |
| 風流藥院 | 監法童   | 魚樵問話  |
| 開鷄鷄  | 杜甫遊春  | 鴛鴦簡   |
| 四酸提候 | 滿朝歡   | 月夜聞箏  |
| 鼓角將  | 開芙蓉城  | 双關醫   |
| 張生煮酒 | 賒饅頭   | 文房四寶  |
| 謝神天  | 陳橋兵變  | 双揭榜   |
| 驀啞貨庫 | 双福神   | 院公狗兒  |
| 告和米  | 佛印燒猪  | 酸賣俸   |
| 琴劍書箱 | 花前飲   | 五鬼吹琴  |
| 白雲菴  | 迂鼓二郎  | 壞道場   |
| 獨脚五郎 | 賣花聲   | 進奉伊州  |
| 錯上墳  | 醫五方   | 打五鋪   |
| 拷毒香  | 四道姑   | 隔簾听   |
| 硬行莽  | 義養娘   | 啗師姨   |
| 論秋蟬  | 劉盼盼   | 墻頭馬   |
| 刺董卓  | 錫周村   | 四相板   |
| 大論談  | 捧龍舟   | 繫梧桐   |
| 奔藍橋  | 入苑園   | 双防送   |
| 海棠春  | 香藥車   | 四方和   |
| 九頭項  | 開元宵   | 趕村禾   |
| 服藥服  | 兩全心   | 更漏子   |
| 陰陽孤  | 提頭巾   | 三索債   |
| 防送哨  | 借費且   | 是爺錯   |
| 怕水酸  | 面面梨花院 | 音宣成道記 |
| 院云   |       |       |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棠軒 | 海棠園 | 海棠怨 | 再相逢 | 風流婿 | 王子端捲簾記 | 紫雲迷四季 | 張與夢孟 | 女状元春苑記 | 粉墻梨花院 | 妮女梨花院 | 龐方溫道德經 | 大江東注 | 吳彥舉 | 不抽閑 | 不揪簾 | 紅梨花 | 玳瑁天賜暗姻緣 | 諸般院慶 | 開夾捧公公 | 開夾捧法曲 | 望羸法曲 | 介拐法曲 | 送宜道人歌 | 逍遙樂打馬鋪 | 捲絲延壽樂 | 諱老長壽仙 | 夜半樂打明星 | 欺呼萬里 | 山水日月 | 集賢賓三打教 | 打白雪歌 | 地水火風 | 夜深深三磕胞 | 佳景堪遊 | 琴棋書畫 | 喜近當剝草鞋 | 大公家教 | 十五郎 | 騰玉閣開八妝 | 春夏秋冬 | 風花雪月 | 上小樓家頭子 | 噴水胡僧 | 打注論語 | 恨秋風鬼點借 | 詩書禮樂 | 論語謁食 | 下角瓶大醫淡 | 再遊恩地 | 累受恩深 | 送美湯放火子 | 播鼓孝經 | 茶香酒果 | 缸子和尚四不犯 | 徐演黃河 | 單兜聖毒花 | 皇都好景 | 四倍大提猴 | 雙聲疊韻 | 上皇四軸畫 | 三倍一卜 | 調揀卦鋪 | 倬刀饅頭 | 河轉迂鼓 | 背箱伊州 | 酒樓伊州 | 簑衣百家詩 | 埋頭百家詩 | 偷酒牡丹香 | 雪詩打樊噲 | 林麴長壽仙 | 四倍賣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倍折雨 | 松竹龜鶴 | 王母祝壽 | 四倍林紫粉 | 四倍勞馬棒 | 截紅閣俗堂 | 和燕歸梁 | 蘇武和番 | 美湯六么 | 阿陽勇勇 | 借請都子 | 双女頰飯 | 一貫寶庫兒 | 私媒寶庫兒 | 清朝無事 | 豐稔太平 | 一人有慶 | 四海民和 | 金皇聖德 | 皇家萬歲 | 背鼓千字文 | 夔龍千字文 | 梓盒千字文 | 錯打千字文 | 木駟千字文 | 埋頭千字文 | 講來年好 | 講聖州序 | 講樂章序 | 講道德經 | 神農大說藥 | 食店提候 | 人參腦子慶 | 斷朱温慶 | 慶二郎慶 | 講百果慶 | 講百花慶 | 講蒙求慶 | 講百禽慶 | 講心字慶 | 慶柳七慶 | 三跳問慶 | 打玉極密慶 | 水酒金花慶 | 調揀香子慶 | 三分食慶 | 煎布衫慶 | 賴布衫慶 | 双搥紙慶 | 謁金門慶 | 跳布袋慶 | 文房四寶慶 | 開山五花慶 | 衝撞引首 | 打三十 | 打謝樂 | 打八哥 | 錯打了 | 錯取鬼 | 說狄青 | 慈郭郎 | 枝頭巾 | 小鬧國 | 鶯哥猫兒 | 太陽香 | 小陽唐 | 歌貼韻 | 三般尿 | 大驚睡 | 小驚睡 | 小分界 | 小分界 | 双馬兒 | 唐韻六貼 | 我來也 |
|------|------|------|-------|-------|-------|------|------|------|------|------|------|-------|-------|------|------|------|------|------|------|-------|-------|-------|-------|-------|-------|------|------|------|------|-------|------|-------|------|------|------|------|------|------|------|------|------|-------|-------|-------|------|------|------|------|------|------|-------|-------|------|-----|-----|-----|-----|-----|-----|-----|-----|-----|------|-----|-----|-----|-----|-----|-----|-----|-----|-----|------|-----|

|      |      |      |
|------|------|------|
| 情知本分 | 喬捉蛇  | 鐺錫奎竈 |
| 代元保  | 母子仰頭 | 箭笛兒  |
| 山梨柿子 | 打淡的  | 一日一箇 |
| 村城詩  | 胡椒雖小 | 蔡伯喈  |
| 遮截保解 | 窄磚兒  | 三打炭  |
| 穿伯悼  | 盤棒子  | 四魚名  |
| 四坐山  | 提頭帶  | 天下樂  |
| 四怕水  | 四門兒  | 說古人  |
| 山麻褶  | 喬道傷  | 黃風蕩蕩 |
| 貪狼觀  | 通一母  | 串柳子  |
| 拖下來  | 啞牛哥  | 劉 劉義 |
| 歡會旗  | 生死鼓  | 搗棟子  |
| 三群頭  | 酒槽兒  | 淨瓶兒  |
| 賣客衣  | 苗青根白 | 調笑令  |
| 聞鼓笛  | 柳青娘  | 調劉家  |
| 請車兒  | 身邊有藝 | 論句兒  |
| 霸王草  | 難古典  | 左必未  |
| 香供養  | 合五百  | 妳妳嘆  |
| 一借一與 | 已已已  | 舞秦始皇 |
| 學象生  | 支道饅頭 | 打調切  |
| 駝城白守 | 呆木丈  | 定鬼刀  |
| 說罰錢  | 年紀大小 | 打扇   |
| 盤蛇   | 相眼   | 告假   |
| 提記   | 照淡   | 膝啞   |
| 投河   | 畧通   | 調賊   |
| 多筆   | 金押   | 扯狀   |

三才廣志 卷九五〇

|      |      |      |
|------|------|------|
| 燒奏   | 轉花枝  | 計頭兒  |
| 羅打   | 記水   | 求楞   |
| 長嬌伶  | 歇後語  | 芦子語  |
| 迴且語  | 大支散  |      |
| 拴搖艷段 |      |      |
| 襄陽會  | 駟軸不了 | 拋綉毬  |
| 鞭敲金鐙 | 門簾兒  | 天長地久 |
| 眼藥里  | 衙府則例 | 金舍楞  |
| 天下太平 | 掃塞北  | 春夏秋冬 |
| 聞百草  | 叫子蓋頭 | 大劉倫  |
| 石榴花詩 | 啞漢書  | 說古捧  |
| 唱柱杖  | 日月山河 | 胡餅大  |
| 箭溫地  | 屋裏藏  | 罵呂布  |
| 軍器名  | 神道名  | 灯火名  |
| 衣裳名  | 鐵器名  | 書集名  |
| 節令名  | 蘆菜名  | 法器名  |
| 門名   | 草名   | 軍名   |
| 州府名  | 相撲名  | 縣道名  |
| 晴撲名  | 魚名   | 菩薩名  |
| 照天紅  |      |      |
| 琴家美  | 著棋名  | 袞散子  |
| 樂人名  | 悶葫芦  | 捏龜   |
| 官賊名  |      |      |
| 說駕頑  | 敲待制  | 上官赴任 |
| 押刺花法 |      |      |
| 飛禽名  |      |      |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鵝 | 老鴉 | 鷹鷂 | 鷹鷂 | 花名 | 調狗 | 石竹名 | 散水 | 喫食名 | 磨菇菜 | 廚雜俎 | 佛名 | 成佛板 | 爺娘佛 | 難字兒 | 害子 | 盤駟 | 劉三 | 一板子 | 酒下拴 | 數酒 | 三元四子 | 唱尾聲 | 孟姜女 | 遮蓋了 | 虎皮袍 | 詩頭曲尾 | 猜謎 | 大黃 | 杜大伯 | 和尚家門 | 秃醜生 | 窓下僧 | 生化 | 唐三藏 | 先生家門 | 入口鬼 | 則要胡孫 | 大燒餅 | 清閣真道本 | 秀才家門 | 大口賦 | 六十八頭 | 佛袖便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細運面 | 十二月 | 風兔賦 | 療丁賦 | 看馬胡孫 | 列良家門 | 說卦象 | 由命賦 | 柳簸箕 | 三十八宿 | 禾下家門 | 萬民快樂 | 咬的響 | 九斗一石 | 共牛 | 大夫家門 | 傷寒賦 | 合死漢 | 三十六風 | 安排鐵鑊 | 三百六十骨節 | 馬屁勃 | 便癱賦 | 撒五穀 | 卒子家門 | 甲仗庫 | 軍鬧 | 陣敗 | 良頭家門 | 水龍吟 | 方頭賦 | 邦老家門 | 脚言脚語 | 則是便是賊 | 都子家門 | 後人收 | 秃李子 | 上一上 | 孤下家門 | 朕聞上古 | 刀包待制 | 絹兒未 | 司吏家門 | 罷筆賦 |
|-----|-----|-----|-----|------|------|-----|-----|-----|------|------|------|-----|------|----|------|-----|-----|------|------|--------|-----|-----|-----|------|-----|----|----|------|-----|-----|------|------|-------|------|-----|-----|-----|------|------|------|-----|------|-----|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                        |                       |       |
|------------------------|-----------------------|-------|
| 一枝花                    | 采州第七                  | 賀新郎   |
| 牧牛閨                    | 隔尾                    | 紅芍藥   |
| 菩薩柔州                   | 三煞                    | 罵玉郎   |
| 感皇恩                    | 采茶歌                   | 隨煞尾   |
| 聞蝦蟆                    | 四塊玉                   | 天皇天   |
| 烏夜啼                    | 隔尾黃鍾煞                 | 攤破采茶歌 |
| 楚天秋                    | 隔尾隨煞                  |       |
| 中宮                     |                       |       |
| 紛蝶兒                    | 醉春風                   | 迎仙客   |
| 石榴花                    | 閨鶴鷄                   | 上小樓   |
| 快活三 <small>出中宮</small> | 鮑老兒                   | 般涉    |
| 哨遍                     | 耍孩兒                   | 牧尾    |
| 紅繡鞋                    | 喜春來                   | 老民歌   |
| 滿庭芳                    | 鮑老來                   | 醉高歌   |
| 十二月                    | 普天樂                   | 叫聲    |
| 雙鴛鴦                    | 白鶴子 <small>正宮</small> | 窮河西   |
| 朝天子                    | 乾荷葉                   | 剔銀灯   |
| 菩薩蠻                    | 牆頭花                   | 喬捉蛇   |
| 鷓鴣兒                    | 酥棗兒                   | 鎮江回   |
| 鷓鴣兒                    | 鴛鴦兒                   | 風流體   |
| 賣花声                    | 蔓菁菜                   |       |
| 仙呂                     |                       |       |
| 賣花時                    | 點絳脣                   | 油葫芦   |
| 天下樂                    | 那吒令                   | 鷓鴣枝   |
| 六么序                    | 后庭花                   | 青哥兒   |
| 賺煞                     | 混江龍                   | 金盞兒   |

|       |      |       |
|-------|------|-------|
| 醉中天   | 村里逐鼓 | 元和令   |
| 上馬嬌   | 聖葫芦  | 江西后庭花 |
| 柳葉兒   | 寄生草  | 賺煞尾   |
| 攤破天下樂 | 醉扶歸  | 低過金盞兒 |
| 八聲甘州  | 遊四門  | 賺尾    |
| 憶王孫   | 一半兒  | 得勝令   |
| 雁兒    | 秣神急  | 翠裙腰   |
| 六么遍   | 大安樂  | 柳葉兒   |
| 商調    |      |       |
| 集賢賓   | 道遙樂  | 梧葉兒   |
| 後庭花   | 雙雁兒  | 金菊香   |
| 浪來里   | 醋葫葫  | 青哥兒   |
| 上京馬   | 隨調煞  | 柳葉兒   |
| 黃鶯兒   | 踏莎行  | 岳絲    |
| 蓋天旗   |      |       |
| 大石    |      |       |
| 青杏子   | 好觀音  | 六國朝   |
| 念奴嬌   | 掃塞北  | 初開口   |
| 怨別離   | 搗鼓體  | 雁過南樓  |
| 愁郭郎   | 催拍子  | 玉翼蟬   |
| 茶蘼香   | 女冠子  | 林里雞   |
| 鷓鴣天   | 喜秋風  | 淨瓶兒   |
| 雙調    |      |       |
| 新水令   | 駐馬听  | 甜水令   |
| 折桂令   | 落梅風  | 沉醉東風  |

|          |                   |      |
|----------|-------------------|------|
| 小將軍      | 清江引               | 碧玉簫  |
| 雁兒落      | 德勝令               | 喬牌兒  |
| 掛玉鉤      | 川撥棹               | 殿前歡  |
| 七弟兄      | 毒花酒               | 叔江南  |
| 水仙子      | 滴滴金               | 鴛鴦煞  |
| 步步嬌      | 撓箏琶               | 豆葉黃  |
| 風入松      | 撥不斷               | 慶東原  |
| 沽美酒      | 太平令               | 一錠銀  |
| 荆相怨      | 阿細忽               | 夜行船  |
| 鎮江回      | 胡十八               | 掛玉鉤序 |
| 五供養      | 行香子               | 梧桐樹  |
| 離亭宴煞     | 鴛鴦兒煞尾             | 太平歌  |
| 十捧鼓      | 婦孩兒               | 挂打灯  |
| 喬木查      | 蝶戀花               | 慶宣和  |
| 棗榔調      | 石竹子               | 山石榴  |
| 山丹花      | 醉娘子               | 駙馬還朝 |
| 大拜門      | 鷓鴣                | 不拜門  |
| 喜人心      | 忽都白               | 倘元歹  |
| 風流体      | <small>出入</small> |      |
| 燕南芝卷先生唱論 |                   |      |
| 古之善唱者三人  |                   |      |
| 韓秦娥      | 沈古之               | 石存符  |
| 帝王知音者五人  |                   |      |
| 唐玄宗      | 後唐莊宗              | 南唐後王 |
| 宋徽宗      | 金章宗               |      |
| 三教所尚     |                   |      |

|                   |        |      |
|-------------------|--------|------|
| 道家唱情              | 僧家唱性   | 儒家唱理 |
| 近世所謂大曲            |        |      |
| 蘇小小蝶戀花            | 鄧千江望海潮 |      |
| 蘇東坡念奴嬌            | 辛稼軒摸魚子 |      |
| 晏叔原鷓鴣天            | 柳耆卿雨霖鈴 |      |
| 吳彥高春草碧            | 朱淑真生查子 |      |
| 蔡伯堅石州慢            | 張子野天仙子 |      |
| 歌之格調              |        |      |
| 柳楊柳頌控             |        |      |
| 孰拖鳴咽              |        |      |
| 歌之節奏              |        |      |
| 停聲                | 待拍     | 偷吹   |
| 字真                | 句篤     | 依腔   |
|                   |        | 貼調   |
|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        |      |
| 起末                | 過度     | 搵簪   |
|                   |        | 擷落   |
|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        |      |
| 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圍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        |      |
|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        |      |
| 變聲                | 孰聲     | 杌聲   |
|                   |        | 噓聲   |
| 困聲                |        |      |
| 三過聲               |        |      |
| 偷氣                | 取氣     | 換氣   |
|                   |        | 歇氣   |
| 託氣                | 受者有一口氣 |      |
| 歌聲要件              |        |      |
| 三臺                | 破子     | 遍子   |
|                   |        | 擷落   |
| 實催                | 全篇     | 尾聲   |
|                   |        | 賺煞   |



|                    |          |      |     |
|--------------------|----------|------|-----|
| 隨煞                 | 陽煞       | 羯煞   | 本調煞 |
| 揚子煞                | 三煞       | 十煞   |     |
| 唱曲門戶               |          |      |     |
| 小唱                 | 寸唱       | 慢唱   | 壇唱  |
| 步虛                 | 道情       | 撒鍊   | 帶煩  |
| 瓢叫                 |          |      |     |
| 唱曲題目               |          |      |     |
| 曲情                 | 鉄騎       | 故事   | 采蓮  |
| 擊壤                 | 叩角       | 結席   | 添壽  |
| 宮調                 | 木調       | 花祠   | 湯祠  |
| 酒祠                 | 灯祠       | 江景   | 雪景  |
| 夏景                 | 冬景       | 秋景   | 春景  |
|                    |          |      | 挽歌  |
| 歌之所                |          |      |     |
| 堯花扇                | 竹葉尊      | 柳之詞  |     |
| 堯葉怨                | 堯民鼓腹     | 壯士繫節 |     |
| 牛童馬僕               | 閨閣女子     | 天涯遊客 |     |
| 洞裏仙人               | 閨中怨女     | 江邊商婦 |     |
| 上少年                | 閨閣優伶     | 華屋蘭堂 |     |
| 衣冠文會               | 小樓狹閣     | 月館風亭 |     |
| 雨窓雪屋               | 柳外花前     |      |     |
| 九聲音各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 |          |      |     |
| 仙呂宮唱清新絲遊           |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      |     |
| 中呂宮唱高下閃爍           | 黃中宮唱富貴纏綿 |      |     |
| 正宮唱惆悵雄壯            | 道宮唱飄逸清幽  |      |     |

|                    |         |     |
|--------------------|---------|-----|
| 大石唱風流騷籍            | 小石唱     | 雙媚  |
| 高平唱條物滌漾            | 般涉唱拾掇坑塹 |     |
| 歇指唱急併虛歌            | 商角唱悲傷宛轉 |     |
| 雙調唱健柘激裊            | 商調唱悽愴怨慕 |     |
| 角調唱嗚咽悠揚            | 宮調唱典雅沉重 |     |
| 越調唱陶寫冷快            |         |     |
| 有子毋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少字 |         |     |
| 多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呂點絳脣大石  |         |     |
| 青杏兒人喚作殺唱的創子        |         |     |
| 有變唱的有季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 |         |     |
| 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指兒唱意  |         |     |
| 兒有明指兒暗指兒長指兒短指兒碎指兒  |         |     |
| 有一曲入數調者如啄木兒女冠子拋毬樂閑 |         |     |
| 鶴鴉黃鶯兒金盞兒之類是也       |         |     |
| 凡唱曲有地所             |         |     |
| 東平唱木蘭花慢            | 大唱      | 摸魚子 |
| 南京唱生查子             | 彰德唱     | 木斛沙 |
| 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琴         |         |     |
| 凡唱所忌               |         |     |
| 子弟不唱作家歌            | 浪子不唱及時曲 |     |
| 男不唱艷詞              | 女不唱催詞   |     |
| 南人不唱               | 北人不歌    |     |
| 凡人聲音不齊各有所長有川噪有堂聲皆合 |         |     |
| 破簫管有唱得雄壯的朱之村沙唱得蘊搜  |         |     |
| 的失之也斜唱得輕巧的失之寒賤唱得本  |         |     |
| 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       | 穿鑿唱得    |     |

|                    |                    |                    |                    |                    |                    |                    |                    |                    |                    |                    |                    |                    |
|--------------------|--------------------|--------------------|--------------------|--------------------|--------------------|--------------------|--------------------|--------------------|--------------------|--------------------|--------------------|--------------------|
| 打稻的失               | 九唱節病有困的            | 的沁的叶的大             | 聲撒錢聲拽錫聲抽叶聲不入耳不     | 徹腔不入調工夫少徧教少少力少     | 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緊拗芳調   | 架漏氣                | 九唱聲病               | 散散                 | 焦焦                 | 乾乾                 | 列列                 | 啞啞                 |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短短                 |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囊鼻                 |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撮吞                 |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九添字病               |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則他                 |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我不見                |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香撒子                |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如 |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未歌裡唱勝向中吹  |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文章 樂府有尾聲曰套教時行小令日   |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套教當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教     |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山曲 千生萬 三千小令四十八曲    |

廣志卷之九百五十二  
樂歌胡部  
四夷歌  
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是歌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九此內自中國外暨四夷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所為以情性為權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禽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况夷歌乎故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之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異音而同歌先王祭祀饗必用之者以其中天下而立革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謂乎然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曰樂則遠近所同禮樂異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恐其不能從中國禮故也豈非五方之民皆有性不可推移然邪臣觀契丹視他戎狄最為強桀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和闐絃諧彈絲擷管趨於成音而已耻其本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第得其蕃歌與舞其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之其聲凄離促迫舞者假面為胡人衣服皆効之軍中多尚此伎  
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盛之舉矣然



今天下部落效為此伎者甚眾非特無知之民為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為之誠推太宗禁止之制凡

朝廷作夷樂特施於國門之外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所以示天下移風俗之意也

穢栢國在朝鮮之東常以歲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為儻天其作樂大抵與夫餘國同特其所用月尔

馬韓 韓有三種一日馬韓二日辰韓三日弁辰地方四千餘里東西界海古之辰國也三韓之

國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日支國蓋王三韓之地其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群飲鼓瑟歌舞踏地為節十月農工畢亦如之琴刑知記碑之亦有音曲云

夫餘 國在元菟北千里本穢地也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漢順帝永和中其王末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遺之

新羅 新羅國其先本辰韓種也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頒賚群官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羣官射賞以馬布正觀中遣使獻女樂工人皆鬻髮

美色

太宗詔遣之貞中原賢主盛德之舉也

倭國 倭國在韓東南大海中其王以天為先以月為弟其俗好博奕擲槊擲蒲之戲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為樂隨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迎之

日本 日本國本倭奴國也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然夷人歌詞雖甚雕刻膚淺無足取焉

勿吉 勿吉國在高句麗之北旧肅慎國也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而宴之率皆起舞曲折多闕容其天性然也

百濟 百濟國之樂有鼓用笙篪等竿篪笛之樂技壺圍棋擲蒲擲槊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衛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又平陳并與文康礼畢而得 唐正觀中嘗滅百濟國盡得其樂至中宗時二人亡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管笛菴皮篋篋篋篋其歌曲入般涉



調唐夷公將薛仁貴破其國得而進之也歌者有五種焉

夷州

會稽海外有東甌人折為二十餘國而夷州者一焉去臨海郡二千里其民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植於中庭如鼓以巨杵旁春之聲徹數里聞者馳赴會飲歌似犬嗥以相娛樂焉

高麗

漢武帝滅朝鮮以高麗為縣屬元菟賜以鼓吹伎人其俗好羣聚為倡樂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至季唐時有品庫樂舞樂之品其器有以笙篪豎篪篪瑟琵琶碑等五絃笙簫橫笛小箏篋弄皮箏篋腰

鼓齊鼓擔鼓銅鼓等十四種為一部二十八人武后時歌曲尚二十五章正元末惟能習一曲而已其衣服亦浸失其制矣傀儡并

越調廣賓曲英公破高麗所進也聖朝元豐間慕盛德傑臣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也故中國使至嘗出家樂起侑酒焉

大宛

大宛國治貴山城多善馬馬汗血蓋其先天馬種也其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

夫

焉者大食國可蘭國附

焉者國都負渠城其俗尚蒲菹酒兼喜音樂其鼓之詳莫得聞焉與夫人食種類斷飲酒禁者樂可蘭戶落日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異矣

土蕃

吐蕃本西漢羌之地在長安之西其種落不知節僕以步熟為歲首圍碁六博吹蠶鳴鼓以為戲樂焉

乞寒

乞寒本西國外蕃康國之樂也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絃篪篪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保靈刑跡澆淮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然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禮曰立秋月之行

夏之令寒暑不節陰陽政令不調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蓋君能謀事則時寒暄之又何必効胡俗所為哉唐作戲此張說嘗諫之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教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末聞典故法殊魯禮襲此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博俎折衝之道至開元中果禁而斷之天下賢張說之諫健明皇之所不然則中國而不夷之未之有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軍戎於伊川



以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廢中國之禮尚且如此况襲戎狄之樂乎理均影響可不戒哉

于闐 于闐國南接上蕃西南抵葱嶺西北撫踈勒有三河皆出玉其源同出崑崙山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呼撥胡琴唱歌故隋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闐佛曲焉

聖朝開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 國得舞象一欲以為貢詔從之

西凉

符氏之末呂光阻渠蒙遜等據有凉州之西故謂之西凉部樂其器有編鐘編磬琵琶五弦豎箏篪臥箏篪等筑笙蕭等大小箏策豎

笛橫吹腰鼓齊鼓擔鼓銅鈸具為一部工二十七人其歌謂之凉州又謂之新凉州皆入

婆陀調中西凉府都督郭知運等所進也唐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凉故明皇嘗命

紅龜歌凉州謂其詞貴妃所制豈貴妃製之知運進之邪凉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便

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

於角徵羽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躰早商有

餘則臣事僭臣忍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於斯曲也泊祿山南犯明

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適以亂革也

錫以四夫尚能如此况周閔以萬乘之尊曾四夫之不若乎誠可怪尔王亥是絲布頭中緝布也

烏孫

烏孫在大宛東北與匈奴同俗最為強國漢妻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公主悲愁因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庐為室兮毡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武帝聞而憐之其國音樂不可得而詳也

天竺

天竺國在月氏東南數千亦謂之身毒國其樂器有鳳首箏篪琵琶五弦橫笛銅鼓毛圓鼓都曇鼓銅鈸具等九種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曲蓋自張重華

據有凉州重譯未貢男伎者也其後國王于為沙門未遊又傳其方音漢安帝時天竺獻

伎能自斷手足剝腸胃唐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閩津不能入中國亦一時美斷也商謂有大朝天小朝天

龜茲

龜茲乃回鶻別種也其國主自稱師子王其樂有豎箏篪琵琶五弦笙蕭橫吹箏策毛員鼓都曇鼓柘鼓腰鼓羯鼓提鼓雞婁鼓銅鈸等十五種為一部工十八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咒舞曲有小天踈勒蓋蓋自呂光滅其國而得之也呂氏既亡其樂散失至後魏據有中原獲之故隋有西國龜茲之



可不戒哉

安國

安國之樂其器有篳篥琵琶五絃笛簫双戴  
策正鼓和鼓銅鈸歌籥小箏策挑皮箏策腰  
鼓齊鼓擔鼓具等十四種為一部工十八人  
歌曲有附差單時歌芝栖舞曲有末奧舞芝  
栖解曲有君桓焉踈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  
魏于焉氏及通西域得其伎也

踈勒

踈勒之樂其器有篳篥篳篥五絃橫笛簫  
戴策答臘鼓腰鼓羯鼓提鼓離委鼓十種為  
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兀利死讓樂舞曲有  
遠服解曲有益曲蓋起自後魏平焉氏通西

域也樂工入皂絲布白頭巾袍褲袴襪白絲布袴舞文白襪  
錦袖赤皮鞋赤為帶曲調有昔益三臺益之類

康國

康國之樂其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  
為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  
賀蘭鉢草始末奚波地農慧鉢草始前拔地  
慧地等四曲蓋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為后後  
西戎伎樂也昔漢以公主和戎古人尚且讓  
之况勝狄女為后而反變於夷者乎臣嘗觀  
朗州夷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詞劉禹  
錫為司馬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  
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  
錫之詞是能用夏變夷末聞變於夷者也禹

另凡三部唐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龜茲

樂尤盛於開元之時是以曹婆羅門累代傳  
其素業大和初有美禾稼米萬挺近年有李  
百媚曹觸至孫妙達尤為北齊文宣所愛每  
彈常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聘突厥女為  
后西域諸國皆未勝遂荐有龜茲踈勒康國  
之樂焉然周齊以萬象之尊或屈鳩羶胡之  
女或自鼓胡部之樂如此是中國而夷狄之  
天下哉何不胥而夷乎

高昌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饗  
隋開皇中嘗未獻聖明樂曲至唐太宗朝代

其國畫得其樂焉其器有篳篥篳篥五絃  
笙笛簫箏策毛負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  
鼓雞委鼓銅鈸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  
人焉

波斯

北史波斯國都宿利城國人号玉曰醫贊五  
妃防步率其谷以六月為歲首至於七月七  
日十二月一日尤所崇重人庶以上交相命  
召設會作樂唐天寶中晏遣使來朝獻焉騰  
床并毛綉舞筵焉

拂菻

拂菻國東至于閩西至邈黎南至大石北至  
黑海每歲希希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偏



鼓拍手歌舞以為樂焉

吐谷渾

吐谷渾通慕容廆廆兄始去其國西因陰山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其樂器史傳所不傳也餘早謂元為阿干

北狄

北狄之樂本為上樂自漢已來恣婦鼓吹部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史所為貢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人晨夕歌之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當時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是也梁樂府鼓吹又有太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隨

鼓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按之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和而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北庭伊州亦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貴昌以其聲教樂府雜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豈非苟卿所謂節奏久而絕者乎

大遼

契丹匈奴之種也世居漢水之南本鮮卑之地君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相倡和回旋轉号曰路鋹焉

鮮卑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汗之是燕魏之際鮮卑歌矣後世惟琴曲傳胡茄聲云

撥索

撥索蓋索之別種也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多執持矛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

遼黎

遼黎國王都遼連州東至大食東南至西大東北至佛林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為節序焉

廣志卷之九百五十三

樂歌胡部

南蠻歌

俚獠

九真徼外查里張游里壺之別種今呼為里人其俗尚銅鼓以高大為貴方其初成招致同類飲會用金銀釵繫之

扶南

扶南天竺二國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而扶南不須焉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執琴朴陋不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矣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隋大業中遣常駿河君政等使其國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吹螺繫鼓以迓之及使至也女樂迭奏併用天竺樂焉

婆利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梁天監中遣使時通焉朝貢其王姓嬌陳如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繫鼓以為樂焉

林邑

林邑國大漢日南郡林縣古越常界也其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同中國制度至於擊鼓以警眾吹蠶以即戎此其異也

頓遜

頓遜國在嶠上梁時聞焉一日典遜其俗多為鳥葬將死新賓歌舞送於郊外焉

丹丹

丹丹國在多羅磨羅國西北其王近則乘輿遠則駁象其攻伐則吹螺擊鼓

附國

附國在蜀郡西北漢之南夷也其王字宜繒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簧吹長笛有死者子孫則帶甲舞劔殺鬼報寃焉

投和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南海真臘之南以農商為業其樂則吹蠶擊鼓焉

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亦曰富沙羅國其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鉄鼓自唐天寶至乾元中並未朝焉

閩婆

閩婆國在南海中東至崑崙國南至大食國西北至勃泥三佛齊等國其俗有名而無姓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焉

三佛齊

三佛齊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為鄰國中文字用蕃書以其王指環為印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為樂其歌可知矣

占城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其風俗大抵與大食



國相類每歲四月有遊舡之戲七月集民作歌樂榷笑吞謝天道其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焉

祥柯

西南蕃漢祥柯郡地也東距辰州西距昆明南距交趾北距充州其國刻木為契擊鼓銅鑼以祀神

聖朝至道中采朝

太宗皇帝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槎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名曰則水曲也

交趾

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至德中改安南都議府景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其後黎桓繼之

聖朝淳化中朝貢暹遣宋鎬王世則等充國信使及其至也大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為娛賓之遊跣足持水標魚每中一魚在右皆鼓噪懼躍凡飲宴會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惟帽以真珠為飾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詞焉

張蕃

張蕃傳世姓張與大朝八姓龍羅方石等蕃為界其王每歲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會諸蕃酋飲宴亦動蕃樂上戶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

龍蕃

龍蕃積祖傳世姓龍其先名彥瑞凡遇祿賀作樂擊大鼓吹長笛批管筚篥杖鼓其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應天長至於有物古者雷吉天鼓或倡挽歌焉

石蕃

石蕃主石延慶居泰平州每遇四季節序會官屬宴樂其樂器有琵琶箏篳篥大鼓其曲名有頌天長感天恩感皇恩天下樂云

羅蕃

羅蕃大留國積代以羅為姓其王每日投衙凡遇祭饗皆設只於平川坡野間其作樂不過鳴大吹葫笙笙樂人踏舞而已

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海島中其王之先龍子也其俗無姓顯慶中遣使貢獻其音樂與天竺同也

南詔

唐正元中南詔異年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常奉以進是時上御麟德殿閱之是不知古之夷樂作於國門右辟未嘗用於殿庭也漢安帝時曰南詔未賦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離席而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由此觀之唐閱南詔樂於殿庭不亦失乎五經通議亦曰四夷之樂可以作

之於廟陳之於戶南越在宮調并延舞夜六十人遇內宴即於殿前立奉案若官中宴即坐奉案故俗案有生部伎止部伎也

扶婁

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由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歎忽婁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然存之適以感眾禁而去之可也見王十午拾遺記

渤泥

渤泥國在上都之西南大海中去三佛齊國不過四十餘程以十二月七日為歲首聖朝太平興國中來朝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坎鼓吹笛擊鼓批掌歌舞以為樂焉

彌臣

南夷志述彌臣國邊海之國也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路舞為樂在永昌城之西南也

古奴

南州異志古奴國去歌管國八千餘里民人無慮萬戶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為樂其衣被頗類中國焉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其王姓利利氏多斯無居伊奢那城其俗喪葬用音樂

白狼

明南永平中輔為益州刺史移檄西

南夷 白狼王禧菽等百餘國重譯未庭

有歌詩三 也東觀漢記備載其詞及

夷人本語皆重譯 言使覽者易曉

焉歌三章其一遠天樂德其二遠天樂德其三遠天樂德

大食麻羅拔

大食麻羅拔國在西南海岸其主号亞羅密姓亞蒲地加名厨維每年以二月為歲首歌樂多以胡琴吹笛鳴小鼓舞唱拍亦國人性情之自然也

驃國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唐正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國與天竺相遠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齊飲為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磨些蠻

磨些蠻烏蠻種族也鉄橋上下皆所居之地其俗好飲酒歌舞焉

胡曲調

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胡宮調胡名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双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多名婆羅調婆



羅門曰那羅延天聲也習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殺風婆羅門曰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謀調也李唐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曲並入婆施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解 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蜜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也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 佛曲文德佛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提梵入移風調也

漢樂

漢樂以杖鼓第二腰鼓第三腰鼓下調笛并拍板五色為一部後又合醜設樂通為一部蓋起自鼓笛部也

清樂

清樂部其來尚矣器及章詞多漢魏所作音空播遷其音散亡符堅平張氏於京州得之也宋武帝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謠國俗亦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兵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署摠謂之清樂唐清樂部有編鍾編磬擊琴彈琵琶箏篪箏筑

蕭笙塤篪笛箎吹葉節鼓舞為一部工二十五人焉

醜設樂

醜設樂其器有玉磬方響豎箏篪以箏篪大琵琶小琵琶簫笛箏五弦吹葉大小笙等大小箎策正銅鼓和銅鼓楛鼓連鼓鼗鼓梓鼓并歌舞古之坐部伎唐之胡部樂也禮畢樂

禮畢之樂本晋太尉庾亮妓追思而作因假為其 翳以舞而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為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是故以禮畢為名行曲有單交路舞曲有散花樂器有笙笛簫箎鈴盤鞞舞腰鼓七種三縣為一部工二十二人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唐造醜設而礼畢曲矣

九部樂

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煬帝分為九部以漢樂坐部為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京與清樂并龜茲五天竺國之樂並合佛曲法曲也安國百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樂西京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礼畢為九部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觀開皇中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由此



殷成以題其額 本朝任珩序范度五體書  
文五體曰篆曰八分曰真曰行曰草其體雖  
五其流唯三篆則統乎科斗玉筋垂露籀篆  
小大之屬也隸則統乎羲獻鍾度歐虞顏柳  
真草之華也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通是三  
者可觀群書

孔安國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說就古文體而從隸  
以定之雖隸而猶古 隋志百卷頌訖漢初  
書經五變曰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秦廢  
古文始用八體漢以六體教學童并業書楷  
書懸針垂露飛白偃波鶴頭芝英倒薤等二  
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

世八分書 唐六典書學注字體有五曰  
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八分五曰隸  
書 唐志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古來篆  
隸詁訓名錄一卷 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  
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  
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  
隸至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凡  
漢石刻皆自為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  
書蓋今楷字也 晉索靖傳與衛瓘俱善草  
書作草書狀曰婉若銀鈎漂若驚鷗 楊泉  
草書賦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  
名於古昔皇著法於今斯 說文注按書傳  
云張竝作炒又云齊相杜操作

廣志卷之九百八十八

技藝

畫

要語

畫界也繪也爾雅形也釋名推也以五色挂物  
象也或作畫漢制畫衣冠而民不犯又陌韻  
說文 絲會聲又畫也語繪事後素或

論語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前武詔唐虞畫

象而民不犯益稷以五采彰施於五色禮器曰

受采揚吾子受變丹青馬授傳畫虎不成反精

狗楞嚴諸大幼師求太陰精用和幼藥是諸師

等手執方諸豕月中水周禮注鏡調之方諸

畫品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

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

六曰傳移模寫

畫六法三品

國繪寶鑑謝堯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

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

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

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

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能以巧器得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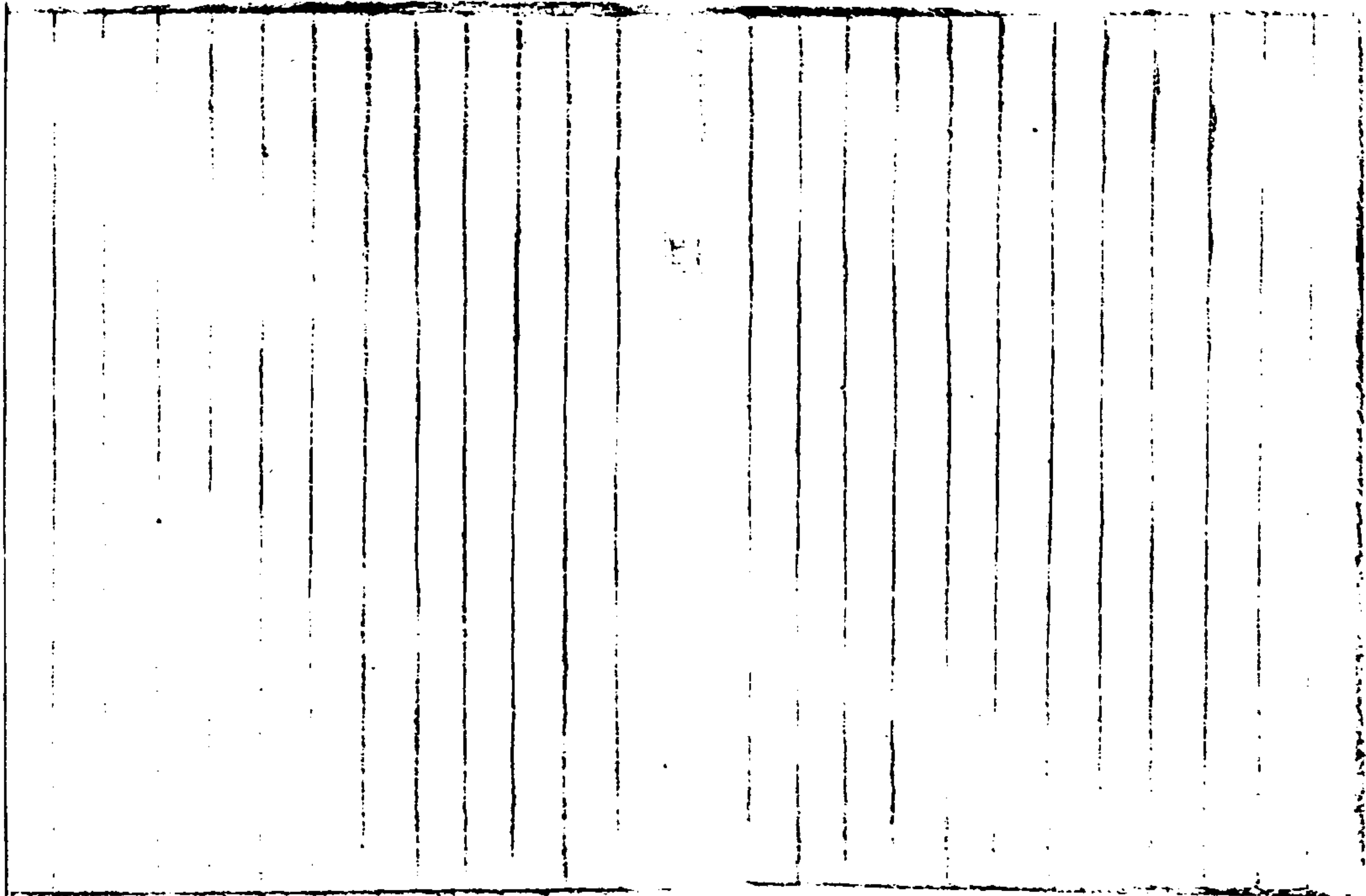
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

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

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

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妙者若非博學廣  
論為得精通妙用歟故有寡學之士兀兀之  
徒忽界資道者多矣其學問廣博之流惟恐  
淺陋疎畧也彼熬熬汲汲與利名交戰者與  
吾道殊塗耳此安可與言之哉愚習山水人  
物已為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為法誠不  
敢為卓絕之論雖言無麗藻亦使好學之士  
頃然開悟分為十論各隨品目以附於後時  
宣和辛丑歲季夏八日琴臺韓拙全翁序

論畫山

凡畫山言丈尺寸分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  
者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健順之儀其山布  
置各有形骸亦有各呼習山水之士好學之  
流切要知之也主者為衆山中高而大者是  
也有椎氣而敦厚傍有輔峯羣圍者岳也大  
者尊小者卑也大小岡阜朝接於立者順也  
不如此者逆也客者其山不相干而過也分  
陰陽取之也凹深為陰凸面為陽山有高位  
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於廣極者矣洪谷子  
云尖者曰峯平者曰頂圓者也變相連曰巒  
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下曰巖巖下有穴為  
岩穴者釋山云山大而高者高山小而孤者  
岑銳山者高嶠而纖峻卑而大者扈也山小  
而衆山歸者其有小山羣圍名曰羅圍言襲  
陟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成映也  
一山為伍也小山曰岵大山曰岵謂高過也



言屬山者相連屬也嶧山者連而絡繹也俗  
曰絡繹者群山相續而過也言獨者孤而只  
一山也山脊岡者其山長而脊也言翠微也  
近山旁坡也山項冢者其山顛也岩者洞穴  
是也洞者有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山者山形  
如堂室也言嶂者山形如嶂帳也言小大別  
大山鮮不相連也言山絕徑者連山斷絕也  
言崖者左右有岸史山足也言礙者多山石  
也多大石者鑿盤石也多草水者為之妨無  
草木為之礙石戴土為之崔嵬石山上有土  
也土戴石為之砧土山有石也言阜者土山  
也小堆曰阜平原曰坡高田隴岡隴巔相連  
挾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峪者通人曰各不

通人曰峪窮滂者無所通而注川也山夾水  
曰澗陵夾水田渡溪者蹊中有水也宜畫盤  
曲橫掩映續斷伏而復見也山亦有四時殊  
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實西  
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嶮峻高位山而水多  
江湖景秀而華盛北山閑慢而多阜林木氣  
重而水窄東山宜畫村路耕鋤旅店山居游  
宦好旅之類西山宜畫閨城棧道羅網高閣  
現宇之類北山多用盤車駱駝採樵背負之  
類南山宜畫江鄉漁市水村山閣之類但加  
之稻田魚樂無用盤車駱駝也要知南北之  
風不同耳故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  
純治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叅淡此四時

之氣象也郭氏云山有三達自山而下仰山  
上皆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前山而窺後  
山者謂之深遠自遠山至遠山謂之平遠又  
愚論三遠者有山根邊岸水波巨望而遠謂  
之闊遠有野霞曠漠以野水隔而彷彿見者  
謂之迷遠景物至極而微茫縹緲者謂之幽  
遠以上山之石狀當畫備文理詩意用之無  
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對此無知之士  
也不可不知或詩句中中有此山名雖得其名  
則不知其山之狀者安可措手而製之凡  
畫全景山者重疊覆壓只尺重深以遠次遠  
或從下層疊分布相輔以早次尊各有順序  
又不可太寬仍要嵐霧鎖映林木遮藏不可

露鉢知人無衣乃窮山也旦山者以林木為  
裳衣以草木為毛髮以烟霞為神采以景物  
為粧飾以水源為血脉以嵐霞為氣采畫若  
不求古法不寫真山惟霧俗變采合虛妄自  
為超古越今以自蔽變是為非此乃懵能不  
知山水格要之士也難可與言之嗟乎今人  
是少非多亡古徇今方為名利之誘奪故博  
故好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堂奧者誠可與  
論也彼笑傲今古侮慢宿學之士遠足以此  
言為戲也  
論畫水名水出於山水下可用其法  
且水有緩急淺深此為大脉也山上有水舊  
見說山山下有水曰流從山澗間



有水曰淵音淵沸而激石者謂之湧泉山石間有水澤發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布者巖崖峻險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懸濯于萬但之下有驚濤怒浪湧滾騰沸噴濺漂流雖音罷魚鼈皆不能容也言濺撲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罅中猛下其片浪如滾者石迎激方員曲折交流會合用筆輕重自用分淺深也言淙者激流橫衝鳴湍擢噴若雷風四 葉流謂之淙也言片水者不用分間一片注下沂水也與瀑布頗異亦宜分別有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卷翻山水中少用也有兩邊峭壁萬但不可通途中有湍急深流如箭舟船石可停者破水爾無急於此也言江

湖者洞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平出之流水也其水混混不絕孟子所謂不舍晝夜者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用之多矣深宜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復見於遠近仍宜用煙霞隱鎖為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有似磧者水心道流之沙灘也水流於兩邊迴還有致於整者有岸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春水微碧夏水微綠秋水微清冬水微濛又有沙汀烟渚皆水中人可居而景可集也至於魚鱗鴈落之類畫之者當自取才况水為山之血脉凡畫山水故宜天高地闊為佳也

論畫林木

凡林木有四時榮枯大小葉實只尺深重以遠次近故木要看蒼遠徒硬筆跡堅重或質或麗以筆跡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重本在運筆高位暈淡悉由於用墨此畫林木之要格也洪谷子曰筆有四執者筋皮骨肉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縛隨骨謂之皮筆削堅正而露節謂之骨起伏員混謂之肉凡畫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肥軟濁也苟美矣無骨也骨者剛而繁也勁死者無骨也跡斷者無筋也墨大而質朴者失其真氣墨微怯而弱者敗其真形其木有停分而有執不可太長者無執力不可太短太短者瘡而獨也皆有形執而取其執刀無執刀而亂作盤曲者乏其

執刀也若只取剛硬而無還轉者虧其生意若筆細墨微者怯弱也大凡取其合宜用度之也



霄漢枝逆而復掛下接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和而不周荆浩曰成林者氣槩喬幹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偃蓋而枝盤頭位而亞腰者為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為枯松也訣曰松不難兄弟為高低相亞松亦有子孫者為絡枝相續唯幼松者其梢凌空而筆出其針交結而陰重也且栢者若候伯也訣曰栢不葉生要老逸舒暢空宜轉經捧節有文多枝小葉節眼嵌空執若絞乳具出而復回蕩跡蹤橫乃古伯之狀惟幼栢者葉密枝茂逆梢執聳枝檜者松身栢葉會於松栢曰檜其杖形肆而盤曲其葉聚散而無定乃古檜之軀餘種種群木難以具述惟檜栢柳

視儀形各異大槩有葉之木貴在豐茂而陰鬱至於寒林者止務森聳重深分布而不雜宜於枯梢老差皆當用淺墨軟梢之木相伴和為之故得齒韻而氣清林僻不用明白先宜烟嵐映帶誠李成咸熙中深得乎其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毓也夏蔭者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疎而飄零冬骨者葉枯枝槁也其有林函者山石上有密木也其有林麓者山脚下有林木也林木迥者遠林烟腹也遠木者取其大要而不可狂斜倒翹隱淡宜立辨其形質不可一一明白也又云質者形質倫也以雜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淺淡

相重矣林木者山之衣者如人之衣狀使人儀盛之貌所貴密木茂林華盛之表不可微少衣少者露骨而如人衣少也若作一案一石務要簡耳

論畫石

凡畫石貴要磊落雄壯蒼古頑澀巖頭凌面層疊厚薄壓重深落華堅事之堆四深西淡之形破拂陰陽點勻高下乃為破墨之功也言盤者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巖崿有岩石岩者有松石崩灘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崢嶸嶙峋千恠萬狀縱橫放逸其軀無定而又皴法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皴者有橫皴者或勾或連水皴者一點一深皴者有橫皴者或勾或連水皴者一點一畫各有古今法法存焉又如昔有人云石無十步貢山有千里遠况為山之軀貴其潤澤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

論畫雲霞煙霧靄嵐光風雨雪

通山川之氣以雲為摠也雲出於深谷納於岫夷揜日蔽空勃然無所拘也升之於晴雲則顯四時之象散之於陰晦則逐四時之氣故春雲如白鶴則其軀閒逸融和舒暢也夏雲如奇峯則其皴陰鬱濃澀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漂鱗或若兜羅之狀耶淨而清明也冬雲如深墨參鬻示其玄冥之色昏寒深重



此晴雨四時之象也故春陰則雲氣淡蕩夏  
 陰則雲氣突墨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  
 氣黯淡此陰雲四時之象然雲之躰合散不  
 一為輕而為煙重而為霧浮而為霧散而為  
 氣其有嵐光山之氣也煙之輕者雲捲霞舒  
 雲者氣之所聚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煙為先  
 山承中所用者霞不重以毋青雲不重以給  
 彩恐失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且雲者有出谷  
 雲有游雲有寒雲有暮雲有朝雲雲之次為  
 霧霧之次為煙有晨煙有暮煙有輕煙煙之  
 次為霧有江霧有淡霧有遠霧雲烟霧霧之  
 外又言其霞者東曙明霞又曰朝霞西照暮  
 霞乃早晚一時之暈也不多用凡 霧煙  
 霧之氣為嵐光之色遙岑遠樹之神彩也善  
 繪於此者則得四時之真氣造化之妙理故  
 不可知其風色而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跡而  
 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用少逆也  
 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雨雲之際時雖不  
 同然而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雨霽雲有  
 風雲有江雲有夜雲有春雲有欲雲有重雲  
 風雨雲之意皆本乎雲氣之輕重類於風執  
 之緩急相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槩以雲別雨  
 雲之意則宜膜不宜顯又如爾雅所云天氣  
 下而地不應曰雲言昧物而輕也地氣發而  
 天不應曰霧言膜物而應也風而為噓風而  
 雨為靈言無分遠近也

重而為噓然則言無別於山林也此  
 皆不特之氣非雲之所該也至於魚龍草芥  
 之象呂氏之言甚明高翔鳳翥之形陸機之  
 論深得然在畫者窮天地之奧風雨之候曷  
 不可深究焉  
 論畫人物橋約音勺橋閱城寺觀山居舟船四  
 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籠俗所貴純雅而幽閑其有  
 隱居微逸之士與村夫農者魚父牧豎等輩  
 狀不同竊觀古之山水人物優容閒雅無  
 有龕惡者近世所作往往粗俗不謹殊不知  
 古人之態言橋約者通舟船曰橋不通舟曰  
 約約以橫木渡水於溪澗之上但使人跡可  
 通也閱者在乎山破之間只一路可通無傍  
 坡小坡方用可閱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  
 望須當映帶於山崦林木之間不可及一一  
 出露恐類其面經山水中所用惟古城可也  
 畫僧寺道觀者宜掩抱幽深岩澗之間惟酒  
 旗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處而山居隱遠之  
 士務要幽僻不同於此宜畫岩菴茅舍軒亭  
 水閣野家道友傲遊放逸之徒也有廣土廣  
 處可畫漁梁捕魚手菱曝經之類言舟船大  
 白舟漁人所汎者曰艇隱送高尚之士所乘  
 者曰舫或挿以鬣罩或旋以絲綸者曰漁艇  
 或為木屋者或為棚模者游舫也以小槩所



拙者謂之飛觴獨一木所造者謂之槲櫟於  
 山水中所宜用者惟此耳其舟船宜游沫輕  
 浮不可重其執餘江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  
 所用也品四時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  
 事春時可以畫人物竹悅而舒和郊游踏青  
 穿翠林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游捕魚之  
 數也夏可畫人物坦於山陰林壑之處或行  
 旅憩歇水園風軒避暑納涼既水浮果浴鵝  
 江滌梳浹涉水風雨渡之類也秋畫人物則  
 吹簫翫月采菱院紗漁笛登高賞菊之數也  
 冬畫人物圍爐飲酒憐列游宦雪笠寒僮驟  
 細運粮雪江渡口寒郊游獵履水之數也若  
 水笠之間可兼於禽鳥者春宜畫燕雀黃鸝  
 夏宜畫鷓鴣鷓鴣秋宜畫征雁群鷺冬宜畫  
 落鴈寒鴉今畧言其大槩耳若能法此以隨  
 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妝飾而無不備者  
 矣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且畫者筆也此乃心術索之於未兆之前泝  
 之於形儀之後默契造化與道機同握管而  
 潛萬物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骸墨  
 以別其陰陽山水悉手筆墨而成吳道子筆  
 勝於實此乃畫之聖賢也常掃山水有墨而  
 無筆項容山水有筆而無墨此皆不得其全  
 善也荆浩采二賢之長以為己能也其用筆  
 太多則失其真跡橫其筆而見濁墨太微則

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為病耳切要循乎  
 規矩格法以水乎自然氣韻以全得生意於  
 此者倫矣失於此者病矣是以推之豈可與  
 俗士論哉凡未操筆問當凝神著思預想日  
 前所以意筆先 意於內然後用格法以揮  
 之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其用筆有簡易  
 而意全者有周密而巧思者或取氣槩而筆  
 雅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用在乎  
 筆也然作畫之病也衆矣惟俗 最大多出  
 淺陋狗卑昧乎格法之士動作無規亂揮取  
 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位巧密而纏縛乍為  
 老筆本於自然此為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自此起耳古之筆有三病一曰叛病二曰刻  
 病三曰結病叛病者腕弱筆癢取與全虧物  
 壯平匾不能圓渾者叛也刻者用筆顯露用  
 筆中凝勾畫之際長生圭角者刻也結者欲  
 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留礙不能流暢者愚  
 又有一論用之確病筆路謹細而凝句全無  
 變通筆墨雖行類同用物雕印之跡者確也  
 確為新田無 凡用筆先求氣韻次求筆要而  
 後方求精思若形貌未備使用巧密精思而  
 失其氣韻也大槩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  
 得於其間矣且善究山水之理者當守其實  
 而寔不足去其筆有餘寔為質餘也筆為筆  
 藻也質餘本乎自然筆藻出於人事實為本  
 也筆為末也自然筆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



本而逐其末忘其本而執其用是猶畫者惟  
務筆端而林法柔細而神氣泯絕真俗病耳  
焉知亦實去筆之理哉若行筆或寬或細或  
揮或勾或點或重或輕不可一一分明以布  
遠近取似者氣弱而無畫也其畫太麓則寒  
於理趣其筆大勁則絕乎氣韻一彼一點一  
勾一斫皆有法度若不從畫法意只寫真山  
不分遠近淺深乃謂經非畫也為得其格法  
氣韻者歟凡用墨不可深深則傷其林不可  
微微則散其氣此皆病也勾抽落筆便用墨  
取淡者謂之滑而無法其先皴而後淡次取  
陰陽淺深者真得其理又以畫之取遠景貴  
簡而不絕繁而不冗使觀者豁然而目窮者

曠滿洒之趣不其神妙矣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琰天下皆知為玉也非卞氏三獻孰  
別荆山之姿而為美驂駟騷騷天下皆知為  
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為良若  
王之無別安得瓊瑰琬琰之各若焉之無別  
豈非驂駟騷騷之駿別玉若卞氏識焉者  
伯樂耳天下後世無復以加之諸是由畫之  
山水混於世也奪造化之情實論古今之願  
與發天揮地之形容蘊藉聖人之藝業豈廣  
頭隸白眼俗人可得而窺義歟蓋有其不測  
之神工難各之妙意寓於其間矣且閱諸畫  
者首看風氣韻次究格法高位氣勢氣韻

者為能物理順序有自然生意也格法高位  
者為有前賢格法得規矩用度也倘然生意  
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於法高故得其格法  
也雖有格法而不用揉雜焉何哉學成之格  
豈容雜於范寬正如字法以顏柳不可用隸  
篆隸不可同功所操不一則所用者差信乎  
然矣師古驗今善觀者畫可無別乎然古今  
山水之格非寫法也用畫法耳寫之者非畫  
也通畫法得神全之氣工寫法者有畫之病  
亦不可不謹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  
學不通請名流之迹也衆矣然以此鑒畫則  
雜乎神思亂乎規矩難識而難別者良由此  
也雖能明其畫法乃為精通之士論其別云

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識箕斗窮地理者然  
後識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  
物之衆有續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也觀  
畫之理非融心神畫情縹素情通博覽者不  
能達是理畫有純質清淡者僻澁古傲者輕  
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意在  
者幽曠而深遠者昏暝而意存者貞率而意  
雅者冗細而不亂者厚重而不濁者此皆三  
古之跡遠其名品參乎神妙各造於理者然  
矣初觀可及再觀不可及之而妙用於深  
者上矣初觀不可及再觀可及窮之而理法  
幸儀者不失畫譬猶君子歟顯其跡而其全  
石著乎行而守規矩觀之而溫厚望之儼然



坊事而難說難進而易退動作周旋無不合於理者此上格之跡有若是而已畫猶小人歟浮言相脊以譎行相尚近之而無取遠之而有怨苟諂媚以自全勞詐偽以自蔽施為交構無有拘於理者此早格之跡有若而已倘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於彼非所以能別之也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制度時用隨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路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刪拙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作變通不負不形如飛如動六曰墨者墨高位暈淡品物淺深文采自飛似非因筆有此立法者

神之有神也若六種未備但有一長亦可采覽畫有珍傳於世不自顯者所謂以寔得其名矣不斯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雖美其名易銷者所謂譽過實矣不期銷而自銷也凡秘畫者豈可擇於名譽冠蓋但看路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閒思遠理深氣象瀟灑者為佳其未賞精雖唯貴巧密者鮮矣世有王晉卿者感里之雅士耕獵文史放肆而書每燕息之餘多戲小筆散之於公卿家多矣嘗蒙青眼左顧每畫必君觀論乎淵奧構其名實偶一日於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桂范寬先觀李公之迹云李氏畫法墨潤而筆精烟嵐輕勃如對面千里秀氣可鞠次觀氏之作

又云如面前真山幽峯渾厚氣壯雄逸筆力此二畫乃一文一武耶遇嘗思其言之由賞鑒而通於骨髓其種種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優劣明是非可謂精通善鑒者畫若不遇於識鑒者如驥行於途無分善惡也悲夫今有名卿大夫士之畫自得優游閒適之餘握管濡毫落筆有意多求簡易而取清逸出於自然之性無一點俗氣以世之格法在所物議也古之名流士大夫皆從格法南唐以來李成郭熙范寬燕肅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矣能悉知此乎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世之所責於人者學也性有顯蒙明敏之異學有曰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資未有業不精於己者也且古人以悟學而開其今人以失性而恥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貽笑於大方之家也昔顧愷之憂月登樓家人罕見面遇風雨晦暝飢渴喜怨皆不操筆唐有王宰杜負外贈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侵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古者如此多矣畧舉一二前人用為銷曰養神今人及以鬲利勞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冠冕上士燕閒餘裕以此為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也奈何頃者往往以畫為業以利為鬲今



之九派之風不修士夫之躰豈不為自輕其術故不精之良以此也真所謂棄本逐末且人之無學謂之無格無格者謂無前賢格法也豈有不以格法者而自以為越古超今名賢者歟所謂冥學之士則多性強而自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自蔽者問性憑道學者為自蔽也有性敏才高難學而狂亂志不歸一也為自蔽也有少年風賦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不學者為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慢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榮唯務詐偽以勞心使神志散亂拾寶者難學也有本性無好之心而假以為生者難學也如此之徒技之下耳安得以傳古人之

糟粕達前賢之一問未有不學而良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執一家之則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為己格而可矣噫淵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 達乎妙藝盡乎精思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

旦論畫多能精當者國之王晉卿也論三古高古中古近古三皇以前為荒洪之世畫無得名之自伏羲氏定龜文畫於卦象之後畫始有形意畫本畫也逮遑帝時史皇觀物而狀之此畫之始也至五帝禹湯及秦漢以來畫新興焉其時雖錄人姓名然畫跡未有見之者莫能定其優劣其畫大興於晉宋其真

跡人問難有莫得而見之晉卿論三古之畫何代謂之高古晉宋為高古唐為中古五代為近古晉宋有顧陸張展畫之聖賢也乃為百代之師範矣唐張彥遠云古之畫人物純重暢而間雅何况於近代耶郭若虛云今之佛像鞍馬殆不及古花竹禽鳥山水亦不及今唐李思訓張藻朱審王維王宰王炎之流乃仙格神奇過於高古亦以為傳世之師法耳五朝有荆浩闕仝捋出古今至宋朝時又有李成范寬李維師於闕而過之可謂青出於藍矣二賢能畫各丘象法時有李昇慕李師思訓之格呼為小李將軍亦自丘家法其有王士元程院深王端燕肅董源陸瑾趙幹

後序

屈昇記真巨然許道寧劉承丘納黃筌燕之貴宋迪適訓龐寵崇穆李隱李宗成郝銳梁忠信郭熙侯封高克明董贊符道隱水嘉僧擇仁吳僧繼章以上名流各書宗法師資品學山水之士切要知之貴通其宗祖格法故序其後

嘗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建今瑣瑣碌碌執其偏見持以僻說蔽於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者幾何人哉固不可以枚數而名許也然畫者祖述於古有自來矣顯於唐虞備於商周尊於天子用於宗廟明日月山龍之形別鳥獸魚重之跡制之於冠蓋衮冕



設之於尊疊異器與六經具載百代維傳殆此而下雖世不乏人未著於其跡或功於一物或長於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者此畫其純全妙用之理也且畫者闢天地玄黃之色泄陰陽造化之機掃風雲出沒別虬龍造化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洪濤以至山川之秀麗草木之茂植翔然而異蹶然而超提然而奇恢然而恠凡城於象數圍於形骸一技疎之細一帽懷之微復於穹窿載於磅礴無逃乎萬物最靈者故人之於畫造於理者能盡物之妙昧乎理者則失物之真何哉蓋天性與心機也性者一定之理機者至神之用機之一發萬變生為性之造其理者因性之自然造物之微妙心會神思然氣動靜揮於一毫顯於萬象則形質動峙氣韻飄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為緒使氣為物該汨於塵空擾於利役徒為筆之所使耳安得語天地之真哉其山水之妙多善於間隱送幽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了燭物得其趣者之作所也况山水之樂林泉之興豈備魯賤隸園園鄙夫感於饜饕者之所為哉宜其畫之於山水誠匪易可言也今言之跡顯然而著見於域中者不為不多矣畧究形容而推之遶岑疊翠遠水澄明片帆歸浦秋鴈下空指掌之間若睨千里有得其平遠者也雲輕峰秀樹光陰疎江村棧路遙嶺峰崢嶸僧舍溪橋崢

舟人小漱石泉位有得其全景者也松柏老而虬恠群水茂而葱菁臨林盤澗阜上高林此得樹石者也萬水披靡千岩聲翠烟重樾針之執林繁如葉葉有聲此得其風雨者也畫至于通乎淵源貫乎神明使人觀之若親青天白日其他闊奧釋然清奧非造理師古學之宏遠者鮮克及此今有琴臺韓全公以名宦簪履之後家世儒業自垂髫誦習之間每臨筆研多戲以窠石既冠後南北窮遊常於江山勝槩而所至之景宛然如旋踵在前繼而巧畫於山水則落筆驚人迫出塵俗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曲不取媚於世不苟名於時但存藝於心術精神之間爛額焦頭窮年皓首過於詩淫傳癖之士未嘗一日舍乎筆墨尤恐學之不及也蘊古今之妙而守宙在乎願窮造化之原而萬物生於心古研精極思深得其純全妙用之理其南陽全公之畫歟公自紹興間擔簦之都下進藝於都尉王晉卿所惟薦於今聖藩邸維而上登佐授翰林書藝局祇候景迂為直長畫待詔今以授忠訓郎公未嘗苟進迄今祇以畫為聖之所樂頃者出示以平昔編篆胸臆慮與俾僕以文釋意然所集山水之論莫不纖悉備載且指而各序其說言無華藻事歸典實傳古驗今增加證飾分雲水山林闕城橋約傳其傳其筆墨之法講其氣韻之病通四時景候



識三古因幸一句一事繁然使後之學者覽而為振機津要顧不偉歟接朋友則講以古今為文易務理深遠如珠藏於蚌玉蘊於石學之者不可輕易其文當求難於理信乎公之論言如珠玉秘於此焉如公畫純於古而不雜立所論集名曰純全庶幾雅得君子為之廣博也宣和辛丑歲孟冬二十四日夷間張懷邦美後序于集後

格古要論

古名畫

佛道有福聚端嚴之像人物有顧盼語言之意衣紋樹石用筆頗書衣紋大而而調暢細而勁健有捲摺飄舉之勢樹分老嫩屈節欹李成徐熙李伯時所畫與物傳神畫其妙也近世非士大夫畫者繆甚矣

古畫用筆設色

古人畫用筆圓熟傳色入絹素思人神妙愈玩愈妍雖年遠破然亦精神沒人作色者色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全無精采初規可取久則意盡矣

古畫絹色

古畫絹色淡黑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像香烟薰黑者多偽作者取香烟瀝或竈烟脂搗碎煎汁染絹其色黃而不精米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頰連三四絲若直裂偽作則其絹亦新

古畫絹素

唐絹絲麗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闊四五尺餘者五代絹極麗如布宋有院絹勻爭厚密亦有獨梭絹有等極細密如紙但有掃薄者非院絹也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宣州有必機絹極勻爭厚密嘉興魏塘宓家故名宓三機趙松雪咸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絹作畫

院絹

宗畫院眾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皆妙

無名人畫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為有名不可勝類如見牛即戴嵩見馬即韓幹也尤可笑者矣

畫難題名

米南宮云范寬師荆浩王說嘗以二畫見送題句龍奕回重皆入水於右上見洪谷子荆浩筆字樣全然不似寬後於用徒僧房有一軀山水與浩一同於瀑布泉邊題筆厚范寬乃是少年所作信荆浩弟子也以一畫易之收示覽者以此論之畫難題名也

李伯時畫

李龍眠畫但作水墨不曾設色其畫無筆跡重濁者皆為作也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間有用絹著色者



米氏畫

米南宮作山水出董元元暉畧變父法自成一家烘鎖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紙不用膠礬不背於絹上畫臨摹古畫有用絹者

蘇東坡畫

蘇東坡畫墨從地起真到頂 曾逐節分以濃淡分背面作枯木亂屈無端石皴硬奇怪如胸中盤礴也

沒骨畫

嘗有一圖獨按絹黃筌畫播花百合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其播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乎神品也

王維畫

張彥遠云王維畫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挑杏芙蓉蓮花同作一景畫表安臥雪面有雪裏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真此難與俗論也

名畫無對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畫自娛人家遇有適與則番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為懶不足與之言畫矣

御府書畫

徽宗御府所藏書畫最多俱是御書標題後用宣和玉瓢御寶於中多有臨摹者未可盡以為真收者仔細辨之

題跋畫

古人題書畫于引首宋徽宗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開背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於畫首趙松雲云画到元朝遭一切也

裝背畫

畫不脫落不宜數背一背則損精神墨跡法帖亦然邊碎被處必用補不可裁去裁則損畫多矣

南村輟耕錄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點龍鳳紉綾為表綠文紋綾為裡紫檀雲花杆頭軸白檀通身栴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間王涯自置鐵板

相印家既美於財治用金玉為軸耳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標以迴鶯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為標文錦為帶玉及水晶檀香為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後和議既成推場購求為多裝梳之法已具名畫記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贊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有考焉



廣志卷之九百八十九

技藝 畫

夫畫者肇自伏羲畫於卦象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於堯帝時有史皇倉頡生焉史皇狀龍魚龜鳥之跡倉頡因而為字相繼更始而籍萌矣本畫也畫先而畫次之傳曰畫者成造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合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其書畫同軌而未分故知文能序其事不能載其狀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

存形莫善於畫宣物莫善於言故知書畫異名其揆一也古云畫者聖也蓋以窮天地之至奧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削則千里在掌不為筆補造化者哉自古建今名賢上士雅好之者畫也然精於繪事者多矣愚祖世偽業薄系名宦賦惟疎野惟神智所造切慕於畫采前聖之模範究古人之糟粕自幼嗜好番心於此者至今白首尚且孳孳無倦惟患學之淺短自為成癖爾乃夙賦其性邪唐右丞王維之童冠世畫絕古今嘗自題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畫山水之述其格清淡其理幽奧至於千變萬化四時景物風

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表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倫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絕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迹也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也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佗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聽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曰樂天詩云中序擘騷初入拍中序耶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佗曲皆無如撥攬聲之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  
屏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  
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  
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  
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亦不應  
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  
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域而已若務詳  
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  
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  
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濶此庸人襲  
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  
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  
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橫插此論非也大都  
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  
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  
重悉見兼不應見其峽谷間事又如屋舍亦  
不應見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  
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  
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  
法其間折高折遠也自有妙理豈在撇屋角  
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圓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  
此大謬者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  
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尚後謂之順風光此亦  
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却風不可動豈常  
風能搖哉

度支負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  
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  
暮雪洞庭秋月滿湘夜雨煙寺勉鍾漁村落  
昭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室村陳  
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  
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  
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水  
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  
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  
山水象之心存目想高者為山者為水坎  
者為谷缺者為澗頭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  
意造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  
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  
天就下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像佛番其圓光當大會中  
對萬眾舉乎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  
畫家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畫臂揮之自  
然中規其筆畫之麤細則以一指拒壁以為  
准自然均勻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於此  
徒驚俗眼耳  
宋國初江南布衣徐熙為蜀翰林待詔黃筌皆  
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  
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  
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  
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賤色用筆極新細胎



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蓋惡其軋已言其畫鹿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復能瑕疵遂得產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也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廂迎佛舍利東院佛每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也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休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現其用筆甚草草近現之幾不類物象遠現則景物繁然幽情遠思如觀異境如源畫落照園近視無功遠現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作画祇是簡理家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画用墨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陸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僻俗類四箇字

筆談  
藏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傳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如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缺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 有畫衆工奏樂一

者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區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疪而已至於與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三病  
畫有三病皆繁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  
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學物狀平福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去角也結也款行不行當故不散似物疑



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施學捨短三也

六長

匱鹵求筆一也僻澁求寸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恠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製作指模

釋像有善功方便之願道流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天日龍鳳之來外夷有慕華歛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

烈之貌隱逸識高世之節貴戚尚侈靡之容

天帝明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配觀切天者之

狀仕女宜秀色姸切果媚切女之態田家有

醇吐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

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

綽縱製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

之執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鉞皮經裂多端

分數萬狀山石多鑿頭亦為凌而要作

遠而氣雄崢嶸而秀潤畜獸須倫筋力精神

毛骨隱起魚龍求游泳之妙升降之宜現畫

水湯湯若動使人有浩然江湖之思屋水折

筭無虧筆墨均壯深遠透空花竹有四時景

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萼後先自然艷麗

間野園蔬野草咸有出土性禽鳥尚毛羽翔舉飛集之形知此雖不能盡鑒閱之精妙然工拙略可見矣有送品皆高人勝士寄興寓意者當求之筆墨之外方為得趣古今優劣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

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

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闢立德立本皆純重雅

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

張董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

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

關仝范董源之跡徐熙黃荃居宋之蹤前

不籍師資後無復繼踵惜使二李三王之輩

復送邊焉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

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粉本

古人畫葉謂之粉本前輩多室蓄之蓋其草

之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本

粉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之外者

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水及事

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

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命名好勝物遇故

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益則矣資高明

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



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  
之去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  
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錄下不可  
看畫醉飲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  
最為害物

唐人五代絹素麓厚宋縑輕細望而可別唐  
宋也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綾精神迥出偽者雖極  
力仿倣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  
然蓋古今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  
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畫矣  
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  
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迹惟明

所題寂多具眼者自能別識也

衰梳書畫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下引首一寸

經帶四分上標除打撤竹外淨一尺六寸五

分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六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標除

打撤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一標除上軸桿

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

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下引首三寸三分經

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引首闊四寸

五分高者五寸

古畫不脫不須楷標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

穠艷蜂蝶尺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

失之也故紹興衰梳古畫不許重洗亦不許

裁前過多古厚

古厚紙不得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書畫精神

一如摹本矣

檀香辟溫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

無糊氣又辟蠹也

南村輟耕錄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

昌元年能者三百七十餘人其叙風之源

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側幽微

與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劾

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犧氏

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

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風同體而未

分象制肇創而猶畧無傳其意故有書無以

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

帛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

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



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  
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  
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泊乎有虞作繪  
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  
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  
也爾雅云畫彩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珍畔  
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  
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祈章明則昭  
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  
彊理辨以忠以孝畫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  
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  
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  
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

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  
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  
移寫自古畫人軍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  
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  
外求其風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得  
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求其畫則形似在其  
間矣上古之風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  
是於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之流  
是也近伐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  
而無肯綮工之迹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  
似須全其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  
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  
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

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  
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  
神乃謫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營經位置  
畫之捨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額得其形似  
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  
也其論風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  
采章歷歷足見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  
不患不了而患於子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  
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  
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  
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  
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  
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

五等以包六法以貫眾妙其詮量可有數  
百等孰能周之非夫神邁識情起心慧者  
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  
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  
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風  
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  
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間有  
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脩真度世之範帝王  
崇上天聖之表外夷得羨華傲順之情儒見  
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  
識肥遯高士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之容天  
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觀觀者馳  
好鬼之狀士女宜秀色姸鳥果精如生之態



田家有醇叱朴野之真風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褶飄舉之勢林木有椽枝挺幹屈飾皴皮細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虬之勢筆凌霄翳曰之姿山石多作礮頭亦為稜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耶生空亞之形破墨之切尤難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龍旁游泳蛟涎之妙得回蟠斧降之宜畫水湧湧若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思畫屋水折筆無虧筆畫勾抹深透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面皆筍條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開野建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惟畫禽鳥識形體各件之異倍翔舉飛集之態其論氣韻非師曰謝共六法精論萬不侈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復得不可以歲月列然契會神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乎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間意定神間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因也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偏不能圓混也刻者用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和物疑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

佛道神物士女牛馬迹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迹及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往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張聖董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其能到故曰迹不及古如李成閻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宋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三李三王之比復起遠焉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其三曰古不及近鄒椿著畫繼十卷自熙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豪運忠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豈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岩冗有以哉又曰自晉唐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謬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各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以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為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著續畫記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



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經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未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而江南絹則經緯而緯細有背而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令絲縷不礙筆工非如今煮鍊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雲絲偽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脫不溼背標若不佳扶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攢艷蜂蝶只在約畧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湯半熟如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故唐太必以絹辨見紋處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有破必好風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繼不當一縷歲又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指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指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接縷間乾熏者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

精神采色如新惟像多經香烟熏損本色染絹作溫香色接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者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作國朝東楚湯垕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名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不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風出自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髮鬚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番心不過為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不可看風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訛訂真偽令人短氣古人畫藻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障不可舉故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體肌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



錄或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一御府有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擬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與夏文彥字士良號南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倍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名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續畫記為本叅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摭剔秘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

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據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韵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起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窺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摹擬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畫矣唐及五代絹素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

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寫山水訣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輪輿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多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分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掃密相間有葉樹枝軟而後皆有仰枝畫石之法先淡後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面之法源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

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凸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山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澹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

開相對謂之潤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

公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

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

此

大槩樹要填空

小樹大樹一樞一仰向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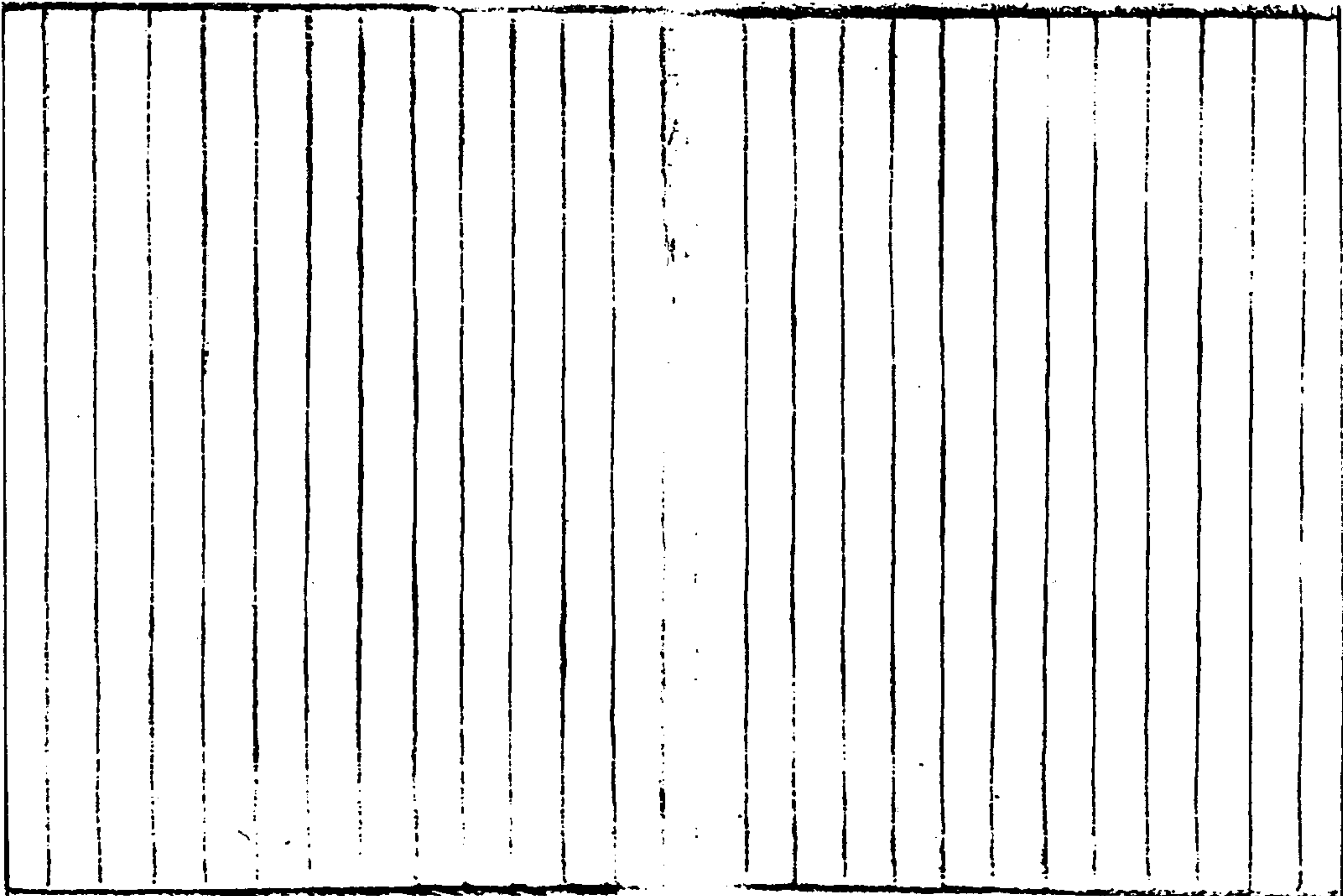
濃淡各不似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



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  
 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  
 妝容易人眼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成於好景處見樹有怪  
 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  
 空闊處氣韻看雲采耶是山頭景物李成郭  
 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  
 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原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  
 之流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  
 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  
 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  
 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側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左  
 在右側皆可為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  
 樹簇之  
 畫一案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纒多  
 便入畫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  
 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

物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蕭殺冬則  
 烟雲黯淡天色模 画此者為上矣  
 李成画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温厚米元章論  
 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  
 画亦有風水存焉  
 松树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爭  
 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  
 謂之磐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  
 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重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  
 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紙以熟為妙紙  
 上難畫絹上難了好者筆好用顏色易入眼  
 先命題目此為之上品古人作画胸次寬潤  
 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温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卷  
 法春秋膠卷停夏月膠多卷少冬天卷多膠  
 少  
 着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  
 看





廣志卷之九百九十二

祠廟

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  
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  
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叙星辰以著衆堯  
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能  
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  
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  
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  
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厲山力世反左傳作烈山共音泰邱 章強

紀力反去民起呂反營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

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  
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  
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聞善衆使民  
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  
也能刑謂去曰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  
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  
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  
教之禮也宜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  
雷蓄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  
也



頭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嘗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天患則祀之者若湯文武是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

能殖百穀故國

語云杜農之名杜作農官周名農後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也七年故更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社為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配平九州故祀父為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鯀鄆洪水而殛死者鯀置水無

功而被充殛死于羽出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為能治水黃帝正名百物者止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為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禹衣裳使責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擇不郵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其如上事故得祀之顓頊能修之者謂能修黃帝之法契為司徒而民成者契為堯之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宜勤其官而水死者宜契六世孫其官宜水官也朱子語錄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自當報之古人祭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心邪向他他便盛如伏仁傑只番泰伯伍子胥廟

壞也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十一月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上會稽祭大禹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漢舊儀五年修復周家舊祀祀后稷于東南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人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為民祈農報功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

一氣破境

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與惡逆之鳥方士云以歲始被除去災令神仙之帝食惡之物鳥食母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皆用焉漢使東郡送鳥每以五月初五日作羹以賜百官所謂解祠者謂解罪求福也明帝永平二年遣使者以仲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章帝元和春東巡狩使者奉一太牢詞帝克于濟陰後王景擢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時所在各請為亮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以為可立於京師神不納步兵校尉習



崇中書侍郎向充等言於禪曰自漢以來以  
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通動蓋  
李世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見闕而莫立非所  
以存德念功遠追在昔者今若盡從人則黷  
而無興建之宗師又逼宗廟宜因近其墓立  
之汚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欲奉祠  
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從之  
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  
遵之元勳配享充等曾不是武禪又從之蓋  
非禮也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故事禮臯陶於廷  
尉等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大學舊  
祀以社日新改於孟秋以應秋政

虞摯按虞書臯陶作士惟門先 國重其功  
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  
在浙獄之成不枉律令之始也大學之祠義  
重太常故祭於大學律之署早於廷尉故祀  
於署是去重而就輕律非正署與廢魚常宜  
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春義取重生咬用孟  
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  
舊制  
後魏文成帝東巡歷嶠山祀黃帝孝文太和十  
六年紹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岳惠祭者  
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今  
以仲月而享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先樹則  
夫之功與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

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祀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  
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  
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書別  
勃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  
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克於平陽以契配帝舜  
於河東人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  
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知周公召公配  
漢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宰而無樂配者  
享於廟廷  
唐高宗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議祭法充舜  
禹湯文武皆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  
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惟此帝王合與日月同

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隔代並遵斯典其  
漢高祖祭法無文垣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  
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高祖典章法垂於後  
自隋已上亦在祠例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  
唯此一禮咸秩申申今新禮及今無祭先代帝  
王之文今請律遵故實修附禮令三年一祭仍  
以仲春之月祭唐克于平陽以契祭虞舜於河東  
以繇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祭周文  
王於鄆以祭漢高祖於長陵以蕭何  
麟德二年車駕將封岱嶽至禁陽頓祭紀信墓  
贈驃騎大將軍  
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詔自古聖帝明王嶽瀆海  
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祀







帝陵同請置廟四時刻於祀典從之  
 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闢近廟佃戶充掃除  
 憲宗元和十四年勅周文王武祠宇在咸陽縣  
 宜令有司精加修飾  
 昭宗天祐二年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昭靈侯  
 舜帝二妃祠為懿節祠  
 開元禮有司享先代帝儀  
 前享五日諸享官各散齋三日於正寢致齋二  
 日於其廟所如別儀  
 無廟者祭如壇其壇制淮州社壇其祭官以  
 當州長官亦無以次通取也  
 諸享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  
 所前享一日所管縣官清掃內外整拂神座  
 無廟者享日未明縣官率其屬入請壇東陛  
 伏設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以後陳  
 設行事休在廟之位  
 設配坐於神座東南南向席以莞又為瘞坎於  
 廟後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贊禮者設初獻位於  
 東階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之南少退俱西向  
 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  
 為上設贊唱者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望瘞  
 位於廟堂東北西向又設贊唱者作於瘞坎東  
 北南向東上設享官以下位於南門之外道東  
 重行西面以北為上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  
 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毀者亦加

修葺  
 乾德元年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  
 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禮神之祀闕禮  
 甚焉其高辛廟在宋州光廟在晉州舜廟在河內  
 夏禹廟在汝州商湯廟在河南周文王廟在鄭州  
 武王廟在鄭州漢高祖廟在沛縣漢高祖廟在沛縣  
 宜令有司准令每三年一享歲仲春月行享牲  
 用太牢以羊豕代祀官以本州長吏有故遣賓  
 佐行事仍令造祭器送之陵側嚴禁樵采又詔  
 後漢光武於南陽舊廟祭享以節高吳漢賈復  
 耿弇配立唐太宗廟于京兆醴泉縣以長孫無  
 忌房玄齡杜如晦魏玄成李靖配並畫像廟壁  
 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聶宗義上言准祠令周  
 文王以太公配唐天寶七載以師嚮熊及大公  
 望配伏緣太公已封武成王春秋釋奠望自今  
 止以嚮熊配享奏可  
 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功濟生民或道光史載  
 垂於祀典厥惟舊章兵興以來日不暇給有司  
 廢職因循曠墜或廟兒假設牲牲因薦或陵寢  
 雖存樵薪靡禁友席與念茲用愴然其太昊在陳州  
 女媧在濮州炎帝在濰州黃帝在涇州顓頊在陳州  
 高辛在濮州唐堯在濮州虞舜在陳州夏禹在陳州  
 成湯在陳州周文王武王在陳州漢高祖在陳州後漢世  
 祖在陳州唐高祖在陳州太宗在陳州十六帝  
 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  
 有祠廟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在陳州高宗







誕稟聖賢煥乎舊章垂之十載今以上尉岳岳  
 按蹕魯知遊覽遺風緬懷前烈始公昨土寔惟  
 是邦故其嗣君得用王祭而祠宇未設闕孰甚  
 焉物議褒崇以申族類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  
 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三年令西京葺  
 後唐莊宗廟  
 四年祀汾陰駐蹕河中府令訪伯夷叔齊廟遣  
 官致祭緣路帝王名臣祠廟神帳畫壁並加葺  
 治禁唐相婁師德墳墓庶未令衡州葺神農廟  
 六年詔諸州有黃帝祠廟並加崇葺又令常州  
 葺周處廟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本  
 州雷澤縣古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  
 請勅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俾奉灑  
 掃詔給守陵五戶  
 四年詔周嵩慶懿三陵柏子戶番七戶餘放歸  
 農仍命歲時加修葺十年推御吏中丞鄧閔甫  
 言葺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氏請射  
 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悉見芟刈熙寧令  
 前代帝王陵寢並禁樵採耕墾并緘責創議之  
 人詔唐諸陵除已定頃畝之外其餘許仍舊耕  
 佃為守陵戶餘並禁止  
 四年承議郎吳處厚言程嬰公孫杵臼保全趙  
 孤乞加封爵詔河東河北漕臣訪其祠墓嬰封  
 威信侯杵臼封忠智侯立祠於墓側載之祀典  
 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等近降新制墓人承

買祠廟然關伯主祀大火為國家盛德所鍊微  
 子問國子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張巡許遠  
 以孤城死賊能控大患請免此三廟以補國家  
 嚴奉之意詔司農寺驚天下祠廟辱國鑄神  
 此為甚可並寢之令開封府劾官吏以聞  
 徽宗政和三年禮議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  
 享歷代帝王女媧氏於晉州無配帝大昊氏於  
 陳州以金提勾芒配帝神農氏於衡州以祝融  
 配帝高陽氏於壇州以玄冥配帝高辛氏應天  
 府無配帝陶唐氏濮州以唐司徒高配辛有虞  
 氏於道州以虞相庭堅配夏王大禹於越州以  
 夏相伯益配商王高宗於陳州以商相甘盤傳  
 說配商王成湯於慶成軍以商相伊尹配商王  
 中宗於大名府以相商伊陟臣扈配周文王以  
 周師鬻熊配武帝以周太保召康公配成王以  
 冢宰周文公侯唐太叔配康王以周太師畢公  
 配秦始皇帝以丞相李斯內史蒙恬將軍王翦  
 祀漢高皇帝以相國鄧文終侯蕭何配太宗孝  
 文皇帝以丞相曲逆侯陳平太尉絳武侯周  
 勃衛將軍宋昌城陽景王劉章配李景皇帝以  
 丞相魏其侯竇嬰丞相安節侯申徒嘉配世宗  
 孝武皇帝以丞相平津侯公孫弘大將軍長平  
 孝武皇帝以丞相平津侯公孫弘大將軍長平  
 烈侯衛青驃騎將軍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車騎  
 將軍統侯金日磾配中宗孝宣皇帝以丞相博  
 定侯丙吉丞相高平憲侯魏相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宣令侯霍光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



安世配自周文王至漢宣帝並於永興軍後漢  
世祖光武皇帝於河安府以太傅高密元侯鄧  
禹太司馬廣平忠侯吳漢左將軍膠東剛侯費  
復建威大將軍好時愍侯耿弇配魏文帝於  
河南府以太尉壽鄉侯賈詡司徒蘭陵成侯  
王景興大司馬邵陵元侯曹真衛尉穎鄉侯  
辛毗配後周太祖文皇帝於耀州以太冢亭上  
柱國齊煬王憲行臺尚書和國公蘇綽太傅燕  
國文公子謹大將軍范陽公盧辨配隋高祖文  
皇帝於鳳翔府以右光祿大夫奇章憲公牛里  
仁左僕射上柱國高穎右武大將軍宋公賀若  
弼配唐高祖神堯皇帝於耀州以贈司空揚州  
都督河間元王孝恭贈右僕射鄭國公節度開  
山民部尚書刑國襄公劉政會贈司空桂安靖  
王神通配太宗文皇帝於永興軍以太尉趙公  
長孫無忌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喬贈司空萊  
國公杜如晦贈司空鄭國文貞公魏玄成贈司  
徒衛國景武公李靖配明皇帝於華州以贈太  
師燕國文正公張說贈太子少保代公郭元振  
配肅宗宣孝皇帝於永興軍以贈太師韓文正  
公苗晉卿贈太尉冀公裴冕配憲宗章武皇帝  
於華州以中書令晉公裴度贈太傅岐國安簡  
公杜佑贈太尉涼國武公李愬配宣宗獻文皇  
帝於耀州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侯致中書令  
贈太尉白敏中中書侍郎平章事馬植配後唐  
莊宗皇帝以侍中兼樞密使郭崇勳中書令太

師隴西郡王李嗣昭開府儀同三司贈尚書令  
符存審配明宗皇帝以中書令贈太師晉國忠  
武公霍彥威工部尚書平章事贈太傅任國配  
晉高祖皇帝以中書令魏公桑維翰中書令趙  
瑩配漢高祖皇帝魚配自後唐莊宗至漢高祖  
皇帝並於河南府周嵩陵太祖皇帝慶陵世宗  
皇帝於鄭州  
紹興二年駕部員外郎李愿奏程嬰公孫杵臼  
於趙最為有功神宗皇帝初年皇嗣未建封嬰  
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命絳州立廟歲奉祀  
其後皇嗣衆多垂祐萬世今來廟宇隔絕祭亦  
弗舉欲令禮官討論於行在春秋設位望祭從  
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奏程嬰杵臼雖存趙  
孤然不絕趙祀而卒立武者韓厥也請以韓厥  
載祀典杵臼同宇下禮官討論太常寺與檢點  
國朝會要絳州祚德廟太平縣晉程嬰公孫杵  
白韓厥祠在墓側元豐四年封侯賜額崇寧三  
年封韓厥義成侯令討論欲從所乞於行在不  
地推創祠宇契勘旌忠廟係秦州伏羗城之神  
昨來朝廷已降指揮於臨安府建廟令東祚德  
廟欲乞比附旌忠廟例令臨安府踏逐地步修  
建施行候祠宇畢日就本廟春秋二仲依小祠  
禮致祭 十六年加嬰忠節成信侯杵臼通勇  
忠智侯厥忠定義成侯 二十二年又以封嬰  
疆濟公杵白英略公厥啓佑公命兩浙漕臣建  
廟宇并為中 廟在爭戎院故址大一宮之南



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史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今衡州茶陵縣是也陵廟皆在康樂鄉白鹿源距縣百里而祠宇廢祖宗時給近陵七戶守視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陵戶禮官請如故事命守臣行之

祠廟當祀者具載於吉禮於群祀及功臣配饗內今所載者乃天下所立祠廟

周禮小宗伯註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又祠報福也今所立祠廟皆所以求福於神也神之為神使能禍福於人則福善而禍惡理之常也善人必不求惡人求之而得禍祠而無靈又何祀而求焉  
公羊傳祠謂物始生思親嗣也今祠必於善人為親

說文廟尊先祖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今立廟以祀神必盡塑其容貌象以祭之故曰廟然非其鬼而祭之謂也祭之事具載於吉禮此條為祠廟而言

叢祠類註陳勝傳云謂草木岑蔚也  
梁為琛為吳興守即有項羽廟甚靈於郡廳事為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以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常聞室中有叱聲琛曰生不能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

梁武帝以京師早甚詔於符帝廟未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符 符神影是日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而驟雨如注臺中宮殿皆

振動帝懼自此畏信備法駕到廟修謁出曹景宗傳  
唐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房止番禺高吳太伯李扎五員四祠

歷代廟  
靈顯王廟  
在鄆州城東僕射陂側陂本後魏孝文賜僕李冲里俗因乎僕射陂唐末建廟因陂為名俗誤傳為李靖後唐明宗天成二年贈靖太保晉天福二年八月初唐衛國公李靖宜封

靈顯王廟  
顯聖王廟  
廟在寧州真寧縣即要冊湫也漢祠官所領唐乾符中封神為應聖侯光化二年封普濟王宋朝太宗在晉即有神告之廟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四日封顯聖王按張緒續錦里耆舊傳曰太宗尹天府登極前有邠州客打軍巡引見問事由曰爭說要冊大王上曰有侵傷不均吾為平之若爭要冊大王外邊商量此蓋神告之事耳

廣濟王廟  
在永康軍導江縣李水廟也秦孝文王時水為蜀郡守自汶山壅江灌漑二即開稻田歷代以來蜀人德之饗祀不絕為蜀封大安王孟昶又號應聖感應王開寶七年改號廣濟王



英顯王廟

在梓州梓潼縣本梓潼神也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而廟存唐明皇狩蜀神迎於萬里橋追命在丞相傳宗播遷亦有助封瀛順王周平中蓋卒為亂王師討之忽有人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果土四州以狀聞故命追封英顯王

新息王廟

辰州新息王廟後漢伏波將軍馬援祠也咸平元年三月本州上言水旱祈禱有應請加封號即今號是也

廣惠王廟

宣州敬亭山神也宋元嘉二年有錢塘神梓

華友人雙霞識之為神同在廟中縣令盛疑焚之來託此山景福中封昭威侯偽唐保大中封昭威王景德元年知州裴莊請加朝命故追號廣惠王

顯應王廟

在泉州是廟舊封昭德王天禧三年五月本州言歲旱禱之有應故加封號今顯應王是也

順濟王廟

筆談曰彭蠡小龍顯異人人能道之熙寧中正師南征有軍伏教十船泛江而南龍即伏其中乘風日數百里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遺禮官林希致詔祠下

英烈王廟

大中祥符五年詔杭州吳山廟神宜特封英烈王神即五子胥特新葺廟故也

德安公廟

即夷門山神也景德四年十二月加封魏德安公

顯應公廟

在京城北即崔府君祠也相傳唐滄陽令沒為神主幽冥本廟在磁州淳化中民於此置廟至道二年晉國公主石氏祈有應以事聞詔賜名護國景祐二年七月封護國顯應公炳靈公廟

五代會要曰後唐長興四年七月封泰山三

即為威權大將軍時上不豫泰山僧進藥小康僧請封之宋朝會要曰廟在兗州泰山下即泰山神三即也後唐詔封威權將軍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威權將軍為炳靈公

明應公廟

在潤州即焦山大聖祠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詔特封明應公

靈惠公廟

在鄒州烏聊山即唐越國公華神也群人立祠大中祥符二年詔加靈惠公封

靈濟公廟

在梓州射洪縣即瀘州刺史陸弼神也弼貶



澶州有善政卒士人為立廟水旱請禱偽蜀封洪濂王大中祥符六年九月詔封號靈濂公也

昭應公廟

在河南府水安縣至道二年十月太宗山陵乏水牛山下忽有泉湧山陵使元份以聞詔立廟泉側賜名昭聖景德四年特封昭應公

嘉應侯廟

熙寧間百姓共立東岳張太尉祠於國城之外東南隅俗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隸岳神主陰府要職京東州郡往往有祠世謂張舍人者是也至此號太尉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所有感始封嘉應侯號

靈惠侯廟

元豐時國城之西民立灌口二郎神祠玄神永康道江縣廣濟王子王即秦李水也會要所謂水次子即君神也今上即位勅封靈惠侯

東嶽諸祠廟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泰山上通泉廟殿為靈泚侯亭亭山為廣禪侯嶧山神為靈巖侯

普濟廟

在京城西南隅景福坊即九龍堂也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十九日詔令完葺因賜名普濟廟也

靈澤廟

在鎮戎軍朝那湫即龍廟秦漢所祠湫淵也天禧二年四月八日賜廟名靈澤

顯靈廟

在河南府永安縣安陵東北即純王祠也景德四年二月賜廟名顯靈

靈惠廟

在永安門徘徊泉上即泉神也大中祥符五年江守訓立廟遂賜靈惠名焉

靈源廟

在衛州共城縣即百門水所出也唐長安中置廟咸平元年春祈雨有應四月詔賜廟額曰靈源

豐賢廟

景德三年九月解州上言西池左右祠廟請易題額詔取圖經所載者賜額遂改解縣池龍廟額曰豐賢安邑曰資賢分雲廟曰廣惠注自此以除嘉應靈惠二侯外其不原上所出者皆出宋朝會典

事實

五方神現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為武王王日請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句芒西海神名蓐收河泊名馮脩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王日何



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采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予歲時無廢禮焉太公陰謀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銅為二神人號翁仲置司馬門外按右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兆為秦亡之禍始皇反以為祥鑄銅象之習志

為賽神會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釀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晉史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放中間用書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立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

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許賽以

庾亮鎮武昌引戴洋問氣候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至明年而亮本傳

神占即廳

梁劬琛為吳興守即有項羽廟甚靈於即听事為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以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听事常聞室中有叱聲琛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听事何也因遷也

焚符帝廟

梁武帝以京師旱甚詔於符帝廟祈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焚符廟并神影是日欲起火常神上忽有雲如織而驟雨如注臺中宮殿皆振動帝懼自此畏信備法駕到廟脩謁曹宗傳

毀廬山廟

顧邵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課不從夜有人燈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劬要之人坐於談春秋燈盡流左傳以續之鬼欬凌劬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劬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劬果病歿勸復廟劬曰和豈勝正終不聽遂卒高云說

宿薄后廟

牛僧孺落第歸宛葉間將宿大安民舍舍暮失道夜月始出遠望火明至一大宅黃衣閣人曰有客有客入告少時出曰請即君入至大殿蔽以珠簾拜於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即何尊至行役無若乎今夜風月佳甚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九有二女子從雲中至太后顧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又顧二人曰此元帝王嬙如前拜各就坐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巡楊家潘家來久之五色雲中有二女子下太后顧曰此是唐朝太真妃余即肅拜如臣禮更一人曰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妃



復拜既畢太后命進饌見潘為賦詩別有善  
笛女子太后謂曰識此否此石家綠珠也因  
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潘妃綠  
珠皆辭不可及乱太后又曰太真先朝貴妃  
固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呼韓單于胡  
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  
俄各歸休牛秀才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  
旦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大安即旋失被人  
行步時天始明余却望有廟荒毀不可竟入  
不知其如何用秦行記

毀淫祠

唐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  
毀千七百房止晉夏禹吳大伯季札五負四

祠

脩江瀆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  
公入江瀆廟觀畫 祠官接之甚勸且言夜  
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  
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者若為成相  
當今朝 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在知益州  
聽事之三日謁江瀆若事感焉方經營改廟  
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激流而下盡取以  
為材廟成壯觀甲天下開元錄

收其施利

張諤判司農寺上言 下祠廟有施利乞依  
河渡坊塲召人買撲時上荆公秉政主諤言

勅下有差南京辛廟 少祈祭縣吏柳勤  
佳訓十千時張方平晉 南京因抗疏言朝  
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  
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 上大駭賣廟事  
尋罷倦游錄

術致廟梁

仲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  
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  
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 操傾城  
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  
梁然後 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頃史  
而上其權教皆此類記開

南海廟

事見神類南海廣利王下

羅池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  
夷其民動以禮法 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  
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會仁侯若不  
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入  
堂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  
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  
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後堂歐陽翼等見  
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館我于我于 其月  
丙辰辰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  
疾扶出廟門即死出韓文



三皇廟在順天府治南明照坊元貞初建  
 內有三皇并歷代名醫像東有神機堂內置  
 銅 鐵灸圖二十有四凡五臟旁注為溪谷  
 所會各為小竅以導其源委有刻鐵灸經于  
 石其碑之題篆則宋仁宗御書元至元間自  
 汴移置此洪武初銅人取入 內府圖經尚  
 存  
 真武廟在順天府西海子東永樂十三年建  
 東嶽廟在順天府東正統十三年重建  
 都城隍廟在順天府西正統十三年重新  
 鐵牛廟在舊燕城東南有土埋鐵牛露脊都  
 人因祀祀之  
 漢昭烈廟在涿州西南樓桑村唐乾寧四年  
 建金承安初重脩 本朝洪武間更新之  
 元世祖廟在順天府西金城坊洪武十年建  
 有司歲時致祭  
 張堪廟在薊州治西北隅堪漢漁陽太守  
 狄仁傑祠在昌平舊縣北元大德初因舊重  
 建學士宋渤記 本朝正統十三年更新之  
 劉蕡祠在昌平舊縣東蕡仕唐以直言對策  
 邑人慕其賢立祠祀之元黃潛詩劉君古遺  
 直祠堂在丘園嗟此豪傑窟文雄歎孤寡平  
 生二三策匪微明主恩瑣瑣談失得無奈市  
 井言  
 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陽業業善  
 戰特號楊無敵數拒遼有功民賴以安後人

立祠祀之宋蘇轍詩行祠寂寞寄閨門野草  
 猶如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大剛嗟獨畏  
 人言驅馳本為中原用常事能今異域尊我  
 敵比君用子隱誅刑聊足慰忠魂  
 文承相祠在順天府學西元殺宋忠臣丞相  
 文天祥於此既而名曰教忠坊以旌異之  
 本朝為祠立歲時致祭正統間重脩楊士寄  
 有記元徐世隆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  
 忠兩得之義似漢皇封查日忠如蜀將所顏  
 時乾坤日月華夷見海嶺風霜草木知只恐  
 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馮新詩  
 開平忠武王祠在通州城東南姓常遇名春  
 本朝功臣洪武三年建祠以祀之正統十二  
 年重脩  
 北嶽廟在曲縣治西距恒山百餘里祀北嶽  
 恒山之神 本朝載在祀典事祥濟南府東  
 嶽廟  
 漢高祖廟在鶉鷄井上  
 漢光武廟在柏鄉縣北八十里元陳孚詩赤  
 伏真天子玄圭袞藻明千年高邑廟一笑下  
 兵野關騰龍氣河流渡馬声列候冠劍合英  
 彩儼如生  
 廬頌廟在饒陽縣東二十五里嚴雲詩長平  
 堅壁破秦軍颯爽英姿今尚存堪嘆幾人司  
 前錢落花飛絮寂無聞  
 淮陰侯廟在獲鹿縣西古井陘口漢韓信掌



引兵出此後人因立廟宋韓琦邵雍元劉因俱有詩觀重羸馬倦重遊萬將分兵此坐籌城項豈知秦尚在奪齊便覺漢無憂英彭一休誰遺類絳灌諸孫自列侯愛殺鹿泉泉下水亂山百折只東流

馮母廟在饒陽縣治西相傳漢馮異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君盡忠莫思盡孝我寧死遂自縊後建廟祀之

韓魏公祠在定州文廟西宋王巖史作記元劉因詩定州古北門作鎮多英奇如何郡學滂獨有韓公碑乾坤極原大運動物不知堂堂宋三朝幹旋公似之惟公玄默問泰山已四維天宇公之祠元氣非公誰

蘇東坡廟在定州學石湖范成者大經過有詩

史丞相祠在真定府城外東北偶元丞相史天澤始為真定都司有德政及卒義士彭世和等構祠像祀忠丞王博文撰碑

王淳南祠在藁城縣學淳南王若虛別號也藁城董王趙三氏勲閥子弟師若虛之言而董其德故建是祠元學士吳澄為記

趙文正祠在贊皇縣學文正元太保趙良弼掌出祠祭建廟學後卒縣令因祠祀之張曾作記

安先生祠在藁城縣西莞鎮元即人蘇天爵李士興為卿先生安熙建其祖滔公松咸有

位馬歐陽玄作記

成安君廟在成安縣治西北陳餘事趙封成安君與韓信戰於此而死後人重立漢廟祀之

呂僊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唐開元中道士呂翁嘗息於此遇少年盧生自嘆貧困時主人方炊黃梁翁以枕受生曰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意生枕之夢自枕寢中入至其家娶崔氏女甚麗明年舉進士歷官至中書令年八十卒及寤願翁在傍主人炊黃梁猶未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入也為後立人呂僊祠

顓頊廟在開州城東二十五里顓頊城唐太和四年立宋乾德六年重脩 本朝祀典有祭比干廟在長坦縣西南六十里衛樓村比干殷忠臣

楚王廟在內黃縣北項羽斬將軍宋義於此後人為立廟

靈津廟在開州西南八里宋神宗時何汝曹村下掃遣官以牲玉沉河禱焉詔立廟曰靈津令碑刻具存

衛靈公祠在長坦縣東北一十五里

衛大夫祠在開州城北七里戚城祀仲由人長坦縣蒲城鎮亦有祠

趙文君祠在魏縣東二十三里文君名蔭字廬和漢武帝特為令時天旱自焚祈雨民感







忠貞亭於其墓北宋慶歷三年改亭曰忠孝  
 胡銓作記今重修建  
 伍相廟按建康實錄吳孫繼侮慢人神燒大  
 航及子胥廟今不詳其所  
 晉謝將軍在城西南隅戎壇院之側唐咸通  
 九年建將軍蓋謝玄也  
 晉陰山廟在城西南一十二里晉建武中丞  
 相王導於國阜間隱約見步騎數十駐立階  
 上導恠之使人致問俄失其所 見夢於導  
 曰我乃陰山神也 隨帝渡江寓泊迂此鄉  
 我為置祠當福晉祚導以其事聞上乃置廟  
 於此仍名其國為山宋開寶八年平江南曹  
 翰重脩因為廟記書於堂之西壁  
 晉梅將軍廟在城南門外雨華臺東地名石  
 子岡晉梅賾嘗屯營於此又名梅嶺岡或名  
 梅贖營後人即此立廟  
 文孝廟梁昭明太子是也在城內西南新橋  
 之西面臨淮水宋建炎間焚毀紹興五年再  
 建  
 瓦成王廟在右南廂鎮淮橋之北街街西唐  
 元中詔京師及天下州府並立太公廟南唐  
 徐鉉武成王廟碑云八端門而右迴旁太廟  
 以顧即今處也  
 三聖廟神即蒼史王廟在今臺治西偏御街  
 按羅泌路史禪通紀云倉帝史皇氏 名頡  
 姓侯固龍顏修哆四 灵光上天作令為百

王憲寔有齊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錄字於  
 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龜  
 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初文字形位成文聲具  
 以相生為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子之儀  
 以肅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  
 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  
 地之蘊盡矣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著績別生正名乎魏并封于介丘紀文字以  
 昭異世為文治日昌矣治百有一十載終葬  
 衛之利鄉亭南書人裡之其後有蒼氏史氏  
 侯氏因氏夷門氏蒼頡氏建康廟未祥所世  
 然其來必自天朝若部所祠宋加定十年李  
 珣始加贈關十六年余嶸寶慶元年丘壽邁  
 皆相繼修崇歸附後有司以春秋仲丁致祭  
 申請廟額曰 文 民祈禱以正者必應  
 李王廟在城東南十里南唐李主也里俗呼  
 曰李帝廟歲時祀之  
 廣惠廟在城東在廣德張王也  
 義賣武安王廟在城內東南隅街街東宋慶  
 元間建王即漢將閔羽歷代重封贈具見祀  
 典  
 五龍真聖廟在城內正東隅新街北宋端平  
 乙孔都目建  
 梓潼廟在城內正南隅本廟街宋端平二年  
 轉運判官高定文建  
 曹王廟舊在江寧社壇之前王諱彬謚曰武

1 卷 1 2 3 0 升 賣 7 頁 二 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惠開寶間統兵平江南不殺一人邦人感之 | 故祠焉歲久祠廢後人但以土地祀之事 | 見年表 | 褒忠廟在城南門外宋建炎三年立褒揚邦 | 父之死節也詳見年表及本傳 | 旌忠廟在城南鐵索寺之東南宋紹興三十 | 一年金人犯淮西御前統制姚興獨以一軍 | 與戰于尉子橋鏖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殲 | 于陣將死猶手殺數十人樞密葉義問以聞 | 贈觀察使命立廟賜額 | 忠節廟在城東三里與半山寺相望宋隆興 | 元年江淮都督張浚命李顯忠紹宏淵復宿 | 州宏淵將王琪深入賊營戮力鏖戰自辰至 | 申手殺甚衆竟戰歿督府以聞贈開州觀察 | 使命共寨前立廟賜額忠節 | 忠澤龍王廟在水西門裏大軍倉東政和中 | 建 | 牛將軍廟在城西南隅竹街 | 蜀三大神廟三神有德有功載在祀典制使 | 姚希得蜀人分闢金陵日度地青之側鼎 | 創祠宇其旁又建道室為煥燎之所取管下 | 洞神宮額以之 | 延祐年間改三大神祠為祐文成化祠加 | 封梓潼帝君金陵廟廢不治太定年間軒江 | 江廷楫住持宮事重加修建詳見後祠神宮 | 曹南王祠堂建在正北隅柴街寶戒寺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禹王廟在寶寧坊磨盤街口 | 侯將軍廟侯瑛與王琳戰於烈山下大捷土 | 人以瑛功烈其甚盛故名山曰烈祠之 | 劉將軍廟上元縣治西有廟街北 | 五龍堂在城北古太一觀基近玄武湖今廢 | 屬金陵鄉去縣八里 | 孚澤廟在玄武湖側去城西北一里 | 嘉惠廟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 靈澤夫人祠在長干寺後龍池側 | 炳靈公祠新橋西南唐昇元中置 | 武烈帝廟在永壽宮西 | 二判官廟在城西門裏鐵塔寺西南百餘步 | 白石廟崇宋書晉咸和三年蘇峻亂温嶠等 | 入伐立行廟於白石告元帝元后曰逆臣峻 | 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汚辱海內臣亮等手刃 | 戎行襲行天伐惟中宗元皇帝肅宗明皇帝 | 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剪此即 | 逆以安宗廟臣等雖殞首摧軀猶生之年謝 | 靈運撰征賦造白石之祠壇懟二山之魚若 | 謂此其池在白石坡今廢 | 九州廟按宋書明帝立九州廟於鷄籠山下 | 大會群神云 | 紫微廟在城東北九里蔣山西 | 興德王廟在蔣山蔣帝廟北去城一十三里 | 助國王廟在城東北十八里 | 清溪姑廟在今府學東與上水閣相近 |
|-------------|-------------------|-----------------|---------------|-------------------|----------|----------------|-------------|---------------|---------------|-----------|-------------------|-------------------|-------------------|-------------------|-------------------|-------------------|-------------------|-------------------|------------|-------------------|-------|--------------|-------------------|-------------|-----------------|



|                   |
|-------------------|
| 白馬廟慶元志在江寧縣隨車鄉秦淮南岸 |
| 去城三十里             |
| 張漢射廟在城西門外十里       |
| 周江東廟在攝山頂          |
| 韓將軍廟在城西門          |
| 阿罕廟在鷄行街殺猪者        |
| 新林燒廟南史張敬兒於新林燒廟中為妾 |
| 拆子自稱三公不詳其所        |
| 李氏女廟在三山           |
| 楚吾提王舊在攝山前今徙棲霞寺內   |
| 蘇大持廟舊在上元金陵鄉張陣湖側   |
| 句容縣城隍廟在縣治南已上皆應天府  |
| 三茅真君廟句容縣至大元真人內傳曰漢 |
| 明                 |
| 人廟陶隱 年詔勅即縣修守丹陽句曲真 |
| 中有女子姓尹為祝建山 諸村並各造廟 |
| 大茅西為吳墟廟中 後山上為述墟廟今 |
| 並不知處惟昇元觀名鶴廟在祠宇宮之上 |
| 以茅君分理亦城每年十二月一日駕白鶴 |
| 會於此紹興戊寅春重建廟巖廟工與丹光 |
| 現舊基               |
| 張王廟在句容縣南鈴塘廟北有張基教百 |
| 畝紹興經界特蠲賦禁民 東有石柱前有 |
| 陂池                |
| 廣濟廟句容縣志天聖觀附龍神祠貌前有 |
| 龍池                |

|                   |
|-------------------|
| 文孝廟在句容縣東門內        |
| 劉明府廟在句容東門內        |
| 沈史君廟乾道志在句容縣北 蜀鎮西北 |
| 又有沈公橋             |
| 達美將軍廟乾道志在句容縣東門內縣志 |
| 白羊門內              |
| 盧大王廟在句容縣西北東陽鎮市東   |
| 射鳥廟在射鳥山下去句容縣北五十里  |
| 靈濟張太尉等廟句容縣志張太尉廟在東 |
| 門內久廢有靈濟廟在縣南十五里縣志  |
| 作靈濟廟龍光廟在縣東二十五里武烈帝 |
| 廟見前茅司徙廟在茅山事見溧陽天王廟 |
| 在縣城東角             |
| 溧水州城隍廣惠侯廟在州東百步蓋唐縣 |
| 治基也               |
| 楚平王廟在溧水州南十里即平王都舊址 |
| 也                 |
| 左伯桃羊角哀廟去溧水州七十五里   |
| 荆將軍廟去溧水州南四十五里孔鎮南大 |
| 路西高陂古城內           |
| 聖母廟在溧水州東十四里       |
| 張將軍廟在溧水州東南二十五里    |
| 劉府君廟在溧水州北三十五里方壩   |
| 溧水州諸行祠東嶽祠在州治東張真君在 |
| 臨淮門外五顯祠在永安門外      |
| 溧陽州城隍廟在州東南挹秀門內    |

一書... 續修四庫全書



|                |                  |              |             |                  |               |              |             |             |              |            |                                    |   |  |
|----------------|------------------|--------------|-------------|------------------|---------------|--------------|-------------|-------------|--------------|------------|------------------------------------|---|--|
| 顯惠廟在溧陽州北二十五里山下 | 貞義女廟在溧陽州西北四十里潁水上 | 趙城明王廟在溧陽州趙城內 | 梁城廟在溧陽州古梁城內 | 赤鄒將軍廟在溧陽州東北二里屠塘右 | 武程將軍廟在溧陽州青安門外 | 高郵二王廟在溧陽州北街廢 | 伍相廟在溧陽州護牙山下 | 聖姚廟在溧陽州曹姚山下 | 潘真君廟在溧陽州三鶴山下 | 白鶴廟在溧陽州朝山下 | 東嶽茅司徒等廟案舊志東嶽廟廣惠張王廟五道廟並在溧陽州西門內忠祐廟見城 | 內武烈帝廟茅司徒廟事迹云稽神錄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疴瘵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以昏笑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叫自 | 分必死俄有一人卻從如大將至將下馬良久召二子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梓在焉某即強起問之荅曰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更欲問即荅曰已出矣不復見其二人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俗呼茅司徒 |
|----------------|------------------|--------------|-------------|------------------|---------------|--------------|-------------|-------------|--------------|------------|------------------------------------|---|--|

|              |              |            |              |                   |   |                                     |  |                       |                    |  |                                 |                                    |
|--------------|--------------|------------|--------------|-------------------|---|-------------------------------------|--|-----------------------|--------------------|--|---------------------------------|------------------------------------|
| 在溧陽州東門外一里舊志同 | 祠山真君廟在溧陽州招遠坊 | 先廟在望都縣南四十里 | 燕昭王廟易州城東南二十里 | 趙子簡祠在滿城縣北晉宋康初立祀烈國 | 晉大夫趙鞅元朝經記保州趙之北境趙鞅首并即鄆逐范中行氏遂成三晉故趙人特祀于邊以旌其功居民因之遂為世祀 | 四賢祠在易水傍祠燕郭隗樂毅劇辛鄒衍也像皆國工劉鑿所塑進抽精巧元朝經撰碑 | 廉將軍廟在保定城西北一十里祀趙將廉頗前臨雞水支流有石梁焉謂之廉梁者舊相傳廟北有廉頗墓 | 樊將軍廟在易州城西一十里樊將軍即秦樊於期也 | 霍光廟在蠡縣北三里光漢大將軍廟後有冢 | 漢賢神廟在蠡縣東南二十五里唐太中時建昌黎韓愈撰碑其畧云神諱蓋十一世祖齊康公避田和之亂宅於此神仕平帝朝為幽州刺史封閔侯 | 孝烈將軍廟在完縣東或云孝烈即木蘭女嘗代父戍守於此唐封為孝烈將軍 | 二程祠在博野縣東南二十五里元建祀宋大儒程顥程頤兩兄弟本朝正統中重修有 |
|--------------|--------------|------------|--------------|-------------------|---|-------------------------------------|--|-----------------------|--------------------|--|---------------------------------|------------------------------------|



司歲時致祭二程先生五世而上居博野曹祖而下墓河南

靜脩祠在容城縣祀元儒劉因揚俊民有記

二賢祠在府治東南元建祀劉因却經二儒

竹澤龍祀在府城西南一十里土人禱雨多

應元學士尚野有記

紫泉龍祠在新城西南三十里旱禱輒應元

蘇天爵撰記

育山龍祀在育山歲早禱雨于此

顯濟廟在抱陽山聖教寺內廟前有潭潭內

有二青蛇能興雲雨交見不測鄉人所賽與

之酒輒直立俯首飲之故前人詩有青蛇立

飲祭神酒之句

長桑君廟在任丘縣北莫州城東北三里長

桑君周人偏鵠師

偏鵠廟在長桑君廟西舊有正殿及樓內有

像又有井及古樹數株

周亞夫廟在景州西五里亞夫封有舊有碑

書曰漢丞相條侯廟記有傍有墓甚高大正

統間鄉人立廟於墓上元宋本詩漢室深謀

只是癡楚王當事更無機荒墳室缺應從券

宜有神光夜陸離

董子祠在景州治東南崇臺上舊有祠在西

南廣川鎮唐宋碑刻猶存又有祠在州北門

道又元大德初舊縣人林士豪葺加補葺天

曆初縣尹呂思誠移於此曹元用作記

上缺

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於是制國五  
 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  
 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夫大以  
 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賜  
 也兵車有司之乘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  
 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  
 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族鄉良人帥之五  
 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  
 軍之帥帥之五鄉之帥帥之五鄉之帥帥之  
 旅秋以備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  
 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人與人相  
 時家與家相時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  
 聞足以不卒畫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  
 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守則同固  
 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  
 下三晉野人櫛如天也以誅無道此屏周室天  
 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正月之朝卿長復  
 事君親問焉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  
 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  
 退而脩家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有不善可  
 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民皆  
 勉為善公曰伍鄰若何對曰制鄰三十家為  
 邑邑有司制鄰制之也制十邑為卒卒有  
 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

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  
 使治一屬焉五屬如十立五政各使聽一屬  
 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大夫下政  
 聽鄉也政無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後事公擇  
 是寡功者而誦之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  
 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脩  
 邑邑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同以征則疆有革  
 車八百乘車八五百乘有馬八千匹兵車之會六  
 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兵不解鬻發無  
 子服無夫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教大成定三革隱五月朝服以濟河而無休  
 惕焉  
 管子內言謂國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  
 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  
 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  
 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桓公問管仲對以  
 參國五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  
 政於政因罰備器械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  
 陵封杞夷儀封邢軍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  
 兵封衛  
 左傳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昔曹驪肆甲之  
 襄二十三年秋齊代衛先驅申驅前  
 貳廣松副啓左法右大殿後馬乘殿人共  
 漢刑法志齊桓公任管仲公問行霸用師之









補兵志材官騎士屬郡都尉以歲八月太守  
 都尉令長丞為會都試水虞為樓船令丞尉  
 亦各克其縣守尉不得專也大抵金城天水  
 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  
 穎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  
 多樓船士其發與量地遠近有材官上郡北  
 地隴西者隨土之宜參以騎也若宣帝以  
 沛郡淮陽汝南征西羌蓋罷民矣  
 郡國不擅斥騎士  
 趙廣漢傳生擅斥除騎士  
 非教士不得召發  
 燕王旦傳策曰非教士不得從征  
 功推還得至將相

列傳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躡張遷為隊帥積  
 功至淮陽太守如淳曰律多為張足端  
 周勃沛人為材官引彊張康曰馬今  
 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補羽林  
 霍去病傳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  
 然其試騎士有為伍分左右部置軍假司馬千  
 人或至坐死  
 韓延壽傳在東郡將試騎士治飾車甲  
 而諸侯王不得領庫兵飭武備  
 燕王旦傳許言以武帝時受詔領庫兵飭武  
 備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策曰非教士不得從  
 征  
 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勇敢

武紀天漢四年發勇敢士擊匈奴  
 李陵傳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以備  
 胡天漢二年陵自請曰臣所將止邊者皆荆  
 楚勇士奇材劍客也

曰奔命  
 昭紀始元元年夏發健為蜀郡奔命擊益州  
 注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  
 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  
 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  
 十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五十以上至二十  
 曰下為奔命  
 丙吉傳邊郡發奔命  
 曰伉健

宣紀本始二年大發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  
 習騎射者皆從軍  
 趙充國傳秦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  
 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曰豪吏  
 王溫舒傳會宛軍發詔召豪吏  
 曰應募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  
 募飲飛射士  
 列傳趙充國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  
 汝南步卒與吏士私從者雷被願奮擊匈奴  
 曰私從李廣傳負私從者不與  
 馮奉世傳復發募士萬人

常惠自奮應募

其罪徒曰謫民曰惡少曰亡命曰徒曰犯刑曰罪人曰應募罪人至於中興併尉職罷都尉材官騎士還復民伍益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

後傳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蠻反馬援將

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擊之

漢創秦故始今天下縣邑城隍肱肱而材官騎

士歲時講肄然其給事郡國唯更卒衛士而材

官騎士非虎符不得輒發當寇之邊特異內郡

漢官儀邊郡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趙克國傳奏云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塞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

衆攻之而不能害

功臣表呂騰以騎士駒畿以屬國騎

翟方進傳子義為東郡守以九月都試日斬

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雖其不備擢其

屬縣

後傳李通光武相結期議以材官都尉騎士

日因號令大重注漢法以立秋日都試謂課

殿最也

寇恂曰上谷控弦萬騎

補兵志更卒曰踐更秦爵不更不為更卒左

右中更主領更卒其番上尉主之郡國役使

過律若過員皆坐免其不役而收其直謂之

更賦

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七役一歲力後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史大事記高后五年令我卒歲更

晁錯傳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又云材官驍發驍發矢以射也善也矢道

同的則句奴之革箭木薦弗能及也平地通

道則以輕郡材官制之益以邊郡之良騎

高后紀五年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昭紀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屯田張掖

後傳皇甫規上疏未自効曰願假臣兩營二

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注兩營為

馬賢及趙充等二 謂安定隴西也

劉賜更始二年春就國於宛重將六郡兵伯

升初起置六部之兵

漢初調發猶近古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

發帝中尉材官止軍長安畿兵猶未遠出也元

鼎六年中尉卒擊兩越矣神爵元年羽林孤兒

胡越騎詣金城矣京師之兵越臨邊境非古也

五行志文三年夏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

萬五千人詣高奴擊右賢王後六年春先是

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

隴西後句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

將軍屯邊免蘇武又三將軍屯京師胡

厲景中三年秋先是句奴寇邊中尉不害將



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

馮唐傳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邦國車士

武紀元鼎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

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李息徐自

為擊西羌平之和征元年十一月發三輔騎

士大搜上林三澤北地

宣紀本始二年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

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凡

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擊匈奴

後傳寇恂守河內遣谷崇將突騎為軍鋒

吳漢曰漁陽山谷突騎天下所聞拜大將軍

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建武八年初漢曰諸郡

甲卒坐費糧食宜悉罷之

耿弇見郡尉試騎士於是好將帥之事上谷

耿兄漁陽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

彭寵傳發步騎三千人

何進發太山郡強弩

漢調兵有四縣者有更卒邊有繇戍中都有衛

士都尉有材官車騎樓船

以民更代衛士衣食縣官其餘則否

史大事記文十三年除戍卒令

賈山傳減外繇衛卒

昭紀元平元年二月詔日者減外繇

宣紀五鳳四年正月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

二

霍去病傳渾邪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

半以寬繇役

魏相傳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

武帝以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徒灌夫為太守

馮緄南征武陵受丹陽精兵之銳

關東甲卒

蜀諸葛亮表曰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

人

漢關中兵

紀高帝二年二月癸未關中卒從軍者復

一歲五月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

悉詣軍六月興關中卒乘邊塞三月告諸侯

曰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擊

楚六月壬午立太子命諸侯子在關中者為

衛十一年七月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

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列傳張良漢十一年七月黠布反上自將而

東郡臣居守皆

至霸上良至曲郵見上因說上令太子為將

軍監關中兵叔孫通為太傅良行少傅事

曹參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

蕭何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

中卒輒補關上以

刺屬任何關中事

後傳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

吾等之





武帝增八校胡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  
 召募之兵又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而與衛  
 尉同掌宮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又發中  
 尉卒征西羌而京師之兵始遠諱昭宣以來  
 禁旅列北有警則發雖金城之遠羽林胡越  
 亦從中而遣自是之後募外兵以從軍始始  
 元二年募吏民擊益州本始二年選伉健習  
 騎射者從軍而更代之法寢弛北軍之制以法長乘武庫之兵事亦校尉而  
 而北軍之制以法長乘武庫之兵事亦校尉而  
 南軍有郎衛有兵衛掌出入宮禁為宿衛彼  
 北軍止於護城耳故宣帝光武時霍光吳漢  
 之喪皆以北軍護送故注曰不以南軍重之

也  
 選取則民年二十三而用五十六而退更休  
 則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閱習則西京曰  
 都肄東京曰乘之秦之軍制內有此衛外置  
 材官漢南北軍之北蓋因秦之北衛而更其  
 制也蓋寬饒傳衛卒願留更一年是郡國番  
 止於南軍之制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  
 軍是三輔番上於北軍之制南軍猶調於郡  
 國北軍第調於京輔猶為近古也古者前朝  
 後市三官北南故漢衛官之兵在城內者為  
 南軍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為北軍中興置  
 軍中侯以監五營始五校為軍  
 漢期門南軍虎賁郎官騎改飛射士

百官表期門屬郎中令掌執兵從送武帝建  
 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  
 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  
 將秩比二千石少府有伏飛水衛有斬濯  
 列傳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  
 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  
 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  
 期門之號  
 霍光廢昌邑王車騎將軍安世特羽林騎大  
 后威服生武帳中期門武士陸戰陳列殿下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  
 絕於等倫嘗起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

弁為期門傳子有材力期門事期門  
 上官桀為羽林期門郎  
 譙玄後永始二年成帝始作期門玄以警  
 衛下備上書諫  
 宣紀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  
 徒死及應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  
 羌騎詣金城注服度曰周時渡江越人在船  
 下負特覆之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  
 官如淳曰呂氏春秋叙現淮荆有茲非得室  
 劍於干特渡江中流兩繞舟茲非拔劍赴  
 江刺兩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後世以  
 為勇力之官茲因相遠臣瓚曰本秦左戈  
 官也武帝太初元年改曰伏飛官有一令九











元紀永光二年七月西羌反八  
千秋為奮武將軍別將五校並

續官志百軍中侯一人為張舍任人本

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但置中

侯以監五營人漢官曰中侯自侍員名吏七有屯騎更

領士七十人越騎人使領士七十人步兵七更

領士七十人長水校尉領士七十人馬射

石本注司馬各一人千石騎司馬越惟長水

又有胡騎司馬一人胡騎并長水虎賁并射

紀建武九年三月辛亥置青中左校尉七年

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十五年六月庚午復置

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改青中為越騎

漢衛尉八屯城門八屯與此不同

西京賦虎威章溝嚴更之舍徽道外周千廬

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書植鐵垂獄用戒不

虞凡八校尉諸屯皆衛尉掌之官門四而

元紀初元五年司馬中注師古曰衛尉有八

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徵巡宿衛每面各二司

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

漢郎衛南軍衛士南北宮衛士

百官表後見

百官表後見

百官表後見

百官表後見

百官表後見

續志光祿勳掌宿衛典謁署郎更直執戟

一八十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更直惟議郎不

在直中左右中郎將主左右署虎賁中郎將

本期門主虎賁宿衛羽林中郎將主羽林宿

衛守門之列引左師之子願補黑衣之缺衛王

高紀二年太子太標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為

衛澤同姓強為長樂衛尉尉

高后紀二年齊王遣弟章入宿衛衛尉子宿

衛尉子宿衛尉尉

列傳董仲舒言選郎吏以富營未必賢宜使

守二千石各擇吏民賢者歲貢二人給宿衛

司馬遷曰薄掖出入周衛之中

霍光宿衛武帝三十年

張世安為右將軍宿衛忠慎

魏相言安世子言壽重厚可為光祿勳領宿

衛

馮參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蕭望之以親屬犯法者不得宿衛

龔勝以王國人不得宿衛

彭宣以有司奏諸侯國人不得宿衛

王商子弟為諸曹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

給事宿衛者

後傳光武擢郭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

竇融在宿衛十餘年建二十三年行衛尉事



與弟並典禁兵

東平王蒼薦吳良宜輔宿衛

古者宿衛有二宮伯掌士庶子宮正掌官府

之人民漢有衛郎光祿勳衛兵衛尉亦此制

與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

勳內外相闕即宮正宮伯之職也周統于大

宰漢別為兩卿雖大司馬呂三公都試羽林

而丞相不與知血脉於是乎不相闕矣

注云宿衛者之內

郎選以明經孝廉賢良方正及衣冠子弟克

之劉向楊雄皆執戟宿衛而光祿勳府實在

宮中三代遺制也左右前後之臣皆正人端

士則動作起居陰化默移可養成君德比及

武帝入財者補郎郎選始衰其後又隸之以

期門羽林以武士參錯宿衛於是遺恨矣

待三世世世也

建武中杜詩上疏曰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

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

百言士卒得此於郎則人百其勇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主之

屬官有尉士令丞士胡廣云主之

宿衛矣之伏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

續志衛尉卿掌宮門衛士宮中徵循事衛士

六十人南宮衛士令掌南宮衛士五百三十

七人北宮衛士令掌北宮衛士四百七十

人左右都侯主斂戟士徵循宮及天子有所

收考五都衛士三百八十三人右都侯衛士

四百一十六人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

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衛士百二十人北

宮蒼龍司馬衛士四十人玄武司馬衛士三

十八人北屯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關朱雀

司馬衛士百八十八人朔平司馬衛士百一

十七人大官令衛士三十八人

注云宿衛者之內

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衛士八十一

人

周禮注官正若今時衛士填街蹕疏漢儀大

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且止行人備非常

禮儀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諸者持

節引故衛士自入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

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

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闕

罷遣勸以農桑禮部注史曰此下則有

軍儀到都國外務房史君儀初至未入

東平王蒼傳建初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



從皇太后周行掖廷池閣

周禮外饗士庶子注衛王宮者若今時饗

衛士 右饗衛士

功臣表郭蒙以戶衛起薛許益以說相衛入

漢 許后傳掖庭戶衛

西京賦門衛供帳官以物辨

漢中殿兵 北軍緹騎

表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

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按武帝置八

紀高帝十一年七月發中尉卒三萬人為皇

太子衛軍霸上文三年幸甘泉發中尉材官

屬衛將軍軍長安武元鼎六年發中尉河南

河內平征西羌

續志執金吾掌官外戒司非常緹騎二百人

黃注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

十人與服導從斯取壯矣胡廣曰衛尉巡行

宮中則金吾徵於外相為表裏擒姦討猾

補兵志曰三輔之兵中殿主之有大事發軍

屯衛事已輒罷其征伐四夷不輕用也

安紀永初三年四月丙寅令吏民人錢穀得

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緹騎營

士各有差注營士謂

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屯三輔詳

見官制

漢城門屯兵 北軍 八屯 平樂屯兵

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

城門侯注此八屯各衛尉司馬衛尉主城門

武紀征和二年七月初置城門屯兵環屯

兵校尉高帝置從緹騎百二十人武帝置

有城門校尉徐崇

元后傳陽朔中王譚城門校尉王商王立皆以

特進相 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史記丞相 將兵使司直田仁主城門楊雄

有箴

續志城門校尉秩比二千石掌 陽城門十

二所注城門校尉秩比二千石掌

一人千石每門侯一人六百石漢儀曰侯

周禮司門于寶注如今校尉每門下士二人

如今門侯 公車雜長

漢步兵 步士 緣邊步兵

列傳晁錯言兵事兵法曰山林積石經川丘

阜少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之地步兵

十不當一中國之長校五

趙克國屯田秦罷騎兵留淮陽汝南步兵分

屯要害處步兵九校一校部為吏士萬人番屯







之新主為也周昌為職志擊秦如得赤  
 陽城延以軍匠韓信為票客孔聚間澤赤  
 繒賀棘丘侯襄張說為執看以執不進  
 為執子執才執官執不執不執不周憲為  
 長鈺都尉執才執官執不執不執不  
 張良以鹿將陳豨以持將卒五百人為  
 游擊將軍郭蒙為城將師古曰宣虎以重  
 將之時重一曰持重室中同秦同為擊  
 將耐躬為門尉陳消以二隊將戎賜以三隊  
 將唐厲以左司馬亞將爰類以慎將以  
 許應用趙右麻將言拜林將秘彭祖中麻令  
 丁復為樓煩將射用林將秘彭祖中麻令  
 時嘉達二隊將主虞人騎司馬呂馬童司馬  
 司馬騎王乾車司馬郭亭為塞路師古曰主  
 戴野衛母擇申屠嘉為隊率  
 漢初軍制主開廐將主輜重而名重將將如  
 林之師而名林將將築城之兵而名城將將  
 則有弩將射則有樓煩將騎則有郎騎將謹  
 畏則謂之慎將勇則謂之特將並兩騎為  
 軍翼而謂之駢騎衛軍行之止舍而謂之說  
 衛掌軍門則有門尉掌旗幟則有職志掌蔽  
 遮則有塞路執牙執看各有其職車司馬騎  
 司馬騎司馬各効其用長隊將三隊將各因  
 其才而游擊將軍以游擊為事長鈺都尉以  
 長鈺為職昔見於楚漢未決之時  
 史記功臣表慕寅以車騎都尉破龍者

表官宣帝命騎都尉監羽林  
 地理志天水郡孫道騎都尉治密艾亭又見  
 官制  
 武紀大初三年夏四月張弩都尉路博德禁  
 居延  
 表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  
 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閔都尉秦官農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所置  
 郡國凡有三置都尉者九十山西自三輔而  
 外郡總十有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其餘郡國  
 乃八十有七置都尉者止六十其餘不置者  
 蓋四十有三也  
 續志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  
 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議出入邊郡置農都尉  
 又置屬國都尉中興省諸郡都尉建武六年  
 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邊郡往往置  
 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北郡安帝  
 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周  
 都尉京兆虎牙都尉漢官儀  
 紀和帝永元三年十二月復置騎都官十  
 六年十二月復置遠東西部都尉官  
 安帝永初四年二月初置長安二營都尉  
 官漢官儀  
 順帝陽嘉二年四月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  
 武猛都尉何進傳



軍門都尉周亞大傳

齊欲發兵非有虎符而遽止膠西因發兵無

虎符而自殺都試不試所著必免都試而

僭上者必誅故外無擅兵之憂

蜀志諸葛亮上言有寶叟青羌散騎武騎

漢衛將軍

功臣表程里以趙衛將軍 怡啓以衛將軍

擊陳豨

文紀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衛將軍領南北

二年五月發中衛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十

四年各中尉周舍為衛將軍軍軍渭北

張安世傳宣帝時拜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 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營

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蕭由為衛將軍掾

紀地節三年十月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

兵

漢戊己校尉

表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侯五

人秩比六百石注師古曰校尉鎮安西域無

常治處亦猶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

戊己居中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

漢官儀曰戊己中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

屬官主七兵蓋戊己王填護四校尉為

事故不主七兵蓋戊己王填護四校尉為

西域則常居之也非謂寄居也

前王庭

元紀建昭三年秋陳湯甘延壽矯發戊己校

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鄯支單于

之校尉益置防戍白虎令騎

西域傳徒已校屯姑墨沛師曰有戊己兩校

兵此直徒已校也 有徐二員而亡戊己分置

章帝紀建初元年正月罷戊己校尉

和帝紀永元三年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戊

己校尉官 和帝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後西域傳自敦煌郡西出玉門楊關涉鄯善

此通伊吾千里餘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

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 通後部金滿城

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

五屯焉

戊己校尉史陳良 終帶

永興元年有戊部侯嚴畧戊校尉閻祥建寧

三年戊己司馬曹寬

廣成頌甲乙相伍戊己為堅注戊己為中堅

魏志黃初二年張恭拜西域戊己校尉三年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內附置戊己校尉

晉咸寧元年有校尉焉循

漢護羌校尉

續志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西羌注應

劭漢官曰擁節長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

光武紀建武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注漢官

儀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護西羌王莽



亂遂罷時班彪議宜復其官以理究結帝從  
 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都於隴西合居縣  
 西羌傳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欲匈奴  
 西遂諸羌乃渡河煌築令居塞城初開河  
 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於是障塞  
 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宰  
 姐種結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  
 令居安故遂因抱罕漢遣將軍李息即中令  
 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  
 持節統領馬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  
 涼州部皆有降羌與漢人雜處舊置涼州部  
 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  
 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  
 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  
 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備今宜復  
 如舊以明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  
 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職省永平元年以謁  
 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後郭舉免復省  
 建初元年龐參招以恩信二年降七十二人  
 參始還令居通河西道馬賢代之馬續皇甫  
 規護羌校尉事  
 第五訪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順帝時  
 前漢趙克國傳詔奉可護羌校尉者四府舉  
 辛湯克國奏不如湯兄臨眾詔更用之後有  
 并通  
 班勇傳元初六年上議曰舊敦煌郡有營兵

三百人今宜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以敦煌  
 郡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特五百  
 屯樓蘭於是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  
 副校尉居敦煌郡延光二年夏永為西域長  
 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西域副校尉  
蕭由  
 續志護烏桓校尉比二千石主烏桓胡鮮卑  
 人并領鮮卑客賜質子歲時胡市馬置書漢  
 烏桓傳武帝置秩三千石擁節監領之  
 和紀 永 十四年五月丁未初置象 特  
 兵長史官闕嗣十三州志居日南郡又有特  
 兵司馬去雄陽九千六百三十里  
 晉志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  
 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為  
 涼州刺史西戎南蠻為雍荊州刺史江左省  
 南蠻校尉尋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  
 校尉安帝時置南夷校尉  
 漢黎陽營 漁陽營 度遼營 雍營  
 虎牙營 綠邊營  
 列傳臧宮建武十九年遣宮將比軍及黎陽  
 營數千人圍賊  
 馬武顯宗初西羌寇隴右拜捕虜將軍與監  
 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黎陽營三輔  
 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擊之



鄧訓建初中三年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  
 烏桓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孤兒以  
 防其變漢書中興以光武置以兵  
 重歸者任輕本教情意訓撫接邊民為幽部  
 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携將  
 光初樂隨訓徙邊訓以黎陽故人多携將  
 不敢南近塞下訓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  
 出塞擊逐唐唐二  
 竇憲發黎陽騎士以破匈奴  
 西羌傳永元九年秋唐寇隴西遣劉尚將  
 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討之  
 鮮卑傳元初五年秋代郡鮮卑入寇發緣邊  
 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  
 谷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  
 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度遼將軍鄧奉發積  
 射士三千人出塞追擊  
 順帝紀永建元年十月鮮卑犯邊庚寅遣黎  
 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  
 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官督師都奉  
 五人令教習戰射  
 安帝紀建光元年十一月甲子初置漁陽營  
 兵伏候古今注曰  
 明帝紀永平八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  
 原擊囚城罪一等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  
 五原之邊蘇氏先後置焉以中郎將吳棠行

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于衆  
 新陳有二心者後數不要遂為常守注應劭  
 曰漢官儀曰明帝十八年行度遼將軍事安  
 帝元初元年置直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  
 司馬六百石東觀書六司馬二人  
 南匈奴傳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  
 而南匈奴欲叛衆何得之上言宜更置大將以  
 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  
 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  
 右校尉張固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石曼相  
 十六年大發緣邊兵北征吳棠出高闕生不  
 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軍將建  
 初元年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元  
 初元年鄧遵始為直將軍  
 耿秉傳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  
 奴懷其恩信  
 南匈奴傳永元元年耿秉為征西將軍與竇  
 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  
 出朔方擊北虜破之六年降胡反畔遣行車  
 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  
 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  
 邊兵討之七年正月軍還馮柱持虎牙營留  
 屯五原罷羌胡兵  
 鮮卑傳元初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度遼將  
 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追擊大破之又



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二千匹詣度遠營屯守  
烏桓傳陽嘉四年冬烏桓圍蘭池城發積射  
士二千人度遠營千人屯上郡討之

安帝紀永初四年二月乙丑初置長安雍二  
營都尉官注扶風都尉居雍都尉居扶風都尉居扶風都尉居扶風

西羌傳永初四年春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  
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注

南內奴傳先武十三年左部轉塞內增緣邊  
兵郡數千人大禁亭侯順帝永建元年單于  
求復朔方以西障塞順帝從之遣黎陽營兵

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  
教習戰射

西域傳延光二年張璠陳三策今以酒泉屬  
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此  
上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孝武開河西四郡

備不修敦煌宜宜校尉安舊增四郡屯兵以  
西撫諸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死刑士  
五百人西屯柳中

西羌傳安帝永初五年詔親郡趙國常山中  
山繕作塢侯六百一十所注永初五年西

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二年虞詡  
說任上罷諸郡兵各出錢數千二十人共

市一馬注初二年武都太守虞詡占明年秋

築馮翊北界侯塢五百所

順帝陽嘉元年二月海賊攻會稽詔緣海縣  
各屯兵戍永和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

羌胡萬餘騎擊燒當五年九月發京師近郡  
及諸道兵討羌又於扶風漢陽築龍道塢三

百所置屯兵六年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  
存恤之詔趙克督河西四郡兵湟中月氏胡

七種勝兵九千餘人分在湟中令居號義從  
高紀吳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亡諸身帥

關中兵以佐滅秦十年上曰吾以羽 召天  
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 瑛

陳豨以趙相國特監趙代邊兵  
武紀建元三年七月遣嚴助持節發會稽兵

海浮枚東甌元狩三年秋滅隴西北地上郡  
戊平半

平帝紀元始二年九月戊申晦使謁者大司  
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侯陳

茂假以鉦鼓募勇敢吏士  
史記索隱孔文祥云邊郡有屯兵後因置將

屯將軍傳寬為代相國將屯  
北胡有變則置度遠官南蠻或叛則置象林

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入寇財  
置漁陽營永建元年緣邊增步兵陽嘉元年  
緣海各屯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恒山



六百一十六焉  
漢六軍

紀建武三年帝自征赤眉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驃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震竦乞降

竇憲傳永元元年七月理兵朔方鷹揚之校竭虎之士爰該六師

馮緄傳延熹五年拜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蠻寇詔策曰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

趙克國頌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漢禁兵

通典漢代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

移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或因事立

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得其宜也

傳陰識守執金吾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識弟與永平元年詔曰衛尉

典與領禁兵從平天下

耿秉為執金吾帝每巡郡國常領禁兵宿衛左右

漢兵簿 尺籍五符 見符節

周禮小宰聽政役以此居聽師田以簡稽注此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

大司馬爰舍群吏換車徒讀書契注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

莫府上簿

吳漢傳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注軍士之名帳

趙克國傳上田數及器用簿

溝洫志河平元年率治河者為著外錄六月注師古曰著於簿籍

兵制

要語

魏虎賁

志黃初二年張遼朝洛陽宮以遼從破吳

募步卒皆為虎賁文帝以許褚為武衛將軍

都督中軍宿衛禁兵許定都督徵首虎賁

張郃傳武帝遣南京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

虎賁使衛郤

魏五兵

通典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

都兵也晉太康中乃有五兵尚書而又分中

兵外兵各為左右宋五兵唯領中兵外兵二

曹後魏為七兵尚書北齊為五兵統左中兵

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五曹後周置大

司馬其屬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隨乃

有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駕庫部四曹蓋因

後周兵部之名無前代五兵之職

晉六軍

魏武衛營

職官志護軍將軍案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

以陳平為護軍中尉魏武為相以韓浩為護

軍史漢為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

軍為中護軍齊梁領軍為中領軍以曹林為

中領軍武衛營文選曰中領軍漢之魏初

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元帝永昌元

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

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

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

及衛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以羊琇為左趙

序為右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獮將軍

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

擊為六軍

武紀泰始元年即咸熙十一年初置四護軍

以統城外諸軍十二月戊辰置中軍將軍以

統宿衛七軍

中護軍羊琇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領軍羊祜中領軍王象中領軍王象



中殿將軍 王選  
 左積弩將軍 李休  
 積射將軍 武寧中樊渠  
 票騎 王沉此城  
 荀顛以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置司馬親兵百人  
 馬隆為平虜護軍給牙門一軍屯西平 太康初  
 王佑為北軍中侯領禁兵 太康十一年  
 六典注魏武為丞相有武衛營  
 晉四軍 二衛 三部 五督  
 志左右前後軍將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晉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左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後省左右前後軍為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皆中領軍統之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似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為五皆其鎮衛將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廷清望之士居之文王初啟晉臺始置二衛有 驅養由之弩及護三部有能渠吹飛之眾武帝龍飛末茲奮翼武紀始泰元年十二月戊辰置中軍將軍 羊祜 二年八月丙辰省右將軍官三年正月丁未罷武衛將軍官八月罷都

護將軍四年二月庚子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侯三月己亥罷振威揚威護軍官置左右積弩將軍五年六月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官八年四月置後將軍以備四軍六年十二月戊辰復置鎮軍官七年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十二月罷中領軍并北軍中侯九年七月罷五官左右中郎將唐官志晉武帝始置 右中三衛將軍六典注泰始元年省領軍北軍中侯中領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等七軍營兵  
 志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度遠凌江輕車強弩武揚遊外用表攻伐當塗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 魏晉  
 晉五校  
 志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為五校  
 屯騎 大興初燕王  
 步兵 咸寧初燕王機  
 越騎 元康初燕王機  
 長水 王下  
 翔軍校尉 唐杜  
 王潘傳拜國輔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潘始詔依征鎮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



溫嶠傳上疏曰光朝使五校出田令四軍出  
七要處春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宜少軍  
校無兵者

唐武德元年廢越騎步兵二校尉

晉北府兵 君子營 元戎禁營  
傳大元二年十月謝玄為兗州刺史監江北  
諸軍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  
牢之為參軍 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號北  
府兵敵人畏之 東晉精兵亦用宜聞故北府

成帝初劉超遷射声校尉時軍校無兵義典  
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君子營  
有義典太守拜中書侍郎超

潘岳傳靈臺四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微谿子  
巨泰異綦同機礮石雷駭激夫疾飛以先啓  
行曜我皇威注元戎兵車也禁營謂五營也

馬隆為武威太守募限腰引弩三十六弓  
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因  
請自至武庫選伏武庫武志去州兵郡大

魏六軍 府兵

後魏書西魏大統八年宇文泰倣周典置六  
軍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統之分屬二十四

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大  
將軍通二府一柱國統二大將軍凡柱國六員

後加持節者皆以統之 十六年籍民之有  
才力者為府兵初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八月乙  
巳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充宿  
衛

隋於府隸以左右十二衛及未未官率府置  
衛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即開封府之位也  
梁領軍護軍與左右衛騎游騎為六軍將軍  
東南兵

漢高祖用閩越兵孝景用東甌兵武帝用會  
稽兵先武用江夏兵周瑜以江上之師破操  
於赤壁謝玄以淮堧之衆蕩氏於肥水虞潭  
以東方兵共平僭叛劉牢之以北府兵屢挫  
強敵臨霸上入長安又皆吾水軍步騎未嘗  
募之西北也

吳子中弟荆楚劍客宣潤弩手班班見史籍  
皆天下勁兵處也漢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  
淮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唐府兵六百三  
十餘所江淮兩道不過九八  
唐十六衛 隋十二衛

兵志 兼隋書 隋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  
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為左右皆右將  
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每衛各置長史錄事參  
軍員軍士又改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左  
右監門依舊凡十六府唐會要十府十衛  
永德以來更革不一蓋大將軍各一人將軍











右率府率各一人副率各二人掌兵仗儀衛  
 凡諸曹及三府外府皆隸焉元日冬至皇太子  
 子朝宮日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焉衛每月  
 三府三衛及五府起乘者上者配以職長史  
 季秋以屬官功狀上於率而為考課武德五  
 年改左右侍率曰左右率衛府左右武侍衛  
 率曰左右宗衛率府左右官門侍曰左右監  
 門率府龍朔二年改左右衛率府曰左右典  
 戎衛左右宗衛率府曰左右司禦率府曰左  
 右虞侯率府曰左右清道衛左右內率府曰  
 左右奉裕衛左右監門率府曰左右崇掖衛  
 武后垂拱中改左右監門率府曰左右鶴禁  
 衛龍神元年改左右司禦率府曰左右宗衛  
 府左右清道衛曰左右虞侯率府景雲二年  
 左右宗衛府復曰左右司禦率府開元初左  
 右虞侯率復曰左右清道率府其屬有長史  
 錄事倉曹兵曹胃曹騎曹參軍事司階中侯  
 司戈執戟散長上又見東官類左右率府親  
 勳翊府中郎將各一人從四品上左右郎將  
 各一人正五品下掌其府校尉旅帥及親勳  
 翊衛之屬以宿衛而總其府事兵曹參軍一  
 人大朝會及出入則從鹵簿注其儀太子左  
 右司禦率府率副率掌同左右衛凡諸曹及  
 外府旅賁番上者隸焉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率副率掌晝夜巡警凡諸曹及外府直營番  
 上者隸焉皇太子出入則以清游隊先道後

將軍府發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  
 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  
 元日改軍頭為驍騎將軍驍騎將軍九月  
 多改軍頭為驍騎將軍驍騎將軍九月  
 軍府領之折閣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  
 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  
 州道豳州道鄜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  
 分間內諸府之驍騎將軍驍騎將軍三月十  
 十六日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驍騎將軍  
 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  
 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  
 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邠州道  
 為招搖軍西麟道為旄游軍涇州道為天紀  
 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名以皆  
 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十二月以天下既  
 定廢十二軍七月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  
 別將驍騎曰居歲餘十二月復以統軍車騎  
 置將軍置將軍一人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  
 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  
 真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  
 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  
 六百四十三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  
 一皆以隸焉衛驍騎府中府驍騎府  
 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  
 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







今伊洛猶蕪江湖尚梗各因部校序其統屬  
改換鉅鐸創造徽章取象天官作其名號於  
是置才二衛將軍取威名素重者為之分關  
內諸府隸焉軍名傳奕所造關內置府二百

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萬奉關中之衆以臨  
四方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  
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  
多壯勇故不置府其諸道亦置每歲十一月  
以衛士帳上兵部天下衛士六十萬初置以  
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王徭遂漸逃  
散年月漸久宿衛之數不給開元六年五月  
二十七日勅折衝府每年一簡點十一年十  
一月二十日兵部尚書張說置長從宿衛兵

十萬於南衛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號驍騎十  
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壬辰改為左右羽林騎  
天寶八年五月九日癸酉停折衝府上下魚  
書以無兵可交至末年折衝府但有兵額官  
吏而我器馱馬鍋幘糗糧並廢至應元年四  
月十七日畿縣折衝府缺官本擬攝令判  
百官志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為置府凡六  
百三十三

通典其府多因其地各自其名凡五百七十  
四故原十萬不越一十折衝府五百三十三  
凡有府十萬不越一十折衝府五百三十三  
故百府中則右重五折衝府之天下意不  
六典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上中下

皆量其遠通以定其蕃第舊志同

今以地理志攷之天下有府共五百六十六

計七十五郡關內十九郡有府二百七十三

河東十五郡有府百四十一河南河北十郡

有府九十二河南六十二河北三十山南十

右十九淮南六江南二劍十嶺南三除關內

道餘九道有府二百九十三總而計之止五

百六十六參之兵志置府六百三十四之數

差互不齊官志又云六百三十二恐地理志

所載猶有缺遺

列傳鄭玄璠為參其將軍令教諸屯軍法

傳奕武德定十二軍號皆詔奕云

錢九隴為苑游將軍

劉弘基為并鉞將軍督步騎萬人備塞

賀魯傳詔梁建方等發兵三萬擊之

高宗紀真觀三十二年四月以羽檄發六府

甲士四千衛入京師

唐關內置府 十道置府

兵置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

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

百官志三府及近畿州都督府皆置府凡六

百三十三

會要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積兵二十六萬

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

地理志太宗凡年分天下為十道關內道京

北府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名存者十一真

化至大清餘皆逸華州有府二十普樂至懷  
 仁同州有府二十六濟北至汶誠高州有府  
 三洵水王京鳳翔府岐州有府十三岐山至  
 山泉邠州有府十嘉陽至宜山右京畿採訪  
 使治京畿隴州有府四大堆有臨沂涇州有  
 府六京陽至仁賢原州有府二彭陽安善寧  
 州有府十一彭池至永寧慶州有府八龍息  
 至永安廊州有府十一洛昌至安吉坊州有  
 府五杏城至安臺州有府五宜城至長松  
 至萬春益州有府一益夏州有府五武畧  
 順化綏州有府四伏洛置大斌古閣內採訪  
 使中兵志今內地地理志百六十一卷續州  
 府三武定至軒轅汝州有府四鼎湖至開方  
 河東道河中府蒲州有府三十三興樂至六  
 軍晉州有府十五神山至仁德絳州有府三  
 十三新田至蒲邑慈州有府三件城至平昌  
 隰州有府六隰川至屈產太原府并州有府  
 十八興政至文谷汾州十二嘉善至清勝沁  
 州二延雙安樂遼州三遼城至龍城嵐州一  
 嵐山石州二離石昌化忻州四秀容至定襄  
 代州三五臺至鴈門潞州一猗黎澤州五丹  
 川至白澗河北道懷州有府二丹水吳澤易  
 州九遂城至龍水幽州十四呂平至咸陽寧  
 平州一盧龍媯州二密雲白檀薊州二漁陽

臨業山南道江陵府荊州有府一羅合夔州  
 一東陽襄州一漢津均州一至誠荊州一洪  
 義興元府梁州一麗水秦州一歸昌成州一  
 平陰扶州二安州會川隴右道秦州有府六  
 成紀至長川渭州四渭源至萬年蘭州二金  
 城廣武洮州一安西岷州三祐川至和政疊  
 州一長宕利州二洞歸常吉涼州六明威至  
 姑城沙州三龍勒至懸泉瓜州一大黃淮南  
 道楊州有府四江平至邗江和州一新州安  
 州一義安江南道越州有府一浦陽潭州一  
 長沙劔南道成都府有府三威遠至二江彭  
 州二天水唐興蜀州三金堰至港口漢州一  
 玉津印州一興化嶺南道廣州有府二綏南  
 番禺貴州一龍山  
 六典凡關內團結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  
 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華州五千二  
 百二十三人蒲川二千七百三十五人選強  
 壯免征賦  
 舊史職官志兵部郎中凡左右金吾衛有角  
 手諸衛有弩手左右羽林軍有飛騎及左右  
 萬騎驍騎天下諸軍有健兒皆定其名籍每  
 季上中書門下凡關內有團結兵秦成岷渭  
 河蘭六州有高麗羌兵黎雅邛翼茂五州有  
 鎮防團結兵  
 隋書開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後車歲  
 動未遑休息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



朕甚愍之凡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  
 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置山東河南及  
 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按初置軍府與民同軍府  
 而利加備以長征而利加備以長征  
 乃修成法而利加備以長征  
 始全兵農而利加備以長征  
 之平居者而利加備以長征  
 乃華宗法而利加備以長征  
 鄴侯家傳而利加備以長征  
 兵之制如何對曰初置府兵於西魏大統中  
 周文帝與度之尚書蘇綽之謀也自三代之  
 後無與焉此雖戰國之教士武則技擊皆不  
 及時西魏之境自陝而有關中及隴右河西  
 而已東魏河北河南二道殷實富強而自襄  
 鄴蜀漢皆屬於梁初置府不滿百每府有郎  
 將主之而分屬二十四軍在軍以開府一人  
 柱國大將軍仍加號持節大都尉以統之時  
 皇家太子景皇帝李虎為少師隴右行臺僕  
 射隴西公與臣五代祖弼太保太師徒趙郡  
 公及太宗伯趙貴大司馬獨孤信大司寇于  
 謹大司空侯莫陳崇等六家主之是為六柱  
 國共有衆不滿五萬初置府兵而東魏霸相  
 高歡大舉未代周太祖時為大丞相總百揆  
 太師家宰奉魏帝掃境內以敵之除守禦之  
 師共有衆二萬戰于沙苑以代祖為右軍

以師七千伏渭曲歡大敗遂取東魏河東汾  
 絳之地後又得梁之蜀漢襄鄧及漢東周交  
 魏禪後境平北齊滅梁於江陵破陳吳明徹  
 於邗溝陳氏所保江南而已初置府兵皆於  
 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免  
 其身租庸調郡守農隙教試閱兵仗衣馱牛  
 驢及糗糧皆蓄六家共備撫養訓導有如下  
 弟故龍寡尅衆隋受周禪九年而滅陳天下  
 一統皆府兵之力也時晉王與楊素等凡十  
 八人總管率師五十萬伐陳而臣五代祖行  
 與弟椿姪寬皆為總管以平之後北破突厥  
 西滅吐谷渾南取林邑東滅流求皆府兵也  
 隋以府兵分隸於左右十二衛及東宮率府  
 置衛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即開府之任也  
 而柱國為勳官皇朝因之平定天下貞觀中  
 北城突厥延陀列州府至瀚海西取龜茲等  
 城郭諸國置二道盡臣西域君長滅吐渾矣  
 而復之降羌党項為三十六州高宗東滅東  
 麗百濟選其人於中國列其地為州縣以新  
 羅為鷄林都督府以波斯為大疾陵都督府  
 亦府也自置府兵未有能以外叛內侮兵  
 及殺帥自擅者自廢以來召募長健征而  
 祿山得以為亂至今不定復之為便府兵之  
 制史冊不甚詳臣家自西魏以來代掌其任  
 日高祖中威從神堯入長安為左屯衛將軍  
 兼主太原從義之師於龍首監總南北禁軍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卷一百一十五



禁軍之任所以居家備知上曰何因廢之對曰初置府兵西魏用隋用之皆利及太宗之時每府番上必引於殿廷親自教射皆以賞賜由是用之所向無敵自初屬六柱國家及分隸十二衛皆選勳德信目為將軍有事則命總之出征故撫綏訓練備之以取功名文太宗明於知人拔用諸番首渠執失思力契苾何力何史那社那委爪牙之任皆為名將不愧由余日殫時出征多不逾時遠不經歲而能克捷高宗始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屯軍於境而師老厭戰矣後以李敬玄為鄴城鎮守使而敗十八萬於大非川時承平既久諸衛將軍自武太后之代多以外戚無能者及降虜廢之而衛佐之官以為番上府兵有權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任之美官又多羨踵而據要津將軍畏其父兄之勢恣其所為自置府以其番上宿衛禮之謂之侍官言侍衛天子也至是衛佐悉以借姻戚之家為僮僕執役京師人相詆訾者即呼為侍官時關東富實人尤上氣乃恥之至有鬻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貧羸受顧而末由是府兵始弱矣時人謂諺曰將軍大驍騎衛佐小郎是也將率相固為衛佐下視矣玄宗時奚契丹兩番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備兩番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上府管兵千二百次千下八百通計約

六十八萬左右衛各領府六十餘衛領府自五十下至四十七東宮六率領多至六少至三而以隋謂之鷹揚府皇朝改為折衝府折衝構組之間旋師社席之上也改即將為都尉又置果毅都尉二人為之副及別將一人全府召發則折衝都尉以下偕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每發及皆下符契於本州及府刺史與折衝勘契而發之而給其食券至暮所期展驗其藝非精士不教習則罪其折衝甚則加罪州牧有功而回入塞便道策動加賞而罷之開元中玄宗時東封告成納裴光庭之策款北幸太原揚師朕欲而府兵寡弱張說為相乃請下詔募士但取材力不問所從來旬月之間募者十三萬玄宗大悅遂以驍騎名後以左右神武軍與龍武羽林備六軍之數乃幸太原遣使告突厥東封召其大且危從自是府兵之闕漸不復補其成邊者舊制三年而代後以勞於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賜物二十疋謂之召募遂令諸軍皆募謂之健兒開元末李林甫為相又請諸軍召募長征健兒以息山東兵士於是師不土著無家族之顧時帥費一時之令而偏俾殺即自擅之兆生矣及河西節度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三品於是邊將競効積財以永恩以及哥舒翰攻石堡發朔方河東西道之師十六萬三千以攻之殺傷殆盡關東之



人西戌者邊將利其死而沒入輕齋之資故  
 戌卒自天室後迴歸者無一二其虐如是而  
 不致怨叛以取之士著恐累親族也山東之  
 人至今為賊用懲天室之苦一失兵柄至今  
 不復若使高宗以來宰相得人安不危危侍  
 府兵不失舊章安有叛臣賊子哉陛下謀及  
 此太平有日矣上曰今已有神策六軍如對  
 曰府兵為衛士神策等為禁軍漢亦有南北  
 之羽林孤兒禁軍即北軍隋衛士之外亦有  
 駝果營國初太原從義之師願留宿衛為心  
 替不歸者六萬於渭北白渠之下七縣絕戶  
 膏腴之地分給義師家為永業於縣下至太  
 原田以居其父兄弟於龍首監置營以處  
 并為臣高祖起弟於監門內謂之元從禁軍  
 義寧元年初下京城為右驍騎將軍主之貞  
 觀初以尉遲敬德權後二年復入領馬累  
 轉右衛大將軍主禁旅凡二十年太宗乃以  
 元從軍為龍武分為左右置將數員分掌之  
 初高祖好畧獵於原揀善射者百人分兩  
 番於北門長上從獵謂之百騎太宗時亦然  
 衣以五色賞賜優厚高宗時漸眾改為千騎  
 於北門別置營壘猶統龍武軍武太后朝召  
 入轉多改為萬騎而名羽林軍分左右置將  
 軍員如龍武羽林盛而龍武衰初從元軍老  
 及缺必取其家子弟御親代之謂之父子軍  
 及置羽林萬騎但取材藝燕公請募驍騎之

後以為神武軍衰矣玄宗幸蜀六軍扈從者  
 千人而已肅宗赴靈武不滿百人時朔方全  
 軍子儀領之東討初即位之後眾統數千後  
 置元帥府收其子弟有眾三萬分者於行在  
 宿衛時擇善馬射者數百人謂之供奉射生  
 官中貴監之以備出入翊從及收復京師龍  
 武等六軍之士存而復上者共不滿萬思明  
 臨東都也元帥府兵多鎮於陝州神策軍者  
 本河州西境磨環川之軍號也中尉魚朝恩  
 監之以眾七百赴難屯於陝而朝恩都監在  
 陝之師代宗即位程元振并監元帥府禁軍  
 先皇幸陝朝恩以在陝之師迎駕及還京師  
 遂為禁旅都以神策為號以朝恩為觀軍容  
 使領上曰八柱國言六家何也對曰其時周  
 文帝是謂霸朝非人臣也廣陵王欣元氏懿  
 戚位太傅太宗師從容禁圍而已其總戎蓋  
 六家也上曰軍從之制非卿家累代腹心之  
 地他人無因知待平河中後當與卿等畫云  
 云對曰盡聽臣言不減戍兵軍食必辦府兵  
 亦集上曰如何對曰關東之師約三年而代  
 今始一年矣給荒地牛種農具而官為之糶  
 每人所獲不啻絹百匹年將滿下詔有願住  
 者給所地開為永業家口願來領州府給長  
 牒續食不二三更代則關中已實不假征戍  
 矣因遂以為府兵 舊府名即而置之分  
 隸京師諸軍諸衛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









容使監其軍初奇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  
環川七月十三日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  
璆為軍使及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  
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士陷蹇神  
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  
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又皆鎮  
陝其後伯玉罷以英又兼神策節度使英又  
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  
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  
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十月代宗幸陝  
朝恩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是悉號神策軍  
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  
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太元年九月  
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  
浸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  
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使知神策軍  
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  
麟游善潤皆隸神策明年復以興平武功  
扶風天興隸之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使  
侯伍年三月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為神策使  
是歲希暹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  
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雖  
處內而多以裨將兵將征伐往往有功及李  
希烈反河地道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  
士多闕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  
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婿端王傳吳仲孺殖

資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屬  
奴馬徒軍德宗嘉其忠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  
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宰任者家皆出  
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奴仲孺子及汪軍  
潰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  
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  
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九月二日改  
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當左  
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人  
將軍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  
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鎮鳳翔始分神策為  
左右廂分知兩廂兵馬三年詔射生神策六  
將軍士府縣以事辦治者勿輒捕云四年  
七年四月十日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  
威軍神策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  
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  
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德宗幸梁以神  
策兵有勞皆號奉天定難功臣自肅宗以後  
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多而廢置不  
一惟羽林神武龍武神策威最盛總曰左右  
十軍矣塞上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其  
軍乃至十五萬貞元十四年八月詔左右神  
策置統軍以崇禁衛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  
年正月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  
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  
穆宗敬復立此軍以為心腹謀於裴度以為





王宰隸神策軍

宦者傳德宗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官者  
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  
遷政在宦人興元初詔竇文場監神策左廂  
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為左神策軍  
大將軍軍額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全  
忌宿將難制詔文場霍仙鳴分總之廢天威  
軍入左右神策久之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  
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  
尚進為右高崇文以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統  
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劉闢遣兵五  
千卯受漏命辰己出師  
順宗實錄正元二十一年五月辛未以范希

朝莫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兵馬節度使行  
軍司馬王叔文謀奪宦者兵希朝至奉天諸  
將無至者

武宗紀會昌二年七月辛左神策軍閱武

李庚而都賦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狗首

金腰大額獵震張布刺綴華奮目如虎毗

振而媚燥柔大鈞貫七札對天仗以司戈

分玉墀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闔外四十依

榆闕而作鎮拒抑而開壁

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以秦王為天策上將

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官屬九月六月乙酉罷

天策府司馬策府長史唐檢

會要顯慶三年八月十日以四夷君長未朝

置德歸化將軍以授之仍隸諸衛上元十一

年正月初置四品以下武官增中郎將受四

夷歸附者定懷化有大將軍以下俸錢有差

唐禁軍總南北衙言之南衙即諸衛之屯于

官南者也北衙即北軍之在禁苑者也

諸衛營在太極宮前朱雀門內北軍左右兩

軍皆在苑內左軍在苑內東苑之西諸衛皆調

閨內府兵有急則召諸衛官領之故號南衙

北軍亦從衛兵中選用其法初於太宗之飛

騎其後羽林武龍神策威之類皆北軍也

總張南衙北門女與雜關 太宗計

節度兵強而方鎮之執成於外十軍倚重而

北衙之執成於內

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

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于五

代國之廢置出於兵

兵重於外而不歸故藩鎮強大而殺兵重於

內而不制故宦官得柄而逆

唐左右英武軍 威遠

兵志肅宗至德二載擇便騎射者置衛前射

生手千人分左右廂曰左右英武軍上元初

郭子儀率英武威遠軍以趨范陽代宗擢論

惟正在領軍大將軍為英武軍使王難得平

京果為使

會要建中元年七月以鴻臚寺左右威遠營

隸金吾賈稅投鴻臚卿兼 元和二年四月勅



左右威遠營置已久近置美武軍宜併省入  
左右威遠營置使二人十三年十二月停左  
右龍武等六軍及威遠營納課戶一千八百  
人一本云十一月辛亥停龍武六軍天祐三  
年正月二十三日停威遠營以兵士隸大軍  
唐節度使兵方鎮天兵

兵志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  
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  
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  
軍一東軍守捉十一兵三萬七千曰平盧道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與渤海懷  
柔威武鎮速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安軍十  
六兵四萬合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  
四岢嵐等守捉五兵十五萬曰河東道方朔經  
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畧橫海天德  
天安軍凡三受降豐寧保烏寧延等六城新  
泉守捉一朔方兵六萬人曰關內道赤水大斗  
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冠玉門伊吾天山軍  
十烏城等守捉十四兵七萬人曰河西道瀚海  
青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萬人曰北庭  
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人  
萬人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  
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  
金天武軍耀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  
守捉三五千人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  
遠洪源通化松富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

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健馬等鎮  
三十八兵三萬人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  
管容管經畧清海軍六兵四萬五千曰嶺南道  
福州經畧軍一兵八千五百曰江南道平海軍一  
東牟東萊守捉二兵八千五百曰江南道平海軍一  
此自武德至天寶已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  
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軍一人曰大總管已  
而更曰大都督總管曰武德七都督府大至太宗  
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  
自高宗永徽已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  
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四月以賀  
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  
接平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  
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肅宗起靈武  
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  
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光弼等討之號九  
節度之師久之大賊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  
起行陳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  
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  
云通鑑天寶元年凡鎮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  
州與節度使軍二萬八千八月選號勇一萬八  
下與節度使軍二萬八千八月選號勇一萬八  
地理志關內道又有軍八華州鎮國上元元  
年置商州興平鳳翔隴右元和元年更改保  
義隴州義寧鄜州肅戎會州新泉鹽州保塞  
勝州義勇河南又有軍三滑州宣義陳州忠  
武汴州宣武建中二年置于宋州興元元年





通監開元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  
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  
西道及諸國團兵四萬人又召關中兵萬人  
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二十六  
年正月丁丑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  
鎮兵勿復追

列傳李林甫傳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社余  
何力猶不馬上將皆大臣總制之上有餘權  
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  
張嘉貞王駿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  
使入相林甫疾儒臣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  
本以久已權說帝用蕃將因以安思順代林  
甫領節度使而擢安祿山高仙之奇舒翰等專

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  
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徒卒探兵蕩覆  
天下李林甫以符契下其州府以參謀習  
不使始以國長吐蕃始有以宗以列仁  
張說林甫著志相身狗利禍亂遂生  
張說傳開元十一年為朔方節度大使親行  
五城督士馬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特  
平請罷二萬還農帝疑之說曰邊兵雖廣諸  
將自衛營私耳制敵不在衆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增障浚隍料壯時平  
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士得萬人遣李擇交  
統之清河李萼乞師曰公首奮裾唱大順河

朔侍公為金城清河西隣也有江淮租布備  
北平號天下武庫  
郭子儀大曆九年上朔方國北門西禦犬  
戎北度檢狝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  
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臣所統臣不  
當賊四之一河南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  
千未始蒐擇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  
張洎曰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兵不  
過三數萬郡國軍額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  
社各十萬邠寧宣武各六萬潞徐荆揚各五  
萬襄宣壽鎮海各二萬觀察團練據要害天  
地者不下萬人  
李泌曰天寶中天下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

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  
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  
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民始困矣  
陸贄奏議云諸牧有馬每州有糧肅得以  
馬資先帝稍益禁衛漸修邊防關中有朔方  
涇元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  
以控北虜此四軍皆聲勢雄盛壯馬精強又  
召道請戍兵每歲乘秋備塞開元天寶間控  
禦西北丙番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  
猶虜權分勢散或使兼領中興已未未遑外  
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  
西北丙番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  
已關東戍卒至則屬馬項又分朔方之地凡

下缺

凡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衛莫相稟屬代朔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

烏重胤徒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命者將軍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豈能據一州而叛巨所管三州還刺史職各主其兵曰請廢景州

李固言為西州節度使始置羸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

王彥威間成初判度支言至德元和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大都通邑皆有兵最九八十餘萬長慶

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又為供軍圖上之

永徽始有節度之名景雲始有節度之職接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專領不遂授自天寶分置十節度致漁陽之變安史平而藩鎮之禍方始

唐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平黃巢用忠武太同兩軍

唐擴騎長從宿衛

兵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稀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

廣志卷之一千三十

兵制

要語

慶曆兵錄 贍邊錄 嘉祐女數

慶曆五年丁度為兵錄五篇宋祁而已為之序曰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

二曰廂兵諸州隸焉 之夷則衛鎮出則更戍

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詳有司隸焉人之游而隨者入之業壹事專處而無更四曰

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闕者報補歲一閱為國家制兵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

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所以維四方濬四夷

鼓竹無前也太祖內輯師注而車以節制外軍藩服而納以純墨

丁度專五年四月庚戌為樞副建請擇河北河東陝西禁軍補 旅之缺因上兵錄五卷

贍邊錄一卷 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審院請諸

路將帥各置親兵特給錢二百選武勇者詔陝西河東諸路總管置親兵百五十人招討

鈴審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 嘉祐五年樞副歐陽脩與曹公亮考天下兵

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志兵無常帥帥無常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

等級相軋天下百年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兵頗有四曰禁兵鄉兵



隸殿前侍衛總管司籍藏樞密 天聖至  
 寶元間增募諸軍陝西藩落廣銳河北雲翼  
 京畿廣捷虎翼効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  
 西江淮京湖歸遠總百餘營康定初西邊用  
 師募神捷兵既而秀名萬勝為二十營議者  
 歆益募士兵增置陝西蕃落保捷定功至嵐  
 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為禁兵內外馬步凡  
 增數百營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荆浙建  
 各募宣毅大州二營小州一營凡二百八十  
 八古慶曆中外內廂禁軍總一百六十五萬  
 及西師罷樞使庀籍奏契中書議揀汰之法  
 用其言省兵數萬人嘉祐七年<sub>通鑑</sub>宰相韓  
 琦上言願詔密院同三司量歲入金帛數約  
 可贖兵馬幾何立為定額乃嚴見開寶至通  
 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於是詔中書樞密  
 院同議樞密院擬祖宗以來兵數以聞蓋開  
 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兵馬步十九  
 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兵  
 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  
 一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  
 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  
 萬六千視前募兵寢多自是稍嘉裁制以為  
 定額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  
 步六十六萬三千枝慶曆之籍城畿十萬校  
 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又陝西州軍悉  
 置壯城如河北備城壘之役益 中

四十三萬八千建治平三年乃 萬麻兵  
 總諸州本城教閱騎軍之額四步軍之額六  
 不教閱騎軍之額三十有五步軍之額一百  
 九十有五元豐募兵六十一萬餘人慶曆五  
 年禁軍之數此景祐以前置增八百六十餘  
 指揮四十餘萬人八年三月甲寅學士張方  
 平言昨在三司計今在天下財用出入之籍  
 及建隆以來兵數太祖舊兵不及十五萬人  
 太宗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  
 增祥符後後至于寶元陝西河北京東西增  
 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  
 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江淮湖浙福建諸路  
 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  
 軍約四十三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  
 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小分制員等不  
 與焉太祖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其分營於  
 外則曰統糧者本京師之兵而康食於外故  
 聽以家姓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  
 師而諸鎮之兵亦皆更戍  
 會要建隆四年八月以河東樂平縣降人馬  
 効順指揮乾德二年二月名遼州降卒曰順  
 効懷恩三年四月改西川威化耀武等軍為  
 虎捷九月五日蜀諸州置兵名以剋寧興國  
 八年三月濮州平海政崇武至道元年二月  
 十一日殿前侍衛司選七百餘人帝閱其趨  
 捷者教以弓矢四月又選天武等軍子弟七

百人三年九月真宗與近臣論邊防曰北有勁兵號曰號勇無庸分主之已分為左右兩權主兵以次為兩度候使兼節符威平三年二月詔定州等無敵忠銳定塞指揮升禁軍州兵號依祥符元年二月詔步軍司閩保寧軍分四等第一等從營之永城餘歸農訃或隸諸州為刺員此王起請置四年九月宣示威平中簡郡兵充馬軍置寧朔指揮令在號勝下雲騎上六年四月令沿邊補忠順軍類八年正月唐寅置禁軍左右清衛指揮十二月募前兵五百人未官觀九年九月詔二廣湖南選千人合澄海四百人名忠教秦州曹常選林于孝手二百人名定功天禧元年五月帝又選三百七十四人名建威指揮六月乙亥詔選天下兩軍隸禁軍者九五千餘人天聖元年九月四日蜀募奉節兵五年二月升慶州安塞為禁軍七年四月河陰置水軍二千四年十一月升蕃兵為禁軍在橫塞下康定元年八月五日永興軍置威捷慶曆元年十月升府州威遠麟州飛騎為禁軍十二月寧院言京東西宣毅各選萬人赴京師改隸禁軍從之二年二月又升涇原等蕃兵秦州韓琦請罷護塞兵增至蕃兵三年五月詔河義勇願隸諸州既糧神虎宣毅禁軍者聽之陝西轉運使明鑄聞同州府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為清邊軍若後陝

西河東悉置此軍皇祐二年二月詔京東選兩軍加教閱二字征役同禁軍五年五月并州韓琦請置壯城兵五百人閏七月詔江淮荆南新立就糧禁兵教閱忠節軍大州五百人中州三百人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置北京作坊兵兩軍諸州之鎮兵也內屬侍衛司總諸州騎兵之類四十八騎營威遠至忠銳收兵之類百八十三和武肅至不曉定功在軍諸司之軍額有五廣收無後隸宜惟院嘉祐四年五月楊廬江寧洪潭福越置禁軍曰威果八月京西立教閱兩軍治平二年八月陝西置壯城兵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密院奏京東置教閱兩軍曰忠果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辛卯又改團結兩軍額加教閱二字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荆湖曰靜江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密院言諸路兩軍名額騎射至牢城凡二百二十三或因工作水陸運糧或因通山險澗堰卸傳馬牧而立宜并為額五年十一月杭州置教閱捍江兵六年汴州置軍遠武寧十月鄧州置忠果七年九月成都置武寧八年閏四月京西置教閱忠果十年五月都水監請立河清階兵級條例十一月五日廢河北監牧兵五千增置府界廣固保忠元豐二年十二月唐汝州置土兵勇捷四百人





熙豐時內外禁誅合五十九萬人元豐兵今  
悉以椎節之類并同禁軍由是禁軍始徧天  
下執祖聚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太原兵以  
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爲神武左右員寮本藩  
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  
軍陞自陝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守總于三  
衛訓練精閑故坐制四方如臂運指國史論  
祖宗故事經武聖畧所列將帥九十四人李  
漢超至馮繼業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共  
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力也所以勞  
苦其身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坐食  
於本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  
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占破  
之令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由是在京禁旅  
無就糧者而兩軍亦并禁軍不復戍役矣  
太祖親製軍政以遺後世如南北倉諸糧之  
制習其筋力以戒其驕隨自押官以上各以  
階級相承三路更戍之法得古人維持萬世  
之意若近而遠迂而直備戰守曰義勇弓箭  
社保毅寨戶土丁弩手峒丁槍手弓箭手敢  
勇著兵各因其名方之通謂鄉元祐以降民  
兵亦衰紹興六年宗統請金  
太宗籍兩河之人為鄉兵因大軍方興之威  
猶恐其亂乃密誡州郡剋期一日而事畢司  
馬光謂康定慶曆間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  
萬何嘗得一人之力

元祐四年范純仁奏畿內保甲更不教閱右  
丞王存言京師之地四達而平非有重山峻  
嶺之資金城湯池之固所以維御四方威制  
夷狄為根本之固者以營衛嚴也慶曆治平  
間禁廂之籍至百餘萬新城裏外連營相望  
其後論者以兵冗費廣乃議併營中外禁兵  
以五十八萬為額而京師兵籍益削於是三  
路添籍民兵畿內亦置保甲四時教閱使人  
為勝兵平日不費錢糧緩急得為武備此先  
帝之意也陛下即位之初罷三時之閱止冬  
間一教若遂不教即其法遂廢  
寶元二年三月乙卯閱試衛士戊午賜陝西  
緣邊軍士緡錢四月丁亥募河東陝西民入  
粟實邊康定元年正月詔陝西募強壯備邊  
二月甲午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陝西馬甲寅  
出內庫珠璫民馬直四月丙戌省陝西緣邊  
堡寨乙巳增補河北強壯軍六月甲辰必涉  
於艱危变故然後其知不可及其陵之亂獨  
河東戍兵閉營格閉終不少屈賊內有復皆  
憂天誅亟決元豐間頌團結之法欲兵食其  
地習其將於是始變更戍之制自置將官常  
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  
驕惰之性  
熙寧七年九月樞副蔡挺請置三十七將將  
有正副皆給虎符從之乃部分諸將總隸禁

熙寧將兵



族謂之將兵蔡且選使臣為將 河北十七

府界七京東九京西四所領兵二十萬又分

置陝西諸路將兵八年三月癸巳朔五路置

四十二將各七八萬人熙河九都延九環慶

八秦鳳五涇原十一元豐四年二月乙丑東

南諸路兵分十三將准東一准西二浙西三

浙東四江東五江西湖北湖南金印福建廣

東廣西邕州蘇大至十三總天下九十二將

東南兵三千以下准置單將元祐五年十月

二十六日審院修將官教書成紹興五年四

月乙卯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

虎符

紹興十一年四月壬辰京東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淮西張俊並為樞密使京西湖北岳飛

為樞副乙未詔罷三宣撫司遂司統制官以

下各帶御前字入御鑄印給之依舊駐劄將

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統制官等各以

職次高下輪入見五月庚子詔曰凡爾有衆

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辛丑正總領

官之名各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丁未遣俊飛

往楚州總淮南全軍還駐鎮江

崇寧三衛

崇寧四年二月十日己酉置三衛郎中郎博

士二十六日詔三衛郎為侍郎親衛勳衛翊

衛皆有郎中郎

天禧元年三月御史臺請增置常日武官遂

以慕容德琛等為諸衛大將軍率府率

建隆元年以登州團練使李萬超為右武衛

大將軍

建炎御營五軍

建炎元年五月丁酉命中書侍郎潛善兼御

營使同知審院伯考副之六月甲子右相李

綱兼使因楊惟忠等所部為五軍本以行幸

總齊軍中之政其後遂專兵柄宿府無預

四年六月甲戌宰相范宗尹兼知審院事罷

御營使及官屬以其事歸審院為機速房為

自慶曆後宰相不兼樞密八十餘年自此始

復兼紹興三十一年上將視師冬十月庚申

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虜平復免明年孝

宗即位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又以御營使

命之然但自名一司字殿前忠勇等軍非建

炎之比也

御營使一員或二員以宰相兼副使一員以

執政兼參贊軍事以從官兼提舉事務以大

將兼其將佐有都統制統制以下官

建炎十軍

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詔陝西河北募兵

各三萬京東西各二萬合為十萬創置軍號

號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冲果毅定

難靖遠九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

二年二月京畿至淮南募振華軍五百人紹

興五年十二月二日詔神武右軍改中護軍

建炎諸軍團結  
建炎元年六月乙亥同知密院汪伯孝請兩  
河京東而增置射士縣三百人置武尉掌之  
縣令領其事凡四縣二將江浙淮南大縣增  
二百人小縣二百從之十一月辛亥增福建  
十二月乙酉增二廣二年五月庚戌增湖南  
丙戌李縉上三議一曰募兵謂募若取

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詔陝西河北各三萬  
京東西各二萬人丁亥詔諸軍團結以五人  
為伍伍有長五伍為甲甲有正四甲為隊五  
隊為部皆有二將五部為軍有正副統率一  
十二百五十人為軍九月戊子朔詔罷團結  
二年九月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  
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紹興二年十月未勝非言也軍二十萬月費  
二百萬緡十一月己巳呂頤浩言陛下專意  
軍政揀其汰冗修飭器甲今張俊軍三萬韓  
世忠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  
千劉光 四萬老弱頗衆選之可得 半又  
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  
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  
萬臣上考太祖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今  
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三年十二月己酉  
上從客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  
紹興三年正月甲子詔御前忠銳第七將徐  
文以所部屯定海縣聽沿海制置司節制  
建炎民兵  
建炎元年八月丁卯三省樞密院奏以諸路  
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張慤之為戶  
部尚書也建言河朔之民憤於賊虐自結巡  
社請依舊人澤潞步兵山河子弟遺意繼以  
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虜且從靖康詔  
旨以人數備補官資乃故義勇增修條畫下



之諸路未及行會許翰與京東西路安撫大使權邦彥繼以為言乃以忠義巡社為名目本院參酌立法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二都社共為一千二百五十人所結及五百人已上借補官有差歲冬十月按試于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耗者守贖令尉黜陟皆有差其法精審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者皆莫及先是六月戊子張縉上給田募兵法後不克行時東京留守宗澤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二年二月壬午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名籍者為振軍軍以六萬人為額五月戊戌河北置制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北

紹興五年四月戊午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為社六月己巳罷福建諸州係籍槍杖手自熙寧祠服有之十二年五月甲辰陳充知揚州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

建炎神武軍

建炎四年六月戊寅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八月令政事軍選親兵通舊六百人不隸禁衛分三軍於禁中直宿

紹興二年九月癸亥上謂輔臣曰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五年十二月庚子詔神武乃北齊軍號久欲釐正宜以竹管護軍為名軍一臣云十月罷神武乾道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四川揀護衛兵隸殿前名神武軍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楊中戰殿巖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遠策選游奕神勇馬步九十二軍特江海之間盜賊作分置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翰之右翼循之催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殿前兵籍為天下冠紹興二十九年又置殿前軍

自興國函薊之師而兵籍日增康定慶曆間廣置義勇保捷軍毅萬勝諸軍其數一百二十五萬仰視閭閻之籍不啻四倍雖龐籍休省八萬人豈能救冗兵之害善乎韓琦之言曰祖宗雖以兵定天下然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故兵精而用不廣又就精之兵不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之兵益之乾道中訓練兩浙方兵名御前神武軍而殿前已有神武軍額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忠武

建炎募祖宗兵制

建炎四年七月詔王鈺樞密院編修纂集祖宗兵制其後書成上覽之稱善賜名樞密備檢

陳傅良曰國初州郡無禁兵著在令甲自騎

射至牢城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  
禁兵皆三司之卒分屯更戌今屯駐泊之  
名而鈴轄都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  
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所謂四十四處禁  
軍是已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  
王倫起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  
置嘉祐中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既云多矣  
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  
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  
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今兩浙崇節福建保  
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  
下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方成法  
之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

大誓以供百後蓋勞之則亦使散之則務養  
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三司之卒  
不出常坐食於京師於是養兵始為大患

給典都統制兵 御前軍

唐天寶未置天下兵馬大元帥都統翔方盧  
龍節度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元年李巨馬  
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都統之官始於此  
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又有行營都統副  
都統一時兵興稱謂不壹建炎元年五月以  
河北兵為御營五軍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  
五軍而劉光世所領西兵則謂之巡衛軍在  
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為神武軍紹興元年十  
二月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十一年四月三宣

撫司罷乙未乃其部曲稱州 劉御前  
諸軍十八年五月甲申罷四川宣撫司川  
軍亦如之楊政充御前都統制其軍皆不  
隸三衛詳見官制韓世忠之軍還鎮江惟皆  
蒐一軍赴行在渡江後諸將為統制軍馬必  
以資序帶六等兵官  
淳監十一年樞臣周必大以荆鄂二帥勢  
力敵乃合為一司鄂為正荆為副嘉定戊辰  
政確淮軍為武定  
乾道六年正月詔殿司水軍改為御前水軍  
都統駐劄之地沔州興元金州江陵鄂州池  
州江州鎮江建康平江許水軍又利州有  
副都統制廬州強勇軍光州武定軍高郵武

鋒軍

給典三衛兵

三衛諸軍殿前司本辛永宗中軍部曲而蓋  
以他軍也馬軍司本王彥部曲而蓋以解潛  
劉錡田晟之軍也步軍司本顏漸部曲而蓋  
以他軍也自紹興五年至七年規摹始定然  
馬步不能敵殿司之半故揚存中權執獨盛  
乾道七年春移騎軍屯於建康以為出師之  
漸號馬軍行司  
紹興初內外大軍凡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  
不與宿衛神武古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  
軍張俊中軍楊沂中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  
忠湖北岳飛湖南王燧四軍十二萬一千六



百七年四月五日劉錡言行營前護副軍并為十二將曰侍衛馬軍司

紹興五年十二月庚戌廢神武中軍隸殿司

以揚沂中主官殿司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

衛七年四月丙申復合司馬餘軍及八字軍

為六軍十二將命劉錡主之而辭潛與步軍

如故自是三衛始後矣八年九月馬軍每未

將為五軍九年三月改衛兵為游奕軍始今

殿前立神勇步軍一軍三十二年隸步軍六

月二十七日成閔請復還殿司名護聖步軍

以吳拱所領二千赴步軍司隆興二年三月

二十八日詔忠勇軍屬步軍司七月十二日

詔馬司龍衛統騎武騎四額一萬三千八百

人今止八百八十九人宜以二千人為額乾

道二年四月鎮江武鋒軍隸步司八年三月

八日以兩兵為御前游奕軍一軍寓陰相

特之意 馬步之數通 一萬四千七百有奇

紹興宿衛親兵

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中運選親兵舊通為六

百人為三番紹興二年八月己亥時二給事

胡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成

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

知恤虎賁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

俾呂伋以虎賁百人迎于南門伋太公之子

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

本朝命三衛分掌親望修明軍改九月六日

癸亥上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

宜增修器械五年十二月一日罷神武中軍

中軍之隸數有日三年八月十七日宮門內

殿門外建三衛管軍宿舍凡三楹六年正月

趙鼎奏舊制三衛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

各一人以示激勸七年七月五日密院言諸

班直禁族舊額三千六百餘人今止五百餘

人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壬午詔宿衛親

兵非祖宗法罷之其三路人改為皇城司親

從親事先是揚沂中提奉宿衛親兵二年三

月己酉除中軍統制兼

紹興制勝軍

三十二年十二月改年未 鎮江都統劉實言

昨罷宣司皆蒐一軍請置一軍補填以制勝

軍為名詔令招効用兵一千人餘二千人選

於步軍

紹興制勝軍

紹興二十一年虜入寇詔淮漢等郡籍民為

兵續感守荆南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

戶之雙丁十戶為一甲五甲為團皆有長又

擇邑豪為總首農隙教以武事官給其糧至

乾道間奉七縣之籍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

人淳熙初張栻為帥益修其政義勇增多至

高五百人分為五軍軍分五部後四年趙鼎

又增三千三百人分一連為萬三千八百

餘人又紹興末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

兩河北方箭手保甲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  
六甲為隊據地利便利則為總不限以鄉總  
首副總領焉諸總皆有射圃而旗幟亦別其  
色至今猶存紹熙四年冬九萬三千二百一  
人荆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為兵

### 隆興復還衛

隆興二年五月八月壬辰進呈洪迺周操討  
論環衛官故事湯思退奏環衛唐時有職事  
本朝無職事祖宗舊制自方鎮罷皆歸環衛  
先是上欲復祖宗環衛官四月二十六日命  
李士院討論至是下詔曰祖宗選用將帥以  
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則環衛品式備具近來  
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才而均任也其依舊制  
應以才畧聞者令兼領如節度使則領左右  
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領左右衛上將軍之  
類既而閣門條具儀制詔以十員為額朝參  
侍殿依御帶例宗室不在此制仍有差戚里  
及非戰功人著為令二十五日詔臨安府建  
第舍以待環衛

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環衛官格其法  
正使除上將軍承宣使至刺史為正使遠郡  
除大將軍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為遠郡  
正使除將軍承宣大夫以上副使除中郎將  
武翼郎已上使臣已下左右郎將武翼郎已  
下是時李顯忠首除左金吾衛上將軍上曰  
在內則兼在外則否此正如文臣館閣庶可

見才人

太平興國二年五月癸亥安遠節度使向拱  
換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等皆罷節度歸環衛  
元豐二年十六衛大將軍二百九十四員將  
軍一百六十二員並崇寧  
乾道八年四月以戚世明軍政修除右千牛  
將軍令訓練土兵姚公贊右監門中郎將  
乾道民兵 神勁軍  
乾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詔湖北保伍軍器  
仍存之八年十月十二日淮南僧臣馮忠嘉  
言教閱保甲民兵請如淮東三丁四丁取一  
五丁六丁取二真州無為二司分領教閱四  
年正月五日湖北王夫言荆南團結義勇民  
兵八千四百十九人給資糧假弓弩二十七  
日四川宣撫虞允文言興元路義士人材可  
用令晁公武訪陝西弓箭手舊法得之瀘州  
蓋祖宗朝所效九一百四十一條分十三門  
為一書令錄上義士勅令格式名曰義士集  
法行之五年三月十二日允文言興元洋州  
大安軍義士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人結成隊  
五 詳在紹興初議士在籍者七萬餘僅存  
四百三十四人服勞氣格丁增至一萬六千  
日宣撫王夫言閱外成西和鳳州有忠勇軍  
四保甲也請依十資格轉補  
淮南萬弩營經始於紹興季年乾道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復置名曰神勁軍命御前後軍統



領教閱置寨于儀真募萬弩手以本軍忠勇使效為名淮東之籍千四百淮西之籍千六百六年二月真州置神勁營寨收募弩手一千五百九十七人往者大將別置一軍曰皆蒐乃親軍之稱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馬帥趙樽以所領五軍騎步各一千人為親隨選鋒軍詔可

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癸未戊泗州甲申與虜鬪皆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於真州詳明詔旨世襲長乾康仁明主所建淮西山水寨民兵乾道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詔參議官許子中措置

荆門民兵紹興三十一年荆門守臣姚岳籍民兵置槍杖號強壯子弟號令齊一湖南飛虎軍淳熙七年八月置隸步軍司以一千五百人為額治平間於廣東潮梅循惠等州置槍手熙寧間於諸州缺兵處增置保丁若廣西邕州之峒丁本以防邊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各有土丁欽廉之沿海宜融之防邊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下則戶以一丁充團結平觀則團結父子全丁並觸其身丁稅錢紹興二年許中師廣西始調羈縻州峒丁赴靜江防拓先是建炎元年十月庚辰命李橫提率廣江左右兩江峒丁三年命廣西提

舉峒丁李橫即邕州置司買馬七月乙巳命江西閩廣荆湖團練槍杖手峒丁以備調發廣西自嘉祐間憲臣李師中帥臣余靖奏團結訓練土丁以備邊熙寧紹聖大觀以來修為成法每歲農隙分之州縣更番教閱一月而罷庶幾寓兵於農之意

乾道軍額 忠銳軍 忠武忠勇軍 乾道三衛江上四川大軍新額總四十二萬八千人

毅司七萬三千人 元年七月十三日旨司馬三萬人 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以二萬八千

人為額 六年正月十五增二千人 步司二萬一千人 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旨建康都統司

五萬人 池州一萬二千人 二年二月二日旨鎮江四萬七千人 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旨江

州一萬人 四年十一月四日定楚州武鋒軍一萬一千人 九年四月十五日郭均石瑛平

江許浦七年七千人 二年十月十三日旨鄂州四萬九千人 二年十月九日旨後又增至五萬

二千人 荆南二萬人 二年十一月四日旨興州六萬人 興元一萬七千人 全州一萬一千

人 並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旨 乾道四年六月一日詔諸州方弩手團集教

閱名忠銳軍 五年正月十一日詔浙東方弩手名御前忠銳軍置正副准備將三年罷忠

銳第五將 九年六月三日發忠銳軍歸本郡

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復置御前弓馬子弟所  
謀密院八年春二月二十二日置忠武軍選  
二浙土兵弓弩手馬之八月一日詔二浙揀  
中廂軍名曰御前忠勇軍到沂善統制十一  
月十六日罷二浙所發忠勇軍九年四月十  
五日密院言忠武軍藝以精歸之州縣

廣志卷之一千三十一  
元兵制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尊姦寇戡定禍亂  
者也三代之制速矣漢唐而下其法變更不一  
大抵用得其道則兵力富而國勢強用失其宜  
則兵力耗而國勢弱故兵制之得失國勢之盛  
衰繫焉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  
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寔轟風飛奄有中土兵  
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  
繼命大將帥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  
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與兵之官視兵數多  
寡為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  
戶百夫者為百戶世祖時頗修官制內立五衛  
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  
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  
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  
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  
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為伏虎形  
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三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  
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繫爵死病則  
降一等總把百戶老萬戶遷他官皆不得繫是  
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  
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  
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  
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食為兵十人為一  
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闔下馬則屯聚牧養孩



如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率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貼為軍戶或以男子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高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充魯軍者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詎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印印之病死成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役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紮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畝軍則皆不出戌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峇刺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或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今其典籍可考者曰兵宿衛曰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磨房捕獵非兵而兵者亦以類附焉

作兵制  
太宗元年詔諸王諸子兄弟并衆官人等所屬去處僉軍事理有妄分彼此違魯花赤并官員皆罪之每一牌子僉軍一名限年二年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仍定立千戶百戶牌子頭其隱匿不實及知情不首并隱蔽逃役軍人者皆處死七年七月僉宣德西京平陽太原陝西五路人匠充軍各處管匠頭目除織匠及和林建宮殿一切合干人等外應有回口河西漢兒匠人并札魯花赤及札也種田人等通驗丁數每二十人出軍一名八年七月詔燕京路保州等處每二十戶僉軍一名令峇不業光統領出軍真定河間刑州大名太原等路除先僉軍人外於浙事官忽都虎新籍民戶二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二人數內每二十丁起軍一名亦令屬峇不業光領之十三年八月諭總管萬戶劉黑馬據斜烈奏忽都虎等元籍諸路民戶一百萬四千六百五十六戶除逸戶外有七十二萬三千九百一十戶隨路總僉軍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名點數過九萬七千五百七十五人餘因近年蝗旱民力艱難往往在逃有旨今後止驗見在民戶僉軍仍命逸戶復業者免三年軍役

國朝軍制

軍務

開設衙門

凡天下要冲及邊防去處奉

旨勅立衙所即便行移禮部鑄印作缺入奏

請

旨除調官員仍行所在官司開設撥軍守禦

整點軍士

凡內外衙所軍士隊伍俱有定數如是奉

旨差人點視填給勘合戶由於內明寫收軍

來歷緣由冷間設衙門原有旗軍外其續後

調到補伍軍士必須窮究原伍旗軍下落明

白庶不迷失軍伍如是伍內空歇未填勘合

亦須咨呈該府着令勾補以憑填給其新收

軍人應開戶由者一體照戶出給勘合戶由

聲息

凡腹裏邊境險要去處或有嘯聚者飛報

息到部火速入奏連滯

斷發逃軍囚徒

凡各處巡檢司弓兵并老人里甲人等獲解

內外衙所逃軍及囚徒無引人并販賣私鹽

犯人等項到部審問明白一次二次在逃囚

軍本部照例刺字依律杖斷原伍舊軍并餘

照例刺字若係在京軍人調發外衙在外

衙軍人仍發原衙着役隨營監徒編發充軍

私盜進納載鹽船隻駛入官原捕弓兵人

等照例給賞其有征進在逃并三次在逃軍

人及囚徒無引等項俱送法司并原問衙門

查照發落

守衛軍士食錢

凡在京上十二衛守衛隨

駕軍人每名宜三日食錢鈔三百文先期

一日令各衛將軍名數具手本報進

內府本部官一員攢類軍名并該支鈔錠總

數送禮科閱鈔令該管守衛官領去給散如

有公差患故名數食錢明白扣除不許別將

軍人頂替冒支

凡文武官員并軍士人等搬取家小完聚行

移所在官司起取審實送發完聚或有陳告

父母兄弟伯叔子姪先因遠年兵革離散今

知下落告取完聚須要行移所在官司轉勘

相同以憑給聚其有應給之人見當軍役具

奏定奪及軍屬寡婦還鄉行移應天府給引

照回

根捕逃軍勾補軍士

凡各衙所間報逃故并老疾勾丁代役軍人

先須查對鄉貫住址明白具手本赴

內府給批差人前去着落有司官吏逃軍根

捉正身如正身未獲先將戶丁起解補後仍

根捉正身補替其故軍勾取戶內壯丁補後

如別無壯丁止有幼小兒男取官吏保結回



報行移誅衛照勘相同紀錄候長成勾補若  
送回老疾軍人執留原籍住坐將戶下壯丁  
起解替役如勾庶戶籍或住址差勘名姓不  
同或係另籍民戶及有戶絕無丁有司牒勘  
回申到部行移誅衛照勘有無長幼人丁并  
着落原管官旗務要摸究明白回報定奪勾  
補若衛所官吏年老疾軍人朦朧妄報依律  
問罪如原勾軍數不完及勾到軍人中途在  
途仍着落原差人員前去勾捉若在逃違延  
違限送法司問罪

廣志卷之一千三十二 兵制

古今事實

定火災

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定水害

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

班師振旅

唐虞至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

夏有甘扈之誓

設六軍之衆

商周以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

設六軍之衆西漢列法志 夏官司馬九制

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軍將皆命卿

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

夫五百人為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

長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司馬皆中士五人

為伍：皆為長

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帥百五

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五十人

者旅帥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番之中

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

故曰五人為五五皆為長則推民之勇者為

之矣

先生之制民苦則比閭族黨州鄉故北卦衆

在內二陽在上為王之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象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衆揚

軍主 六鄉六遂六軍 七萬五千人

將大國 公 三鄉三遂三軍 五萬人

數次國 伯 二鄉二遂二軍 三萬五千人

國小國 子 一鄉一遂一軍 二萬五千人

伍 次 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兩 次 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卒 夏 上士 一軍卒長三百二十五人  
旅 人 下 大夫 一軍旅師二千五百人  
師 人 中 大夫 一軍師帥五百人  
軍 人 中 大夫 一軍軍帥五百人  
同 遂 鄉 與 人 六 十 三 百 九 千 八 萬 總

軍與將之數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注曰先生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容相識先生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此其家聯其人其居也則積為比問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尤生足以相托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乃均土地以其人民土地家七人可任地者

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九起徒役母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美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

賈公彥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此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此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速故也陳禮書云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鄉遂不同者蓋六鄉之內賦輕六遂之內賦重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故追胥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

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蓋古人用兵不為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類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城作甲兵蘇秦以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在埃曰昨業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方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



鄉遂調兵

此鄉遂調兵義卒之數也

司馬法曰通三十家出曰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彥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鄉內有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按司馬法車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千人李泰伯引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田未與周制同蓋謂司馬法在岐所作非成周制 林  
因井田而制軍賦  
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方地百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七方十里成十為終七十為同：方為百里同十為封：十為畿七方為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七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七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人千戈備具是謂采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為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四兵車百

采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室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十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出賦六十四萬井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授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軍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二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後一適焉 薛  
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閭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方其賦十乘萬百里者為方一里者方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卿之所出也千乘閭境之所出也何則卿萬二千五百家合三

卿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後後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

十年而後一適  
十年而後一適凡三家可任者率有十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迭不致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率有四之方後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

王有四方之事家宰徵師于諸侯如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家宰也小宰室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調兵諸侯各從其方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便高宗代楚蓋襄利祿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緝以韓亡夷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戌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戌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代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秦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機焉  
說者謂先王徒征先出六卿不足乃發六遂不足以牙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六卿之士出焉蓋先王之於天下

餘條依令分門附送卷之志又有附附今表  
一 本原序中編  
天聖律文音義

七年四月判國子監孫奭言准詔校定律令及疏律疏與刑統不同本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教雖盡引疏義頗有增損今校為定本須依元疏為正其刑統衍文者省闕文者益以遵用舊書與刑統兼行又曰本多用俗字改從正體作律文音義一卷文義不同即加訓解詔崇文院雕印與律文並行先是四年十一月真言諸科唯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本人難得真本習讀詔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趙希言王圭公孫奭宋祁楊中和

校勘判監孫奭馮元詳校至七年十二月畢  
錢板頒行

書目律令釋文一卷天聖中孫奭等撰字義不同悉有辭訓  
李康侯著廣律判解十一卷以廣律意胡宿  
繳進

錢熙著措刑論

律心四卷未詳撰人纂刑統經要卷之三

唐趙緝全科見覽一卷崇文目

蕭緒三卷曰氏書日 續刑所之與三

傳霖刑統賦二卷或人為注

景祐編教  
二年六月乙亥二十四日翰林李士承旨章



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則應更如身之使臂咎通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所不能克然後卿遂之士應之象香曰王之大事諸侯推此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內國二商六 軌五家 軌長 伍 夫 軌長

政四十二 士十五連 二百家 連長 卒 貢 連長

國 共四萬 鄉 三家 良人 族 三人 鄉良人 五鄉一帥 軍 一萬人 五鄉帥

邑 三家 邑同

卒 三百家 卒帥 高子 五鄉

制 鄉 三家 鄉帥 三 王中軍 五鄉

五制 共甲 五五萬家 縣 九千家 縣帥 軍

屬 屬 九萬家 大夫 國子 五鄉

國 五屬 五大夫

行伯用師之道

周襄齊威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五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刑法志○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非也常氏謂為軍是

五家為軌

五家為軌七為之長十軌為里七有司四里為連七為之長十連為鄉七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

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

二千人為族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高

子之鼓有國子之鼓

公將其一高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此如鄉之法然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百人

蒐以振旅

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伍其部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七有卒帥十

卒為鄉七有鄉帥三鄉為縣七有縣帥十縣為屬七有大夫五屬五夫大夫各使治一屬為

並管子國語此如遂之法自邑積至於五屬

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得甲十萬九千家一車得車五千乘長勺之戰威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是可為三軍者四蓋以通國之數而適征之率用車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倣周政從輕便常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啟運得志於天下則厘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後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 三軍城濮之戰

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城濮之戰車七百乘楚為啓疆曰晉十九家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制南適四千乘則通國五千乘止用七百乘循齊之法

### 清原之蒐

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襄公蒐于夷令之景公御之戰三軍增置大夫各二人則猶三行也至安華之戰祁克請益車八百乘田是昭作

### 六軍

上中下各增新軍

### 武卒蓋

親惠以武卒蓋

### 銳士勝

秦昭以銳士勝晉卿曰齊之技擊亡國之兵也魏之卒危國之兵也秦之銳士于嘗然則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過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則法志

### 依三軍

秦自襄公有田疇之事而已不能用周禮至繆公伯西戎故依三軍 及孝公用商鞅鞅以用步百為部部百給一夫力餘地利不於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部百步一夫又以秦地優其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訪三晉人發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卒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通典 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復一首賜爵一給 自公士至大庶長十八給後通閱內列侯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七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曰矣始并天下聚郡縣兵器於咸陽銷為鍾鑊講武之禮罷為角抵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驍山河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未及發右而勝廣起矣兵制





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千二人為族鄉  
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  
師也之公將其一謂之國子師五鄉為高子  
師五鄉為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備治兵是故  
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承令勿遽  
徒夜戰聲相聞是以不事畫數自相視是  
相識凡二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蓋如鄉  
之法伍制制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  
卒卒有帥十卒為鄉鄉有帥三鄉為縣縣  
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  
夫各使治一屬為立五正也各使聽一屬為  
是故正之政聽屬大夫五正也治牧政聽縣大夫

夫聽縣下政聽鄉下政聽  
五屬為四十五萬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

如遂法之以通國之數而遠征之率車用六  
之一士用十之三夫畧依周變從輕便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為嚴蔽明蔽下  
比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嘗  
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也退而  
修連也退而修里也退而修執也退而修伍  
伍退而修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迫者而  
摘之亦嚴蔽賢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  
是退而修屬也退而修縣也退而修鄉也退  
而修卒也退而修邑也退而修家政既或以

守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伍什之數  
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  
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  
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  
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  
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  
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  
有五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  
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  
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  
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  
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  
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  
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兩為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七取三  
為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  
生為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  
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  
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  
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年而後得志  
於天下自周之士秦漢法不復三代其後諸  
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  
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  
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  
利勝者非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



考說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執也長十執為里也司四里為連也連十有長十連為鄉也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貴繩如畫其有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功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者賞諸左氏春秋以為以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鳩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魯仲陣法不少蔡見者何哉蓋魯仲秋歲月脈天下政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雉教夫蓋以三萬人歷晉壘而戰陣百為行也百為陣行陣皆微無有隱蔽接捋而鼓之勇法應盡三軍皆誰音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也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不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常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遠得志於天下則厘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共他後庶調發

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晉兵制

晉曲沃武公奔翼僖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韓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傳文公蒐于被廡作三軍傳公二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蔡晉按楚為晉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都南甲車四千蔡則普通國率亦五千蔡用七百蔡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行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穀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令復置三行以辟天下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行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借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 襄公蒐于夷公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量公卿 戰三軍增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鞏之戰年卻克請益車八百蔡始作六軍賞軍之功上中下各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駐趙旂皆為卿借更王度居此 勵公鄆陵之戰罷新上軍年悼公初尚四軍年公年日年無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蔡官屬以從於下軍明年遂舍之年傳

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借  
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魯兵制

魯自魯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公周之字  
其詩曰公徒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  
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如三軍  
魯之舊其曰三萬卒成數也魯人宣公奢泰  
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  
季作立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  
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  
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丘十七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  
八方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  
里出較長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  
甸以甸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爲社  
丘乘乘盛是也以乘爲甸樹良夫乘甸兩牲  
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  
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深言之其實一也  
今作立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  
百人爲丘也較梁以爲甲非人亡之所能爲  
杜預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特嘗蒐于紅至僖三一耳  
明年戰于鞏四鄉並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  
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後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  
其半爲臣若子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  
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令中軍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 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  
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年至于商衛革  
車十乘故知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  
乘蓋場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  
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北蒲于昌閭行  
又于北蒲者每四年一獨異於它公者用見二  
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  
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強假  
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室使  
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  
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  
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  
力矣

楚兵制

楚自若敖紛冒葦路蓋綏以啓山林武王始  
爲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成  
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後子玉請戰王怒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  
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穆王按晉文襄霸  
之後楚蓋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厲厥貉之會  
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特則有右  
孟左孟兩魏之制平莊王霸強克庸以未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  
 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逮  
 卿之戰詳軍制備矣益兆於武王備於莊王  
 傳莫詳焉三軍以馬正軍二廣以馬親軍詳  
 千游闕以馬游兵廣有一年七偏之兩於陳  
 則分左右二拒調卒之去高農工賈不敗其  
 業平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棘左  
 追尊前茅慮無中權無劬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凡此皆  
 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  
 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詳康王以焉掩  
 司馬始井沃衍牧隄臯賦車籍馬而有車兵  
 徒兵甲楯之教詳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

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  
 民為什五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  
 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卒詳受上爵為  
 私聞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  
 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聞  
 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  
 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定而使秦人應敵於外  
 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  
 年二十三附之時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  
 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詳邊一歲謂戍卒  
 凡戰復一首賜爵一級八級後通則四列侯  
 以二十皆以戰功相君長七平之後年十五以  
 上悉廢又非商鞅之舊矣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沂渭之間封為附庸  
 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  
 討西戎以故周平王東遷遂有政豐之地列  
 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具車馬備其兵  
 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  
 後三師而車三百詳又置陷陣詳魯  
 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師車五百詳

秦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沂渭之間封為附庸  
 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  
 討西戎以故周平王東遷遂有政豐之地列  
 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具車馬備其兵  
 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  
 後三師而車三百詳又置陷陣詳魯  
 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師車五百詳

廣志卷之一千三十三 兵制

古今事實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夏官司馬序官曰九制軍萬二千五百為軍  
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  
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七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長皆上  
士三十五人為兩七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  
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  
二僅師一州軍一卿蓋當時之兵居則為比  
閭旅黨州鄉出則為五兩卒旅州軍考太伯  
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族黨為旅州為師鄉

為軍當時之特居則為鄉大夫出則為將師  
長與司馬故李太伯云比長因為伍長閭胥  
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  
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將兵不待選  
皆吾民也將不致置皆吾吏也有事則啟之  
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元格收之煩而  
教不闕無康給之費而食自飽

李太伯又曰此則六卿為六軍也按遂人註  
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  
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為鄉遂井田之別所  
以寓軍法王畿將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為  
而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而民不勞  
可謂善矣若夫采地以徃不可使家出一人

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  
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職作其司  
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  
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  
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  
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為  
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  
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  
別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後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兵軍十乘大國三  
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兵車五百乘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征伐之大數也若乃  
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軍所軍持其什一  
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安  
車萬乘故稱萬人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賦馬四  
萬匹士年七十五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  
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  
里提封十萬井安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  
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無庸言之  
故與此不同 至於此國小國其所用之



軍蓋亦無以異此也其輕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攷之千里之畿授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也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眾而供萬粟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此非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大從車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後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也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後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後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為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後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後為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晉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元士之夫祿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是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使相補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聘會同之後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修封疆簡車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眾故其賦民之制必如是足雖其後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也已林曰

兵甸之法不行於御遠

兵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六卿六遂雖不用兵甸法然通亦此數計之主畿百同一甸之內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眾決勝於一卒而能哉然而兵甸法獨不行於鄉者蓋除鄉遂

八里旁加一里為成長出較一乘此司馬法  
一乘之賦也魯為齊難作丘甲蓋兵備禦爾  
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  
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十亦二十五  
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  
十有八人積四兵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向文十有八人者令增而為二十  
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  
者其三甸而增一乘手柳每乘而增一甲半  
魯昭公時嘗蒐于紅莘車千乘則計甸而增  
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  
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可知也要是其  
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  
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  
林曰

內政之

內政之法自五家為軌積而至于十軌而為  
里自四里而為連積而至于十連而為鄉軌  
五家也十軌則五十家而四里即二百家也  
故二百人而為卒十連二千家而為五鄉即  
萬家也故萬人而為軍卒一家而為兵者一  
故分齊為三軍得精兵三萬人周制之在司  
農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率  
之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有八十矣司  
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士卒七千二人大  
司徒司籍民數彼其衆而征於司馬者不能

十之何耶民悉可以為兵而不悉以為兵也  
非特此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十為成  
成百井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夫百井之城  
除宮室涂巷三分之一餘六十四井即一甸  
也今又特三十人何耶兵籍甚具此征調則  
止此爾且兵者視農而益損行者視君而益  
損先王所以休民力者如此今仲之制率家  
一兵率五鄉一軍更代履免未聞為其名為  
寬實視周為苛矣得無殫民力乎况周制處  
農於野處工於四處商於市蓋相資而不相  
也今仲以工商別為鄉六不與仕伍專幹  
利以給費得無以未病本乎若重特強齊之  
術耳蓋周制大國本七家出一人其征謂二  
人只用一人是十四家選出一人征調陳君  
季云

軍制壞自宣王

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  
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  
急於立功齊威以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  
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鄰國楚兵以簡  
師克鳩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技擊親之  
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確長先王之  
制掃地盡矣

魯作三軍

周禮大國三軍伯禽特有三郊三遂春秋譏  
魯作三軍說者以魯本三國悼於大國之賦



而自損其一其後三家持弱公室而依三軍  
理當然也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  
其一季氏卒杜為而曰法亡矣故謂之作  
幾兵不出

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  
幾兵不出也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  
命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  
發之則幾兵不遠征明矣在易高宗伐鬼方  
有賞于大國韃天子之親征亦用諸侯之師  
劉文公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諸帥王賦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出戍  
則揚之水刺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人會  
伐晏矣左氏未賞載王師之出惟敗績于第  
我王師自出春秋深譏之為至戰國時京師  
益弱諸侯往亡猶畏之當特告楚者亦曰一  
周當一百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詳雖道  
突而亦可以見幾兵不出其力常裕  
周志三變至秦而極

周之六官司馬掌極而其起旅軍之法乃屬  
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  
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北閭族  
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  
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狝狩之時得以辨  
其旗鼓錫鉞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  
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邊而統  
甲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北小而事

大凡卿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  
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邊  
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  
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  
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廢無勤兵  
之勞此宣王攘夷仗止於蓋境平王遷洛邑  
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  
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庠作執秩之官  
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  
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刺下矣雖井田封建  
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  
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  
之武卒秦昭之騎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

聞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  
軍之旧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  
齊民戶三男子五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  
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  
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  
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秦而秦郡縣  
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於上而中  
國與四夷為鄰所藉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  
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  
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  
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  
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為得無權利  
股削之患有事用兵為得無行轉輸之勞

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  
所本矣

漢兵

漢京師無養兵之費

西漢之世財用沛然以京師無重爾嘗試以  
百官計志之南軍總為一千五百餘人北軍  
總為四千餘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稽考以  
官拔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  
三十八人况十二門止領於一校亦可樂見  
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  
林虎賁未有七校其數當益少也若乃高帝  
征燕布發關中兵反中尉率三萬人軍滿上  
文帝備胡以三將軍上長安而惠帝末年發  
車騎村官詣東陽是皆調兵民間因事設也  
事已即罷非係 師所養之兵

武帝變兵制

初高帝世南北軍不出征而兵散在郡  
國有事檄召甚便也自高窮兵興廢無窮歲  
至以中尉之材官赴遠恐京師無重兵易以  
生變也於是內增七校則又恐中尉之權太  
重也故又以先鋒數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  
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異特南北軍皆郡國  
當上无定所以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  
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報此期門羽林  
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報此蓋自是有養兵之  
志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得以後兵革數動

士卒物故者貧民多買護於是 及請吏元  
符次及請民本初元次及曠歲天漢元次及  
七科請異將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  
甚整也及帝兵不足調及它無甲五必察而  
郡國之兵制又壞矣高皇寓兵於農之意安  
在

漢更卒

更有三品卒更踐更過更古者无常仁皆當  
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領  
更錢次直者出錢領之一月二千是為踐更  
也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律所謂繇役者  
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三日戍不可人自自行  
而行者亦不可便還因留一歲一更諸不出  
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邊是為過更也

漢賦兵

漢无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  
丁役而无田雖貧者不克為兵故凡為兵者  
皆家人子起田中役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其  
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之明官以給公家  
繇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縣則為  
材官給於邊徼則為戍卒皆一歲而伐其給  
於縣則於更卒一月即更代性未道中衣裳  
悉自補惟衛士衣食縣官羅遣倘享其餘則  
否至於年五十六者謂之罷癯老弱在所不  
任而中紀法其已任於郡縣而 被薦幸者



皆不與給兵之邊惟成邊事雖軍相之子不見高祖北江而固有倉卒之冠當兵數少不足辨事則有一切調發凡其片當免者亦在行中謂之奔命此其賦兵之大畧也

七科誦

天漢四年發七科誦張晏注吏有罪一亡命二黃婚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漢發兵

齊哀王欲發兵誅諸呂中尉曰非有虎符為驗不可發兵膠西王李兵弓高侯結之亦曰未有詔虎符而擅殺兵王其自而之於陽侯擅與誅賊則刑爵信陽侯坐事因人通律則罪免又有為東海太守坐擅發卒而死者有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而免者夫漢之兵散在郡國宜為王侯郡國之兵也而嚴為之禁若此夫是以兵散天下而權歸一人此漢所以防微杜漸制兵之大畧也古者以牙璋起軍旅漢初則以羽林召兵于郡國後用銅虎符

漢軍賦

漢軍賦有二其一則丁賦民年七歲已上賦口錢二十有三及十五以歲等百二十也其一賦財若軍人皆萬錢取等百二十七至於貧民亦以衣服釜鏡為資計之直而等也至於故吏等佩將軍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

給軍賦則又不持取之於民矣蓋漢兵出於民凡其往來誅戍者道中衣裝悉自補從軍旅費之廢或自賫子錢家兵猶未衣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於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食其所郡國之粟此其所以无列也坐食之費也

漢

漢初軍未有節制故天子得以入其壁而奪之軍自韓信程申軍法大抵兵在內權不屬於一人兵在外權專於主將且以南北軍視之司馬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衛尉下拜不私於衛將軍正次於將軍者然正不屬於將軍也上有罪以聞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此內兵之制也至於聞外之寄投戰專任則自偏裨而下皆屬為徒部合軍皆大將之所領李廣失道問扶惟幕府之所 斬霸陵尉以報私怨則不以專發為嫌李廣嚴細柳營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惜此又兵之在外者也然則胡建為南北軍正擅斬監軍衛為大將軍不敢專斬將正有得春秋殺舟之僑以徇國之意其子胡越以私意行殺有聞矣

漢

漢用兵掌兵養兵之制或曰班固不志兵止於刑法志畧言其端者譏漢不能復古也然用兵之法則見於藝文志掌兵之職則見於百官表養兵之具則見

於貨食志蓋漢史事多互見非若後世志為  
之目也藝文志有張良韓信則次要用三十  
五家後為諸呂所盜至武帝時揚僕操遺逸  
紀奏兵錄成帝時任宏撰次兵書分為四種  
與夫將之用兵其變態百出則見於信越程  
李衛霍等皆此漢世用兵之法也百官表及  
紀載傳漢初韓信為大將曹參為步將灌嬰  
為騎將周勃為太尉入北軍亞夫為將軍屯  
細柳武帝以光祿勳掌宮殿掖戶期門羽林  
之兵皆屬焉衛尉掌宮門屯衛諸屯衛侯之  
兵皆屬焉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  
即南軍中壘校尉掌步八校宿衛之兵即北  
軍即固有材官騎士有樓船邊郡有守將都  
尉有校尉都護此皆漢世掌兵之職也貨志  
及紀所傳載高祖征叛文景禦侮中以國之  
民足中國之兵聞不足者十五稅一司農諸  
倉布在郡國箕賦太半卒更平價亦在郡國  
也武帝北征匈奴南平百東伐朝鮮西通西  
域馳心分界之外乃免亡秦之者惟算商  
車惟算錢惟權酒酤惟權鹽鐵作幣造金  
以聽用賣爵贖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  
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實未嘗加  
多也此皆漢世養兵之制也田官名曰農都  
尉見東漢志漢末魏初日與農夫自井田封  
建之制盡滅於齊人之手於是天子之地與  
四夷為境天子之兵與四夷為敵用兵之法

必尚韓信之詐而司馬法無所施矣掌兵之  
戰必至漢武之侈而周官無所用矣養兵之  
具必至漢法之刻而先王中正之制棄置而  
不問矣此其勢所必至也然一代之興其初  
必至三者厚民而自復及其衰也必於三者  
刻民以自厚其所異者如斯而已

武帝征匈奴

自秦以未中國既與夷狄為敵故彼之盛衰  
有候而此之和戰亦有特其勢皆有不能自  
止者矣匈奴自戰至于漢初其勢方張漢自  
高惠廢殘之餘至于文景其勢未振一強一  
弱上為強制矣五六十餘年間秦儉之積既厚  
而復以英雄之主繼之兩強相值其勢不得  
不聞則已聞則必非一日之所能解也嘗觀  
武帝初即位東甌之救不欲出虎符發郡國  
兵匈奴和親之謀物年益從韓安國之計又  
二年始從王恢伏兵之謀自是以來彼大入  
寇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以擊之亦十五六  
自王恢馬邑之後大抵彼先發此應之是兵  
法所謂應兵非師出無名也元狩四年衛霍  
出塞大有功史氏書曰是後匈奴遠遁然是  
時使任敵于單于怒而晉之未幾復入塞斬  
敵山頭而去彼何遠循之有哉元封元年勒  
十八騎登單于臺史氏曰匈奴懾然焉是時  
郭吉論以上指單于怒而留之元封四年獲  
雷路充國天漢元年復雷蘇武遂破奴沒



李陵降廣利屠彼又何震懾之有哉夫帝與匈奴開終身不鮮者彼積驕盈之氣此懷靈耻之心其勢皆不能自止也迨今五單于爭立彼之衰也有侯而昭宣繼治此之盛也未艾疑塞未朝秦珍入貢斯其時矣武帝嘗語戾太子曰吾當有勞以逸漬汝豈知斯言始驗於宣帝之世乎帝如此雖不窮追後人享逸亦自有時耳必不過於自勞也

趙克國屯田金城

置屬國處降羌於金城不知武帝設之於此耶文帝用晁盾之策入粟塞下武帝內置六郡田官外此京師之境惟晚年欲田輪臺而不果然則漢之用兵未陸抗十七條而守西

門之藩也隋之入陳賀若弼自廣陸渡江而陳人不知韓擒虎自橫江濟采石而守者皆醉由不能用肖摩訶逆戰掩襲之策而守攻之備俱廢也吳與陳君臣昏睡而不覺是以敵能飛渡耳苟能如孫公君臣逆戰於前後援於後晉隋安得而逞其志哉不獨此也晉太元中烈宗八年淝水之後秦兵旗鼓千里先至項成穎口而涼州獨漢之卒猶未集也朱序謂謝石曰若秦兵百萬盡至難以爭鋒今乘其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其言於是謝元遣劉牢之趨洛澗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過於淝水秦兵大敗此亦周瑜逆戰之意也人皆謂昆

陽赤壁淝水之戰本之天意而非人力曾不知用兵之道以少擊衆奔其前而後者不知控其銳而大勢瓦解初不論夫衆寡之不敵也若夫魏文臨江而窺吳念魏太武飲江而營尔步對江為陣則上之守禦也易為加敬如赤壁淝水之役破江而下非逆戰則不可矣自赤壁之戰又五年而有淝水之役昔公孫權與即退軍其後曹王而臨江而退亦不逆戰彼此亦張虛聲以自用而已蓋是時兵勇自為陣也蜀明帝初平兵勇既合後諸葛亮駐漢中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未幾亮卒大器始此故自赤壁一戰之後其他小勝負皆不必論

漢南北軍相制大綱

唐舊史志云我官志漢南軍如唐諸衛兵北軍如唐羽林北衙禁兵陳氏博議云南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內屬中尉之兵北軍指郡國材官騎士番上於衛尉者悉按周勃以一部入北軍其特呂祿雖去北軍而呂產猶在南軍故未敢言諸呂事見正本通鑑以見南北軍必有相制者如唐李揆所云也二漢百官表志曰武帝於光祿勳令即中也之屬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置光武改為北軍中侯其屬有屯騎長水二校尉掌宿衛騎兵又步兵射聲二校尉掌宿衛步兵又有虎賁車騎校尉射擊不帶置光武省騎虎賁是八

校者雖級於武帝而宿衛步騎之兵則非級  
為之也是所謂北軍也城門校尉掌京師城  
門七兵有八也司馬有十二門侯是所謂南  
軍也南軍掌城門七兵北軍掌宿衛騎內  
外表裏相制可知矣現棟產分居南北軍宋  
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  
殿中此見太尉雖總其權而衛將軍郎中令  
衛尉中尉於南北軍皆有統攝故曰相制云  
耳諸說皆以二漢表志為正所謂中尉即武  
帝改為執金吾者也掌巡京師又李廣程  
不職為東西衛尉前漢南北軍分掌者不  
一而是惟先武止以城門校尉總南軍以北  
軍中侯總北軍其我簡易而不難但以後漢

漢南北軍本末

百官志考之則可知矣  
古者前朝後市一城之中王宮在南故衛宮  
之軍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  
軍又謂之北軍以別也南軍衛尉主之百官  
表衛尉掌宮門衛七兵仲古注漢曰儀云衛  
尉寺在宮內胡廣云王宮關之門內衛士於  
門下為區戶以此攷之則南軍在宮內按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七衛兵而高石紀言周  
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今平陽侯告衛  
尉無納呂產以此知南軍衛尉主之也又按  
百官表百官志而漢中丞校尉主北軍營壘  
之事至光武變為北軍中侯而西漢之初中

尉屬官有中丞令丞尉而中尉所戰乃巡撤  
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此  
漢初之志也漢武帝增八校改中尉名為執  
金吾錢曰漢京師惟有南北二軍六如唐之  
南北二衛也唐兵志南衛尉尉是也北衛軍  
是也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宮掖則金吾徵於  
官外相為表裏宋漢兵志注而唐李揆亦云  
漢以南北相制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村  
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暇有定在之兵黃霸  
蓋其後為衛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帝用兵增置八校中丞之騎步兵北騎長水  
胡騎射虎賁募知胡人軍事者為胡騎知越  
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 而北軍招有召募

之兵護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  
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衛尉同掌軍門而南  
軍雖有長役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未遠  
出而帝發中尉率上軍滿上文帝發中尉尉  
官止軍長安或謂材乃調發民間即非南北  
軍詳見後改內訖至武帝則發中尉率擊南  
越元鼎元年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報宣以  
乘禁旅之列也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  
師遠絕而羽林期門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  
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羽林期門胡騎越騎  
金城元帝以太常杜十林將五校擊西羌自  
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役軍而更伐之法浸弛  
程帝募吏民擊益州宣帝選郡國吏三百名



仇從從者軍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皆併矣先武省八校作五營中壘屬北軍中候掌監立營為宿衛兵郡國無都試惟京師隸兵如故又罷天下輕重騎材官接船居邊民也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奮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南軍

衛尉寺 衛尉 衛士令丞 諸屯衛侯

郎衛

諸屯衛司馬

表初皆七員多至十人掌守門戶出充軍騎中郎 五官 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侍郎 郎中車將 郎中戶將

郎中騎

期門府

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

虎賁期門郎 虎賁中郎將 期門僕射

羽林府

表武帝太初元帝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

羽林特羽林郎 羽林孤兒 羽林令丞

監羽林中郎將 監羽林騎郎將

羽林黃頭郎

都尉

通典西漢秦尉馬二都尉並屬光祿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郎將

北軍

表秦官掌徵選京師武帝太初元帝更名

中尉府 金吾中壘令丞尉 左右京輔都尉丞

城門校尉

表掌城門屯兵一人司馬丞 八屯司馬

門侯 城門令史

八校尉

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類曰城門中壘校尉

多有尉一人屯騎校尉中騎士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虎校尉

北軍 監北軍使者史記武帝使任安護北軍

北軍 錢官史記任安答拜北軍錢官小史公

孫敬用禮用北軍錢

總南北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軍正 令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賦

根本所係京師是尊都有東西之異軍皆南

北之屯仰衆大之具區曷叢內備列後前之

禁旅以護周垣

按漢刑法志高祖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

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

增七校外有接船皆以歲月講肄修武備云

以今攷之東都中興雖詔罷郡國兵及都試

而京師肄兵如故南北未嘗廢而亦稍革先

漢之曰詳見下注

漢晉夷夏相報復

漢自武帝遣將竊搜匈奴窳冗其後陳湯發介子馮奉世皆以一使之任而切致夷王之首班超復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實憲以數千騎空朔庭皆古所未聞者也東漢自諸羌交亂中州馴至于晉胡羗拓跋交據中原者三百年亦古所未聞者也夫中國既與夷狄為隣中無屏翰之限如兩仇家撤樊墻之蔽豪奴悍隸更出迭入以相挺此既能征彼亦能戰也有固有家者正宜示之以分限先之以禮義冠則拒之服則舍之而已必欲以詐末之而謀其報復之蹊隨則彼之受禍猶淺而此之所受者更深耳可不戒哉

東漢不志兵亦不志食貨嘗以紀傳及百官志考之乃知光武有見於昆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於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富有懲於新莽之煩歲故賦以薄而賄昆陽以寡敵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於是建武七年罷蜀未平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渡還民位以國有衆軍吳漢賈復等軍也並精銳故也宜其驅除群盜身經百戰先勝後戰不嘗試於一擲指縱諸將千里外如在目前其跌蕩古兵法中當自矜其智力之有餘顧乃無取於韓曰之書而獨以黃石公之戒而法者兵固在手措而用尤戒乎黷也故以所任以將兵者非有安集之功則其勞未之績非有不伐之能則有收御之才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輕車射聲長水止令城門校尉提南北軍中候提北軍而己外省郡國都尉及都試之法止存邊都尉及障塞而已郡國有叛羗反盜則馬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王伯宇上谷二十年徐彤中遠東二十年控扼之此皆有監於奢廣之事也夫用兵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富宜乎養兵之具不至於煩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早蝗康給貧民以屯田精儲差積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核州郡墾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並賦稅屬郡國日屬司農以教倉粟屬河南尹九縣





ZW 21101000818564

騎馳騎虎牙金吾五威等將軍事已即罷無  
 非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是天下而  
 中興多俾復倍於昔時光武處以即約之制  
 即心十併其三四取官十省其五大文書十  
 去其八九乃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而武帝  
 新莽及其奢廣煩碎肇虛耗亡何哉傳曰  
 仁者愛人，以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  
 以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  
 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終東漢之世大畧不  
 變光武之制但和帝而下八君皆幼冲孱弱  
 所以有治亂之異張角之亂始復置許閣都  
 尉又置西園八校初命皇甫嵩張奐章計張  
 角謂之中即將自東漢至于魏晉大朝掌兵  
 之職大畧皆同不復論  
 又議者謂光武知人之明惟失之龐參寵鄧  
 奉慶事之宜惟失之嚴即國都尉材實明士  
 其後諸羌擾亂三輔黃巾搖蕩八州皆其銷  
 兵之過也夫知人自古所難固也銷金以息  
 疲民蓋適時之宜你處降羌於內地乃馬援  
 之失策在當時未能為甚害而其害乃在威  
 靈之時則有段紀明輩勦其類中黃之變  
 亦在靈帝之代時則有皇甫嵩輩制其亂上  
 失其道故民有異志豈得盡歸過於光武哉  
 嘗現建武至于永光和中八十餘年偏師出  
 塞則漢北地空實憲耿純輩都護西指則通  
 譯四方皆光武明章之餘烈也自和殤安順

質桓靈獻嗣有大室或在襁褓或在  
 在非角未有過十五者母后臨朝實  
 實河大太后相繼稱制外氏秉政實  
 梁太后與實武何進官權幸撓權官  
 衆孫程卓趙曹節乳母王聖權臣董卓  
 寺百餘年間小人交亂君子廢錮天地之運  
 盛極則衰固其宜也何止羗之梗黃中之  
 變而已哉必以人事論之光武明草在七制  
 之列雖其天資英明亦由春秋鼎盛權出於  
 己也自和帝而下漸以陵遲雖其天姿孱弱  
 亦由年齒冲幼政移於人也天理人事相當  
 符而行是亦非光武之所能盡料也母后外  
 家利於立幼君以自專所以兆亂雖鄭陽